

宿雨清秋

朝陽麗

豐年人

境上踏歌行

孫正祥



天

下

第

一

書

劉炳森署



天下第一書

劉炳森書

ISBN 7-80595-659-6



9 787805 956596 >

ISBN 7-80595-659-6/1 · 261 定价: 6800.00 元 (全二十卷)

搜神记
世说新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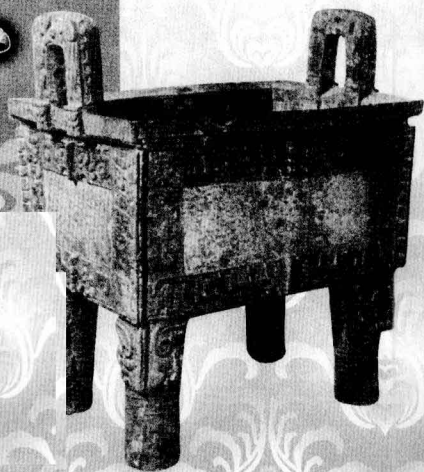
梦溪笔谈
智囊

天下第一書

劉炳森署

第十二卷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卷一	(9311)
卷二	(9318)
卷三	(9322)
卷四	(9328)
卷五	(9333)
卷六	(9336)
卷七	(9348)
卷八	(9356)
卷九	(9358)
卷十	(9361)
卷十一	(9364)
卷十二	(9372)
卷十三	(9377)
卷十四	(9381)
卷十五	(9385)
卷十六	(9390)
卷十七	(9397)
卷十八	(9401)
卷十九	(9408)
卷二十	(9411)

卷一

一

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

二

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冰玉散，以教神农，能入火不烧。至昆仑山，常入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时，复为雨师，游人间。今之雨师本是焉。

三

赤将子舆者，黄帝时人也。不食五谷，而啖百草华。至尧时，为木工，能随风雨上下。时于市门中卖缴，故亦谓之缴父。

四

宁封子，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异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烬，犹有其骨。时人共葬之宁北山中，故谓之宁封子。

五

偃佺者，槐山采药父也。好食松实，形体生毛，长七寸，两目更方，能飞行逐走马。以松子遗尧，尧不暇服。松者，简松也。时受服者，皆三百岁。

六

彭祖者，殷时大夫也，姓钱，名铿，帝颛顼之孙，陆终氏之中子。历夏而至商末，号七百岁。常食桂芝。历阳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祷请风雨，莫不辄应；常有两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訖，地则有两虎迹。

七

师门者，嘯父弟子也。能使火，食桃葩，为孔甲龙师。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杀而埋之外野。一旦，风雨迎之，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祷之，未还而死。

八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作羊卖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绥山多桃，在峨眉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故里谚曰：“得绥山一桃，虽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数十处。

九

崔文子者，泰山人也。学仙于王子乔。子乔化为白蜺，而持药于文子。文子惊怪，引戈击蜺，中之，因堕其药。俯而视之，王子乔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筐。须臾，化为大鸟。开而视之，翻然飞去。

十

冠先，宋人也。钓鱼为业，居睢水旁百馀年。得鱼，或放，或卖，或自食之。常冠带。好种荔，食其葩实焉。宋景公问其道，不告，即杀之。后数十年，踞宋城门上，鼓琴，数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祠之。

十一

琴高，赵人也。能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间二百馀年。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与诸弟子期之曰：“明日皆洁斋，候于水旁，设祠屋。”果乘赤鲤鱼出，来坐祠中，且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乃复入水去。

十二

陶安公者，六安铸冶师也。数行火，火一朝散上，紫色冲天，公伏冶下求哀。须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公，冶与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龙。”至时，安公骑之，从东南去。城邑数万人，豫祖安送之，皆辞诀。

十三

有人入焦山七年，老君与之木钻，使穿一盘石，石厚五尺。曰：“此石穿，当得道。”

积四十年，石穿，遂得神仙丹诀。

十四

鲁少千者，山阳人也。汉文帝尝微服怀金过之，欲问其道。少千拄金杖，执象牙扇，出应门。

十五

淮南王安好道术，设厨宰以候宾客。正月上旬，有八老公诣门求见。门吏白王，王使吏自以意难之。曰：“吾王好长生，先生无驻衰之术，未敢以闻。”公知不见，乃更形为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见之，盛礼设乐，以享八公，援琴而弦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道，公来下兮。公将与余，生羽毛兮。升腾青云，蹈梁甫兮。观见三光，遇北斗兮。驱乘风云，使玉女兮。”今所谓《淮南操》是也。

十六

刘根，字君安，京兆长安人也。汉成帝时，入嵩山学道，遇异人，授以秘诀，遂得仙。能召鬼，颍川太守史祈以为妖，遣人召根，欲戮之。至府，语曰：“君能使人见鬼，可使形见，不者加戮！”根曰：“甚易。借府君前笔砚书符。”因以叩几。须臾，忽见五六鬼，缚二囚于祈前。祈熟视，乃父母也。向根叩头曰：“小儿无状，分当万死。”叱祈曰：“汝子孙不能光荣先祖，何得罪神仙，乃累亲如此！”祈哀惊悲泣，顿首请罪。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十七

汉明帝时，尚书郎河东王乔为邺令。乔有神术，每月朔，尝自县诣台。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候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自东南飞来。因伏伺，见凫，举罗张之，但得一双鸟。使尚（书）〔方〕识视，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

十八

蓊子训，不知所从来。东汉时到洛阳，见公卿数十处，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远来无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数百人，饮啖终日不尽。去后皆见白云起，从旦至暮。时有百岁公说：“小儿时，见训卖药会稽市，颜色如此。”训不乐住洛，遂遁去。正始中，有人于长安东霸城，见与一老公共摩娑铜人，相谓曰：“适见铸此，已近五百岁矣。”见者呼之曰：“蓊先生小住。”并行应之，视若迟徐，而走马不及。

十九

汉阴生者，长安渭桥下乞小儿也。常于市中丐，市中厌苦，以粪洒之。旋复在市中乞，衣不见污如故。长吏知之，械收系，著桎梏，而续在市乞。又械欲杀之，乃去。洒之者家，屋室自坏，杀十数人。长安中谣言曰：“见乞儿，与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二十

谷城乡平常生，不知何所人也。数死而复生，时人为不然。后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辄在缺门山上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复雨，水五日必止。止则上山求祠之，但见平衣杖革带。后数十年，复为华阴市门卒。

二十一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少有神通，尝在曹公座。公笑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者，吴松江鲈鱼为脍。”放云：“此易得耳。”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公大拊掌，会者皆惊。公曰：“一鱼不周坐客，得两为佳。”放乃复饵钓之。须臾，引出，皆三尺余，生鲜可爱。公便自前脍之，周赐座席。公曰：“今既得鲈，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公恐其近道买，因曰：“吾昔使人至蜀买锦，可敕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须臾还，得生姜。又云：“于锦肆下见公使，已敕增市二端。”后经岁余，公使还，果增二端。问之，云：“昔某月某日，见人于肆下，以公敕救之。”

后公出近郊，士人从者百数。放乃赍酒一罍，脯一片，手自倾罍，行酒百官，百官莫不醉饱。公怪，使寻其故。行视沽酒家，昨悉亡其酒脯矣。公怒，阴欲杀放。放在公座，将收之，却入壁中，霍然不见。乃募取之。或见于市，欲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莫知谁是。

后人遇放于阳城山头，因复逐之，遂走入羊群。公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今既验，但欲与相见。”忽有一老羝，屈前两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许。”人即云：“此羊是。”竞往赴之，而群羊数百，皆变为羝，并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许。”于是遂莫知所取焉。

老子曰：“吾之所以为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俦，可谓能无身矣，岂不远哉也！

二十二

孙策欲渡江袭许，与于吉俱行。时大旱，所在燯厉。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见将吏多在吉许。策因此激怒，言：“我为不如吉耶？而先趋附之！”便使收吉。至，呵问之曰：“天旱不雨，道路艰涩，不时得过，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忧戚，安坐

船中，作鬼物态，败吾部伍。今当相除。”令人缚置地上，暴之，使请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将士喜悦，以为吉必见原，并往庆慰。策遂杀之。将士哀惜，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覆之。明旦往视，不知所在。

策既杀吉，每独坐，仿佛见吉在左右。意深恶之，颇有失常。后治疮方差，而引镜自照，见吉在镜中，顾而弗见。如是再三，扑镜大叫，疮皆崩裂，须臾而死。

二十三

介琰者，不知何许人也。住建安方山，从其师白羊公。杜受玄一无为之道，能变化隐形。尝往来东海，暂过秣陵，与吴主相闻。吴主留琰，乃为琰架宫庙。一日之中，数遣人往问起居。琰或为童子，或为老翁，无所食啖，不受响遗。吴主欲学其术，琰以吴主多内御，积月不教。吴主怒，敕缚琰，着甲士引弩射之。弩发，而绳缚犹存，不知琰之所之。

二十四

吴时有徐光者，尝行术于市里。从人乞瓜，其主勿与，便从索瓣，杖地种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实，乃取食之，因赐观者。鬻者反视所出卖，皆亡耗矣。凡言水旱，甚验。过大将军孙琳门，褰衣而趋，左右唾践。或问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琳闻，恶而杀之。斩其首，无血。及琳废幼帝，更立景帝，将拜陵，上车，有大风荡琳车，车为之倾。见光在松树上，拊手指挥，嗤笑之。琳问侍从，皆无见者。俄而景帝诛琳。

二十五

葛玄，字孝先，从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经》。与客对食，言及变化之事，客曰：“事毕，先生作一事特戏者。”玄曰：“君得无即欲有所见乎？”乃嗽口中饭，尽变大蜂数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久之，玄乃张口，蜂皆飞入。玄嚼食之，是故饭也。又指虾蟆及诸行虫燕雀之属使舞，应节如人。冬为客设生瓜枣，夏致冰雪。又以数十钱，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于井上呼之，钱一一飞从井出。为客设酒，无人传杯，杯自至前，如或不尽，杯不去也。

尝与吴主坐楼上，见作请雨土人。帝曰：“百姓思雨，宁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书符著社中。顷刻间，天地晦冥，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鱼乎？”玄复书符掷水中。须臾，有大鱼数百头。使人治之。

二十六

吴猛，濮阳人。仕吴，为西安令，因家分宁。性至孝。遇至人丁义，授以神方。又得秘法神符，道术大行。尝见大风，书符掷屋上，有青鸟衔去，风即止。或问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风，道士求救。”验之果然。西安令干庆，死已三日，猛曰：“数未尽，

当诉之于天。”遂卧尸旁。数日，与令俱起。后将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不得渡。猛乃以手中白羽扇画江水，横流，遂成陆路，徐行而过。过讫，水复，观者骇异。尝守浔阳，参军周家有狂风暴起，猛即书符掷屋上，须臾风静。

二十七

园客者，济阴人也。貌美，邑人多欲妻之，客终不娶。尝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食其实。忽有五色神蛾止香草之上，客收而荐之以布，生桑蚕焉。至蚕时，有神女夜至，助客养蚕，亦以香草食蚕。得茧百二十头，大如瓮，每一茧缣六七日乃尽。缣讫，女与客俱仙去，莫知所如。

二十八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二十九

初，钩弋夫人有罪，以谴死。既殡，尸不臭，而香闻十余里，因葬云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发冢开视。棺空无尸，惟双履存。一云昭帝即位，改葬之，棺空无尸，独丝履存焉。

三十

汉时有杜兰香者，自称南康人氏。以建（业）〔兴〕四年春，数诣张傅。傅年十七。望见其车在门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敬从！”傅先名改硕。硕呼女前视，可十六七，说事邈然久远。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钿车青牛，上饮食皆备。作诗曰：“阿母处灵岳，时游云霄际。众女侍羽仪，不出墉宫外。飘轮送我来，岂复耻尘秽？从我与福俱，嫌我与祸会。”至其年八月旦，复来，作诗曰：“逍遥云汉间，呼吸发九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蕷子三枚，大如鸡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风波，辟寒温。”硕食二枚，欲留一。不肯，令硕食尽。言：“本为君作妻，情无旷远。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太岁东方卯，当还求君。”兰香降时，硕问：“祷祀何如？”香曰：“消魔自可愈疾，淫祀无益。”香以药为消魔。

三十一

魏济北郡从事掾弦超，字义起。以嘉平中夜独宿，梦有神女来从之。自称天上玉女，东郡人，姓成公，字知琼；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从夫。超当其梦也，精神感悟，嘉其美异，非常人之容。觉寤欬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

一旦，显然来游，驾辎辂车，从八婢，服绫罗绮绣之衣，姿颜容体，状若飞仙。自言年七十，视之如十五六女。车上有壶、榼、青白琉璃五具。饮啖奇异，饌具醴酒，与超共饮食。谓超曰：“我，天上玉女。见遣下嫁，故来从君。不谓君德，宿时感运，宜为夫妇。不能有益，亦不能为损。然往来常可得驾轻车，乘肥马，饮食常可得远味异膳，缿素常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为君生子，亦无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义。”遂为夫妇。赠诗一篇，其文曰：“飘〔飏〕浮勃逢，敖曹云石滋。芝（一）英不须润，至德与时期。神仙岂虚感？应运来相之。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灾。”此其诗之大较。其文二百余言，不能悉录。兼注《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为属。故其文言，既有义理，又可以占吉凶，犹扬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经》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

作夫妇经七八年，父母为超娶妇之后，分日而燕，分夕而寝，夜来晨去，倏忽若飞，唯超见之，他人不见。虽居暗室，辄闻人声，常见踪迹，然不见其形。后人怪问，漏泄其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虽与君交，不愿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复与君通接。积年交结，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岂不怆恨？势不得不尔，各自努力！”又呼侍御，下酒饮啖。发篋，取织成裙衫两副遗超，又赠诗一首。把臂告辞，涕泣流离，肃然升车，去若飞迅。超忧感积日，殆至委顿。

去后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济北鱼山下陌上，西行遥望，曲道头有一车马，似知琼。驱驰前至，果是也。遂披帷相见，悲喜交切。控左援绥，同乘至洛，遂为室家，克复旧好。至太康中犹在，但不日日往来，每于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旦、十五日，辄下往来，经宿而去。张茂先为之作《神女赋》。

卷二

一

寿光侯者，汉章帝时人也。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其乡人有妇为魅所病，侯为劾之，得大蛇数丈，死于门外，妇因以安。又有大树，树有精，人止其下者死，鸟过之亦坠。侯劾之，树盛夏枯落，有大蛇长七八丈，悬死树间。章帝闻之，征问，对曰：“有之。”帝曰：“殿下有怪，夜半后常有数人，绛衣披发，持火相随，岂能劾之？”侯曰：“此小怪，易消耳。”帝伪使三人为之。侯乃设法，三人登时仆地无气。帝惊曰：“非魅也，朕相试耳！”即使解之。

或云：汉武帝时，殿下有怪，常见朱衣披发相随，持烛而走。帝谓刘凭曰：“卿可除此否？”凭曰：“可。”乃以青符掷之，见数鬼倾地。帝惊曰：“以相试耳！”解之而苏。

二

樊英隐于壶山，尝有暴风从西南起，英谓学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嗽之，乃命记其时日。后有从蜀来者云：“是日大火，有云从东起，须臾大雨，火遂灭。”

三

闽中有徐登者，女子化为丈夫，与东阳赵曷，并善方术。时遭兵乱，相遇于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为不流，曷次禁杨柳为生稊。二人相视而笑。登年长，曷师事之。后登身故，曷东入长安，百姓未知。曷乃升茅屋，据鼎而爨。主人惊怪，曷笑而不应，屋亦不损。

四

赵曷尝临水求渡，船人不许。曷乃张帷盖，坐其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于是百姓敬服，从者如归。长安令恶其惑众，收杀之。民为立祠于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

五

徐登、赵曷，贵尚清俭，祀神以东流水，削桑皮以为脯。

六

陈节访诸神，东海君以织成青襦一领遗之。

七

宣城边洪为广阳领校，母丧归家，韩友往投之。时日已暮，出告从者：“速装束，吾当夜去。”从者曰：“今日已暝，数十里草行，何急复去？”友曰：“此间血覆地，宁可复住？”苦留之，不得。其夜，洪歔发狂，绞杀两子，并杀妇；又斫父婢二人，皆被创；因走亡。数日，乃于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经死。

八

鞠道龙善为幻术。尝云：“东海人黄公，善为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饮酒过度。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诏遣黄公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

九

谢纛尝食客，以朱书符投井中，有一双鲤鱼跳出。即命作脍，一坐皆得遍。

十

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其人有数术，能断舌复续、吐火，所在人士聚观。将断时，先以舌吐示宾客。然后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传以示人。视之，舌头半舌犹在。既而还，取含续之。坐有顷，坐人见舌则如故，不知其实断否。其续断，取绢布，与人各执一头，对剪，中断之。已而取两断合视，绢布还连续，无异故体。时人多疑以为幻，阴乃试之，真断绢也。其吐火，先有药在器中，取火一片，与黍糖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张口，火满口中，因就蒸取以炊，则火也。又取书纸及绳缕之属投火中，众共视之，见其烧蒸了尽，乃拨灰中，举而出之，故向物也。

十一

扶南王范寻养虎于山，有犯罪者，投于虎，不噬，乃宥之。故山名大虫，亦名大灵。又养鳄鱼十头，若犯罪者投与鳄鱼，不噬，乃赦之。无罪者皆不噬，故有鳄鱼池。又尝煮水令沸，以金指环投汤中，然后以手探汤。其直者，手不烂；有罪者，入汤即焦。

十二

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竞为妖服，以趋良时。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皇来》。乃巫俗也。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闾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之相连绶。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九月，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饷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

十三

汉武帝时幸李夫人，夫人卒后，帝思念不已，方士齐人李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施帷帐，明灯烛，而令帝居他帐，遥望之。见美女居帐中，如李夫人之状，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帝愈益悲感，为作诗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娜娜，何冉冉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

十四

汉北海营陵有道人，能令人与已死人相见。其同郡人妇死已数年，闻而往见之，曰：“愿令我一见亡妇，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见之。若闻鼓声，即出勿留。”乃语其相见之术。俄而得见之。于是与妇言语，悲喜恩情如生。良久，闻鼓声，（恨恨）〔恨恨〕不能得住。当出户时，忽掩其衣裾户间，掣绝而去。至后岁余，此人身亡。家葬之，开冢，见妇棺盖下有衣裾。

十五

吴孙休有疾，求覘视者，得一人，欲试之。乃杀鹅而埋于苑中，架小屋，施床几，以妇人履履服物着其上，使覘视之，告曰：“若能说此冢中鬼妇人形状者，当加厚赏，而即信矣。”竟日无言。帝推问之急，乃曰：“实不见有鬼，但见一白头鹅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变化作此相，当候其真形，而定不复移易，不知何故。敢以实上。”

十六

吴孙峻杀朱主，埋于石子冈。归命即位，将欲改葬之。冢墓相亚，不可识别，而宫人颇识主亡时所着衣服。乃使两巫各住一处，以伺其灵，使察鉴之，不得相近。久时，二人俱白：“见一女人，年可三十余，上着青锦束头，紫白袷裳，丹绀丝履，从石子冈上。半

冈而以手抑膝，长太息。小住须臾，更进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见。”二人之言，不谋而合。于是开冢，衣服如之。

十七

夏侯弘自云见鬼，与其言语。镇西谢尚所乘马忽死，忧恼甚至。谢曰：“卿若能令此马生者，卿真为见鬼也。”弘去，良久还，曰：“庙神乐君马，故取之。今当活。”尚对死马坐。须臾，马忽自门外走还，至马尸间便灭，应时能动，起行。谢曰：“我无嗣，是我一身之罚。”弘经时无所告。曰：“顷所见，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

后忽逢一鬼，乘新车，从十许人，着青丝布袍。弘前提牛鼻，车中人谓弘曰：“何以见阻？”弘曰：“欲有所问。镇西将军谢尚无儿，此君风流令望，不可使之绝祀。”车中人动容曰：“君所道，正是仆儿。年少时，与家中婢通，誓约不再婚而违约。今此婢死，在天诉之，是故无儿。”弘具以告。谢曰：“吾少时诚有此事。”

弘于江陵见一大鬼，提矛戟，有随从小鬼数人。弘畏惧，下路避之。大鬼过后，捉得一小鬼，问：“此何物？”曰：“杀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无不辄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乌鸡薄之即差。”弘曰：“今欲何行？”鬼曰：“当至荆、扬二州。”尔时比日行心腹病，无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杀乌鸡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治中恶，辄用乌鸡薄之者，弘之由也。

卷三

一

汉永平中，会稽钟离意，字子阿，为鲁相。到官，出私钱万三千文，付户曹孔诩修夫子车。身入庙，拭几席剑履。男子张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怀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床首有悬瓮，意召孔诩，问：“此何瓮也？”对曰：“夫子瓮也。背有丹书，人莫敢发也。”意曰：“夫子圣人，所以遗瓮，欲以悬示后贤。”因发之，中得素书，文曰：“后世修吾书，董仲舒。护吾车，拭吾履，发吾笥，会稽钟离意。璧有七，张伯藏其一。”意即召问：“璧有七，何藏一耶？”伯叩头出之。

二

段（医）〔翳〕，字元章，广汉新都人也。习《易经》，明风角。有一生来学积年，自谓略究要术，辞归乡里。医为合膏药，并以简书封于筒中，告生曰：“有急，发视之。”生到葭萌，与吏争度，津吏挝破从者头。生开筒得书，言：“到葭萌，与吏斗，头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创其即愈。

三

右扶风臧仲英，为侍御史。家人作食设案，有不清尘土投污之。炊临熟，不知釜处，兵弩自行。火从篋簏中起，衣物尽烧，而篋簏故完。妇女婢使，一旦尽失其镜，数日，从堂下掷庭中，有人声言：“还汝镜。”女孙年三四岁，亡之，求不知处，两三日，乃于圃中粪下啼。若此非一。汝南许季山者，素善卜卦，卜之曰：“家当有老青狗物，内中侍御者名益喜，与共为之。诚欲绝，杀此狗，遣益喜归乡里。”仲英从之，怪遂绝。后徙为太尉长史，迁鲁相。

四

太尉乔玄，字公祖，梁国人也。初为司徒长史。五月末，于中门卧。夜半后，见东壁正白，如开门明。呼问左右，左右莫见。因起自往，手扞摸之，壁自如故。还床复见，心大怖恐。其友应劭适往候之，语次相告。劭曰：“乡人有董彦兴者，即许季山外孙也。其探窟索隐，穷神知化，虽眚孟、京房，无以过也。然天性褊狭，羞于卜筮者。”间来候师王叔茂请往迎之，须臾便与俱来。

公祖虚礼盛饌，下席行觞。彦兴自陈：“下土诸生，无他异分，币重言甘，诚有跼蹐。

颇能别者，愿得从事。”公祖辞让再三，尔乃听之。曰：“府君当有怪，白光如门明者，然不为害也。六月上旬鸡鸣时，闻南家哭，即吉。到秋节，迁北行郡，以金为名。位至将军三公。”公祖曰：“怪异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于所不图？此相饶耳。”

至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杨秉暴薨。七月七日，拜钜鹿太守，“钜”边有“金”。后为度辽将军，历登三事。

五

管辂，字公明，平原人也。善《易》卜。安平太守东莱王基，字伯舆，家数有怪，使辂筮之。卦成，辂曰：“君之卦，当有贱妇人生一男，堕地便走，入灶中死。又床上当有一大蛇衔笔，大小共视，须臾便去。又乌来入室中，与燕共斗，燕死乌去。有此三卦。”基大惊曰：“精义之致，乃至于此！幸为占其吉凶。”辂曰：“非有他祸，直客舍久远，魍魉罔两，共为怪耳。儿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无忌之妖将其入灶也。大蛇衔笔者，直老书佐耳。乌与燕斗者，直老铃下耳。夫神明之正，非妖能害也。万物之变，非道所止也。久远之浮精，必能之定数也。今卦中见象而不见其凶，故知假托之数，非妖咎之征，自无所忧也。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雉；太戊之阶，非桑所生。然而野鸟一雉，武丁为高宗；桑谷暂生，火戊以兴。焉知三事不为吉祥？愿府君安身养德，从容光大，勿以神奸污累天真。”后卒无他，迁安南督军。

后辂乡里乃太原问辂：“君往者为王府君论怪，云‘老书佐为蛇，老铃下为乌’。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贱乎？为见于爻象，出君意乎？”辂言：“苟非性与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者乎？夫万物之化，无有常形；人之变异，无有定体。或大为小，或小为大，固无优劣。万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鲧，天子之父；赵王如意，汉高之子。而鲧为黄能，意为苍狗，斯亦至尊之位，而为黔喙之类也。况蛇者协辰巳之位，乌者栖太阳之精！此乃腾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书佐、铃下，各以微躯化为蛇乌，不亦过乎？”

六

管辂至平原，见颜超貌主夭亡，颜父乃求辂延命。辂曰：“子归，觅清酒〔一榼〕，鹿脯一斤。卯日，刈麦地南大桑树下，有二人围棋次，但酌酒置脯，饮尽更斟，以尽为度。若问汝，汝但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

颜依言而往，果见二人围棋，颜置脯斟酒于前。其人贪戏，但饮酒食脯不顾。数巡，北边坐者忽见颜在，叱曰：“何故在此？”颜唯拜之。南边坐者语曰：“适来饮他酒脯，宁无情乎？”北坐者曰：“文书已定。”南坐者曰：“借文书看之。”见超寿止可十九岁，乃取笔挑上，语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颜拜而回。管语颜曰：“大助子，且喜得增寿。北边坐人是北斗，南边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七

信都令家妇女惊恐，更互疾病，使辘筮之。辘曰：“君北堂西头有两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头在壁内，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头，故头重痛，不得举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悬痛，不得饮食也。昼则浮游，夜来病人，故使惊恐也。”于是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远，木皆消烂，但有铁及角完耳。乃徙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无复疾病。

八

利漕民郭恩，字义博。兄弟三人，皆得瘖疾，使辘筮其所由。辘言：“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当叔母也。昔饥荒之世，当有利其数升米者，排着井中，啧啧有声，推一大石下，破其头。孤魂冤痛，自诉于天耳。”

九

淳于智，字叔平，济北庐人也。性深沉，有思义。少为书生，能《易》筮，善厌胜之术。高平刘柔夜卧，鼠啮其左手中指，意甚恶之，以问智。智为筮之，曰：“鼠本欲杀君而不能，当为使其反死。”乃以朱书手腕横纹后三寸，为田字，可方一寸二分，使夜露手以卧，有大鼠伏死于前。

十

上党鲍瑗，家多丧病，贫苦。淳于智卜之，曰：“君居宅不利，故令君困尔。君舍东北有大桑树。君径至市，入门数十步，当有一人卖新鞭者，便就买还，以悬此树。三年，当暴得财。”瑗承言诣市，果得马鞭。悬之三年，浚井，得钱数十万，铜铁器复二万余。于是业用既展，病者亦无恙。

十一

谯人夏侯藻，母病因，将诣智卜。忽有一狐，当门向之嗥叫。藻大愕惧，遂驰诣智。智曰：“其祸甚急。君速归，在狐嗥处拊心啼哭，令家人惊怪，大小毕出，一人不出，啼哭勿休。然其祸仅可免也。”藻还，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间拉然而崩。

十二

护军张劭，母病笃。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系母臂，令旁人槌拍，恒使作声，三日

放去。劬从之。其猴出门，即为犬所咋死，母病遂差。

十三

郭璞，字景纯，行至庐江，劝太守胡孟康急回南渡，康不从。璞将促装去之，爱其婢，无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绕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见赤衣人数千围其家，就视则灭，甚恶之。请璞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东南二十里卖之，慎勿争价，则此妖可除也。”璞阴令人贱买此婢。复为投符于井中，数千赤衣人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悦。璞携婢去，后数旬而庐江陷。

十四

赵固所乘马忽死，甚悲惜之，以问郭璞。璞曰：“可遣数十人持竹竿，东行三十里，有山林陵树，便搅打之，当有一物出，急宜持归。”于是如言，果得一物，似猿。持归，入门见死马，跳梁走往死马头，嘘吸其鼻。顷之，马即能起，奋迅嘶鸣，饮食如常，亦不复见向物。固奇之，厚加资给。

十五

扬州别驾顾球姊，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余，令郭璞筮。得“大过”之“升”，其辞曰：“大过封者义不嘉，冢墓枯杨无英华。振动游魂见龙车，身被重累婴妖邪。法由斩祀杀灵蛇，非己之咎先人瑕。案卦论之可奈何？”球乃迹访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树，得大蛇杀之，女便病。病后，有群鸟数千，回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县农行过舍边，仰视，见龙牵车，五色晃烂，其大非常，有顷遂灭。

十六

义兴方叔保得伤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厌之。求之不得，唯羊子玄有一白牛，不肯借。璞为致之，即日有大白牛从西来，径往临。叔保惊惶，病即愈。

十七

西川费孝先，善轨革，世皆知名。有大若人王旻，因货殖至成都，求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谷捣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诵此言足矣。旻志之。

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几，屋遂颠覆，独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邻比，欲媾终身之好，俟旋归，将致毒谋。旻既至，妻约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将晡，呼旻洗沐，重易巾栉。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坚不从。妻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

即觉，惊呼，邻里共视，皆莫测其由，遂被囚系拷讯。狱就，不能自辨。郡守录状，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终无验耳。”左右以是语上达。郡守命未得行法，（乎）〔呼〕旻问曰：“汝邻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杀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谓僚佐曰：“一石谷捣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辨雪。诚遇明即活之效。

十八

隗炤，汝阴鸿寿亭民也，善《易》。临终书板，授其妻曰：“吾亡后，当大荒。虽尔，而慎莫卖宅也。到后五年春，当有诏使来顿此亭，姓龚。此人负吾金，即以此板往责之，勿负言也。”亡后，果大困，欲卖宅者数矣，忆夫言，辄止。

至期，有龚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赍板责之。使者执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负钱，此何缘尔邪？”妻曰：“夫临亡，手书板，见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抵掌叹曰：“妙哉隗生！含明隐迹而莫之闻，可谓镜穷达而洞吉凶者也。”于是告其妻曰：“吾不负金，贤夫自有金。乃知亡后当暂穷，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儿妇者，恐金尽而困无已也。知吾善《易》，故书板以寄意耳。金五百斤，盛以青罍，覆以桐梓，埋在堂屋东头，去地一丈，入地九尺。”

妻还掘之，果得金，皆如所卜。

十九

韩友，字景先，庐江舒人也。善占卜，亦行京房厌胜之术。刘世则女病魅积年，巫为攻禱，伐空冢故城间，得狸鼯数十，病犹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俟女发时，张囊着窗牖间。友闭户作气，若有所驱。须臾间，见囊大胀如吹，因决败之。女仍大发，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张之，施张如前，囊复胀满。因急缚囊口，悬着树。二十许日，渐消，开视，有二斤狐毛。女病遂差。

二十

会稽严卿，善卜筮。乡人魏序欲东行，荒年多抄盗，令卿筮之。卿曰：“君慎不可东行，必遭暴害，而非劫也。”序不信。卿曰：“既必不停，宜有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独母家白雄狗，系着船前。”求索，止得驳狗，无白者。卿曰：“驳者亦足。然犹恨其色不纯，当馐小毒，止及六畜辈耳，无所复忧。”序行半路，狗忽然作声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视已死，吐黑血斗余。其夕，序墅上白鹅数头，无故自死，序家无恙。

二十一

沛国华佗，字元化，一名粦。琅邪刘勋为河内太守，有女年几二十，苦脚左膝里有疮，痒而不痛，疮愈，数十日复发，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视，佗曰：“是易治之。”当得稻糠黄色犬一头，好马二匹，以绳系犬颈，使走马牵犬，马极辄易。计马走三十余里，犬不

能行。复令步人拖曳，计向五十里。乃以药饮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断犬腹近后脚之前，以所断之处向疮口，令二三寸停之。须臾，有若蛇者从疮中出，便以铁椎横贯蛇头。蛇在皮中动摇良久，须臾不动，乃牵出，长三尺许，纯是蛇，但有眼处，而无瞳子，又逆鳞耳。以膏散着疮中，七日愈。

二十二

佗尝行道，见一人病咽，嗜食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佗闻其呻吟声，驻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齑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

卷四

一

风伯、雨师，星也。风伯者，箕星也；雨师者，毕星也。郑玄谓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雨师一曰屏翳，一曰（号屏）〔屏号〕，一曰玄冥。

二

蜀郡张宽，字叔文，汉武帝时为侍中。从祀甘泉，至渭桥，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长七尺，上怪其异，遣问之。女曰：“帝后第七车者，知我所来。”时宽在第七车，对曰：“天星主祭祀者，斋戒不洁则女人见。”

三

文王以太公望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梦一妇人，甚丽，当道而哭。问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为东海妇。欲归，今为灌坛令当道有德，废我行。我行必有大风疾雨。大风疾雨，是毁其德也。”文王觉，召太公问之。是日果有疾雨暴风，从太公邑外而过。文王乃拜太公为大司马。

四

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也。曾至泰山之侧，忽于树间逢一绛衣驹，呼班云：“泰山府君召。”班惊愕，逡巡未答。复有一驹出，呼之。遂随行数步，驹请班暂瞑。少顷，便见宫室，威仪甚严，班乃入阁拜谒。主为设食，语班曰：“欲见君，无他，欲附书与女婿耳。”班问：“女郎何在？”曰：“女为河伯妇。”班曰：“辄当奉书，不知缘何得达？”答曰：“今适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当自有取书者。”班乃辞出。昔驹复令闭目，有顷，忽如故道。

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须臾，果有一女仆出，取书而没。少顷复出，云：“河伯欲暂见君。”婢亦请瞑目。遂拜谒河伯。河伯乃大设酒食，词旨殷勤。临去，谓班曰：“感君远为致书，无物相奉。”于是命左右：“取我青丝履来。”以贻班。

班出，瞑然忽得还舟。遂于长安经年而还。至泰山侧，不敢潜过，遂扣树，自称姓名“从长安还，欲启消息。”须臾，昔驹出，引班如向法而进，因致书焉。府君请曰：“当别再报。”班语讫，如厕。忽见其父着械徒作，此辈数百人。班进拜流涕，问：“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见遣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处。知汝今为明府所识，可为

吾陈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班乃依教，叩头陈乞。府君曰：“生死异路，不可相近，身无所惜。”班苦请，方许之。于是辞出还家。

岁余，儿子死亡略尽。班惶惧，复诣泰山，扣树求见。昔驹遂迎之而见。班乃自说：“昔辞旷拙，及还家，儿死亡至尽，今恐祸故未已，辄来启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语君‘生死异路，不可相近’故也。”即敕外召班父。须臾，至庭中。问之：“昔求还里社，当为门户作福，而孙息死亡至尽，何也？”答曰：“久别乡里，自欣得还，又遇酒食充足，实念诸孙，召之。”于是代之。父涕泣而出，班遂还，后有儿皆无恙。

五

宋时，弘农冯夷，华阴潼乡堤首人也。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又《五行书》曰：“河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船远行，溺没不返。”

六

吴余杭县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马看戏，将三四人至岑村饮酒，小醉，暮还。时炎热，因下马入水中，枕石眠。马断走归，从人悉追马，至暮不返。

眠觉，日已向晡，不见人马。见一妇来，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间大可畏。君作何计？”因问：“女郎何姓？那得忽相闻？”复有一少年，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车，车后二十人，至，呼上车，云：“大人暂欲相见。”因回车而去。道中绎络把火，见城郭邑居。

既入城，进厅事上，有信幡，题云“河伯信”。俄见一人，年三十许，颜色如画，侍卫烦多。相对欣然，敕行酒（笑）[炙]，云：“仆有小女，颇聪明，欲以给君箕帚。”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敕备办，会就郎中婚。承白已办，遂以丝布单衣及纱袷、绢裙、纱衫、履屐，皆精好。又给十小吏，青衣数十人。妇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经大会客拜阁。四日，云：“礼既有限，发遣去。”妇以金瓿、麝香囊与婿别，涕泣而分。又与钱十万，药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复云：“十年当相迎。”

此人归家，遂不肯别婚，辞亲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脉经”，一卷“汤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疗，皆致神验。后母老兄丧，因还婚宦。

七

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郑容从关东来，将入函关。西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疑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问郑容曰：“安之？”答曰：“之咸阳。”车上人曰：“吾华山使也，愿托一牍书，致镐池君所。子之咸阳，道过镐池，见一大梓，〔下〕有文石，取款梓，当有应者，即以书与之。”容如其言，以石款梓树，果有人来取书。明年，祖龙死。

八

张璞，字公直，不知何许人也。为吴郡太守，征还，道由庐山。子女观于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戏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梦庐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采择，用致微意。”妻觉，怪之。婢言其情，于是妻惧，催璞速发。中流，舟不为行，阖船震恐。乃皆投物于水，船犹不行。或曰：“投女则船为进。”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灭一门，奈何？”璞曰：“吾不忍见之。”乃上飞庐卧，使妻沉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璞见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于当世也！”乃复投己女。乃得渡，遥见二女在下。有吏立于岸侧，曰：“吾，庐君主簿也。庐君谢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义，故悉还二女。”后问女，言：“但见好屋吏卒，不觉在水中。”

九

建康小吏曹著，为庐山使所迎，配以女婉。著形意不安，屡屡求请退。婉潸然垂涕，赋诗序别，并赠织成裈衫。

十

官亭湖孤石庙，尝有估客下都，经其庙下，见二女子，云：“可为买两量丝履，自相厚报。”估客至都，市好丝履，并箱盛之，自市书刀亦内箱中。既还，以箱及香置庙中而去，忘取书刀。至河中流，忽有鲤鱼跳入船内。破鱼腹，得书刀焉。

十一

南州人有遣吏献犀簪于孙权者，舟过官亭庙而乞灵焉。神忽下教曰：“须汝犀簪。”吏惶遽，不敢应。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复下教曰：“俟汝至石头城，返汝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达石头，忽有大鲤鱼，长三尺，跃入舟，剖之得簪。

十二

郭璞过江，宣城太守殷佑引为参军。时有一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类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迟钝，来到城下。众咸怪焉。佑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遁”之“蛊”，名曰“驴鼠”。卜适了，伏者以戟刺，深尺余。郡（纪纲）〔纲纪〕上祠请杀之。巫云：“庙神不悦。此是荆亭驴山君使，至荆山，暂来过我，不须触之。”遂去，不复见。

十三

庐陵欧明，从贾客道经彭泽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为礼。积数年。后

复过，忽见湖中有大道，上多风尘。有数吏，乘车马来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须臾达，见有府舍，门下吏卒，明甚怖。吏曰：“无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后有礼，故要君。必有重遗君者，君勿取，独求如愿耳。”明既见青洪君，乃求如愿。使逐明去。如愿者，青洪君婢也。明将归，所愿辄得，数年，大富。

十四

益州之西，云南之东，有神祠。克山石为室，下有神奉祠之，自称黄公。因言此神，张良所受黄石公之灵也。清净不宰杀。诸祈祷者，持一百（钱）〔纸〕、一双笔、一丸墨置石室中，前请乞。先闻石室中有声，须臾，问来人何欲。既言，便具语吉凶，不见其形。至今如此。

十五

永嘉中，有神见兖州，自称樊道基。有姬，号成夫人。夫人好音乐，能弹箜篌，闻人弦歌，辄便起舞。

十六

沛国戴文谋，隐居阳城山中。曾于客堂食际，忽闻有神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凭君，可乎？”文闻甚惊。又曰：“君疑我也？”文乃跪曰：“居贫，恐不足降下耳。”既而洒扫设位，朝夕进食甚谨。后于室内窃言之，妇曰：“此恐是妖魅凭依耳。”文曰：“我亦疑之。”及祠飨之时，神乃言曰：“吾相从，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异议。”文辞谢之际，忽堂上如数十人呼声。出视之，见一大鸟五色，白鸠数十随之，东北入云而去，遂不见。

十七

麋竺，字子仲，东海朐人也。祖世货殖，家资巨万。常从洛归，未至家数十里，见路次有一好新妇，从竺求寄载。行可二十余里，新妇谢去，谓竺曰：“我，天使也。当往烧东海麋竺家。感君见载，故以相语。”竺因私请之，妇曰：“不可得不烧。如此，君可快去，我当缓行，日中必火发。”竺乃急行归，达家，便移出财物，日中而火大发。

十八

汉宣帝时，南阳阴子方者，性至孝，积恩好施，喜祀灶。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后，暴至巨富，田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子方尝言：“我子孙必将强大。”至识三世，而遂繁昌。家凡四侯，牧守数十。故后子孙尝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

十九

吴县张成夜起，忽见一妇人立于宅南角。举手招成曰：“此是君家之蚕室，我即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十五，宜作白粥，泛膏于上。”以后年年大得蚕。今之作膏糜象此。

二十

豫章有戴氏女，久病不差。见一小石，形象偶人。女谓曰：“尔有人形，岂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将重汝。”其夜，梦有人告之：“吾将佑汝。”自后疾渐差。遂为立祠山下，戴氏为巫，故名戴侯祠。

二十一

汉阳羨长刘丑尝言：“我死，当为神。”一夕饮醉，无病而卒。风雨失其柩，夜闻荆山有数千人（噉）〔喊〕声，乡民往视之，则棺已成冢。遂改为君山，因立祠祀之。

卷五

一

蒋子文者，广陵人也。嗜酒好色，挑达无度。常自谓己骨清，死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纆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生之初，其故吏见文于道，乘白马，执白羽，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疫，百姓窃相恐动，颇有窃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将大启佑孙氏，宜为我立祠。不尔，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俄而小虫如尘虻，入耳皆死，医不能治，百姓愈恐。孙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将又以大火为灾。”是岁，火灾大发，一日数十处，火及公宫。议者以为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宜有以抚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绶，为立庙堂，转号钟山为蒋山，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灾厉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二

刘赤父者，梦蒋侯召为主簿。期日促，乃往庙陈请：“母老子弱，情事过切，乞蒙放恕。会稽魏过，多材艺，善事神，请举过自代。”因叩头流血。庙祝曰：“特愿相屈。魏过何人，而有斯举？”赤父固请，终不许。寻而赤父死焉。

三

咸宁中，太常卿韩伯子某、会稽内史王蕴子某、光禄大夫刘耽子某，同游蒋山庙。庙有数妇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戏，自相配匹。即以其夕，三人同梦蒋侯遣传教相闻曰：“家子女并丑陋，而猥垂荣顾。辄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梦指适异常，试往相问，而果各得此梦，符协如一。于是大惧，备三牲，诣庙谢罪乞哀。又俱梦蒋侯亲来降己，曰：“君等既已顾之，实贪会对。克期垂及，岂容方更中悔？”经少时并亡。

四

会稽鄞县东野，有女子，姓吴，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爱。其乡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缘塘行，半路忽见一贵人，端正非常。贵人乘船，挺力十馀，〔皆〕整顿。令人问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对。贵人云：“今正欲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辞不敢，忽然不见。望子既拜神座，见向船中贵人俨然端坐，即蒋侯像也。问望子来何迟，因掷两橘与之。数数形见，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辄空中下之。尝思啖鲤，一双鲜鲤随心而至。望子

芳香，流闻数里，颇有神验，一邑共事奉。经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绝往来。

五

陈郡谢玉为琅邪内史，在京城。所在虎暴，杀人甚众。有一人以小船载年少妇，以大刀插着船，挟暮来至逻所。将出语云：“此间顷来甚多草秽，君载细小，作此轻行，大为不易。可止逻宿也。”相问讯既毕，逻将适还去。其妇上岸，便为虎将去。其夫拔刀大唤，欲逐之。先奉事蒋侯，乃唤求助。

如此当行十里，忽如有一黑衣为之导。其人随之，当复二十里，见大树。既至一穴，虎子闻行声，谓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杀之，便拔刀隐树侧。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妇着地，倒牵入穴。其人以刀当腰斫断之。虎既死，其妇故活，向晓能语。问之，云：“虎初取，便负着背上。临至而后下之。四体无他，止为草木伤耳。”扶归还船。明夜，梦一人语之曰：“蒋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杀猪祠焉。

六

淮南全椒县有丁新妇者，本丹阳丁氏女，年十六，适全椒谢家。其姑严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经死，遂有灵（向）〔响〕闻于民间。发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妇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见形，着缥衣，戴青盖，从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两男子，共乘船捕鱼，仍呼求载。两男子笑，共调弄之，言：“听我为妇，当相渡也。”丁姬曰：“谓汝是佳人，而无所知。汝是人，当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

须臾，有一老翁乘船载苇，姬从索渡。翁曰：“船上无装，岂可露渡？恐不中载耳。”姬言无苦。翁因出苇半许，安处（不）着船中，径渡之至南岸。临去，语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过。然宜使民间粗相闻知。翁之厚意，出苇相渡，深有惭感，当有以相谢者。若翁速还去，必有所见，亦当有所得也。”翁曰：“恐燥湿不至，何敢蒙谢？”翁还西岸，见两男子覆水中。进前数里，有鱼千数，跳跃水边，风吹至岸上。翁遂弃苇，载鱼以归。

于是丁姬遂还丹阳，江南人皆呼为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为息日也。今所在祠之。

七

散骑侍郎王佑疾困，与母辞诀。既而闻有通宾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尝为别驾。”佑亦雅闻其姓字。

有顷，奄然来至，曰：“与卿士类，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款然。今年国家有大事，出三将军，分布征发。吾等十余人，为赵公明府参佐。至此仓卒，见卿有高门大屋，故来投。与卿相得，大不可言。”佑知其鬼神，曰：“不幸疾笃，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托）〔乞〕。”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系生时贵贱，吾今见领兵三千，

须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难得，不宜辞之。”佑曰：“老母年高，兄弟无有，一旦死亡，前无供养。”遂歔歔不能自胜。其人怆然曰：“卿位为常伯，而家无余财。向闻与尊夫人辞诀，言辞哀苦，然则卿国土也，如何可令死？吾当相为。”因起去：“明日更来。”

其明日又来。佑曰：“卿许吾活，当卒恩否？”答曰：“大老子业已许卿，当复相欺耶？”见其从者数百人，皆长二尺许，乌衣军服，赤油为志。佑家击鼓祷祀，诸鬼闻鼓声，皆应节起舞，振袖，飒飒有声。佑将为设酒食，辞曰不须。因复起去，谓佑曰：“病在人体中如火，当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发被灌之。又曰：“为卿留赤笔十余枝，在荐下，可与人，使簪之。出入辟恶灾，举事皆无恙。”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与之。”遂执佑手与辞。

时佑得安眠，夜中忽觉，乃呼左右，令开被：“神以水灌我，将大沾濡。”开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于是疾三分愈二，数日大除。凡其所道当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后乃亡。所道与赤笔人，皆经疾病及兵乱，皆亦无恙。

初，有妖书云：“上帝以三将军赵公明、钟士季，各督数〔万〕鬼下取人。”莫知所在。佑病差，见此书，与所道赵公明合焉。

八

汉下邳周式尝至东海，道逢一吏，持一卷书求寄载。行十余里，谓式曰：“吾暂有所过，留书寄君船中，慎勿发之。”去后，式盗发视书，皆诸死人录，下条有式名。须臾，吏还，式犹视书。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忽视之！”式叩头流血。良久，吏曰：“感卿远相载，此书不可除卿名。今日已去，还家，三年勿出门，可得度也。勿道见吾书。”

式还不出，已二年余，家皆怪之。邻人卒亡，父怒，使往吊之。式不得已，适出门，便见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门，知复奈何！吾求不见，连累为鞭杖。今已见汝，无可奈何。后三日日中，当相取也。”式还，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昼夜与相守。至三日日中时，果见来取，便死。

九

南顿张助于田中种禾，见李核，欲持去。顾见空桑中有土，因植种，以余浆溉灌。后人见桑中反复生李，转相告语。有病目痛者，息阴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谢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众犬吠声，盲者得视，远近翕赫。其下车骑常数千百，酒肉滂沱。间一岁余，张助远出来还，见之惊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种耳！”因就斫之。

十

王莽居摄，刘京上言：“齐郡临淄县亭长辛当，数梦人谓曰：‘吾，天使也，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出。’亭长起视，亭中果有新井，入地百尺。”

卷六

一

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形神气质，表里之用也，本于五行，通于五事。虽消息升降，化动万端，其于休咎之征，皆可得域而论矣。

二

夏桀之时，厉山亡。秦始皇之时，三山亡。周显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汉昭帝之末，陈留昌邑社亡。京房《易传》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乱，社稷亡也。”故会稽山阴琅邪中有怪山，世传本琅邪东武海中山也。时天夜，风雨晦冥，旦而见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时东武县山，亦一夕自亡去。识其形者，乃知其移来。今怪山见有东武里，盖记山所自来，以为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极之异也。此二事，未详其世。《尚书·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贤者不兴。或禄去公室，赏罚不由君，私门成群，不救，当为易世变号。”

说曰：“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故天有四时，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散而为露，乱而为雾，凝而为霜雪，立而为蜚蜮，此天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声音，此亦人之常数也。若四时失运，寒暑乖违，则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彗孛流飞，此天地之危诊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冲风暴雨，此天地之奔气也；雨泽不降，川涘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

三

商纣之时，大龟生毛，兔生角，兵甲将兴之象也。

四

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岁有马化为狐。

五

晋献公二年，周惠王居于郑。郑人人（王）〔玉〕府，多脱化为蜮，射人。

六

周隐王二年四月，齐地暴长，长丈余，高一尺五寸。京房《易妖》曰：“地四时暴长，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历阳之郡，一夕沦入地中而为水泽，今麻湖是也。不知何时。《运斗枢》曰：“邑之沦，阴吞阳，下相屠焉。”

七

周哀王八年，郑有一妇人，生四十子。其二十人为人，二十人死。其九年，晋有豕生人。吴赤乌七年，有妇人一生三子。

八

周烈王六年，林碧阳君之御人产二龙。

九

鲁严公八年，齐襄公田于贝丘，见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车伤足，丧屦。刘向以为近豕祸也。

十

鲁严公时，有内蛇与外蛇斗郑南门中，内蛇死。刘向以为近蛇孽也。京房《易传》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国门斗。”

十一

鲁昭公十九年，龙斗于郑时门之外洧渊。刘向以为近龙孽也。京房《易传》曰：“众心不安，厥妖龙斗其邑中也。”

十二

鲁定公元年，有九蛇绕柱。占以为九世庙不祀，乃立炀宫。

十三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马生子而死。刘向以为皆马祸也。京房《易传》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马生子。上无天子，诸侯相伐，厥妖马生人。”

十四

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为丈夫，与妻生子。京房《易传》曰：“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谓阴胜阳，厥咎亡。”一曰：“男化为女，官刑滥；女化为男，妇政行也。”

十五

秦（孝）〔惠〕文王五年，游胸衍，有献五足牛。时秦世大用民力，天下叛之。京房《易传》曰：“兴繇役，夺民时，厥妖牛生五足。”

十六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乃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十七

汉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两龙现于兰陵廷东里温陵井中，至乙亥夜去。京房《易传》曰：“有德遭害，厥妖龙见井中。”又曰：“行刑暴恶，黑龙从井出。”

十八

汉文帝十二年，吴地有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长三寸，左角长二寸，皆大二寸。刘向以为马不当生角，犹吴不当举兵向上也，吴将反之变云。京房《易传》曰：“臣易上，政不顺，厥妖马生角。兹谓贤士不足。”又曰：“天子亲伐，马生角。”

十九

文帝后元五年六月，齐雍城门外有狗生角。京房《易传》曰：“执政失，下将害之，厥妖狗生角。”

二十

汉景帝元年九月，胶东下密人年七十，生角，角有毛。京房《易传》曰：“冢宰专政，厥妖人生角。”《五行志》以为人不当生角，犹诸侯不敢举兵以向京师也。其后遂有七国之难。至晋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赵王伦篡乱之应也。

二十一

汉景帝三年，邯郸有狗与豕交。是时赵王悖乱，遂与六国反，外结匈奴以为援。《五行志》以为犬兵革失众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听，交于异类，以生害也。京房《易传》曰：“夫妇不严，厥妖狗与豕交，兹谓反德，国有兵革。”

二十二

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颈乌与黑乌群斗楚国吕县。白颈不胜，堕泗水中，死者数千。刘向以为近白黑祥也。时楚王戊暴逆无道，刑辱申公，与吴谋反。乌群斗者，师战之象也。白颈者小，明小者败也。堕于水者，将死水地。王戊不悟，遂举兵应吴，与汉大战，兵败而走，至于丹徒，为越人所斩，堕泗水之效也。京房《易传》曰：“逆亲亲，厥妖白、黑乌斗于国中。”

燕王旦之谋反也，又有一乌一鹊，斗于燕宫中池上，乌堕池死。《五行志》以为楚、燕皆骨肉藩臣，骄恣而谋不义，俱有乌鹊斗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阴谋未发，独王自杀于宫，故一乌而水色者死；楚炘阳举兵，军师大败于野，故乌重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传》曰：“颛征劫杀，厥妖乌鹊斗。”

二十三

景帝十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献牛足上出背上者。刘向以为近牛祸。内则思虑霏乱，外则土功过制，故牛祸作。足而出于背，下奸上之象也。

二十四

汉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赵有蛇从郭外人，与邑中蛇斗孝文庙下，邑中蛇死。后二年秋，有卫太子事，自赵人江充起。

二十五

汉昭帝元凤元年九月，燕有黄鼠衔其尾，舞王宫端门中。王往视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时燕王旦谋反，将死之象也。京房《易传》曰：“诛不原情，厥妖鼠舞门。”

二十六

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芜莱山南，汹汹有数千人声。民往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鸟数千集其旁。宣帝中兴之瑞

也。

二十七

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

二十八

昭帝时，昌邑王贺见大白狗冠方山冠而无尾。至熹平中，省内冠狗带绶，以为笑乐。有一狗突出，走入司空府门，或见之者，莫不惊怪。京房《易传》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门。”

二十九

汉宣帝黄龙元年，未央殿辂铃中雌鸡化为雄，毛衣变化，而不鸣不将，无距。元帝初元元年，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渐化为雄，冠距鸣将。至永光中，有献雄鸡生角者。《五行志》以为王氏之应。京房《易传》曰：“贤者居明夷之世，知时而伤；或众在位，厥妖鸡生角。”又曰：“妇人专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

三十

宣帝之世，燕、岱之间有三男共取一妇，生四子。及至将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争讼。廷尉范延寿断之曰：“此非人类，当以禽兽，从母不从父也。请戮三男，以儿还母。”宣帝嗟叹曰：“事何必古？若此，则可谓当于理而履人情也！”延寿盖见人事而知用刑矣，未知论人妖将来之验也。

三十一

汉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叶相糝结，大如弹丸。至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状如永光时。京房《易传》曰：“君吝于禄，信衰贤去，厥妖天雨草。”

三十二

元帝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阳橐茅乡社有大槐树，吏伐断之。其夜，树复立故处。说曰：“凡枯断复起，皆废而复兴之象也。是世祖之应耳。”

三十三

汉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长安城南有鼠衔黄蘗、柏叶上民冢柏及榆树上为巢，桐柏为多，巢中无子，皆有干鼠矢数升。时议臣以为恐有水灾。鼠，盗窃小虫，夜出昼匿。今正昼去穴而登木，象贱人将居贵显之占。桐柏，卫思后园所在也。其后赵后自微贱登至尊，与卫后同类，赵后终无子而有害。明年，有鸢焚巢杀子之象云。京房《易传》曰：“臣私禄罔干，厥妖鼠巢。”

三十四

成帝河平元年，长安男子石良、刘音相与同居。有如人状在其室中，击之，为狗，走出。去后，有数人披甲持弓弩至良家。良等格斗，或死或伤，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于《洪范》，皆犬祸，言不从之咎也。

三十五

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鸢焚其巢。男子孙通等闻山中群鸟载鸢声，往视之，见巢然，尽堕池中，有三鸢燬烧死。树大四围，巢去地五丈五尺。《易》曰：“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后卒成易世之祸云。

三十六

成帝鸿嘉四年秋，雨鱼于信都，长五寸以下。至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一丈一尺，七枚，皆死。灵帝熹平二年，东莱海出大鱼二枚，长八、九丈，高二丈余。京房《易传》曰：“海数见巨鱼，邪人进，贤人疏。”

三十七

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邮樗树生枝如人头，眉目须皆俱，亡发耳。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阳乡有材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黄色，面白，头有髻发，稍长大，凡长六寸一分。京房《易传》曰：“王德衰，下人将起，则有木生为人状。”其后有王莽之篡。

三十八

成帝绥和二年二月，大厩马生角，在左耳前，围长各二寸。是时王莽为大司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

三十九

成帝绥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雀，哺食至大，俱飞去。京房《易传》曰：“贼臣在国，厥咎燕生雀，诸侯销。”又曰：“生非其类，子不嗣世。”

四十

汉哀帝建平三年，定襄有牡马生驹，三足，随群饮食。《五行志》以为：马，国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

四十一

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树僵地，围一丈六尺，长十丈七尺。民断其本，长九尺余，皆枯。三月，树卒自立故处。京房《易传》曰：“弃正作淫，厥妖木断自属。妃后有颯，木仆反立，断枯复生。”

四十二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阳方与女子田无畜生子。未生二月前，儿啼腹中。及生，不举，葬之陌上。后三日，有人过，闻儿啼声，母因掘收养之。

四十三

哀帝建平四年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乃止。

四十四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为女子，嫁为人妇，生一子。长安陈凤曰：“阳变为阴，将亡继嗣，自相生之象。”一日：“嫁为人妇，生一子者，将复一世乃绝。”故后哀帝崩，平帝没，而王莽篡焉。

四十五

汉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广牧女子赵春病死，既棺殓，积七日，出在棺外。自言见夫死父，曰：“年二十七，汝不当死。”太守谭以闻。说曰：“至阴为阳，下人为上，厥妖人死复生。”其后王莽篡位。

四十六

汉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长安有女子生儿，两头两颈，面俱相向，四臂共胸，俱前向，尻上有目，长二寸所。京房《易传》曰：“‘睽孤，见豕负途。’厥妖人生两头。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兹谓亡上，政将变更。厥妖之作，以遣失正，各象其类。两颈，下不一也；手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胜任，或不任下也。凡下体生于上，不敬也；上体生于下，媿溲也；生非其类，淫乱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虚也。群妖推此类。不改，乃成凶也。”

四十七

汉章帝元和元年，代郡高柳乌生子，三足，大如鸡，色赤，头有角，长寸余。

四十八

汉桓帝即位，有大蛇见德阳殿上。洛阳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鳞，甲兵之象也。见于省中，将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象也。”乃弃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诛大将军梁冀，捕治家属，扬兵京师也。

四十九

汉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助）〔肋〕，或大如手。是时梁太后摄政，梁冀专权，擅杀诛太尉李固、杜乔，天下冤之。其后梁氏诛灭。

五十

汉桓帝元嘉中，京都妇女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愁眉者，细而曲折。啼妆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作一边。折腰步者，足不在下体。龋齿笑者，若齿痛，乐不欣欣。始自大将军梁冀妻孙寿所为，京都翕然，诸夏效之。天戒若曰：“兵马将往收捕，妇女忧愁，蹙眉啼哭，吏卒掣顿，折其腰脊，令髻斜倾，虽强语笑，无复气味也。”到延熹二年，冀举宗合诛。

五十一

桓帝延熹五年，临沅县有牛生鸡，两头四足。

五十二

汉灵帝数游戏于西园中，令后宫采女为客舍主人，身为估服，行至舍间，采女下酒食，因共饮食，以为戏乐。是天子将欲失位，降在皂隶之谣也。其后天下大乱。

古志有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经二百一十载，当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盗短祚，极于三六，当有飞龙之秀，兴复祖宗。又历三七，当复有黄首之妖，天下大乱矣。自高祖建业，至于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篡，盖因母后之亲。十八年而山东贼樊子都等起，实丹其眉，故天下号曰“赤眉”。于是光武以兴祚，其名曰秀。

至于灵帝中平元年而张角起，置三十六（万）〔方〕，徒众数十万，皆是黄巾，故天下号曰“黄巾贼”。至今道服由此而兴。初起于邺，会于真定，诬惑百姓曰：“苍天已死，黄天立。岁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于邺者，天下始业也，会于真定也。小民相向跪拜趋信，荆、扬尤甚。乃弃财产，流沉道路，死者无数。角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光武中兴，至黄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天下大乱，汉祚废绝，实应三七之运。

五十三

灵帝建宁中，男子之衣，好为长服，而下甚短。女子好为长裾，而上甚短。是阳无下而阴无上，天下未欲平也，后遂大乱。

五十四

灵帝建宁三年春，河内有妇食夫，河南有夫食妇。夫妇阴阳二仪，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阴阳相侵，岂特日月之眚哉！灵帝既没，天下大乱，君有妄诛之暴，臣有劫弑之逆，兵革相残，骨肉为仇，生民之祸极矣，故人妖为之先作。恨而不遭辛有、屠（乘）〔黍〕之论，以测其情也。

五十五

灵帝熹平二年六月，洛阳民讹言：“虎寺东壁中有黄人，形容须眉良是。”观者数万，省内悉出，道路断绝。到中平元年二月，张角兄弟起兵冀州，自号“黄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将帅星布，吏士外属。因其疲憊，牵而胜之。

五十六

灵帝熹平三年，右校别作中有两樗树，皆高四尺许。其一株，宿昔暴长，长一丈余，粗大一围，作胡人状，头目鬣须发俱具。其五年十月壬午，正殿侧有槐树，皆六七围，自拔倒竖，根上枝下。又中平中，长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树中，有人面，生鬣。其于《洪范》，皆为木不曲直。

五十七

灵帝光和元年，南宫侍中寺雌鸡欲化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头冠尚未变。

五十八

灵帝光和二年，洛阳上西门外女子生儿，两头，异肩共胸，俱前向。以为不祥，堕地弃之。自是之后，朝廷霏乱，政在私门，上下无别，二头之象。后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废天子，后复害之。汉元以来，祸莫逾此。

五十九

光和四年，南宫中黄门寺有一男子，长九尺，服白衣。中黄门解步呵问：“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宫掖！”曰：“我，梁伯夏后。天使我为天子。”步欲前收之，因忽不见。

六十

光和七年，陈留济阳、长垣，济阴、东郡，冤句、离狐界中，路边生草，悉作人状，操持兵弩，牛马龙蛇鸟兽之形，白黑各如其色，羽毛、头目、足翅皆备，非但仿佛，象之尤纯。旧说曰：“近草妖也。”是岁有黄巾贼起，汉遂微弱。

六十一

灵帝中平元年六月壬申，洛阳男子刘仓居上西门外，妻生男，两头共身。至建安中，女子生男，亦两头共身。

六十二

中平三年八月中，怀陵上有万余雀，先极悲鸣，已因乱斗相杀，皆断头，悬着树枝枳棘。到六年，灵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戒若曰：“诸怀爵禄而尊厚者，还自相害，至灭亡也。”

六十三

汉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榘，酒酣之后，续以挽歌。魁榘，丧家之乐；挽歌，执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国家当急疹瘁，诸贵乐皆死亡也。”自灵帝崩后，京师坏灭，户有兼尸虫而相食者。魁榘、挽歌，斯之效乎？

六十四

灵帝之末，京师谣言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邙。”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蹶至尊，献帝未有爵号，为中常侍段圭等所执，公卿百僚，皆随其后，到河上，乃得还。

六十五

汉献帝初平中，长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敛月余，其母闻棺中有声，发之，遂生。占曰：“至阴为阳，下人为上。”其后曹公由庶士起。

六十六

献帝建安七年，越嶲有男子化为女子。时周群上言：“哀帝时亦有此变，将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献帝封山阳公。

六十七

建安初，荆州童谣曰：“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子遗。”言自中兴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至建安九年当始衰。始衰者，谓刘表妻死，诸将并零落也。十三年无子遗者，表又当死，因以丧败也。是时华容有女子，忽啼呼曰：“将有大丧。”言语过差，县以为妖言，系狱。月余，忽于狱中哭曰：“刘荆州今日死。”华容去州数百里，即遣马（里）〔吏〕验视，而刘表果死，县乃出之。续之歌吟曰：“不意李立为贵人。”后无几，曹公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贤为荆州刺史。

六十八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而血出。魏武恶之，遂寝疾，是月崩。是岁为魏武黄初元年。

六十九

魏黄初元年，未央宫中有鹰生燕巢中，口爪俱赤。至青龙中，明帝为凌霄阁，始构，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高堂隆，对曰：“《诗》云：‘惟鹊有巢，惟鸠居之。’今兴起宫室，而鹊来巢，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

七十

魏齐王嘉平初，白马河出妖马，夜过官牧边鸣呼，众马皆应。明日，见其迹大如斛，

行数里，还入河。

七十一

魏景初元年，有燕生巨穀于卫国李盖家，形若鹰，吻似燕。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异，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其后宣帝起，诛曹爽，遂有魏室。

七十二

蜀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譙周深忧之，无所与言，乃书柱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言曹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为验。

七十三

吴孙权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树二千株，石碑差动，吴城两门飞落。明年，权死。

七十四

吴孙亮五凤元年六月，交阯稗草化为稻。昔三苗将亡，五谷变种，此草妖也。其后亮废。

七十五

吴孙亮五凤二年五月，阳羨县离里山大石自立。是时，孙皓承废故之家，得复其位之应也。

七十六

吴孙休永安四年，安吴民陈焦死七日复生，穿冢出。乌程孙皓承废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七十七

孙休后，衣服之制，上长下短。又积领五六，而裳居一二。盖上饶奢，下俭逼；上有余，下不足之象也。

卷七

一

初，汉元、成之世，先识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当有开石于西三千余里，系五马，文曰‘大讨曹’。”及魏之初兴也，张掖之柳谷有开石焉。始见于建安，形成于黄初，文备于太和。周围七寻，中高一仞。苍质素章，龙马、麟鹿、凤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晋代兴之符也。

至晋泰始三年，张掖太守焦胜上言：“以留郡本国图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谨具图上。”案其文有五马象：其一有人平上轡，行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开寿”；其一成行，曰“金当取之”。

二

晋武帝泰始初，衣服上俭下丰，着衣者皆厌腰。此君衰弱、臣放纵之象也。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为车乘者，苟贵轻细，又数变易其形，皆以白篋为纯，盖古丧车之遗象，晋之祸征也。

三

胡床、貂槃，翟之器也；羌煮、貂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来，中国尚之。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宾，皆以为先。戎、翟侵中国之前兆也。

四

晋太康四年，会稽郡蚘蚘及蟹皆化为鼠，其众覆野，大食稻为灾。始成，有毛肉而无骨，其行不能过田畴。数日之后，则皆为牝。

五

太康五年正月，二龙见武库井中。武库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宝藏也，屋宇邃密，非龙所处。是后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窃神器，皆字曰“龙”。

六

晋武帝太康六年，南阳获两足虎。虎者，阴精而居乎阳，金兽也。南阳，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乱之妖也。其七年十一月（景）〔丙〕辰，四角兽见于河间。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当有兵革起于四方。”后河间王遂连四方之兵，作为乱阶。

七

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头语。时帝多疾病，深以后事为念，而付托不以至公。思睿乱之应也。

八

太康中，有鲤鱼二枚现武库屋上。武库，兵府；鱼有鳞甲，亦是兵之类也。鱼既极阴，屋上太阳，鱼现屋上，象至阴以兵革之祸干太阳也。及惠帝初，诛皇后父杨骏，矢交宫阙，废后为庶人，死于幽宫。元康之末，而贾后专制，谤杀太子，寻亦诛废。十年之间，母后之难再兴，是其应也。自是祸乱构矣。京房《易妖》曰：“鱼去水，飞入道路，兵且作。”

九

初作屐者，妇人圆头，男子方头，盖作意欲别男女也。至太康中，妇人皆方头屐，与男无异，此贾后专妒之征也。

十

晋时妇人结发者，既成，以绾急束其环，名曰鬓子髻。始自宫中，天下翕然化之也。其末年，遂有怀、惠之事。

十一

太康中，天下为《晋世宁》之舞。其舞抑手以执杯盘而反覆之，歌曰：“晋世宁，舞杯盘。”反覆，至危也。杯盘，酒器也。而名曰：“晋世宁”者，言时人苟且饮食之间，而其智不可及远，如器在手也。

十二

太康中，天下以毡为绀头及络带、袴口。于是百姓咸相戏曰：“中国其必为胡所破也。”夫毡，胡之所产者也，而天下以为绀头、带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

十三

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辞，终以擒获斩截之事。自后杨骏被诛，太后幽死，杨柳之应也。

十四

晋武帝太熙元年，辽东有马生角，在两耳下，长三寸。及帝晏驾，王室毒于兵祸。

十五

晋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佩兵。又以金、银、象角、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而戴之以当笄。男女之别，国之大节，故服食异等。今妇人而以兵器为饰，盖妖之甚者也。于是遂有贾后之事。

十六

晋元康三年闰二月，殿前六钟皆出涕，五刻乃止。前年贾后杀杨太后于金墉城，而贾后为恶不悛，故钟出涕，犹伤之也。

十七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一身而男女二体，亦能两用人道，而性尤好淫。天下兵乱，由男女气乱而妖形作也。

十八

惠帝元康中，安丰有女子曰周世宁，年八岁，渐化为男。至十七八，而气性成。女体化而不尽，男体成而不彻，畜妻而无子。

十九

元康五年三月，临淄有大蛇，长十许丈，负二小蛇，入城北门，径从市入汉阳城景王

祠中，不见。

二十

元康五年三月，吕县有流血，东西百余步。其后八载，而封云乱徐州，杀伤数万人。

二十一

元康七年，霹雳破城南高禡后。高禡，宫中求子祠也。贾后妒忌，将杀怀、愍，故天怒贾后，将诛之应也。

二十二

元康中，天下始相效为乌杖以柱掖。其后稍施其徽，住则植之。及怀、愍之世，王室多故，而中都丧败。元帝以藩臣树德东方，维持天下，柱掖之应也。

二十三

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保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胡、狄侵中国之萌也。其后遂有二胡之乱。

二十四

惠帝太安元年，丹阳湖熟县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百姓惊叹，相告曰：“石来！”寻而石冰入建邺。

二十五

太安元年四月，有人自云龙门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当作中书监。”即收斩之。禁庭尊秘之处，今贱人竟入，而门卫不觉者，宫室将虚，下人逾上之妖也。是后帝迁长安，宫阙遂空焉。

二十六

太安中，江夏功曹张骋所乘牛忽言曰：“天下方乱，吾甚极（为）〔焉〕，乘我何之？”骋及从者数人皆惊怖，因给之曰：“令汝还，勿复言。”乃中道还。至家，未释驾，又言曰：“归何早也？”骋益忧惧，秘而不言。安陆县有善卜者，骋从之卜。卜者曰：“大凶。非一家之祸，天下将有兵起，一郡之内，皆破亡乎！”骋还家，牛又人立而行，百姓聚观。其秋，张昌贼起，先略江夏，诬曜百姓。以汉祚复兴，有凤凰之瑞，圣人当世，从军

者皆绛抹头，以彰火德之祥。百姓波荡，从乱如归。骋兄弟并为将军都尉，未几而败。于是一郡破残，死伤过半，而骋家族矣。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

二十七

元康、太安之间，江淮之域有败屨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视之，悉复如故。或云见狸衔而聚之。世之所说：“屨者，人之贱服，而当劳辱，下民之象也。败者，疲弊之象也。道者，地（里）〔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来也。今败屨聚于道者，象下民疲病，将相聚为乱，绝四方而壅王命也。”

二十八

晋惠帝永兴元年，成都王之攻长沙也，反军于邺，内外陈兵。是夜，戟锋皆有火光，遥望如悬烛，就视则亡焉。其后终以败亡。

二十九

晋怀帝永嘉元年，吴郡吴县万详婢生一子，鸟头，两足，马蹄，一手，无毛，尾黄色，大如碗。

三十

永嘉五年，抱罕令严根婢产一龙、一女、一鹅。京房《易传》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见者，皆为天下大兵。”时帝承惠帝之后，四海沸腾，寻而陷于平阳，为逆胡所害。

三十一

永嘉五年，吴郡嘉兴张林家有狗忽作人言，云天下人俱饿死。于是果有二胡之乱，天下饥荒焉。

三十二

永嘉五年十一月，有蝮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临”之“益”，曰：“此郡之东县，当有妖人欲称制者，寻亦自死矣。”

三十三

永嘉六年正月，无锡县欽有四枝茱萸树相缪而生，状若连理。先是，郭璞筮延陵蝮鼠，遇“临”之“益”，曰：“后当复有妖树生，若瑞而非，辛螯之木也。倘有此，东西数

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生木，其后吴兴徐馥作乱，杀太守袁琇。

三十四

永嘉中，寿春城内有豕生人，两头，而不活。周馥取而观之，识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两头者，无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易生专利之谋，将自致倾覆也。”俄为元帝所败。

三十五

永嘉中，士大夫竞服生笄单衣。识者怪之，曰：“此古练纁之布，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无故服之，殆有应乎？”其后怀、愍晏骂。

三十六

昔魏武军中，无故作白帟，此缟素凶丧之征也。初，横缝其前以别后，名之曰“颜帟”，传行之。至永嘉之间，稍去其缝，名“无颜帟。而妇人束发，其缓弥甚，笄之坚不能自立，发被于额，目出而已。无颜者，愧之言也。覆额者，惭之貌也。其缓弥甚者，言天下亡礼与义，放纵情性，及其终极，至于大耻也。其后二年，永嘉之乱，四海分崩，下人悲难，无颜以生焉。

三十七

晋愍帝建兴四年，西都倾覆，元皇帝始为晋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蔡县吏任乔妻胡氏，年二十五，产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腰以上，脐以下，各分。此盖天下未一之妖也。时内史吕会上言：“按《瑞应图》云：‘异根同体，谓之连理；异亩同颖，谓之嘉禾。’草木之属，犹以为瑞，今二人同心，天垂灵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休显见生于（陈）〔陕〕东之国，盖四海同心之瑞。不胜喜跃，谨画图上。”时有识者哂之。

君子曰：“知之难也。以臧文仲之才，犹祀爰居焉。布在方册，千载不忘。故士不可以不学。古人有言：‘木无枝谓之癸，人不学谓之瞽。’当其所蔽，盖阙如也。可不勉乎！”

三十八

晋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扬州大旱。十二月，河东地震。去年十二月，斩督运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旋复下流四尺五寸。是时淳于伯冤死，遂频旱三年。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之，罚又冤气之应也。

三十九

晋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晋陵东门有牛生犊，一体两头。京房《易传》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将分之象也。”

四十

元帝太兴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涌水出。十二月，庐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涌水出，山崩。此王敦陵上之应也。

四十一

太兴元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谅有牛生子，两头八足，两尾共一腹。不能自生，十余人以绳引之。子死，母活。其三年，后苑中有牛生子，一足三尾，生而即死。

四十二

太兴二年，丹阳郡吏濮阳演马生驹，两头，自项前别，生而死。此政在私门，二头之象也。其后王敦陵上。

四十三

太兴初，有女子其阴在腹，当脐下，自中国来至江东，其性淫而不产。又有女子，阴在首，居在扬州，亦性好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阴在首，则天下大乱；若在腹，则天下有事；若在背，则天下无后。”

四十四

太兴中，王敦镇武昌，武昌灾。火起，兴众救之，救于此而发于彼，东西南北数十处俱应，数日不绝。旧所谓“滥灾妄起，虽兴师不能救”之谓也。此臣而行君，亢阳失节。是时王敦陵上，有无君之心，故灾也。

四十五

太兴中，兵士以绛囊缚紒。识者曰：“紒在首为乾，君道也。囊者为坤，臣道也。今以朱囊缚紒，臣道侵君之象也。”为衣者，上带短，才至于掖；着帽者，又以带缚项，下逼上，上无地也。为袴者，直幅无口，无杀，下大之象也。寻而王敦谋逆，再攻京师。

四十六

太兴四年，王敦在武昌，铃下仪仗生花，如莲花，五六日而萎落。说曰：“《易》说：‘枯杨生花，何可久也？’今狂花生枯木，又在铃阁之间，言威仪之富，荣华之盛，皆如狂花之发，不可久也。”其后王敦终以逆命，加戮其尸。

四十七

旧为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数也。初，王敦南征，始改为长柄，下出可捉，而减其羽，用八。识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创为长柄，将执其柄，以制其羽翼也；改十为八，将未备夺已备也。此殆敦之擅权，以制朝廷之柄，又将以无德之材，欲窃非据也！”

四十八

晋明帝太宁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树中，每出头从人受食。京房《易传》曰：“蛇见于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国有大忧。”寻有王敦之逆。

卷八

一

虞舜耕于历山，得玉历于河际之岩。舜知天命在己，体道不倦。舜龙颜大口，手握褒。宋均注曰：“握褒，手中有‘褒’字。喻从劳苦，受褒飭，致大祚也。”

二

汤既克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汤乃以身祷于桑林，剪其爪发，自以为牺牲，祈福于上帝。于是大雨即至，洽于四海。

三

吕望钓于渭阳，文王出游猎。占曰：“今日猎得一狩，非龙非螭，非熊非黑，合得帝王师。”果得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同车载而还。

四

武王伐纣，至河上雨甚，疾雷晦冥，扬波于河。众甚惧，武王曰：“余在，天下谁敢干余者！”风波立济。

五

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夜梦三槐之间，丰、沛之邦，有赤氤气起，乃呼颜回、子夏同往观之。驱车到楚西北范氏街，见白儿打麟，伤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儿来，汝姓为谁？”儿曰：“吾姓为赤松，名时乔，字受纪。”孔子曰：“汝岂有所见乎？”儿曰：“吾所见一禽，如麕，羊头，头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为赤刘，陈、项为辅。五星入井，从岁星。”儿发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趋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图，广三寸，长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刘当起日周亡。赤气起，火耀兴，玄丘制命，帝卯金。”

六

孔子修《春秋》，制《孝经》，既成，斋戒，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天乃洪郁起白

雾，摩地，白虹自上而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七

秦穆公时，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牵以献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为媪，常在地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柏插其首。”媪曰：“彼二童子名为陈宝，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陈仓人舍媪，逐二童子。童子化为雉，飞入平林。陈仓人告穆公，穆公发徒大猎，果得其雌。又化为石，置之汧、渭之间。至文公时，为立祠陈宝。其雄者飞至南阳，今南阳雒县是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县。每陈仓祠时，有赤光长十余丈，从雒县来，入陈仓祠中，有声殷殷如雄雉。其后光武起于南阳。

八

宋大夫邢史子臣明于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问曰：“天道其何祥？”对曰：“后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将死。死后五年，五月丁卯，吴将亡。亡后五年，君将终。终后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谓魏之兴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后。其年数则错，未知邢史失其数耶？将年代久远，注记者传而有谬也？

九

吴以草创之国，信不坚固，边屯守将，皆质其妻子，名曰“保质”。童子少年，以类相与娱游者，日有十数。

孙休永安三年三月，有一异儿，长（曰）〔四〕尺余，年可六、七岁，衣青衣，忽来从群儿戏。诸儿莫之识也，皆问曰：“尔谁家小儿，今日忽来？”答曰：“见尔群戏乐，故来耳。”详而视之，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诸儿畏之，重问其故，儿乃答曰：“尔恐我乎？我非人也，乃荧惑星也。将有以告尔：三公归于司马。”诸儿大惊，或走告大人。大人驰往观之，儿曰：“舍尔去乎！”耸身而跃，即以化矣。仰而视之，若曳一匹练以登天。大人来者，犹及见焉。飘飘渐高，有顷而没。

时吴政峻急，莫敢宣也。后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废。二十一年而吴平，是归于司马也。

十

都水马武举戴洋为都水令史。洋请急还乡，将赴洛，梦神人谓之曰：“洛中当败，人尽南渡。后五年，扬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梦。

卷九

一

后汉中兴初，汝南有应（枢）〔姬〕者，生四子而（尽）〔寡，昼〕见神光照社。（枢）〔姬〕见光，以问卜人。卜人曰：“此天祥也，子孙其兴乎？”乃探得黄金。自是子孙宦学，并有才名。至场，七世通显。

二

车骑将军巴郡冯纁，字鸿卿。初为议郎，发绶笥，有二赤蛇，可长二尺，分南北走，大用忧怖。许季山孙宪，字宁方，得其先人秘要。纁请使卜。云：“此吉祥也。君后三岁当为边将，东北四五〔千〕里，官以东为名。”后五年，从大将军南征。居无何，拜尚书郎、辽东太守、南征将军。

三

常山张颢为梁州牧。天新雨后，有鸟如山鹊，飞翔入市，忽然坠地，人争取之，化为圆石。颢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颢以上闻，藏之秘府。后议郎汝南樊衡夷上言：“尧、舜时旧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复置。”颢后官至太尉。

四

京兆长安有张氏，独处一室，有鸠自外人，止于床。张氏祝曰：“鸠来，为我祸也，飞上承尘；为我福也，即入我怀。”鸠飞入怀。以手探之，则不知鸠之所在，而得一金钩，遂宝之。自是子孙渐富，资财万倍。蜀贾至长安，闻之，乃厚赂婢，婢窃钩与贾。张氏既失钩，渐渐衰耗。而蜀贾亦数穷厄，不为己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力求。”于是贾钩以反张氏，张氏复昌。故关西称“张氏传钩”云。

五

汉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雨。何比干在家，日中，梦贵客车骑满门。觉以语妻，语未已，而门有老姬，可八十余，头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不沾渍。雨止，送至门。乃谓比干曰：“公有阴德，今天锡君策，以广公之子孙。”因出怀中符策，状如简，长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孙佩印绶者，当如此算。”

六

魏舒，字阳元，任城樊人也。少孤，尝诣野王，主人妻夜产，俄而闻车马之声，相问曰：“男也？女也？”曰：“男。”“书之，十五以兵死。”复问：“寝者为谁？”曰：“魏公。”舒后十五载，（诸）〔诣〕主人，问所生儿何在。曰：“因条桑，为斧伤而死。”舒自知当为公矣。

七

贾谊为长沙王太傅，四月庚子日，有鵩鸟飞入其舍，止于坐隅，良久乃去。谊发书占之，曰：“野鸟入室，主人将去。”谊忌之，故作《鵩鸟赋》，齐死生而等祸福，以致命定志焉。

八

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义知其将篡汉，谋举义兵。兄宣，教授，诸生满堂。群鹅雁数十在中庭，有狗从外人，啖之，皆死。惊救之，皆断头。狗走出门，求不知处，宣大恶之。数日，莽夷其三族。

九

魏司马太傅懿平公孙渊，斩渊父子。先时，渊家数有怪，一犬着冠帻绛衣上屋，歔有一儿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长围各数尺，有头目口喙，无手足而动摇。占者曰：“有形不成，有体无声，其国灭亡。”

十

吴诸葛恪征淮南归，将朝会之夜，精爽扰动，通夕不寐。严毕趋出，犬衔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也。”出仍入坐。少顷复起，犬又衔衣，恪（今）〔令〕从者逐之。及入，果被杀。

其妻在室，语使婢曰：“尔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顷，愈剧。又问婢曰：“汝眼目瞻视，何以不常？”婢蹶然起跃，头至于栋，攘臂切齿而言曰：“诸葛公乃为孙峻所杀。”于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寻至。

十一

吴戍将邓喜，杀猪祠神，治毕悬之。忽见一人头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声，绕屋三日。后人白喜谋叛，合门被诛。

十二

贾充伐吴时，常屯项城，军中忽失充所在。充帐下都督周勤时昼寝，梦见百余人录充，引入一径。勤惊觉，闻失充，乃出寻索，忽睹所梦之道，遂往求之，果见充。

行至一府舍，侍卫甚盛，府公南面坐，声色甚厉，谓充曰：“将乱吾家事者，必尔与荀勖。既惑吾子，又乱吾孙。间使任恺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纯置汝而不改。今吴寇当平，汝方表斩张华。汝之暗慧，皆此类也。若不悛慎，当旦夕加诛。”充因叩头流血。府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若此者，是卫府之勋耳。终当使系嗣死于钟虞之间，大子毙于金酒之中，小子困于枯木之下。荀勖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浓，故在汝后。数世之外，国嗣亦替。”言毕命去。

充忽然得还营，颜色憔悴，性理昏错，经日乃复。至后，谥死于钟下，贾后服金酒而死，贾午考竟，用大杖终，皆如所言。

十三

庾亮，字文康，鄱陵人，镇荆州。登厕，忽见厕中一物，如方相，两眼尽赤，身有光耀，渐渐从土中出。乃攘臂以拳击之，应手有声，缩入地，因而寝疾。术士戴洋曰：“昔苏峻事，公于白石祠中祈福，许赛其牛，从来未解，故为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

十四

东阳刘宠，字道和，居于湖熟。每夜，门庭自有血数升，不知所从来，如此三四。后宠为折冲将军，见遣北征。将行，而炊饭尽变不虫。其家人蒸（炒）[粝]，亦变为虫，其火愈猛，其虫愈壮。宠遂北征，军败于坛丘，为徐龛所杀。

卷十

一

汉和熹邓皇后尝梦登梯以扞天，体荡荡正清滑，有若钟乳状，乃仰噙饮之。以讯诸占梦，言：“尧梦攀天而上，汤梦及天舐之，斯皆圣王之前占也。吉不可言。”

二

孙坚夫人吴氏，孕而梦月入怀，已而生策。及权在孕，又梦日入怀。以告坚曰：“妾昔怀策，梦月入怀。今又梦日，何也？”坚曰：“日月者，阴阳之精，极贵之象。吾子孙其兴乎？”

三

汉蔡茂，字子礼，河内怀人也。初在广汉，梦坐大殿，极上有禾三穗，茂取之，得其中穗，辄复失之。以问主簿郭贺，贺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极而有禾，人臣之上禄也；取中穗，是中台之象也。于字，‘禾’、‘失’为‘秩’，虽曰失之，乃所以禄也。袞职有阙，君其补之。”旬月而茂征焉。

四

周擘喷者，贫而好道。夫妇夜耕，困息卧，梦天公过而哀之，敕外有以给与。司命按录籍云：“此人相贫，限不过此。唯有张车子应赐钱千万，车子未生，请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觉言之，于是夫妇戮力，昼夜治生，所为辄得，资至千万。

先时有张姬者，尝往周家佣赁，野合有身。月满当孕，便遣出外，驻车屋下，产得儿。主人往视，哀其孤寒，作粥糜食之，问：“当名汝儿作何？”姬曰：“今在车屋下而生，梦天告之，名为车子。”周乃悟曰：“吾昔梦从天换钱，外白以张车子钱贷我，必是子也。财当归之矣。”自是居日衰减。车子长大，富于周家。

五

夏阳卢汾，字士济，梦入蚁穴，见堂宇三间，势甚危豁。题其额曰“审雨堂”。

六

吴选曹令史刘卓病笃，梦见一人，以白越单衫与之，言曰：“汝着衫污，火烧便洁也。”卓觉，果有衫在侧，污辄火浣之。

七

淮南书佐刘雅，梦见青刺蜴从屋落其腹内，因苦腹痛病。

八

后汉张奂为武威太守。其妻梦（帝与）〔带奂〕印绶，登楼而歌。觉以告奂，奂令占之，曰：“夫人方生男，后临此郡，命终此楼。”后生子猛。建安中，果为武威太守，杀刺史邯郸商，州兵围急，猛耻见擒，乃登楼自焚而死。

九

汉灵帝梦见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过，而听用邪孽，使绝其命？勃海王悝既已自贬，又受诛毙。今宋氏及悝，自诉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难救。”梦殊明察。帝既觉而恐，寻亦崩。

十

吴时，嘉兴徐伯始病，使道士吕石安神座。石有弟子戴本、王思二人，居住海盐，伯始迎之以助。石昼卧，梦上天北斗门下，见外鞍马三匹，云：“明日当以一迎石，一迎本，一迎思。”石梦觉，语本、思云：“如此，死期〔至〕。可急还，与家别。”不卒事而去。伯始怪而留之。曰：“惧不得见家也。”间一日，三人同时死。

十一

会稽谢奉与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谢忽梦郭与人于浙江上争樗蒲钱，因为水神所责，堕水而死，己营理郭凶事。及觉，即往郭许，共围棋。良久，谢云：“卿知吾来意否？”因说所梦。郭闻之怅然，云：“吾昨夜亦梦与人争钱，如卿所梦，何期太的的也！”须臾如厕，便倒气绝。谢为凶具，一如其梦。

十二

嘉兴徐泰幼丧父母，叔父隗养之，甚于所生。隗病，泰营侍甚勤。是夜三更中，梦二

人乘船持箱，上泰床头，发箱，出簿书示曰：“汝叔应死。”泰即于梦中叩头祈请。良久，二人曰：“汝县有同姓名人否？”泰思得，语二人云：“张隗，不姓徐。”二人云：“亦可强逼。念汝能事叔父，当为汝活之。”遂不复见。泰觉，叔病乃差。

卷十一

一

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弯弓射之，没金镞羽。下视，知其石也，因复射之，矢摧无迹。汉世复有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刘向曰：“诚之至也，而金石为之开，况于人乎？夫唱而不和，动而不随，中必有不全者也。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

二

魏王游于苑，白猿在焉，王令善射者射之。矢数发，猿搏矢而笑。乃命由基，由基抚弓，猿即抱木而号。及六国时，更羸谓魏王曰：“臣能为虚发而下鸟。”魏王曰：“然则，射可至于此乎？”羸曰：“可。”有顷，闻雁从东方来，更羸虚发而鸟下焉。

三

齐景公渡于江沅之河，鼃衔左骖没之，众皆惊惕。古冶子于是拔剑从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下。杀之，乃鼃也。左手持鼃头，右手拔左骖，燕跃鹄踊而出。仰天大呼，水为逆流三百步，观者皆以为河伯也。

四

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欲杀之。剑有雌雄。其妻重身当产，夫语妻曰：“吾为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杀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剑有二，一雄一雌。雌来，雄不来。”王怒，即杀之。

莫邪子名赤比，后壮，乃问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杀之。去时嘱我：‘语汝子：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子出户南望，不见有山，但睹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剑。日夜思欲报楚王。

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

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

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蹶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

五

汉武帝时，苍梧贾雍为豫章太守，有神术。出界讨贼，为贼所杀，失头，上马回，营中咸走来视雍。雍胸中语曰：“战不利，为贼所伤。诸君视有头佳乎？无头佳乎？”吏涕泣曰：“有头佳。”雍曰：“不然，无头亦佳。”言毕，遂死。

六

渤海太守史良（姊）〔好〕一女子，许嫁而不果。良怒，杀之，断其头而归，投于灶下，曰：“当令火葬。”头语曰：“使君，我相从，何图当尔！”后梦见曰：“还君物。”觉而得昔所与香纓金钗之属。

七

周灵王时，苾宏见杀。蜀人因藏其血，三年乃化而为碧。

八

汉武帝东游，未出函谷关，有物当道，身長数丈，其状象牛，青眼而瞿睛，四足人土，动而不徙。百官惊骇，东方朔乃请以酒灌之，灌之数十斛而物消。帝问其故，答曰：“此名为患，忧气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狱地，不然，则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忧，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于此乎！”

九

后汉谅辅，字汉儒，广汉新都人。少给佐吏，浆水不交。为从事，大小毕举，郡县敛手。

时夏枯旱，太守自曝中庭，而雨不降。辅以五官掾出祷山川，自誓曰：“辅为郡股肱，不能进谏纳忠，荐贤退恶，和调百姓，至令天地否隔，万物枯焦，百姓喁喁，无所控诉，咎尽在辅。今郡太守内省责己，自曝中庭，使辅谢罪，为民祈福，精诚恳到，未有感彻。辅今敢自誓，若至日中无雨，请以身塞无状。”

乃积薪柴，将自焚焉。至日中时，山气转黑起，雷雨大作，一郡沾润。世以此（稍）〔称〕其至诚。

十

何敞，吴郡人。少好道艺，隐居。里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庆洪遣户曹掾致谒，奉印绶，烦守无锡。敞不受，退，叹而言曰：“郡界有灾，安能得怀道？”因跋涉之县，驻明星屋中。蝗蠹消死，敞即遁去。后举方正、博士，皆不就，卒于家。

十一

后汉徐栩，字敬卿，吴由拳人。少为狱吏，执法详平。为小黄令时，属县大蝗，野无生草，过小黄界，飞逝不集。刺史行部，责栩不治。栩弃官，蝗应声而至。刺史谢，令还寺舍，蝗即飞去。

十二

王业，字子香，汉和帝时为荆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斋素，以祈于天地：“当启佐愚心，无使有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风大行，苛慝不作，山无豺狼。卒于湘江，有二白虎低头曳尾，宿卫其侧。及丧去，虎逾州境，忽然不见。民共为立碑，号曰“湘江白虎墓”。

十三

吴时，葛祚为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立庙，行旅祷祀，槎乃沉没，不者槎浮，则船为之破坏。祚将去官，乃大具斧斤，将去民累。明日当至。其夜，闻江中汹汹有人声，往视之，槎乃移去，沿流下数里，驻湾中。自此行者无复沉覆之患。衡阳人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为移。”

十四

曾子从仲尼在楚而心动，辞归问母。母曰：“思尔啮指。”孔子曰：“曾参之孝，精感万里。”

十五

周畅性仁慈。少至孝，独与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啮其手，畅即觉手痛而至。治中从事未之信，候畅在田，使母啮手，而畅即归。元初二年，为河南尹，时夏大旱，久祷无应。畅收葬洛阳城旁客死骸骨万余，为立义冢，应时澍雨。

十六

王祥，字休征，琅邪人。性至孝。早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潜之。是由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炙，复有黄雀数十入其幕，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至。

十七

王延性至孝。继母卜氏，尝盛冬思生鱼，敕延求而不获，杖之流血。延寻泫，叩凌而哭。忽有一鱼，长五尺，跃出冰上，延取以进母。卜氏食之，积日不尽，于是心悟，抚延如己子。

十八

楚僚早失母，事后母至孝。母患痈肿，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即得安寝。乃梦一小儿语母曰：“若得鲤鱼食之，其病即差，可以延寿。不然，不久死矣。”母觉而告僚。时十二月冰冻，僚乃仰天叹泣，脱衣上冰卧之。有一童子，决僚卧处，冰忽自开，一双鲤鱼跃出。僚将归奉其母，病即愈，寿至一百三十三岁。盖至孝感天神，昭应如此，此与王祥、王延事同。

十九

盛彦，字翁子，广陵人。母王氏，因疾失明，彦躬自侍养。母食，必自哺之。母疾既久，至于婢使，数见捶挞。婢忿恨，闻彦暂行，取蛭螬炙饴之。母食，以为美，然疑是异物，密藏以示彦。彦见之，抱母恸哭，绝而复苏。母目豁然即开，于此遂愈。

二十

颜含，字弘都。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医人疏方，须蚺蛇胆，而寻求备至，无由得之。含忧叹累时。尝昼独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开视，乃蛇胆也。童子逡巡出户，化成青鸟飞去。得胆药成，嫂病即愈。

二十一

郭巨，隆虑人也，一云河内温人。兄弟三人，早丧父。礼毕，二弟求分。以钱二千万，二弟各取千万。巨独与母居客舍，夫妇佣赁，以给（公）〔供〕养。

居有顷，妻产男。巨念与儿妨事亲，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儿孙，减饌，二也。乃于

野凿地，欲埋儿。得石盖，下有黄金一釜，中有丹书，曰：“孝子郭巨，黄金一釜，以用赐汝。”于是名振天下。

二十二

新兴刘殷，字长盛。七岁丧父，哀毁过礼。服丧三年，未尝见齿。事曾祖母王氏。尝夜梦人谓之曰：“西篱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钟。铭曰：“七年粟百石，以赐孝子刘殷。”自是食之，七岁方尽。及王氏卒，夫妇毁瘠，几至灭性。时柩在殡而西邻失火，风势甚猛，殷夫妇叩殡号哭，火遂灭。后有二白鸠来，巢其（树庭）〔庭树〕。

二十三

杨公伯雍，洛阳人也，本以佻卖为业。性笃孝，父母亡，葬无终山，遂家焉。山高八十里，上无水，公汲水，作义浆于坂头，行者皆饮之。三年，有一人就饮，以一斗石子与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处种之，云：“玉当生其中。”杨公未娶，又语云：“汝后当得好妇。”语毕不见。乃种其石。数岁，时时往视，见玉子生石上，人莫知也。

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时人求，多不许。公乃试求徐氏，徐氏笑以为狂，因戏云：“得白璧一双来，当听为婚。”公至所种玉田中，得白璧五双，以聘。徐氏大惊，遂以女妻公。

天子闻而异之，拜为大夫。乃于种玉处，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顷地，名曰“玉田”。

二十四

衡农，字剡卿，东平人也。少孤，事继母至孝。常宿于他舍，值雷风，频梦虎啮其足。农呼妻相出于庭，叩头三下，屋忽然而坏，压死者三十余人，唯农夫妻获免。

二十五

罗威，字德仁。八岁丧父，事母性至孝。母年七十，天大寒，常以身自温席，而后授其处。

二十六

王裒，字伟元，城阳营陵人也。父仪，为文帝所杀。裒庐于墓侧，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号。涕泣着树，树为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辄到墓曰：“裒在此。”

二十七

郑弘迁临淮太守。郡民徐宪在丧致哀，有白鸠巢户侧。弘举为孝廉，朝廷称为“白鸠郎”。

二十八

汉时，东海孝妇养姑甚谨。姑曰：“妇养我勤苦。我已老，何惜余年久累年少？”遂自缢死。其女告官云：“妇杀我母。”官收系之，拷掠毒治。孝妇不堪苦楚，自诬服之。时于公为狱吏，曰：“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不得理，抱其狱词，哭于府而去。

自后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后太守至，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枉杀之，咎当在此。”太守即时身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雨，岁大熟。

长老传云：孝妇名周青，青将死，车载十丈竹竿，以悬五旛，立誓于众曰：“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缘旛竹而上极标，又缘旛而下云。

二十九

犍为叔先泥和，其女名雄。永建三年，泥和为县功曹，县长赵祉遣泥和拜檄谒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于城湍堕水死，尸丧不得。雄哀恸号咷，命不图存，告弟贤及夫人，令勤觅父尸，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觅之。时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贡，年五岁；子名，年三岁。乃各作绣香囊一枚，盛以金珠环，预婴二子。哀号之声，不绝于口，昆族私忧。至十二月十五日，父丧不得，雄乘小船，于父堕处哭泣数声，竟自投水中，旋流没底。见梦告弟云：“至二十一日，与父俱出。”至期如梦，与父相持，并浮出江。县长表言，郡太守肃登承上尚书，乃遣户曹掾为雄立碑，图象其形，令知至孝。

三十

河南乐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躬勤养姑。尝有他舍鸡谬入园中，姑盗杀而食之。妻对鸡不食而泣，姑怪问其故，妻曰：“自伤居贫，使食有他肉。”姑竟弃之。后盗有欲犯之者，乃先劫其姑，妻闻，操刀而出。盗曰：“释汝刀。从我者可全；不从我者，则杀汝姑！”妻仰天而叹，刎颈而死。盗亦不杀姑。太守闻之，捕杀盗贼，赐妻缣帛，以礼葬之。

三十一

庾衮，字叔褒。咸宁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复殆。疠气方盛，父母诸弟皆出次于

外，袞独留不去。诸父兄强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亲自扶持，昼夜不眠；间复抚柩，哀临不辍。如此十余旬，疫势既退，家人乃返。毗病得差，袞亦无恙。

三十二

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妻密遗凭书，缪其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既而王得其书，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苏贺对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心有死志也。”

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下〕，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

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

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

三十三

汉末，零阳郡太守史满有女，悦门下书佐，乃密使侍婢取书佐盥手残水饮之，遂有妊。至能行，太守令抱儿出，使求其父。儿匍匐直入书佐怀中，书佐推之，仆地化为水。穷问之，具省前事，遂以女妻书佐。

三十四

鄱阳西有望夫冈。昔县人陈明与梅氏为婚，未成而妖魅诈迎妇去。明诣卜者，决云：“行西北五十里求之。”明如言，见一大穴，深邃无底，以绳悬人，遂得其妇，乃令妇先出，而明所将邻人秦文，遂不取明。其妇乃自誓执志，登此冈首而望其夫，因以名焉。

三十五

后汉南康邓元义，父伯考，为尚书仆射。元义还乡里，妻留事姑，甚谨。姑憎之，幽闭空室，节其饮食。羸露日困，终无怨言。时伯考怪而问之，元义子朗时方数岁，言母不病，但苦饥耳。伯考流涕曰：“何意亲姑，反为此祸？”遣归家，更嫁为华仲妻。

仲为将作大匠，妻乘朝车出。元义于路旁观之，谓人曰：“此我故妇，非有他过，家〔天〕〔夫〕人遇之实酷。本自相贵。”

其子朗，时为郎，母与书，皆不答，与衣裳，辄以烧之。母不以介意。母欲见之，乃至亲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词请朗。朗至见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谓之曰：“我几死，自为汝家所弃，我何罪过，乃如此耶？”因此遂绝。

三十六

严遵为扬州刺史，行部，闻道旁女子哭声不哀。问所哭者谁，对云：“夫遭烧死。”遵敕吏舁尸到，与语讫，语吏云：“死人自道不烧死。”乃摄女，令人守尸，云：“当有枉。”吏曰：“有蝇聚头所。”遵令披视，得铁椎贯顶。考问，以淫杀夫。

三十七

汉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也，一名汜。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元伯，二人并游太学。后告归乡里，式谓元伯曰：“后二年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焉。”乃共克期日。

后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请设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耶？”曰：“巨卿信士，必不乖违。”母曰：“若然，当为尔酝酒。”至期果到，升堂拜饮，尽欢而别。

后元伯寝疾甚笃，同郡（到）〔郅〕君章、殷子征晨夜省视之。元伯临终，叹曰：“恨不见我死友。”子征曰：“吾与君章尽心于子，是非死友，复欲谁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阳范巨卿，所谓死友也。”寻而卒。

式忽梦见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当以尔时葬，永归黄泉。子未忘我，岂能相及？”式恍然觉悟，悲叹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驰往赴之。未及到而丧已发引。既至圻，将窆，而柩不肯进。其母抚之曰：“元伯，岂有望耶？”遂停柩。移时，乃见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丧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异路，永从此辞。”

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式因执紼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为修坟树，然后乃去。

卷十二

天有五气，万物化成。木清则仁，火清则礼，金清则义，水清则智，土清则思，五气尽纯，圣德备也。木浊则弱，火浊则淫，金浊则暴，水浊则贪，土浊则顽，五气尽浊，民之下也。

中土多圣人，和气所交也；绝域多怪物，异气所产也。苟禀此气，必有此形；苟有此形，必生此性。故食谷者智慧而文，食草者多力而愚，食桑者有丝而蛾，食肉者勇傲而悍，食土者无心而不息，食气者神明而长寿，不食者不死而神。

大腰无雄，细腰无雌。无雄外接，无雌外育。三化之虫，先孕后交，兼爱之兽，自为牝牡。寄生因夫高木，女萝托乎茯苓。木株于土，萍植于水。鸟排虚而飞，兽蹈实而走。虫土闭而蛰，鱼渊潜而处。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本乎时者亲旁：各从其类也。

千岁之雉，入海为蜃；百年之雀，入海为蛤；千岁龟鼈，能与人语；千岁之狐，起为美女；千岁之蛇，断而复续；百年之鼠，而能相卜：数之至也。春分之日，鹰变为鸠；秋分之日，鸠变为鹰：时之化也。

故腐草之为萤也，朽苇之为蜚也，稻之为蜃也，麦之为蝴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在焉，此自无知化为有知而气易也。雀之为獐也，蚕之为虾也，不失其血气而形性变也。若此之类，不可胜论。

应变而动，是为顺常。苟错其方，则为妖眚。故下体生于上，上体生于下，气之反者也；人生兽，兽生人，气之乱者也；男化为女，女化为男，气之贸者也。鲁牛哀得疾，七日化而为虎，形体变易，爪牙施张，其兄启户而入，搏而食之。方其为人，不知其将为虎也；方其为虎，不知其常为人也。故晋太康中，陈留阮士瑀伤于虺，不忍其痛，数嗅共疮，已而双虺成于鼻中。元康中，历阳纪元载，客食道龟，已而成瘕，医以药攻之，下龟子数升，大如小钱，头足殻备，文甲皆具，惟中药已死。夫妻非化育之气，鼻非胎孕之所，享道非下物之具。

从此观之，万物之生死也，与其变化也，非通神之思，虽求诸己，恶识所自来？然朽草之为萤，由乎腐也；麦之为蝴蝶，由乎湿也。尔则万物之变，皆有由也。农夫止麦之化者，沤之以灰；圣人理万物之化者，济之以道。其与不然乎？

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耶？”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象；水中之怪，龙、罔象；土中之怪，曰羊。”《夏鼎志》曰：“罔象，如三岁儿。赤目，黑色，大耳，长臂，赤爪，索缚则可

得食。”王子曰：“木精为游光，金精为清明也。”

三

晋惠帝元康中，吴郡娄县怀瑶家忽闻地中有犬声隐隐。视声发处，上有小窍，大如蚓穴。瑶以杖刺之，入数尺，觉有物。乃掘视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犹未开，形大于常犬。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观焉。长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令家富昌，宜当养之。”以目未开，还置窍中，覆以磨砢。宿昔发视，左右无孔，遂失所在。瑶家积年无他祸福。

至太兴中，吴郡太守张懋，闻斋内床下犬声，求而不得。既而地坼，有二犬子。取而养之，皆死。其后懋为吴兴兵沈充所杀。

《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无伤。”《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贾；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无伤也。此物之自然，无谓鬼神而怪之。然则贾与地狼名异，其实一物也。”《淮南（毕万）〔万毕〕》曰：“千岁羊肝，化为地宰；蟾蜍得瓜，卒时为鹑。”此皆因气化以相感而成也。

四

吴诸葛恪为丹阳太守，尝出猎，两山之间，有物如小儿，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乃引去故地，去故地即死。既而参佐问其故，以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泽图》内，曰：‘两山之间，其精如小儿，见人则伸手欲引人，名曰“傒囊”。引去故地则死。’无谓神明而异之，诸君偶未见耳！”

五

王莽建国四年，池阳有小人景，长一尺余，或乘车，或步行，操持万物，大小各自相称，三日乃止。莽甚恶之。自后盗贼日甚，莽竟被杀。《管子》曰：“涸泽数百岁，谷之不徙、水之不绝者，生庆忌。庆忌者，其状若人，其长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盖，乘小马，好疾驰。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报。”然池阳之景者，或庆忌也乎？又曰：“涸小水精，生蜺。蜺者，一头而两身，其状若蛇，长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鱼鳖。”

六

晋扶风杨道和，夏于田中值雨，至桑树下，霹雳下击之，道和以锄格，折其股，遂落地，不得去。唇如丹，目如镜，毛角长三寸余，状似六畜，头似猕猴。

七

秦时，南方有落头民，其头能飞。其种人部有祭祀，号曰“虫落”，故因取名焉。吴时，将军朱桓得一婢，每夜卧后，头辄飞去，或从狗窦，或从天窗中出入，以耳为翼，将

晓复还，数数如此。旁人怪之，夜中照视，唯有身无头，其体微冷，气息裁属，乃蒙之以被。至晓头还，碍被，不得安，两三度堕地，噫咤甚愁，体气甚急，状若将死。乃去被，头复起，傅颈，有顷和平。桓以为大怪，畏不敢畜，乃放遣之。既而详之，乃知天性也。时南征大将亦往往得之。又尝有覆以铜盘者，头不得进，遂死。

八

江汉之域，有豨人。其先，稟君之苗裔也，能化为虎。长沙所属蛮县东高居民，曾作槛捕虎。槛发，明日众人共往格之，见一亭长赤帻大冠，在槛中坐。因问：“君何以入此中？”亭长大怒曰：“昨忽被县召，夜避雨，遂误入此中。急出我！”曰：“君见召，不当有文书耶？”即出怀中召文书，于是即出之。寻视，乃化为虎，上山走。或云：“豨虎化为人，好着紫葛衣，其足无踵。虎有五指者，皆是豨。”

九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与猴相类，长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猴国”，一名“马化”，或曰“獾獾”。伺道行妇女有美者，辄盗取将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经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犹故不免。此物能别男女气臭，故取女，男不取也。若取得人女，则为家室，其无子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若有子者，辄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形，有不养者，其母辄死，故惧怕之，无敢不养。及长，与人无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诸杨，率皆是猴国、马化之子孙也。

十

临川间诸山有妖物，来常因大风雨，有声如啸，能射人。其所着者，有顷便肿，大毒。有雌雄，雄急而雌缓。急者不过半日间，缓者经宿。其旁人常有以救之，救之少迟则死。俗名曰“刀劳鬼”。故外书云：“鬼神者，其祸福发扬之验于世者也。”《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事，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然则天地鬼神，与我并生者也。气分则性异，域别则形殊，莫能相兼也。生者主阳，死者主阴，性之所托，各安其生，太阴之中，怪物存焉。

十一

越地深山中有鸟，大如鸠，青色，名曰“冶鸟”。穿大树作巢，如五六升器，户口径数寸，周饰以土垭，赤白相分，状如射侯。伐木者见此树，即避之去。或夜冥不见鸟，鸟亦知人不见，便鸣唤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不使去，但言笑而巳者，人可止伐也。若有秽恶及其所止者，则有虎通夕来守，人不去，便伤害人。此鸟白日见其形，是鸟也；夜听其鸣，亦鸟也；时有观乐者，便作人形，长三尺，至涧中取石蟹、就（人）〔火〕炙之，人不可犯也。越人谓此鸟是越祝之祖

也。

十二

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泣则能出珠。

十三

庐江朐、枞阳二县境上，有大青、小青黑居，山野之中，时闻哭声，多者至数十人，男女大小，如始丧者。邻人惊骇，至彼奔赴，常不见人。然于哭地必有死丧，率声若多则为大家，声若小则为小家。

十四

庐江大山之间，有山都，似人，裸身，见人便走。有男女，可长四五丈，能呖相唤，常在幽昧之中，似魍魅鬼物。

十五

汉光武中平中，有物处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则身体筋急，头痛发热，剧者至死。江人以术方抑之，则得沙石于肉中。《诗》所谓“为鬼为蜮，则不可（测）〔得〕”也。今俗谓之溪毒。先儒以为男女同川而浴，淫女为主，乱气所生也。

十六

汉永昌郡不（违）〔韦〕县有禁水，水有毒气，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辄病，杀人。其气中有恶物，不见其形，其（似）〔作〕有声，如有所投击，（内）中木则折，中人则害，土俗号为“鬼弹”。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旁〕，不过十日皆死。

十七

余外妇姊夫蒋士，有佣客，得疾下血。医以中蛊，乃密以藁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狂言曰：“食我蛊者，乃张小小也。”乃呼小，小亡（云）〔去〕。今世攻蛊，多用藁荷根，往往验。藁荷或谓嘉草。

十八

翻阳赵寿有犬蛊。时陈岑诣寿，忽有大黄犬六七群，出吠岑。后余相伯归与寿妇食，吐血几死，乃屑桔梗以饮之而愈。蛊有怪物，若鬼，其妖形变化，杂类殊种，或为狗豕，或为虫蛇，其人不自知其形状。行之于百姓，所中皆死。

十九

(菘)〔营〕阳郡有一家姓廖，累世为蛊，以此致富。后取新妇，不以此语之。遇家人咸出，唯此妇守舍。忽见屋中有大缸，妇试发之。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及家人归，妇具白其事，举家惊惋。未几，其家疾疫，死亡略尽。

卷十三

一

泰山之东有澧泉，其形如井，本体是石也。欲取饮者，皆洗心志，跪而挹之，则泉出如飞，多少足用。若或污漫，则泉止焉。盖神明之尝志者也。

二

二华之山，本一山也。当河，河水过之而曲行。河神巨灵以手擘开其上，以足蹈离其下，中分为两，以利河流。今观手迹于华岳上，指掌之形具在；脚迹在首阳山下，至今犹存。故张衡作《西京赋》，所称“巨灵赩赩，高掌远迹，以流河曲”是也。

三

汉武徙南岳之祭于庐江灊县霍山之上，无水。庙有四瓊，可受四十斛，至祭时，水辄自满，用之足了，事毕即空，尘土树叶，莫之污也。积五十岁，岁作四祭，后但作三祭，一瓊自败。

四

樊东之口有樊山，若天旱，以火烧山，即至大雨。今往往有验。

五

空（乘）〔桑〕之地，今名为孔（宝）〔窆〕，在鲁南山之穴。外有双石，如桓楹起立，高数丈。鲁人弦歌祭祀，穴中无水，每当祭时，洒扫以告，辄有清泉自石间出，足以周事。既已，泉亦止。其验至今存焉。

六

湘穴中有黑土，岁大旱，人则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则大雨立至。

七

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忽有大龟浮于江，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仪以问巫，巫曰：“依龟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

八

由拳县，秦时长水县也。始皇时，童谣曰：“城门有血，城当陷没为湖。”有姬闻之，朝朝往窥。门将欲缚之，姬言其故。后门将以犬血涂门，姬见血，便走去。忽有大水欲没县，主簿令干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鱼？”干曰：“明府亦作鱼。”遂沦为湖。

九

秦时，筑城于武周塞内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焉。有马驰走，周旋反复，父老异之。因依马迹以筑城，城乃不崩。遂名“马邑”。其故城今在朔州。

十

汉武帝凿昆明池，极深，悉是灰墨，无复土。举朝不解，以问东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曰）〔可〕试问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难以移问。至后汉明帝时，西域道人入来洛阳。时有忆方朔言者，乃试以武帝时灰墨问之。道人云：“经云：‘天地大劫将尽，则劫烧。’此劫烧之余也。”乃知朔言有旨。

十一

临〔汜〕〔沅〕县有廖氏，世老寿。后移居，子孙辄残折。他人居其故宅，复累世寿。乃知是宅所为，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沙数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饮水而得寿。

十二

江东名馀腹者，昔吴王阖闾江行，食脰有馀，因弃中流，悉化为鱼。今鱼中有名吴王脰馀者，长数寸，大者如筋，犹有脰形。

十三

蜉蝣，蟹也。尝通梦于人，自称“长卿”。今临海人多以“长卿”呼之。

十四

南方有虫，名蠹蝓，一名蠹蝓，又名青蚨。形似蝉而稍大，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虽潜取其子，母必知处。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钱，或先用子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故《淮南子术》以之还钱，名曰“青蚨”。

十五

土蜂名曰蜾蠃，今世谓蜾蠃，细腰之类。其为物，雄而无雌，不交不产。常取桑虫或阜螽子育之，则皆化成己子。亦或谓之“螟蛉”。《诗》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是也。

十六

木蠹生虫，羽化为蝶。

十七

蝟多刺，故不使超逾杨柳。

十八

昆仑之墟，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绝以弱水之深，又环以炎火之山。山上有鸟兽草木，皆生育滋长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帛，则其鸟兽之毛也。汉世，西域旧献此布，中间久绝。至魏初时，人疑其无有。文帝以为火性酷裂，无含生之气，著之《典论》，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至是，西域使人献火浣布袈裟，于是刊灭此论，而天下笑之。

十九

夫金〔锡〕之性，一也。以五月丙午日中铸，为阳燧；以十一月壬子夜半铸，为阴燧。

二十

汉灵帝时，陈留蔡邕以数上书陈奏，忤上旨意，又内宠恶之，虑不免，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至吴，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声，曰：“此良材也。”因请之，削以为

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因名“焦尾琴”。

二十一

蔡邕尝至柯亭，以竹为椽。邕仰盼之，曰：“良竹也。”取以为笛，发声辽亮。一云邕告吴人曰：“吾昔尝经会稽高迁亭，见屋东间第十六竹椽可为笛，取用，果有异声。”

卷十四

一

昔高阳氏，有同产而为夫妇，帝放之于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鸟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同体而生，二头，四手足，是为蒙双氏。

二

高辛氏有老妇人居于王宫，得耳疾历时。医为挑治，出顶虫，大如茧。妇人去后，置以瓠萸，覆之以盘，俄尔顶虫乃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遂畜之。

时戎吴强盛，数侵边境，遣将征讨，不能擒胜。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吴将军首者，购金千斤，封邑万户，又赐以少女。后盘瓠衔得一头，将造王阙。王诊视之，即是戎吴。“为之奈何？”群臣皆曰：“盘瓠是畜，不可官秩，又不可妻。虽有功，无施也。”少女闻之，启王曰：“大王既以我许天下矣。盘瓠衔首而来，为国除害，此天命使然，岂狗之智力哉！王者重言，伯者重信，不可以女子微躯，而负明约于天下，国之祸也。”王惧而从之，令少女从盘瓠。

盘瓠将女上南山，草木茂盛，无人行迹。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竖之结，着独力之衣，随盘瓠升山入谷，止于石室之中。王悲思之，遣往视觅，天辄风雨，岭震云晦，往者莫至。盖经三年，产六男六女。盘瓠死后，自相配偶，因为夫妇。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

后母归，以语王，王遣使迎诸男女，天不复雨。衣服褊褊，言语侏儒，饮食蹲踞，好山恶都。王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号曰“蛮夷”。

蛮夷者，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其受异气于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贾贩，无关繻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取其游食于水。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用糝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其俗至今。故世称“赤髀横裙，盘瓠子孙”。

三

槁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曰：“有气如鸡子，从天来下，故我有娠。”后生子，捐之猪圈中，猪以喙嘘之，徙至马枥中，马复以气嘘之，故得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东明”，常令牧马。东明善射，王恐其夺己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施掩）〔掩施〕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

四

古徐国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有犬名“鹄苍”，衔卵以归，遂生儿，为徐嗣君。后鹄苍临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葬之徐里中。见有狗垄在焉。

五

斗伯比父早亡，随母归，在舅姑之家。后长大，乃奸妘子之女，生子文。其妘子妻耻女不嫁而生子，乃弃于山中。妘子游猎，见虎乳一小儿，归与妻言。妻曰：“此是我女与伯比私通，生此小儿。我耻之，送于山中。”妘子乃迎归养之，配其女与伯比。楚人因呼子文为谷乌菟。仕至楚相也。

六

齐惠公之妾萧同叔子，见御有身。以其贱，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顷公于野，又不敢举也。有狸乳而鸛覆之，人见而收，因名曰“无野”。是为顷公。

七

袁轲者，羌豪也。秦时，拘执为奴隶，后得亡去。秦人追之急迫，藏于穴中。秦人焚之，有景相如虎，来为蔽，故得不死。诸羌神之，推以为君，其后种落炽盛。

八

后汉定襄太守窦奉妻生子武，并生一蛇，奉送蛇于野中。及武长大，有海内俊名。母死将葬，未窆，宾客聚集，有大蛇从林草中出，径来棺下，委地俯仰，以头击棺，血涕并流，状若哀恻，有顷而去。时人知为窦氏之祥。

九

晋怀帝永嘉中，有韩媪者于野中见巨卵，持归育之，得婴儿，字曰“搯儿”。方四岁，刘渊筑平阳城不就，募能城者。搯儿应募，因变为蛇，令媪遗灰志其后。谓媪曰：“凭灰筑城，城可立就。”竟如所言。渊怪之，遂投入山穴间，露尾数寸，使者斩之，忽有泉出穴中，汇为池，因名“金龙池”。

十

元帝永昌中，暨阳人任谷因耕息于树下。忽有一人着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

谷遂有妊。积月将产，羽衣人复来，以刀穿其阴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诣阙自陈，留于宫中。

十一

旧说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唯有一女。牡马一匹，女亲养之。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

马既承此言，乃绝缰而去，径至父所。父见马惊喜，因取而乘之。马望所自来，悲鸣不已。父曰：“此马无事如此，我家得无有故乎？”亟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如此非一。

父怪之，密以问女。女具以告父，必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门，且莫出入。”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

父行，女与邻女于皮所戏，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为妇耶？如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邻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

父还，求索，已出失之。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其茧纶理厚大，异于常蚕。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因名其树曰“桑”。桑者，丧也。由斯百姓竞种之，今世所养是也。言桑蚕者，是古蚕之余类也。

案《天官》，辰为马星。《蚕书》曰：“月当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也。《周礼》校人职掌“禁原蚕者”，注云：“物莫能两大。禁原蚕者，为其伤马也。”汉礼，皇后亲采桑，祀蚕神曰：“菀麻妇人，禹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称也；菀麻妇人，先蚕者也。故今世或谓蚕为女儿者，是古之遗言也。

十二

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恐毋惊，后且大昌。”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

十三

舌捶山帝之女死，化为怪草，其叶郁茂，其华黄色，其实如兔丝。故服怪草者，恒媚于人焉。

十四

〔荣〕〔营〕阳县南百馀里，有兰岩山，峭拔千丈。常有双鹤，素羽皤然，日夕偶影翔集。相传云：“昔有夫妇，隐此山数百年，化为双鹤，不绝往来。忽一旦，一鹤为人所害，其一鹤岁常哀鸣。至今响动岩谷，莫知其年岁也。”

十五

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复以迎三女，女亦得飞去。

十六

汉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盘水中，久而不起，变为鼃矣。婢惊走告。比家人来，鼃转入深渊。其后时时出见，初浴簪一银钗，犹在其首。于是黄氏累世不敢食鼃肉。

十七

魏黄初中，清河宋士宗母夏天于浴室里浴，遣家中大小悉出，独在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于壁穿中窥之，不见人体，见盆水中有一大鳖。遂开户，大小悉入，了不与人相承。尝先着银钗，犹在头上。相与守之啼泣，无可奈何。意欲求去，永不可留。视之积日，转懈，自捉出户外。其去甚驶，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后数日，忽还，巡行宅舍如平生，了无所言而去。时人谓士宗应行丧治服，士宗以母形虽变，而生理尚存，竟不治丧。此与江夏黄母相似。

十八

吴孙皓宝鼎元年六月晦，丹阳宣骞母年八十矣，亦因洗浴化为鼃，其状如黄氏。骞兄弟四人闭户卫之，掘堂上作大坎，泻水其中。鼃入坎游戏，一、二日间，恒延颈外望。伺户小开，便轮转自矚，入于深渊，遂不复还。

十九

汉献帝建安中，东郡民家有怪。无故瓮器自发，匍匐作声，若有人击。盘案在前，忽然便失。鸡生子，辄失去。如是数岁，人甚恶之。乃多作美食，覆盖着一室中，阴藏户间窥伺之。果复重来，发声如前。闻便闭户，周旋室中，了无所见。乃暗以杖搯之，良久，于室隅间有所中，便闻呻吟之声曰：“哺，哺，宜死。”开户视之，得一老翁，可百馀岁，言语了不相当，貌状颇类于兽。遂行推问，乃于数里外得其家，云：“失来十馀年。”得之哀喜。后岁馀，复失之。闻陈留界复有怪如此，时人咸以为此翁。

卷十五

秦始皇时有王道平，长安人也。少时，与同村人唐叔偕女——小名父喻，容色俱美——誓为夫妇。寻王道平被差征伐，落堕南国，九年不归。父母见女长成，即聘与刘祥为妻。女与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迫不免，出嫁刘祥。经三年，忽忽不乐，常思道平，忿怨之深，悒悒而死。

死经三年，平还家，乃诘邻人：“此女安在？”邻人云：“此女意在于君，被父母凌逼，嫁与刘祥。今已死矣。”平问：“墓在何处？”邻人引往墓所。平悲号哽咽，三呼女名，绕墓悲苦，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与汝立誓天地，保其终身。岂料官有牵缠，致令乖隔，使汝父母与刘祥。既不契于初心，生死永诀。然汝有灵圣，使我见汝生平之面。若无神灵，从兹而别。”言讫，又复哀泣。

逡巡，其女魂自墓出，问平：“何处而来？良久契阔。与君誓为夫妇，以结终身。父母强逼，乃出聘刘祥，已经三年。日夕忆君，结恨致死，乖隔幽途。然念君宿念不忘，再求相慰，妾身未损，可以再生，还为夫妇。且速开冢破棺，出我即活。”平审言，乃启墓门，扪看其女，果活，乃结束随平还家。

其父、刘祥闻之惊怪，申诉于州县。检律断之，无条，乃录状奏王，王断归道平为妻。寿一百三十岁。实谓精诚贯于天地，而获感应如此。

二

晋武帝世，河间郡有男女私悦，许相配适。寻而男从军，积年不归，女家更欲适之。女不愿行，父母逼之，不得已而去，寻病死。其男戍还，问女所在，其家具说之。乃至冢，欲哭之叙哀，而不胜其情。遂发冢开棺，女即苏活，因负还家。将养数日，平复如初。后夫闻，乃往求之。其人不还，曰：“卿妇已死，天下岂闻死人可复活耶？此天赐我，非卿妇也。”于是相讼。郡县不能决，以献廷尉。秘书郎王导奏：“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礼断之，请还开冢者。”朝廷从其议。

三

汉献帝建安中，南阳贾偁，字文合，得病而亡。时有吏将诣太山，司命阅簿，谓吏曰：“当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

时日暮，遂至郭外树下宿。见一少女独行，文合问曰：“子类衣冠，何乃徒步？姓字为谁？”女曰：“某三河人，父见为弋阳令，昨被召来，今却得还。遇日暮，惧获瓜田李

下之讥。望君之容，必是贤者，是以停留，依凭左右。”文合曰：“悦子之心，愿交欢于今夕。”女曰：“闻之诸姑，女子以贞专为德，洁白为称。”文合反复与言，终无动志，天明各去。

文合卒已再宿，停丧将殓，视其面有色，扪心下稍温，少顷却苏。后文合欲验其实，遂至弋阳，修刺谒令，因问曰：“君女宁卒而却苏耶？”具说女子资质服色、言语相反复本末。令人问女，所言皆同。乃大惊叹，竟以此女配文合焉。

四

汉建发四年二月，武陵充县妇人李娥，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闻娥富，谓殡当有金宝，乃盗发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数下，娥于棺中言曰：“蔡仲，汝护我头！”仲惊遽，便出走。会为县吏所见，遂收治，依法当弃市。娥儿闻母活，来迎出，将娥回去。

武陵太守闻娥死复生，召见问事状。娥对曰：“闻谬为司命所召，到时得遣出。过西门外，适见外兄刘伯文，惊相劳问，涕泣悲哀。娥语曰：‘伯文，我一日误为所召，今得遣归，既不知道，不能独行，为我得一伴否？又我见召，在此已十余日，形体又为家人所葬埋，归当那得自出？’伯文曰：‘当为问之。’即遣门卒与（尸）〔户〕曹相问：‘司命一日误召武陵女子李娥，今得遣还。娥在此积日，尸丧又当殡殓，当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独行，岂当有伴耶？是吾外妹，幸为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遣还，便可为伴。兼敕黑过娥比舍蔡仲，发出娥也。’于是娥遂得出，与伯文别。伯文曰：‘书一封，以与儿侗。’娥遂与黑俱归。事状如此。”太守闻之，慨然叹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为“蔡仲虽发冢，为鬼神所使，虽欲无发，势不得已，宜加宽宥”，诏书报可。

太守欲验语虚实，即遣马吏于西界推问李黑，得之，与（黑）〔娥〕语协。乃致伯文书与侗。侗识其纸，乃是父亡时送箱中文书也，表文字犹在也，而书不可晓，乃请费长房读之。曰：“告侗，我当从府君出案行部，当于八月八日日中时，武陵城南沟水畔顿，汝是时必往。”

到期，悉将大小于城南待之。须臾果至，但闻人马隐隐之声。诣沟水，便闻有呼声曰：“侗来，汝得我所寄李娥书不耶？”曰：“即得之，故来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久）〔问〕之，悲伤断绝，曰：“死生异路，不能数得汝消息。吾亡后，儿孙乃尔许大。”良久，谓侗曰：“来春大病，与此一丸药，以涂门户，则辟来年妖病矣。”言讫忽去，竟不得见其形。

自来春，武陵果大病，白日皆见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费长房视药丸曰：“此方相脑也。”

五

汉陈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时尝病，临死谓母曰：“我死当复生。埋我，以竹杖柱于瘞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视，杖果折。即掘出之，已

活，走至井上浴，平复如故。

后与邻船至下邳卖锄，不时售，云欲妇。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暂得归耶？”答曰：“一宿便还。”即书取报，以为验实。一宿便还，果得报。考城令江夏鄆贾和姊病在邻里，欲急知消息，请往省之，路遥三千，再宿还报。

六

会稽贺瑀，字彦瑀，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温，死三日复苏。云：“吏人将上天，见官府。入曲房，房中有层架，其上层有印，中层有剑，使瑀惟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层，取剑以出。门吏问何得，云得剑。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剑，惟得使社公耳。’”疾愈，果有鬼来，称社公。

七

戴洋，字国流，吴兴长城人。年十二，病死，五日而苏，说：“死时，天使（其）〔为〕酒藏吏，授符篆，给吏从幡麾，将上蓬莱、昆仑、积石、太室、庐、衡等山。既而遣归。”妙解占候，知吴将亡，托病不仕，还乡里。行至濂乡，经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时所见使处，但不复见昔物耳。因问守藏应凤曰：“去二十余年，尝有人乘马东行，经老君祠而不下马，未达桥，坠马死者否？”凤言有之。所问之事，多与洋同。

八

吴临海松阳人柳荣，从吴相张悌至扬州。荣病死船中二日，军士已上岸，无有埋之者。忽然大叫言：“人缚军师！人缚军师！”声甚激扬，遂活。人问之，荣曰：“上天北斗门下，卒见人缚张悌，意中大愕，不觉大叫言：‘何以缚军师！’门下人怒荣，叱逐使去。荣便怖惧，口余声发扬耳！”其日悌即战死。荣至晋元帝时犹存。

九

吴国富阳人马势妇，姓蒋。村人应病死者，蒋辄恍惚熟眠经日，见病人死，然后省觉。觉则具说，家中人不信之。语人云：“某（中）〔甲〕病，我欲杀之，怒强魂难杀，未即死。我入其家内，架上有白米饭，几种鲑。我暂过灶下戏，婢无故犯我，我打其脊，使婢当时闷绝，久之乃苏。”其兄病，有乌衣人令杀之，向其请乞，终不下手。醒乃语兄云：“当活。”

十

晋咸宁二年十二月，琅邪颜畿，字世都，得病，就医张瑒使治，死于张家。棺殓已久，家人迎丧，旒每绕树木而不可解，人咸为之感伤。引丧者忽颠仆，称畿言曰：“我寿

命未应死，但服药太多，伤我五脏耳。今当复活，慎无葬也。”其父拊而祝之曰：“若尔有命，当复更生，岂非骨肉所愿？今但欲还家，不尔葬也。”旒乃解。

及还家，其妇梦之曰：“吾当复生，可急开棺。”妇便说之。其夕，母及家人又梦之，即欲开棺，而父不听。其弟舍时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之。今灵异至此，开棺之痛，孰与不开相负？”父母从之，乃共发棺，果有生验，以手刮棺，指爪尽伤，然气息甚微，存亡不分矣。于是急以绵饮沥口，能咽，遂与出之。

将护累月，饮食稍多，能开目视瞻，屈伸手足，不与人相当。不能言语，饮食所须，托之以梦。如此者十余年，家人疲于供护，不复得操事。舍乃弃绝人事，躬亲侍养，以知名州党。后更衰劣，卒复还死焉。

十一

羊祜年五岁时，令乳母取所弄金钁。乳母曰：“汝先无此物。”祜即诣邻人李氏东垣桑树中，探得之。主人惊曰：“此吾亡儿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时人异之。

十二

汉末，关中大乱，有发前汉宫人冢者，宫人犹活。既出，平复如旧。魏郭后爱念之，录置宫内，常在左右。问汉时宫中事，说之了了，皆有次绪。郭后崩，哭泣过哀，遂死。

十三

魏时，太原发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妇人。将出与语，生人也。送之京师，问其本事，不知也。视其冢上树木，可三十岁。不知此妇人三十岁常生于地中耶？将一朝歎生，偶与发冢者会也？

十四

晋世杜锡，字世嘏，家葬而婢误不得出。后十余年，开冢附葬，而婢尚生，云：“其始如瞑目，有顷渐觉。”问之，自谓当一再宿耳。初婢埋时，年十五六。及开冢后，姿质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

十五

汉桓帝冯贵人病亡。灵帝时，有盗贼发冢，七十余年，颜色如故，但肉小冷。群贼共奸通之，至斗争相杀，然后事觉。后窦太后家被诛，欲以冯贵人配食。下邳陈公达议：以贵人虽是先帝所幸，尸体秽污，不宜配至尊。乃以窦太后配食。

十六

吴孙休时，成将于广陵掘诸冢，取版以治城，所坏甚多。复发一大家，内有重阁，户扇皆枢转，可开闭，四周为微道通车，其高可以乘马。又铸铜人数十，长五尺，皆大冠朱衣，执剑侍列灵坐。皆刻铜人背后石壁，言殿中将军，或言侍郎、常侍，似公侯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发已斑白，衣冠鲜明，面体如生人。棺中云母厚尺许，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辈共举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长尺许，形似冬瓜，从死人怀中透出堕地。两耳及孔鼻中，皆有黄金，如枣许大。

十七

汉广川王好发冢。发栾书冢，其棺柩盟器悉毁烂无余，唯有一白狐，见人惊走。左右逐之，不得，戟伤其左足。是夕，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足？”乃以杖叩王左足。王觉肿痛，即生疮，至死不差。

卷十六

一

昔颍项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疠鬼；一居若水，为魍魉鬼；一居人宫室，善惊人小儿，为小鬼。于是正岁命方相氏，帅肆儻以驱疫鬼。

二

挽歌者，丧家之乐；执紼者，相和之声也。挽歌辞有《薤露》、《蒿里》二章，汉田横门人作。横自杀，门人伤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稀）〔晞〕灭；亦谓人死精魂归于蒿里。故有二章。

三

阮瞻，字千里，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辨。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复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瞻默然，意色太恶。岁余，病卒。

四

吴兴施续为寻阳督，能言论。有门生，亦有理意，常秉无鬼论。忽有一黑衣白袷客来，与共语，遂及鬼神。移日，客辞屈，乃曰：“君辞巧，理不足。仆即是鬼，何以云无？”问：“鬼何以来？”答曰：“受使来取君，期尽明日食时。”门生请乞酸苦。鬼问：“有人似君者否？”门生曰：“施续帐下都督，与仆相似。”便与俱往，与都督对坐。鬼手中出一铁凿，可尺余，安着都督头，便举椎打之。都督云：“头觉微痛。”向来转剧，食顷便亡。

五

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人也。仕魏，为领军将军。其妇梦见亡儿涕泣曰：“死生异路。我生时为卿相子孙，今在地下为泰山伍伯，憔悴困苦，不可复言。今太庙西讴士孙阿见召为泰山令，愿母为白侯，属阿令转我得乐处。”言訖，母忽然惊寤。

明日以白济，济曰：“梦为虚耳，不足怪也。”日暮，复梦曰：“我来迎新君，止在庙

下。未发之顷，暂得来归。新君明日日中当发，临发多事，不复得归，永辞于此。侯气强，难感悟，故自诉于母。愿重启侯，何惜不一试验之？”遂道阿之形状，言甚备悉。天明，母重启济：“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适适！亦何惜不一验之？”济乃遣人诣太庙下，推问孙阿，果得之，形状证验，悉如儿言。济涕泣曰：“几负吾儿！”

于是乃见孙阿，具语其事。阿不惧当死，而喜得为泰山令，惟恐济言不信也，曰：“若如节下言，阿之愿也。不知贤子欲得何职？”济曰：“随地下乐者与之。”阿曰：“辄当奉教。”乃厚赏之。言讫，遣还。

济欲速知其验，从领军门至庙下，十步安一人，以传消息。辰时传阿心痛，巳时传阿剧，日中传阿亡。济曰：“虽哀吾儿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后月余，儿复来，语母曰：“已得转为录事矣。”

六

汉不其县有孤竹城，古孤竹君之国也。灵帝光和元年，辽西人见辽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语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坏我棺椁，是以漂流。汝斫我何为？”人惧，不敢斫，因为立庙祠祀。吏民有欲发视者，皆无病而死。

七

温序，字公次，太原〔祁〕人也。任护军校尉，行部至陇西，为隗嚣将所劫，欲生降之。序大怒，以节挝杀人。贼趋欲杀序，荀宇止之曰：“义士欲死节。”赐剑，令自裁。序受剑，衔须著口中，叹曰：“无令须污土。”遂伏剑死。更始怜之，送葬到洛阳城旁，为筑冢。长子寿，为印平侯，梦序告之曰：“久客思乡。”寿即弃官，上书乞骸骨归葬，帝许之。

八

汉南阳文颖，字叔长，建安中为甘陵府丞。过界止宿，夜三鼓时，梦见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于此，水来湍墓，棺木溺，渍水处半，然无以自温。闻君在此，故来相依。欲屈明日暂住须臾，幸为相迁高燥处。”鬼披衣示颖，而皆沾湿。颖心怆然，即寤，语诸左右。曰：“梦为虚耳，亦何足怪？”颖乃还眠。

向寐复梦见，谓颖曰：“我以穷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颖梦中问曰：“子为谁？”对曰：“吾本赵人，今属汪芒氏之神。”颖曰：“子棺今何所在？”对曰：“近在君帐北土数步，水〔倒〕〔侧〕枯杨树下，即是吾也。天将明，不复得见，君必念之。”颖答曰：“诺。”忽然便寤。

天明可发，颖曰：“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适！”左右曰：“亦何惜须臾不验之耶？”颖即起，率十数人将导顺水上，果得一枯杨，曰：“是矣。”掘其下，未几，果得棺。棺甚朽坏，半没水中。颖谓左右曰：“向闻于人，谓之虚矣。世俗所传，不可无验。”为移其棺，葬之而去。

九

汉九江何敞为交州刺史，行部到苍梧郡高（安）〔要〕县，暮宿鹄奔亭。

夜犹未半，有一女从楼下出，呼曰：“妾姓苏，名娥，字始珠，本居广信县，修里人。早失父母，又无兄弟，嫁与同县施氏。薄命夫死，有杂缙帛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之旁县卖缙，从同县男子王伯赁牛车一乘，直钱万二千，载妾并缙，令致富执辔，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日已向暮，行人断绝，不敢复进，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长舍乞浆取火。亭长龚寿操戈持戟，来至车旁，问妾曰：‘夫人从何所来？车上所载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独行？’妾应曰：‘何劳问之？’寿因持妾臂曰：‘少年爱有色，冀可乐也。’妾惧怖不从。寿即持刀刺胁下，一创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寿掘楼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财物去，杀牛烧车，车缸及牛骨，贮亭东空井中。妾既冤死，痛感皇天，无所告诉，故来自归于明使君。”敞曰：“今欲发出汝尸，以何为验？”女曰：“妾上下着白衣，青丝履，犹未朽也。愿访乡里，以骸骨归死夫。”掘之果然。

敞乃驰还，遣吏捕捉，拷问具服。下广信县验问，与娥语合。寿父母兄弟，悉捕系狱。敞表寿：“常律杀人，不至族诛。然寿为恶首，隐密数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诉者，千载无一。请皆斩之，以明鬼神，以助阴诛。”上报听之。

十

濡须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时，便出见。长老云：“是曹公船。”尝有渔人，夜宿其旁，以船系之，但闻箜篌弦歌之音，又香气非常。渔人始得眠，梦人驱遣云：“勿近官妓！”相传云曹公载妓船覆于此，至今在焉。

十一

夏侯恺，字万仁，因病死。宗人儿苟奴，素见鬼。见恺数归，欲取马，并病其妻，着平上帻，单衣，入坐生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茶饮。

十二

诸仲务一女显姨，嫁为米元宗妻，产亡于家。俗（闻）〔间〕产亡者，以墨点面。其母不忍，仲务密自点之，无人见者。元宗为始新县丞，梦其妻来上床，分明见新白妆面上有黑点。

十三

晋世新蔡王昭平棧车在厅事上，夜，无故自人斋室中，触壁而出。后又数闻呼噪攻击

之声，四面而来。昭乃聚众，设弓弩战斗之备，指声弓弩俱发，而鬼应声接矢数枚，皆倒入土中。

十四

吴赤乌三年，句章民杨度至余姚。夜行，有一年少持琵琶求寄载，度受之。鼓琵琶数十曲，曲毕，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复行二十里许，又见一老父，自云姓王名戒。因复载之，谓曰：“鬼工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即是向鬼。复擘眼吐舌，怖度几死。

十五

琅邪秦巨伯，年六十，尝夜行饮酒，道经蓬山庙，忽见其两孙迎之。扶持百馀步，便捉伯颈着地，骂：“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当杀汝！”伯思惟某时信捶此孙。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归家，欲治两孙。两孙惊惋，叩头言：“为子孙，宁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试之。”伯意悟。

数日，乃诈醉，行此庙间。复见两孙来，扶持伯。伯乃急持，鬼动作不得。达家，乃是两人也。伯着火炙之，腹背俱焦坼。出着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杀之。

后月余，又佯酒醉夜行，怀刃以去，家不知也。极夜不还，其孙恐又为此鬼所困，乃俱往迎伯，伯竟刺杀之。

十六

汉武建元年，东莱人姓池，家常作酒。一日见三奇客，共持面饭至，索其酒饮，饮竟而去。顷之，有人来，云见三鬼酣醉于林中。

十七

吴先主杀卫兵钱小小，形见大街，顾借赁人吴永，使永送书与街南庙，借木马二匹。以酒饷之，皆成好马，鞍勒俱全。

十八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之，鬼言：“我是鬼。”鬼问：“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

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迟，可共递相担，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于是共行。

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听之，了然无声音。定伯自渡，漕漕作声。鬼复言：“何以有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耳。勿怪吾也。”

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着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着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当时石崇有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

十九

吴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子韩重，年十九，有道术。女悦之，私交信问，许为之妻。

重学于齐、鲁之间。临去，属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与女。玉结气死，葬阊门之外。三年重归，诘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结气死，已葬矣。”

重哭泣哀恻，具牲币，往吊于墓前。玉魂从墓出，见重，流涕谓曰：“昔尔行之后，令二亲从王相求，度必克从大愿。不图别后，遭命奈何！”玉乃左顾宛颈而歌曰：“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既高飞，罗将奈何！意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当暂忘？”歌毕，歔歔流涕，要重还冢。重曰：“死生异路，惧有尤，不敢承命。”玉曰：“死生异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别，永无后期。子将畏我为鬼而祸子乎？欲诚所奉，宁不相信？”

重感其言，送之还冢。玉与之饮燕，留三日三夜，尽夫妇之礼。临出，取径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毁其名，又绝其愿，复何言哉！时节自爱。若至吾家，致敬大王。”

重既出，遂诣王，自说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讹言，以玷秽亡灵！此不过发冢取物，托以鬼神。”趣收重。重走脱，至玉墓所诉之。玉曰：“无忧，今归白王。”王妆梳，忽见玉，惊愕悲喜，问曰：“尔缘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诸生韩重来求玉，大王不许。玉名毁义绝，自致身亡。重从远还，闻玉已死，故赍牲币，诣冢吊唁。感其笃终，辄与相见，因以珠遗之。不为发冢，愿勿推治。”夫人闻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二十

陇西辛道度者，游学至雍州城四五里，比见一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门，度诣门下求食。女子入告秦女，女命召入。

度趋入阁中，秦女于西榻而坐。度称姓名，叙起居，既毕，命东榻而坐，即治饮饌。食訖，女谓度曰：“我秦闵王女，出聘曹国，不幸无夫而亡。亡来已二十三年，独居此宅。今日君来，愿为夫妇。”经三宿三日后，女即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会可三宵，不可久居，当有祸矣。然兹信宿，未悉绸缪，既已分飞，将何表信于郎？”即命取床后盒子开之，取金枕一枚，与度为信。乃分袂泣别，即遣青衣送出门外。未逾数步，不见舍宇，惟有一冢。

度当时荒忙出走，视其金枕在怀，乃无异变。寻至秦国，以枕于市货之。恰遇秦妃东游，亲见度卖金枕，疑而索看，诘度何处得来，度具以告。妃闻，悲泣不能自胜。然

(向)〔尚〕疑耳。乃遣人发冢，启柩视之，原葬悉在，唯不见枕。解体看之，交情宛若，秦妃始信之。叹曰：“我女大圣，死经二十三年，犹能与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婿也。”遂封度为驸马都尉，赐金帛车马，令还本国。

因此以来，后人名女婿为“驸马”。今之国婿，亦为驸马矣。

二十一

汉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常感激读《诗经》。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之言曰：“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耳。”与为夫妇。

生一儿已二岁，不能忍，夜伺其寝后，盗照视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已下，但有枯骨。妇觉，遂言曰：“君负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岁而竟相照也？”生辞谢，涕泣不可复止。云：“与君虽大义永离，然顾念我儿，若贫不能自偕活者，暂随我去，方遗君物。”生随之去，入华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与之，曰：“可以自给。”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

后生持袍诣市，睢阳王家买之，得钱千万。王识之曰：“是我女袍，那得在市？此必发冢。”乃取拷之。生具以实对，王犹不信。乃视女冢，冢完如故。发视之，棺盖下果得衣裾。呼其儿视，正类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谈生，复赐遗之，以为女婿，表其儿为郎中。

二十二

卢充者，范阳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猎戏。见一獐，举弓而射，中之。獐倒复起，充因逐之，不觉远。忽见道北一里许高门，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复见獐。门中一铃下唱：“客前。”充问：“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恶，那得见少府？”即有一人提一襖新衣，曰：“府君以此遗郎。”

充便着讫，进见少府，展姓名。酒炙数行，谓充曰：“尊府君不以仆门鄙陋，近得书，为君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便以书示充。充父亡时虽小，然已识父手迹，即歛歔，无复辞免。便敕内：“卢郎已来，可令女郎妆严。”且语充云：“君可就东廊。”及至黄昏，内白：“女郎妆严已毕。”充既至东廊，女已下车，立席头，却共拜。时为三日，给食。

三日毕，崔谓充曰：“君可归矣。女有娠相，若生男，当以相还，无相疑；生女，当留自养。”敕外严车送客，充便辞出。崔送至中门，执手涕零。出门，见一犍车，驾青衣，又见本所着衣及弓箭故在门外。寻传教将一人提襖衣与充，相问曰：“姻缘始尔，别甚怅恨。今复致衣一袭，被褥自副。”充上车，去如电逝。须臾至家，家人相见悲喜。推问，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

别后四年，三月三日，充临水戏，忽见水旁有二犍车，乍沉乍浮，既而近岸。同坐皆见，而充往开车后户，见崔氏女与三岁男共载。充见之忻然，欲捉其手。女举手指后车曰：“府君见人。”即见少府。充往问讯，女抱儿还充，又与金碗，并赠诗曰：“煌煌灵芝质，光丽何猗猗。华艳当时显，嘉异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霜萎。荣耀长幽灭，世

路永无施。不悟阴阳运，哲人忽来仪。会浅离别速，皆由灵与祇。何以赠余亲？金碗可颐儿。恩爱从此别，断肠伤肝脾。”

充取儿、碗及诗，忽然不见二车处。充将儿还，四坐谓是鬼魅，金遥唾之，形如故。问儿：“谁是汝父？”儿径就充怀。众初怪恶，传省其诗，慨然叹死生之玄通也。

充后乘车入市卖碗，高举其价，不欲速售，冀有识。欸有一老婢识此，还白大家曰：“市中见一人乘车，卖崔氏女郎棺中碗。”大家即崔氏亲姨母也。遣儿视之，果如其婢言。上车，叙姓名，语充曰：“昔我姨嫁少府生女，未出而亡。家亲痛之，赠一金碗，着棺中。可说得碗本末。”充以事对。此儿亦为之悲咽，赍还白母。母即令诣充家，迎儿视之，诸亲悉集。儿有崔氏之状，又复似充貌。儿、碗俱验，姨母曰：“我外甥三月末间产。父曰：‘春暖温也。愿休强也。’即字温休。温休者，盖幽婚也。其兆先彰矣。”

儿（逐）〔遂〕成令器，历郡守二千石。子孙冠盖，相承至今。其后植，字子干，有名天下。

二十三

后汉时，汝南汝阳西门亭有鬼魅。宾客止宿，辄有死亡。其厉厌者，皆亡发失精。寻问其故，云：“先时颇已有怪物。其后郡侍奉掾宜禄郑奇来，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妇人，乞寄载。奇初难之，然后上车。入亭，趋至楼下。亭卒白：‘楼不可上。’奇云：‘吾不恐也。’时亦昏冥，遂上楼，与妇人栖宿。未明发去。亭卒上楼扫除，见一死妇，大惊，走白亭长。亭长击鼓会诸庐吏共集诊之，乃亭西北八里吴氏妇，新亡，夜临殡火灭，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发行数里，腹痛，到南顿利阳亭加剧，物故，楼遂无敢复上。”

二十四

颍川钟繇，字元常，尝数月不朝会，意性异常。或问其故，云：“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问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妇人后往，不即前，止户外。繇问：“何以？”曰：“公有相杀意。”繇曰：“无此。”勤勤呼之，乃人。繇意恨，有不忍之，然犹斫之，伤髀。妇人即出，以新绵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妇人，形体如生人，着白练衫，丹绣襦裆，伤左髀，以襦裆中绵拭血。

卷十七

一

陈国张汉直到南阳，从京兆尹延叔坚学《左氏传》。行后数月，鬼物持其妹，为之扬言曰：“我病死，丧在陌上，常苦饥寒。操二三量不借，挂屋后楮上；傅子芳送我五百钱，在北墉下；皆亡取之。又买李幼一头牛，本券在书篋中。”往索取之，悉如其言。妇尚不知有此，妹新从罾家来，非其所及。家人哀伤，益以为审。父母诸弟，衰绖到来迎丧。去舍数里，遇汉直与诸生十余人相追。汉直顾见家人，怪其如此。家见汉直，谓其鬼也，怅惘良久。汉直乃前为父拜，说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闻见，若此非一，得知妖物之为。

二

汉陈留外黄范丹，字史云，少为尉从佐使，檄谒督邮。丹有志节，自恚为厮役小吏，乃于陈留大泽中杀所乘马，捐弃官帻，诈逢劫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云也，为劫人所杀。疾取我衣于陈留大泽中。”家取得一帻。丹遂之南郡，转入三辅，从英贤游学，十三年乃归，家人不复识焉。陈留人高其志行，及没，号曰贞节先生。

三

吴人费季久客于楚，时道多劫，妻常忧之。季与同辈旅宿庐山下，各相问出家几时。季曰：“吾去家已数年矣。临来与妻别，就求金钗以行，欲观其志当与吾否耳。得钗，乃以着户楣上。临发，失与道。此钗故当在户上也。”尔夕，其妻梦季曰：“吾行遇盗，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行时取汝钗，遂不以行，留在户楣上，可往取之。”妻觉，揣钗得之，家遂发丧。后一年余，季乃归还。

四

余姚虞定国，有好仪容；同县苏氏女，亦有美色。定国常见，悦之。后见定国来，主人留宿。中夜，告苏公曰：“贤女令色，意甚钦之。此夕能令暂出否？”主人以其乡里贵人，便令女出从之。往来渐数，语苏公云：“无以相报。若有官事，某为君任之。”主人喜。自尔后，有役召事，往造定国。定国大惊，曰：“都未尝面命，何由便尔？此必有异。”具说之。定国曰：“仆宁肯请人之父而淫人之女？若复见来，便当斫之。”后果得怪。

五

吴孙皓世，淮南内史朱诞，字永长，为建安太守。诞给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为奸。后出行，密穿壁隙窥之。正见妻在机中织，遥瞻桑树上，向之言笑。给使仰视树上，有一年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幪头。给使以为信人也，张弩射之。化为鸣蝉，其大如箕，翔然飞去。妻亦应声惊曰：“噫！人射汝。”给使怪其故。

后久时，给使见二小儿在陌上共语。曰“何以不复见汝？”其一即树上小儿也，答曰：“前不遇，为人所射，病疮积时。”彼儿曰：“今何如？”曰：“赖朱府君梁上膏以敷之，得愈。”

给使白诞曰：“人盗君膏药，颇知之否？”诞曰：“吾膏久致梁上，人安得盗之？”给使曰：“不然。府君视之。”诞殊不信。试为视之，封题如故。诞曰：“小人故妄言，膏自如故。”给使曰：“试开之。”则膏去半，为掙刮，见有趾迹，诞因大惊，乃详问之，具道本末。

六

吴时，嘉兴倪彦思居县西埏里，忽见鬼魅入其家，与人语，饮食如人，惟不见形。彦思奴婢有窃骂大家者，云：“今当以语。”彦思治之，无敢詈之者。

彦思有小妻，魅从求之，彦思乃迎道士逐之。酒肴既设，魅乃取厕中草粪，布着其上。道士便盛击鼓，召请诸神，魅乃取（虎伏）〔伏虎〕于神座上吹作角声音。有顷，道士忽觉背上冷，惊起解衣，乃伏虎也。于是道士罢去。

彦思夜于被中窃与姬语，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谓彦思曰：“汝与妇道吾，吾今当截汝屋梁。”即隆隆有声。彦思惧梁断，取火照视，魅即灭火，截梁声愈急。彦思惧屋坏，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视梁如故。魅大笑，问彦思：“复道吾否？”

郡中典农闻之，曰：“此神正当是狸物耳。”魅即往谓典农曰：“汝取官若干百斛谷，藏着某处。为吏污秽，而敢论吾。今当白于官，将人取汝所盗谷。”典农大怖而谢之。自后无敢道者。

三年后去，不知所在。

七

魏黄初中，顿丘界有人骑马夜行，见道中有一物，大如兔，两眼如镜，跳跃马前，令不得前。人遂惊惧，堕马。魅便就地捉之，惊怖暴死。良久得苏，苏已失魅，不知所在。乃更上马，前行数里，逢一人，相问讯已，因说：“向者事变如此，今相得为伴，甚欢。”人曰：“我独行，得君为伴，快不可言。君马行疾，且前，我在后相随也。”遂共行。语曰：“向者物何如，乃令君怖惧耶？”对曰：“其身如兔，两眼如镜，形甚可恶。”伴曰：“试顾视我耶？”人顾视之，犹复是也。魅便（挑）〔跳〕上马，人遂堕地，怖死。家人怪马独归，即行推索，乃于道边得之。宿昔乃苏，说状如是。

八

袁绍，字本初，在冀州，有神出河东，号度朔君，百姓共为立庙。庙有主簿大福。

陈留蔡庸为清河太守，过谒庙。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为庸设酒，曰：“贵子昔来，欲相见。”须臾，子来。

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兖州。有一士姓苏，母病往祷。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闻西北有鼓声而君至。须臾，一客来，着皂（角）单衣，头上五色毛，长数寸。去后，复一人着白布单衣，高冠，冠似鱼头，谓君曰：“昔临庐山共食白李，忆之未久，已三千岁。日月易得，使人怅然。”去后，君谓士曰：“先来南海君也。”士是书生，君明通《五经》，善《礼记》，与士论礼，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东有故桥，人坏之。此桥所行，卿母犯之。能复桥，便差。”

曹公讨袁谭，使人从庙换千匹绢，君不与。曹公遣张郃毁庙。未至百里，君遣兵数万，方道而来。郃未达二里，云雾绕郃军，不知庙处。君语主簿：“曹公气盛，宜避之。”后苏并邻家有神下，识君声，云：“昔移入湖，阔绝三年。”乃遣人与曹公相闻：“欲修故庙，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楼以居之。

数日，曹公猎，得物大如麀，大足，色白如雪，毛软滑可爱，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闻楼上哭云：“小儿出行不还。”公拊掌曰：“此子言真衰也。”晨将数百犬绕楼下，犬得气，冲突内外，见有物大如驴，自投楼下，犬杀之，庙神乃绝。

九

临川陈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斋中坐，其宅内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见一人，长丈余，面如方相，从竹中出，径语陈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今辞汝去，当令汝知之。”去一月许日，家大失火，奴婢顿死。一年中，便大贫。

十

东莱有一家，姓陈，家百余口。朝炊，釜不沸。举甑看之，忽有一白头公从釜中出。便诣师卜，卜云：“此大怪，应灭门。便归大作械，械成，使置门壁下，紧闭门在内，有马骑麾盖来扣门者，慎勿应。”乃归，合手伐得百馀械，置门屋下。

果有人至，呼不应。主帅大怒，令缘门入。从人窥门内，见大小械百馀。出门还说如此，帅大惶惋，语左右云：“教速来，不速来，遂无一人当去，何以解罪也？从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取以当之。”

后十日，此家死亡都尽。此家亦姓陈云。

十一

晋惠帝永康元年，京师得异鸟，莫能名。赵王伦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问人。即

日，宫西有一小儿见之，遂自言曰：“服留鸟。”持者还白伦。伦使更求，又见之，乃将入宫，密笼鸟，并闭小儿于户中。明日往视，悉不复见。

十二

南康郡南东望山，有三人入山，见山顶有果树，众果毕植，行列整齐，如人行。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饱，乃怀二枚，欲出示人。闻空中语云：“催放双甘，乃听汝去。”

十三

秦瞻居曲阿彭皇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脑中。蛇来，先闻臭气，便于鼻中入，盘其头中，觉哄哄，仅闻其脑间食声啞啞，数日而出去。寻复来，取手巾缚鼻口，亦被人。积年无他病，唯患头重。

卷十八

一

魏景初中，咸阳县吏王臣家有怪，无故闻拍手相呼，伺无所见。其母夜作倦，就枕寢息。有顷，复闻灶下有呼声曰：“文约，何以不来？”头下枕应曰：“我见枕，不能往。汝可来就我饮。”至明，乃饭甬也。即聚烧之，其怪遂绝。

二

魏郡张奋者，家本巨富，忽衰老财散，遂卖宅与程应。应入居，举家病疾，转卖邻人何文。文先独持大刀，暮入北堂中梁上。至三更竟，忽有一人，长丈馀，高冠黄衣，升堂呼曰：“细腰。”细腰应喏。曰：“舍中何以有生人气也？”答曰：“无之。”便去。须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问答并如前。及将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问曰：“黄衣者为谁？”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为谁？”曰：“钱也。在堂前井边五步。”“白衣者为谁？”曰：“银也。在墙东北角柱下。”“汝复为谁？”曰：“我，杵也。今在灶下。”及晓，文按次掘之，得金、银五百斤，钱千万贯。仍取杵焚之。由此大富，宅遂清宁。

三

秦时，武都故道有怒特祠，祠上生梓树。秦文公二十七年，使人伐之，辄有大风雨树创随合，经日不断。文公乃益发卒，持斧者至四十人，犹不断。士疲还息，其一人伤足，不能行，卧树下，闻鬼语树神曰：“劳乎攻战？”其一人曰：“何足为劳？”又曰：“秦公将必不休，如之何？”答曰：“秦公其如予何？”又曰：“秦若使三百人被发，以朱丝绕树，赭衣灰盆伐汝，汝得不困耶？”神寂无言。

明日，病人语所闻。公于是令人皆衣赭，随斫创盆以灰。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青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堕地复上，髻解被发，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头骑。

四

庐江龙舒县陆亭，流水边有一大树，高数十丈，常有黄鸟数千枚巢其上。时久旱，长老共相谓曰：“彼树常有黄气，或有神灵，可以祈雨。”（困）〔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妇李宪者，夜起，室中忽见一妇人，着绣衣，自称曰：“我，树神黄祖也，能兴云雨。以汝

性洁，佐汝为生。朝来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于帝，明日日中大雨。”至期果雨，遂为立祠。宪曰：“诸卿在此。吾居近水，当致少鲤鱼。”言讫，有鲤鱼数十头飞集堂下，坐者莫不惊悚。如此岁余，神曰：“将有兵，今辞汝去。”留一玉环，曰：“持此可以避难。”后刘表、袁术相攻，龙舒之民皆徙去，唯宪里不被兵。

五

魏桂阳太守江夏张辽，字叔高，去鄢陵，家居买田。田中有大树十余围，枝叶扶疏，盖地数亩，不生谷。遣客伐之，斧数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惊怖，归白叔高。叔高大怒曰：“树老汁赤，如何得怪！”因自严行，复斫之，血大流洒。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处，见白头公，可长四五尺，突出，往赴叔高，高以刀逆格之。如此凡杀四五头，并死。左右皆惊怖伏地，叔高神虑怡然如旧。徐熟视，非人非兽，遂伐其木。此所谓“木石之怪，夔、蝮”者乎？是岁，应司空辟侍御史、兖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过乡里，荐祝祖考，白日绣衣荣羨，竟无他怪。

六

吴先主时，陆敬叔为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樟树，下数斧，忽有血出。树断，有物人面狗身，从树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其味如狗。《白泽图》曰：“木之精名‘彭侯’，状如黑狗，无尾，可烹食之。”

七

吴时，有梓树巨围，叶广丈余，垂柯数亩。吴王伐树作船，使童男女三十人牵挽之。船自飞下水，男女皆溺死。至今潭中时有唱唤督进之音也。

八

董钟舒下帷讲诵，有客来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戏之曰：“巢居知风，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则是鼯鼠。”客遂化为老狸。

九

张华，字茂先，晋惠帝时为司空。于时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积年能为变幻，乃变作一书生，欲诣张公。过问墓前华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见张司空否？”华表曰：“子之妙解，无为不可。但张公智度，恐难笼络，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丧子千岁之质，亦当深误老表。”

狐不从，乃持刺谒华。华见其总角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止，顾盼生姿，雅重之。于是论及文章，辨校声实，华未尝闻。比复商略三史，探贖百家，谈《老》、《庄》之奥

区，披《风》、《雅》之绝旨，包十圣，贯三才，箴八儒，撻五礼，华无不应声屈滞。乃叹曰：“天下岂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则是狐狸。”乃扫榻延留，留人防护。此生乃曰：“明公当尊贤容众，喜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学问？《墨子》兼爱，其若是耶？”言卒，便求退。华已使人防门，不得出。既而又谓华曰：“公门置甲兵栏骑，当是致疑于仆也。将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言；智谋之士，望门而不进。深为明公惜之。”华不应，而使人防御甚严。

时丰城令雷焕，字孔章，博物士也，来访华，华以书生白之。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猎犬试之？”乃命犬以试，竟无惮色。狐曰：“我天生才智，反以为妖，以犬试我，遮莫千试万虑，其能为患乎？”华闻益怒，曰：“此必真妖也。闻魑魅忌狗，所别者数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能复别。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则形立见。”孔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华曰：“世传燕昭王墓前华表木已经千年。”

乃遣人伐华表。使人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青衣小儿来，问使曰：“君何来也？”使曰：“张司空有一年少来谒，多才巧辞，疑是妖魅。使我取华表照之。”青衣曰：“老狐不智，不听我言，今日祸已及我，其可逃乎？”乃发声而泣，倏然不见。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将木归。燃之以照书生，乃一斑狐。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复得。”乃烹之。

十

晋时，吴兴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时，尝见父来骂詈赶打之。儿以告母。母问其父，父大惊，知是鬼魅，便令儿斫之。鬼便寂不复往。父忧恐儿为鬼所困，便自往看。儿谓是鬼，便杀而埋之。鬼便遂归，作其父形，且语其家：“二儿已杀妖矣。”儿暮归，共相庆贺，积年不觉。后有一法师过其家，语二儿云：“君尊（侯）〔候〕有大邪气。”儿以白父，父大怒。儿出以语师，令速去。师遂作声入，父即成大老狸，入床下，遂擒杀之。向所杀者，乃真父也，改殡治服。一儿遂自杀，一儿忿懊亦死。

十一

句容县麋村民黄审于田中耕，有一妇人过其田，自塋上度，从东适下而复还。审初谓是人，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审因问曰：“妇数从何来也？”妇人少住，但笑而不言，便去。审愈疑之。预以长镰，伺其还，未敢斫妇，但斫所随婢。妇化为狸，走去。视婢，乃狸尾耳。审追之不及。后人见此狸出坑头，掘之，无复尾焉。

十二

博陵刘伯祖为河东太守，所止承尘上有神，能语，常呼伯祖与语。及京师诏书诰下消息，辄預告伯祖。伯祖问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乃买羊肝，于前切之，裔随刀不见，尽两羊肝。忽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欲举刀斫之，伯祖呵止。自着承尘上，须臾大笑曰：“向者啖羊肝，醉忽失形，与府君相见，大惭愧。”

后伯祖当为司隶，神复先语伯祖曰：“某月某日，诏书当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隶

府，神随逐在承尘上，辄言省内事。伯祖大恐怖，谓神曰：“今职在刺举，若左右贵人闻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诚如府君所虑，当相舍去。”遂即无声。

十三

后汉建安中，沛国郡陈羨为西海都尉。其部曲王灵孝无故逃去，羨欲杀之。居无何，孝复逃走。羨久不见，囚其妇，妇以实对。羨曰：“是必魅将去，当求之。”

因将步骑数十，领猎犬，周旋于城外求索，果见孝于空冢中，闻人犬声，怪遂避去。羨使人扶孝以归，其形颇象狐矣，略不复与人相应，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后十余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来时，于屋曲角鸡栖间，作好妇形，自称‘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随去，即为妻，暮辄与共还其家，遇狗不觉。”云乐无比也。

道士云：“此山魅也。”《名山记》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

十四

南阳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则有祸。邑人宋大贤，以正道自处，尝宿亭楼，夜坐鼓琴，不设兵仗。至夜半时，忽有鬼来，登梯与大贤语，眦目磋齿，形貌可恶。大贤鼓琴如故，鬼乃去，于市中取死人头来，还语大贤曰：“宁可少睡耶？”因以死人头投大贤前。大贤曰：“甚佳。吾暮卧无枕，正欲得此。”鬼复去。良久乃还，曰：“宁可共手搏耶？”大贤曰：“善。”语未竟，鬼在前，大贤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贤遂杀之。明日视之，乃老狐也。自是亭舍更无妖怪。

十五

北部督邮西平（到）〔郅〕伯夷，年三十许，大有才决，长沙太守（到）〔郅〕若章孙也。日晡时到亭，敕前导人且止。录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书。”便留。吏卒惶怖，言当解去。传云：“督邮欲于楼上观望，亟扫除。”须臾便上。未暝，楼铎阶下复有火。敕云：“我思道，不可见火，灭去。”吏知必有变，当用赴照，但藏置壶中。

日既暝，整服坐，诵《六甲》、《孝经》、《易》本讫，卧。有顷，更转东首，以（拏）〔帑〕巾结两足，幘冠之，密拔剑解带。夜时，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伯夷持被掩之，足跣脱，几失再三。以剑带击魅脚，呼下火上，照视之，老狐正赤，略无衣毛，持下烧杀。

明旦，发楼屋，得所髡人髻百余，因此遂绝。

十六

吴中有一书生，皓首，称胡博士，教授诸生，忽复不见。九月初九日，士人相与登山游观，闻讲书声，命仆寻之。见空冢中群狐罗列，见人即走。老狐独不去，乃是皓首书

生。

十七

陈郡谢鲲，谢病去职，避地于豫章。尝行经空亭中夜宿，此亭旧每杀人。夜四更，有一黄衣人呼鲲字云：“幼舆，可开户。”鲲澹然无惧色，令申臂于窗中。于是授腕，鲲即极力而牵之，其臂遂脱，乃还去。明日看，乃鹿臂也，寻血取获。尔后此亭无复妖怪。

十八

晋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吴郡。还至曲阿，日暮，引船上当大埭。见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晓，解金铃系其臂。使人随至家，都无女人，因逼猪栏中，见母猪臂有金铃。

十九

汉齐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间，座上施皂帐，常在其中，积十数年。后因祀事，帐中忽有人语，自呼“高山君”。大能饮食，治病有验。文奉事甚肃，积数年，得进其帐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见颜色。谓文曰：“授手来。”文纳手，得持其颐，髯须甚长。文渐绕手，卒然引之，而闻作羊声。座中惊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杀之，乃绝。

二十

北平田琰居母丧，恒处庐。向一（暮）〔期〕，夜忽入妇室。密怪之，曰：“君在毁灭之地，幸可不亡。”琰不听而合。后琰暂入，不与妇语，妇怪无言，并以前事责之。琰知鬼魅。临暮竟未眠，衰服挂庐。须臾，见一白狗，攫（庐）衔衰服，因变为人，着而入。琰随后逐之，见犬将升妇床，便打杀之。妇羞愧而死。

二十一

司空南阳来季德停丧在殡，忽然见形，坐祭床上，颜色服饰声气，熟是也。孙儿妇女，以次教戒，事有条贯。鞭朴奴婢，皆得其过。饮食既绝，辞诀而去。家人大小，哀割断绝。如是数年，家益厌苦。其后饮酒过多，醉而形露，但得老狗，便共打杀。因推问之，则里中沽酒家狗也。

二十二

山阳王瑚，字孟珪，为东海兰陵尉。夜半时，辄有黑幘白单衣吏诣县叩阁，迎之则忽

然不见，如是数年。后伺之，见一老狗，〔黑头〕白躯犹故，至阁便为人。以白孟珪，杀之乃绝。

二十三

桂阳太守李叔坚，为从事。家有犬，人行，家人言当杀之。叔坚曰：“犬马喻君子，犬见人行，效之，何伤？”顷之，狗戴叔坚冠走，家大惊。叔坚云：“误触冠，纓挂之耳。”狗又于灶前畜火，家益恠营。叔坚复云：“儿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烦邻里。此有何恶？”数日，狗自暴死，卒无纤芥之异。

二十四

吴郡无锡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辄循堤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回，顾有一妇人，上下青衣，戴青伞，追后呼：“初掾待我。”初时怅然，意欲留俟之，复疑本不见此，今忽有妇人冒阴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走，顾视妇人，追之亦急。初因急行，走之转远，顾视妇人，乃自投陂中，泛然作声，衣盖飞散。视之，是大苍獭，衣伞皆荷叶也。此獭化为人形，数媚年少者也。

二十五

魏齐王芳正始中，中山王周南为襄邑长。忽有鼠从穴出，在厅事上语曰：“王周南，尔以某月某日当死。”周南急往，不应，鼠还穴。后至期复出，更冠帻皂衣而语曰：“周南，尔日中当死。”亦不应。鼠复入穴。须臾复出，出复入，转行数语如前。日适中，鼠复曰：“周南，尔不应（死），我复何道？”言讫，颠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视之，与常鼠无异一字。

二十六

安阳城南有一亭，夜不可宿，宿辄杀人。书生明术数，乃过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后宿此，未有活者。”书生曰：“无苦也，吾自能谐。”遂住廊舍，乃端坐诵书，良久乃休。

夜半后，有一人着皂单衣，来往户外，呼亭主，亭主应诺。“见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书生在此读书。适休，似未寝。”乃暗嗟而去。须臾，复有一人冠赤帻者，呼亭主，问答如前，复暗嗟而去。既去寂然。书生知无来者，即起诣向者呼处，效呼亭主。亭主亦应诺。复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问曰：“向黑衣来者谁？”曰：“北舍母猪也。”又曰：“冠赤帻来者谁？”曰：“西舍老雄鸡父也。”曰：“汝复谁耶？”曰：“我是老蝎也。”于是书生密便诵书至明，不敢寐。

天明，亭民来视，惊曰：“君何得独活？”书生曰：“促索剑来，吾与卿取魅。”乃握剑至昨夜应处，果得老蝎，大如琵琶，毒长数尺。西舍得老雄鸡父，北舍得老母猪。凡杀三

物，亭毒遂静，永无灾横。

二十七

吴时，庐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辄死，自后使官莫敢入亭止宿。时丹阳人汤应者，大有胆武，使至庐陵，便止亭宿。吏启不可，应不听。迸从者还外，唯持一大刀，独处亭中。

至三更竟，忽闻有叩阁者。应遥问：“是谁？”答云：“部郡相闻。”应使进，致词而去。顷间，复有叩阁者如前，曰：“府君相闻。”应复使进，身着皂衣。去后，应谓是人，了无疑也。旋又有叩阁者，云：“部郡、府君相诣。”应乃疑曰：“此夜非时，又部郡、府君不应同行。”知是鬼魅，因持刀迎之。见二人，皆盛衣服，俱进。坐毕，府君者便与应谈。谈未竟，而部郡忽起至应背后。应乃回顾，以刀逆击，中之。府君下坐走出，应急追，至亭后墙下，及之。斫伤数下，应乃还卧。

达曙，将人往寻，见有血迹，皆得之。云称府君者，是一老獠也；部郡者，是一老狸也。自是遂绝。

卷十九

一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余围，土俗常惧，东（治）〔冶〕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祸。或与人梦，或下谕巫祝，欲得啖童女十二三者，都尉令长并共患之。然气厉不息。共请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噬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

尔时预复募索，未得其女。将乐县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缣紫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慈怜，终不听去。寄自潜行，不可禁止。

寄乃告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将数石米糝，用蜜炒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头大如困，目如二尺镜。闻糝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啖咋，寄从后斫得数创。疮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人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步而归。

越王闻之，聘寄女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赏赐。自是东（治）〔冶〕无复妖邪之物，其歌谣至今存焉。

二

晋武帝咸宁中，魏舒为司徒。府中有二大蛇，长十许丈，居厅事平椽上。止之数年，而人不知，但怪府中数失小儿及鸡犬之属。后有一蛇夜出，经柱侧，伤于刃，病不能登，于是觉之。发徒数百，攻击移时，然后杀之。视所居，骨骼盈宇之间。于是毁府舍，更立之。

三

汉武帝时，张宽为扬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争山地，诣州讼疆界，连年不决。宽视事，复来。宽窥二翁形状非人，令卒持杖戟将入，问：“汝等何精？”翁走，宽呵格之，化为三蛇。

四

荜阳人张福，船行还野水边。夜有一女子，容色甚美，自乘小船来投福，云：“日暮

畏虎，不敢夜行。”福曰：“汝何姓，作此轻行？无笠雨驶，可入船就避雨。”因共相调，遂入就福船寝，以所乘小舟系福船边。三更许，雨晴月照，福视妇人，乃是一大鼯，枕臂而卧。福惊起，欲执之，遽走入水。向小舟，是一枯槎段，长丈馀。

五

丹阳道士谢非，往石城买冶釜。还，日暮，不及至家。山中庙舍于溪水上，入中宿。大声语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犹畏人劫夺其釜，意苦搔搔不安。

二更中，有来至庙门者呼曰：“何铜！”铜应喏。曰：“庙中有人气，是谁？”铜云：“有人，言是天帝使者。”少顷便还。须臾，又有来者呼铜，问之如前，铜答如故，复叹息而去。非惊扰不得眠，遂起，呼铜问之：“先来者谁？”答言：“是水边穴中白鼯。”“汝是何等物？”答言：“是庙北岩嵌中龟也。”非皆阴识之。

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庙中无神。但是龟、鼯之辈，徒费酒食祀之，急具锸来，共往伐之。”诸人亦颇疑之。于是并会伐掘，皆杀之。遂坏庙绝祀，自后安静。

六

孔子厄于陈，弦歌于馆中。夜有一人，长九尺余，着皂衣高冠，大吒，声动左右。子贡进，问：“何人耶？”便提子贡而挟之。子路引出，与战于庭。有顷，未胜。孔子察之，见其甲车间时时开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车，引而奋登？”子路引之，没手仆于地，乃是大鯢鱼也，长九尺余。孔子曰：“此物也，何为来哉？吾闻物老则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来也，岂以吾遇厄绝粮，从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之属，久者神皆凭依，能为妖怪，故谓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则为怪，杀之则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丧斯文，以是系予之命乎？不然，何为至于斯也？”弦歌不辍。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兴，明日遂行。

七

豫章有一家，婢在灶下，忽有人长数寸，来灶间壁，婢误以履践之，杀一人。须臾，遂有数百人着衰麻服，持棺迎丧，凶仪皆备。出东门，入园中覆船下。就视之，皆是鼠妇。婢作汤灌杀，遂绝。

八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醉。时有州人姓刘，名玄石，好饮酒，往求之。希曰：“我酒发来未定，不敢饮君。”石曰：“纵未熟，且与一杯，得否？”希闻此语，不免饮之。复索曰：“美哉！可更与之。”希曰：“且归，别日当来，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别，似有怍色。至家，醉死。家人不之疑，哭而葬之。

经三年，希曰：“玄石必应酒醒，宜往问之。”既往石家，语曰：“石在家否？”家人皆

怪之，曰：“玄石亡来，服以阨矣。”希惊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凿冢破棺看之，冢上汗气彻天，遂命发冢。方见开目张口，引声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问希曰：“尔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几许？”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气冲入鼻中，亦各醉卧三月。

九

陈仲举微时，常宿黄申家。申妇方产，有扣申门者，家人咸不知。久之，方闻屋里有人言：“宾堂下有人，不可进。”扣门者相告曰：“今当从后门往。”其人便往。有顷还，留者问之：“是何等？名为何？当与几岁？”往者曰：“男也，名为‘奴’。当与十五岁。”“后应以何死？”答曰：“应以兵死。”

仲举告其家曰：“吾能相，此儿当以兵死。”父母惊之，寸刃不使得执也。至年十五，有置凿于梁上者，其（未）〔末〕出，奴以为木也，自下钩之，凿从梁落，陷脑而死。

后仲举为豫章太守，故遣吏往饷之申家，并问奴所在。其家以此具告。仲举闻之，叹曰：“此谓命也！”

卷二十

一

晋魏郡亢阳，农夫祷于龙洞，得雨，将祭谢之。孙登见曰：“此病龙雨，安能苏禾稼乎？如弗信，请嗅之。”水果腥秽。龙时背生大疽，闻登言，变为一翁，求治，曰：“疾痊，当有报。”不数日，果大雨。见大石中裂开一井，其水湛然，龙盖穿此井以报也。

二

苏易者，庐陵妇人，善看产，夜忽为虎所取。行六七里，至大圻，厝易置地，蹲而守。见有牝虎当产，不得解，匍匐欲死，辄仰视。易怪之，乃为深出之，有三子。生毕，牝虎负易还，再三送野肉于门内。

三

哈参养母至孝。曾有玄鹤为弋人所射，穷而归参。参收养，疗治其疮，愈而放之。后鹤夜到门外，参执烛视之，见鹤雌雄双至，各衔明珠，以报参焉。

四

汉时弘农杨宝，年九岁时至华阴山北，见一黄雀为鸱枭所搏，坠于树下，为蝼蚁所困。宝见愍之，取归置巾箱中，食以黄花。百馀日，毛羽成，朝去暮还。一夕三更，宝读书未卧，有黄衣童子向宝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逢莱，不慎为鸱枭所搏。君仁爱见拯，实感盛德。”乃以白环四枚与宝，曰：“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当如此环。”

五

隋县澧水侧，有断蛇丘。隋侯出行，见大蛇被伤中断，疑其灵异，使人以药封之，蛇乃能走，因号其处“断蛇丘”。岁馀，蛇衔明珠以报之。珠盈径寸，纯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烛室，故谓之“隋侯珠”，亦曰“灵蛇珠”，又曰“明月珠”。丘南有隋季良大夫池。

六

孔愉，字敬康，会稽山阴人。元帝时，以讨华轶功封侯。愉少时，尝经行馀不亭，见笼龟于路者，愉买之，放于馀不溪中。龟中流，左顾者数过。及后以功封馀不亭侯，铸印而龟钮左顾，三铸如初。印工以闻，愉乃悟其为龟之报，遂取佩焉。累迁尚书左仆射，赠车骑将军。

七

古巢，一日江水暴涨，寻复故道。港有巨鱼，重万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独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此祸。汝独不食，吾厚报汝。若东门石龟目赤，城当陷。”姥日往视。有稚子诿之，姥以实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龟目。姥见，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龙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为湖。

八

吴富阳县董昭之，尝乘船过钱塘江，中央见有一蚁，着一短芦，走一头回，复向一头，甚惶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着船。船中人骂：“此是毒螫物，不可长。我当踰杀之！”昭意甚怜此蚁，因以绳系芦着船。船至岸，蚁得出。其夜，梦一人乌衣，从百许人来谢云：“仆是蚁中之王，不慎堕江，惭君济活，若有急难，当见告语。”

历十馀年，时所在劫盗，昭之被横录为劫主，系狱馀杭。昭之忽思蚁王梦，缓急当告。“今何处告之？”结念之际，同被禁者问之，昭之具以实告。其人曰：“但取两三蚁着掌中语之。”昭之如其言，夜果梦乌衣人云：“可急投馀杭山中。天下既乱，赦令不久也。”于是便觉。蚁啮械已尽，因得出狱，过江投馀杭山。旋遇赦，得免。

九

孙权时，李信纯，襄阳纪南人也。家养一狗，字曰“黑龙”，爱之尤甚，行坐相随，饮饌之间，皆分与食。

忽一日，于城外饮酒大醉，归家不及，卧于草中。遇太守郑瓊出猎，见田草深，遣人纵火爇之。信纯卧处，恰当顺风。犬见火来，乃以口拽纯衣，纯亦不动。卧处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湿身，走来卧处，周回以身洒之，获免主人大难。犬运水困乏，致毙于侧。

俄尔信纯醒来，见犬已死，遍身毛湿，甚讶其事。睹火踪迹，因尔恸哭，闻于太守，太守悯之曰：“犬之报恩甚于人！人不知恩，岂如犬乎？”即命具棺椁衣衾葬之。

今纪南有义犬（葬）[冢]，高十馀丈。

十

太兴中，吴民华隆养一快犬，号“的尾”，常将自随。隆后至江边伐获，为大蛇盘绕，犬奋咋蛇，蛇死。隆僵仆无知，犬彷徨涕泣，走还舟，复反草中。徒伴怪之，随往，见隆闷绝，将归家。犬为不食。比隆复苏，始食。隆愈爱惜，同于亲戚。

十一

庐陵太守太原庞企，字子及，自言其远祖不知几何世也，坐事系狱，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诬服之。及狱将上，有蜈蚣虫行其左右，乃谓之曰：“使尔有神，能活我死，不亦善乎？”因投饭与之，蜈蚣食饭尽去。顷复来，形体稍大。意每异之，乃复与食。如此去来，至数十日间，其大如豚。及竟报，当行刑。蜈蚣夜掘壁根为大孔，乃破械，从之出去。久时遇赦得活。于是庞氏世世常以四节祠祀之于都衢处。后世稍息，不能复特为饌，乃投祭祀之余以祀之，至今犹然。

十二

临川东兴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将归，猿母自后逐至家。此人缚猿子于庭中树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颊向人，欲乞哀状，直谓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击杀之。猿母悲唤，自掷而死。此人破肠视之，寸寸断裂。未半年，其家疫死，灭门。

十三

冯乘虞荡夜猎，见一大麈，射之。麈便云：“虞荡，汝射杀我耶！”明晨，得一麈而入，即时荡死。

十四

吴郡海盐县北乡亭里，有士人陈甲，本下邳人。晋元帝时，寓居华亭。猎于东野大藪，欵见大蛇，长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黄五色，卧冈下。陈即射杀之，不敢说。三年，与乡人共猎，至故见蛇处，语同行曰：“昔在此杀大蛇。”其夜，梦见一人，乌衣黑帻，来至其家，问曰：“我昔昏醉，汝无状杀我。我昔醉，不识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日来就死。”其人即惊觉。明日，腹痛而卒。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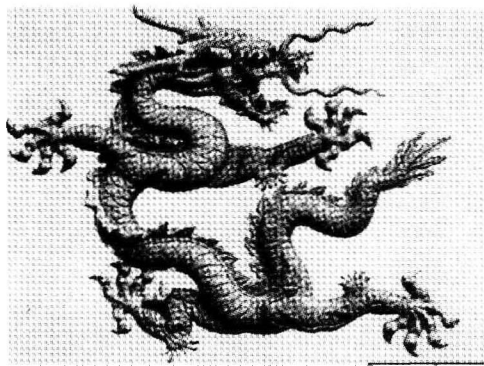
邛都县下有一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戴角在床间，姥怜而饴之食。日稍长大，遂长丈馀。令有骏马，蛇遂吸杀之。令因大忿恨，责姥出蛇。姥云：“在床

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无所见。令又迁怒，杀姥。蛇乃感人以灵，言：“瞋令，何杀我母？当为母报仇！”此后每夜辄闻若雷若风，四十许日。百姓相见，咸惊语：“汝头那忽戴鱼？”

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为“陷湖”。唯姥宅无恙，迄今犹存。渔人采捕，必依止宿。每有风浪，辄居宅侧，恬静无他。风静水清，犹见城郭楼榭巽然。今水浅时，彼土人没水，取得旧木，坚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为枕相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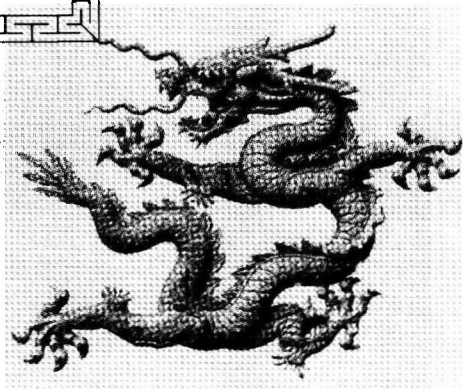
十六

建业有妇人背生一瘤，大如数斗囊，中有物如茧栗，甚众，行即有声。恒乞于市，自言村妇也，常与姊姒辈分养蚕，（已）〔己〕独频年损耗，因窃其似一囊茧焚之。顷之，背患此疮，渐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气闭闷，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负囊。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
撰



世说新语

——古代志人笔记第一书

人言魏晋轶闻多，卅六分门入世说。
座上王恭无长物，酒边石逆有余恶。
捉刀体魄方威肃，咏絮才情正郁勃。
得貌循声真妙笔，每临佳处起吟哦。

【内容简介】

南朝宋人刘义庆撰。

全书分德行、语言、故事等三十六门，主要记载东汉后期至晋宋年间文人名士的言行轶事，是魏晋士大夫阶层思想、生活的真实记录。

《世说新语》语言简洁，意味隽永，片语只言即可勾划人物。它开创了我国文言小说的先河，形成了轶事小说的一个流派。

目 录

上卷上	(9421)
德行第一	(9421)
言语第二	(9428)
上卷下	(9444)
政事第三	(9444)
文学第四	(9448)
中卷上	(9464)
方正第五	(9464)
雅量第六	(9474)
识鉴第七	(9480)
中卷下	(9485)
赏誉第八	(9485)
品藻第九	(9504)
规箴第十	(9515)
捷悟第十一	(9519)
夙惠第十二	(9520)
豪爽第十三	(9522)
下卷上	(9524)
容止第十四	(9524)
自新第十五	(9529)
企羨第十六	(9529)
伤逝第十七	(9530)
栖逸第十八	(9533)
贤媛第十九	(9535)
术解第二十	(9541)
巧艺第二十一	(9542)
宠礼第二十二	(9544)
任诞第二十三	(9545)
简傲第二十四	(9553)
下卷下	(9557)
排调第二十五	(9557)
轻诋第二十六	(9566)
假譎第二十七	(9570)

黜免第二十八	(9573)
俭嗇第二十九	(9574)
汰侈第三十	(9576)
忿狷第三十一	(9578)
谗险第三十二	(9579)
尤悔第三十三	(9580)
纰漏第三十四	(9583)
惑溺第三十五	(9584)
仇隙第三十六	(9585)

上卷上

德行第一

一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曰：“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间，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二

周子居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

三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四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

五

李元礼尝叹荀淑、钟皓，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

六

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将车，季方持杖后从，长文尚小，载著车

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馀六龙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

七

客有问陈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八

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九

〔荀〕〔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十

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陈元方兄弟恣柔爱之道。而二门之里，两不失雍熙之轨焉。

十一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十二

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十三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郎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

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十四

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暗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

十五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十六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十七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十八

梁王、赵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裴令公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损有馀，补不足，天之道也。”

十九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中清远。将无以德掩其言？”

二十

王安丰遭艰，至性过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桮果能伤人，浚冲必不免灭性之讥。”



二十一

王戎父浑，有令名，官至凉州刺史。浑薨，所历九郡义故，怀其德惠，相率致赙数百万，戎悉不受。

二十二

刘道真尝为徒，扶风王骏以五百匹布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当时以为美事。

二十三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二十四

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着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郗公亡，翼为剡县，解职归，席苫于公灵床头，心丧终三年。

二十五

顾荣在洛阳，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己施焉，同坐嗤之。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二十六

祖光禄少孤贫，性至孝，常自为母炊爨作食。王平北闻其佳名，以两婢饷之，因取为中部。有人戏之者曰：“奴价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轻于五羖之皮邪！”

二十七

周镇罢临川郡还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时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狭小，而又大漏，殆无复坐处。王曰：“胡威之清，何以过此！”即启用为吴兴郡。



二十八

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既过江，取一妾，甚宠爱。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业，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

二十九

王长豫为人谨顺，事亲尽色养之孝。丞相见长豫辄喜，见敬豫辄嗔。长豫与丞相语，恒以慎密为端。丞相还台，及行，未尝不送至车后。恒与曹夫人并当箱篋。长豫亡后，丞相还台，登车后，哭至台门。曹夫人作箴，封而不忍开。

三十

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辄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达知称，又与先人至交，不宜说之。”

三十一

庾公乘马有的卢，或语令卖去。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当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

三十二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三十三

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太傅时年七八岁，着青布綉，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三十四

谢太傅绝重褚公，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



三十五

刘尹在郡，临终绵惓，闻阁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请杀车中牛祭神，真长答曰：“丘之祷久矣，勿复为烦！”

三十六

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

三十七

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杀之。抚军意色不说，门下起弹。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

三十八

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邪？”答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复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帷邪？”范笑而受之。

三十九

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馀事，唯忆与郗家离婚。”

四十

殷仲堪既为荆州，值水俭，食常五碗，盘外无馀肴，饭粒脱落盘席间，辄拾以啖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每语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损其本？尔曹其存之！”

四十一

初，桓南郡、杨广共说殷荆州，宜夺殷覬南蛮以自树。覬亦即晓其旨。尝因行散，率尔去下舍，便不复还，内外无预知者。意色萧然，远同斗生之无愠。时论以此多之。



四十二

王仆射在江州，为殷、桓所逐，奔窜豫章，存亡未测。王绥在都，既忧戚在貌，居处饮食，每事有降。时人谓为“试守孝子”。

四十三

桓南郡既破殷荆州，收殷将佐十许人，咨议罗企生亦在焉。桓素待企生厚，将有所戮，先遣人语云：“若谢我，当释罪。”企生答曰：“为殷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颜谢桓公！”既出市，桓又遣人问：“欲何言？”答曰：“昔晋文王杀嵇康，而嵇绍为晋忠臣。从公乞一弟以养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与企生母胡，胡时在豫章，企生问至，即日焚裘。

四十四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馀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四十五

吴郡陈遗，家至孝。母好食铛底焦饭，遗作郡主簿，恒装一囊，每煮食，辄贮录焦饭，归以遗母。后值孙恩贼出吴郡，袁府君即日便征。遗已聚敛得数斗焦饭，未展归家，遂带以从军。战于沪渎，败，军人溃散，逃走山泽，皆多饥死，遗独以焦饭得活。时人以为纯孝之报也。

四十六

孔仆射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时为太常，形素羸瘦，着重服，竟日涕泗流涟，见者以为真孝子。

四十七

吴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阳郡后，遭母童夫人艰，朝夕哭临，及思至、宾客吊省，号踊哀绝，路人为之落泪。韩康伯时为丹阳尹，母殷在郡，每闻二吴之哭，辄为凄恻，语康伯曰：“汝若为选官，当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韩后果为吏部尚书，大吴不免哀制，小吴遂大贵达。



言语第二

一

边文礼见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尧聘许由，面无忤色。先生何为颠倒衣裳？”文礼答曰：“明府初临，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

二

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

三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赧踏。

四

孔文举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大儿谓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礼？”

五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六

颍川太守髡陈仲弓。客有问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



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佞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惭而退。

七

荀慈明与汝南袁闾相见，问颍川人士，慈明先及诸兄。闾笑曰：“士但可因亲旧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难，依据者何经？”闾曰：“方问国士，而及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内举不失其子，外举不失其仇，以为至公；公旦《文王》之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亲亲之义也；《春秋》之义，内其国而外诸夏。且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为悖德乎？”

八

祢衡被魏武滴为鼓吏，正月半试鼓，衡扬枹为《渔阳》掺挝，渊渊有金石声，四坐为之改容。孔融曰：“祢衡罪同胥靡，不能发明王之梦。”魏武惭而赦之。

九

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从车中谓曰：“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车。子适知邪径之速，不虑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忼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士元曰：“仆生出边垂，寡见大义，若不一叩洪钟，伐雷鼓，则不识其音响也！”

十

刘公干以失敬罪。文帝问曰：“卿何以不谨于文宪？”桢答曰：“臣诚庸短，亦由陛下纲目不疏。”

十一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十二

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十三

魏明帝为外祖母筑馆于甄氏。既成，自行视。谓左右曰：“馆当以何为名？”侍中缪袭曰：“陛下圣思齐于哲王，罔极过于曾、闵，此馆之兴，情钟舅氏，宜以渭阳为名。”

十四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十五

嵇中散语赵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恨量小狭。”赵云：“尺表能审玃衡之度，寸管能测往复之气。何必在大？但问识如何耳！”

十六

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

十七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风兮风兮’，故是一风。”

十八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十九

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



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说，群臣叹服。

二十

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

二十一

诸葛靓在吴，于朝堂大会。孙皓问：“卿字仲思，为何所思？”对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二十二

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馀，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

二十三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二十四

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嵒巍以嵯峨，其水洄渌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二十五

乐令女适大将军成都王颖，王兄长沙王执权于洛，遂构兵相图。长沙王亲近小人，远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怀危惧。乐令既允朝望，加有婚亲，群小谗于长沙。长沙尝问乐令，乐令神色自如，徐答曰：“岂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释然，无复疑虑。

二十六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二十七

中朝有小儿，父病，行乞药。主人问病，曰：“患疟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疟？”答曰：“来病君子，所以为疟耳。”

二十八

崔正熊诣都郡，都郡将姓陈，问正熊：“君去崔杼几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陈恒。”

二十九

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毫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

三十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说而忽肥？”庾曰：“君复何忧惨而忽瘦？”伯仁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

三十一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勦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三十二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憔悴，语左右曰：“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三十三

顾司空未知名，诣王丞相。丞相小极，对之疲睡。顾思所以叩会之，因谓同坐曰：“昔每闻元公道公协赞中宗，保全江表。体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觉，谓顾曰：“此子圭璋特达，机警有锋。”

三十四

会稽贺生，体识清远，言行以礼。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秀。

三十五

刘琨虽隔阂寇戎，志存本朝。谓温峤曰：“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今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于河北，使卿延誉于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峤虽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岂敢辞命？”

三十六

温峤初为刘琨使，来过江。于时，江左营建始尔，纲纪未举。温新至，深有诸虑。既诣王丞相，陈主上幽越、社稷焚灭、山陵夷毁之酷，有《黍离》之痛。温忠慨深烈，言与泗俱，丞相亦与之对泣。叙情既毕，便深自陈结，丞相亦厚相酬纳。既出，欢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

三十七

王敦兄含为光禄勋，敦既逆谋，屯据南州，含委职奔姑孰。王丞相诣阙谢。司徒、丞相、扬州官僚问讯，仓卒不知何辞。顾司空时为扬州别驾，援翰曰：“王光禄远避流言，明公蒙尘路次，群下不宁，不审尊体起居何如？”

三十八

郗太尉拜司空，语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纷纭，遂至台鼎。朱傅翰音，实愧于怀。”

三十九

高坐道人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



四十

周仆射雍容好仪形。诣王公，初下车，隐数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啸咏。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阮？”

四十一

庾公尝入佛图，见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于时以为名言。

四十二

挚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复出作内史，年始二十九。尝别王敦，敦谓瞻曰：“卿年未三十，已为万石，亦太蚤。”瞻曰：“方于将军，少为太蚤；比之甘罗，已为太老。”

四十三

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四十四

孔廷尉以裘与从弟沈，沈辞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俭，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犹狐裘数十年。卿复何辞此？”于是受而服之。

四十五

佛图澄与诸石游，林公曰：“澄以石虎为海鸥鸟。”

四十六

谢仁祖年八岁，谢豫章将送客。尔时语已神悟，自参上流。诸人咸共叹之，曰：“年少一坐之颜回！”仁祖曰：“坐无尼父，焉别颜回？”

四十七

陶公疾笃，都无献替之言，朝士以为恨。仁祖闻之，曰：“时无竖刁，故不贻陶公话言。”时贤以为德音。

四十八

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或云下令。

四十九

孙盛为庾公记室参军，从猎，将其二儿俱行。庾公不知，忽于猎场见齐庄，时年七八岁，庾谓曰：“君亦复来邪？”应声答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五十

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公问齐由何字，答曰：“字齐由。”公曰：“欲何齐邪？”曰：“齐许由。”“齐庄何字？”答曰：“字齐庄。”公曰：“欲何齐？”曰：“齐庄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对曰：“圣人生知，故难企慕。”庾公大喜小儿对。

五十一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惠。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悉。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五十二

庾法畅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畅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

五十三

庾稚恭为荆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中刘劭曰：“柏梁云构，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钟、夔先听其音。稚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后闻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五十四

何骠骑亡后，征褚公人。既至石头，王长史、刘尹同诣褚。褚曰：“真长，何以处我？”真长顾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视王，王曰：“国自有周公。”

五十五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五十六

简文作抚军时，尝与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让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简文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五十七

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蚤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

五十八

桓公入峡，绝壁天悬，腾波迅急。乃叹曰：“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如何？”

五十九

初，苻愰入太微，寻废海西。简文登阼，复入太微，帝恶之。时郗超为中书，在直。引超入曰：“天命修短，故非所计。政当无复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马方将外固封疆，内镇社稷，必无若此之虑。臣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诵庾仲初诗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声甚凄厉。郗受假还东，帝曰：“致意尊公，家国之事，遂至于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卫，思患预防。愧叹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

六十

简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问上何在。简文曰：“某在斯。”时人以为能。

六十一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六十二

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

六十三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

六十四

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时有人心处，便觉咫尺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

六十五

羊秉为抚军参军，少亡，有令誉，夏侯孝若为之叙，极相赞悼。羊权为黄门侍郎，侍简文坐。帝问曰：“夏侯湛作《羊秉叙》，绝可想。是卿何物？有后不？”权潜然对曰：“亡伯令问夙彰，而无有继嗣；虽名播天听，然胤绝圣世。”帝嗟慨久之。

六十六

王长史与刘真长别后相见，王谓刘曰：“卿更长进。”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

六十七

刘尹云：“人想王荆产佳，此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

六十八

王仲祖闻蛮语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卢来朝，故当不昧此语。”

六十九

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就刘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

七十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七十一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艺。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七十二

王中郎令伏玄度、习凿齿论青、楚人物，临成以示韩康伯，康伯都无言。王曰：“何故不言？”韩曰：“无可无不可。”

七十三

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

七十四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

七十五

谢公云：“圣贤去人，其间亦迩。”子侄未之许。公叹曰：“若郗超闻此语，必不至河汉。”

七十六

支公好鹤，住剡东岵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铄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翘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翻成，置使飞去。

七十七

谢中郎经曲阿后湖，问左右：“此是何水？”答曰：“曲阿湖。”谢曰：“故当渊注滢著，纳而不流。”

七十八

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谢太傅以问子弟，车骑答曰：“当由欲者不多，而使与者忘少。”

七十九

谢胡儿语庾道季：“诸人莫当就卿谈，可坚城垒。”庾曰：“若文度来，我以偏师待之；康伯来，济河焚舟。”

八十

李弘度常叹不被遇。殷扬州知其家贫，问：“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门》之叹，久已上闻；穷猿奔林，岂暇择木？”遂授剡县。

八十一

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八十二

谢万作豫州都督，新拜，当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谢疲顿。于是高侍中往，径就谢坐，因问：“卿今仗节方州，当疆理西蕃，何以为政？”谢粗道其意。高便为谢道形势，作数百语。谢遂起坐。高去后，谢追曰：“阿鄞故粗有才具。”谢因此得终坐。

八十三

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濂乡。将别，既自凄惘，叹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

八十四

孙绰赋《遂初》，筑室岷川，自言见止足之分。斋前种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



远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

八十五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赏。”顾长康时为客在坐，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即赏以二婢。

八十六

王子敬语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复佳耳，然亦何与人事？故不如铜雀台上妓。”

八十七

林公见东阳长山，曰：“何其坦迤！”

八十八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八十九

简文崩，孝武年十馀岁，立，至暝不临。左右启：“依常应临。”帝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

九十

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难苦问谢，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

九十一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九十二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

九十三

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

九十四

张天锡为凉州刺史，称制西隅。既为（符）〔苻〕坚所禽，用为侍中。后于寿阳俱败。至都，为孝武所器。每入言论，无不竟日。颇有嫉己者，于坐问张：“北方何物可贵？”张曰：“桑椹甘香，鸱鸢革响，淳酪养性，人无嫉心。”

九十五

顾长康拜桓宣武墓，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顾曰：“鼻如广莫长风，眼如悬河决溜。”或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

九十六

毛伯成既负其才气，常称：“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

九十七

范宁作豫章，八日请佛有板，众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弥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则为许可。”众从其义。

九十八

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

九十九

王中郎甚爱张天锡，问之曰：“卿观过江诸人，经纬江左轨辙，有何伟异？后来之彦，复何如中原？”张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还；因时修制，荀、乐之风。”王曰：“卿知见有馀，何故为（符）〔苻〕坚所制？”答曰：“阳消阴息，故天步屯蹇，否剥成象，岂足多讥？”

—〇〇

谢景重女适王孝伯儿，二门公甚相爱美。谢为太傅长史，被弹，王即取作长史，带晋陵郡。太傅已构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谢，还取作咨议，外示縈维，而实以乖间之。及孝伯败后，太傅绕东府城行散，僚属悉在南门，要望候拜。时谓谢曰：“王宁异谋，云是卿为其计。”谢曾无惧色，斂笏对曰：“乐彦辅有言，岂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对，因举酒劝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〇—

桓玄义兴还后，见司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问人云：“桓温来欲作贼，如何？”桓玄伏不得起。谢景重时为长史，举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圣明，功超伊、霍，纷纭之议，裁之圣鉴。”太傅曰：“我知，我知。”即举酒云：“桓义兴，劝卿酒！”桓出谢过。

—〇二

宣武移镇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谓王东亭曰：“丞相初营建康，无所因承，而制置纡曲，方此为劣。”东亭曰：“此丞相乃所以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国。若使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故纡馀委曲，若不可测。”

—〇三

桓玄诣殷荆州，殷在妾房昼眠，左右辞不之通。”桓后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纵有此，岂不以‘贤贤易色’也？”

—〇四

桓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当以其妖而浮。”



一〇五

谢混问羊孚：“何以器举瑚琏？”羊曰：“故当以为接神之器。”

一〇六

桓玄既篡位后，御床微陷，群臣失色。侍中殷仲文进曰：“当由圣德渊重，厚地所以不能载。”时人善之。

一〇七

桓玄既篡位，将改置直馆，问左右：“虎中郎省应在何处？”有人答曰：“无省。”当时殊忤旨。问：“何以知无？”答曰：“潘岳《秋兴赋叙》曰：‘余兼虎中郎将，寓直散骑之省。’”玄咨嗟称善。

一〇八

谢灵运好戴曲柄笠，孔隐士谓曰：“卿欲希心高远，何不能遗曲盖之貌？”谢答曰：“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



上卷下

政事第三

一

陈仲弓为太丘长，时吏有诈称母病求假。事觉，收之，令吏杀焉。主簿请付狱考众奸。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其罪莫大。考求众奸，岂复过此？”

二

陈仲弓为太丘长，有劫贼杀财主（主）者，捕之。未至发所，道闻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车往治之。主簿曰：“贼大，宜先按讨。”仲弓曰：“盗杀财主，何如骨肉相残？”

三

陈元方年十一时，候袁公。袁公问曰：“贤家君在太丘，远近称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尝为邺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异世而出，周旋动静，万里如一。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

四

贺太傅作吴郡，初不出门。吴中诸强族轻之，乃题府门云：“会稽鸡，不能啼。”贺闻，故出行，至门反顾，索笔足之曰：“不可啼，杀吴儿。”于是至诸屯邸，检校诸顾、陆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众。陆抗时为江陵都督，故下请孙皓，然后得释。

五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逾七十，犹如管时任。贵胜年少若和、裴、王之徒，并共言咏。

有署阁柱曰：“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鞅，王济剔鬪不得休。”或云潘尼作之。

六

贾充初定律令，与羊祜共咨太傅郑冲。冲曰：“皋陶严明之旨，非仆暗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润。”冲乃粗下意。

七

山司徒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

八

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

九

王安期为东海郡，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王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

十

王安期作东海郡，吏录一犯夜人来。王问：“何处来？”云：“从师家受书还，不觉日晚。”王曰：“鞭挞宁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归家。

十一

成帝在石头，任让在帝前戮侍中钟雅、右卫将军刘超。帝泣曰：“还我侍中。”让不奉诏，遂斩超、雅。事平之后，陶公与让有旧，欲宥之。许柳儿思妣者至佳，诸公欲全之。若全思妣，则不得不为陶全让，于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让是杀我侍中者，不可宥！”诸公以少主不可违，并斩二人。

十二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阁！兰阁！”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十三

陆太尉诣王丞相咨事，过后辄翻异。王公怪其如此，后以问陆。陆曰：“公长民短，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

十四

丞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简之。”庾公曰：“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

十五

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策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愤愤，后人当思此愤愤。”

十六

陶公性检厉，勤于事。作荆州时，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会，值积雪始晴，听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又云：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乃超两阶用之。

十七

何骠骑作会稽，虞存弟睿作郡主簿，以何见客劳损，欲白断常客，使家人节量择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见存。存时为何上佐，正与睿共食，语云：“白事甚好，待我食华作教。”食竟，取笔题白事后云：“若得门庭长如郭林宗者，当如所白。汝何处得此人？”睿于是止。

十八

王、刘与林公共看何骠骑，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玄言。那得方低头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诸人以为佳。

十九

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汉，耻以威刑肃物。令史受杖，正从朱衣上过。桓式年少，从外来，云：“向从阁下过，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意讥不着。桓公



云：“我犹患其重。”

二十

简文为相，事动经年，然后得过。桓公甚患其迟，常加劝勉。太宗曰：“一日万机，那得速？”

二十一

山遐去东阳，王长史就简文索东阳，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静致治。”

二十二

殷浩始作扬州，刘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襍。人问其故，答曰：“刺史严，不敢夜行。”

二十三

谢公时，兵厮逋亡，多近甯南塘，下诸舫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

二十四

王大为吏部郎，尝作选草，临当奏，王僧弥来，聊出示之。僧弥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选者近半，王大甚以为佳，更写即奏。

二十五

王东亭与张冠军善。王既作吴郡，人问小令曰：“东亭作郡，风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与张祖希情好日隆耳。”

二十六

殷仲堪当之荆州，王东亭问曰：“德以居全为称，仁以不害物为名。方今宰牧华夏，处杀戮之职，与本操将不乖乎？”殷答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为不贤；孔丘居司寇之任，未为不仁。”



文学第四

一

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

二

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已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遂为《服氏注》。

三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着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四

服虔既善《春秋》，将为注，欲参考同异。闻崔烈集门生讲传，遂匿姓名，为烈门人赁作食。每当至讲时，辄窃听户壁间。既知不能逾己，稍共诸生叙其短长。烈闻，不测何人。然素闻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觉惊应，遂相与友善。

五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六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七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八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

九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

十

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十一

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

十二

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

十三

诸葛玄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玄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

十四

卫玠总角时，问乐令梦，乐云“是想”。卫曰：“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乐云：“因也。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蜃啖铁杵，皆无想无因故也。”卫思因，经日不得，遂成病。乐闻，故命驾为剖析之。卫即小差，乐叹曰：“此儿胸中当必无膏肓之疾。”

十五

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

十六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

十七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十八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一？”遂相与为友。

十九

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

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

二十

卫玠始度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玠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主永夕不得豫。玠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夕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

二十一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二十二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翬如生母狗馨。”

二十三

殷中军见佛经，云：“理亦应阿堵上。”

二十四

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二十五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二十六

刘真长与殷渊源谈，刘理如小屈，殷曰：“恶卿不欲作将善云梯仰攻？”

二十七

殷中军云：“康伯未得我牙后慧。”

二十八

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过有所通，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殷徐语左右：“取手巾与谢郎拭面。”

二十九

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

三十

有北来道人好才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于时竺法深、孙兴公悉共听。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此道人每辄摧屈。孙问深公：“上人当是逆风家，向来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风？”深公得此义，夷然不屑。

三十一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

三十二

《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

三十三

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辞不已，刘亦不复答。殷去后，乃云：“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

三十四

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

三十五

支道林造《即色论》，论成，示王中郎。中郎都无言。支曰：“默而识之乎？”王曰：“既无文殊，谁能见赏？”

三十六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三十七

三乘佛家滞义，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诸人在下坐听，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说，正当得两，人三便乱。今义弟子虽传，犹不尽得。

三十八

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荀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

三十九

林道人诣谢公，东阳时始总角，新病起，体未堪劳。与林公讲论，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后听之，再遣信令还，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因流涕抱儿以归。谢公语同坐曰：“家嫂辞情忼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士见！”



四十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四十一

谢车骑在安西艰中，林道人往就语，将夕乃退。有人道上见者，问云：“公何处来？”答云：“今日与谢孝剧谈一出来。”

四十二

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寺中。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谓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王大惭而退。

四十三

殷中军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世之幽滞。尝欲与支道林辩之，竟不得。今《小品》犹存。

四十四

佛经以为祛练神明，则圣人可致。简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然陶练之功，尚不可诬。”

四十五

于法开始与支公争名，后精渐归支，意甚不忿，遂遁迹剡下。遣弟子出都，语使过会稽。于时支公正讲《小品》。开戒弟子：“道林讲，比汝至，当在某品中。”因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旧此中不可复通。”弟子如言诣支公。正值讲，因谨述开意，往反多时，林公遂屈，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来〕！”

四十六

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写水着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

四十七

康僧渊初过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营。忽往殷渊源许，值盛有宾客，殷使坐，粗与寒温，遂及义理。语言辞旨，曾无愧色。领略粗举，一往参诣。由是知之。

四十八

殷、谢诸人共集，谢因问殷：“眼往属万形，万形来入眼不？”

四十九

有人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时人以为名通。

五十

殷中军被废东阳，始看佛经。初视《维摩诘》，疑《般若波罗密》太多。后见《小品》，恨此语少。

五十一

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崑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

五十二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汙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五十三

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坐末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清言弥日，因留宿。至晓，张退，刘曰：“卿且去，正当取卿共诣抚军。”张还船，同侣问何处宿，张笑而不答。须臾，真长遣传教觅张孝廉船，同侣愧愕。即同载诣抚军。至门，刘前进为抚军曰：“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既前，抚军与之话言，



咨嗟称善，曰：“张凭勃宰为理窟。”即用为太常博士。

五十四

汰法师云：“‘六通’、‘三明’同归，正异名耳。”

五十五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即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馀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五十六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己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

五十七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荀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意谓王曰：“圣人有情不？”王曰：“无。”重问曰：“圣人如柱邪？”王曰：“如筹算。虽无情，运之者有情。”僧意云：“谁运圣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

五十八

司马太傅问谢车骑：“惠子其书五车，何以无一言入玄？”谢曰：“故当是其妙处不传。”

五十九

殷中军被废，徙东阳，大读佛经，皆精解，唯至事数处不解。遇见一道人，问所签，便释然。



六十

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殷乃叹曰：“使我解《四本》，谈不翅尔。”

六十一

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

六十二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及王家见婿，孚送弟俱往。时永言父东阳尚在，殷仲堪是东阳女婿，亦在坐。孚雅善理义，乃与仲堪道《齐物》，殷难之。羊云：“君四番后当得见同。”殷笑曰：“乃可得尽，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后一通。殷咨嗟曰：“仆便无以相异！”叹为新拔者久之。

六十三

殷仲堪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

六十四

提婆初至，为东亭第讲《阿毗昙》。始发讲，坐裁半，僧弥便云：“都已晓。”即于坐分数四有意道人，更就馀屋自讲。提婆讲竟，东亭问法冈道人曰：“弟子都未解，阿弥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当小未精核耳。”

六十五

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每相攻难。年馀后，但一两番。桓自叹才思转退，殷云：“此乃是君转解。”

六十六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六十七

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

六十八

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訾者，莫不敛衽赞述焉。

六十九

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

七十

乐令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将让河南尹，请潘岳为表。潘云：“可作耳，要当得君意。”乐为述己所以为让，标位二百许语，潘直取错综，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乐不假潘之文，潘不取乐之旨，则无以成斯矣。”

七十一

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

七十二

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

七十三

太叔广甚辩给，而挚仲治长于翰墨，俱为列卿。每至公坐，广谈，仲治不能对；退，著笔难广，广又不能答。

七十四

江左殷太常父子并能言理，亦有辩讷之异。扬州口谈至剧，太常辄云：“汝更思吾论。”

七十五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

七十六

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七十七

庾阐始作《扬都赋》，道温、庾云：“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庾公闻赋成，求看，兼赠贶之。阐更改“望”为“俊”，以“亮”为“润”云。

七十八

孙兴公作《庾公诔》。袁羊曰：“见此张缓。”于是以为名赏。

七十九

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戚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谢太傅云：“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

八十

习凿齿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为荆州治中。凿齿谢笈亦云：“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后至都见简文，返命，宣武问：“见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见此人。”从此忤旨，出为衡阳郡，性理遂错。于病中犹作《汉晋春秋》，品评卓逸。



八十一

孙兴公云：“《三都》、《二京》，《五经》鼓吹。”

八十二

谢太傅问主簿陆退：“张凭何以作母谏，而不作父谏？”退答曰：“故当是丈夫之德，表于事行；妇人之美，非谏不显。”

八十三

王敬仁年十三，作《贤人论》。长史送示真长，真长答云：“见敬仁所作论，便足参微言。”

八十四

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八十五

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

八十六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

八十七

桓公见谢安石作简文谥议，看竟，掷与坐上诸客，云：“此是安石碎金。”

八十八

袁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



八十九

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

九十

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载王东亭作《经王公酒垆下赋》，甚有才情。

九十一

谢万作《八贤论》，与孙兴公往反，小有利钝。谢后出以示顾君齐。顾曰：“我亦作，知卿当无所名。”

九十二

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九十三

孙兴公道曹辅佐才如白地明光锦，裁为负版袴，非无文采，酷无裁制。

九十四

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狴耳，彦伯遂以著书。”

九十五

王东亭到桓公吏，既伏阁下，桓令人窃取其白事。东亭即于阁下更作，无复向一字。

九十六

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东亭在侧，极叹其才。袁虎云：“当令齿舌间得利。”



九十七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九十八

或问顾长康：“君《箏赋》何如嵇康《琴赋》？”顾曰：“不赏者作后出相遗，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

九十九

殷仲文天才宏瞻，而读书不甚广博。亮叹曰：“若使殷仲文读书半袁豹，才不减班固。”

一〇〇

羊孚作《雪赞》云：“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桓胤遂以书扇。

一〇一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

一〇二

桓玄尝登江陵城南楼，云：“我今欲为王孝伯作诔。”因吟啸良久，随而下笔。一坐之间，诔以之成。

一〇三

桓玄初并西夏，领荆、江二州二府一国。于时始雪，五处俱贺，五版并入。玄在听事上，版至，即答版后。皆粲然成章，不相揉杂。

一〇四

桓玄下都，羊孚时为兖州别驾，从京来诣门。笺云：“自顷世故睽离，心事沦湮。明



世说新语



公启晨光于积晦，澄百流以一流。”桓见笈，驰唤前云：“子道，子道，来何迟！”即用为记室参军。孟昶为刘牢之主簿，诣门谢，见云：“羊侯，羊侯，百口赖卿。”

天下第一書

九四六三

笔
记
部



中卷上

方正第五

—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二

南阳宗世林，魏武同时，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世林既以忤旨见疏，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门，皆独拜床下，其见礼如此。

三

魏文帝受禅，陈群有戚容。帝问曰：“朕应天受命，卿何以不乐？”群曰：“臣与华歆服膺先朝，今虽欣圣化，犹义形于色。”

四

郭淮作关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屡有战庸。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当并诛，使者征摄甚急。淮使戒装，克日当发。州府文武及百姓劝淮举兵，淮不许。至期遣妻，百姓号泣追呼者数万人。行数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还。于是文武奔驰，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与宣帝书曰：“五子哀恋，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则无五子。五子若殒，亦复无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五

诸葛亮之次渭滨，关中震动。魏明帝深惧晋宣王战，乃遣辛毗为军司马。宣王既与亮对渭而陈，亮设诱满万方。宣王果大忿，将欲应之以重兵。亮遣间谍覘之，还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钺，当军门立，军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六

夏侯玄既被桎梏，时钟毓为廷尉。钟会先不与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虽复刑馀之人，未敢闻命。”考掠初无一言，临刑东市，颜色不异。

七

夏侯泰初与广陵陈本善，本与玄在本母前宴饮，本弟蹇行还，径入至堂户。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杂。”

八

高贵乡公薨，内外喧哗。司马文王问侍中陈泰曰：“何以静之？”泰云：“唯杀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可复下此不？”对曰：“但见其上，未见其下。”

九

和峤为武帝所亲重，语峤曰：“东宫顷似更成进，卿试往看。”还，问何如。答云：“皇太子圣质如初。”

十

诸葛靓后人晋，除大司马，召不起。以与晋室有仇，常背洛水而坐。与武帝有旧，帝欲见之而无由，乃请诸葛妃呼靓。既来，帝就太妃间相见。礼毕，酒酣，帝曰：“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靓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复睹圣颜。”因涕泗百行。帝于是惭悔而出。

十一

武帝语和峤曰：“我欲先痛骂王武子，然后爵之。”峤曰：“武子俊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责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它人能令疏亲，臣不能使亲疏，以此愧陛下。”

十二

杜预之荆州，顿七里桥，朝士悉祖。预少贱，好豪侠，不为物所许。杨济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须臾，和长舆来，问：“杨右卫何在？”客曰：“向来，不坐而去。”长舆曰：“必大夏门下盘马。”往大夏门，果大阅骑。长舆抱内车，共载归，坐如初。

十三

杜预拜镇南将军，朝士悉至，皆在连榻坐，时亦有裴叔则。羊稚舒后至，曰：“杜元凯乃复连榻坐客？”不坐便去。杜请裴追之。羊去数里住马，即而俱还杜许。

十四

晋武帝时，荀勖为中书监，和峤为令。故事监、令由来共车。峤性雅正，常疾勖谄谀。后公车来，峤便登，正向前坐，不复容勖。勖方更觅车，然后得去。监、令各给车，自此始。

十五

山公大儿着短帻，车中倚。武帝欲见之，山公不敢辞。问儿，儿不肯行。时论乃云胜山公。

十六

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雄后为黄门郎，刘为侍中，初不交言。武帝闻之，敕雄复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诣刘再拜曰：“向受诏而来，而君臣之义绝，何如？”于是即去。武帝闻尚不和，乃怒问雄曰：“我令卿复君臣之好，何以犹绝？”雄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臣于刘河内，不为戎首，亦已幸甚，安复为君臣之好？”武帝从之。

十七

齐王冏为大司马辅政，嵇绍为侍中，诣冏咨事。冏设宰会，召葛祚、董艾等共论时宜。祚等白冏：“嵇侍中善于丝竹，公可令操之。”遂送乐器。绍推却不受。冏曰：“今日共为欢，卿何却邪？”绍曰：“公协辅皇室，令作事可法。绍虽官卑，职备常伯。操丝比竹，盖乐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为伶人之业。今逼高命，不敢苟辞，当释冠冕，袭私服。此绍之心也。”祚等不自得而退。

十八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瑗。”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公以此定之。

十九

羊忱性甚贞烈。赵王伦为相国，忱为太傅长史，乃版以参相国军事。使者卒至，忱深惧豫祸，不暇被马，于是帖骑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发，使者不敢进，遂得免。

二十

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为尔。”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二十一

阮宣子伐社树，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为树，伐树则社亡；树而为社，伐树则社移矣。”

二十二

阮宣子论鬼神有无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独以为无，曰：“今见鬼者，云着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复有鬼邪？”

二十三

元皇帝既登阼，以郑后之宠，欲舍明帝而立简文。时议者咸谓舍长立少，既于理非伦，且明帝以聪亮英断，益宜为储副。周、王诸公并苦急恳切，唯刁玄亮独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虑诸公不奉诏，于是先唤周侯、丞相入，然后欲出诏付刁。周、王既入，始至阶头，帝逆遣传诏，逼使就东厢。周侯未悟，即却略下阶；丞相披拨传诏，径至御床前，曰：“不审陛下何以见臣？”帝默然无言，乃探怀中黄纸诏裂掷之。由此皇储始定。周侯方慨然愧叹曰：“我常自言胜茂弘，今始知不如也！”

二十四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对曰：“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

二十五

诸葛恢大女适太尉庾亮儿，次女适徐州刺史羊忱儿。亮子被苏峻害，改适江彪。恢儿娶邓攸女。于时谢尚书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邓是世婚，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袁儿婚。”及恢亡，遂婚。于是王右军往谢家看新妇，犹有恢之遗法，威仪端详，容服光整。王叹曰：“我在遣女，裁得尔耳！”

二十六

周叔治作晋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别，叔治以将别，涕泗不止。仲智诿之曰：“斯人乃妇女，与人别，唯涕泣。”便舍去。周侯独留与饮酒言话。临别流涕，抚其背曰：“奴好自爱。”

二十七

周伯仁为吏部尚书，在省内夜疾危急。时刁玄亮为尚书令，营救备亲好之至，良久小损。明旦，报仲智，仲智狼狽来。始入户，刁下床对之大泣，说伯仁昨危急之状。仲智手批之，刁为辟易于户侧。既前，都不问病，直云：“君在中朝，与和长舆齐名，那与佞人刁协有情？”径便出。

二十八

王含作庐江郡，贪浊狼籍。王敦护其兄，故于众坐称：“家兄在郡定佳，庐江人士咸称之。”时何充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敦默然。旁人以为之反侧，充晏然，神意自若。

二十九

顾孟著尝以酒劝周伯仁，伯仁不受，顾因移劝柱，而语柱曰：“讵可便作栋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为衿契。

三十

明帝在西堂会诸公饮酒，未大醉，帝问：“今名臣共集，何如尧、舜时？”周伯仁为仆射，因厉声曰：“今虽同人主，复那得等于圣治！”帝大怒，还内，作手诏满一黄纸，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杀之。后数日，诏出周，群臣往省之。周曰：“近知当不死，罪不足至此。”

三十一

王大将军当下，时咸谓无缘尔。伯仁曰：“今主非尧、舜，何能无过？且人臣安得称兵以向朝廷？处仲狼抗刚愎，王平子何在？”

三十二

王敦既下，住船石头，欲有废明帝意。宾客盈坐，敦知帝聪明，欲以不孝废之。每言帝不孝之状，而皆云温太真所说：“温尝为东宫率，后为吾司马，甚悉之。”须臾温来，敦便奋其威容，问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人无以测君子。”敦声色并厉，欲以威力使从己，乃重问温：“太子何以称佳？”温曰：“钩深致远，盖非浅识所测。然以礼待亲，可称为孝。”

三十三

王大将军既反，至石头，周伯仁往见之。谓周曰：“卿何以相负？”对曰：“公戎车犯正，下官忝率六军，而王师不振，以此负公。”

三十四

苏峻既至石头，百僚奔散，唯侍中钟雅独在帝侧。或谓钟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仇。何不用随时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钟曰：“国乱不能匡，君危不能济，而各逊遁以求免，吾惧董狐将执简而进矣！”

三十五

庾公临去，顾语钟后事，深以相委。钟曰：“栋折榱崩，谁之责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复言，卿当期克复之效耳！”钟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

三十六

苏峻时，孔群在横塘，为匡术所逼。王丞相保存术，因众坐戏语，令术劝群酒，以释横塘之憾。群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虽阳和布气，鹰化为鸠，至于识者，犹憎其眼。”

三十七

苏子高事平，王、庾诸公欲用孔廷尉为丹阳。乱离之后，百姓凋弊，孔慨然曰：“昔肃祖临崩，诸君亲升御床，并蒙眷识，共奉遗诏。孔坦疏贱，不在顾命之列。既有艰难，则以微臣为先，今犹俎上腐肉，任人脍截耳！”于是拂衣而去，诸公亦止。

三十八

孔车骑与中丞共行，在御道逢匡术，宾从甚盛，因往与车骑共语。中丞初不视，直云：“鹰化为鸠，众鸟犹恶其眼。”术大怒，便欲刃之。车骑下车抱术曰：“族弟发狂，卿为我有之！”始得全首领。

三十九

梅颐尝有惠于陶公。后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于春秋，万机自诸侯出。王公既得录，陶公何为不可放？”乃遣人于江口夺之。颐见陶公拜，陶公止之。颐曰：“梅仲真膝，明日岂可复屈邪？”

四十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床席。蔡公先在坐，不说而去，王亦不留。

四十一

何次道、庾季坚二人并为元辅。成帝初崩，于时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议以外寇方强，嗣子冲幼，乃立康帝。康帝登阼，会群臣，谓何曰：“朕今所以承大业，为谁之议？”何答曰：“陛下龙飞，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时用微臣之议，今不睹盛明之世。”

四十二

江仆射年少，王丞相呼与共棋。王手尝不如两道许，而欲敌道戏，试以观之。江不即

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尔。”旁有客曰：“此年少戏乃不恶。”王徐举首曰：“此年少非唯围棋见胜。”

四十三

孔君平疾笃，庾司空为会稽，省之，相问讯甚至，为之流涕。庾既下床，孔慨然曰：“大丈夫将终，不问安国宁家之术，乃作儿女子相问！”庾闻，回谢之，请其话言。

四十四

桓大司马诣刘尹，卧不起。桓弯弹弹刘枕，丸迸碎床褥间。刘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桓甚有恨容。

四十五

后来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谓曰：“黄吻年少，勿为评论宿士。昔尝与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

四十六

王中郎年少时，江彪为仆射领选，欲拟之为尚书郎。有语王者，王曰：“自过江来，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拟我？”江闻而止。

四十七

王述转尚书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应让杜许。”蓝田云：“汝谓我堪此不？”文度曰：“何为不堪？但克让自是美事，恐不可阙。”蓝田慨然曰：“既云堪，何为复让？人言汝胜我，定不如我。”

四十八

孙兴公作《庾公诔》，文多托寄之辞。既成，示庾道恩。庾见，慨然送还之，曰：“先君与君，自不至于此！”

四十九

王长史求东阳，抚军不用。后疾笃，临终，抚军哀叹曰：“吾将负仲祖于此！”命用之。长史曰：“人言会稽王痴，真痴！”



五十

刘简作桓宣武别驾，后为东曹参军，颇以刚直见疏。尝听记，简都无言。宣武问：“刘东曹何以不下意？”答曰：“会不能用。”宣武亦无怪色。

五十一

刘真长、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识小人贻其餐，肴案甚盛，真长辞焉。仲祖曰：“聊以充虚，何苦辞？”真长曰：“小人都不可与作缘。”

五十二

王修龄尝在东山，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

五十三

阮光禄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刘许，过事便还。诸人相与追之。阮亦知时流必当逐己，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刘尹时为会稽，乃叹曰：“我人，当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复近思旷旁。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五十四

王、刘与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后，刘牵脚加桓公颈，桓公甚不堪，举手拨去。既还，王长史语刘曰：“伊讵可以形色加人不？”

五十五

桓公问桓子野：“谢安石料万石必败，何以不谏？”子野答曰：“故当出于难犯耳。”桓作色曰：“万石挠弱凡才，有何严颜难犯？”

五十六

罗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与坐上客共语，答曰：“相识已多，不烦复尔。”

五十七

韩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摇。见诸谢皆富贵，轰隐交路，叹曰：“此复何异王莽时！”



五十八

王文度为桓公长史时，桓为儿求王女，王许咨蓝田。既还，蓝田爱念文度，虽长大，犹抱着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蓝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恶见文度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文度还报云：“下官家中先得婚处。”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后桓女遂嫁文度儿。

五十九

王子敬数岁时，尝看诸门生搏蒲。见有胜负，因曰：“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子敬瞋目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

六十

谢公闻羊绥佳，致意令来，终不肯诣。后绥为太学博士，因事见谢公，公即取以为主簿。

六十一

王右军与谢公诣阮公。至门，语谢：“故当共推主人。”谢曰：“推人正自难。”

六十二

太极殿始成，王子敬时为谢公长史，谢送版使王题之。王有不平色，语信曰：“可掷著门外。”谢后见王，曰：“题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韦诞诸人亦自为也。”王曰：“魏祚所以不长。”谢以为名言。

六十三

王恭欲请江卢奴为长史，晨往诣江，江犹在帐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应，直唤人取酒。自饮一碗，又不与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独饮？”江云：“卿亦复须邪？”更使酌与王。王饮酒毕，因得自解去。未出户，江叹曰：“人自量，固为难！”

六十四

孝武问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风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六十五

王爽与司马太傅饮酒，太傅醉，呼王为“小子”。王曰：“亡祖长史，与简文皇帝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俪二宫。何小子之有？”

六十六

张玄与王建武先不相识，后遇于范豫章许。范令二人共语，张因正坐敛衽，王孰视良久，不对。张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乃让王曰：“张玄，吴士之秀，亦见遇于时，而使至于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张祖希若欲相识，自应见诣。”范驰报张，张便束带造之。遂举觞对语，宾主无愧色。

雅量第六

—

豫章太守顾邵，是雍之子。邵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

二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三

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太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

四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

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五

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承间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

六

王戎为侍中，南郡太守刘肇遗筒中笏布五端，戎虽不受，厚报其书。

七

裴叔则被收，神气无变，举止自若。求纸笔作书，书成，救者多，乃得免。后位仪同三司。

八

王夷甫尝属族人事，经时未行。遇于一处饮燕，因语之曰：“近属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举榼掷其面。夷甫都无言，盥洗毕，牵王丞相臂，与共载去。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九

裴遐在周馥所，馥设主人。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正戏，不时为饮，司马恚，因曳遐坠地。遐还坐，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王夷甫问遐：“当时何得颜色不异？”答曰：“直是暗当故耳。”

十

刘庆孙在太傅所，于时人士多为所构，唯庾子嵩纵心事外无迹可间。后以其性俭家富，说太傅令换千万，冀其有吝，于此可乘。太傅于众坐中问庾，庾时颓然已醉，帻坠几上，以头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两娑千万，随公所取。”于是乃服。后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

十一

王夷甫与裴景声志好不同，景声恶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诣王，肆言极骂，要王答己，欲以分谤。王不为动色，徐曰：“白眼儿遂作。”



十二

王夷甫长裴成公四岁，不与相知。时共集一处，皆当时名士，谓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计？”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

十三

有往来者云：“庾公有东下意。”或谓王公：“可潜稍严，以备不虞。”王公曰：“我与元规虽俱王臣，本怀布衣之好。若其欲来，吾角巾径还乌衣，何所稍严？”

十四

王丞相主簿欲检校帐下，公语主簿：“欲与主簿周旋，无为知人几案间事。”

十五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馀两小麓，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十六

许侍中、顾司空俱作丞相从事，尔时已被遇，游宴集聚，略无不同。尝夜至丞相许戏，二人欢极，丞相便命使人己帐眠。顾至晓回转，不得快孰。许上床，使（哈）〔哈〕台大鼾。丞相顾诸客曰：“此中亦难得眠处。”

十七

庾太尉风仪伟长，不轻举止，时人皆以为假。亮有大儿数岁，雅重之质，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真尝隐幔怛之，此儿神色怡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为此？”论者谓不减亮。苏峻时遇害。或云：“见阿恭，知元规非假。”

十八

褚公于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名字已显而位微，人未多识。公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尔时，吴兴沈充为县令，当送客过浙江，客出，亭吏驱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问：“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有尊贵客，权移之。”令有酒色，因遥问：“伧父欲食饼不？姓何等？可共语。”褚因举手答曰：



“河南褚季野。”远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诣公。更宰杀为僕，具于公前，鞭挞亭吏，欲以谢惭。公与之酌宴，言色无异，状如不觉。令送公至界。

十九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二十

过江初拜官，舆饰供僕。羊曼拜丹阳尹，客来蚤者，并得佳设，日晏渐罄，不复及精，随客早晚，不问贵贱。羊固拜临海，竟日皆美供，虽晚至，亦获盛馔。时论以固之丰华，不如曼之真率。

二十一

周仲智饮酒醉，瞋目还面，谓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横得重名！”须臾，举蜡烛火掷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二十二

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

二十三

庾太尉与苏峻战，败，率左右十馀人乘小船西奔。乱兵相剥掠，射，误中舵工，应弦而倒，举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动容，徐曰：“此手那可使着贼！”众乃安。

二十四

庾小征西尝出未还，妇母阮，是刘万安妻，与女上安陵城楼上。俄顷，翼归，策良马，盛舆卫。阮语女：“闻庾郎能骑，我何由得见？”妇告翼，翼便为于道开鹵簿盘马，始两转，坠马堕地，意色自若。

二十五

宣武与简文、太宰共载，密令人在舆前后鸣鼓大叫。鹵簿中惊扰，太宰惶怖，求下舆。顾看简文，穆然清恬。宣武语人曰：“朝廷间故复有此贤。”

二十六

王劭、王荟共诣宣武，正值收庾希家。荟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坚坐不动，待收信还，得不定，乃出。论者以劭为优。

二十七

桓宣武与郗超议芟夷朝臣，条牒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谢安、王坦之入，掷疏示之。郗犹在帐内，谢都无言。王直掷还，云：“多。”宣武取笔欲除，郗不觉窃从帐中与宣武言。谢含笑曰：“郗生可谓人幕宾也。”

二十八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二十九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三十

谢太傅与王文度共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谢曰：“不能为性命忍俄顷？”

三十一

支道林还东，时贤并送于征虏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谢万石后来，坐小远。蔡暂起，谢移就其处。蔡还，见谢在焉，因合褥举谢掷地，自复坐。谢冠帻倾脱，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觉瞋沮。坐定，谓蔡曰：“卿奇人，殆坏我面。”蔡答曰：“我本

不为卿面作计。”其后二人俱不介意。

三十二

郗嘉宾钦崇释道安德问，餽米千斛，修书累纸，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

三十三

谢安南免吏部尚书，还东，谢太傅赴桓公司马，出西，相遇破冈。既当远别，遂停三日共语。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辄引以它端。虽信宿中途，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尽，谓同舟曰：“谢奉故是奇士。”

三十四

戴公从东出，谢太傅往看之。谢本轻戴，见，但与论琴书。戴既无吝色，而谈琴书愈妙，谢悠然知其量。

三十五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三十六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三十七

〔符〕〔苻〕坚游魂近境，谢太傅谓子敬曰：“可将当轴，了其此处。”

三十八

王僧弥、谢车骑共王小奴许集，僧弥举酒劝谢云：“奉使君一觴。”谢曰：“可尔。”僧弥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吴兴溪中钓碣耳，何敢诳张！”谢徐抚掌而笑曰：“卫军，僧弥殊不肃省，乃侵陵上国也。”



三十九

王东亭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誉，公甚敬其人地，为一府之望。初见谢失仪，而神色自若。坐上宾客即相贬笑，公曰：“不然。观其情貌，必自不凡，吾当试之。”后因月朝阁下伏，公于内走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动。名价于是大重，咸云：“是公辅器也。”

四十

太元末，长星见，孝武心甚恶之。夜，华林园中饮酒，举杯属星云：“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万岁天子？”

四十一

殷荆州有所识，作赋，是束皙慢戏之流。殷甚以为有才，语王恭：“适见新文，甚可观。”便于手巾函中出之。王读，殷笑之不自胜。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恶，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怅然自失。

四十二

羊绥第二子孚，少有俊才，与谢益寿相好。尝蚤往谢许，未食。俄而王齐、王睹来，既先不相识，王向席有不说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咏曷自若。谢与王叙寒温数语毕，还与羊谈赏，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语。须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属羊不暇。羊不大应对之，而盛进食，食毕便退。遂苦相留。羊义不住，直云：“向者不得从命，中国尚虚。”二王是孝伯两弟。

识鉴第七

—

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



二

曹公问裴潜曰：“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

三

何晏、邓颺、夏侯玄并求傅嘏交，而嘏终不许。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谓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杰士，虚心于子，而卿意怀不可交。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隙。二贤若穆，则国之休。此蔺相如之所以下廉颇也。”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劳，能合虚誉，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何晏、邓颺有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内无关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之，此三贤者皆败德之人耳。远之犹恐 祸，况可亲之邪？”后皆如其言。

四

晋武帝讲武于宣武场，帝欲偃武修文，亲自临幸，悉召群臣。山公谓不宜尔，因与诸尚书言孙、吴用兵本意。遂究论，举坐无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后诸王骄汰，轻遘祸难。于是寇盗处处蚁合，郡国多以无备不能制服，遂渐炽盛。皆如公言。时人以谓“山涛不学孙、吴，而暗与之理会。”王夷甫亦叹云：“公暗与道合。”

五

王夷甫父义为平北将军，有公事，使行人论，不得。时夷甫在京师，命驾见仆射羊祜、尚书山涛。夷甫时总角，姿才秀异，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涛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辍，乃叹曰：“生儿不当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乱天下者，必此子也。”

六

潘阳仲见王敦小时，谓曰：“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

七

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酈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



八

卫玠年五岁，神衿可爱。祖太保曰：“此儿有异，顾吾老，不见其大耳！”

九

刘越石云：“华彦复识能不足，强果有馀。”

十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十一

诸葛道明初过江左，自名道明，名亚王、庾之下。先为临沂令，丞相谓曰：“明府当为黑头公。”

十二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终当死坞壁间。”

十三

王大将军始下，杨朗苦谏不从，遂为王致力，乘中鸣云露车，径前曰：“听下官鼓音，一进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当相用为荆州。”既而忘之，以为南郡。王败后，明帝收朗，欲杀之。帝寻崩，得免。后兼三公，署数十人为官属。此诸人当时并无名，后皆被知遇。于时称其知人。

十四

周伯仁母，冬至举酒赐三子曰：“吾本谓度江托足无所，尔家有相，尔等并罗列吾前，复何忧？”周嵩起，长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识暗，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当在阿母目下耳。”

十五

王大将军既亡，王应欲投世儒，世儒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为荆州。含语应曰：



“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云何，而汝欲归之？”应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当人强盛时，能抗同异，此非常人所行。及睹衰厄，必兴愍恻。荆州守文，岂能作意表行事？”含不从，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闻应当来，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来，深以为恨。

十六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从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鉴，罢豫章，还过武昌，问庾曰：“闻孟从事至，今在此不？”庾云：“试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异，得无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时既叹褚之默识，又欣嘉之见赏。

十七

戴安道年十馀岁，在瓦官寺画。王长史见之，曰：“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耳！”

十八

王仲祖、谢仁祖、刘真长俱至丹阳墓所省殷扬州，殊有确然之志。既反，王、谢相谓曰：“渊源不起，当如苍生何？”深为忧叹。刘曰：“卿诸人真忧渊源不起邪？”

十九

小庾临终，自表以子园客为代。朝廷虑其不从命，未知所遣，乃共议用桓温。刘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复制。”

二十

桓公将伐蜀，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承藉累叶，且形据上流，三峡未易可克。唯刘尹云：“伊必能克蜀。观其蒲博，不必得则不为。”

二十一

谢公在东山畜妓，简文曰：“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

二十二

郗超与谢玄不善。(符)〔苻〕坚将问晋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视淮阴矣。于时朝议遣玄北讨，人间颇有异同之论。唯超曰：“是必济事。吾昔尝与同在桓宣武府，见使才皆尽，虽履屐之间，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勋。”元功既毕，时人咸叹超之先觉，

又重其不以爱憎匿善。

二十三

韩康伯与谢玄亦无深好，玄北征后，巷议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战。”玄闻之甚忿，常于众中厉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亲故发，不得复云为名！”

二十四

褚期生少时，谢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仆不复相士。”

二十五

郗超与傅瑗周旋，瑗见其二子，并总发。超观之良久，谓瑗曰：“小者才名皆胜，然保卿家，终当在兄。”即傅亮兄弟也。

二十六

王恭随父在会稽，王大自都来拜墓，恭暂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馀日方还。父问恭：“何故多日？”对曰：“与阿大语，蝉连不得归。”因语之曰：“恐阿大非尔之友，终乖爱好。”果如其言。

二十七

车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马无忌之难，置郡于酆阴。是时胤十馀岁，胡之每出，尝于篱中见而异焉。谓胤父曰：“此儿当致高名。”后游集，恒命之。胤长，又为桓宣武所知，清通于多士之世，官至选曹尚书。

二十八

王忱死，西镇未定，朝贵人人有望。时殷仲堪在门下，虽居机要，资名轻小，人情未以方岳相许。晋孝武欲拔亲近腹心，遂以殷为荆州。事定，诏未出，王珣问殷曰：“陕西何故未有处分？”殷曰：“已有人。”王历问公卿，咸云：“非。”王自计才地，必应任己，复问：“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诏出用殷。王语所亲曰：“岂有黄门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举，乃是国之亡征。”

中卷下

赏誉第八

一

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

二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

三

谢子微见许子将兄弟，曰：“平舆之渊，有二龙焉。”见许子政弱冠之时，叹曰：“若许子政者，有干国之器。正色忠饬，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

四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

五

钟士季目王安丰：“阿戎了了解人意。”谓裴公之谈，经日不竭。吏部郎阙，文帝问其人于钟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于是用裴。

六

王浚仲、裴叔则二人总角诣钟士季。须臾去后，客问钟曰：“向二童何如？”钟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后二十年，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冀尔时天下无滞才。”



七

谚曰：“后来领袖有裴秀。”

八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庙，琅琅但见礼乐器。”见钟士季：“如观武库，但睹矛戟。”见傅兰硕：“（江）〔汪〕廡靡所不有。”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

九

羊公还洛，郭奕为野王令。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见，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郭太业！”复往羊许，小悉还，又叹曰：“羊叔子去人远矣！”羊既去，郭送之弥日，一举数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复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颜子！”

十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十一

羊长和父繇与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车骑掾，蚤卒。长和兄弟五人，幼孤。祜来哭，见长和哀容举止，宛若成人，乃叹曰：“从兄不亡矣！”

十二

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

十三

王戎目阮文业：“清伦有鉴识，汉元以来未有此人。”

十四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约，楷清通。”

十五

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

十六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十七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济每来拜墓，略不过叔，叔亦不候。济脱时过，止寒温而已。后聊试问近事，答对甚有音辞，出济意外，济极惋愕。仍与语，转造精微。洗先略无子侄之敬，既闻其言，不觉慄然，心形俱肃。遂留共语，弥日累夜。济虽俊爽，自视缺然，乃喟然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去，叔送至门。济从骑有一马，绝难乘，少能骑者。济聊问叔：“好骑乘不？”曰：“亦好尔。”济又使骑难乘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萦，名骑无以过之。济益叹其难测，非复一事。既还，浑回济：“何以暂行累日？”济曰：“始得一叔。”浑问其故，济具叹述如此。浑曰：“何如我？”济曰：“济以上人。”武帝每见济，辄以湛调之曰：“卿家痴叔死未？”济常无以答。既而得叔后，武帝又问如前。济曰：“臣叔不痴。”称其实美。帝曰：“谁比？”济曰：“山涛以下，魏舒以上。”于是显名，年二十八始宦。

十八

裴仆射，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藪。

十九

张华见褚陶，语陆平原曰：“君兄弟龙跃云津，顾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复见褚生。”陆曰：“公未睹不鸣不跃者耳。”

二十

有问秀才：“吴旧姓何如？”答曰：“吴府君，圣王之老成，明时之俊乂；朱永长，理物之至德，清选之高望；严仲弼，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衡、士龙，鸿鹄之裴回，悬鼓之待槌。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锄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穡，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缁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幕。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



二十一

人问王夷甫：“山巨源义理何如？是谁辈？”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

二十二

洛中雅雅有三嘏：刘粹字纯嘏，宏字终嘏，漠字冲嘏。是亲兄弟，王安丰甥，并是王安丰女婿。宏，真长祖也。洛中铮铮冯惠卿，名苾，是播子。苾与邢乔俱司徒李胤外孙，及胤子顺并知名。时称“冯才清，李才明，纯粹邢。”

二十三

卫伯玉为尚书令，见乐广与中朝名士谈议，奇之，曰：“自昔诸人没已来，常恐微言将绝，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镜也，见之若披云雾睹青天。”

二十四

王太尉曰：“见裴令公精明朗然，笼盖人上，非凡识也。若死而可作，当与之同归。”或云王戎语。

二十五

王夷甫自叹：“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

二十六

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庾颢尝称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

二十七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锋太俊。”太尉答曰：“诚不如卿落落穆穆。”

二十八

太傅府有三才：刘庆孙长才，潘阳仲大才，裴景声清才。



二十九

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唯伶子无闻。凡此诸子，唯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世。

三十

庾子躬有废疾，甚知名。家在城西，号曰“城西公府”。

三十一

王夷甫语乐令：“名士无多人，故当容平子知。”

三十二

王太尉云：“郭子玄语议如悬河写水，注而不竭。”

三十三

司马太傅府多名士，一时俊异。庾文康云：“见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

三十四

太傅东海王镇许昌，以王安期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或曰：“王、赵、邓三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谓安期、邓伯道、赵穆也。袁宏作《名士传》，直云王参军。或云赵家先犹有此本。

三十五

庾太尉少为王眉子所知，庾过江，叹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

三十六

谢幼舆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简畅，嵇延祖弘雅劲长，董仲道卓犖有致度。”



三十七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

三十八

庾太尉在洛下，问讯中郎。中郎留之云：“诸人当来。”寻温元甫、刘王乔、裴叔则俱至，酬酢终日。庾公犹忆刘、裴之才俊，元甫之清中。

三十九

蔡司徒在洛，见陆机兄弟住参佐廨中，三间瓦屋，士龙住东头，士衡住西头。士龙为人，文弱可爱。士衡长七尺馀，声作钟声，言多愴慨。

四十

王长史是庾子躬外孙，丞相目子躬云：“人理泓然，我已上人。”

四十一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从谈谈之许。”

四十二

庾公目中郎：“神气融散，差如得上。”

四十三

刘琨称祖车骑为朗诣，曰：“少为王敦所叹。”

四十四

时人目庾中郎：“善于托大，长于自藏。”

四十五

王平子迈世有俊才，少所推服。每闻卫玠言，辄叹息绝倒。

四十六

王大将军与元皇表云：“舒风概简正，允作雅人，自多于邃，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间夷甫、澄见语：‘卿知处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论；处明亲疏无知之者。吾常以卿言为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试。’顷来始乃有称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过，不知使负实。”

四十七

周侯于荆州败绩还，未得用。王丞相与人书曰：“雅流泓器，何可得遗？”

四十八

时人欲题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问周侯。周侯曰：“可谓卓朗。”桓公曰：“精神渊著。”

四十九

王大将军称其儿云：“其神侯似欲可。”

五十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间屋。”

五十一

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卫玠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于时谢鲲为长史，敦谓鲲曰：“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

五十二

王平子与人书，称其儿“风气日上，足散人怀”。

五十三

胡毋彦国吐佳言如屑，后进领袖。



五十四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之峰距。”

五十五

大将军语右军：“汝是我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

五十六

世目周侯“嶷如断山。”

五十七

王丞相招祖约夜语，至晓不眠。明旦有客，公头鬓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与士少语，遂使人忘疲。”

五十八

王大将军与丞相书，称杨朗曰：“世彦识器理致，才隐明断，既为国器，且是杨侯准之子。位望殊为陵迟，卿亦足与之处。”

五十九

何次道往丞相许，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来，来，此是君坐。”

六十

丞相治扬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为次道治此尔！”何少为王公所重，故屡发此叹。

六十一

王丞相拜司徒而叹曰：“刘王乔若过江，我不独拜公。”

六十二

王蓝田为人晚成，时人乃谓之痴。王丞相以其东海子，辟为掾。常集聚，王公每发



言，众人竞赞之。述于末坐曰：“主非尧、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叹赏。

六十三

世目杨朗沉审经断，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乱，杨氏作公方未已。”谢公云：“朗是大才。”

六十四

刘万安，即道真从子，庾公所谓“灼然玉举”。又云：“千人亦见，百人亦见。”

六十五

庾公为护军，属桓廷尉觅一佳吏，乃经年。桓后遇见徐宁而知之，遂致于庾公，曰：“人所应有，其不必有；人所应无，己不必无。真海岱清士！”

六十六

桓茂伦云：“褚季野皮里阳秋。”谓其裁中也。

六十七

何次道尝送东人，瞻望，见贾宁在后轮中，曰：“此人不死，终为诸侯上客。”

六十八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称。庾公顾谓诸客曰：“弘治至羸，不可以致哀。”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六十九

世称庾文康为丰年玉，稚恭为荒年谷。庾家论云：“是文康称恭为荒年谷，庾长仁为丰年玉。”

七十

世目杜弘治标鲜，季野穆少。

七十一

有人目杜弘治“标鲜清令，盛德之风，可乐咏也”。

七十二

庾公云：“逸少国举，故庾倪为碑文云：‘拔萃国举。’”

七十三

庾稚恭与桓温书，称：“刘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义怀通乐既佳，且足作友，正实良器，推此与君同济艰不者也。”

七十四

王蓝田拜（杨）〔扬〕州，主簿请讳。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内，远近所知。内讳不出于外，余无所讳。”

七十五

萧中郎，孙承公妇父。刘尹在抚军坐，时拟为太常。刘尹云：“萧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还，无所不堪。”

七十六

谢太傅未冠，始出西，诣王长史，清言良久。去后，荀子问曰：“向客何如尊？”长史曰：“向客嚶嚶，为来逼人。”

七十七

王右军语刘尹：“故当共推安石。”刘尹曰：“若安石东山志立，当与天下共推之。”

七十八

谢公称蓝田“掇皮皆真”。



七十九

桓温行经王敦墓边村，望之云：“可儿！可儿！”

八十

殷中军道王右军云：“逸少清贵人，吾于之甚至，一时无所后。”

八十一

王仲祖称殷渊源非以长胜人，处长亦胜人。

八十二

王司州与殷中军语，叹云：“己之府奥，蚤已倾写而见；殷陈势浩汗，众源未可得测。”

八十三

王长史谓林公：“真长可谓金玉满堂。”林公曰：“金玉满堂，复何为简选？”王曰：“非为简选，直致言处自寡耳。”

八十四

王长史道江道群：“人可应有，乃不必有，人可应无，己必无。”

八十五

会稽孔沈、魏颢、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于时之杰。孙兴公目之曰：“沈为孔家金，凯为魏家玉，虞为长、琳宗，谢为弘道伏。”

八十六

王仲祖、刘真长造殷中军谈，谈竟，俱载去。刘谓王曰：“渊源真可。”王曰：“卿故堕其云雾中。”



八十七

刘尹每称王长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节。”

八十八

王右军道谢万石“在林泽中为自遁上”，叹林公“器朗神俊”，道祖士少“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复见如此人”，道刘真长“标云柯而不扶疏”。

八十九

简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谢仕祖云：“庾赤玉胸中无宿物。”

九十

殷中军道韩太常曰：“康伯少自标置，居然是出群器。及其发言遣辞，往往有情致。”

九十一

简文道王怀祖：“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

九十二

林公谓王右军云：“长史作数百语，无非德音，如恨不苦。”王曰：“长史自不欲苦物。”

九十三

殷中军与人书，道谢万“文理转遁，成殊不易”。

九十四

王长史云：“江思俊思怀所通，不翅儒域。”

九十五

许玄度送母始出都，人问刘尹：“玄度定称所闻不？”刘曰：“才情过于所闻。”

九十六

阮光禄云：“王家有三年少：右军、安期、长豫。”

九十七

谢公道豫章：“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

九十八

王长史叹林公：“寻微之功，不减辅嗣。”

九十九

殷渊源在墓所几十年，于时朝野以拟管、葛，起不起，以卜江左兴亡。

一〇〇

殷中军道右军“清鉴贵要”。

一〇一

谢太傅为桓公司马。桓诣谢，值谢梳头，遽取衣帻。桓公云：“何烦此？”因下共语至暝。既去，谓左右曰：“颇曾见如此人不？”

一〇二

谢公作宣武司马，属门生数十人于田曹中郎赵悦子。悦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为用半。”赵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东山，缙绅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乡选，反违之邪？”

一〇三

桓宣武表云：“谢尚神怀挺率，少致民誉。”

一〇四

世目谢尚为“令达”。阮遥集云：“清畅似达。”或云：“尚自然令上。”

一〇五

桓大司马病，谢公往省病，从东门入。桓公遥望，叹曰：“吾门中久不见如此人！”

一〇六

简文目敬豫为“朗豫”。

一〇七

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地亦不近。”孙遂沐浴此言。

一〇八

王右军目陈玄伯“垒块有正骨”。

一〇九

王长史云：“刘尹知我，胜我自知。”

一一〇

王、刘听林公讲，王语刘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复东听，王又曰：“自是钵钁后王、何人也。”

一一一

许玄度言：“《琴赋》所谓‘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刘尹其人；‘非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简文其人。”

一一二

魏隐兄弟少有学义，总角诣谢奉。奉与语，大说之，曰：“人宗虽衰，魏氏已复有人。”



一一三

简文曰：“渊源语不超诣简至，然经纶思寻处，故有局陈。”

一一四

初，法汰北来，未知名，王领军供养之。每与周旋，行来往名胜许，辄与俱。不得汰，便停车不行。因此名遂重。

一一五

王长史与大司马书，道渊源“识致安处，足副时谈”。

一一六

谢公云：“刘尹语审细。”

一一七

桓公语嘉宾：“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

一一八

简文语嘉宾：“刘尹语末后亦小异，回复其言，亦乃无过。”

一一九

孙兴公、许玄度共在白楼亭，共商略先往名达。林公既非所关，听讫，云：“二贤故自有才情。”

一二〇

王右军道东阳：“我家阿林，章清太出。”

一二一

王长史与刘尹书，道渊源“触事长易”。



一二二

谢中郎云：“王修载乐托之性，出自门风。”

一二三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

一二四

刘尹先推谢镇西，谢后雅重刘，曰：“昔尝北面。”

一二五

谢太傅称王修龄曰：“司州可与林泽游。”

一二六

谚曰：“（杨）〔扬〕州独步王文度，后来出人郗嘉宾。”

一二七

人问王长史江彪兄弟群从。王答曰：“诸江皆复足自生活。”

一二八

谢太傅道安北：“见之乃不使人厌，然出户去，不复使人思。”

一二九

谢公云：“司州造胜遍决。”

一三〇

刘尹云：“见何次道饮酒，使人欲倾家酿。”

一三一

谢太傅语真长：“阿龄于此事，故欲太厉。”刘曰：“亦名士之高操者。”

一三二

王子猷说：“世目士少为朗，我家亦以为彻朗。”

一三三

谢公云：“长史语甚不多，可谓有令音。”

一三四

谢镇西道敬仁：“文学皦皦，无能不新。”

一三五

刘尹道江道群“不能言而能不言”。

一三六

林公云：“见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终日忘疲。”

一三七

世称“荀子秀山，阿兴清和”。

一三八

简文云：“刘尹茗柯有实理。”

一三九

谢胡儿作著作郎，尝作《王堪传》，不谙堪是何似人，咨谢公。谢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诗所谓‘子亲伊姑，我父唯舅’，是许允婿。”

一四〇

谢太傅重邓仆射，常言：“天地无知，使伯道无儿。”

一四一

谢公与王右军书曰：“敬和栖托好佳。”

一四二

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

一四三

谢公语王孝伯：“君家蓝田，举体无常人事。”

一四四

许掾尝诣简文，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情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清婉，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

一四五

殷允出西，郗超与袁虎书云：“子思求良朋，托好足下，勿以开美求之。”世目袁为“开美”，故子敬诗曰“袁生开美度”。

一四六

谢车骑问谢公：“真长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见耳！阿见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一四七

谢公领中书监，王东亭有事，应同上省。王后至，坐促，王、谢虽不通，太傅犹敛膝容之。王神意闲畅，谢公倾目。还谓刘夫人曰：“向见阿瓜，故自未易有，虽不相关，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一四八

王子敬语谢公：“公故萧洒。”谢曰：“身不萧洒。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调畅。”

一四九

谢车骑初见王文度，曰：“见文度，虽萧洒相遇，其复惜惜竟夕。”

一五〇

范豫章谓王荆州：“卿风流俊望，真后来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一五一

子敬与子猷书，道：“兄伯萧索寡会，遇酒则酣畅忘返，乃自可矜。”

一五二

张天锡世雄凉州，以力弱诣京师，虽远方殊类，亦边人之桀也。闻皇京多才，钦羨弥至。犹在渚住，司马著作往诣之。言容鄙陋，无可观听。天锡心甚悔来，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弥有俊才美誉，当时闻而造焉。既至，天锡见其风神清令，言话如流，陈说古今，无不贯悉。又谕人物世族中来，皆有证据。天锡讶服。

一五三

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间，遂致疑隙。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恭尝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一五四

司马太傅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罗罗清疏。”

一五五

王恭有清辞简旨，能叙说而读书少，颇有重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觉为烦”。

一五六

殷仲堪丧后，桓玄问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虽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彻九泉。”

品藻第九

一

汝南陈仲举，颍州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

二

庞士元至吴，吴人并友之。见陆绩、顾劭、全琮，而为之目曰：“陆子所谓弩马有逸足之用，顾子所谓弩牛可以负重致远。”或问：“如所目，陆为胜邪？”曰：“弩马虽精速，能致一人耳。弩牛一日行百里，所致岂一人哉？”吴人无以难。“全子好声名，似汝南樊子昭。”

三

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与时浮沉，吾不如子；论王霸之馀策，览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劭亦安其言。

四

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瑾在吴，吴朝服其弘量。

五

司马文王问武陔：“陈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畅，能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不如也。明练简至，立功立事，过之。”

六

正始中，人士比论，以五荀方五陈：荀淑方陈寔，荀靖方陈湛，荀爽方陈纪，荀彧方陈群，荀颀方陈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绥，裴绰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导，裴颀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七

冀州刺史杨准二子乔与髦，俱总角为成器。准与裴颀、乐广友善，遣见之。颀性弘方，爱乔之有高韵，谓准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谓准曰：“乔自乃卿，然髦尤精出。”准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论者评之，以为乔虽高韵，而检不匝，乐言为得。然并为后出之俊。

八

刘令言始入洛，见诸名士而叹曰：“王夷甫太解明，乐彦辅我所敬，张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于用短，杜方叔拙于用长。”

九

王夷甫云：“閻丘冲优于满奋、郝隆。此三人并是高才，冲最先达。”

十

王夷甫以王东海比乐令，故王中郎作碑云：“当时标榜，为乐广之俪。”

十一

庾中郎与王平子雁行。

十二

王大将军在西朝时，见周侯，辄扇障面不得住。后度江左，不能复尔。王叹曰：“不知我进伯仁退！”

十三

会稽虞骥，元皇时与桓宣武同侠，其人有才理胜望。王丞相尝谓骥曰：“孔愉有公才

而无公望，丁潭有公望而无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瓌未达而丧。

十四

明帝问周伯仁：“卿自谓何如郗鉴？”周曰：“鉴方臣，如有功夫。”复问郗，郗曰：“周颙比臣，有国士门风。”

十五

王大将军下，庾公问：“闻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彦国。阿平故当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问：“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问：“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论。”左右蹶公，公乃止。

十六

人问丞相：“周侯何如和峤？”答曰：“长舆嵯欒。”

十七

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

十八

王丞相二弟不过江，曰颖，曰敞。时论以颖比邓伯道，敞比温忠武。议郎、祭酒者也。

十九

明帝问周侯：“论者以卿比郗鉴，云何？”周曰：“陛下不须牵颙比。”

二十

王丞相云：“顷下论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

二十一

宋祚曾为王大将军妾，后属谢镇西。镇西问祚：“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贵人耳。”镇西妖冶故也。



二十二

明帝问周伯仁：“卿自谓何如庾元规？”对曰：“萧条方外，亮不如臣；从容廊庙，臣不如亮。”

二十三

王丞相辟王蓝田为掾，庾公问丞相：“蓝田何似？”（工）〔王〕曰：“真独简贵，不减父祖，然旷澹处，故当不如尔。”

二十四

卞望之云：“郗公体中有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贞，大〔修〕〔脩〕计校，二反；自好读书，憎人学问，三反。”

二十五

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二十六

王丞相云：“见谢仁祖，恒令人得上。与何次道语，唯举手指地曰：‘正自尔馨。’”

二十七

何次道为宰相，人有讥其信任不得其人。阮思旷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条而已！”

二十八

王右军少时，丞相云：“逸少何缘复减万安邪？”

二十九

郗司空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军向刘尹称之，刘问：“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刘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三十

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

三十一

简文云：“何平叔巧累于理，嵇叔夜俊伤其道。”

三十二

时人共论晋武帝出齐王之与立惠帝，其失孰多？多谓立惠帝为重。桓温曰：“不然。使子继父业，弟承家祀，有何不可？”

三十三

人问殷渊源：“当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当以识通暗处。”

三十四

抚军问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当胜耳。”

三十五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三十六

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润恬和。”“恒温何如？”曰：“高爽迈出。”“谢仁祖何如？”曰：“清易令达。”“阮思旷何如？”曰：“弘润通长。”“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远何如？”曰：“远有致思。”“卿自谓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经，悉不如诸贤。至于斟酌时宜，笼罩当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

三十七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

三十八

殷侯既废，桓公语诸人曰：“少时与渊源共骑竹马，我弃去，已辄取之，故当出我下。”

三十九

人问抚军：“殷浩谈竟何如？”答曰：“不能胜人，差可献酬群心。”

四十

简文云：“谢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学义不及孔岩，居然自胜。”

四十一

未废海西公时，王元琳问桓元子：“箕子、比干，迹异心同，不审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称不异，宁为管仲。”

四十二

刘丹阳、王长史在瓦官寺集，桓护军亦在坐，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问：“杜弘治何如卫虎？”桓答曰：“弘治肤清，卫虎奕奕神令。”王、刘善其言。

四十三

刘尹抚王长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长。”

四十四

刘尹、王长史同坐，长史酒酣起舞。刘尹曰：“阿奴今日不复减向子期。”

四十五

桓公问孔西阳：“安石何如仲文？”孔思未对，反问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践，其处故乃胜也。”

四十六

谢公与时贤共赏说，遏、胡儿并在坐。公问李弘度曰：“卿家平阳何如乐令？”于是李潸然流涕曰：“赵王篡逆，乐令亲授玺绶。亡伯雅正，耻处乱朝，遂至仰药，恐难以相比。此自显于事实，非私亲之言。”谢公语胡儿曰：“有识者果不异人意。”

四十七

王修龄问王长史：“我家临川，何如卿家宛陵？”长史未答，修龄曰：“临川誉贵。”长史曰：“宛陵未为不贵。”

四十八

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时荀子年十三，倚床边听。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

四十九

谢万寿春败后，简文问郗超：“万自可败，那得乃尔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区别智勇。”

五十

刘尹谓谢仁祖曰：“自吾有回也，门人加亲。”谓许玄度曰：“自吾有由，恶言不及于耳。”二人皆受而不恨。

五十一

世目殷中军“思纬淹通，比羊叔子”。

五十二

有人问谢安石、王坦之优劣于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传人语，不能复

语卿。”

五十三

王中郎尝问刘长沙曰：“我何如荀子？”刘答曰：“卿才乃当不胜荀子，然会名处多。”王笑曰：“痴。”

五十四

支道林问孙兴公：“君何如许掾？”孙曰：“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

五十五

王右军问许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许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为雄，阿万当裂眼争邪？”

五十六

刘尹云：“人言江彪田舍，江乃自田宅屯。”

五十七

谢公云：“金谷中苏绍最胜。”绍是石崇姊夫，苏则孙，愉子也。

五十八

刘尹目庾中郎：“虽言不惛惛似道，突兀差可以拟道。”

五十九

孙承公云：“谢公清于无奕，润于林道。”

六十

或问林公：“司州何如二谢？”林公曰：“故当攀安提万。”



六十一

孙兴公、许玄度皆一时名流。或重许高情，则鄙孙秽行；或爱孙才藻，而无取于许。

六十二

郗嘉宾道谢公：“造膝虽不深彻，而缠绵纶至。”又曰：“右军诣嘉宾。”嘉宾闻之云：“不得称诣，政得谓之朋耳。”谢公以嘉宾言为得。

六十三

庾道季云：“思理伦和，吾愧康伯；志力强正，吾愧文度。自此以还，吾皆百之。”

六十四

王僧恩轻林公，蓝田曰：“勿学汝兄，汝兄自不如伊。”

六十五

简文问孙兴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负其才，知之者无取其体。”

六十六

蔡叔子云：“韩康伯虽无骨干，然亦肤立。”

六十七

郗嘉宾问谢太傅曰：“林公谈何如嵇公？”谢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又问：“殷何如支？”谢曰：“正尔有超拔，支乃过殷。然亹亹论辩，恐口欲制支。”

六十八

庾道季云：“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结绳而治，但恐狐狸獠貉啖尽。”

六十九

卫君长是萧祖周妇兄，谢公问孙僧奴：“君家道卫君长云何？”孙曰：“云是世业人。”



谢曰：“殊不尔，卫自是理义人。”于时以比殷洪远。

七十

王子敬问谢公：“林公何如庾公？”谢殊不受，答曰：“先辈初无论，庾公自足没林公。”

七十一

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劣，谢公云：“先辈初不臧贬七贤。”

七十二

有人以王中郎比车骑。车骑闻之，曰：“伊窟窟成就。”

七十三

谢太傅谓王孝伯：“刘尹亦奇自知，然不言胜长史。”

七十四

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贤孰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

七十五

谢公问王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固当不同。”公曰：“外人论殊不尔。”王曰：“外人那得知？”

七十六

王孝伯问谢太傅：“林公何如长史？”太傅曰：“长史韶兴。”问：“何如刘尹？”谢曰：“噫！刘尹秀。”王曰：“若如公言，并不如此二人邪？”谢云：“身意正尔也。”

七十七

人有问太傅：“子敬可是先辈谁比？”谢曰：“阿敬近撮王、刘之标。”



七十八

谢公语孝伯：“君祖比刘尹故为得逮。”孝伯云：“刘尹非不能逮，直不逮。”

七十九

袁彦伯为吏部郎，子敬与郗嘉宾书曰：“彦伯已入，殊足顿兴往之气。故知捶挞自难为人，冀小却，当复差耳。”

八十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子敬赏井丹高洁。子猷云：“未若长卿慢世。”

八十一

有人问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韩康伯？”答曰：“理义所得，优劣乃复未辨。然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殷不及韩。”故殷作诔云：“荆门昼掩，闲庭晏然。”

八十二

王子敬问谢公：“嘉宾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诚复抄撮清悟，嘉宾故自上。”

八十三

王珣疾，临困，问王武冈曰：“世论以我家领军比谁？”武冈曰：“世以比王北中郎。”东亭转卧向壁，叹曰：“人固不可以无年！”

八十四

王孝伯道谢公“浓至”。又曰：“长史虚，刘尹秀，谢公融。”

八十五

王孝伯问谢公：“林公何如右军？”谢曰：“右军胜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贵彻。”



八十六

桓玄为太傅，大会，朝臣毕集。坐裁竟，问王桢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于时宾客为之咽气。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一坐欢然。

八十七

桓玄问刘太常曰：“我何如谢太傅？”刘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贤舅子敬？”答曰：“楂梨橘柚，各有其美。”

八十八

旧以桓谦比殷仲文。桓玄时，仲文入，桓于庭中望见之，谓同坐曰：“我家中军那得及此也！”

规箴第十

一

汉武帝乳母尝于外犯事，帝欲申宪，乳母求救东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争，尔必望济者，将去时，但当屡顾帝，慎勿言，此或可万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侧，因谓曰：“汝痴耳！帝岂复忆汝乳哺时恩邪？”帝虽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恋，乃凄然愍之，即赦免罪。

二

京房与汉元帝共论，因问帝：“幽、厉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国之君各贤其臣，岂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将恐今之视古，亦犹后之视今也。”

三

陈元方遭父丧，哭泣哀恸，躯体骨立。其母愍之，窃以锦被蒙上。郭林宗吊而见之，谓曰：“卿海内之俊才，四方是则。如何当丧，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锦也，食夫稻’

也，于汝安乎？’吾不取也！”奋衣而去。自后宾客绝百所日。

四

孙休好射雉，至其时，则晨去夕反。群臣莫不止谏：“此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虽为小物，耿介过人，朕所以好之。”

五

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陆曰：“君贤臣忠，国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惧，臣何敢言盛！”

六

何晏、邓颺令管辂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辂称引古义，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谈。”晏曰：“知几其神乎，古人以为难；交疏吐诚，今人以为难。今君一面，尽二难之道，可谓‘明德惟馨’。《诗》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七

晋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传后意，诸名臣亦多献直言。帝尝在陵云台上坐，卫瓘在侧，欲申其怀，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抚床曰：“此坐可惜！”帝虽悟，因笑曰：“公醉邪？”

八

王夷甫妇，郭泰宁女，才拙而性刚，聚敛无厌，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时其乡人幽州刺史李阳，京都大侠，犹汉之楼护，郭氏惮之。夷甫骤谏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卿不可。”郭氏小为之损。

九

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闳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

十

王平子年十四五，见王夷甫妻郭氏贪欲，令婢路上儻粪。平子谏之，并言不可。郭大

怒，谓平子曰：“昔夫人临终，以小郎嘱新妇，不以新妇嘱小郎。”急捉衣裾，将与杖。平子饶力，争得脱，逾窗而走。

十一

元帝过江犹好酒，王茂弘与帝有旧，常流涕谏。帝许之，命酌酒一酣，从是遂断。

十二

谢鲲为豫章太守，从大将军下至石头。敦谓鲲曰：“余不得复为盛德之事矣！”鲲曰：“何为其然？但使自今已后，日亡日去耳。”敦又称疾不朝，鲲谕敦曰：“近者明公之举，虽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内，实怀未达。若能朝天子，使群臣释然，万物之心于是乃服。仗民望以从众怀，尽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则勋侔一匡，名垂千载。”时人以为名言。

十三

元皇帝时，廷尉张闾在小市居，私作都门，蚤闭晚开。群小患之，诣州府诉，不得理，遂至树登闻鼓，犹不被判。闻贺司空出，至破冈，连名诣贺诉。贺曰：“身被征作礼官，不关此事。”群小叩头曰：“若府君复不见治，便无所诉。”贺未语，令且去，见张廷尉当为及之。张闻，即毁门，自至方山迎贺。贺出见，辞之曰：“此不必见关，但与君门情，相为惜之。”张愧谢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毁坏。”

十四

郗太尉晚节好谈，既雅非所经，而甚矜之。后朝觐，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见，必欲苦相规诫。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他言。临还镇，故命驾诣丞相。丞相翘须厉色，上坐便言：“方当乖别，必欲言其所见。”意满口重，辞殊不流。王公掇其次，曰：“后面未期，亦欲尽所怀，愿公勿复谈。”郗遂大瞋，冰（衿）〔矜〕而出，不得一言。

十五

王丞相为扬州，遣八部从事之职。顾和时为下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奏二千石官长得失，至和独无言。王问顾曰：“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称佳，诸从事自视缺然也。

十六

苏峻东征沈充，请吏部郎陆迈与俱。将至吴，密敕左右，令人闾门，放火以示威。陆知其意，谓峻曰：“吴治平未久，必将有乱。若为乱阶，请从我家始。”峻遂止。

十七

陆玩拜司空，有人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泻着梁柱间地，祝曰：“当今乏才，以尔为柱石之用，莫倾人栋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十八

小庾在荆州，公朝大会，问诸僚佐曰：“我欲为汉高、魏武，何如？”一坐莫答。长史江彪曰：“愿明公为桓、文之事，不愿作汉高、魏武也。”

十九

罗君章为桓宣武从事，谢镇西作江夏，往检校之。罗既至，初不问郡事，径就谢数日饮酒而还。桓公问：“有何事？”君章云：“不审公谓谢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胜我许人。”君章云：“岂有胜公人而行非者？故一无所问。”桓公奇其义而不责也。

二十

王右军与王敬仁、许玄度并善，二人亡后，右军为论议更克。孔岩诫之曰：“明府昔与王、许周旋有情，及逝没之后，无慎终之好，民所不取。”右军甚愧。

二十一

谢中郎在寿春败，临奔走，犹求玉帖镫。太傅在军，前后初无损益之言。尔日犹云：“当今岂须烦此？”

二十二

王大语东亭：“卿乃复论成不恶，那得与僧弥戏？”

二十三

殷覬病困，看人政见半面。殷荆州兴晋阳之甲，往与覬别，涕零，属以消息所患。覬笑曰：“我病自当差，正忧汝患耳。”

二十四

远公在庐山中，虽老，讲论不辍。弟子中或有堕者，远公曰：“桑榆之光，理无远照。

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耳。”执经登坐，讽诵朗畅，词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

二十五

桓南郡好猎，每田狩，车骑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骋良马，驰击若飞，双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陈不整，麋兔腾逸，参佐无不被系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时为贼曹参军，颇敢直言。常自带绛绵绳着腰中，玄问：“此何为？”答曰：“公猎，好缚人士，会当被缚，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二十六

王绪、王国宝相为唇齿，并上下权要。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谓绪曰：“汝为此款款，曾不虑狱吏之为贵乎？”

二十七

桓玄欲以谢太傅宅为营，谢混曰：“召伯之仁，犹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亩之宅。”玄惭而止。

捷悟第十一

一

杨德祖为魏武主簿，时作相国门，始构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杨见，即令坏之。既竟，曰：“‘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

二

人饷魏武一杯酪，魏武啖少许，盖头上题“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啖，曰：“公教人啖一口也，复何疑？”

三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鞶白”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

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鞞白，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

四

魏武征袁本初，治装，馀有数十斛竹片，咸长数寸。众云并不堪用，正令烧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谓可为竹裨楯，而未显其言，驰使问主簿杨德祖。应声答之，与帝心同。众伏其辩悟。

五

王敦引军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峤为丹阳令，帝令断大桁，故未断，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惧。召诸公来，峤至，不谢，但求酒炙。王导须臾至，徒跣下地，谢曰：“天威在颜，遂使温峤不容得谢。”峤于是下谢，帝乃释然。诸公共叹王机悟名言。

六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郗于事机素暗，遣笈诣桓，方欲共奖王室，修复园陵。世子嘉宾出行，于道上闻信至，急取笈，视竟，寸寸毁裂，便回。还更作笈，自陈老病，不堪人间，欲乞闲地自养。宣武得笈大喜，即诏转公督五郡、会稽太守。

七

王东亭作宣武主簿，尝春月与石头兄弟乘马出郊。时彦同游者连镳俱进，唯东亭一人常在前，觉数十步，诸人莫之解。石头等既疲倦，俄而乘舆回，诸人皆似从官，唯东亭奕奕在前，其悟捷如此。

夙惠第十二

宾客诣陈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与太丘论议，二人进火，俱委而窃听，炊忘着箪，饭落釜中。太丘问：“炊何不馏？”元方、季方长跪曰：“大人与客语，乃俱窃听，炊忘着箪，饭今成糜。”太丘曰：“尔颇有所识不？”对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说，更相



易夺，言无遗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饭也？”

二

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魏武知之，即遣还。

三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谓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四

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年并七岁，在床边戏，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瞑于灯下，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顾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复生此宝。”

五

韩康伯数岁，家酷贫，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谓康伯曰：“且着襦，寻作复晖。”儿云：“已足，不须复晖也。”母问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热，今既着襦，下亦当暖，故不须耳。”母甚异之，知为国器。

六

晋孝武年十二，时冬天，昼日不着复衣，但着单练衫五六重，夜则累茵褥。谢公谏曰：“圣体宜令有常。陛下昼过冷，夜过热，恐非摄养之术。”帝曰：“昼动夜静。”谢公出，叹曰：“上理不减先帝。”

七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岁。服始除，桓车骑与送故文武别，因指与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应声恸哭，酸感旁人。车骑每自目己坐曰：“灵宝成人，当以此坐还之。”鞠爱过于所生。



豪爽第十三

一

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与之。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旁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

二

王处仲世许高尚之目。尝荒恣于色，体为之弊。左右谏之，处仲曰：“吾乃不觉尔，如此者甚易耳！”乃开后阁，驱诸婢妾数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时人叹焉。

三

王大将军自目高朗疏率，学通《左氏》。

四

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

五

晋明帝欲起池台，元帝不许。帝时为太子，好养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晓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

六

王大将军始欲下都处分树置，先遣参军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骑尚未镇寿春，瞋目厉声语使人曰：“卿语阿黑，何敢不逊！催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槩脚令上！”王闻之而止。

七

庾稚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时权重，未在己。及季坚作相，忌兵畏祸，与稚恭历同异者久之，乃果行。倾荆、汉之力，穷舟车之势，师次于襄阳。大会参佐，陈其旌甲，亲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叠。徒众属目，其气十倍。

八

桓宣武平蜀，集参僚置酒于李势殿，巴、蜀缙绅莫不来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叙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其状磊落，一坐叹赏。既散，诸人追味馀言。于时寻阳周馥曰：“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

九

桓公读《高士传》，至於陵仲子，便掷去，曰：“谁能作此溪刻自处！”

十

桓石虔，司空豁之长庶也，小字镇恶。年七八，未被举，而童隶已呼为镇恶郎。尝住宣武斋头。从征枋头，车骑冲没陈，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谓曰：“汝叔落贼，汝知不？”石虔闻之，气甚奋。命朱辟为副，策马于数万众中，莫有抗者，径致冲还，三军叹服。河朔后以其名断疟。

十一

陈林道在西岸，都下诸人共要至牛渚会。陈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陈以如意拄颊，望鸡笼山叹曰：“孙伯符志业不遂！”于是竟坐不得谈。

十二

王司州在谢公坐，咏“人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坐无人。”

十三

桓玄西下，入石头，外白司马梁王奔叛。玄时事形已济，在平乘上箛鼓并作，直高咏云：“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下卷上

容止第十四

一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圭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二

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文〕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三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

四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

五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六

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

七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姬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八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

九

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

十

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强回视之。王出，语人曰：“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

十一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

十二

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十三

刘伶身長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十四

骠骑王武子是卫玠之舅，俊爽有风姿。见玠，辄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



十五

有人诣王太尉，遇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坐。往别屋，见季胤、平子。还，语人曰：“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

十六

王丞相见卫洗马，曰：“居然有羸形，虽复终日调畅，若不堪罗绮。”

十七

王大将军称太尉“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

十八

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

十九

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

二十

周伯仁道桓茂伦“嶮崎历落可笑人”。或云谢幼舆言。

二十一

周侯说王长史父：“形貌既伟，雅怀有概。保而用之，可作诸许物也。”

二十二

祖士少见卫君长，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二十三

石头事故，朝廷倾覆，温忠武与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肃祖顾命不见及。且苏峻作乱，衅由诸庾，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于时庾在温船后，闻之，忧怖无计。

别日，温劝庾见陶，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

二十四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史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后王逸少下，与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小颓。”右军答曰：“唯丘壑独存。”

二十五

王敬豫有美形，问讯王公。王公抚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称。”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

二十六

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时人有称王长史形者，蔡公曰：“恨诸人不见杜弘治耳。”

二十七

刘尹道桓公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

二十八

王敬伦风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从大门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凤毛。”

二十九

林公道王长史：“敛衿作一来，何其轩轩韶举！”

三十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三十一

王长史尝病，亲疏不通。林公来，守门人遽启之曰：“一异人在门，不敢不启。”王笑曰：“此必林公。”

三十二

或以方谢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马曰：“诸君莫轻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

三十三

王长史为中书郎，往敬和许。尔时积雪，长史从门外下车，步入尚书，着公服，敬和遥望叹曰：“此不复似世中人！”

三十四

简文作相王时，与谢公共诣桓宣武。王珣先在内，桓语王：“卿尝欲见相王，可住帐里。”二客既去，桓谓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辅，自然湛若神君。公亦万夫之望，不然，仆射何得自没？”

三十五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

三十六

谢车骑道谢公：“游肆复无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顾睐，便自有寝处山泽间仪。”

三十七

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孙兴公见林公：“稜稜露其爽。”

三十八

庾长仁与诸弟入吴，欲往亭中宿。诸弟先上，见群小满屋，都无相避意。长仁曰：“我试观之。”乃策杖将一小儿，始入门，诸客望其神姿，一时退匿。

三十九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

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邕迹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馀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

二

戴渊少时游侠，不治行检，尝在江、淮间攻掠商旅。陆机赴假还洛，辎重甚盛，渊使少年掠劫。渊在岸上，据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渊既神姿峰颖，虽处鄙事，神气犹异。机于船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如此，亦复作劫邪？”渊便泣涕，投剑归机，辞厉非常。机弥重之，定交，作笔荐薦。过江，仕至征西将军。

企羨第十六

—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两髻、葛裙、策杖，路边窥之，叹曰：“人言阿龙超，阿龙故自超！”不觉至台门。

二

王丞相过江，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共谈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许卿，何须复尔？”王曰：“亦不言我须此，但欲尔时不可得耳！”

三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四

王司州先为庾公记室参军，后取殷浩为长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启求住，曰：“下官希见盛德，渊源始至，犹贪与少日周旋。”

五

郗嘉宾得人以己比〔符〕〔苻〕坚，大喜。

六

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輿，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

伤逝第十七

一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二

王浚仲为尚书令，着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

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三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

四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五

有人哭和长舆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六

卫洗马以永嘉六年丧，谢鲲哭之，感动路人。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卫洗马当改葬。此君风流名士，海内所瞻，可修薄祭，以敦旧好。”

七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

八

庾亮儿遭苏峻难遇害。诸葛道明女为庾儿妇，既寡，将改适，与亮书及之。亮答曰：“贤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儿，若在初没。”

九

庾文康亡，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着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十

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

殡，以犀柄麈尾着柩中，因恸绝。

十一

支道林丧法虔之后，精神贾丧，风味转坠。常谓人曰：“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弦于钟子，推己外求，良不虚也。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却后一年，支遂殒。

十二

郗嘉宾丧，左右白郗公：“郎丧。”既闻，不悲，因语左右：“殡时可道。”公往临殡，一恸几绝。

十三

戴公见林法师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

十四

王子敬与羊绥善。绥清淳简贵，为中书郎，少亡。王深相痛悼，语东亭云：“是国家可惜人。”

十五

王东亭与谢公交恶。王在东闻谢丧，便出都，诣子敬，道欲哭谢公。子敬始卧，闻其言，便惊起曰：“所望于法护。”王于是往哭。督帅刁约不听前，曰：“官平生有时，不见此客。”王亦不与语，直前哭，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

十六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馀亦卒。

十七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临，告其诸弟曰：“虽榱桷惟新，便自有《黍离》之哀。”

十八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与羊欣书曰：“贤从情所信寄，暴疾而殒。祝予之叹，如何可言！”

十九

桓玄当篡位，语卜鞠云：“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今腹心丧羊孚，爪牙失索元，而匆匆作此诋突，诩允天心？”

栖逸第十八

—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屹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矚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啾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

二

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三

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

四

李廌是茂曾第五子，清贞有远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临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礼之，故辟为府掾。廌得笺命，笑曰：“茂弘乃复以一爵假人。”

五

何骠骑弟以高情避世，而骠骑劝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减骠骑？”

六

阮光禄在东山，萧然无事，常内足于怀。有人以问王右军，右军曰：“此君近不惊宠辱。虽古之沉冥，何以过此？”

七

孔车骑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馀，始应安东命。未仕宦时，（当）〔常〕独寝，歌吹自箴海，自称孔郎，游散名山。百姓谓有道术，为生立庙，今犹有孔郎庙。

八

南阳刘麟之，高率，善史传，隐于阳岐。于时（符）〔苻〕坚临江，荆州刺史桓冲将尽讪谟之益，征为长史，遣人船往迎，赠赆甚厚。麟之闻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饷，缘道以乞穷乏，比至上明亦尽。一见冲，因陈无用，儻然而退。居阳岐积年，衣食有无，常与村人共。值己匮乏，村人亦如之。甚厚为乡闾所安。

九

南阳翟道渊与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隐于寻阳。庾太尉说周以当世之务，周遂仕。翟秉志弥固。其后周诣翟，翟不与语。

十

孟万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阳新县。万年游宦，有盛名当世。少孤未尝出，京邑人士思欲见之，乃遣信报少孤云：“兄病笃。”狼狽至都。时贤见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谓曰：“少孤如此，万年可死。”

十一

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庾公诸人多往看之，观其运用吐纳，风流转佳。加已处之怡然，亦有以自得，声名乃兴。后不堪，遂出。

十二

戴安道既厉操东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谢太傅曰：“卿兄弟志业，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

十三

许玄度隐在永兴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诸侯之遗。或谓许曰：“尝闻箕山人似不尔耳。”许曰：“筐篚苞苴，故当轻于天下之宝耳。”

十四

范宣未尝入公门。韩康伯与同载，遂诱俱入郡，范便于车后趋下。

十五

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办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宇。在剡，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旧居，与所亲书曰：“近至剡，如官舍。”郗为傅约亦办百万资，傅隐事差互，故不果遣。

十六

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

十七

郗尚书与谢居士善，常称：“谢庆绪识见虽不绝人，可以累心处都尽。”

贤媛第十九

一

陈婴者，东阳人。少修德行，著称乡党。秦末大乱，东阳人欲奉婴为主。母曰：“不可。自我为汝家妇，少见贫贱。一旦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

成，祸有所归。”

二

汉元帝宫人既多，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货赂。王明君姿容甚丽，志不苟求，工遂毁为其状。后匈奴来和，求美女于汉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

三

汉成帝幸赵飞燕，飞燕谗班婕妤祝诅，于是考问。辞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

四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馀，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竟不临。

五

赵母嫁女，女临去，敕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邪？”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六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察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

七

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 收之。其妇出诫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既至，帝核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为称职与不？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衣服败坏，诏

赐新衣。初，允被收，举家号哭。阮新妇自若云：“勿忧，寻还。”作粟粥待。顷之，允至。

八

许允为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妇。妇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蚤知尔耳。”门人欲藏其儿，妇曰：“无豫诸儿事。”后徙居墓所，景王遣钟会看之，若才流及父，当收。儿以咨母，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语，便无所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又可少问朝事。”儿从之。会反，以状对，卒免。

九

王公渊娶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

十

王经少贫苦，仕至二千石。母语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经不能用。为尚书，助魏，不忠于晋，被收。涕泣辞母曰：“不从母教，以至今日。”母都无戚容，语之曰：“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孝有忠，何负吾邪？”

十一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十二

王浑妻钟氏生女令淑，武子为妹求简美对而未得，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曰：“诚是才者，其地可遗，然要令我见。”武子乃令兵儿与群小杂处，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谓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拟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长年，不得申其才用。观其形骨，必不寿，不可与婚。”武子从之。兵儿数年果亡。

十三

贾充前妇，是李丰女。丰被诛，离婚徙边。后遇赦得还，充先已取郭配女，武帝特听

置左右夫人。李氏别住外，不肯还充舍。郭氏语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刚介有才气，卿往不如不去。”郭氏于是盛威仪，多将侍婢。既至，入户，李氏起迎。郭不觉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语充。充曰：“语卿道何物？”

十四

贾充妻李氏作《女训》，行于世。李氏女，齐献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经年不决。贾后废，李氏乃祔葬，遂定。

十五

王汝南少无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痴，会无婚处，任其意便许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东海，遂为王氏母仪。或问汝南：“何以知之？”曰：“尝见井上取水，举动容止不失常，未尝忤观，以此知之。”

十六

王司徒妇，钟氏女，太傅曾孙，亦有俊才女德，钟、郝为娣姒，雅相亲重。钟不以贵陵郝，郝亦不以贱下钟。东海家内则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内范钟夫人之礼。

十七

李平阳，秦州子，中夏名士，于时以比王夷甫。孙秀初欲立威权，咸云：“乐令民望，不可杀，减李重者又不足杀。”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从门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动，入内示其女，女直叫“绝”。了其意，出则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十八

周浚作安东时，行猎，值暴雨，过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络秀，闻外有贵人，与一婢于内宰猪羊，作数十人饮食，事事精办，不闻有人声。密窥之，独见一女子，状貌非常，浚因求为妾。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或大益。”父兄从之。遂生伯仁兄弟。络秀语伯仁等：“我所以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若不与吾家作亲亲者，吾亦不惜余年！”伯仁等悉从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

十九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马仆甚多。侃母湛氏语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为计。”湛

头发委地，下为二髻，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刈诸荐，以为马草。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逵既叹其才辩，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许，逵曰：“路已远。君宜还。”侃犹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侃乃返。逵及洛，遂称之于羊祜、顾荣诸人。大获美誉。

二十

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鲠饷母。母封鲠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

二十一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着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

二十二

庾玉台，希之弟也。希诛，将戮玉台。玉台子妇，宣武弟桓豁女也，徒跣求进。闾禁不内，女厉声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门，不听我前！”因突入，号泣请曰：“庾玉台常因人脚短三寸，当复能作贼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台一门。

二十三

谢公夫人帟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暂见，便下帟。太傅索更开，夫人云：“恐伤盛德。”

二十四

桓车骑不好着新衣，浴后，妇故送新衣与。车骑大怒，催使持去。妇更持还，传语云：“衣不经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着之。

二十五

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见二谢，倾筐倒屣；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

二十六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二十七

韩康伯母隐古几毁坏，卞鞠见几恶，欲易之。答曰：“我若不隐此，汝何以得见古物？”

二十八

王江州夫人语谢遏曰：“汝何以都不复进？为是尘务经心，天分有限。”

二十九

郗嘉宾丧，妇兄弟欲迎妹还。终不肯归，曰：“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

三十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三十一

王尚书惠尝看王右军夫人，问：“眼耳未觉恶不？”答曰：“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

三十二

韩康伯母殷，随孙绘之之衡阳，于阖庐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孙，时来问讯。谓鞠曰：“我不死，见此竖二世作贼！”在衡阳数年，绘之遇桓景真之难也，殷抚尸哭曰：“汝父昔罢豫章，征书朝至夕发。汝去郡邑数年，为物不得动，遂及于难，夫复何言！”

术解第二十

一

荀勖善解音声，时论谓之“暗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后有一田父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于是伏阮神识。

二

荀勖尝在晋武帝坐上食笋进饭，谓在坐人曰：“此是劳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问之，实用故车脚。

三

人有相羊祜坟墓，后应出受命君。祜恶其言，遂掘断墓后，以坏其势。相者立视之，曰：“犹应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坠马折臂，位果至公。

四

王武子善解马性。尝乘一马，着连钱障泥，前有水，终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径渡。

五

陈述为大将军掾，甚见爱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将军作乱，如其所言。

六

晋明帝解占冢宅，闻郭璞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帝问：“为是出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问耳。”

七

郭景纯过江，居于暨阳，墓去水不盈百步，时人以为近水。景纯曰：“将当为陆。”今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其诗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垒垒三坟，唯母与昆。”

八

王丞相令郭璞试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恶，云：“公有震厄。”王问：“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驾西出数里，得一柏树，截断如公长，置床上常寝处，灾可消矣。”王从其语。数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称庆。大将军云：“君乃复委罪于树木。”

九

桓公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辄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县；“从事”言到脐，“督邮”言在鬲上住。

十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内恶，诸医不可疗。闻于法开有名，往迎之。既来，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进太过所致耳。”合一剂汤与之。一服即大下，去数段许纸，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

十一

殷中军妙解经脉，中年都废。有常所给使，忽叩头流血。浩问其故，云：“有死事，终不可说。”诘问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岁，抱疾来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讫就屠戮无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来，为诊脉处方。始服一剂汤，便愈。于是悉焚经方。

巧艺第二十一

—

弹棋始自魏宫内用妆奁戏。文帝于此戏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着葛巾角，低头拂棋，妙逾于帝。

二

陵云台楼观精巧，先称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常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之理。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材扶持之，楼即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

三

韦仲将能书。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鬓皓然，因敕儿孙勿复学书。

四

钟会是荀济北从舅，二人情好不协。荀有宝剑，可直百万，常在母钟夫人许。会善书，学荀手迹，作书与母取剑，仍窃去不还。荀勖知是钟，而无由得也，思所以报之。后钟兄弟以千万起一宅，始成，甚精丽，未得移住。荀极善画，乃潜往画钟门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状貌如平生。二钟入门，便大感恻，宅遂空废。

五

羊长和博学工书，能骑射，善围棋。诸羊后多知书，而射、奕馀艺莫逮。

六

戴安道就范宣学，视范所为，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唯独好画，范以为无用，不宜劳思于此。戴乃画《南都赋图》，范看毕咨嗟，甚以为有益，始重画。

七

谢太傅云：“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

八

戴安道中年画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语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尽。”戴云：“唯务光当免卿此语耳。”



九

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

十

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

十一

顾长康好写起人形，欲图殷荆州。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为眼尔。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

十二

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十三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十四

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

宠礼第二十二

一

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

二

桓宣武尝请参佐八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莅名府中，复有袁参军。彦伯疑焉，令传教更质。传教曰：“参军是袁、伏之袁，复何所疑？”

三

王珣、郗超并有奇才，为大司马所眷拔。珣为主簿，超为记室参军。超为人多须，珣状短小。于时荆州为之语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四

许玄度停都一月，刘尹无日不往，乃叹曰：“卿复少时不去，我成轻薄京尹！”

五

孝武在西堂会，伏滔预坐。还，下车呼其儿，语之曰：“百人高会，临坐未得他语，先问：‘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为人作父如此，何如？”

六

卞范之为丹阳尹，羊孚南州暂还，往卞许，云：“下官疾动，不堪坐。”卞便开帐拂褥。羊径上大床，入被须枕，卞回坐倾睐，移晨达莫。羊去，卞语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负我！”

任诞第二十三

一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二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三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四

刘公荣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

五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

六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暉衣，诸君何为人我暉中？”

七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八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九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十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帷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十一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

十二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十三

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十四

裴成公妇，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

十五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着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十六

任愷既失权势，不复自检括。或谓和峤曰：“卿何以坐视元衰败而不救？”和曰：“元

哀如北夏门，拉楞自欲坏，非一木所能支。”

十七

刘道真少时，常渔草泽，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有一老妪识其非常人，甚乐其歌啸，乃杀豚进之。道真食豚尽，了不谢。妪见不饱，又进一豚。食半馀半，乃还之。后为吏部郎，妪儿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问母，母告之。于是赍牛酒诣道真。道真曰：“去，去！无可复用相报。”

十八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

十九

山季伦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茗芋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着白接篱。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高阳池在襄阳。强是其爱将，并州人也。

二十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二十一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二十二

贺司空入洛赴命，为太孙舍人。经吴阊门，在船中弹琴。张季鹰本不相识，先在金阊亭，闻弦甚清，下船就贺，因共语，便大相知说。问贺：“卿欲何之？”贺曰：“入洛赴命，正尔进路。”张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载，便与贺同发。初不告家，家追问，乃知。

二十三

祖车骑过江时，公私俭薄，无好服玩。王、庾诸公共就祖，忽见裘袍重叠，珍饰盈列。诸公怪问之，祖曰：“昨夜复南塘一出。”祖于时恒自使健儿鼓行劫钞，在事之人，亦容而不问。

二十四

鸿胪卿孔群好饮酒，王丞相语云：“卿何为恒饮酒？不见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烂？”群曰：“不尔，不见糟肉乃更堪久？”群尝书与亲旧：“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蘖事。”

二十五

有人讥周仆射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周曰：“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二十六

温太真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搏拏，与辄不竞。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庾即送直，然后得还。经此数四。

二十七

温公喜慢语，卞令礼法自居，至庾公许，大相剖击。温发口鄙秽，庾公徐曰：“太真终日无鄙言。”

二十八

周伯仁风德雅重，深达危乱。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

二十九

卫君长为温公长史，温公甚善之。每率尔提酒脯就卫，箕踞相对弥日。卫往温许，亦尔。

三十

苏峻乱，诸庾逃散。庾冰时为吴郡，单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篷篠覆之。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卒舍船市渚，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送过浙江，寄山阴魏家，得免。

后事平，冰欲报卒，适其所愿。卒曰：“出自厮下，不愿名器。少苦执鞭，恒患不得快饮酒。使其酒足余年，毕矣，无所复须。”冰为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

三十一

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三十二

王长史、谢仁祖同为王公掾，长史云：“谢掾能作异舞。”谢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视，谓客曰：“使人思安丰。”

三十三

王、刘共在杭南，酣宴于桓子野家。谢镇西往尚书墓还，葬后三日反哭。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犹未许，然已停车。重要，便回驾。诸人门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脱帻着帽。酣宴半坐，乃觉未脱衰。

三十四

桓宣武少家贫，戏大输，债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陈郡袁耽俊迈多能，宣武欲求救于耽。耽时居艰，恐致疑，试以告焉。应声便许，略无吝啬。遂变服，怀布帽，随温去与债主戏。耽素有艺名，债主就局，曰：“汝故当不办作袁彦道邪？”遂共戏。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绝叫，旁若无人，探布帽掷对人曰：“汝竟识袁彦道不？”

三十五

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

三十六

刘尹云：“孙承公，狂士。每至一处，赏玩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

三十七

袁彦道有二妹：一适殷渊源，一适谢仁祖。语桓宣武曰：“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三十八

桓车骑在荆州，张玄为侍中，使至江陵。路经阳歧村，俄见一人持半小笼生鱼，径来造船，云：“有鱼欲寄作脍。”张乃维舟而纳之。问其姓字，称是刘遗民。张素闻其名，大相忻待。刘既知张衔命，问：“谢安、王文度并佳不？”张甚欲话言，刘了无停意。既进脍，便去，云：“向得此鱼，观君上当有脍具，是故来耳。”于是便去，张乃追至刘家。为设酒，殊不清旨。张高其人，不得已而饮之。方共对饮，刘便先起，云：“今正伐获，不宜久废。”张亦无以留之。

三十九

王子猷诣郗雍州，雍州在内，见有毵毵，云：“阿乞那得此物？”令左右送还家。郗出见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负之而趋。”郗无忤色。

四十

谢安始出西戏，失车牛，便杖策步归。道逢刘尹，语曰：“安石将无伤？”谢乃同载而归。

四十一

襄阳罗友有大韵，少时多谓之痴。尝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门未开。主人迎神出见，问以非时，何得在此？答曰：“闻卿祠，欲乞一顿食耳。”遂隐门侧。至晓，得食便退，了无忤容。

为人有记功。从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阙观宇，内外道陌厂狭，植种果竹多少，皆默记之。后宣武漂洲与简文集，友亦预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遗忘。友皆名列，曾无错漏。宣武验以蜀城阙簿，皆如其言，坐者叹服。谢公云：“罗友诘减魏阳元？”

后为广州刺史，当之镇，刺史桓豁语令莫来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贫，或有酒饌之费，见与甚有旧。请别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荆州门下书佐家，处之怡然，不异胜达。

在益州，语儿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惊，其由来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乌椽。

四十二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四十三

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时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

四十四

罗友作荆州从事，桓宣武为王车骑集别，友进坐。良久辞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今已饱，不复须驻。”了无惭色。

四十五

张麟酒后挽歌，甚凄苦。桓车骑曰：“卿非田横门人，何乃顿尔至致？”

四十六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四十七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四十八

王卫军云：“酒正自引人着胜地。”

四十九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五十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故自达！”

五十一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五十二

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五十三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五十四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简傲第二十四

一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二

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

三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四

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鳳”字，凡鸟也。

五

陆士衡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六

王平子出为荆州，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鹊子。凉衣拘阂树枝，便复脱去。得鹊子还，下弄，神色自若，旁若无人。

七

桓坐道人于丞相坐，桓偃卧其侧。见下令，肃然改容云：“彼是礼法人。”

八

桓宣武作徐州，时谢奕为晋陵，先粗经虚怀，而乃无异常。及桓（还）〔迁〕荆州，将西之间，意气甚笃，奕弗之疑。唯谢虎子妇王悟其旨，每曰：“桓荆州用意殊异，必与晋陵俱西矣。”俄而引奕为司马。奕既上，犹推布衣交。在温坐，岸帻啸咏，无异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马。”遂因酒，转无朝夕礼。桓舍入内，奕辄复随去。后至奕醉，温往主许避之。主曰：“君无狂司马，我何由得相见？”

九

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时阮思旷在坐，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

十

谢中郎是王蓝田女婿，尝着白纶巾，肩舆径至扬州听事见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痴，君侯信自痴。”蓝田曰：“非无此论，但晚令耳。”

十一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十二

谢公尝与谢万共出西，过吴郡，阿万欲相与共萃王恬许。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尔。”万犹苦要，太傅坚不回，万乃独往。坐少时，王便入门内。谢殊有欣色，以为厚待己。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仍据胡床，在中庭晒头，神气傲迈，了无相酬对意。谢于是乃还，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尔！”

十三

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

十四

谢万北征，常以嘯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公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乃俱行，从容谓万曰：“汝为元帅，宜数唤诸将宴会，以说众心。”万从之。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忿恨之。谢公欲深著恩信，自队主将帅以下，无不身造，厚相逊谢。及万事败，军中因欲除之。复云：“当为隐士。”故幸而得免。

十五

王子敬兄弟见郗公，蹑履问讯，甚修外生礼。及嘉宾死，皆着高屐，仪容轻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

十六

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



坐相待。王肩舆轻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

十七

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旁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人）〔之〕伦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着门外。怡然不屑。

下卷下

排调第二十五

一

诸葛瑾为豫州，遣别驾到台，语云：“小儿知谈，卿可与语。”连往诣恪，恪不与相见。后于张辅吴坐中相遇，别驾唤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乱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贤，未闻其乱。”恪曰：“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于是一坐大笑。

二

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驱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

三

钟毓为黄门郎，有机警，在景王坐燕饮。时陈群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曰：“皋繇何如人？”对曰：“古之懿士。”顾谓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

四

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

五

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

“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

六

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

七

头责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温颀、颍川荀寓、范阳张华、士卿刘许、义阳邹湛、河南郑珣。此数子者，或饔吃无宫商，或炅陋希言语，或淹伊多姿态，或讙哗少智谔，或口如含胶饴，或头如巾齏杵。而犹以文采可观，意思详序，攀龙附凤，并登天府。”

八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

九

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答曰：“本谓云龙嗷嗷，定是山鹿野麋。兽弱弩强，是以发迟。”张乃抚掌大笑。

十

陆太尉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陆还，遂病。明日，与王笺云：“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

十一

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

十二

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



十三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洵？”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十四

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谓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邪？”答曰：“此碗英英，诚为清彻，所以为宝耳。”

十五

谢幼舆谓周侯曰：“卿类社树，远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视之，其根则群狐所托，下聚溷而已。”答曰：“枝条拂青天，不以为高；群狐乱其下，不以为浊。聚溷之秽，卿之所保，何足自称？”

十六

王长豫幼便和令，丞相爱恣甚笃。每共围棋，丞相欲举行，长豫按指不听。丞相笑曰：“诂得尔？相与似有瓜葛。”

十七

明帝问周伯仁：“真长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卷角牯，有盘辟之好。”

十八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无物，然容卿辈数百人。”

十九

干宝向刘真长叙其《搜神记》，刘曰：“卿可谓鬼之董狐。”

二十

许文思往顾和许，顾先在帐中眠。许至，便径就床角枕共语。既而唤顾共行，顾乃命

左右取杭上新衣，易己体上所着。许笑曰：“卿乃复有行来衣乎？”

二十一

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

二十二

何次道往瓦官寺，礼拜甚勤，阮思旷语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终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见推？”阮曰：“我图数千户郡，尚不能得。卿乃图作佛，不亦大乎？”

二十三

庾征西大举征胡，既成行，止镇襄阳。殷豫章与书，送一折角如意以调之。庾答书曰：“得所致，虽是败物，犹欲理而用之。”

二十四

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二十五

褚季野问孙盛：“卿国史何当成？”孙云：“久应竟。在公无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蚕室中？”

二十六

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

二十七

初，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二十八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

二十九

王、刘每不重蔡公。二人尝诣蔡语，良久，乃问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刘相目而笑曰：“公何处不如？”答曰：“夷甫无君辈客。”

三十

张吴兴年八岁，亏齿。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张应声答曰：“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

三十一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

三十二

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桓公目谢而笑曰：“郝参军此过乃不恶，亦极有会。”

三十三

庾园客诣孙监，值行，见齐庄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试之曰：“孙安国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诸孙大盛，有儿如此。”又答曰：“未若诸庾之翼翼。”还，语人曰：“我故胜，得重唤奴父名。”

三十四

范玄平在简文坐，谈欲屈，引王长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三十五

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

饮，揽笔便作一句云：“媿隅跃清池。”桓问：“媿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媿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

三十六

袁羊尝诣刘恢，恢在内眠未起。袁因作诗调之曰：“角枕粲文茵，锦衾烂长筵。”刘尚晋明帝女，主见诗不平，曰：“袁羊，古之遗狂。”

三十七

殷洪远答孙兴公诗云：“卿复放一曲。”刘真长笑其语拙，问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楡腊亦放，何必其枪铃邪？”

三十八

桓公既废海西，立简文。侍中谢公见桓公，拜，桓惊笑曰：“安石，卿何事至尔？”谢曰：“未有君拜于前，臣立于后。”

三十九

郗重熙与谢公书，道：“王敬仁闻一年少怀问鼎，不知桓公德衰？为复后生可畏？”

四十

张苍梧是张凭之祖，尝语凭父曰：“我不如汝。”凭父未解所以，苍梧曰：“汝有佳儿。”凭时年数岁，敛手曰：“阿翁，诘宜以子戏父？”

四十一

习凿齿、孙兴公未相识，同在桓公坐。桓语孙：“可与习参军共语。”孙云：“‘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仇？”习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四十二

桓豹奴是王丹阳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讳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时似耳。恒似是形，时似是神。”桓逾不说。

四十三

王子猷诣谢万，林公先在坐，瞻瞩甚高。王曰：“若林公须发并全，神情当复胜此不？”谢曰：“唇齿相须，不可以偏亡。须发何关于神明？”林公意甚恶，曰：“七尺之躯，今日委君二贤。”

四十四

郗司空拜北府，王黄门诣郗门拜，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骤咏之不已。郗仓谓嘉宾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语殊不逊，深不可容。”嘉宾曰：“此是陈寿作诸葛评，人以汝家比武侯，复何所言？”

四十五

王子猷诣谢公，谢曰：“云何七言诗？”子猷承问，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

四十六

王文度、范荣期俱为简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将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后。王因谓曰：“簸之扬之，稊穞在前。”范曰：“汰之汰之，沙砾在后。”

四十七

刘遵祖少为殷中军所知，称之于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为佐。既见，坐之独榻上与语。刘尔日殊不称，庾小失望，遂名之为“羊公鹤”。昔羊叔子有鹤善舞，尝向客称之。客试使驱来，氍毹而不肯舞。故称比之。

四十八

魏长齐雅有体量，而才学非所经。初宦当出，虞存嘲之曰：“与卿约法三章：谈者死，文笔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无忤于色。

四十九

郗嘉宾书与袁虎，道戴安道、谢居士云：“恒任之风，当有所弘耳。”以袁无恒，故以此激之。

五十

范启与郗嘉宾书曰：“子敬举体无饶纵，掇皮无馀润。”郗答曰：“举体无馀润，何如举体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烦，故嘲之。

五十一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财贿。谢中郎云：“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

五十二

王文度在西州，与林法师讲，韩、孙诸人并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孙兴公曰：“法师今日如着弊絮在荆棘中，触地挂阂。”

五十三

范荣期见郗超俗情不谈，戏之曰：“夷、齐、巢、许，一诣垂名，何必劳神苦形，支策据梧邪？”郗未答，韩康伯曰：“何不使游刃皆虚？”

五十四

简文在殿上行，右军与孙兴公在后。右军指简文语孙曰：“此啖名客。”简文顾曰：“天下自有利齿儿。”后王光禄作会稽，谢车骑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罢秘书丞在坐。谢言及此事，因视孝伯曰：“王丞齿似不钝。”王曰：“不钝，颇亦验。”

五十五

谢遏夏月尝仰卧，谢公清晨卒来，不暇着衣，跣出屋外，方蹶履问讯。公曰：“汝可谓‘前倨而后恭’。”

五十六

顾长康作殷荆州佐，请假还东。尔时例不给布帆，顾苦求之，乃得发。至破冢，遭风大败。作笈与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

五十七

(符)〔苻〕朗初过江，王咨议大好事，问中国人物及风土所生，终无极已，朗大患



之。次复问双婢贵贱，朗云：“谨厚有识中者，乃至十万；无意为奴婢问者，止数千耳。”

五十八

东府客馆是版屋，谢景重诣太傅，时宾客满中，初不交言，直仰视云：“王乃复西戎其屋。”

五十九

顾长康啖甘蔗，先食尾。人问所以，曰：“渐至佳境。”

六十

孝武属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既不可复得；且小如意，亦好像人家事，酷非所须。正如真长、子敬比，最佳。”珣举谢混。后袁山松欲拟谢婚，王曰：“卿莫近禁禽。”

六十一

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共作了语。顾恺之曰：“火烧平原无遗燎。”桓曰：“白布缠棺竖旒旐。”殷曰：“投鱼深渊放飞鸟。”次复作危语。桓曰：“矛头淅米剑头炊。”殷曰：“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曰：“井上辘轳卧婴儿。”殷有一参军在坐，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六十二

桓玄出射，有一刘参军与周参军朋赌，垂成，唯少一破。刘谓周曰：“卿此起不破，我当挞卿。”周曰：“何至受卿挞？”刘曰：“伯禽之贵，尚不免挞，而况于卿？”周殊无忤色。桓语庾伯鸾曰：“刘参军宜停读书，周参军且勤学问。”

六十三

桓南郡与道曜讲《老子》，王侍中为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顾名思义。”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儿笑。”

六十四

祖广行恒缩头。诣桓南郡，始下车，桓曰：“天甚晴朗，祖参军如从屋漏中来。”

六十五

桓玄素轻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连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与殷仲文书，以为嗤笑曰：“德之休明，肃慎贡其楛矢。如其不尔，篱壁间物亦不可得也。”

轻诋第二十六

一

王太尉问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终日妄语？”

二

庾元规语周伯仁：“诸人皆以君方乐。”周曰：“何乐？谓乐毅邪？”庾曰：“不尔，乐令耳。”周曰：“何乃刻画无盐，以唐突西子也？”

三

深公云：“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

四

庾公权重，足倾王公。庾在石头，王在冶城坐，大风扬尘，王以扇拂尘曰：“元规尘污人。”

五

王右军少时甚涩讷，在大将军许，王、庾二公后来，右军便起欲去。大将军留之，曰：“尔家司空、元规，复可所难？”

六

王丞相轻蔡公，曰：“我与安期、千里共游洛水边，何处闻有蔡充儿？”

七

褚太傅初渡江，尝入东，至金昌亭，吴中豪右燕集亭中。褚公虽素有重名，于时造次不相识别。敕左右多与茗汁，少着粽，汁尽辄益，使终不得食。褚公饮讫，徐举手共语云：“褚季野。”于是四坐惊散，无不狼狈。

八

王右军在南，丞相与书，每叹子侄不令，云：“虎纯、虎捷，还其所如。”

九

褚太傅南下，孙长乐于船中视之。言次及刘真长死，孙流涕，因讽咏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褚大怒，曰：“真长平生何尝相比数，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孙回泣向褚曰：“卿当念我！”时感笑其才而性鄙。

十

谢镇西书与殷扬州，为真长求会稽。殷答曰：“真长标同伐异，侠之大者。常谓使君降阶为甚，乃复为之驱驰邪？”

十一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尔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桓公懔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犍。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骇，袁亦失色。

十二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游燕，辄命袁、伏。袁甚耻之，恒叹曰：“公之厚意，未足以荣国士。与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十三

高柔在东，甚为谢仁祖所重。既出，不为王、刘所知。仁祖曰：“近见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长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轻在角牴中，为人作议论。”高柔闻之，云：

“我就伊无所求。”人有向真长学此言者，真长曰：“我实亦无可与伊者。”然游燕，犹与诸人书：“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

十四

刘尹、江彪、王叔虎、孙兴公同坐，江、王有相轻色。彪以手歛叔虎云：“酷吏！”词色甚强。刘尹顾谓：“此是瞋邪？非特是丑言声、拙视瞻！”

十五

孙绰作《列仙商丘子赞》，曰：“所牧何物？殆非真猪。傥遇风云，为我龙摅。”时人多以为能。王蓝田语人云：“近见孙家儿作文，道‘何物’、‘真猪’也。”

十六

桓公欲迁都，以张拓定之业。孙长乐上表谏，此议甚有理。桓见表心服，而忿其为异，令人致意孙云：“君何不寻《遂初赋》，而强知人家国事？”

十七

孙长乐兄弟就谢公宿，言至款杂。刘夫人在壁后听之，具闻其语。谢公明日还，问：“昨客何似？”刘对曰：“亡兄门未有如此宾客。”谢深有愧色。

十八

简文与许玄度共语，许云：“举君亲以为难。”简文便不复答，许去后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于此。”

十九

谢万寿春败后，还，书与王右军云：“惭负宿顾。”右军推书曰：“此禹、汤之戒。”

二十

蔡伯喈睹睐笛椽，孙兴公听妓，振且摆折。王右军闻，大嗔曰：“三祖寿乐器，虺瓦吊，孙家儿打折！”

二十一

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王谓林公诡辩，林公道王云：“着膩颜帟，縗布单衣，挟《左传》，遂郑康成车后，问是何物尘垢囊？”

二十二

孙长乐作王长史诔云：“余与夫子，交非势利，心犹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见曰：“才士不逊，亡祖何至与此人周旋？”

二十三

谢太傅谓子侄曰：“中郎始是独有千载。”车骑曰：“中郎衿抱未虚，复那得独有？”

二十四

庾道季论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

二十五

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知，乃著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略云：“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

二十六

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

二十七

殷颢、庾恒并是谢镇西外孙，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尝俱诣谢公，谢公熟视殷，曰：“阿巢故似镇西。”于是庾下声语曰：“定何似？”谢公续复云：“巢类似镇西。”庾复云：“类似，足作健不？”

二十八

旧目韩康伯“将肘无风骨”。

二十九

(符)〔苻〕宏叛来归国，谢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无折之者。适王子猷来，太傅使共语。子猷直熟视良久，回语太傅云：“亦复竟不异人。”宏大渐而退。

三十

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

三十一

王中郎举许玄度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讷在坐头。”

三十二

王兴道谓谢望蔡“霍霍如失鹰师”。

三十三

桓南郡每见人不快，辄嗔云：“君得哀家梨，当复不蒸食不？”

假譎第二十七

—

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曰：“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荆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曰：“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

二

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三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相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

四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深慎此。”后阳眠，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五

袁绍年少时，曾遣人夜以剑掷魏武，少下，不着。魏武揆之，其后来必高。因贴卧床上，剑至果高。

六

王大将军既为逆，顿军姑孰。晋明帝以英武之才，犹相猜惮，乃着戎服，骑巴贡马，赍一金马鞭，阴察军形势。未至十馀里，有一客姥居店卖食，帝过愒之，谓姥曰：“王敦举兵图逆，猜害忠良，朝廷骇惧，社稷是忧。故劬劳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狈，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与客姥马鞭而去，行敦营匝而出。军士觉，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动，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命骑追之。已觉多许里，追士因问向姥：“不见一黄须人骑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复及。”于是骑人息意而反。

七

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阳〕吐污头面被褥，诈孰眠。敦论事造半，方（意）〔忆〕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从横，信其实孰眠，于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

八

陶公自上流来赴苏峻之难，令诛庾公。谓必戮庾，可以谢峻。庾欲奔窜，则不可；欲会，恐见执，进退无计。温公劝庾诣陶，曰：“卿但遥拜，必无他。我为卿保之。”庾从温言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规何缘拜陶士衡？”毕，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责躬，深相逊谢。陶不觉释然。

九

温公丧妇。从姑刘氏家值乱离散，唯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属公觅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难得，但如峤比云何？”姑云：“丧败之余，乞粗存活，便足慰吾余年，何敢希汝比？”却后少日，公报姑云：“已觅得婚处，门地粗可，婿身名宦，尽不减峤。”因下玉镜台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镜台，是公为刘越石长史北征刘聪所得。

十

诸葛令女，庾氏妇，既寡，誓云不复重出。此女性甚正强，无有登车理。恢既许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诳女云：“宜徙。”于是家人一时去，独留女在后。比其觉，已不复得出。江郎莫来，女哭誓弥甚，积日渐歇。江彰瞑入宿，恒在对床上。后观其意转帖，彰乃诈厌，良久不悟，声气转急。女乃呼婢云：“唤江郎觉！”江于是跃来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厌，何预卿事而见唤邪？既尔相关，不得不与人语。”女默然而惭，情义遂笃。

十一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在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十二

王文度弟阿智，恶乃不翅，当年长而无人与婚。孙兴公有一女，亦僻错，又无嫁娶理。因诣文度，求见阿智。既见，便阳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传，那得至今未有婚处？我有一女，乃不恶，但吾寒士，不宜与卿计，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启蓝田云：“兴公向来，忽言欲与阿智婚。”蓝田惊喜。既成婚，女之顽嚣，欲过阿智。方知兴公之诈。

十三

范玄平为人好用智数，而有时以多数失会。尝失官居东阳，桓大司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时方欲招起屈滞，以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誉。桓谓远来投己，喜跃非常。比人至庭，倾身引望，语笑欢甚。顾谓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谢其远来意。范虽实投桓，而恐以趋时损名，乃曰：“虽怀朝宗，会有亡儿瘞在此，故来省视。”桓怅然失望，向之虚伫，一时都尽。

十四

谢遏年少时，好着紫罗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赌，得即烧之。

黜免第二十八

一

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誉，为王夷甫所重，时论亦以拟王。后为继母族党所谗，诬之为狂逆。将远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诣槛车与别。玄问：“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玄曰：“逆则应杀，狂何所徙？”

二

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馀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

三

殷中军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四

桓公坐有参军椅蒸薤，不时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终不放，举坐皆笑。桓公曰：

“同盘尚不相助，况复危难乎？”敕令免官。

五

殷中军废后，恨简文曰：“上人着百尺楼上，儋梯将去。”

六

邓竟陵免官后赴山陵，过见大司马桓公。公问之曰：“卿何以更瘦？”邓曰：“有愧于叔达，不能不恨于破甑。”

七

桓宣武既废太宰父子，仍上表曰：“应割近情，以存远计。若除太宰父子，可无后忧。”简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况过于言？”宣武又重表，辞转苦切。简文更答曰：“若晋室灵长，明公便宜奉行此诏；如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桓公读诏，手战流汗，于此乃止。太宰父子远徙新安。

八

桓玄败后，殷仲文还为大司马咨议，意似二三，非复往日。大司马府听前有一老槐，甚扶疏。殷因月朔，与众在听，视槐良久，叹曰：“槐树婆娑，无复生意！”

九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谓必当阿衡朝政。忽作东阳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阳，慨然叹曰：“看此山川形势，当复出一孙伯符。”

俭嗇第二十九

一

和峤性至俭，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与不过数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将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诣园，饱共啖毕，伐之。送一车枝与和公，问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二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

三

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

四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五

王戎女适裴頔，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

六

卫江州在寻阳，有知旧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饷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饷，便命驾。李弘范闻之，曰：“家舅刻薄，乃复驱使草木。”

七

王丞相俭节，帐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烂败。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

八

苏峻之乱，庾太尉南奔见陶公，陶公雅相赏重。陶性俭吝，及食，啖薤，庾因留白。陶问：“用此何为？”庾云：“故可种。”于是大叹庾非唯风流，兼有治实。

九

郗公大聚敛，有钱数千万。嘉宾意甚不同，常朝旦问讯。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语移时，遂及财货事。郗公曰：“汝正当欲得吾钱耳！”乃开库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谓损数百万许。嘉宾遂一日乞与亲友，周旋略尽。郗公闻之，惊怪不能已已。

汰侈第三十

一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二

石崇厕，常有十馀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着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着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

三

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馀人，皆绫罗袴褶，以手擎饮食。悉纯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纯。”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四

王君夫以糒糒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绫里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以椒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五

石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桓冬天得韭泚蠶。又牛形状气力不胜王恺牛，而与恺出游，极晚发，争入洛城，崇牛数十步后迅若飞禽，恺牛绝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为搯腕，乃密货崇帐下都督及御车人，问所以。都督曰：“豆至难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泚蠶是捣韭根，杂以麦苗尔。”复问驭人牛所以驶。驭人云：“牛本不迟，由将车人不及制之尔。急时听偏辕，则驶矣。”恺悉从之，遂争长。石崇后闻，皆杀告者。

六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驳，常莹其蹄角。王武子语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赌卿牛，以千万对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谓骏物无有杀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却据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臾，炙至，一齏便去。

七

王君夫尝责一人无服馥裯，因直内着曲阁重闺里，不听人将出。遂饥经日，迷不知何处去。后因缘相为垂死，乃得出。

八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

九

王武子被责，移第北邙下。于时人多地贵，济好马射，买地作埽，编钱匝地竟埽，时人号曰“金沟”。

十

石崇每与王敦入学戏，见颜、原象而叹曰：“若与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王曰：“不知馀人云何？子贡云卿差近？”石正色云：“士当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瓮牖语人？”

十一

彭城王有快牛，至爱惜之。王太尉与射，赌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则不论；若欲啖者，当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废啖，又存所爱。”王遂杀啖。

十二

王右军少时，在闻侯末坐，割牛心啖之，于此改观。



忿狷第三十一

一

魏武有一妓，声最清高，而情性酷恶。欲杀，则爱才；欲置，则不堪。于是选百人，一时俱教。少时，果有一人声及之，便杀恶性者。

二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

三

王司州尝乘雪往王螭许。司州言气少有轶逆于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觉恶，便與床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复足与老兄计？”螭拨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

四

桓宣武与袁彦道搏菹。袁彦道齿不合，遂厉色掷去五木。温太真云：“见袁生迁怒，知颜子为贵。”

五

谢无奕性粗强，以事不相得，自往数王蓝田，肆言极骂。王正色面壁不敢动，半日。谢去良久，转头问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后复坐。时人叹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六

王令诣谢公，值习凿齿已在坐，当与并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与对榻。去后，语胡儿曰：“子敬实自清立，但人为尔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

七

王大、王恭尝俱在何仆射坐，恭时为丹阳尹，大始拜荆州。讫将乖之际，大劝恭酒。恭不为饮，大逼强之。转苦，便各以裙带绕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斋；大左右虽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杀。何仆射无计，因起排坐二人之间，方得分散。所谓势利之交，古人羞之。

八

恒南郡小儿时，与诸从兄弟各养鹅共斗。南郡鹅每不如，甚以为忿。乃夜往鹅栏间，取诸兄弟鹅悉杀之。既晓，家人咸以惊骇，云是变怪，以白车骑。车骑曰：“无所致怪，当是南郡戏耳。”问，果如之。

逸险第三十二

一

王平子形甚散朗，内实劲侠。

二

袁悦有口才，能短长说，亦有精理。始作谢玄参军，颇被礼遇。后丁艰，服除还都，唯赍《战国策》而已。语人曰：“少年时读《论语》、《老子》，又看《庄》、《易》，此皆是病痛事，当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战国策》。”既下，说司马孝文王，大见亲待，几乱机轴。俄而见诛。

三

孝武甚亲敬王国宝、王雅。雅荐王珣于帝，帝欲见之。尝夜与国宝及雅相对，帝微有酒色，令唤珣。垂至，已闻卒传声。国宝自知才出珣下，恐倾夺其宠，因曰：“王珣当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见之，自可别诏也。”帝然其言，心以为忠，遂不见珣。



四

王绪数谗殷荆州于王国宝，殷甚患之，求术于王东亭。曰：“卿但数诣王绪，往辄屏人，因论它事。如此，则二王之好离矣。”殷从之。国宝见王绪，问曰：“比与仲堪屏人何所道？”绪云：“故是常往来，无它所论。”国宝谓绪于己有隐，果情好日疏，谗言以息。

尤悔第三十三

一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下太后阁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

二

王浑后妻，琅邪颜氏女。王时为徐州刺史，交礼拜讫，王将答拜，观者咸曰：“王侯州将，新妇州民，恐无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礼，恐非夫妇，不为之拜，谓为“颜妾”。颜氏耻之，以其门贵，终不敢离。

三

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四

刘琨善能招延，而拙于抚御。一日虽有数千人归投，其逃散而去，亦复如此，所以卒无所建。

五

王平子始下，丞相语大将军：“不可复使羌人东行。”平子面似羌。

六

王大将军起事，丞相兄弟诣阙谢。周侯深忧诸王，始入，甚有忧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过不应。既入，苦相存救。既释，周大悦饮酒。及出，诸王故在门。周曰：“今年杀诸贼奴，当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大将军至石头，问丞相曰：“周侯可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问：“可为尚书令不？”又不应。因云：“如此，唯当杀之耳。”复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后知周侯救己，叹曰：“我不杀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负此人！”

七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着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八

王大将军于众坐中曰：“诸周由来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马领头而不克。”大将军曰：“我与周洛下相遇，一面顿尽。值世纷纭，遂至于此！”因为流涕。

九

温公初受刘司空使劝进，母崔氏固驻之，峤绝裾而去。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

十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执辞愈固。庾每诣周，庾从南门入，周从后门出。庾尝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对终日。庾从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强饭极欢。并语世故，约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将军二千石，而不称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为庾元规所卖！”一叹，遂发背而卒。

十一

阮思旷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儿年未弱冠，忽被笃疾。儿既是偏所爱重，为之祈请三宝，昼夜不懈。谓至诚有感者，必当蒙佑，而儿遂不济。于是结恨释氏，宿命都除。

十二

桓宣武对简文帝，不甚得语。废海西后，宜自申叙，乃豫撰数百语，陈废立之意。既见简文，简文便泣下数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十三

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十四

谢太傅于东船行，小人引船，或迟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从横，撞人触岸。公初不呵谴，人谓公常无嗔喜。曾送兄征西葬还，日暮雨驶，小人皆醉，不可处分。公乃于车中手取车柱撞馭人，声色甚厉。夫以水性沉柔，人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无得保其夷粹。

十五

简文见田稻，不识，问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简文还，三日不出，云：“宁有赖其末而不识其本？”

十六

桓车骑在上明畋猎，东信至，传淮上大捷。语左右云：“群谢年少大破贼。”因发病薨。谈者以为此死，贤于让扬之荆。

十七

桓公初报破殷荆州，曾讲《论语》，至“富与贵，是人之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玄意色甚恶。

纣漏第三十四

一

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盆盛水，玻璃碗盛澡豆，因倒着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二

元皇初见贺司空，言及吴时事，问：“孙皓烧锯截一贺头，是谁？”司空未得言，元皇自忆曰：“是贺劭。”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无道，创巨痛深，无以抑答明诏。”元皇愧惭，三日不出。

三

蔡司徒过江，见彭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后向谢仁祖说此事，谢曰：“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

四

任育长年少时，甚有令名。武帝崩，选百二十挽郎，一时之秀彦，育长亦在其中。王安丰选女婿，从挽郎搜其胜者，且择取四人，任犹在其中。童少时，神明可爱，时人谓育长影亦好。自过江，便失志。王丞相请先度时贤共至日头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有异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耳。”尝行从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闻之云：“此是有情痴。”

五

谢虎子尝上屋熏鼠。胡儿既无由知父为此事，闻人道痴人有作此者，戏笑之，时道此非复一过。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语胡儿曰：“世人以此谤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儿懊热，一月日闭斋不出。太傅虚托引己之过，以相开悟，可谓德教。

六

殷仲堪父病虚悸，闻床下蚁动，谓是牛斗。孝武不知是殷公，问仲堪：“有一般，病如此下？”仲堪流涕而起曰：“臣进退唯谷。”

七

虞啸父为孝武侍中，帝从容问曰：“卿在门下，初不闻有所献替。”虞家富春，近海，谓帝望其意气，对曰：“天时尚暖，蟹鱼虾鲑未可致，寻当有所上献。”帝抚掌大笑。

八

王大丧后，朝论或云国宝应作荆州。国宝主簿夜函白事，云：“荆州事已行。”国宝大喜，其夜开阁，唤纲纪话势，虽不及作荆州，而意色甚恬。晓遣参问，都无此事。即唤主簿数之曰：“卿何以误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一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

二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

三

贾公闾后妻郭氏酷妒。有男儿名黎民，生载周，充自外还，乳母抱儿在中庭，儿见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鸣之。郭遥望见，谓充爱乳母，即杀之。儿悲思啼泣，不饮它乳，遂死。郭后终无子。

四

孙秀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蒯氏大自悔责，请求于帝。时大赦，群臣咸见。既出，帝独留秀，从容谓曰：“天下旷荡，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秀免冠而谢，遂为夫妇如初。

五

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其往宿。寿趺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着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騫，馀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阁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馀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

六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七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颇预政事纳货。蔡公谓之“雷尚书”。

仇隙第三十六

一

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后秀为中书令，岳省内见之，因唤云：“孙令，忆畴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始知必不免。后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潘《金谷集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讖。



二

刘琦兄弟少时为王恺所憎，尝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坑，坑毕，垂加害矣。石崇素与琦、琨善，闻就恺宿，知当有变，便夜往诣恺，问二刘所在。恺卒迫不得讳，答云：“在后斋中眠。”石便径入，自牵出，同车而去，语曰：“少年何以轻就人宿？”

三

王大将军执司马愨王，夜遣世将载王于车而杀之，当时不尽知也。虽愨王家，亦未之皆悉，而无忌兄弟皆稚。王胡之与无忌长甚相暱，胡之尝共游。无忌入告母，请为僕。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将。吾所以积年不告汝者，王氏门强，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声著，盖以避祸耳。”无忌惊号，抽刃而出，胡之去已远。

四

应镇南作荆州，王修载、谯王子无忌同至新亭与别。坐上宾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谯王丞致祸，非大将军意，正是平南所为耳。”无忌因夺直兵参军刀，便欲斫。修载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

五

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后蓝田临扬州，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

六

王东亭与孝伯语，后渐异。孝伯谓东亭曰：“卿便不可复测。”答曰：“王陵廷争，陈平从默，但问克终云何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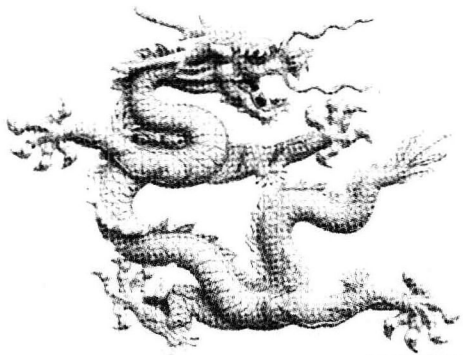
七

王孝伯死，县其首于大桁。司马太傅命驾出，至标所，孰视首，曰：“卿何故趣欲杀我邪？”



八

桓玄将篡，桓修欲因玄在修母许袭之。庾夫人云：“汝等近，过我馀年，我养之，不忍见行此事。”



梦溪笔谈

北宋·沈括
撰



梦溪笔谈

——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笔记类
杂史第一书

卉木润州幽静地，恍如壮岁梦依稀。
结庐顿宕生花笔，把酒驰骋传世诗。
打破天荒求正解，修合砚胆炼铜汁。
当空明月几时有，本不发光照缁衣。

【内容简介】

北宋沈括撰。

全书共分十七门，分类记事，一事一条，共六百多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技等各个方面，包括农林、天文、历法、气象、物理、数学、化学、动物、地理、文学、史学、考古、医药、水利工程及建筑等。

《梦溪笔谈》内容丰富，考辨精邃，总结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的成就，保存了许多极为珍贵的历史与自然科学方面的重要资料。

目 录

梦溪笔谈序	(9597)
梦溪笔谈卷一	(9599)
故事一	(9599)
梦溪笔谈卷二	(9603)
故事二	(9603)
梦溪笔谈卷三	(9605)
辨证一	(9605)
梦溪笔谈卷四	(9609)
辨证二	(9609)
梦溪笔谈卷五	(9611)
乐律一	(9611)
梦溪笔谈卷六	(9618)
乐律二	(9618)
梦溪笔谈卷七	(9620)
象数一	(9620)
梦溪笔谈卷八	(9627)
象数二	(9627)
梦溪笔谈卷九	(9629)
人事一	(9629)
梦溪笔谈卷十	(9635)
人事二	(9635)
梦溪笔谈卷十一	(9637)
官政一	(9637)
梦溪笔谈卷十二	(9641)
官政二	(9641)
梦溪笔谈卷十三	(9644)
权 智	(9644)
梦溪笔谈卷十四	(9648)
艺文一	(9648)
梦溪笔谈卷十五	(9651)

梦溪笔谈

艺文二	(9651)
梦溪笔谈卷十六	(9654)
艺文三	(9654)
梦溪笔谈卷十七	(9655)
书 画	(9655)
梦溪笔谈卷十八	(9658)
技 艺	(9658)
梦溪笔谈卷十九	(9663)
器 用	(9663)
梦溪笔谈卷二十	(9666)
神 奇	(9666)
梦溪笔谈卷二十一	(9670)
异事异疾附	(9670)
梦溪笔谈卷二十二	(9675)
谬误譎许附	(9675)
梦溪笔谈卷二十三	(9677)
讥 谑	(9677)
梦溪笔谈卷二十四	(9680)
杂志一	(9680)
梦溪笔谈卷二十五	(9684)
杂志一	(9684)
梦溪笔谈卷二十六	(9689)
药 议	(9689)
补笔谈卷一	(9693)
故 事	(9693)
辨 证	(9694)
乐 律	(9696)
补笔谈卷二	(9699)
象 数	(9699)
官 政	(9702)
权 智	(9703)
艺 文	(9704)
器 用	(9705)
补笔谈卷三	(9706)
异 事	(9706)
杂 志	(9706)
药 议	(9709)
续笔谈	(9713)
续笔谈十一篇	(9713)

附录 (9715)

一、宋乾道二年扬州州学刊本跋 (9715)

二、元大德九年东山书院刊本序 (9715)

三、明崇祯四年重编补笔谈序 (9716)

梦溪笔谈序

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圣谟国政，及事近宫省，皆不敢私纪。至于系当日士大夫毁誉者，虽善亦不欲书，非止不言人恶而已。所录唯山间木荫，率意谈噓，不系人之利害者；下至闾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于传闻者，其间不能无缺谬。以之为言，则甚卑，以予为无意于言可也。

梦溪笔谈卷一

故事一

上亲郊庙，册文皆曰“恭荐岁事。”先景灵宫，谓之“朝献”；次太庙，谓之“朝飨”；末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时，曾预讨论，常疑其次序，若先为尊，则郊不应在庙后；若后为尊，则景灵宫不应在太庙之先。求其所从来，盖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则百神皆预遣使祭告，唯太清宫、太庙则皇帝亲行。其册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宫、庙谓之“奏告”，余皆谓之“祭告”。唯有事于南郊，方为“正祠”。至天宝九载，乃下诏曰：“‘告’者，上告下之词。今后太清宫宜称‘朝献’，太庙称‘朝飨’。”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册文皆为“正祠”。

正衙法座，香木为之，加金饰，四足，堕角，其前小偃，织藤冒之。每车驾出幸，则使老内臣马上抱之，曰“驾头”。辇后曲盖谓之“篋”。两扇夹心，通谓之“扇篋”。皆绣，亦有销金者，即古之华盖也。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皆在其间。应供奉之人，自学士已下，工伎群官司隶籍其间者，皆称翰林，如今之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是也。唯翰林茶酒司止称“翰林司”，盖相承阙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无宣召之礼，惟学士宣召。盖学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无因得人，故院门别设复门，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学士院北扉者，为其在浴堂之南，便于应召。今学士初拜，自东华门入，至左承天门下马；待诏、院吏自左承天门双引至阁门。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学士，自东门入者，彼时学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东门赴召，非若今之东华门也。至如挽铃故事，亦缘其在禁中，虽学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门外，则其严密可知。如今学士院在外，与诸司无异，亦设铃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学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亲幸。至今唯学士上日许正坐，他日皆不敢独坐。故事：堂中设视草台，每草制，则具衣冠据台而坐。今不复如此，但存空台而已。玉堂东承旨阁子窗格上有火然处。太宗尝夜幸玉堂，苏易简为学士，已寝，遽起，无烛具衣冠，宫嫔自窗格引烛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为玉堂一盛事。

东西头供奉官，本唐从官之名。自永徽以后，人主多居大明宫，别置从官，谓之“东头供奉官”。西内具员不废，则谓之“西头供奉官”。

唐制，两省供奉官东西对立，谓之“蛾眉班”。国初，供奉班于百官前横列。王溥罢相为东宫，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后，遂令供奉班依旧分立。庆历贾安公为中丞，以东西班对拜为非礼，复令横行。至今初叙班分立；百官班定，乃转班横行；参罢，复分立；百官班

退，乃出。参用旧制也。

衣冠故事，多无著令，但相承为例。如学士舍人蹑履见丞相，往还用平状，扣阶乘马之类，皆用故事也。近岁多用靴筒。章子厚为学士日，因事论列，今则遂为著令矣。

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勒靴、有鞞鞶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勒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庭亦在深荐中。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裤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带衣所垂蹠躩，盖欲佩带弓箭、帔帨、算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蹠躩，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蹠躩，如马之鞵根，即今之带铐也。天子必以十三环为节，唐武德贞观时犹尔。开元之后，虽仍旧俗，而稍褻博矣。然带钩尚穿带本为孔，本朝加顺折，茂人文也。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镇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等。唯直脚贵贱通服之。又庶人所戴头巾，唐人亦谓之“四脚”，盖两脚系脑后，两脚系颌下，取其服劳不脱也。无事则反系于顶上。今人不复系颌下，两带遂为虚设。

唐中书指挥事谓之“堂帖子”，曾见唐人堂帖，宰相签押，格如今之堂劄子也。

予及史馆检讨时，议枢密院劄子问宣头所起。余按唐故事，中书舍人职堂语诏，皆写四本：一本为底，一本为宣。此“宣”谓行出耳，未以名书也。晚唐枢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书，即谓之“宣”。中书承受，录之于籍，谓之“宣底”。今史馆中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圣语簿》也。梁朝初置崇仁院，专行密命。至后唐庄宗复枢密使，使郭崇韬、安重诲为之，始分领政事，不关由中书直行下者谓之“宣”，如中书之“敕”。小事则发头子，拟堂贴也。至今枢密院用宣及头子，本朝枢密院亦用劄子。但中书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参政以次向下；枢密院劄子，枢长押字在下，副贰以次向上：以此为别。头子唯给驿马之类用之。

百官于中书见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声唱一声“屈”，则趋而入。宰相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喝，谓之“屈揖”。待制以上见，则言“请某官”，更不屈揖，临退仍进汤，皆于席南横设百官之位，升朝则坐，京官已下皆立。后殿引臣寮，则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赞拜，不宣名，不舞蹈。中书略贵者，示与之抗也。上前则略微者，杀礼也。

唐制，丞郎拜官，即笼门谢。今三司副使已上拜官，则拜舞于子阶上；百官拜于阶下，而不舞蹈。此亦笼门故事也。

学士院第三厅学士阁子，当前有一巨槐，素号“槐厅”。旧传居此阁者，多至入相。学士争槐厅，至有抵御前人行行李而强据之者。余为学士时，目观此事。

谏议班在知制诰上；若带待制，则在知制诰下，从职也，戏语谓之“带坠”。

《集贤院记》：“开元故事，校书官许称学士”。今三馆职事，皆称“学士”，用开元故事也。

馆阁新书净本有误书处，以雌黄涂之。尝校改字之法：刮洗则伤纸，纸贴之又易脱，粉涂则字不没，涂数遍方能漫灭。唯雌黄一漫则灭，仍久而不脱。古人谓之铅黄，盖用之有素矣。

余为鄜延经略使日，新一厅，谓之五司厅。延州正厅乃都督厅，治延州事；五司厅治鄜延路军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经略、安抚、总管、节度、观察也。唐制：方镇皆

带节度、观察、处置三使。今节度之职，多归总管司；观察归安抚司；处置归经略司。其节度、观察两案，并支掌推官、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经略、安抚司不置佐官，以帅权不可更不专也。都总管、副总管、钤辖、都监同签书，而皆受经略使节制。

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乃给事中之职，当隶门下省，故事乃隶枢密院。下寺监皆行劄子；寺监具申状，虽三司，亦言“上银台”。主判不以官品，初冬独赐翠毛锦袍。学士以上，自从本品。行案用枢密院杂司人吏，主判食枢密厨，盖枢密院子司也。

大驾卤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谓之“雄牡箭”，牝谓之“辟仗箭”。本胡法也。熙宁中罢之。

前世藏书，分隶数处，盖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馆、秘阁，凡四处藏书，然同在崇文院。其间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置编校官八员，杂讎四馆书。给吏百人，悉以黄纸为大册写之。自此私家不敢辄藏。校讎累年，仅能终昭文一馆之书而罢。

旧翰林学土地势清切，皆不兼他务。文馆职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职钱，唯内外制不给。杨大年久为学士，家贫，请外，表词千余言，其间两联曰：“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莫敖之馁鬼。”“从者之病莫兴，方朔之饥欲死。”京师百官上日，唯翰林学士敕设用乐，他虽宰相，亦无此礼。优伶并开封府点集。陈和叔除学士时，和叔知开封府，遂不用女优。学士院敕设不用女优，自和叔始。

礼部贡院试进士日，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设位供张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至试学究，则悉彻帐幕毡席之类，亦无茶汤，渴则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毡幕及供应人私传所试经义。盖尝有败者，故事为之防。欧文忠有诗：“焚香礼进士，彻幕待经生。”以为礼数重轻如此，其实自有谓也。

嘉祐中，进士奏名讫，未御试，京师妄传“王俊民为状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为何人。及御试，王荆公时为知制造，与天章阁待制杨乐道二人为详定官。旧制，御试举人，设初考官，先定等第；复弥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详定官，发初考官所定等，以对覆考之等；如同即已；不同，则详其程文，当从初考或从覆考为定，即不得别立等。是时，王荆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当，于行间别取一人为状首。杨乐道守法，以为不可。议论未决，太常少卿朱从道时为封弥官，闻之，谓同舍曰：“二公何用力争，从道十日前已闻王俊民为状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进禀，而诏从荆公之请。及发封，乃王俊民也。详定官得别立等，自此始，遂为定制。

选人不得乘马入宫门。天圣中，选人为馆职，始欧阳永叔、黄鉴辈，皆自左掖门下马入馆，当时谓之“步行学士”。嘉祐中，于崇文院置编校局，校官皆许乘马至院门。其后中书五房置习学公事官，亦缘例乘马赴局。

车驾行幸，前驱谓之队，则古之清道也。其次卫仗，卫仗者，视阑入宫门法，则古之外仗也。其中谓之禁围，如殿中仗。《天官》：“掌舍，无宫，则供人门。”今谓之“殿门天武官”，极天下长人之选八人。上御前殿，则执钺立于紫宸门下；行幸则为禁围门，行于仗马之前。又有衡门十人，队长一人，选诸武力绝伦者为之。上御后殿，则执槌东西对立于殿前，亦古之虎、人门之类也。

余尝购得后唐闵帝应顺元年案检一通，乃除宰相刘昫兼判三司堂检。前有拟状云：“具官刘昫。右，伏以刘昫经国才高，正君志切，方属体元之运，实资谋始之规。宜注宸

衷，委司判计，渐期富庶，永赞圣明。臣等商量，望授依前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兼判三司，散官勋封如故。未审可否？如蒙允许，望付翰林降制处分，谨录奏闻。”其后有制书曰：“宰臣刘昫，右，可兼判三司公事，宜令中书门下依此施行。付中书门下，准此。四月十日。”用御前新铸之印。与今政府行遣稍异。

本朝要事对禀，常事拟进入，画可然后施行，谓之“熟状”。事速不及待报，则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谓之“进草”。熟状白纸书，宰相押字，他执政具姓名。进草即黄纸书，宰臣、执政皆于状背押字。堂检，宰、执皆不押，唯宰属于检背书日，堂吏书名用印。此拟状有词，宰相押检不印，此其为异也。大率唐人风俗，自朝廷下至郡县，决事皆有词，谓之判，则书判科是也。押检二人，乃冯道、李愚也。状检瀛王亲笔，甚有改窜勾抹处。按《旧五代史》：“应顺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鄂王薨。庚辰，以宰相刘昫判三司。”正是十日，与此检无差。宋次道记《开元宰相奏请》、郑畋《凤池稿草》、《拟状注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拟状，冯道亲笔，盖故事也。

旧制，中书、枢密院、三司使印并涂金。近制，三省、枢密院印用银为之，涂金；余皆铸铜而已。

梦溪笔谈卷二

故事二

三司使班在翰林学士之上。旧制，权使即与正同，故三司使结衔皆在官职之上。庆历中，叶道卿为权三司使，执政有欲抑道卿者，降敕时移权三司使在职下结衔，遂立翰林学士之下，至今为例。后尝有人论列，结衔虽依旧，而权三司使初除，阁门取旨，间有叙学士者，然不为定制。

宗子授南班官，世传王文正太尉为宰相日，始开此议，不然也。故事，宗子无迁官法，唯遇稀旷大庆，则普迁一官。景祐中，初定祖宗并配南郊，宗室欲缘大礼乞推恩，使诸王宫教授刁约草表上闻。后约见丞相王沂公，公问：“前日宗室乞迁官表，何人所为？”约未测其意，答以不知。归而思之，恐事穷且得罪，乃再诣相府。沂公问之如前，约愈恐，不复敢隐，遂以实对。公曰：“无他，但爱其文词耳。”再三嘉奖。徐曰：“已得旨，别有措置。更数日，当有指挥。”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属自初除小将军，凡七迁则为节度使，遂为定制。诸宗子以千缣谢约，约辞不敢受。余与刁亲旧，刁尝出表稿以示余。

大理法官，皆亲节案，不得使吏人。中书检正官不置吏人，每房给楷书一人录净而已。盖欲士人躬亲职事，格吏奸，兼历试人才也。

太宗命创方团球带，赐二府文臣。其后枢密使兼侍中张耆、王贻永皆特赐；李用和、曹郡王皆以元舅赐；近岁宣徽使王君贶以耆旧特赐。皆出异数，非例也。近岁京师士人朝服乘马，以黻衣蒙之，谓之“凉衫”，亦古之遗法也。《仪礼》“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人制度章色如何耳。

内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给谏、待制以上，皆有润笔物。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则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驺，皆分沾。元丰中，改立官制，内外制皆有添给，罢润笔之物。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权摄者，为直官，如许敬宗为直记室是也。国朝学士、舍人皆置直院。熙宁中，复置直舍人、学士院，但以资浅者为之，其真正官也。熙宁六年，舍人皆迁罢，阁下无人，乃以章子平权知制诰，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暂摄也。古之兼官，多是暂时摄领；有长兼者，即同正官。余家藏《海陵王墓志》谢朓文，称“兼中书侍郎。”

三司、开封府、外州长官升厅事，则有衙吏前导告喝。国朝之制，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书，翰林学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谓之“三告官”。所经过处，阁吏以挺扣地警众，谓之“打杖子”。两府、亲王，自殿门打至本司及上马处；宣徽使打于本院；三司使、知开封府打于本司。近岁寺监长官亦打，非故事。前宰相赴



朝，亦有特旨，许张盖、打杖子者，系临时指挥。执丝梢鞭入内，自三司副使以上；副使唯乘紫丝暖座从入。队长持破木挺，自待制以上。近岁寺监长官持藤杖，非故事也。百官仪范，著令之外，诸家所记，尚有遗者。虽至猥细，亦一时仪物也。

国朝未改官制以前，异姓未有兼中书令者，唯赠官方有之。元丰中，曹郡王以元舅特除兼中书令，下度支給俸。有司言：“自来未有活中书令请受则例。”

都堂及寺观百官会集坐次，多出临时。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唯颜真卿与左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义书云：“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供奉官自为一行，十二卫大将军次之，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为一行，九卿、三监对之。从古以来，未尝参错。”此亦略见当时故事，今录于此，以备阙文。

赐“功臣”号，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后藩镇，下至从军资深者，例赐“功臣”。本朝唯以赐将相。熙宁中，因上皇帝尊号，宰相率同列面请三四，上终不允，曰：“徽号正如卿等‘功臣’，何补名实？”是时吴正宪为宰相，乃请止“功臣”号，从之。自是群臣相继请罢，遂不复赐。

梦溪笔谈卷三

辨证一

钩石之石，五权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后人以一斛为一石，自汉已如此，“饮酒一石不乱”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钩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当二人有余；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钩，比颜高之弓，人当五人有余。此皆近岁教养所成。以至击刺驰射，皆尽夷夏之术；器仗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楚词·招魂》尾句皆曰“些”，苏个反。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此乃楚人旧俗，即梵语“萨嚩诃”也。萨音桑葛反，嚩无可反，诃从去声。三字合言之，即“些”字也。

阳燧照物皆倒，中间有碍故也。算家谓之“格术”。如人摇橹，橹为之碍故也。若鸢飞空中，其影随鸢而移，或中间为窗隙所束，则影与鸢遂相违，鸢东则影西，鸢西则影东。又如窗隙中楼塔之影，中间为窗所束，亦皆倒垂，与阳燧一也。阳燧面注，以一指迫而照之则正；渐远则无所见；过此遂倒。其无所见处，正如窗隙、橹、橹、腰鼓碍之，本末相格，遂成摇橹之势。故举手则影愈下，下手则影愈上，此其可见。阳燧面注，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内。离镜一、二寸，光聚为一点，大如麻菽，著物则火发，此则腰鼓最细处也。岂特物为然，人亦如是，中间不为物碍者鲜矣。小则利害相易，是非相反；大则以己为物，以物为己。不求去碍，而欲见不颠倒，难矣哉！《酉阳杂俎》谓“海翻则塔影倒”，此妄说也。影入窗隙则倒，乃其常理。

先儒以日食正阳之月止谓四月，不然也。正、阳乃两事，正谓四月，阳谓十月。日月阳止是也。《诗》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二者，此先王所恶也。盖四月纯阳，不欲为阴所侵；十月纯阴，不欲过而干阳也。

余为《丧服后传》，书成，熙宁中欲重定五服敕，而余预讨论。雷、郑之学，阙谬固多，其间高祖远孙一事，尤为无义。《丧服》但有曾祖齐衰六月，远曾祖麻三月，而无高祖远孙服。先儒皆以谓“服同曾祖曾孙，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经之所不言则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孙而下者，皆曾孙也；虽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则必为服丧三月。故虽成王之于后稷，亦称曾孙。而祭礼祝文，无远近皆曰曾孙。《礼》所谓“以五为九”者，谓傍亲之杀也。上杀、下杀至于九，傍杀至于四，而皆谓之族。族昆弟父母、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过此则非其族也。非其族，则为之无服。

唯正统不以族名，则是无绝道也。

旧传黄陵二女，尧子舜妃。以二帝化道之盛，始于闺房，则二女当具任、妣之德。考其年岁，帝舜陟方之时，二妃之齿已百岁矣。后人诗骚所赋，皆以女子待之，语多渎慢，皆礼义之罪人也。

历代宫室中有諱门，盖取张衡《东京赋》“諱门曲榭”也。说者谓“冰室门”。按《字训》：“諱，别也。”《东京赋》但言别门耳，故以对曲榭，非有定处也。

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今略举数处：赵、晋之间有清漳、浊漳，当阳有漳水，滌上有漳水，鄆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县有洛水。此概举一二耳，其详不能具载。余考其义，乃清浊相蹂者为漳。章者，文也，别也。漳谓两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别也。清漳、浊漳，合于上党。当阳即沮、漳合流，贛上即漳、滌合流，漳州余未曾目见，鄆郡即西江合流，亳、漳则漳、涡合流，云梦则漳、郢合流。此数处皆清浊合流，色理如蜘蛛，数十里方混。如璋亦从章，璋，王之左右之臣所执，《诗》云：“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璋，圭之半体也。合之则成圭。王左右之臣，合体一心，趣乎王者也。又诸侯以聘女，取其判合也。有事于山川，以其杀宗庙礼之半也。又牙璋以起军旅，先儒谓“有鉏牙之饰于剡侧”，不然也。牙璋，判合之器也，当于合处为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以起军旅，则其牝宜在军中，即虎符之法也。洛与落同义，谓水自上而下，有投流处。今淝水、沱水，天下亦多，先儒皆自有解。

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唯中间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后可以聚人。其北有尧梢音消水，一谓之巫咸河。大卤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盐。唯巫咸水入，则盐不复结，故人谓之“无咸河”，为盐泽之患，筑大堤以防之，甚于备寇盗。原其理，盖巫咸乃浊水，入卤中，则淤淀卤脉，盐遂不成，非有他异也。

《庄子》云：“程生马。”尝观《文字注》：“秦人谓豹曰程。”余至延州，人至今谓虎豹为“程”，盖言“虫”也。方言如此，抑亦旧俗也。

《唐六典》述五行，有禄命、驿马、泄河之目。人多不晓摘河之义。余在鄜延，见安南行营诸将阅兵马籍，有称“过范河损失”。问其何谓“范河”？乃越人谓淖沙为“范河”，北人谓之“活沙”。余尝过无定河，度活沙，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溷溷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处虽甚坚，若遇其一陷，则人马坠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子遗者。或谓：此即流沙也。又谓：沙随风流，谓之流沙。泄，字书亦作“堊”。蒲滥反。按古文，堊，深泥也。术书有泄河者，盖谓陷运，如今之“空亡”也。

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者是也。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香，秋间叶间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余判昭文馆时，曾得数株于潞公家，移植秘阁后，今不复有存者。香草之类，大率多异名，所谓兰荪，荪，即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茵，今白芷是也。

祭礼有腥、焗、熟三献。旧说以谓腥、焗备太古、中古之礼，余以为不然。先王之于死者，以之为无知则不仁，以之为有知则不智。荐可食之熟，所以为仁；不可食之腥、焗，所以为智。又一说，腥、焗以鬼道接之，馈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或谓鬼神嗜腥、焗，此虽出于异说，圣人知鬼神之情状，或有此理，未可致诘。

世以玄为浅黑色，璚为赭玉，皆不然也。玄乃赤黑色，燕羽是也，故谓之玄鸟。熙宁中，京师贵人戚里，多衣深紫色。谓之黑紫，与皂相乱，几不可分，乃所谓玄也。璚，赭色也。“纛衣如璚”；音门。稷之璚色者谓之槩。槩字音门，以其色命之也。《诗》：“有槩有芑。”今秦人音糜，声之讹也。槩色在朱黄之间，似乎赭，极光莹，搗之，槩泽熠熠如赤珠。此自是一色，似赭非赭。盖所谓璚，色名也，而从玉，以其赭而泽，故以谕之也。犹鶉以色名而从鸟，以鸟色谕之也。

世间锻铁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泥封炼之，锻令相入，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此乃伪钢耳，暂假生铁以为坚，二三炼则生铁自熟，仍是柔铁。然而天下莫以为非者，盖未识真钢耳。余出使，至磁州锻坊，观炼铁，方识真钢。凡铁之有钢者，如面中有筋，濯尽柔面，则面筋乃见。炼钢亦然，但取精铁，锻之百余火，每锻称之，一锻一轻，至累锻而斤两不减，则纯钢也，虽百炼不耗矣。此乃铁之精纯者，其色清明，磨莹之，则黯黯然青且黑，与常铁迥异。亦有炼之至尽而全无钢者，皆系地之所产。

《诗》：“芄兰之支，童子佩觿。”觿，解结锥也。芄兰生莢支，出于叶间，垂之正如解结锥。所谓“佩鞮”者，疑古人为鞮之制，亦当与芄兰之叶相似，但今不复见耳。

江南有小栗，谓之“茅栗”。茅音草茅之茅。以余观之，此正所谓茅也。则《庄子》所谓“狙公赋茅”者，茅音序。此文相近之误也。

余家有阎博陵画唐秦府十八学士，各有真赞，亦唐人书，多与旧史不同：姚柬字思廉，旧史乃姚思廉字简之。苏台、陆元朗、薛庄，《唐书》皆以字为名。李玄道、盖文达、于志宁、许敬宗、刘孝孙、蔡允恭，《唐书》皆不书字。房玄龄字乔年，《唐书》乃房乔字玄龄。孔颖达字颖达，《唐书》字仲达。苏典签名旭，《唐书》乃勛。许敬宗、薛庄官皆直记室，《唐书》乃摄记室。盖《唐书》成于后人之手，所传容有讹谬；此乃当时所记也。以旧史考之，魏郑公对太宗云：“目如悬铃者佳。”则玄龄果名，非字也。然苏世长，太宗召对玄武门，问云：“卿何名长意短？”后乃为学士，似为学士时，方更名耳。

唐贞观中，敕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谢朓诗云：“芳洲采杜若。”乃责坊州贡之。当时以为嗤笑。至如唐故事，中书省中植紫薇花，何异坊州贡杜若，然历世循之，不以为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阁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

汉人有饮酒一石不乱。余以制酒法较之，每粗米二斛，酿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醲者，每秫一斛，不过成酒一斛五斗，若如汉法，则粗有酒气而已。能饮者饮多不乱，宜无足怪。然汉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人之腹中，亦何容置二斗七升水邪？或谓：“石乃钧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计之，当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国食酒数石不乱，疑无此理。

古说济水伏流地中。今历下凡发地皆是流水，世传济水经过其下。东阿亦济水所经，取井水煮胶，谓之“阿胶”；用搅浊水则清。人服之，下膈、疏痰、止吐，皆取济水性趋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浊及逆上之疾。今医方不载此意。

余见人为文章多言“前荣”。荣者，夏屋东西序之外屋翼也，谓之东荣、西荣。四注屋则谓之东鬲、西鬲。未知前荣安在？

宗庙之祭西向者，室中之祭也。藏主于西壁，以其生者之处奥也。即主拓而求之，所以西向而祭。至三献则尸出于室，坐于户西南面，此堂上之祭也。户西谓之扆，设扆于

此。左户、右牖，户、牖之间谓之扆。坐于户西，即当扆而坐也。上堂设位而亦东向者，设用室中之礼也。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周南》、《召南》，乐名也。“胥鼓《南》”；“以《雅》以《南》”是也。《关雎》、《鹊巢》，二《南》之诗，而已有乐有舞焉。学者之事，其始也学《周南》、《召南》，未至于舞《大夏》、《大武》。所谓为《周南》、《召南》者，不独诵其诗而已。

《庄子》言：“野马也，尘埃也。”乃是两物。古人即谓野马为尘埃，如吴融云：“动梁间之野马。”又韩偓云：“窗里日光飞野马。”皆以尘为野马，恐不然也。野马乃田野间浮气耳，远望如羣马，又如水波，佛书谓“如热时野马阳焰”，即此物也。

蒲芦，说者以为螺赢，疑不然。蒲芦，即蒲、苇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艺。”夫政犹蒲芦也，人之为政，犹地之艺蒲苇，遂之而已，亦行其所无事也。

余考乐律，及受诏改铸浑仪，求秦汉以前度量斗升：计六斗当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当今十三两；一斤当今四两三分两之一，一两当今六铢半。为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强。

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游太一，九曰九气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更无别称，止谓之太一。三年一移。后人以其别无名，遂对大游而谓之小游太一，此出于后人误加之。京师东西太一宫，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庑，甚为失序。熙宁中，初营中太一宫，下太史考定神位。余时领太史，预其议论。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别为后殿，各全其尊，深为得礼。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讳改为“棋”，至今仍袭旧名，未曾改正。

余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县人有方琦者，其高祖方虔，为杨行密守将，总兵戍宁国，以备两浙。虔后为吴人所擒，其子从训代守宁国，故子孙至今为宁国人。琦有杨溥与方虔、方从训手教数十纸，纸扎皆精善。教称委曲书，押处称“使”，或称“吴王”。内一纸报方虔云：“钱鏐此月内已亡歿。”纸尾书“正月二十九日。”按《五代史》，钱鏐以后唐长兴二年卒，杨溥天成四年已僭即伪位，岂得长兴二年尚称“吴王”？溥手教所指挥事甚详，翰墨印记，极有次序，悉是当时亲迹。今按，天成四年岁庚寅，长兴二年岁壬辰，计差二年。溥手教，余得其四纸，至今家藏。

梦溪笔谈卷四

辨证二

司马相如《上林赋》叙上林诸水曰：丹水，紫渊，灊、灃、泾、渭，“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灊、灃、灃、灃……东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数千里，中间隔太山及淮、济、大江，何缘与太湖相涉？郭璞《江赋》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瀚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为江、汉、淮、汝，东流注之五湖。”孔安国曰：“自彭蠡，江分为三，入于震泽后，为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尝详考地理。江、汉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绕出五湖之下流径入于海，何缘入于五湖？淮、汝径自徐州入海，全无交涉。《禹贡》云：“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以对文言，则彭蠡水之所猪，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泽也。震泽上源，皆山环之，了无大川；震泽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为三江者。盖三江之水无所入，则震泽壅而有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后震泽底定。此水之理也。

海州东海县西北有二古墓，《图志》谓之“黄儿墓”。有一石碑，已漫灭不可读，莫知黄儿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县见之，曰：“汉二疏，东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谓之“二疏墓”，刻碑于其傍；后人又收入《图经》。余按，疏广，东海兰陵人，兰陵今属沂州承县；今东海县乃汉之赣榆，自属琅琊郡，非古之东海也。今承县东四十里自有疏广墓，其东又二里有疏受墓。延年不讲地志，但见今谓之东海县，遂以“二疏”名之，极为乖误。大凡地名如此者至多，无足纪者。此乃余初仕为沐阳主簿日，始见《图经》中增此事，后世不知其因，往往以为实录。漫志于此，以见天下地书皆不可坚信。其北又有“孝女冢”，庙貌甚盛，著在祀典。孝女亦东海人。赣榆既非东海故境，则孝女冢庙，亦后人附会县名为之耳。

《杨文公谈苑》记江南后主患清暑阁前草生，徐锴令以桂屑布砖缝中，宿草尽死。谓《吕氏春秋》云：“桂枝之下无杂木。”盖桂枝味辛螫故也。然桂之杀草木，自是其性，不为辛螫也。《雷公炮炙论》云：“以桂为丁，以钉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耳。

天下地名错乱乖谬，率难考信。如楚章华台，亳州城父县、陈州商水县、荆州江陵、长林、监利县皆有之。乾溪亦有数处。据《左传》，楚灵王七年，“成章华之台，与诸侯落之。”杜预注：“章华台，在华容城中。”华容即今之监利县，非岳州之华容也。至今有章华故台，在县郭中，与杜预之说相符。亳州城父县有乾溪，其侧亦有章华台，故台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灵王战死于此。商水县章华之侧，亦有乾溪。薛综注张衡《东京赋》引《左氏传》乃云：“楚子成章华之台于乾溪。”皆误说也，《左传》实无此文。章华与乾溪，

元非一处。楚灵王十二年，王狩于州来，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王次于乾溪。此则城父之乾溪。灵王八年许迁于夷者，乃此地。十三年，公子比为乱，使观从从师于乾溪，王众溃，灵王亡，不知所在；平王即位，杀囚，衣之王服，而流诸汉，乃取葬之，以靖国人，而赴以乾溪。灵王实缢于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枢告，乃改葬之，而非死于乾溪也。昭王二十七年，吴伐陈，王帅师救陈，次于城父；将战，王卒于城父。而《春秋》又云：“弑其君于乾溪。”则后世谓灵王实死于是，理不足怪也。

今人守郡谓之“建麾”，盖用颜延年诗：“一麾乃出守。”此误也。延年谓“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诗云“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谓山涛荐咸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后为荀勖一挤，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摈，以此自托耳。自杜牧为《登乐游原》诗云：“拟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始谬用一麾，自此遂为故事。

除拜官职，谓除其旧籍，不然也。除，犹易也，以新易旧曰除，如新旧岁之交谓之“岁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备不虞也。阶谓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义。

世人画韩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纱帽。此乃江南韩熙载耳，尚有当时所画，题志甚明。熙载谥文靖，江南人谓之韩文公，因此遂谬以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丰中，以退之从享文宣王庙，郡县所画，皆是熙载。后世不复可辨，退之遂为熙载矣。

今之数钱，百钱谓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实只是百字，如什与伍耳。唐自皇甫搏为垫钱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为陌。汉隐帝时，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钱，又减三钱，以七十七为陌，输官仍用八十。至今输官钱有用八十陌者。《唐书》：“开元钱重二铢四参。”今蜀郡亦以十参为一铢。参吾古之参字，恐相传之误耳。

前史称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放肆不法，李白为之作《蜀道难》。按孟棻所记，白初至京师，贺知章闻其名，首诣之，白出《蜀道难》，读未毕，称叹数四。时乃天宝初也，此时白已作《蜀道难》。严武为剑南，乃在至德以后肃宗时，年代甚远。盖小说所记，各得于一时见闻，本末不相知，率多舛误，皆此文之类。李白集中称“刺章仇兼琼”，与《唐书》所载不同，此《唐书》误也。

旧《尚书·禹贡》云：“云梦土作义。”太宗皇帝时，得古本《尚书》，作“云土梦作义”，诏改《禹贡》从古本。余按，孔安国注：“云梦之泽在江南。”不然也。据《左传》：“吴人入郢，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奔郢。”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则当出于江南；其后涉江入于云中，遂奔郢，郢则今之安州。涉江而后至云，入云然后至郢，则云在江北也。《左传》曰：“郑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梦。”杜预注云：“楚之云、梦，跨江南、北。”曰“江南之梦”，则云在江北明矣。元丰中，余自随州道安陆，入于汉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汉、沔间地理，亦以谓江南为梦，江北为云。余以《左传》验之，思之说信然。江南则今之公安、石首、建宁等县，江北则玉沙、监利、景陵等县，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云方土而梦已作义矣。此古本之为允也。

梦溪笔谈卷五

乐律一

《周礼》：“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若乐八变，即地祇皆出，可得而礼矣。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凡声之高下，列为五等，以宫、商、角、徵、羽名之。为之主者曰宫，次二曰商，次三曰角，次四曰徵，次五曰羽，此谓之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圜钟为宫，则黄钟乃第五羽声也，今则谓之角，虽谓之角，名则易矣，其实第五之声，安能变哉？强谓之角而已。先王为乐之意，盖不如是也。世之乐异乎郊庙之乐者，如圜钟为宫，则林钟角声也。乐有用林钟者，则变而用黄钟，此祀天神之音云耳，非谓能易羽以为角也。函钟为宫，则太簇徵声也。乐有用太簇者，则变而用姑洗，此求地祇之音云耳，非谓能易羽以为徵也。黄钟为宫，则南吕羽声也。乐有用南吕者，则变而用应钟，此求人鬼之音云耳，非谓能变均外间声以为羽也。应钟、黄钟，宫之变徵。文、武之出，不用二变声，所以在均外。鬼神之情，当以类求之。朱弦越席，太羹明酒，所以交于冥莫者，异乎养道，此所以变其律也。声之不用商，先儒以谓恶杀声也。黄钟之太簇，函钟之南吕，皆商也，是杀声未尝不用也，所以不用商者，商，中声也。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故商为中声。降兴上下之神，虚其中声人声也。遗乎人声，所以致一于鬼神也。宗庙之乐，宫为之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宫、角、徵、羽相次者，人乐之叙也，故以之求人鬼。世乐之叙宫、商、角、徵、羽，此但无商耳，其余悉用，此人乐之叙也。何以知宫为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以律吕次叙知之也。黄钟最长，大吕次长，太簇又次，应钟最短，此其叙也。圆丘方泽之乐，皆以角为先，其次徵，又次宫，又次羽。始于角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水。越金，不用商也。木、火、土、水相次者，天地之叙，故以之礼天地，五行之叙：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但不用金耳，其余悉用。此叙，天地之叙也。何以知其角为先、其次徵、又次宫、又次羽？以律吕次叙知之也。黄钟最长，太簇次长，圜钟又次，姑洗又次，函钟又次，南吕最短，此其叙也。此四音之叙也。天之气始于子，故先以黄钟；天之功毕于三月，故终之以姑洗。地之功见于正月，故先之以太簇；毕于八月，故终之以南吕。幽阴之气，钟于北方，人之所终归，鬼之所藏也，故先之以黄钟，终之以应钟。此三乐之始终也。角者，物生之始也。徵者，物之成。羽者，物之终。天之气始于十一月，至于正月，万物萌动，地功见处，则天功之成也，故地以太簇为角，天以太簇为徵。三月万物悉达，天功毕处，则地功之成也，故天以姑洗为羽，地以姑洗为

徵。八月生物尽成，地之功终焉，故南吕以为羽。圆丘乐虽以圜钟为宫，而曰“乃奏黄钟，以祀天神”；方泽乐虽以函钟为宫，而曰“乃奏太簇，以祭地祇”。盖圆丘之乐，始于黄钟；方泽之乐，始于太簇也。天地之乐，止是世乐黄钟一均耳。以此黄钟一均，分为天地二乐。黄钟之均。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方泽乐而已。唯圜钟一律，不在均内。天功毕于三月，则宫声自合在徵之后、羽之前，正当用夹钟也。二乐何以专用黄钟一均？盖黄钟正均也，乐之全体，非十一均之类也。故《汉志》：“自黄钟为宫，则皆以正声应，无有忽微。他律虽当其月为宫，则和应之律有空积忽微，不得其正。其均起十一月，终于八月，统一岁之事也。他均则各主一月而已。古乐有下徵调，沈休文《宋书》曰：“下徵调法：林钟为宫，南吕为商。林钟本正声黄钟之微变，谓之下徵调。”马融《长笛赋》曰：“反商下徵，每各异善。”谓南吕本黄钟之羽，变为下徵之商，皆以黄钟为主而已。此天地相与之叙也。人鬼始于正北，成于东北，终于西北，萃于幽阴之地也。始于十一月，而成于正月者，幽阴之魄，稍出于东方也。全处幽阴，则不与人接；稍出于东方，故人鬼可得而礼也；终则复归于幽阴，复其常也。唯羽声独远于他均者。世乐始于十一月，终于八月者，天地岁事之一终也。鬼道无穷，非若岁事之有卒，故尽十二律然后终，事先追远之道，厚之至也，此庙乐之始终也。人鬼尽十二律为义，则始于黄钟，终于应钟，以宫、商、角、徵、羽为叙，则始于宫声，自当以黄钟为宫也。天神始于黄钟，终于姑洗，以木、火、土、金、水为叙，则宫声当在太簇徵之后，姑洗羽之前，则自当以圜钟为宫也。地祇始于太簇，终于南吕，以木、火、土、金、水为叙，则宫声当在姑洗徵之后，南吕羽之前，中间唯函钟当均，自当以函钟为宫也。天神用圜钟之后，姑洗之前，唯有一律自然合用也。不曰夹钟，而曰圜钟者，以天体言之也。不曰林钟，曰函钟者，以地道言之也。黄钟无异名，人道也。此三律为宫，次叙定理，非可以意凿也。圜钟六变，函钟八变，黄钟九变，同会于卯，卯者，昏明之交，所以交上下、通幽明、合人神，故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礼也。自辰以往常在昼，自寅以来常在夜，故卯为昏明之交，当其中间，昼夜夹之，故谓之夹钟。黄钟一变为林钟，再变为太簇，三变南吕，四变姑洗，五变应钟，六变蕤宾，七变大吕，八变夷则，九变夹钟。函钟一变为太簇，再变为南吕，三变姑洗，四变应钟，五变蕤宾，六变太吕，七变夷则，八变夹钟也。圜钟一变为无射，再变为中吕，三变为黄钟清宫，四变合至林钟，林钟无清宫，至太簇清宫为四变；五变合至南吕，南吕无清宫，直至大吕清宫为五变；六变合至夷则，夷则无清宫，直至夹钟清宫为六变也。十二律，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四律有清宫，总谓之十六律。自姑洗至应钟八律，皆无清宫，但处位而已。此皆天理不可易者。古人以为难知，盖不深索之。听其声，求其义，考其序，无毫发可移，此所谓天理也。一者人鬼，以宫、商、角、徵、羽为序者；二者天神，三者地祇，皆以木、火、土、金、水为序者；四者以黄钟一均分为天地二乐者；五者六变、八变、九变皆会于夹钟者。

六吕：三曰钟，三曰吕。夹钟、林钟、应钟。太吕、中吕、南吕。钟与吕常相间，常相对，六吕之间，复自有阴阳也。纳音之法：申、子、辰、巳、酉、丑为阳纪，寅、午、戌、亥、卯、未为阴纪。亥、卯、未，曰夹钟、林钟、应钟，阳中之阴也。黄钟者，阳之所钟也；夹钟、林钟、应钟，阴之所钟也。故皆谓之钟。巳、酉、丑；太吕、中吕、南吕，阴中之阳也。吕，助也，能时出而助阳也，故皆谓之吕。

《汉志》：“阴阳相生，自黄钟始而左旋，八八为伍。”八八为伍者，谓一上生与一下生

相间。如此，则自大吕以后，律数皆差，须自蕤宾再上生，方得本数。此八八为伍之误也。或曰：律无上生吕之理，但当下生而用浊倍。二说皆通。然至蕤宾清宫生大吕清宫，又当再上生。如此时上时下，即非自然之数，不免牵合矣。自子至巳为阳律、阳吕，自午至亥为阴律、阴吕。凡阳律、阳吕皆下生，阴律、阴吕皆上生。故巳方之律谓之中吕，言阴阳至此而中也。中吕当读如本字，作“仲”非也。至午则谓之蕤宾。阳常为主，阴常为宾。蕤宾者，阳至此而为宾也。纳音之法，自黄钟相生，至于中吕而中，谓之阳纪；自蕤宾相生，至于应钟而终，谓之阴纪。盖中吕为阴阳之中，子午为阴阳之分也。

《汉志》言数曰：“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历十二辰，“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殊不知此乃求律吕长短体算立成法耳，别有何义？为史者但见其数浩博，莫测所用，乃曰“此阴阳合德，化生万物者也。”尝有人于土中得一朽弊捣帛杵，不识，持归以示邻里。大小聚观，莫不怪愕，不知何物。后有一书生过，见之曰：“此灵物也。吾闻防风氏身長三丈，骨节专车。此防风氏胫骨也。”乡人皆喜，筑庙祭之，谓之“胫庙”。班固此论，亦近乎“胫庙”也。

吾闻《羯鼓录》序羯鼓之声云：“透空碎远，极异众乐。”唐羯鼓曲，今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蝉》、《滴滴泉》之曲。余在鄜延时，尚闻其声。涇、原承受公事杨元孙因奏事回，有旨令召此人赴阙。元孙至邠，而其人已死，羯鼓遗音遂绝。今乐部中所有，但名存而已，“透空碎远”了无余迹。唐明帝与李龟年论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柜。”用力如此，其为艺可知也。

唐之杖鼓，本谓之“两杖鼓”，两头皆用杖。今之杖鼓，一头以手拊之，则唐之“汉震第二鼓”也。明帝、宋开府皆善此鼓。其曲多独奏，如鼓笛曲是也。今时杖鼓，常时只是打拍，鲜有专门独奏之妙。古曲悉皆散亡，顷年王师南征，得《黄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炎”或作“盐”。唐曲有《突厥盐》、《阿鹊盐》。施肩吾诗云：“颠狂楚客歌成雪，媚赖吴娘笑是盐。”盖当时语也。今杖鼓谱中有炎杖声。

元稹《连昌宫词》有“逡巡‘大遍’凉州彻”。所谓“大遍”者，有序、引、歌、氍、唯、哨、催、擷、袞、破、行、中腔、踏歌之类，凡数十解，每解有数叠者。裁截用之，则谓之“摘遍”。今人大曲，皆是裁用，悉非“大遍”也。

鼓吹部有拱辰管，即古之叉手管也。太宗皇帝赐今名。

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余在鄜延时，制数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记得数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别分子将打衙头。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记书。”其四：“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其五：“灵武、西凉不用围，蕃家总待纳王师。城中半是关西种，犹有当时轧吃根勿反。儿。”

《柘枝》旧曲，遍数极多，如《羯鼓录》所谓《浑脱解》之类，今无复此遍。寇莱公好《柘枝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时谓之“柘枝颠”。今凤翔有一老尼，犹是莱公时柘枝妓，云“当时《柘枝》，尚有数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当时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传之。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

声。”凡曲，止是一声清浊高下如萦缕耳，字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当使字字举本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块，此谓“声中无字”，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度”是也。如宫声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善歌者谓之“内里声”。不善歌者，声无抑扬，谓之“念曲”；声无含蕴，谓之“叫曲”。

五音：宫、商、角为从声，徵、羽为变声。从谓律从律，吕从吕；变谓以律从吕，以吕从律。故从声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逾；变声以为事、物，则或遇于君声无嫌。六律为君声，则商、角皆以律应，徵、羽以吕应。六吕为君声，则商、角皆以吕应，徵、羽以律应。加变徵，则从、变之声已渎矣。隋柱国郑译始条具七均，展转相生，为八十四调，清浊混淆，纷乱无统，竞为新声。自后又有犯声、侧声、正杀、寄杀、偏字、傍字、双字、半字之法。从、变之声，无复条理矣。外国之声，前世自别为四夷乐。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其志安和，则以安和之声咏之；其志怨思，则以怨思之声咏之。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安且乐；乱世之音怨以怒，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审音而知政也。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贞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阳沽酒宝钗空”之句，云是李白所制，然李白集中有《清平乐》词四首，独欠是诗；而《花间集》所载“咸阳沽酒宝钗空”，乃云是张泌所为。莫知孰是也。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然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会。今人则不复知有声矣，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

古乐有三调声，谓清调、平调、侧调也。王建诗云“侧商调里唱《伊州》”是也。今乐部中有三调乐，品皆短小，其声噍杀，唯道调小石法曲用之。虽谓之三调乐，皆不复辨清、平、侧声，但比他乐特为烦数耳。唐《独异志》云：“唐承隋乱，乐箴散亡，独无徵音。李嗣真密求得之。闻弩营中砧声，求得丧车一铎，入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者。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以补乐箴之阙。”此妄也。声在短长厚薄之间，故《考工记》：“磬氏为磬，已上则磨其旁，已下则磨其端。”磨其毫末，则声随而变，岂有帛砧裁琢为磬，而尚存故声哉。兼古乐宫、商无定声，随律命之，迭为宫、徵。嗣真必尝为新磬，好事者遂附益为之说。既云：“裁为四具”，则是不独补徵声也。

《国史纂异》云：“润州曾得王磬十二以献，张率更叩其一，曰：‘晋某岁所造也。是岁闰月，造磬者法月数，当有十三，宜于黄钟东九尺掘，必得焉。’从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为磬，当依节气，闰月自在其间，闰月无中气，岂当月律？此懵然者为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晋某年所造？既沦陷在地中，岂暇复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诞之甚也！

《霓裳羽衣曲》。刘禹锡诗云：“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诗云：“听风听水作《霓裳》。”白乐天诗注云：“开元中，西凉府节度使杨敬述造。”郑嵎《津阳门诗》注云：“叶法善尝引上入月宫，闻仙乐。及上归，但记其半，遂于笛中写之。会西凉府都督杨敬述进《婆罗门曲》，与其声调相符，遂以月中所闻为散序，用敬术所进为其

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诸说各不同。今蒲中逍遥楼楣上有唐人横书，类梵字，相传是《霓裳谱》，字训不通，莫知是非。或谓今燕部有《献仙音曲》，乃其遗声。然《霓裳》本谓之道调法曲，今《献仙音》乃小石调耳。未知孰是。

《虞书》曰：“夏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鸣球非可以夏击，和之至，咏之不足，有时而至于夏且击；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咏之不足，有时而至于搏且拊。所谓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则宜祖考之来格也。和之生于心，其可见者如此。后之为乐者，文备而实不足。乐师之志，主于中节奏、谐声律而已。古之乐师，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乐成于心，然后宜于声，则必有形容以表之。故乐有志，声有容，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独出于器而已。

《新五代史》书唐昭宗幸华州，登齐云楼，西北顾望京师，作《菩萨蛮》辞三章，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今此辞墨本犹在陕州一佛寺中，纸札甚草草。余顷年过陕，曾一见之，后人题跋多盈巨轴矣。

世称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楼。此乃因宋玉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为《阳阿薤露》，又为《阳春白雪》，引商刻羽，杂以流徵。”遂谓郢人善歌，殊不考其义。其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则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阳阿薤露》，和者数百人；《阳春白雪》，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则和者不过数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止于数人，则为不知歌甚矣。故玉以此自况，《阳春白雪》皆郢人所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明其俗，岂非大误也？《襄阳耆旧传》虽云：“楚有善歌者，歌《阳菱白露》、《朝日鱼丽》，和之者不过数人。”复无《阳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州，本谓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不然也。此鄢也，非郢也。据《左传》：“楚成王使鬬宜申为商公，沿汉泝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沿汉至于夏口，然后泝江，则郢当在江上，不在汉上也。又在渚宫下见之，则渚宫盖在郢也。楚始都丹阳，在今枝江，文王迁郢，昭王迁都，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预注《左传》云：“楚国，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也。”谢灵运《鄢中集》诗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纪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谓之南郢。

六十甲子有纳音，鲜原其意。盖六十律旋相为宫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纳六十音也。凡气始于东方而右行，音起于西方而左行；阴阳相错，而生变化。所谓气始于东方者，四时始于木，右行传于火，火传于土，土传于金，金传于水。所谓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传于火，火传于木，木传于水，水传于土。纳音与《易》纳甲同法：乾纳甲而坤纳癸，始于乾而终于坤。纳音始于金，金，乾也；终于土，土，坤也。纳音之法，同类娶妻，隔八生子，此《汉志》语也。此律吕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后孟，孟而后季，此遁甲三元之纪也。甲子金之仲，黄钟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吕之商。同位，谓甲与乙、丙与丁之类。下皆仿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则之商。隔八，谓大吕下生夷则也。下皆仿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吕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终。若只以阳辰言之，则依遁甲逆传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则顺传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中吕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黄钟之徵。金三元终，则左行传南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吕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则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吕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中吕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黄钟之角。火三元终，则左

行传于东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吕之宫，五音一终。复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终于癸亥。谓蕤宾娶林钟，上生太簇之类。自子至于巳为阳，故自黄钟至于中吕皆下生；自午至于亥为阴，故自林钟至于应钟皆上生。予于《乐论》叙之甚详，此不复纪。甲子乙丑金，与甲午乙未金虽同，然甲子乙丑为阳律，阳律皆下生；甲午乙未为阳吕，阳吕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为一纪也。

今太常钟磬，皆于甬本为纽，谓之旋虫，侧垂之。皇祐中，杭州西湖侧，发地得一古钟，匾而短，其枚长几半寸，大略制度如《凫氏》所载，唯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谓衡者。予细考其制，亦似有义。甬所以中空者，疑钟麤自其中垂下，当衡甬之间，以横括挂之，横括疑所谓旋虫也。今考其名，竹笛之笛，文从竹、从甬，则甬仅乎空；甬半以上微小者，所以碍横括，以其横括所在也，则有衡之义也。其横括之形，似虫而可旋，疑所谓旋虫。以今之钟、磬校之，此衡甬中空，则犹小于甬者，乃欲碍横括，似有所因。彼衡、甬俱实，则衡小于甬，似无所因。又以其括之横于其中也，则宜有衡义。实甬直上植之，而谓之衡者何义？又横括以其可旋而有虫形，或可谓之旋虫；今钟则实其纽不动，何缘得“旋”名？若以侧垂之，其钟可以掉荡旋转，则钟常不定，击者安能常当其燧？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钟今尚在钱塘，予群从家藏之。

海州士人李慎言，尝梦至一处水殿中，观宫女戏毬。山阳蔡绳为之传，叙其事甚详。有《抛毬曲》十余阙，词皆清丽。今独记两阙：“侍燕黄昏晓未休，玉阶夜色月如流。朝来自觉承恩醉，笑倩傍人认绣毬。”“堪恨隋家几帝王，舞裙揉尽绣鸳鸯。如今重到抛毬处，不是金炉旧日香。”

《卢氏杂说》：“韩皋谓嵇康琴曲有《广陵散》者，以玉陵、母丘俭辈皆自广陵败散，言魏散亡自广陵始，故名其曲曰《广陵散》。”以余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掺、淡、序、引之类。故潘岳《笙赋》：“辍张女之哀弹，流广陵之名散。”又应璩《与刘孔才书》云：“听广陵之清散。”知“散”为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谏讽时事，“散”取曲名，“广陵”乃其所命，相附为义耳。

马融《笛赋》云：“裁以当篴便易持。”李善注谓：“篴，马策也。裁笛以当马篴，故便易持。”此谬说也。笛安可为马策？篴，管也，古人谓乐之管为篴。故潘岳《笙赋》云：“脩篴内辟，馀箫外透。”裁以当篴者，余器多裁众篴以成音，此笛但裁一篴，五音皆具。当篴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旧说皆不同。《周礼》：“笙师掌教箎箎。”或云：“汉武帝时，丘仲始作笛。”又云：“起于羌人。”后汉马融所赋长笛，空洞无底，刻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为之注云：“七孔，长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横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谓之“横吹”，非融之所赋者。融《赋》云：“易京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沈约《宋书》亦云：“京房备其五音。”《周礼·笙师》注：“杜子春云：‘箎乃今时所吹五空竹箎。’”以融、约所记论之，则古箎不应有五孔，则子春之说，亦未为然。今《三礼图》画箎，亦横设而有五孔，又不知出何典据。

琴虽用桐，然须多年木性都尽，声始发越。予曾见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胜指，而其声愈清。又常见越人陶道真畜一张越琴，传云古冢中败棺杉木也，声极劲挺。吴僧智和有一琴，瑟瑟徽碧，纹石为轸，制度音韵皆臻妙。腹有李阳冰篆数十字，其略云：

“南溟岛上得一木，名伽陀罗，纹如银屑，其坚如石，命工斲为此琴。”篆文甚古劲。琴材欲轻、松、脆、滑，谓之四善。木坚如石，可以制琴，亦所未谕也。《投荒录》云：“琼管多乌櫨、喏陀，皆奇木。”疑“伽陀罗”即“喏陀”也。

高邮人桑景舒，性知音，听百物之声，悉能占其灾福，尤善乐律。旧传有《虞美人草》，闻人作《虞美人曲》，则枝叶皆动，他曲不然。景舒试之，诚如所传。乃详其曲声，曰：“皆吴音也。”他日取琴，试用吴音制一曲，对草鼓之，枝叶亦动，乃谓之《虞美人操》。其声调与《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无一声相似者，而草辄应之，与《虞美人曲》无异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臻妙如此。景舒进士及第，终于州县官。今《虞美人操》盛行于江吴间，人亦莫知其如何为吴音。

梦溪笔谈卷六

乐律二

前世遗事，时有于古人文章中见之。元稹诗有“琵琶宫调八十一，三调弦中弹不出。”琵琶共有八十四调，盖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调。稹诗言“八十一调”，人多不喻所谓。余于金陵丞相家得唐贺怀智《琵琶谱》一册，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调，内黄钟、太簇、林钟宫声，弦中弹不出，须管色定弦。其余八十一调，皆以此三调为准，更不用管色定弦。”始喻稹诗言。如今之调琴，须先用管色“合”字定宫弦，乃以宫弦下生徵，徵弦上生商，上下相生，终于少商。凡下生者隔二弦，上生者隔一弦取之。凡弦声皆当如此。古人仍须以金石为准，《商颂》“依我磬声”是也。今人苟简，不复以弦管定声，故其高下无准，出于临时。怀智《琵琶谱》调格，与今乐全不同。唐人乐学精深，尚有雅律遗法。今之燕乐，古声多亡，而新声大率皆无法度。乐工自不能言其义，如何得其声和？

今教坊燕乐，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微下，却以“凡”字当宫声，比宫之清宫微高。外方乐尤无法，求体又高教坊一均以来。唯北狄乐声，比教坊乐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乐疑亦唐之遗声也。

今之燕乐二十八调，布在十一律，唯黄钟、中吕、林钟三律，各具宫、商、角、羽四音；其余或有一调至二三调，独蕤宾一律都无。内中管仙吕调，乃是蕤宾声，亦不正当本律。其间声音出入，亦不全应古法，略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吕宫，却是古夹钟宫；南吕宫，乃古林钟宫；今林钟商，乃古无射宫；今大吕调，乃古林钟羽。虽国工亦莫能知其所因。

十二律并清宫，当有十六声。今之燕乐止有十五声。盖今乐高于古乐二律以下，故无正黄钟声，只以“合”字当大吕，犹差高，当在大吕、太簇之间，“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夹钟，“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吕，“上”字近蕤宾；“勾”字近林钟，“尺”字近夷则，“工”字近南吕，“高工”字近无射，“六”字近应钟，“下凡”字为黄钟清，“高凡”字为太吕清，“下五”字为太簇清，“高五”字为夹钟清。法虽如此，然诸调杀声，不能尽归本律，故有偏杀、侧杀、寄杀、元杀之类。虽与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声者皆能言之，此不备载也。

古法，钟磬每虚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虚又自应一律，有黄钟之虚，有大吕之虚，其他乐皆然。且以琴言之，虽皆清实，其间有声重者，有声轻者。材中自有五音，故古人名琴，或谓之清徵，或谓之清角。不独五音也，又应诸调。余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虚室，以管色奏双调，琵琶弦辄有声应之，奏他调则不应，宝之以为异物，殊不知此乃常

理。二十八调但有声同者即应；若遍二十八调而不应，则是逸调声也。古法，一律有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调。更细分之，尚不止八十四，逸调至多。偶在二十八调中，人见其应，则以为怪，此常理耳。此声学至要妙处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极天地至和之声。世之乐工，弦上音调尚不能知，何暇及此？

梦溪笔谈卷七

象数一

开元《大衍历法》最为精密，历代用其朔法。至熙宁中考之，历已后天五十余刻，而前世历官皆不能知。《奉元历》乃移其闰朔。熙宁十年，天正元用午时，新历改用子时；闰十二月改为闰正月。四夷朝贡者用旧历，比来款塞，众论谓气至无显验可据，因此以摇新历。事下有司考定。凡立冬晷景，与立春之景相若者也。今二景短长不同，则知天正之气偏也。凡移五十余刻，立冬、立春之景方停。以此为验，论者乃屈。元会使人亦至，历法遂定。

六壬天十二辰：亥曰徵明，为正月将；戌曰天魁，为二月将。古人谓之合神，又谓之太阳过宫。合神者，正月建寅合在亥，二月建卯合在戌之类。太阳过宫者，正月日躔躔訾，二月日躔降娄之类。二说一也，此以《颛帝历》言之也。今则分为二说者，盖日度随黄道岁差。今太阳至雨水后方躔躔訾，春分后方躔降娄。若用合神，则须自立春日使用亥将，惊蛰使用戌将。今若用太阳，则不应合神；用合神，则不应太阳。以理推之，发课皆用月将加正时，如此则须当从太阳过宫。若不用太阳躔次，则当日当时日月、五星、支干、二十八宿，皆不应天行。以此决知须用太阳也。然尚未是尽理，若尽理言之，并月建亦须移易。缘目今斗杓昏刻已不当月建，须当随黄道岁差。今则雨水后一日方合建寅，春分后四日方合建卯，谷雨后五日方合建辰，如此始与太阳相符，复会为一说。然须大改历法，事事釐正。如东方苍龙七宿，当起于亢，终于斗；南方朱鸟七宿，起于牛，终于奎；西方白虎七宿，起于娄，终于舆鬼；北方玄武七宿，起于东井，终于角。如此历法始正，不止六壬而已。

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释其义曰：“正月阳气始建，呼召万物，故曰徵明。二月物生根魁，故曰天魁。三月华叶从根而生，故曰从魁。四月阳极无所传，故曰传送。五月草木茂盛，逾于初生，故曰胜先。六月万物小盛，故曰小吉。七月百谷成实，自能任持，故曰太一。八月枝条坚刚，故曰天罡。九月木可为枝榦，故曰太冲。十月万物登成，可以会计，故曰功曹。十一月月建在子，君复其位，故曰大吉。十二月为酒醴，以报百神，故曰神后。”此说极无稽。据义理，余按：徵明者，正月三阳始兆于地上，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故曰徵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星抵于戌，故曰天魁。从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于酉，故曰从魁。斗杓一星建方，斗魁二星建方，一星抵戌，一星抵酉。传送者，四月阳极将退，一阴欲生，故传阴而送阳也。小吉，夏至之气，大往小来，小人道长，小人之吉也，故为婚姻酒食之事。胜先者，王者向明而治，万物相见乎

此，莫胜莫先焉。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罡者，斗刚之所建也。斗杓谓之刚，苍龙第一星亦谓之刚，与斗刚相直。太冲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门户，天之冲也。功曹者，十月岁功成而会计也。大吉者，冬至之气，小往大来，君子道长，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称也。天十二辰也，故皆以天事名之。

六壬有十二神将，以义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将。贵人为之主；其前有五将，谓螣蛇、朱雀、六合、勾陈、青龙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方左谓寅、卯、辰、巳、午。其后有五将，谓天后、太阴、玄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方右谓未、申、酉、亥、子。唯贵人对相无物，如日之在天，月对则亏，五星对则逆行避之，莫敢当其对。贵人亦然，莫有对者，故谓之天空。空者，无所有也，非神将也，犹月杀之有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求对见及有所伸理于君者，遇之乃吉。十一将，前二火、二木、一土间之，后当二金、二水、一土间之，玄武合在后二，太阴合在后三，合二神差互，理似可疑也。

天事以辰名者为多，皆本于辰巳之辰，今略举数事：十二支谓之十二辰，一时谓之一辰，一日谓之一辰，日、月、星谓之三辰，北极谓之北辰，大火谓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五行之时，谓之五辰，《书》曰“抚于五辰”是也。已上皆谓之辰。今考子丑至于戌亥谓之十二辰者，《左传》云：“日月之会是谓辰。”一岁日月十二会，则十二辰也。日月之所舍，始于东方，苍龙角亢之星起于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之月既谓之辰，则十二支、十二时皆子丑戌亥，则谓之辰无疑也。一日谓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干言之，谓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谓之今辰。故支干谓之日辰，日、月、星谓之三辰者，日、月、星至于辰而毕见，以其所首者名之，故皆谓之辰。四时所见有早晚，至辰则四时毕见，故日加辰为“晨”，谓日始出之时也。星有三类：一经星，北极为之长；二舍星，大火为之长；三行星，辰星为之长。故皆谓之辰。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故为经星之长。大火，天王之座，故为舍星之长。辰星，日之近辅，远乎日不过一辰，故为行星之长。

《洪范》“五行”数，自一至五。先儒谓之此“五行生数”，各益以土数，以为“成数”。以谓五行非土不成，故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十，合之为五十有五。唯《黄帝素问》：“土生数五，成数亦五。”盖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无所待，故止一五而已。画而为图，其理可见。为之图者，设木于东，设金于西，火居南，水居北，土居中央。四方自为生数，各并中央之土，以为成数。土自居其位，更无所并，自然止有五数，盖土不须更待土而成也。合五行之数为五十，则大衍之数也。此亦有理。

揲蓍之法：四十九蓍，聚之则一，而四十九隐于一中；散之则四十九，而一隐于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谓之无，则一在；谓之有，则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静则归于一，动则惟睹其用，一在其间而不可取。此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世之谈数者，盖得其粗迹。然数有甚微者，非特历所能知，况此但迹而已。至于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迹不预焉。此所以前知之神，未易可以迹求，况得其粗也。余之所谓甚微之迹者，世之言星者，恃历以知之，历亦出乎亿而已。余于《奉元历序》论之甚详。治平中，金、火合于轸，以《景福崇玄》、《宣明》、《明》、《崇》、《钦天》凡十一家大历步

之，悉不合，有差三十日以上者，历岂足恃哉。纵使在其度，然又有行黄道之里者，行黄道之外者，行黄道之上者，行黄道之下者，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犯经星者，有犯客星者，所占各不同，此又非历之能知也。又一时之间，天行三十余度，总谓之一宫。然时有始末，岂可三十度间阴阳皆同，至交他宫则顿然差别？世言星历难知，唯五行时日为可据，是亦不然。世之言五行消长者，止是知一岁之间，如冬至后日行盈度为阳，夏至后日行缩度为阴，二分行平度。殊不知一月之中，自有消长，望前月行盈度为阳，望后月行缩度为阴，两弦行平度。至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一月之中亦然。不止月中，一日之中亦然。《素问》云：“疾在肝，寅卯患，申酉剧。病在心，巳午患，子亥剧。”此一日之中，自有四时也。安知一时之间无四时？安知一刻、一分、一刹那之中无四时邪？又安知十年、百年、一纪、一会、一元之间，又岂无大四时邪？又如春为木，九十日间，当躔躔消长，不可三月三十日亥时属木，明日子时顿属火也。似此之类，亦非世法可尽者。

历法步岁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抵，至明年冬至所得辰、刻、衰、秒，谓之斗分。故“歲”文从“步”、从戌。戌者，斗魁所抵也。

正月寅，二月卯，谓之建，其说谓斗杓所建。不必用此说。但春为寅、卯、辰，夏为巳、午、未，理自当然，不须因斗建也。缘斗建有岁差，盖古人未有岁差之法。《颛帝历》：“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古者正月斗杓建寅，今则正月建丑矣。又岁与岁合，今亦差一辰。《尧曲》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东壁。此皆随岁差移也。

《唐书》云：“落下闳造历，自言后八百年当差一算。至唐，一行僧出而正之。”此妄说也。落下闳历法极疏，盖当时以为密耳。其间阙略甚多，且举二事言之：汉世尚未知黄道岁差，至北齐张子信方候知岁差。今以今古历校之，凡八十余年差一度。则闳之历八十年自己差一度，兼余分疏阔，据其法推气朔五星，当时便不可用，不待八十年。乃曰“八百年差一算”，太欺诞也。天文家有浑仪，测天之器，设于崇台，以候垂象者，则古机衡是也。浑象，象天之器，以水激之，或以水银转之，置于密室，与天行相符，张衡、陆绩所为，及开元中置于武成殿者，皆此器也。皇祐中，礼部试《机衡正天文之器赋》，举人皆杂用浑象事，试官亦自不晓，第为高等。汉以前皆以北辰居天中，故谓之极星。自祖亘以机衡考验天极不动处，乃在极星之末犹一度有余。熙宁中，余受诏典领历官，杂考星历。以机衡求极星。初夜在窥管中，少时复出，以此知窥管小，不能容极星游转，乃稍稍展窥管候之。凡历三月，极星方游于窥管之内，常见不隐，然后知天极不动处，远极星犹三度有余。每极星入窥管，别画为一图。图为一圆规，乃画极星于规中。具初夜、中夜、后夜所见各图之，凡为二百余图，极星方常循圆规之内，夜夜不差。余于《熙宁历奏议》中叙之甚详。

古今言刻漏者数十家，悉皆疏谬。历家言晷漏者，自《颛帝历》至今，见于世谓之大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术，皆未合天度。余占天候景，以至验于仪象，考数下漏，凡十余年，方粗见真数，成书四卷，谓之《熙宁晷漏》，皆非袭蹈前人之迹。其间二事尤微：一者，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涩，夏月水利，以为水性如此；又疑冰渐所壅，万方理之，终不应法。余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速，天运已期，而日已过表，故百刻而有余；夏至日行迟，天运未期，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数，然后覆求晷景漏刻，莫不脗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二者，日之盈缩，其消长以渐，无一日顿殊之理。历法皆以一日之气短长之中者，播为刻分，累损益。气初日衰，每日消长常同；至交一气，则顿易刻衰。故黄

道有觚而不圆，纵有强为数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算，而多形数相诡。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数。方圆端斜，定形也；乘除相荡，无所附益，泯然冥会者，真数也。其术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喻。黄道环天正圆，圆之为体，循之则其妥至均，不均不能中规衡；绝之则有舒有数，无舒数则不能成妥。以圆法相荡而得衰，则衰无不均；以妥法相荡而得差，则差有疏数。相因以求从，相消以求负；从、负相入，会一术以御日行。以言其变，则秒刻之间，消长未尝同；以言其齐，则止用一衰，循环无端，终始如贯，不能议其隙。此圆法之微，古之言算者，有所未知也。以日衰生日积，及生日衰，终始相求，迭为宾主。顺循之以索日变，衡别之求去极之度，合散无迹，泯如运规。非深知造算之理者，不能与其微也。其详具余《奏议》，藏在史官，及余所著《熙宁晷漏》四卷之中。

予编校昭文书时，预详定浑天仪。官长问余：“二十八宿，多者三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此不均，何也？”予对曰：“天事本无度，推历者无以寓其数，乃以日所行分天为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日平行三百六十五日有馀而一期天，故以一日为一度。既分之，必有物记之，然后可窥而数，于是以当度之星记之。循黄道，日之所行一期，当者止二十八宿星而已。度如伞椽，当度谓正当伞椽上者。故车盖二十八弓，以象二十八宿。则余《浑仪奏议》所谓“度不可见，可见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当度之画者凡二十有八，谓之舍。舍所以摯度，度所以生数也。”今所谓‘距度星’者是也。非不欲均也，黄道所由当度之星，止有此而已。”

又问予以“日月之形，如丸邪？如扇也？若如丸，则其相遇岂不相碍？”余对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亏可验也。月本无光，犹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如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气也，有形而无质，故相直而无碍。”

又问：“日月之行，日一合一对，而有蚀不蚀，何也？”余对曰：“黄道与月道，如二环相叠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则日为之蚀；正一度相对，则月为之亏。虽同一度，而月道与黄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黄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当其交处则蚀而既；不全当交道，则随其相犯浅深而蚀。凡日蚀，当月道自外而入于内，则蚀起于西南，复于东北；自内而交出于外，则蚀起于西北，而复于东南。日在交东，则蚀其内；日在交西，则蚀其外。蚀既，则起于正西，复于正东。凡月蚀，月道自外入内，则蚀起于东南，复于西北；自内出外，则蚀起于东北，而复于西南。月在交东，则蚀其外；月在交西，则蚀其内。蚀既，则起于正东，复于西。交道每月退一度余，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期。故西天法罗睺、计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谓之‘罗睺’，交中谓之‘计都’。”

古之卜者，皆有繇辞。《周礼》：“三兆，其颂皆千有二百。”如“凤凰于飞，和鸣锵锵”；“间于两社，为公室辅”；“专之渝，攘公之输，一薰一蕕，十年尚犹有臭”；“如鱼窥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窦，乃自后逾”；“大横庚庚，予为王，夏启以光”之类是也。今此书亡矣。汉人尚视其体，今人虽视其体，而专以五行为主，三代旧术，莫有传者。

北齐张子信候天文，凡月前有星，则行速；星多则尤速。月行自有迟速定数，然遇行疾，历其前必有星，如子信说。亦阴阳相感自相契耳。

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皆不验。假令厥阴用事，其气多风，民病湿泄。岂溥天之下皆多风，溥天之民皆病湿泄邪？至于一邑之间，而暘雨有不同者，此气运安在？欲无不谬，不可得也。大凡物理有常、有变：运气所主者，常也；异夫所主者，皆变也。常则如本气，变则无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从、逆、淫、郁、胜、复、太过、不足之变，其法皆不同。若厥阴用事，多风，而草木荣茂，是之谓从；天气明繁，燥而无风，此之谓逆；太虚埃昏，流水不冰，此谓之淫；大风折木，云物浊扰，此之谓郁；山泽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谓胜；大暑燔燎，螟蝗为灾，此之谓复；山崩地震，埃昏时作，此谓之太过；阴森无时，重云昼昏，此之谓不足。随其所变，疾病应之，皆视当时当处之候。虽数里之间，但气候不同，而所应全异，岂可胶于一证。熙宁中，京师久旱，祈祷备至，连日重阴，人谓必雨。一日骤晴，炎日赫然。余时因事入对，上问雨期，余对曰：“雨候已见，期在明日。”众以谓频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暘燥，岂复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时湿土用事，连日阴者，从气已效，但为厥阴所胜，未能成雨。后日骤晴者，燥金入候，厥阴当折，则太阴得伸，明日运气皆顺，以是知其必雨。此亦当处所占也。若他处候别，所占亦异。其造微之妙，间不容发。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岁运有主气，有客气。常者为主，外至者为客。初之气厥阴，以至终之气太阳者，四时之常叙也，故谓之主气。唯客气本书不载其目，故说者多端，或以甲子之岁天数始于水十一刻，乙丑之岁始于二十六刻，丙寅岁始于五十一刻，丁卯岁始于七十六刻者，谓之客气。此乃四分历法求大寒之气，何预岁运！又有相火之下，水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谓之客气。此亦主气也，与六节相须，不得为客。大率臆计，率皆此类。凡所谓客者，岁半以前，天政主之；岁半以后，地政主之。四时常气为之主，天地之政为之客。逆主之气为害暴，逆客之气为害徐。调其主客，无使伤疹，此治气之法也。

六气，方家以配六神。所谓青龙者，东方厥阴之气，其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长，其虫鳞。兼是数者，唯龙而青者，可以体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唯北方有二，曰玄武，太阳水之气也；曰螭蛇，少阳相火之气也。其在于人为肾，肾亦二，左为太阳水，右为少阳相火。火降而息水，火腾而为雨露，以滋五脏，上下相交，此坎离之交，以为否泰者也，故肾为寿命之藏。左阳、右阴，左右相交，此乾坤之交，以生六子者也，故肾为胎育之脏。中央太阴土曰勾陈，中央之取象，唯人为宜。勾陈者，天子之环卫也。居人之中，莫如君。何以不取象于君？君之道无所不在，不可以方言也。环卫居人之中央，而中虚者也。虚者，妙万物之地也。在天文，星辰皆居四傍而中虚，八卦分布八方而中虚，不虚不足以妙万物。其在于人，勾陈之配，则脾也。勾陈如环，环之中则所谓黄庭也。黄者，中之色；庭者，宫之虚地也。古人以黄庭为脾，不然也。黄庭有名而无所，冲气之所在也。脾不能与也，脾主思虑，非思之所能到也。故养生家曰：“能守黄庭，则能长生。”黄庭者，以无所守为守。唯无所守，乃可以长生。或者又谓：“黄庭在二肾之间。”又曰：“在心之下。”又曰：“黄庭有神人守之。”皆不然。黄庭者，虚而妙者也。强为之名。意可到则不得谓之虚，岂可求而得之也哉。

《易》象九为老阳，七为少；八为少阴，六为老。旧说阳以进为老，阴以退为老。九六者，乾坤之画，阳得兼阴，阴不得兼阳。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数，阳顺、阴逆之理，皆有所从来，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归余之数，有多有少。多为

阴，如爻之偶；少为阳，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阳九揲而得之，故其数九，其策三十有六。两多一少，则一少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谓之少阳。少在初为震，中为坎，末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数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阴六揲而得之，故其数六，其策二十有四。两少一多，则多为之主，巽、离、兑也，故皆谓之少阴。多在初为巽，中为离，末为兑。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数八，其策三十有二。物盈则变，纯少阳盈，纯多阴盈。盈为老，故老动而少静。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卦爻之辞，皆九六者，惟动则有占，不动则无朕，虽《易》亦不能言之。《国语》谓“贞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虽不动，亦引爻辞断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动，则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辞？此流俗之过也。

江南人郑夬曾为一书谈《易》，其间一说曰：“乾坤，大父母也；复姤，小父母也。乾一变生复，得一阳；坤一变生姤，得一阴。乾再变生临，得二阳；坤再变生遁，得二阴。乾三变生泰，得四阳；坤三变生否，得四阴。乾四变生大壮，得八阳；坤四变生观，得八阴。乾五变生夬，得十六阳；坤五变生剥，得十六阴。乾六变生归妹，本得三十二阳；坤六变生渐，本得三十二阴。乾坤错综，阴阳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夬之为书，皆荒唐之论，独有此变卦之说，未知其是非。余后因见兵部侍郎秦君玠，论夬所谈，骇然叹曰：“夬何处得此法？玠曾遇一异人，授此数历，推往古兴衰运历，无不皆验，常恨不能尽得其术。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吉凶之变。此人乃形之于书，必有天谴，此非世人得闻也。”余闻其言怪，兼复甚秘，不欲深诘之。今夬与雍、玠皆已死，终不知其何术也。

庆历中，有一术士，姓李，多巧思。尝木刻一“舞钟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铁筒，以香饵置钟馗左手中。鼠缘手取食，则左手扼鼠，右手运筒毙之。以献荆王，王馆于门下。会太史言月当蚀于昏时，李自云：“有术可禳。”荆王试使为之，是夜月果不蚀。王大神之，即日表闻，诏付内侍省问状。李云：“本善历术，知《崇天历》蚀限太弱，此月所蚀，当有浊中。以微贱不能自通，始以机巧干荆邸，今又假禳袪以动朝廷耳。”诏送司天监考验。李与判监楚衍推步日月蚀，遂加蚀限二刻；李补司天学生。至熙宁元年七月，日辰蚀东方，不效。却是蚀限太强，历官皆坐滴。令监官周琮重修，复减去庆历所加二刻。苟欲求熙宁日蚀，而庆历之蚀复失之，议久纷纷，卒无巧算，遂废《明天》，复行《崇天》。至熙宁五年，卫朴造《奉元历》，始知旧蚀法止用日平度，故在疾者过之，在迟者不及。《崇》、《明》二历加减，皆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

四方取象：苍龙、白虎、朱雀、龟蛇。唯朱雀莫知何物，但谓鸟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或谓之“长离”，盖云离方之长耳。或云，鸟即凤也，故谓之凤鸟。少昊以凤鸟至，乃以鸟纪官。则所谓丹鸟氏，即凤也。又旗旒之饰皆二物，南方曰“鸟隼”，则鸟、隼盖两物也。然古人取象，不必大物也。天文家朱鸟，乃取象于鹑，故南方朱鸟七宿，曰鹑首、鹑火、鹑尾是也。鹑有两种，有丹鹑，有白鹑。此丹鹑也，色赤黄而文，锐上秃下，夏出秋藏，飞必附草，皆火类也。或有鱼所化者。鱼，鳞虫龙类，火之所自生也。天文东方苍龙七宿，有角、亢、有尾。南方朱鸟七宿，有喙、有喙、有翼而无尾。此其取于鹑欤？

司马彪《续汉书》候气之法：“于密室中以木为案，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实以葭灰，覆以缁縠，气至则一律飞灰。”世皆疑其所置诸律，方不逾数尺，气至独本律应，何也？或谓：“古人自有术。”或谓：“短长至数，冥符造化。”或谓：“支干方位，自相感

召。”皆非也。盖彪说得其略耳，唯《隋书·志》论之甚详。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极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齐，入地则有浅深。冬至阳气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黄钟一琯达之，故黄钟为之应。正月阳气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簇以上皆达，黄钟大吕先已虚，故唯太簇一律飞灰。如人用针彻其经渠，则气随针而出矣。地有疏密，则不能无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后实土案上，令坚密均一。其上以水平其槩，然后埋律。其下虽有疏密，为木案所节，其气自平，但在调其案上之土耳。

《易》有纳甲之法，未知起于何时。予尝考之，可以推见天地胎育之理。乾纳甲壬，坤纳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离、艮、兑纳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于乾坤之包中，如物之处胎甲者。左三刚爻，乾之气也；右三柔爻，坤之气也。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纳子午；乾之初爻子午故也。中爻交于坤，生坎，初爻纳寅申；震纳子午，顺传寅申，阳道顺。上爻交于坤，生艮，初爻纳辰戌。亦顺传也。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纳丑未；坤之初爻丑未故也。中爻交于乾，生离，初爻纳卯酉；巽纳丑未，逆传卯酉，阴道逆。上爻交于乾，生兑，初爻纳巳亥。亦逆传也。乾坤始于甲乙，则长男、长女乃其次，宜纳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纳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及，末乃至上爻，此《易》之叙，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处胎甲，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叙，而冥合造化胎育之理，此至理合自然者也。凡草木百谷之实，皆倒生，首系于干，其上抵于表处，反是根。人与鸟兽生胎，亦首皆在下。

乙 卯巳未 □□	坤乾 生 生 兑 艮	甲 辰寅子 □□□
丁 丑卯巳 未酉亥 □□		丙 申午辰 寅子戌 □□□
己 亥丑卯 丑未酉 □□	生 生 离 坎	戊 午辰寅 子戌申 □□□
辛 酉亥丑 卯巳未 癸 酉亥丑	生 生 巽 震 坤 乾	庚 辰寅子 戌申午 壬 戌申午

梦溪笔谈卷八

象数二

《史记·律书》所论二十八舍、十二律，多皆臆配，殊无义理。至于言数，亦多差舛。如所谓“律数者，八十一为宫，五十四为徵，七十二为商，四十八为羽，六十四为角。”此止是黄钟一均耳。十二律各有五音，岂得定以此为律数？如五十四，在黄钟则为徵，在夹钟则为角，在中吕则为商。兼律有多寡之数，有实积之数，有短长之数，有周径之数，有清浊之数。其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四十八、六十四，止是实积数耳。又云：“黄钟长八寸七分一，大吕长七寸五分三分一，太簇长七寸七分二，夹钟长六寸二分三分一，姑洗长六寸七分四，中吕长五寸九分三分二，蕤宾长五寸六分二分一，林钟长五寸七分四，夷则长五寸四分三分二，南吕长四寸七分八，无射长四寸四分三分二，应钟长四寸二分三分二。”此尤误也。此亦实积耳，非律之长也。盖其间字又有误者，疑后人传写之失也。余分下分母，凡“七”字皆当作“十”字，误屈其中画耳。黄钟当作“八寸十分一”，太簇当作“七寸十分二”，姑洗当作“六寸十分四”，林钟当作“五寸十分四”，南吕当作“四寸十分八。”凡言“七分”者，皆是“十分”。

今之卜筮，皆用古书，工拙系乎用之者。唯其寂然不动，乃能通天下之故。人未能至乎无心也，则凭物之无心者而言之。如灼龟、鬻瓦，皆取其无理，则不随理而震，此近乎无心也。

吕才为卜宅、禄命、卜葬之说，皆以术为无验。术之不可恃，信然。而不知彼皆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一术二人用之，则所占各异。人之心本神，以其不能无累，而寓之以无心之物，而以吾之所以神者言之，此术之微，难可以俗人论也。才又论：“人姓或因官，或因邑族，岂可配以宫商？”此亦是也。如今姓敬者，或更姓文，或更姓苟。以文考之，皆非也。敬本从苟、音亟。从支，今乃谓之苟与文，五音安在哉？此为无义，不待远求而知也。然既谓之寓，则苟以为字，皆寓也。凡视听思虑所及，无不可寓者。若以此为妄，则凡祸福、吉凶、死生、变化，孰为非妄者？能齐乎此，然后可与论先知之神矣。

历法，天有黄、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强名而已，非实有也。亦由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尝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强谓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谓之黄道；南北极之中，度最均处，谓之赤道。月行黄道之南，谓之朱道；行黄道之北，谓之黑道。黄道之东，谓之青道；黄道之西，谓之白道。黄道内外各四，并黄道为九。日月之行，有迟有速，难可以一术御也。故因其合散，分为数段，每段以一色名

之，欲以别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筹、黑筹，以别正负之数。历家不知其意，遂以谓实有九道，甚可嗤也。

二十八宿，为其有二十八星当度，故立以为宿。前世测候，多或改变。如《唐书》测得毕有十七度半，觜只有半度之类，皆谬说也。星既不当度，自不当用为宿次，自是浑仪度距疏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数，皆以赤道为法。唯黄道度有不全度者，盖黄道有斜、有直，故度数与赤道不等。即须以当度星为宿，唯虚宿未有奇数，自是日之余分。历家取以为斗分者，此也。余宿则不然。

予尝考古今历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际最多差。自内而进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进者，其退必由内。其迹如循柳叶，两末锐，中间往还之道，相去甚远。故两末星行成度稍迟，以其斜行故也；中间成度稍速，以其径绝故也。历家但知行道有迟速，不知道径又有斜直之异。熙宁中，予领太史令，卫朴造历，气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验。前世修历，多只增损旧历而已，未曾实考天度。其法须测验每夜昏、晓、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录之，满五年，其间剔去云阴及昼见日数外，可得三年实行，然后以算术缀之。古所谓“缀术”者，此也。是时司天历官，皆承世族，隶名食禄，本无知历者，恶朴之术过己，群沮之，屡起大狱。虽终不能摇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历》五星步术，但增损旧历，正其甚谬处，十得五六而已。朴之历术，今古未有，为群历人所沮，不能尽其艺，惜哉。

国朝置天文院于禁中，设漏刻、观天台、铜浑仪，皆如司天监，与司天监互相检察。每夜天文院具有无滴见、云物、祲祥，及当夜星次，须令于皇城门未发前到禁中。门发后，司天占状方到，以两司奏状对勘，以防虚伪。近岁皆是阴相计会，符同写奏，习以为常，其来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为怪。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据小历所算躔度眷奏，不曾占候，有司但备员安禄而已。熙宁中，予领太史，尝按发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几，其弊复如故。

司天监铜浑仪，景德中历官韩显符所造，依仿刘曜时孔挺、晁崇、斛兰之法，失于简略。天文院浑仪，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简所造，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颇为详备，而失于难用。熙宁中，予更造浑仪，并创为玉壶浮漏、铜表，皆置天文院，别设官领之。天文院旧铜仪，送朝服法物库收藏，以备讲求。

梦溪笔谈卷九

人事一

景德中，河北用兵，车驾欲幸澶渊，中外之论不一，独寇忠愍赞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骑充斥，至于城下，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觇准所为，而准方酣寝于中书，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时镇物，比之谢安。

武昌张潏，好学能议论，常自约：仕至县令则致仕而归。后登进士第，除中允。潏于所居营一舍，榜为中允亭，以志素约也。后潏稍稍进用，数年间为集贤校理，直舍人院，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判司农寺。皆要官，权任渐重。无何，坐事夺数官，归武昌。未几捐馆，遂终于太子中允。岂非前定？

许怀德为殿帅。尝有一举人，因怀德乳姥求为门客，怀德许之。举子曳屣拜于庭下，怀德据座受之。人谓怀德武人，不知事体，密谓之曰：“举人无没阶之礼，宜少降接也。”怀德应之曰：“我得打乳姥关节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夏文庄性豪侈，禀赋异于人：才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既觉，须令人温之，良久方能动。人有见其陆行，两车相连，载一物巍然，问之，乃绵帐也，以数千两绵为之。常服仙茅、钟乳、硫黄，莫知纪极。晨朝每食钟乳粥。有小吏窃食之，遂发疽，几不可救。

郑毅夫自负时名，国子监以第五人选，意甚不平。谢主司启词，有“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骐驎已老，甘弩马以先之；巨鳌不灵，因顽石之在上。”主司深衔之。他日廷策，主司复为考官，必欲黜落，以报其不逊。有试业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发考卷，则獬乃第一人及第。又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险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刺，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纒缪字榜之。即而果几也。复数年，公为御试考官，而几在庭，公曰：“除恶务本，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论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刘几矣。”既黜，乃吴人萧稷也。是时试《尧舜性仁赋》，有曰：“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乃刘焯。人有识之者曰：“此刘几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赋有“内积安行之德，盖稟于天”，公以谓“积”近于学，改为“蕴”，人莫不以公为知言。

古人谓贵人多知人，以其阅人物多也。张邓公为殿中丞，一见王城东，遂厚遇之，语必移时。王公素所厚唯杨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则取茶囊具茶，他客莫与也。公之子弟，但闻“取茶囊”，则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群子弟皆出窥大年；及至，乃邓公。他日，公复取茶囊，又往窥之，亦邓公也。子弟乃问公：“张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张有贵人法，不十年当据吾座。”后果如其言。又文潞公为太常博士，通判兖州，回謁吕许公。公一见器之，问潞公：“太博曾在东鲁，必当别墨。”令取一丸墨濒阶磨之，揖潞公就观：“此墨何如？”乃是欲从后相其背。既而密语潞公曰：“异日必大贵达。”即日擢为监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庆历八年登相，至七十九岁，以太师致仕，凡带平章事三十七年，未尝改易。名位隆重，福寿康宁，近世未有其比。

王延政据建州，令大将章某守建州城。尝遣部将刺事于军前，后期当斩；惜其材，未有以处，归语其妻。其妻连氏，有贤智，私使人谓部将曰：“汝法当死，急逃乃免。”与之银数十两，曰：“径行，无顾家也。”部将得以潜去，投江南李主，以隶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将适主是役。城将陷，先喻城中：“能全连氏一门者，有重赏。”连氏使人谓之曰：“建民无罪，将军幸赦之。妾夫妇罪当死，不敢图生。若将军不释建民，妾愿先百姓死，誓不独生也。”词气感槩，发于至诚。不得已为之戢兵而入，一城获全。至今连氏为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相踵，皆连氏之后也。又李景使大将胡则守江州，江南国下，曹翰以兵围之三年，城坚不可破。一日，则怒一饗人鲑鱼不精，欲杀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累年矣，暴骨满地，奈何以一食杀士卒耶？”则乃舍之。此卒夜缒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中虚实。先是，城西南依嶮，素不设备。卒乃引王师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则一门无遗类。二人者，其为德一也，何其报效之不同？

王文正太尉局量宽厚，未尝见其怒。饮食有不精洁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试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饭而已。问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饭，公视之曰：“吾今日不喜饭，可具粥。”其子弟愬于公曰：“庖肉为饗人所私，食肉不饱，乞治之。”公曰：“汝辈人料肉几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为饗人所度。”公曰：“尽一斤可得饱乎？”曰：“尽一斤固当饱。”曰：“此后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发人过皆类此。尝宅门坏，主者彻屋新之，暂于廊庑下启一门以出入。公至侧门，门低，据鞍俯伏而过，都不问。门毕，复行正门，亦不问。有控马卒，岁满辞公，公问：“汝控马几时？”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复呼回曰：“汝乃某人乎？”于是厚赠之。乃是逐日控马，但见背，未尝视其面；因去见其背，方省也。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邻有一豪家，日闻歌钟之声。其家僮仆数十人，常往来曼卿之门。曼卿呼一仆，问：“豪为何人？”对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岁，并无昆弟。家妾曳罗绮者数十人。”曼卿求欲见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尝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见。然喜饮酒，屡言闻学士能饮酒，意亦似欲相见。待试问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着帽往见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著头巾，系勒帛，都不具衣冠。见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礼。引曼卿入一别馆，供张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红牙牌十余。其一槃是酒，凡十余品，令曼卿择一牌；其一槃肴饌名，令择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群妓十余人，各执肴果乐器，妆服人品皆艳丽粲然。一妓酌酒以进，酒罢乐作；群妓执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罢则分列其左右，京师人谓之“软槃”。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曼卿独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状，懵然愚昧，殆不分

菽麦；而奉养如此，极可怪也。”他日试使人通郑重，则闭门不纳，亦无应门者。问其近邻，云：“其人未尝与人往还，虽邻家亦不识面。”古人谓之“钱痴”，信有之。

颍昌阳翟县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谓之杜五郎。所居去县三十余里，唯有屋两间，其一间自居，一间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余，即是篱门。杜生不出篱门凡三十年矣。黎阳尉孙軫曾往访之，见其人颇萧洒，自陈：“村民无所能，何为见访？”孙问其不出门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过也。”指门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桑下纳凉，何谓不出门也？但无用于时，无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问其所以为生，曰：“昔时居邑之南，有田五十亩，与兄同耕。后兄之子娶妇，度所耕不足赡，乃以田与兄，携妻子至此。偶有乡人借此屋，遂居之。唯与人择日，又卖一药，以具饘粥，亦有时不继。后子能耕，乡人见怜，与田三十亩，令子耕之，尚有余力，又为人佣耕，自此食足。乡人贫，以医自给者甚多，自食既足，不当更兼乡人之利。自尔择日卖药，一切不为。”又问：“常日何所为？”曰：“端坐耳，无可为也。”问：“颇观书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观书。”问：“观何书？”曰：“曾有人惠一书册，无题号。其间多说《净名经》，亦不知《净名经》何书也。当时极爱其议论，今亦忘之，并书亦不知所在久矣。”气韵闲旷，言词精简，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问其子之为人，曰：“村童也。然质性甚淳厚，未尝妄言，未尝嬉游。唯买盐酪，则一至邑中，可数其行迹，以待其归。径往径还，未尝傍游一步也。”余时方有军事，至夜半未卧，疲甚，与官属闲话，軫遂及此。不觉肃然，顿忘烦劳。

唐白乐天居洛，与高年者八人游，谓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为多，继而为九老之会者再矣。元丰五年，文潞公守洛，又为“耆年会”，人为一诗，命画工郑奂图于妙觉佛寺，凡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韩国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国公文彦博，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议大夫致仕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赵丙，年七十五；秘书监刘几，年七十五；卫州防御使冯行己，年七十五；太中大夫充天章阁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议大夫致仕王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检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太中大夫张问，年七十；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张焘，年七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司马光，年六十四。

王文正太尉气羸多病。真宗面赐药酒一注瓶，令空腹饮之，可以和气血，辟外邪。文正饮之，大觉安健，因对称谢。上曰：“此苏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苏合香丸一两同煮。极能调五脏，却腹中诸疾。每冒寒风兴，则饮一杯。”因各出数楹赐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仿为之，苏合香丸盛行于时。此方本出《广济方》，谓之“白术丸”，后人亦编入《千金》《外台》，治疾有殊效。余于《良方》叙之甚详。然昔人未知用之。钱文僖公集《篋中方》，“苏合香丸”注云：“此药本出禁中，祥符中尝赐近臣。”即谓此也。

李士衡为馆职，使高丽，一武人为副。高丽礼币赠遗之物，士衡皆不关意，一切委于副使。时船底疏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缣帛藉船底，然后实己物，以避漏湿。至海中，遇大风，船欲倾覆。舟人大恐，请尽弃所载，不尔，船重必难免。副使仓惶，悉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暇拣择。约投及半，风息船定。既而点检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船底，一无所失。

刘美少时善锻金。后贵显，赐与中有上方金银器，皆刻工名，其间多有美所造者。又杨景宗微时，常荷畚为丁晋公筑第。后晋公败，籍没其家，以第赐景宗。二人者，方其微

贱时，一造上方器，一为宰相筑第，安敢自期身殍其用哉。

旧制：天下贡举人到阙，悉皆入对，数不下三千人，谓之群见。远方士皆未知朝廷仪范，班列纷错，有司不能绳勒。见之日，先设禁围于著位之前，举人皆拜于禁围之外，盖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岁遂止令解头入见，然尚不减数百人。嘉祐中，余忝在解头，别为一班，最在前列。目见班中唯从前一两行稍应拜起之节，自余亦终不成班缀而罢，每为閤门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齐者，唯有三色，谓举人、蕃人、骆驼。

两浙田税，亩三斗。钱氏国除，朝廷遣王方贄均两浙杂税，方贄悉令亩出一斗。使还，责擅减税额，方贄以谓：“亩税一斗者，天下之通法。两浙既已为王民，岂当复循伪国之法？”上从其说。至今亩税一斗者，自方贄始。唯江南、福建犹循旧额，盖当时无人论列，遂为永式。方贄寻除右司谏，终于京东转运使。有五子：皋、准、覃、巩、罕。准之子珪，为宰相；其他亦多显者。岂惠民之报欤？

孙之翰，人尝与一砚，直三十千。孙曰：“砚有何异，而如此之价也？”客曰：“砚以石润为贵，此石呵之则水流。”孙曰：“一日呵得一担水，才直三钱，买此何用？”竟不受。

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时薛师政自河东还，适有之，赠公数两，不受。人有劝公曰：“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辞。”公曰：“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门人忧之，以问医。医曰：“此垢汗，非疾也。”进澡豆令公颧面。公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

王子野生平不茹荤腥，居之甚安。

赵阅道为成都转运使，出行部内，唯携一琴一龟，坐则看龟鼓琴。尝过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颡然鼓琴不问。

淮南孔旻，隐居笃行，终身不仕，美节甚高。尝有窃其园中竹，旻愍其涉水冰寒，为架一小桥渡之。推此则其爱人可知。然余闻之，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妻死而不辍鼓可也，为其死而鼓之，则不若不鼓之愈也。犹邠原耕而得金，掷之墙外，不若管宁不视之愈也。

狄青为枢密使，有狄梁公之后，持梁公画像及告身十余通，诣青献之，以谓青之远祖。青谢之曰：“一时遭际，安敢自比梁公？”厚有所赠而还之。比之郭崇韬哭子仪之墓，青所得多矣。

郭进有材略，累有战功。尝刺邢州，今邢州城乃进所筑，其厚六丈，至今坚完；铠仗精巧，以至封贮亦有法度。进于城北治第，既成，聚族人宾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与。乃设诸工之席于东庑，群子之席于西庑。人或曰：“诸子安可与工徒齿？”进指诸工曰：“此造宅者。”指诸子曰：“此卖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进死，未几果为他人所有。今资政殿学士陈彦升宅，乃进旧第东南一隅也。

有一武人，忘其名，志乐闲放，而家甚贫。忽吟一诗曰：“人生本无累，何必买山钱？”遂投檄去。至今致仕，尚康宁。

真宗皇帝时，向文简拜右仆射，麻下日，李昌武为翰林学士，当对。上谓之曰：“朕自即位以来，未尝除仆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应甚喜。”对曰：“臣今自早候对，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门下，今日贺客必多。卿往观之，明日却对来，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归，乃往见。丞相谢客，门阌，悄然无一人。昌武与向

亲，径入见之。徐贺曰：“今日闻降麻，士大夫莫不欢慰，朝野相庆。”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尝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勋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复唯唯，终未测其意。又历陈前世为仆射者勋劳德业之盛，礼命之重，公亦唯唯，卒无一言。既退，复使人至庖厨中，问“今日有无亲戚宾客、饮食宴会？”亦寂无一人。明日再对，上问：“昨日见敏中否？”对曰：“见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见对。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职。”向文简拜仆射年月，未曾考于国史，熙宁中，因见中书题名记：天禧元年八月，敏中加右仆射。然密院题名记：天禧元年二月，王钦若加仆射。

晏元献公为童子时，张文节荐之于朝廷，召至阙下。适值御试进士，便令公就试。公一见试题，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赋，有赋草尚在，乞别命题。”上极爱其不隐。及为馆职时，天下无事，许臣寮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公是时贫甚，不能出，独家居，与昆弟讲习。一日选东宫官，忽自中批除晏殊。执政莫谕所因，次日进覆，上谕之曰：“近闻馆阁臣寮，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唯殊杜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谨厚，正可为东宫官。”公既受命，得对。上面谕除授之意，公语言质野，则曰：“臣非不乐燕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诚实，知事君体，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宝元中，忠穆王吏部为枢密使。河西首领赵元昊叛，上问边备，辅臣皆不能对。明日，枢密四人皆罢，忠穆谪虢州。翰林学士苏公仪与忠穆善，出城见之。忠穆谓公仪曰：“轸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仪曰：“必术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时为三司盐铁副使，疏决狱囚，至河北。是时曹南院自陕西谪官初起为定帅，轸至定，治事毕，玮谓轸曰：‘决事已毕，自此当还，明日愿少留一日，欲有所言。’轸既爱其雄材，又闻欲有所言，遂为之留。明日，具饌甚简俭；食罢，屏左右曰：‘公满面权骨，不为枢辅，即边帅。或谓公当作相，则不然也。然不十年，必总枢柄。此时西方当有警，公宜预讲边备，蒐阅人材，不然，无以应卒。’轸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何以见教。’曹曰：‘玮实知之，今当为公言。玮在陕西日，河西赵德明尝使人以马博易于中国；怒其息微，欲杀之，莫可谏止。德明有一子，方十余岁，极谏不已，曰：‘以战马资邻国，已是失计；今更以货杀边人，则谁肯为我用者？’玮闻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异志。’闻其常往来互市中，玮欲一识之，屡使人诱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画者图形容，既至，观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须为边患，计其时节，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轸是时殊未以为然。今知其所画，乃元昊也，皆如其言也。”四人：夏守赟、轸、陈执中、张观。康定元年二月，守赟加节度，罢为南院；轸、执中、观各守本官罢。

石曼卿喜豪饮，与布衣刘潜为友。尝通判海州，刘潜来访之，曼卿迎之于石闾堰，与潜剧饮。中夜酒欲竭，顾船中有醋斗余，乃倾入酒中并饮之。至明日，酒醋俱尽。每与客痛饮，露发跣足，着械而坐，谓之“囚饮”。饮于木杪，谓之“巢饮”。以粟束之，引首出饮，复就束，谓之“鳖饮”。其狂纵大率如此。癖后为一庵，常卧其间，名之曰“扞虱庵”。未尝一日不醉。仁宗爱其才，尝对辅臣言，欲其戒酒。延年闻之，因不饮，遂成疾而卒。

工部胡侍郎则为邑日，丁晋公为游客，见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诗索米。明日，胡延晋公，常日所用樽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为厌己，遂辞去。胡往见之，出银一篋遗丁曰：“家素贫，唯此饮器，愿以贳行。”丁始谕设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后晋公

骤达，极力推挽，卒至显位。庆历中，谏官李兢坐言事，谪湖南物务。内殿承制范亢为黄、蔡间都监，以言事官坐谪后多至显官，乃悉倾家物，与兢办行。兢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辈有言：“人不可有意，有意即差。”事固不可前料也。

朱寿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寿昌流落贫家，十余岁方得归，遂失母所在。寿昌哀慕不已。及长，乃解官访母，遍走四方，备历艰难。见者莫不怜之。闻佛书有水忏者，其说谓欲见父母者诵之，当获所愿。寿昌乃昼夜诵持，仍刺血书忏，摹版印施于人，唯愿见母。历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其母。相持恸绝，感动行路。乃迎以归，事母至孝。复出从仕，今为司农少卿。士人为之传者数人，丞相荆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诗》数百篇。

朝士刘廷式，本田家。邻舍翁甚贫，有一女，约与廷式为婚。后契阔数年，廷式读书登科，归乡闾。访邻翁，而翁已死；女因病双瞽，家极困饿。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辞以疾，仍以佣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坚不可，“与翁有约，岂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与成婚。闺门极雍睦，其妻相携而后能行，凡生数子。廷式尝坐小谴，监司欲逐之，嘉其有美行，遂为之阔略。其后廷式管干江州太平宫而妻死，哭之极哀。苏子瞻爱其义，为文以美之。

柳开少好任气，大言凌物。应举时，以文章投主司于帘前，凡千轴，载以独轮车；引试日，衣襦，自拥车以入，欲以此骇众取名。时张景能文，有名，唯袖一书，帘前献之。主司大称赏，擢景优等。时人为之语曰：“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

梦溪笔谈卷十

人事二

蒋堂侍郎为淮南转运使日，属县例致贺冬至书，皆投书即还。有一县令使人，独不肯去，须责回书；左右谕之皆不听，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宁得罪；不得书，不敢回邑。”时苏子美在坐，颇骇怪，曰：“皂隶如此野很，其令可知。”蒋曰：“不然，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命令如此。”乃为一简答之，方去。子美归吴中月余，得蒋书曰：“县令果健者。”遂为之延誉，后卒为名臣。或云乃大章阁待制杜杞也。

国子博士李余庆知常州，强于政事，果于去恶，凶人恶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医博士，多过恶，常惧为余庆所发，因其困，进利药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势已危，余庆察其奸；使人扶舁坐厅事，召医博士，杖杀之。然后归卧，未及席而死。葬于横山，人至今畏之，过墓者皆下。有病虐者，取墓土着床席间，辄差。其敬惮之如此。

盛文肃为尚书右丞，知扬州，简重少所许可。时夏有章自建州司户参军授郑州推官，过扬州。文肃骤称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有谓有章曰：“盛公未尝燕过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饭。”有章荷其意，别日为一诗谢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诗以入。公得诗不发封，即还之，使人谢有章曰：“度已衰老，无用此诗。”不复得见。有章殊不意，往见通判刁绎，具言所以。绎亦不谕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诗中得无激触否？”有章曰：“无。未曾发封。”又曰：“无乃笔扎不严？”曰：“有章自书，极严谨。”曰：“如此，必是将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见文肃而问之：“夏有章今日献诗何如？”公曰：“不曾读，已还之。”绎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读其诗，何也？”公曰：“始见其气韵清修，谓必远器。今封诗乃自称‘新圃田从事’，得一幕官，遂尔轻脱。君但观之，必止于此官，志已满矣。切记之，他日可验。”贾文元时为参政，与有章有旧，乃荐为馆职。有诏候到任一年召试，明年除馆阁校勘。御史发其旧事，遂寝夺，改差国子监主簿，仍带郑州推官。未几卒于京师。文肃阅人物多如此，不复挟他术。

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诸寺。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出应门，延客坐，为开笼纵鹤。良久，逋必棹小船而归。盖尝以鹤飞为验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学，唯不能棋。常谓人曰：“逋世间事皆能之，唯不能担粪与着棋。”

庆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执政以其情重，请杀之。范希文独无言，退而谓同列曰：“诸公劝人主法外杀近臣，一时虽快意，不宜教手滑。”诸公默然。

景祐中，审刑院断狱，有使臣何次公具狱。主判官方进呈，上忽问：“此人名‘次公’

者何义？”主判官不能对。是时庞庄敏为殿中丞、审刑院详议官，从官长上殿，乃越次对曰：“臣尝读《前汉书》，黄霸字次公，盖以‘霸’次‘王’也。此人必慕黄霸之为人。”上颔之。异日复进谏，上顾知院官问曰：“前时姓庞详议官何故不来？”知院对：“任满，已出外官。”上遽指挥中书，与在京差遣，除三司检法官。俄擢三司判官。庆历中，遂入相。

梦溪笔谈卷十一

官政一

世称陈恕为三司使，改茶法，岁计几增十倍。余为三司使时，考其籍，盖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后，河北余便之法荡尽，此后茶利十丧其九。恕在任，值北虏讲解，商人顿复，岁课遂增。虽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旧额。至今称道，盖不虞之誉也。

世传算茶有三说法最便。三说者，皆谓见钱为一说，犀牙、香药为一说，茶为一说。深不然也。此乃三分法，其谓缘边入纳粮草，其价折为三分，一分支见钱，一分折犀象杂货，一分折茶尔。后又有并折盐为四分法。更改不一，皆非三说也。余在三司，求得三说旧案。三说者，乃是三事：博余为一说，便余为一说，直便为一说。其谓之“博余”者，极边粮草，岁入必欲足常额，每岁自三司抛数下库务，先封椿见钱、紧便钱、紧茶钞，“紧便钱”谓水路商旅所便处，“紧茶钞”谓上三山场榷务。然后召人人中。“便余”者，次边粮草，商人先入中粮草，乃诣京师算请慢便钱、慢茶抄及杂货。“慢便钱”谓道路货易非便处，“慢茶钞”谓下三山场榷务。“直便”者，商人取便，于缘边入纳见钱，于京师请领。三说，先博余，数足，然后听便余及直便。以此商人竞趋争先赴极边博余，故边粟常先足，不为诸郡分裂，粮草之价，不能翔踊，诸路税课，亦皆盈衍，此良法也。余在三司，方欲讲求，会左迁，不果建议。

延州故丰林县城，赫连勃勃所筑，至今谓之赫连城。紧密如石，副之皆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马面极长且密。予亲使人步之，马面皆长四丈，相去六七丈。以其马面密，则城不须太厚，人力亦难兼也。余曾亲见攻城，若马面长则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则矢石相及，敌人至城下，则四面矢石临之。须使敌人不能到城下，乃为良法。今边城虽厚，而马面极短且疏。若敌人可到城下，则城虽厚，终为危道。其间更多剗其角，谓之团敌，此尤无益。全藉倚楼角以发矢石，以覆护城脚。但使敌人备处多，则自不可存立。赫连之城，深可为法也。

刘晏掌南计，数百里外物价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余在三司时，尝行之于东南。每岁发运司和余米于郡县，未知价之高下，须先具价申禀，然后视其贵贱，贵则寡取，贱则取盈。尽得郡县之价，方能契数行下，比至则粟价已增，所以常得贵售。晏法则令多粟通途郡县，以数十岁余价与所余粟数高下，各为五等，具籍于主者。今属发运司。粟价才定，更不申禀，即时廩收，但第一价则余第五数，第五价即余第一数，第二价则余第四数，第四价即余第二数，乃即驰递报发运司。如此，粟贱之地，自余尽极数；其余节级，各得其宜，已无极售。发运司仍会诸郡所余之数计之，若过于多，则损贵与远者；尚

少，则增贱与近者。自此粟价未尝失时；各当本处丰俭，即日知价。信皆有术。

旧校书官多不恤职事，但取旧书，以墨漫一字，复注旧字于其侧，以为日课。自置编校局，只得以朱围之，仍于卷末书校官姓名。

五代方镇割据，多于旧赋之外，重取于民。国初悉皆蠲正，税额一定。其间有或重轻未均处，随事均之。福、歙州税额太重，福州则令以钱二贯五百折纳绢一疋，歙州输官之绢止重数两。太原府输赋全除，乃以减价采粟补之。后人往往疑福、歙折绢太贵，太原折米太贱，盖不见当时均赋之意也。

夏秋沿纳之物，如盐糶钱之类，名件烦碎。庆历中，有司建议并合，归一名以省帐钞。程文简为三司使，独以谓仍旧为便，若没其旧名，异日不知，或再敷盐糶，则致重复。此亦善虑事也。

近岁邢、寿两郡，各断一狱，用法皆误，为刑曹所驳。寿州有人杀妻之父母昆弟数口，州司以不道，缘坐妻子。刑曹驳曰：“殴妻之父母，即是义绝，况其谋杀。不当复坐其妻。”邢州有盗杀一家，其夫妇即时死，唯一子明日乃死。其家财产户绝法给出嫁亲女。刑曹驳曰：“其家父母死时，其子尚生，财产乃子物；出嫁亲女，乃出嫁姊妹不合有分。”此二事略同，一失于生者，一失于死者。

深州旧治靖安，其地碱鹵，不可艺植，井泉悉是恶鹵。景德中，议迁州。时傅潜家在李晏，乃奏请迁州于李晏，今深州是也。土之不毛，无以异于旧州，盐碱殆与土半，城郭朝补暮坏；至于薪刍，亦资于他邑。唯胡卢水粗给居民，然原自外来，亦非边城之利。旧州之北，有安平、饶阳两邑，田野饶沃，人物繁庶，正当徐村之口，与祁州、永宁犬牙相望。不移州于此，而恤其私利，亟城李晏者，潜之罪也。

律云：“免官者，三载之后，降先品二等叙。免所居官及官当者，期年之后，降先品一等叙。”“降先品”者，谓免官二官皆免，则从未降之品降二等叙之；“免所居官及官当”，止一官，故降未降之品一等叙之。今叙官乃从见存之官更降一等者，误晓律意也。

律累降虽多，各不得过四等。此止法者，不徒为之，盖有所碍，不得不止。据律，“更犯有历任官者，仍累降之；所降虽多，各不得过四等。”注：“各，谓二官各降，不在通计之限。”二官，谓职事官、散官、卫官为一官；勋官为一官。二官各四等，不得通计，乃是共降八等而止。余考其义，盖除名叙法：正四品于正七品下叙，从四品于正八品上叙，即是降先品九等。免官、官当若降五等，则反重于除名，此不得不止也。此律今虽不用，然用法者须知立法之意，则于新格无所抵牾。余检正刑房公事日，曾遍询老法官，无一人晓此意者。

边城守具中有战棚，以长木抗于女墙之上，大体类敌楼，可以离合，设之顷刻可就，以备仓卒城楼摧坏或无楼处受攻，则急张战棚以临之。梁侯景攻城，为高楼以临城，城上亦为楼以拒之，使壮士交槊，斗于楼上，亦近此类。预备敌人，非仓卒可致。近岁边臣有议，以谓既有敌楼，则战棚悉可废省，恐讲之未熟也。

鞠真卿守润州，民有斗殴者，本罪之外，别令先殴者出钱以与后应者。小人靳财，兼不愆输钱于敌人，终日纷争，相视无敢先下手者。

曹州人赵谏尝为小官，以罪废，唯以录人阴事控制闾里，无敢违其意者。人畏之甚于寇盗，官司亦为其羁继，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员外郎谢涛知曹州，尽得其凶迹，逮系有司，具前后巨蠹状奏列。章下御史府按治，奸赃狼籍，遂论弃市，曹人皆相贺。因此有

“告不干己事法”著于敕律。

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馀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

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余尝计之，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尽。若计复回，只可进九日。二人饷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则一夫所负已尽，给六日粮遣回。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若计复回，止可进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后五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减一夫，给四日粮。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减一夫，给九日粮。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计复回，止可进十六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后十一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放回运人，须有援卒。缘运行死亡疾病，人数稍减，且以所减之食，准援卒所费。运粮之法，人负六斗，此以总数率之也。其间队长不负，樵汲减半，所余皆均在众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负之米，又以均之。则人所负，常不啻六斗矣。故军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饷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运之，则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比之人运，虽负多而费寡，然刍牧不时，畜多瘦死。一畜死，则并所负弃之。较之人负，利害相半。

忠、万间夷人，祥符中尝寇掠，边臣苟务怀来，使人招其酋长，禄之以券粟。自后有效而为之者，不得已，又以券招之。其间纷争者，至有自陈：“若某人，才杀掠若干人，遂得一券；我凡杀兵民数倍之多，岂得亦以一券见给？”互相计较，为寇甚者，则受多券。熙宁中会之，前后凡给四百余券，子孙相承，世世不绝。因其为盗，悉诛钜之，罢其旧券，一切不与。自是夷人畏威，不复犯塞。

庆历中，河决北都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锡亲往董作。凡塞河决垂合，中间一埽，谓之“合龙门”，功全在此。是时屡塞不合。时合龙门埽长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献议，以谓埽身太长，人力不能压，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断，而绳缆多绝。今当以六十步为三节，每节埽长二十步，中间以索连属之。先下第一节，待其至底穴压第二、第三。旧工争之，以为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断漏。徒用三节，所费当倍，而决不塞。”超谓之曰：“第一埽水信未断，然势必杀半。压第二埽，止用半力，水纵未断，不过

小漏耳。第三节乃平地施工，足以尽人力。处置三节既定，即上两节自为浊泥所淤，不烦人功。”申锡主前议，不听超说。是时贾魏公帅北门，独以超之言为然，阴遣数千人于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决愈甚，申锡坐滴。卒用超计，商胡方定。

盐之品至多，前史所载，夷狄间自有十余种；中国所出，亦不减数十种。今公私通行者四种：一者“未盐”，海盐也，河北、京东、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广南东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颗盐”，解州盐泽及晋、绛、潞、泽所出，京畿、南京、京西、陕西、河东、褒、剑等处食之。又次“井盐”，凿井取之，益、梓、利、夔四路食之。又次“崖盐”，生于土崖之间，阶、成、凤等州食之。唯陕西路颗盐有定课，岁为钱二百三十万缗；自余盈虚不常，大约岁入二千余万缗。唯未盐岁自抄三百万，供河北边余；其他皆给本处经费而已。缘边余买仰给于度支者，河北则海、未盐，河东、陕西则颗盐及蜀茶为多。运盐之法，凡行百里，陆运斤四钱，船运斤一钱，以此为率。

太常博士李处厚知庐州慎县，尝有殴人死者，处厚往验伤，以糟截灰汤之类薄之，都无伤迹。有一老父求见曰：“邑之老书史也。知验伤不见其迹，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尸，其迹必见。”处厚如其言，伤迹宛然。自此江、淮之间官司往往用此法。

钱塘江，钱氏时为石堤，堤外又植大木十余行，谓之“滉柱”。宝元、康定间，人有献议取滉柱，可得良材数十万。杭帅以为然。既而旧木出水，皆朽败不可用。而滉柱一空，石堤为洪涛所激，岁岁摧决。盖昔人埋柱以折其怒势，不与水争力，故江涛不能为患。杜伟长为转运使，人有献说，自浙江税场以东，移退数里为月堤，以避怒水。众水工皆以为便，独一老水工以为不然，密谕其党曰：“移堤则岁无水患，若曹何所衣食？”众人乐其利，乃从而和之。伟长不悟其计，费以钜万，而江堤之害，仍岁有之。近年乃讲月堤之利，涛害稍稀。然犹不若滉柱之利，然所费至多，不复可为。

陕西颗盐，旧法官自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劳。异日犂车牛驴以盐役死者，岁以万计，冒禁抵罪者，不可胜数；至此悉免。行之既久，盐价时有低昂，又于京师置都盐院，陕西转运司自遣官主之。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则敛而不发，以长盐价；过四十，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使盐价有常，而钞法有定数。行之数十年，至今以为利也。

河北盐法，太祖皇帝尝降墨敕，听民间贾贩，唯收税钱，不许官榷。其后有司屡请闭固，仁宗皇帝又有批诏云：“朕终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贵盐。”献议者悉罢遣之。河北父老，皆掌中掬灰，藉火焚香，望阙欢呼称谢。熙宁中，复有献谋者。余时在三司，求访两朝墨敕不获，然人人能诵其言，议亦竟寝。

梦溪笔谈卷十二

官政二

淮南漕渠，筑埭以蓄水，不知始于何时。旧传召伯埭谢公所为。按李翱《来南录》，唐时犹是流水，不应谢公时已作此埭。天圣中，监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鉴始议为复闸节水，以省舟船过埭之劳。是时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张纶为发运使、副，表行之，始为真州闸。岁省冗卒五百人，杂费百二十五万。运舟旧法，舟载米不过三百石。闸成，始为四百石船。其后所载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余囊，囊二石。自后，北神、召伯、龙舟、茱萸诸埭，相次废革，至今为利。余元丰中过真州，江亭后粪壤中见一卧石，乃胡武平为《水闸记》，略叙其事，而不甚详具。

张果卿丞相知润州日，有妇人夫出外数日不归，忽有人报菜园井中有死人，妇人惊往视之，号哭曰：“吾夫也。”遂以闻官。公令属官集邻里就井验是其夫与非，众皆以井深不可辨，请出尸验之。公曰：“众皆不能辨，妇人独何以知其为夫？”收付所司鞠问，果奸人杀其夫，妇人与闻其谋。

庆历中，议弛茶盐之禁及减商税。范文正以为不可：茶盐商税之人，但分减商贾之利耳，行于商贾未甚有害也；今国用未减，岁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须取之于农。与其害农，孰若取之于商贾？今为计莫若先省国用；国用有余，当先宽赋役；然后及商贾。弛禁非所当先也。其议遂寝。

真宗皇帝南衙日，开封府十七县皆以岁旱放税，即有飞语闻上，欲有所中伤。太宗不悦。御史探上意，皆露章言开封府放税过实，有旨下京东、西两路诸州选官覆按。内亳州当按太康、咸平两县。是时曾会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下，曾爱其识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系事体不轻，不宜小有高下。”冀公至两邑，按行甚详。其余抗言放税过多，追收所税物，而冀公独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即位，首擢冀公为右正言，仍谓辅臣曰：“当此之时，朕亦自危惧。钦若小官，敢独为百姓伸理，此大臣节也。”自后进用超越，卒至人相。

国朝初平江南，岁铸钱七万贯。自后稍增广，至天圣中，岁铸一百余万贯。庆历间，至三百万贯。熙宁六年以后，岁铸铜铁钱六百余万贯。

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熙宁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设重法以绝请托之弊。是岁，京师诸司岁支吏禄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二百五十四。岁岁增广，至熙宁八年，岁支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一百七十八。自后增损不常，皆不过此数。京师旧有禄者，及天下吏禄，皆不预此数。

国朝茶利，除官本及杂费外，净入钱禁榷时取一年最中数，计一百九万四千九十三贯八百八十五，内六十四万九千六十九贯茶净利。卖茶，嘉祐二年收十六万四百三十一贯五百二十七，除元本及杂费外，得净利十万六千九百五十七贯六百八十五。客茶交引钱，嘉祐三年，除元本及杂费外，得净利五十四万二千一百一十一贯五百二十四。四十四万五千二十四贯六百七十茶税钱。最中嘉祐元年所收数，除川茶钱在外。通商后来，取一年最中数，计一百一十七万五千一百四贯九百一十九钱，内三十六万九千七十二贯四百七十一钱茶租，嘉祐四年通商，立定茶交引钱六十八万四千三百二十一贯三百八十，后累经减放，至治平二年，最中分收上数。八十万六千三十二贯六百四十八钱茶税。最中治平三年，除川茶税钱外会此数。

本朝茶法：乾德二年，始诏在京、建州、汉、蕲口各置榷货务。五年，始禁私卖茶，从不应为情理重。太平兴国二年，删定禁法条贯，始立等科罪。淳化二年，令商贾就园户买茶，公于官场贴射，始行贴射法。淳化四年，初行交引，罢贴射法。西北入粟，给交引，自通利军始。是岁，罢诸处榷货务，寻复依旧。至咸平元年，茶利钱以一百三十九万二千一百一十九贯三百一十九为额。至嘉祐三年，凡六十一年，用此额，官本杂费皆在内，中间时有增亏，岁入不常。咸平五年，三司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茶价，四分给香药，三分犀象，三分茶引。六年，又改支六分香药犀象，四分茶引。景德二年，许人人中钱帛金银，谓之三说。至祥符九年，茶引益轻，用知秦州曹玮议，就永兴、凤翔以官钱收买客引，以掇引价，前此累增加饶钱。至天禧二年，镇戎军纳大麦一斗，本价通加饶，共支钱一贯二百五十四。乾兴元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东南见钱二分半，香药四分半。天圣元年，复行贴射法。行之三年，茶利尽归大商，官场但得黄晚恶茶，乃诏孙奭重议，罢贴射法。明年，推治元议省吏、计覆官、旬献等，皆决配沙门岛；元详定枢密副使张邓公、参知政事吕许公、鲁肃简各罚俸一月，御史中丞刘筠、入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西上閤门使薛昭廓、三部副使，各罚铜二十斤；前三司使李谿落枢密直学士，依旧知洪州。皇祐三年，算茶依旧只用见钱。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降敕罢茶禁。

国朝六榷货务、十三山场，都卖茶岁一千五十三万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祖额钱二百二十五万四千四十七贯一十。其六榷货务取最中，嘉祐六年抛占茶五百七十三万六千七百八十六斤半，祖额钱一百九十六万四千六百四十七贯二百七十八；荆南府祖额钱三十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八贯三百七十五，受纳潭、鼎、澧、岳、归、峡州、荆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万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汉阳军祖额钱二十一万八千三百二十一贯五十一，受纳鄂州片茶二十三万八千三百斤半；蕲州蕲口祖额钱三十五万九千八百三十九贯八百一十四，受纳潭、建州、兴国军片茶五十万斤；无为军祖额钱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二十贯四百三十，受纳潭、筠、袁、池、饶、建、歙、江、洪州、南康、兴国军片散茶共八十四万二千三百三十三斤；真州祖额钱五十一万四千二十二贯九百三十二，受纳潭、袁、池、饶、歙、建、抚、筠、宣、江、吉、洪州、兴国、临江、南康军片散茶共二百八十五万六千二百六斤；海州祖额钱三十万八千七百三贯六百七十六，受纳睦、湖、杭、越、衢、温、婺、台、常、明、饶、歙州片散茶共四十二万四千五百九十斤。十三山场祖额钱共二十八万九千三百九十九贯七百三十二，共买茶四百七十九万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场买茶三十万七千二百六十六斤，卖钱一万二千四百五十六贯；子安场买茶二十二万八千三十斤，卖钱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九贯三百四十八；商城场买茶四十万五百五十三斤，卖钱二万七千七十九贯四

百四十六；寿州麻步场买茶三十三万一千八百三十三斤，卖钱三万四千八百一十一贯三百五十；霍山场买茶五十三万二千三百九斤，卖钱三万五千五百九十五贯四百八十九；开顺场买茶二十六万九千七十七斤，卖钱一万七千一百三十贯；庐州王同场买茶二十九万七千三百二十八斤，卖钱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七贯六百四十二；黄州麻城场买茶二十八万四千二百七十四斤，卖钱一万二千五百四十贯；舒州罗源场买茶一十八万五千八十二斤，卖钱一万四百六十九贯七百八十五；大湖场买茶八十二万九千三十二斤，卖钱三万六千九十六贯六百八十；蕲州洗马场买茶四十万斤，卖钱二万六千三百六十贯；王棋场买茶一十八万二千二百二十七斤，卖钱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三贯九百九十二；石桥场买茶五十五万斤，卖钱三万六千八十贯。

发运司岁供京师米，以六百万石为额：淮南一百三十万石，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万石，荆湖北路三十五万石，两浙路一百五十万石，通余羨岁入六百二十万石。

熙宁中，废并天下州县。迄八年，凡废州、军、监三十一：仪、滑、慈、郑、集、万、乾、儋、南仪、复、蒙、春、陵、宪、辽、寔、壁、梅、汉阳、通利、宁化、光化、清平、永康、荆门、广济、高邮、江阴、富顺、涟水、宣化。废县一百二十七：晋州、赵城。杭州、南新。普州、普康。磁州、昭德。华州、渭南。德州、德平。陵州、贵平、籍县。忠州、桂溪。兖州、邹县。广州、信安、四会。陕府、胡城、峡石。河中、河西、永乐。巴州、七盘、其章。坊州、升平。春州、铜陵。北京、大名、洹水、经城、永济。莫州、郑、长丰。梧州、戎城。邛州、临溪。梓州、永泰。河阳、汜水。沧州、饶安、临津。融州、武阳、罗城。象州、武化。归州、兴山。汝州、龙兴。怀州、脩武、武陟。道州、营道。庆州、乐幡、华池。瀛州、束城、景城。顺安、高阳。澶州、顿丘。洺州、曲周、临洺。丹州、云岩、汾川。潞州、黎城。琼州、舍城。火山、火山。横州、永定。宜州、古阳、礼丹、金城、述昆。汾州、孝义。延州、金明、丰林、延水。太原、平晋。随州、光化。邢州、尧山、任县、平乡。秦州、长道。达州、三山、石鼓、蜀。扬州、广陵。赵州、柏平、柏乡、赞皇。雅州、百丈、荣经。祁州、保泽。同州、夏阳。嘉州、平羌。河南、洛阳、福昌、颍阳、缙氏、伊阙。滨州、相安。慈州、文城、吉乡。成都、犀浦。戎州、宜宾。绵州、高昌。荣州、公井。宁化、宁化。乾宁、乾宁。真定、灵寿、井陘。荆南、建宁、支江。辰州、麻阳、招化。陈州、南顿。桂州、脩仁、永宁。安州、云梦。忻州、定襄。剑门关、剑门。汉阳、汉川。恩州、清阳。熙州、狄道。河州、枹罕。卫州、新乡、卫。渝州、南川。虢州、玉城。果州、流溪。利州、平蜀。许州、许田。岢岚、岚石。蓬州、蓬山、良山。冀州、新珂。涪州、温山。阆州、晋安、岐平。复州、王涉。润州。延陵。

梦溪笔谈卷十三

权 智

陵州盐井，深五百余尺，皆石也。上下甚宽广，独中间稍狭，谓之杖鼓腰。旧自井底用柏木为榦，上出井口，自木榦垂纆而下，方能至水。井侧设大车绞之。岁久，井榦摧败。屡欲新之，而井中阴气袭人，入者辄死，无缘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则阴气随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复止。后有人以一木盘，满中贮水，盘底为小窍，酳水一如雨点，设于井上，谓之雨盘，令水下终日不绝。如此数月，井榦为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复旧。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类为叫子，置人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谓之“颡叫子”。尝有病瘖者，为人所苦，烦冤无以自言。听讼者试取叫子令颡之，作声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获申。此亦可记也。

《庄子》曰：“畜虎者不与全物、生物。”此为诚言。尝有人善调山鹧，使之斗，莫可与敌。人有得其术者，每食则以山鹧皮裹肉哺之，久之，望见其鹧，则欲搏而食之。此以所养移其性也。

宝元中，党项犯塞。时新募万胜军，未习战陈，遇寇多北。狄青为将，一日尽取万胜旗付虎翼军，使之出战。虏望其旗，易之，全军径趋，为虎翼所破，殆无遗类。又青在泾、原，尝以寡当众，度必以奇胜。预戒军中，尽舍弓弩，皆执短兵器。令军中：闻钲一声则止；再声则严阵而阳却；钲声止则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才遇敌，未接战，遽声钲，士卒皆止；再声，皆却。虏人大笑，相谓曰：“孰谓狄天使勇？”时虏人谓青为“天使”。钲声止，忽前突之，虏兵大乱，相蹂践死者，不可胜计也。

狄青为枢密副使，宣抚广西。时侂智高守昆仑关。青至宾州，值上元节，令大张灯烛，首夜燕将佐，次夜燕从军官，三夜飧军校。首夜乐饮彻晓。次夜二鼓时，青忽称疾，暂起如内。久之，使人谕孙元规，令暂主席行酒，少服药乃出，数使人勤劳座客。至晓，各未敢退。忽有驰报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夺昆仑矣。

曹南院知镇戎军日，尝出战小捷，虏兵引去。玮侦虏兵去已远，乃驱所掠牛羊辘重，缓驱而还，颇失部伍。其下忧之，言于玮曰：“牛羊无用，徒糜军，不若弃之，整众而归。”玮不答，使人候。虏兵去数十里，闻玮利牛羊而师不整，遽袭之。玮愈缓，行得地利处，乃止以待之。虏军将至近，使人谓之曰：“蕃军远来，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请休憩士马，少选决战。”虏方苦疲甚，皆欣然，严军歇良久。玮又使人谕之：“歇定可相驰矣。”于是各鼓军而进，一战大破虏师，遂弃牛羊而还。徐谓其下曰：“吾知虏已疲，故为贪利以诱之。比其复来，几行百里矣，若乘锐便战，犹有胜负。远行之人若小憩，则足

痺不能立，人气亦阑，吾以此取之。”

余友人有任术者，尝为延州临真尉，携家出宜秋门。是时茶禁甚严。家人怀越茶数斤，稠人中马惊，茶忽坠地。其人阳惊，回身以鞭指城门鸱尾。市人莫测，皆随鞭所指望之，茶囊已碎于埃壤矣。监司尝使治地讼，其地多山，峻不可登，由此数为讼者所欺。乃呼讼者告之曰：“吾不忍尽尔，当尔半。尔所有之地，两亩止供一亩，慎不可欺，欺则尽覆入官矣。”民信之，尽其所有供半。既而指一处覆之，文致其参差处，责之曰：“我戒尔无得欺，何为见负？今尽入尔田矣。”凡供一亩者，悉作两亩收之，更无一犁得隐者。其权数多此类。其为人强毅恢廓，亦一时之豪也。

王元泽数岁时，客有以一麋一鹿同笼以问鬻：“何者是麋，何者为鹿？”鬻实未识，良久对曰：“麋边者是鹿，鹿边者是麋。”客大奇之。

濠州定远县一弓手，善用矛，远近皆伏其能。有一偷，亦善击刺，常蔑视官军，唯与此弓手不相下，曰：“见必与之决生死。”一日，弓手者因事至村步，适值偷在市饮酒，势不可避，遂曳矛而斗。观者如堵墙。久之，各未能进。弓手者忽谓偷曰：“尉至矣。我与尔皆健者，汝敢与我尉马前决生死乎？”偷曰：“喏。”弓手应声刺之，一举而毙，盖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强寇斗，矛刃方接，寇先含水满口，忽喷其面。其人愕然，刃已堪胸。后有一壮士复与寇遇，已先知喷水之事。寇复用之，水才出口，矛已洞颈。盖已陈刍狗，其机已泄，恃胜失备，反受其害。

陕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涧中，水遂横流为害。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县患之。雷简夫为县令，乃使人各于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窖之，水患遂息也。

熙宁中，高丽人贡，所经州县，悉要地图。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势险易，无不备载。至扬州，牒州取地图。是时丞相陈秀公守扬，给使者欲尽见两浙所供图，仿其规模供造。及图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闻。

狄青戍泾原日，尝与虏战，大胜，追奔数里。虏忽壅遏山踊，知其前必遇险。士卒皆欲奋击，青遽鸣钲止之，虏得引去。验其处，果临深涧，将佐皆悔不击。青独曰：“不然。奔亡之虏，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谋？军已大胜，残寇不足利，得之无所加重；万一落其术中，存亡不可知。宁悔不击，不可悔不止。”青后平岭寇，贼帅依智高兵败奔邕州，其下皆欲穷其窟穴。青亦不从，以谓趋利乘势，人不测之城，非大将军。智高因而获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脱智高于垂死。然青之用兵，主胜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尝大败。计功最多，卒为名将。譬如弈棋，已胜敌可止矣，然犹攻击不已，往往大败。此青之所戒也，临利而能戒，乃青之过人处也。

瓦桥关北与辽人为邻，素无关河为阻。往岁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桥，始议因陂泽之地，潴水为塞。欲自相视，恐其谋泄。日会僚佐，泛船置酒赏蓼花，作《蓼花游》数十篇，令座客属和；画以为图，传至京师，人莫喻其意。自此始壅诸淀。庆历中，内侍杨怀敏复踵为之。至熙宁中，又开徐村、柳庄等淀，皆以徐、鲍、沙、唐等河，叫猴、鸡距、五眼等泉为之原，东合滹沱、漳、淇、易、白等水并大河。于是自保州西北沈远淀，东尽沧州泥枯海口，几八百里，悉为潴潦，阔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为藩篱。或谓侵蚀民田，岁失边粟之人，此殊不然。深、冀、沧、瀛间，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为美田；淤淀不至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异日惟是聚集游民，乱碱煮盐，颇干盐禁，时为寇盗。自为潴淀，奸盐遂少，而鱼蟹菰苇之利，人亦赖之。

浙帅钱鏐时，宣州叛卒五千余人送款，钱氏纳之，以为腹心。时罗隐在其幕下，屡谏，以谓敌国之人，不可轻信；浙帅不听。杭州新治城堞，楼橹甚盛，浙帅携寮客观之。隐指却敌，佯不晓曰：“设此何用？”浙帅曰：“君岂不知欲备敌邪！”隐谬曰：“审如是，何不向里设之？”浙帅大笑曰：“本欲拒敌，设于内何用？”对曰：“以隐所见，正当设于内耳。”盖指宣卒将为敌也。后浙帅巡衣锦城，武勇指挥使徐绾、许再思挟宣卒为乱，火青山镇，入攻中城。赖城中有备，绾等寻败，几于覆国。

淳化中，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阴与其弟继迁谋叛，朝廷遣李继隆率兵讨之。继隆驰至克胡，度河入延福县，自铁茄驿夜入绥州，谋其所向。继隆欲径袭夏州。或以谓夏州贼帅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据石堡，以观贼势。继隆以为不然，曰：“我兵既少，若径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众寡。若先据石堡，众寡已露，岂复能进？”乃引兵驰入抚宁县，继捧犹未知，遂进攻夏州。继捧狼狈出迎，擒之以归。抚宁旧治无定河川中，数为虏所危。继隆乃迁县于滴水崖，在旧县之北十余里，皆石崖，峭拔十余丈，下临无水，今谓之罗瓦城者是也。熙宁中所治抚宁城，乃抚宁旧城耳。本道图牒皆不载，唯李继隆《西征记》言之甚详也。

熙宁中，党项母梁氏引兵犯庆州大顺城。庆帅遣别将林广拒守，虏围不解。广使城兵皆以弱弓弩射之。虏度其势之所及，稍稍近城，乃易强弓劲弩丛射。虏多死，遂相拥而溃。

苏州至昆山县凡六十里，皆浅水，无陆途，民颇病涉。久欲为长堤，但苏州皆泽国，无处求土。嘉祐中，人有献计，就水中以籐蔕为墙，栽两行，相去三尺。去墙六丈，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实籐蔕中，候干，则以水车畝去两墙之间旧水。墙间六丈皆土，留其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以为堤。每三四里则为一桥，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为利。

李允则守雄州，北门外民居极多，城中地窄，欲展北城，而以辽人通好，恐其生事。门外旧有东岳行宫，允则以银为大香炉，陈于庙中，故不设备。一日，银炉为盗所攘，乃大出募赏，所在张榜，捕贼甚急。久之不获，遂声言庙中屡遭寇，课夫筑墙围之。其实展北城也，不逾旬而就，虏人亦不怪之，则今雄州北关城是也。大都军中诈谋，未必皆奇策，但当时偶能欺敌，而成奇功。时人有语云：“用得着，敌人休；用不着，自家羞。”斯言诚然。

陈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县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为盗者。述古乃给之曰：“某庙有一钟，能辨盗，至灵！”使人迎置后閤祠之，引群囚立钟前，自陈不为盗者，摸之则无声；为盗者摸之则有声。述古自率同职，祷钟甚肃，祭讫，以帷帷之，乃阴使人以墨涂钟。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验其手，皆有墨。唯有一囚无墨，讯之，遂承为盗。盖恐钟有声，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于小说。

熙宁中，濉阳界中发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颇坏陷，将毁，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献时洩其役，相视其上数十里有一古城，急发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复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决，内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众皆伏其机敏。

宝元中，党项犯边，有明珠族首领骁悍，最为边患。种世衡为将，欲以计擒之。闻其好击鼓，乃造一马，持战鼓，以银裹之，极华焕，密使谍者阳卖之明珠族。后乃择骁卒



数百人，戒之曰：“凡见负银鼓自随者，并力擒之。”一日，羌酋负鼓而出，遂为世衡所擒。又元昊之臣野利，常为谋主，守天都山，号天都大王，与元昊乳母白姥有隙。岁除日，野利引兵巡边，深涉汉境数宿，白姥乘间乃潜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尝得蕃酋之子苏吃曩，厚遇之。闻元昊尝赐野利宝刀，而吃曩之父得幸于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窃野利刀，许之以缘边职任、锦袍、真金带。吃曩得刀以还。世衡乃唱言野利已为白姥潜死，设祭境上，为祭文，叙岁除日相见之欢。入夜，乃火烧纸钱，川中尽明。虏见火光，引骑近边窥覘，乃佯委祭具，而银器凡千余两悉弃之。虏人争取器皿，得元昊所赐刀，及火炉中见祭文已烧尽，但存数十字。元昊得之，又识其所赐刀，遂赐野利死。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贰，以至不能军。平夏之功，世衡计谋居多，当时人未甚知之。世衡卒，乃录其功，赠观察使。

梦溪笔谈卷十四

艺文一

欧阳文忠常爱林逋诗“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辘”之句，文忠以谓语新而属对亲切。钩辘，鸱鸪声也。李群玉诗云：“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辘格磔声。”郭索，蟹行貌也。扬雄《太玄》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韩退之集中《罗池神碑铭》有“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今验石刻，乃“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词》：“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盖欲相错成文，则语势矫健耳。杜子美诗：“红飴啄余鸚鵡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此亦语反而意全。韩退之《雪诗》：“舞镜鸾窥沼，行天马度桥。”亦效此体，然稍牵强，不若前人之语浑成也。

唐人作富贵诗，多纪其奉养器服之盛，乃贫眼所惊耳。如贯休《富贵曲》云：“刻成箏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弹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韦楚老《蚊诗》云：“十幅红绡围夜玉。”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谓不曾近富儿家。

诗人以诗主人物，故虽小诗，莫不挺蹀极工而后已。所谓句锻月炼者，信非虚言。小说崔护《题城南诗》，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以其意未全，语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只今何处去。”至今所传此两本，唯《本事诗》作“只今何处去。”唐人工诗，大率多如此。虽有两“今”字，不恤也，取语意为主耳。后人以其有两“今”字，只多行前篇。

书之阙误，有可见于他书者。如《诗》：“天天是椽。”《后汉·蔡邕传》作“天天是加”，与“速速方穀”为对。又“彼沮矣岐，有夷之行。”《朱浮传》作“彼沮者岐，有夷之行。”《坊记》：“君子之道，譬则坊焉。”《大戴礼》：“君子之道，譬犹坊焉。”《夬卦》：“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王辅嗣曰：“居德而明禁。”乃以“则”字为“明”字也。

音韵之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观古人谐声，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与李字协用；庆字、正字多与章字、平字协用。如《诗》“或群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终三十里，十千维耦”；“自今而后，岁其有，君子有穀，贻孙子”；“陟降左右，令闻不已”；“膳夫左右，无不能止”；“鱼丽于罟，鰋鲤，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极多。又如“孝孙有庆，万寿无疆”；“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唯其有章矣，是以有庆矣”；“则笃其庆，载锡之光”；“我田既臧，农夫之庆”；“万舞洋洋，孝孙有庆”；《易》云“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班固《东都赋》“彰皇

德兮侔周成，永延长兮膺天庆”。如此亦多。今《广韵》中庆一音卿。然如《诗》之“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得君子，庶几式臧”；“谁秉国成，卒劳百姓；我王不宁，覆怨其正”；亦是柄、正与宁、平协用，不止庆而已。恐别有理也。

小律诗虽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尽一生之业为之，至于字字皆炼，得之甚难。但患观者灭裂，则不见其工，故不唯为之难，知音亦鲜。设有苦心得之者，未必为人所知。若字字是，皆无瑕可指，语意亦秀丽，但细论无功，景意纵全，一读便尽，更无可讽味。此类最易为人激赏，乃诗之《折杨》《黄华》也。譬若三馆楷书作字，不可谓不精不丽；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此病最难为医也。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戈，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戈为义也。

王圣美为县令时，尚未知名，谒一达官，值其方与客谈《孟子》，殊不顾圣美。圣美窃晒其所论。久之，忽顾圣美曰：“尝读《孟子》否？”圣美对曰：“平生爱之，但都不晓其义。”主人问：“不晓何义？”圣美曰：“从头不晓。”主人曰：“如何从头不晓？试言之。”圣美曰：“‘孟子见梁惠王’，已不晓此语。”达官深讶之，曰：“此有何奥义？”圣美曰：“既云孟子不见诸侯，因何见梁惠王？”其人愕然无对。

杨大年因奏事，论及《比红儿诗》，大年不能对，甚以为恨。遍访《比红儿诗》，终不可得。忽一日，见鬻故书者有一小编，偶取视之，乃《比红儿诗》也。自此士大夫始多传之。予按《摭言》，《比红儿诗》乃罗虬所为，凡百篇，盖当时但传其诗而不载名氏，大年亦偶忘《摭言》所载。晚唐士人专以小诗著名，而读书灭裂。如白乐天《题座隅诗》云：“俱化为饿殍。”作孚字押韵。杜牧《杜秋娘诗》云：“厌饫不能飴。”飴乃饴耳，若作饮食，当音忸。又陆龟蒙作《药名诗》云：“乌啄蠹根回。”乃是乌啄，非乌啄也。又“断续玉琴哀”，药名止有续断，无断续。此类极多。如杜牧《阿房宫赋》误用“龙见而雩”事，宇文时斛斯椿已有此缪，盖牧未尝读《周》、《隋书》也。

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按《史记年表》，周平王东迁二年，鲁惠公方即位。则《春秋》当始惠公，而始隐，故诸儒之论纷然，乃《春秋》开卷第一义也。唯啖、赵都不解始隐之义，学者常疑之。唯于《纂例》隐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东迁。”若尔，则《春秋》自合始隐，更无可论，此啖、赵所以不论也。然与《史记》不同，不知啖、赵得于何书？又尝见士人石端集一纪年书，考论诸家年统，极为详密。其叙平王东迁，亦在惠公二年。余得之甚喜，亟问石君，云出一史传中。遽检未得，终未见的据。《史记年表》注东迁在平王元年辛未岁，《本纪》中都说，无说，《诸侯世家》言东迁却尽在庚午岁。《史记》亦自差谬，莫知其所的。

长安慈恩寺塔，有唐人卢宗回一诗颇佳，唐人诸集中不载，今记于此：“东来晓日上翔鸾，西转苍龙拂露盘。渭水冷光摇藻井，玉峰晴色堕阑竿。九重宫阙参差见，百二山河表里观。暂辍去蓬悲不定，一凭金界望长安。”

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之句，以谓无人能对。王荆公以对“鸟鸣山更幽”。“鸟鸣山

更幽”本宋王籍诗，元对“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则上句乃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荆公始为集句诗，多者至百韵，皆集合前人之句，语意对偶，往往亲切，过于本诗。后人稍稍有效而为者。

欧阳文忠尝言曰：“观人题壁，而可知其文章矣。”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岁，颇能诗，甚有佳句，吴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钱诗》云：“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又有《弹琴诗》云：“昔年刚笑卓文君，岂信丝桐解误身。今日未弹心已乱，此心元自不由人。”虽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也。

退之《城南联句》首句曰：“竹影金锁碎。”所谓金锁碎者，乃日光耳，非竹影也。若题中有日字，则曰“竹影金锁碎”可也。

梦溪笔谈卷十五

艺文二

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以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原也。如“鞭”字文从而、犬，亦切音也。殆与声俱生，莫知从来。今切韵之法，先类其字，各归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齿音十，半齿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为五音，天下之声总于是矣。每声复有四等，谓清、次清、浊、平也，如颠、天、田、年，邦、庞、厖之类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为之。如帮字横调之为五音，帮、当、刚、臧、央是也。帮，宫之清。当，商之清。刚，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纵调之为四等，帮、滂、傍、茫是也。帮，宫之清。滂，宫之次清。傍，宫之浊。茫，宫之不清不浊。就本音本等调之为四声，帮、滂、傍、博是也。帮，宫清之平。滂，宫清之上。傍，宫清之去，博，宫清之入。四等之声，多有声无字者，如封、峰、逢，止有三字；邕、胸，止有两字；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汤、康、苍，止有四字。四声，则有无声，亦有无字者，如“萧”字、“肴”字，全韵皆无人声。此皆声之类也。所谓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切须归本母，韵须归本等。切归本母，谓之音和，如德红为东之类，德与东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轻、中轻。本等声尽泛入别等，谓之类隔。虽隔等，须以其类，谓唇与唇类，齿与齿类，如武延为绵、符兵为平之类是也。韵归本等，如冬与东字母皆属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声，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韵也。以其归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声；东字乃端字中第三等声，故德红切，红字第三等韵也，以其归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声。又有互用借声，类例颇多。大都自沈约为四声，音韵愈密。然梵学则有华、竺之异，南渡之后，又杂以吴音，故音韵厖驳，师法多门。至于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乐家所用，则随律命之，本无定音，常以浊者为宫，稍清为商，最清为角，清浊不常为徵、羽。切韵家则定以唇、齿、牙、舌、喉为宫、商、角、徵、羽。其间又有半徵、半商者，如来、日二字是也，皆不论清浊。五行家则以韵类清浊参配，今五姓是也。梵学则喉、牙、齿、舌、唇之外，又有折、撮二声。折声自脐轮起至唇上发，如竿浮金反。字之类是也。撮字鼻音，如歆字鼻中发之类是也。字母则有四十二，曰阿、多、波、者、那、囉、拖、婆、茶、沙、嚩、哆、也、瑟吒、二合。迦、娑、麼、伽、他、社、锁、呼、拖、前一拖轻呼，此一拖重呼。奢、佉、叉、二合。娑多、二合。壤、曷攞多、二合。婆、上声。车、娑麼、二合。诃婆、搓、伽、上声。吒、拏、娑颇、二合。娑迦、二合。也娑、二合。室者、二

合。佗、陀。为法不同，各有理致。虽先王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历世浸久，学者日深，自当造微耳。

幽州僧行均集佛书中字为切韵训诂，凡十六万字，分四卷，号《龙龕手鏡》，燕僧智光为之序，甚有词辩。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熙宁中有人自虏中得之，入傅钦之家。蒲传正帅浙西，取以镂版。其序末旧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观其字音韵次序，皆有理法，后世殆不以其为燕人也。

古人文章，自应律度，未以音韵为主。自沈约增崇韵学，其论文则曰：“欲使宫羽相变，低昂殊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自后浮巧之语，体制渐多，如傍犯、蹉对、蹉，音千过反。假对、双声、叠韵之类。诗又有正格、偏格，类例极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图、四声、八病之类。今略举数事。如徐陵云：“陪游吸娑，骋纤腰于结风；长乐鸳鸯，奏新声于度曲。”又云：“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虽两“长乐”，意义不同，不为重复，此类为傍犯。如《九歌》：“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当曰“蒸蕙肴”，对“奠桂酒”，今倒用之，谓之蹉对。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离”，不唯“赤”对“朱”，“耶”对“子”，兼“狼狽”、“流离”乃兽名对鸟名。又如“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以“鸡”对“杨”，如此之类，皆为假对。如“几家村草里，吹唱隔江闻”，“几家”、“村草”与“吹唱”、“隔江”，皆双声。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屐清”，“侵簷”、“逼屐”皆叠韵。诗第二字侧入，谓之正格，如“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之类。第二字平入谓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之类。唐名贤辈诗，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诗。用偏格者，十无一二。

文潞公归洛日，年七十八。同时有中散大夫程煦、朝议大夫司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尝为同甲会，各赋诗一首。潞公诗曰：“四人三百十二岁，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园为赋客，合成商岭采芝仙。清谈亶亶风盈席，素发飘飘雪满肩。此会从来诚未有，洛中应作画图传。”

晚唐、五代间，士人作赋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窗赋》：“一窍初启，如凿开混沌之时；两瓦驮飞，类化作鸳鸯之后。”又《土牛赋》：“饮渚俄临，讶盟津之捧塞；度阊倘许，疑函谷之丸封。”

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唯李益、王之涣、畅诸三篇能状其景。李益诗曰：“鹳雀楼西百尺墙，汀洲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随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知长。风烟并在思归处，远目非春亦自伤。”王之涣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畅诸诗曰：“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

庆历间，余在金陵，有饗人以一方石镇肉，视之，若有镌刻。试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铭，谢朓撰并书。其字如钟繇，极可爱。余携之十余年，文思副使夏元昭借去，遂托以坠水，今不知落何处。此铭朓集中不载，今录于此：“中枢诞圣，膺历受命。于穆二祖，天临海镜。显允世宗，温文著性。三善有声，四国无竞。嗣德方衰，时唯介弟。景祚云及，多难攸启。载骤轸猎，高辟代邸。庶辟欣欣，威仪济济。亦既负良，言观帝则。正位恭己，临朝渊嘿。虔思宝缔，负荷非克。敬顺天人，高逊明德。西光已谢，东龟又良。龙蠹夕俨，葆挽晨铎。风摇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长。”

枣与棘相类，皆有刺。枣独生，高而少横枝；棘列生，痺而成林；以此为别。其文皆

从束，音刺，木芒刺也。束而相戴立生者枣也。束而相比横生者棘也。不识二物者，观文可辨。

金陵人胡恢博物强记，善篆隶，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余年，潦倒贫困，赴选集于京师。是时韩魏公当国，恢献小诗自达，其一联曰：“建业开山千里远，长安风雪一家寒。”魏公深怜之，令篆太学石经。因此得复官，任华州推官而卒。

熙宁六年，有司言日当蚀四月朔。上为彻膳，避正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见日蚀，百官入贺，是日有皇子之庆。蔡子正为枢密副使，献诗一首，前四句曰：“昨夜薰风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阳辉已得前星助，阴沴潜随夜雨消。”其叙四月一日避殿、皇子庆诞、云阴不见日蚀，四句尽之。当时无能过之者。

欧阳文忠好推挽后学。王向少时为三班奉职，干当滁州一镇，时文忠守滁州。有书生为学子不行束脩，自往诣之，学子闭门不接。书生讼于向，向判其牒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宁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岂两辞而造狱？”书生不直向判，径持牒以见欧公。公一阅，大称其才，遂为之延誉奖进，成就美名，卒为闻人。

梦溪笔谈卷十六

艺文三

士人刘克博观异书。杜甫诗有“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世之说者，皆谓夔、峡间至今有鬼户，乃夷人也，其主谓之鬼主，然不闻有“乌鬼”之说。又鬼户者，夷人所称，又非人家所养。克乃按《夔州图经》，称峡中人谓鸬鹚为“乌鬼”。蜀人临水居者，皆养鸬鹚，绳系其颈，使之捕鱼，得鱼则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余在蜀中，见人家养鸬鹚使捕鱼，信然，但不知谓之“乌鬼”耳。

和鲁公凝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渥，今世传韩渥《香奁集》，乃凝所为也。凝生平著述，分为《演纶》《游艺》《孝悌》《疑狱》《香奁》《羸金》六集，自为《游艺集序》云：“余有《香奁》《羸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议论，讳其名；又欲后人知，故于《游艺集序》实之，此凝之意也。余在秀州，其曾孙和惇家藏诸书，皆鲁公旧物，未有印记，甚完。

蜀人魏野，隐居不仕宦，善为诗，以诗著名。卜居陕州东门之外，有《陕州平陆县诗》云：“寒食花藏县，重阳菊绕湾。一声离岸橹，数点别州山。”最为警句。所居颇萧洒，当世显人多与之游，寇忠愍尤爱之。尝有《赠忠愍诗》云：“好向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作神仙。”后忠愍镇北都，召野置门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举止生梗，土人谓之“生张八。”因府会，忠愍令乞诗于野，野赠之诗曰：“君为北道生张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无笑语，半生半熟未相谗。”吴正宪《忆陕郊诗》云：“南郭迎天使，东郊访隐人。”隐人谓野也。野死，有子闲，亦有清名，今尚居陕中。

梦溪笔谈卷十七

书画

藏书画者，多取空名。偶传为钟、王、顾、陆之笔，见者争售，此所谓“耳鉴”。又有观画而以手摸之，相传以谓色不隐指者为佳画，此又在耳鉴之下，谓之“揣骨听声”。欧阳公尝得一古画牡丹丛，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肃吴公与欧公姻家，一见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时花也；猫眼黑睛如线，此正午猫眼也。有带露花，则房敛而色泽。猫眼早暮则睛圆，日渐中狭长，正午则如一线耳。”此亦善求古人心意也。

相国寺旧画壁，乃高益之笔。有画众工奏乐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拥琵琶者误拨下弦，众管皆发“四”字。琵琶“四”字在上弦，此拨乃掩下弦，误也。余以谓非误也。盖管以发指为声，琵琶以拨过为声，此拨掩下弦，则声在上弦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匠可知。

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如彦远《画评》言：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余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其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谢赫云：“卫协之画，虽不该备形妙，而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又欧文忠《盘车图》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此真为识画也。

王仲至阅吾家画，最爱王维画《黄梅出山图》，盖其所图黄梅、曹溪二人，气韵神检，皆如其为人。读二人事迹，还观所画，可以想见其人。

《国史补》言：“客有以《按乐图》示王维，维曰：‘此《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为之。凡画奏乐，止能画一声，不过金石管弦同用“一”字耳，何曲无此声，岂独《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或疑舞节及他举动拍法中，别有奇声可验，此亦不然。《霓裳曲》凡十三叠，前六叠无拍，至第七叠方谓之叠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乐天诗云：“中序擘騞初入拍。”中序即第七叠也，第三叠安得有拍？但言“第三叠第一拍”，即知其妄也。或说：尝有人观画《弹琴图》，曰：“此弹《广陵散》也。”此或可信。《广陵散》中有数声，他曲皆无，如泼福声之类是也。

画牛、虎皆画毛，惟马不画。余尝以问画工，工言：“马毛细，不可画。”余难之曰：“鼠毛更细，何故却画？”工不能对。大凡画马，其大不过盈尺，此乃以大为小，所以毛细

而不可画；鼠乃如其大，自当画毛。然牛、虎亦是以大为小，理亦不应见毛，但牛、虎深毛，马浅毛，理须有别。故名辈为小牛、小虎，虽画毛，但略拂拭而已。若务详密，翻成冗长；约略拂拭，自有神观，迥然生动，难可与俗人论也。若画马如牛、虎之大者，理当画毛，盖见小马无毛，遂亦不濡，此庸人袭迹，非可与论理也。又李成画山上亭馆及楼塔之类，皆仰画飞檐，其说以谓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檐间，见其榱桷。此论非也。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又如屋舍，亦不应见其中庭及后巷中事。若人在东立，则山西便合是远境；人在西立，则山东却合是远境。似此如何成画？李君盖不知以大观小之法，其间折高、折远，自有妙理，岂在掀屋角也。

画工画佛身光，有匾圆如扇者，身侧则光亦侧，此大谬也。渠但见雕木佛耳，不知此光常圆也。又有画行佛，光尾向后，谓之顺风光，此亦谬也。佛光乃定果之光，虽劫风不可动，岂常风能摇哉！

古文“己”字从一、从亡，此乃通贯天地人，与王字义同。中则为王，或左或右则为己。僧肇曰：“会万物为一己者，其惟圣人乎！子曰：‘下学而上达。’人不能至于此，皆自成之也。”得己之全者如此。

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往岁小窑村陈用之善画，迪见其画山水，谓用之曰：“汝画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于此。”迪曰：“此不难耳，汝先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讫，倚之败墙之上，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为山，下者为水；坎者为谷，缺者为涧；显者为近，晦者为远。神领意造，恍然见其有人禽草木飞动往来之象，了然在目。则随意命笔，默以神会，自然境皆天就，不类人为，是谓活笔。”用之自此画格进。

古文自变隶，其法已错乱，后转为楷字，愈益讹舛，殆不可考。如言有口为吴，无口为天。按字书，“吴”字本从口、从天，音揆。非天字也。此固近世谬从楷法言之。至如两汉篆文尚未废，亦有可疑者。如汉武帝以隐语召东方朔云：“先生来来。”解云：“来来，棗也。”按“棗”字从束，音刺。不从来。此或是后人所传，非当时语。如“卯金刀”为“劉”，“货泉”为“白水真人”，此则出于纬书，乃汉人之语。按劉字从劉、音酉。从金，如柳、聊、留皆从卯。货从贝，真乃从具，亦非一法，不知缘何如此。字书与本史所记，必有一误也。

唐韩偓为诗极清丽，有手写诗百余篇，在其四世孙奕处。偓天复中避地泉州之南安县，子孙遂家焉。庆历中，予过南安，见奕出其手集，字极淳劲可爱。后数年，奕诣阙献之。以忠臣之后，得司士参军，终于殿中丞。又余在京师见偓《送晋光上人》诗，亦墨迹也，与此无异。

江南徐铉善小篆，映日视之，画之中心，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至于屈折处，亦当中，无有偏侧处。乃笔锋直下不倒侧，故锋常在画中。此用笔之法也。铉尝自谓：“吾晚年始得漏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长，漏匾之法，非老笔不能也。

《名画录》：“吴道子尝画佛，留其圆光，当大会中，对万众举手一挥，圆中运规，观者莫不惊呼。”画家为之自有法，但以肩倚壁，尽臂挥之，自然中规。其笔画之粗细，则

以一指拒壁以为准，自然均匀。此无足奇。道子妙处，不在于此，徒惊俗眼耳。

晋、宋人墨迹，多是吊丧问疾书简。唐贞观中，购求前世墨迹甚严，非吊丧问疾书迹，皆入内府。士大夫家所存，皆当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传至今。

鲤鱼当肋一行三十六鳞，鳞有黑文如十字，故谓之鲤。文从鱼、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即以三百步为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袭者。

国初，江南布衣徐熙、伪蜀翰林待诏黄筌，皆以善画著名，尤长于画花竹。蜀平，黄筌并二子居宝、居实，弟惟亮，皆隶翰林图画院，擅名一时。其后江南平，徐熙至京师，送图画院品其画格。诸黄画花，妙在赋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徐熙以墨笔画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筌恶其轧己，言其画粗恶不入格，罢之。熙之子乃效诸黄之格，更不用墨笔，直以彩色图之，谓之“没骨图”。工与诸黄不相下，筌等不复能瑕疵，遂得齿院品。然其气韵皆不及熙远甚。

余从子辽喜学书，尝论曰：“书之神韵，虽得之于心，然法度必资讲学。常患世之作字，分制无法。凡字有两字、三、四字合为一字者，须字字可拆。若笔画多寡相近者，须令大小均停。所谓笔画相近，如‘殺’字，乃四字合为一，当使‘乂’、‘木’、‘几’、‘又’四者大小皆均。如‘未’字，乃二字合，当使‘上’与‘小’二者，大小长短皆均。若笔画多寡相远，即不可强牵使停。寡在左，则取上齐；寡在右，则取下齐。如从口、从金，此多寡不同也，‘唵’即取上齐，‘卸’则取下齐。如从未、从又，及从口、从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则‘叔’当取下齐，‘喟’当取上齐。”如此之类，不可不知。又曰：“运笔之时，常使意在笔前。”此古人良法也。

王羲之书，旧传唯《乐毅论》乃羲之亲书于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太宗哀聚二王墨迹，惟《乐毅论》石本，其后随太宗入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复传人间。或曰：公主以伪本易之，元不曾入圜。本朝入高绅学士家。皇祐中，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余尝见之。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后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后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复见。今传《乐毅论》，皆摹本也，笔画无复昔之清劲。羲之小楷字，于此殆绝。《遗教经》之类，皆非其比也。

王鉞据陕州，集天下良工画寿圣寺壁，为一时妙绝。画工凡十八人，皆杀之，同为一坎，瘞于寺西厢，使天下不复有此笔。其不道如此。至今尚有十堵余，其间西廊“迎佛舍利”、东院“佛母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飞动。又有“鬼母”、“瘦佛”二壁差次，其余亦不甚过人。

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其后建业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体源及巨然画笔，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宛有反照之色。此妙处也。

梦溪笔谈卷十八

技 艺

贾魏公为相日，有方士姓许，对人未尝称名，无贵贱皆称“我”，时人谓之“许我”。言谈颇有可采，然傲诞，视公卿蔑如也。公欲见，使人邀召数四，卒不至。又使门人苦邀致之，许骑驴，径欲造丞相厅事。门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厅门，虽丞郎亦须下。”许曰：“我无所求于丞相，丞相召我来。若如此，但须我去耳。”不下驴而去。门吏急追之，不还，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谢而召之，终不至。公叹曰：“许市井人耳。惟其无所求于人，尚不可以势屈，况其以道义自任者乎。”

造舍之法，谓之《木经》，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去声。自梁以上为上分，地以上为中分，阶为下分。凡梁长几何，则配极几何，以为榱等。如梁长八尺，配极三尺五寸，则厅堂法也，此谓之上分。楹若干尺，则配堂基若干尺，以为榱等。若楹一丈一尺，则阶基四尺五寸之类。以至承拱榱椽，皆有定法，谓之中分。阶级有峻、平、慢三等，宫中则以御辇为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尽臂，后竿展尽臂为峻道；荷辇十二人：前二人曰前竿，次二人曰前僚，又次曰前胁；后一人曰后胁，又后曰后僚，末后曰后竿。辇前队长一人，曰传倡；后一人，日报赛。前竿平肘，后竿平肩，为慢道；前竿垂手，后竿平肩，为平道；此之谓下分。其书三卷。近岁土木之工，益为严善，旧《木经》多不用，未有人重为之，亦良工之一业也。

审方面势，覆量高深远近，算家谓之“晷术”。晷文象形，如绳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气朔消长，谓之“缀术”。谓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数缀之而已。北齐祖亘有《缀术》二卷。

算术求积尺之法，如刍萌、刍童、方池、冥谷、甍堵、鳖臑、圆锥、阳马之类，物形备矣，独未有隙积一术。古法：凡算方积之物，有立方，谓六幂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则得之。有甍堵，谓如土墙者，两边杀，两头齐。其法并上下广折半以为之广，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为股，以上广减下广，余者半之为勾。勾股求弦，以为斜高。有刍童，谓如覆斗者，四面皆杀。其法倍上长加入下长，以上广乘之；倍下长加入上长，以下广乘之；并二位，以高乘之，六而一。隙积者，谓积之有隙者，如累棋、层坛及酒家积罍之类。虽似覆斗，四面皆杀，缘有刻缺及虚隙之处，用刍童法求之，常失于数少。余思而得之，用刍童法为上位；下位别列：下广以上广减之，余者以高乘之，六而一，并入上位。假令积罍：最上行纵横各二罍，最下行各十二罍，行行相次。先以上二行相次，率至十二，当十一行也。以刍童法求之，倍上行长得四，并入下长得十六，以上广乘之，得之三十二；又倍下

行长得二十四，并入上长，得二十六，以下广乘之，得三百一十二；并二位得三百四十四，以高乘之，得三千七百八十四。重列下广十二，以上广减之，余十，以高乘之，得一百一十，并入上位，得三千八百九十四；六而一，得六百四十九，此为罍数也。刍童求见实方之积，隙积求见合角不尽，益出羨积也。履亩之法，方圆曲直尽矣，未有会圆之术。凡圆田，既能拆之，须使会之复圆。古法惟以中破圆法拆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余别为拆会之术，置圆田，径半之以为弦，又以半径减去所割数，余者为股；各自乘，以股除弦，余者开方除为勾，倍之为割田之直径。以所割之数自乘倍之，又以圆径除所得，加入直径，为割田之弧。再割亦如之，减去已割之弧，则再割之弧也。假令有圆田，径十步，欲割二步。以半径为弦，五步自乘得二十五；又以半径减去所割二步，余三步为股，自乘得九；用减弦外，有十六，开平方，除得四步为勾，倍之为所割直径。以所割之数二步自乘为四，倍之得为八，退上一位为四尺，以圆径除。今圆径十，已足盈数，无可除。只用四尺加入直径，为所割之弧，凡得圆径八步四尺也。再割亦依此法。如圆径二十步求弧数，则当折半，乃所谓以圆径除之也。此二类皆造微之术，古书所不到者，漫志于此。

蹙融，或谓之蹙戎，《汉书》谓之格五。虽止用数棋，共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无敌。其法以己常欲有余裕，而致敌人于隘。虽知其术止如是，然卒莫能胜之。

予伯兄善射，自能为弓。其弓有六善：一者性体少而劲，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声清实，六者一张便正。凡弓性体少则易张而寿，但患其不劲；欲其劲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长一尺，干则减半；以胶汤濡而梳之，复长一尺，然后用，则筋力已尽，无复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后傅角与筋，此两法所以为筋也。凡弓节短则和而虚，“虚”谓挽过吻则无力。节长则健而柱，“柱”谓挽过吻则木强而不来。“节”谓把梢裨木，长则柱，短则虚。节若得中则和而有力，仍弦声清实。凡弓初射与天寒，则劲强而难挽；射久、天暑，则弱而不胜矢，此胶之为病也。凡胶欲薄而筋力尽，强弱任筋而不任胶，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为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视其理，其理不因矫揉而直，中绳则张而不跛，此弓人之所当知也。

小说：唐僧一行曾算棋局都数，凡若干局尽之。余尝思之，此固易耳，但数多，非世间名数可能言之，今略举大数。凡方二路，用四子，可变八十一局。方三路，用九子，可变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十六子，可变四千三百四万六千七百二十一局。方五路，用二十五子，可变八千四百七十二亿八千八百六十万九千四百四十三局；古法：十万为亿，十亿为兆，万兆为秭。算家以万万为亿，万万亿为兆，万万兆为垓。今且以算家数计之。方六路，用三十六子，可变十五兆九十四万六千三百五十二亿八千二百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六局。方七路以上，数多无名可纪。尽三百六十一路，大约连书“万”字四十三，即是局之大数。万字四十三，最下万字是万局，第二是万万局，第三是万亿局，第四是一兆局，第五是万兆局，第六是万万兆，谓之一垓，第七是万垓局，第八是万万垓，第九是万亿垓。此外无名可纪，但四十三次万倍乘之，即是都大数，零中数不与。其法：初一路可变三局，一黑、一白、一空。自后不以横直，但增一子，即三因之。凡三百六十一增，皆三因之，即是都局数。又法：先计循边一行为“法”，凡十九路，得一十亿六千二百二十六万一千四百六十七局。凡加一行，即以“法”累乘之，乘终十九行，亦得上数。又法：以自“法”相乘，得一百三十五兆八百五十一万七千一百七十四亿四千八百二十八

万七千三百三十四局。此是两行，凡三十八路变得此数也。下位副置之，以下乘上，又以下乘下，置为上位；又副置之，以下乘上，以下乘下；加一“法”，亦得上数。有数法可求，唯此法最径捷。只五次乘，便尽三百六十一路。千变万化，不出此数，棋之局尽矣。

《西京杂记》云：“汉元帝好蹴鞠，以蹴鞠为劳，求相类而不劳者，遂为弹棋之戏。”余观弹棋绝不类蹴鞠，颇与击鞠相近，疑是传写误耳。唐薛嵩好蹴鞠，刘钢劝止之曰：“为乐甚众，何必乘危邀顷刻之欢？”此亦击鞠，《唐书》误述为蹴鞠。弹棋今人罕为之，有谱一卷，尽唐人所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巅为小壶，四角微隆起。今大名开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时物也。李商隐诗曰：“玉作弹棋局，中心最不平。”谓其中高也。白乐天诗：“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长斜谓抹角斜弹，一发过半局，今谱中具有此法。柳子厚《叙棋》用二十四棋者，即此戏也。《汉书注》云：“两人对局，白、黑子各六枚。”与子厚所记小异。如弈棋，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黑白棋各百五十，亦与后世法不同。

算术多门，如求一、上驱、搭因、重因之类，皆不离乘除。唯增减一法稍异，其术都不用乘除，但补亏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若位数少，则颇简捷；位数多，则愈繁，不若乘除之有常。然算术不患多学，见简即用，见繁即变，不胶一法，乃为通术也。

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版，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炆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

淮南人卫朴精于历术，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蚀三十六，诸历通验，密者不过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三十五，唯庄公十八年一蚀，今古算皆不入蚀法，疑前史误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岁，至熙宁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书传所载日食，凡四百七十五。众历考验，虽各有得失，而朴所得为多。朴能不用算，推古今日月蚀，但口诵乘除，不差一算。凡大历悉是算数，令人就耳一读，即能暗诵；傍通历则纵横诵之。尝令人写历书，写讫，令附耳读之，有差一算者，读至其处，则曰：“此误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运筹如飞，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处，则拨正而去。熙宁中撰《奉元历》，以无候簿，未能尽其术。自言得六七而已，然已密于他历。

医用艾一灼谓之一壮者，以壮人为法。其言若干壮，壮人当依此数，老幼羸弱量力减之。

四人分曹共围棋者，有术可令必胜：以我曹不能者，立于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先攻其必应，则彼曹能者为其所制，不暇恤局；则常以我曹能者当彼不能者。此虞卿斗马

术也。

西戎用羊卜，谓之“跋焦”，卜师谓之“厮乱”。必定反。以艾灼羊髀骨，视其兆，谓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为神明；近脊处为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处为客位。盖西戎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胜负。又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则自摇其首，乃杀羊视其五藏，谓之“生跋焦”。其言极有验，委细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

钱氏据两浙时，于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两三级，钱帅登之，患其塔动。匠师云：“未布瓦，上轻，故如此。”方以瓦布之，而动如初。无可奈何，密使其妻见喻皓之妻，赂以金钗，问塔动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层布板讫，便实钉之，则不动矣。”匠师如其言，塔遂定。盖钉板上下弥束，六幕相联如胼篋。人履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动。人皆伏其精练。

医者所论人须发眉，虽皆毛类，而所主五藏各异，故有老而须白眉发不白者，或发白而须眉不白者，藏气有所偏故也。大率发属于心，禀火气，故上生；须属肾，禀水气，故下生；眉属肝，故侧生。男子肾气外行，上为须，下为势。故女子、宦人无势，则亦无须，而眉发无异于男子，则知不属肾也。

医之为术，苟非得之于心，而恃书以为用者，未见能臻其妙。如术能动钟乳，按《乳石论》曰：“服钟乳，当终身忌术。”五石诸散用钟乳为主，复用术，理极相反，不知何谓。余以问老医，皆莫能言其义。按《乳石论》云：“石性虽温，而体本沉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后发。”如此，则服石多者，势自能相蒸，若更以药触之，其发必甚。五石散杂以众药，用石殊少，势不能蒸，须藉外物激之令发耳。如火少，必因风气所鼓而后发；火盛，则鼓之反为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孙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宁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为含生之害。”又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万事休泰。唯不可服五石散。”盖以五石散聚其所恶，激而用之，其发暴故也。古人处方，大体如此，非此书所能尽也。况方书仍多伪杂，如《神农本草》最为旧书，其间差误尤多，医不可以不知也。

余一族子，旧服芎藭。医郑叔熊见之云：“芎藭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后族子果无疾而卒。又余姻家朝士张子通之妻，因病脑风，服芎藭甚久，亦一旦暴亡。皆余目见者。又余尝苦腰重，久坐，则旅距十余步然后能行。有一将佐见余曰：“得无用苦参洁齿否？”余时以病齿，用苦参数年矣。曰：“此病由也。苦参入齿，其气伤肾，能使人腰重。”后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参揩齿，岁久亦病腰。自后悉不用苦参，腰疾皆愈。此皆方书旧不载者。

世之摹字者，多为笔势牵制，失其旧迹。须当横摹之，泛然不问其点画，惟旧迹是循，然后尽其妙也。

古人以散笔作隶书，谓之散隶。近岁蔡君谟又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亦自成一家。

四明僧奉真，良医也。天章阁待制许元为江淮发运使，奏课于京师。方欲入对，而其子疾亟，暝而不食，憊憊欲死，逾宿矣。使奉真视之，曰：“脾已绝，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观其疾势，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须陛对，能延数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诸脏皆已衰，唯肝脏独过。脾为肝所胜，其气先绝，一脏绝则死。若急泻肝

夢溪筆談

气，令肝气衰，则脾少缓，可延三日。过此无术也。”乃投药，至晚乃能张目，稍稍复啜粥，明日渐苏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气暂舒耳，无能为也。”后三日果卒。

梦溪笔谈卷十九

器用

礼书所载黄彝，乃画人目为饰，谓之“黄目”。余游关中，得古铜黄彝，殊不然。其刻画甚繁，大体似缪篆，又如阑盾间所画回波曲水之文。中间有二目，如大弹丸，突起，煌煌然，所谓黄目也。视其文，仿佛有牙角口吻之象。或说黄目乃自是一物。又余昔年在姑熟王敦城下土中得一铜钲，刻其底曰“诸葛士全茗鸣钲。”茗即古落字也，此部落之落。士全，部将名耳。钲中间铸一物，有角，羊头；其身亦如篆文，如今时术士所画符。傍有两字，乃大篆“飞廉”字，篆文亦古怪；则钲间所图，盖飞廉也。飞廉，神兽之名。淮南转运使韩持正亦有一钲，所图飞廉及篆字，与此亦同。以此验之，则黄目疑亦是一物。飞廉之类，其形状如字非字，如画非画，恐古人别有深理。大底先王之器，皆不苟为。昔夏后铸鼎以知神奸，殆亦此类。恨未能深究其理，必有所谓。或曰：“《礼图》樽彝，皆以木为之，未闻用铜者。”此亦未可质，如今人得古铜樽者极多，安得言无？如《礼图》“瓮以瓦为之”，《左传》却有瑶瓮；律以竹为之，晋时舜祠下乃发得玉律。此亦无常法。如蒲穀璧，《礼图》悉作草稼之象，今世人发古冢得蒲璧，乃刻文蓬蓬如蒲花敷时；穀璧如粟粒耳。则《礼图》亦未可为据。

礼书言壘画云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状。今祭器中画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经。余尝得一古铜壘，环其腹皆有画，正如人间屋梁所画曲水。细观之，乃是云、雷相间为饰，如~者，古云字也，象云气之形；如◎者，雷字也，古文e为雷，象回旋之声。其铜壘之饰，皆一~一◎相间，乃所谓云、雷之象也。今《汉书》壘字作，盖古人以此饰壘，后世自失传耳。

唐人诗多有言吴钩者。吴钩，刀名也，刃弯。今南蛮用之，谓之葛党刀。

古法以牛革为矢服，卧则以为枕。取其中虚，附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盖虚能纳声也。

郢州发地得一铜弩机，甚大，制作极工。其侧有刻文曰：“臂师虞士，牙师张柔。”史传无此色目人，不知何代物也。

熙宁中，李定献偏架弩，似弓而施鞞。以鞞距地而张之，射三百步，能洞重扎，谓之“神臂弓”，最为利器。李定本党项羌酋，自投归朝廷，官至防团而死，诸子皆以骁勇雄于西边。

古剑有沈卢、鱼肠之名。沈音湛。沈卢谓其湛湛然黑色也。古人以剂钢为刃，柔铁为茎榦；不尔则多断折。剑之钢者，刃多毁缺，巨阙是也，故不可纯用剂钢。鱼肠即今蟠钢

剑也，又谓之松文。取诸鱼燔熟，褫去肋，视见其肠，正如今之蟠钢剑文也。

济州金乡县发一古冢，乃汉大司徒朱鮪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乐架之类。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幘头者，巾额皆方，悉如今制，但无脚耳。妇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两翼抱面，下垂及肩，略无小异。人情不相远，千余年前冠服已尝如此。其祭器亦有类今之食器者。

古人铸鉴，鉴大则平，鉴小则凸。凡鉴注则照人面大，凸则照人面小。小鉴不能全视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仍复量鉴之小大，增损高下，常令人面与鉴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后人不能造。比得古鉴，皆刮磨令平，此师旷所以伤知音也。

长安故宫阙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击响石而甚大，可长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志，但漫剥不可读。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达穷民。”原其义，乃伸冤者击之，立其下，然后士听其辞，如今之挝登闻鼓也。所以肺形者，便于垂。又肺主声，声所以达其冤也。

熙宁中，尝发地得大钱三十余千文，皆“顺天”“得一”。当时在庭皆疑古无“得一”年号，莫知何代物。余按《唐书》，史思明僭号铸“顺天”“得一”钱。“顺天”乃其伪年号，“得一”特以名铸钱耳，非年号也。

世有透光鉴，鉴背有铭文，凡二十字，字极古，莫能读。以鉴承日光，则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谓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余观之，理诚如是。然余家有三鉴，又见他家所藏，皆是一样，文画铭字无纤异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样光透，其他鉴虽至薄者皆莫能透。意古人别自有术。

余顷年在海州，人家穿地得一弩机，其望山甚长，望山之侧为小矩，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以目注镞端，以望山之度拟之，准其高下，正用算家勾股法也。《太甲》曰：“往省括于度则释。”疑此乃度也。汉陈王宠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其法以“天覆地载，参连为奇，三微三小。三微为经，三小为纬，要在机牙。”其言隐晦难晓。大意天覆地载，前后手势耳；参连为奇，谓以度视镞，以镞视的，参连如衡，此正是勾股度高深之术也；三经、三纬，则设之于期，以志其高下左右耳。余尝设三经、三纬，以镞注之发矢，亦十得七八。设度于机，定加密矣。

余于关中得一铜匱，其臂有刻文二十字曰：“律人衡兰注水匱，容一升。始建国元年一月癸卯造。”皆小篆。律人当是官名，《王莽传》中不载。

青堂羌善锻甲，铁色青黑，莹彻可鉴毛发，以麕皮为裹旅之，柔薄而韧。镇戎军有一铁甲，匱藏之，相传以为宝器。韩魏公帅泾、原，曾取试之。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尝有一矢贯扎，乃是中其钻空；为钻空所刮，铁皆反卷，其坚如此。凡锻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锻之，比元厚三分减二乃成。其末留筋头许不锻，隐然如瘕子，欲以验未锻时厚薄，如浚河留土筍也，谓之“瘕子甲”。今人多于甲札之背隐起，伪为瘕子，虽置瘕子，但元非精钢，或以火锻为之，皆无补于用，徒为外饰而已。

朝士黄秉少居长安，游骊山，值道士理故宫石渠，石下得折玉钗，刻为凤首，已皆破缺，然制作精巧，后人不能为也。郑隅《津阳门》诗云：“破簪碎细不足拾，金沟浅溜和纓缕。”非虚语也。余又尝过金陵，人有发六朝陵寝，得古物甚多。余曾见一玉臂钗，两

头施转关，可以屈伸，合之令圆，仅于无缝，为九龙绕之，功侔鬼神。世多谓前古民醇，工作率多卤拙，是大不然。古物至巧，正由民醇故也，民醇则百工不苟。后世风俗虽侈，而工之致力不及古人，故物多不精。

屋上覆椽，古人谓之“绮井”，亦曰“藻井”，又谓之“覆海”。今令文中谓之“斗八”，吴人谓之“愚顶”。唯宫室祠观为之。

今人地中得古印章，多是军中官。古之佩章，罢免迁死皆上印绶；得以印绶葬者极稀。土中所得，多是没于行阵者。

大驾玉辂，唐高宗时造，至今进御。自唐至今，凡三至泰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记其数。至今完壮，乘之安若山岳，以措杯水其上而不摇。庆历中，尝别造玉辂，极天下良工为之，乘之动摇不安，竟废不用。元丰中，复造一辂，尤极工巧，未经进御，方陈于大庭，车屋适坏，遂压而碎，只用唐辂。其稳利坚久，历世不能窥其法。世传有神物护之，若行诸辂之后，则隐然有声。

梦溪笔谈卷二十

神奇

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坠，多于震雷之下得之。”而未尝亲见。元丰中，予居随州，夏月大雷震一木折，其下乃得一楔，信如所传。凡雷斧多以铜铁为之；楔乃石耳，似斧而无孔。世传雷州多雷，有雷祠在焉，其间多雷斧、雷楔。按《图经》，雷州境内有雷、擎二水，雷水贯城下，遂以名州。如此，则“雷”自是水名，言“多雷”乃妄也。然高州有电白县，乃是邻境，又何谓也？

越州应天寺有鳧井，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数丈，井才方数寸，乃一石窍也，其深不可知。唐徐浩诗云：“深泉鳧井开。”即此也，其来亦远矣。鳧时出游，人取之置怀袖间，了无惊猜。如鳧而有鳞，两耳甚大，尾有刃迹。相传云：“黄巢曾以剑刺之。”凡鳧出游，越中必有水旱疫疠之灾，乡人常以此候之。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时，天有大声如雷，乃一大星，几如月，见于东南。少时而又震一声，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坠在宜兴县民许氏园中。远近皆见，火光赫然照天，许氏藩篱皆为所焚。是时火息，视地中有一窍如杯大，极深。下视之，星在其中，荧荧然。良久渐暗，尚热不可近。又久之，发其窍，深三尺余，乃得一圆石，犹热，其大如拳，一头微锐，色如铁，重亦如之。州守郑伸得之，送润州金山寺，至今匿藏，游人到则发视。王无咎为之传甚详。

山阳有一女巫，其神极灵。予伯氏尝召问之，凡人间物，虽在千里之外，问之皆能言。乃至人中心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弈棋，试数白黑棋握手中，问其数，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棋，不数而问之，则亦不能知数。盖人心所知者，彼则知之；心所无，则莫能知。如季咸之见壶子，大耳三藏观忠国师也。又问以巾篋中物，皆能悉数。时伯氏有《金刚经》百册，盛一大篋中，指以问之：“其中何物？”则曰：“空篋也。”伯氏乃发以示之，曰：“此有百册佛经，安得曰空篋？”鬼良久又曰：“空篋耳，安得欺我！”此所谓文字相空，因真心以显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窥也。

神仙之说，传闻固多，余之目睹者二事。供奉官陈允任衢州监酒务日，允已老，发秃齿脱。有客候之，称孙希龄，衣服甚褴褛，赠允药一刀圭，令揩齿。允不甚信之。暇日，因取揩上齿，数揩而良，及归家，家人见之，皆笑曰：“何为以墨染须？”允惊，以鉴照之，上髯黑如漆矣。急去巾，视童首之发，已长数寸；脱齿亦隐然有生者。余见允时年七十余，上髯及发尽黑，而下髯如雪。又正郎萧渤罢白波鞬运，至京师，有黥卒姓石，能以

瓦石沙土手授之悉成银。渤厚礼之，问其法，石曰：“此真气所化，未可遽传。若服丹药，可呵而变也。”遂授渤丹数粒。渤饵之，取瓦石呵之，亦皆成银。渤乃丞相荆公姻家，是时丞相当国，余为宰士，目睹此事。都下士人求见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才去，渤之术遂无验。石，齐人也。时曾子固守齐，闻之，亦使人访其家，了不知石所在。渤既服其丹，亦宜有补年寿，然不数年间，渤乃病卒。疑其所化特幻耳。

熙宁中，予察访过咸平。是时刘定子先知县事，同过一佛寺。子先谓余曰：“此有一佛牙，甚异。”余乃斋洁取视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飒然涌出，莫知其数，或飞空中，或堕地。人以手承之，即透过；著床榻，摘然有声，复透下。光明莹彻，烂然满目。余到京师，盛传于公卿间。后有人迎至京师，执政官取入东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异之迹，不可悉数。有诏留大相国寺，创造木浮图以藏之。今相国寺西塔是也。

菜品中芜菁、菘、芥之类，遇旱其标多结成花，如莲花，或作龙蛇之形。此常性，无足怪者。熙宁中，李宾客及之知润州，园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于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数。暴干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奉佛甚笃，因有此异。”

彭蠡小龙，显异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宁中，王师南征，有军仗数十船，泛江而南。自离真州，即有一小蛇登船。船师识之，曰：“此彭蠡小龙也，当是来护军仗耳。”主典者以洁器荐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风，日掉数百里，未尝有波涛之恐。不日至洞庭，蛇乃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传其封域止于洞庭，未尝逾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状闻，诏封神为顺济王，遣礼官林希致诏。予中至祠下，焚香毕，空中忽有一蛇坠祝肩上，祝曰：“龙君至矣。”其重一臂不能胜。徐下至几案间，首如龟，不类蛇首也。子中致诏意曰：“使人至此，斋三日然后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斋戒。”蛇受命，径入银香奁中，蟠三日不动。祭之日，既酌酒，蛇乃自奁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湿胭脂，烂然有光。穿一剪彩花过，其尾尚赤，其前已变为黄矣，正如雌黄色。又过一花，复变为绿，如嫩草之色。少顷，行上屋梁，乘纸旛脚以行，轻若鸿毛。倏忽入帐中，遂不见。明日，子中还，蛇在船后送之，逾彭蠡而回。此龙常游舟楫间，与常蛇无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天圣中，近辅献龙卵，云：“得自大河中。”诏遣中人送润州金山寺。是岁大水，金山庐舍为水所漂者数十间，人皆以为龙卵所致。至今匱藏，余屡见之：形类色理，都如鸡卵，大若五升囊；举之至轻，唯空壳耳。

内侍李舜举家曾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间出，赫然出檐，人以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墙壁窗纸皆黔。有一木格，其中杂贮诸器，其漆器银钗者，银悉镕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宝刀，极坚钢，就刀室中钗为汁，而室亦俨然。人必谓火当先焚草木，然后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铄，而草木无一毁者，非人情所测也。佛书言“龙火得水而炽，人火得水而灭”，此理信然。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外，事有何限？欲以区区世智情识，穷测至理，不其难哉！

知道者苟未至脱然，随其所得浅深，皆有效验。尹师鲁自直龙图阁谪官，过梁下，与一佛者谈。师鲁自言以静退为乐。其人曰：“此犹有所系，不若进退两忘。”师鲁顿若有所得，自为文以记其说。后移邓州，是时范文正公守南阳。少日，师鲁忽手书与文正别，仍嘱以后事，文正极讶之。时方饌客，掌书记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学，文正以师鲁书示炎曰：“师鲁迁谪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见之，为致意开譬之，无使成疾。”炎

即诣尹，而师鲁已沐浴衣冠而坐，见炎来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犹以生人见待？洙死矣。”与炎谈论顷时，遂隐几而卒。炎急使人驰报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师鲁忽举头曰：“早已与公别，安用复来？”文正惊问所以，师鲁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岂不达此。”又问其后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复逝。俄顷，又举头顾希文曰：“亦无鬼神，亦无恐怖。”言訖，遂长往。师鲁所养至此，可谓有力矣，尚未能脱有无之见，何也？得非进退两忘犹存于胸中欤？

吴人郑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监高邮军税务。尝遇一术士，能推人死期，无不验者。令推其命，不过三十五岁。忧伤感叹，殆不可堪。人有劝其读《老》《庄》以自广。久之，润州金山有一僧，端坐与人谈笑间遂化去。夷甫闻之，唱然叹息曰：“既不得寿，得如此僧，复何憾哉！”乃从佛者授《首楞严经》，往还吴中。岁余，忽有所见，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释然放怀，无复芥蒂。后调封州判官，预知死日，先期旬日，作书与交游亲戚叙诀，及次叙家事备尽。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园，面溪一亭洁饰，夷甫至其间，亲督人洒扫及焚香。挥手指画之间，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犹作指画之状。郡守而下，少时皆至，士民观者如墙。明日，乃就斂。高邮崔伯易为墓志，略叙其事。余与夷甫远亲，知之甚详。士人中盖未曾有此事。

人有前知者，数千百年事皆能言之，梦寐亦或有之，以此知万事无不前定。余以谓不然，事非前定。方其知时，即是今日。中间年岁，亦与此同时，元非先后。此理宛然，熟观之可谕。或曰：“苟能前知，事有不利者，可迁避之。”亦不然也。苟可迁避，则前知之时，已见所避之事；若不见所避之事，即非前知。

吴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迹甚多。能知宿命，然罕与人言。余群从遵为知制誥，知杭州，礼为上客。遵尝学诵《揭帝咒》，都未有人知。捷一日相见曰：“舍人诵咒，何故阙一句？”既而思其所诵，果少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寿，一日齐心，往问捷，捷曰：“公更三年为翰林学士，寿四十岁。后当为地下职仕，事权不减生时，与杨乐道待制联曹。然公此时当衣衰经视事。”文通闻之，大骇曰：“数十日前，曾梦杨乐道相过云：‘受命与公同职事，所居甚乐，慎勿辞也。’”后数年，果为学士，而丁母丧，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捷忽使人与文通诀别；时文通在姑苏，急往钱塘见之。捷惊曰：“公大期在此月，何用更来？宜即速还。”屈指计之，曰：“急行，尚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驰还，遍别骨肉；是夜无疾而终。捷与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记，此吾家事耳。捷尝持如意轮咒，灵变尤多，饼中水咒之则涌立。畜一舍利，昼夜常转于琉璃饼中。捷行道绕之，捷行速，则舍利亦速；行缓，则舍利亦缓。士人郎忠厚事之至谨，就捷乞以舍利，捷遂与之，封护甚严。一日忽失所在，但空饼耳。忠厚斋戒，延捷加持，少顷，见观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动，疑其虫也，试取，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余爱之，持以见归，予家至今严奉，盖神物也。

郢州渔人掷网于汉水，至一潭底，举之觉重。得一石，长尺余，圆直如断椽，细视之，乃群小蛤，鳞次相比，绸缪巩固。以物试抉其一端，得一书卷，乃唐天宝年所造《金刚经》，题志甚详，字法奇古，其末云：“医博士摄比阳县令朱均施。”比阳乃唐州属邑。不知何年坠水中，首尾略无罅渍。为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宝藏其书，蛤筒复养之水中。客至欲见，则出以视之。孝源因感经像之胜异，施家财万余缗，写佛经一藏于郢州兴阳寺，特为严丽。

张忠定少时，谒华山陈图南，遂欲隐居华山。图南曰：“他人即不可知。如公者，吾当分半以相奉。然公方有官职，未可议此。其势如失火家待君救火，岂可不赴也？”乃赠以一诗曰：“自吴入蜀是寻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养闲散，亦须多谢鬓边疮。”始皆不谕其言。后忠定更镇杭、益，晚年有疮发于顶后，治不差，遂自请得金陵，皆如此诗言。忠定在蜀日，与一僧善。及归，谓僧曰：“君当送我至鹿头，有事奉托。”僧依其言至鹿头关，忠定出一书，封角付僧曰：“谨收此。后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当请于官司，对众发之。慎不可私发，若不待其日及私发者，必有大祸。”僧得其书，至大中祥符七年，岁乙卯，时凌侍郎策帅蜀，僧乃持其书诣府，具陈忠定之言。其僧亦有道者，凌信其言，集从官共开之，乃忠定真容也。其上有手题曰：“咏当血食于此。”后数日，得京师报，忠定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捐馆。凌乃为之筑庙于成都。蜀人自唐以来，严祀韦南康，自此乃改祠忠定至今。

熙宁七年，嘉兴僧道亲，号通照大师，为秀州副僧正。因游温州雁荡山，自大龙湫回，欲至瑞鹿院。见一人衣布襦，行涧边，身轻若飞，履木叶而过，叶皆不动。心疑其异人，乃下涧中揖之，遂相与坐于石上。问其氏族、间里、年齿，皆不答。须发皓白，面色如少年。谓道亲曰：“今宋朝第六帝也。更后九年，当有疾。汝可持吾药献天子。此药人臣不可服，服之有大责。宜善保守。”乃探囊出一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锡，以授道亲曰：“龙寿丹也。”欲去，又谓道亲曰：“明年岁当大疫，吴、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药，勉修善业，当免此患。”探囊中取一柏叶与之，道亲即时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慎守吾药，至癸亥岁，自诣阙献之。”言讫遂去。南方大疫，两浙无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亲殊无恙。至元丰六年夏，梦老人趣之曰：“时至矣，何不速诣阙献药？”梦中为雷电驱逐，惶惧而起，径诣秀州，具述本末，谒假入京，诣尚书省献之。执政亲问，以为狂人，不受其献。明日因对奏知，上急使人追寻，付内侍省问状，以所遇对。未数日，先帝果不豫。乃使勾当御药院梁从政持御香，赐装钱百千，同道亲乘驿诣雁荡山，求访老人。不复见，乃于初遇处焚香而还。先帝寻康复，谓辅臣曰：“此但预示服药兆耳。”闻其药至今在彰善阁，当时不曾进御。

庐山太平观，乃九天采访使者祠，自唐开元中创建。元丰二年，道士陶智仙营一舍，令门人陈若拙董作。发地忽得一饼，封鏽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唯有一铜钱，文有“应元保运”四字。若拙得之，以归其师，不甚为异。至元丰四年，忽有诏进号九天采访使者为应元保运真君，遣内侍廖维持御书殿额赐之，乃与钱文符同。时知制诰熊本提举太平观，具闻其事，召本观主首，推诘其详，审其无伪，乃以其钱付廖维表献之。

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黥卒，尝以罪配沙门岛，能作黄金。有老锻工毕升，曾在禁中为捷锻金。升云：“其法为炉灶，使人隔墙鼓鞴，盖不欲人覩其启闭也。其金，铁为之，初自治中出，色尚黑。凡百余两为一饼，每饼辐解，凿为八片，谓之‘鸦觜金’者是也。”今人尚有藏者。上令上坊铸为金龟、金牌各数百，龟以赐近臣，人一枚。时受赐者，除戚里外，在庭者十有七人，余悉埋玉清昭应宫宝符阁及殿基之下，以为宝镇；牌赐天下州、府、军、监各一，今谓之“金宝牌”者是也。洪州李简夫家有一龟，乃其伯祖虚己所得者，盖十七人之数也。其龟夜中往往出游，烂然有光，掩之则无所得。其家至今匿藏。

梦溪笔谈卷二十一

异事异疾附

世传虹能入溪涧饮水，信然。熙宁中，余使契丹，至其极北黑水境永安山下卓帐。是时新雨霁，见虹下帐前涧中。余与同职扣涧观之，虹两头皆垂涧中。使人过涧，隔虹对立，相去数丈，中间如隔绡縠。自西望东则见；盖夕虹也。立涧之东西望，则为日所铄，都无所睹。久之稍稍正东，逾山而去。次日行一程，又复见之。孙彦先云：“虹，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即有之。”

皇祐中，苏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垩书其墙壁，悉似“在”字，字稍异。一夕之间，数万家无一遗者；至于卧内深隐之处，户牖间无不到者。莫知其然，后亦无他异。

延州天山之巔，有奉国佛寺，寺庭中有一墓，世传尸毗王之墓也。尸毗王出于佛书《大智论》，言尝割身肉以饲饿鹰，至割肉尽。今天山之下有濯筋河，其县为肤施县。详“肤施”之义，亦与尸毗王说相符。按《汉书》，肤施县乃秦县名，此时尚未有佛书，疑后人傅会县名为说。虽有唐人一碑，已漫灭断折不可读。庆历中，施昌言镇鄜、延，乃坏奉国寺为仓，发尸毗墓，得千余秤炭，其棺槨皆朽，有枯骸尚完，胫骨长二尺余，颅骨大如斗。并得玉环玦七十余件，玉冲牙长仅盈尺，皆为在位者所取；金银之物，即入于役夫。争取珍宝，遗骸多为拉碎，但伫一小函中埋之。东上阁门使夏元象，时为兵马都监，亲董是役，为余言之甚详。至今天山仓侧，昏后独行者往往与鬼神遇，郡人甚畏之。

余于谯亳得一古镜，以手循之，当其中心，则摘然如灼龟之声。人或曰：“此夹镜也。”然夹不可铸，须两重合之。此镜甚薄，略无焊迹，恐非可合也。就使焊之，则其声当铄塞；今扣之，其声泠然纤远。既因抑按而响，刚铜当破，柔铜不能如此澄莹洞彻。历访镜工，皆罔然不测。

世传湖、湘间因震雷，有鬼神书“谢仙火”三字于木柱上，其字入木如刻，倒书之。此说甚著。近岁秀州华亭县，亦因雷震，有字在天王寺屋柱上，亦倒书，云：“高洞杨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内“令章”两字特奇劲，似唐人书体，至今尚在，颇与“谢仙火”事同。所谓“火”者，疑若队伍若干人为“一火”耳。余在汉东时，清明日雷震死二人于州守园中，肋上各有两字，如墨笔画，扶疏类柏叶，不知何字。

元厚之少时，曾梦人告之：“异日当为翰林学士，须兄弟数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无兄弟，疑此梦为不然。熙宁中，厚之除学士，同时相先后入学士院：一人韩持国维，一陈和叔绎，一邓文约绾，一杨元素绘，并厚之名绛。五人名皆从“系”，始悟弟兄之说。

木中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杭州南新县民家折柿木，中有“上天大国”四字。余

亲见之，书法类颜真卿，极有笔力。“国”字中间“或”字，仍挑起作尖口，全是颜笔，知其非伪者。其横画即是横理，斜画即是斜理。其木直剖，偶当“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两画并一脚皆横挺出半指许，如木中之节。以两木合之，如合契焉。

卢中甫家吴中。尝未明而起，墙柱之下，有光熠熠。就视之，似水而动。急以油纸扇搨之，其物在扇中泔漾，正如水银，而光艳烂然；以火烛之，则了无一物。又魏国大主家亦尝见此物。李团练评尝与余言，与中甫所见无少异，不知何异也。余昔年在海州，曾夜煮盐鸭卵，其间一卵，烂然通明如玉，荧荧然屋中尽明。置之器中十余日，臭腐几尽，愈明不已。苏州钱僧孺家煮一鸭卵，亦如是。物有相似者，必自是一类。

余在中书检正时，阅雷州奏牍，有人为乡民诅死。问其状，乡民能以熟食咒之，俄顷脍炙之类悉复为完肉；又咒之，则熟肉复为生肉；又咒之，则生肉能动，复使之能活，牛者复为牛，羊者复为羊，但小耳；更咒之，则渐大；既而复咒之，则还为熟食。人有食其肉，觉腹中淫淫而动，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则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狱具案上，观其咒语，但曰“东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两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无他术。

寿州八公山侧土中及溪涧之间，往往得小金饼，上有篆文“刘主”字，世传“淮南王药金”也。得之者至多，天下谓之“印子金”是也。然止于一印，重者不过半两而已，鲜有大者。余尝于寿春渔人处得一饼，言得于淮水中，凡重七两余，面有二十余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纹理分明。传者以谓堊之所化，手痕正如握堊之迹。襄、随之间，故春陵、白水地，发土多得金麟趾裹蹠。妙趾中空，四傍皆有文，刻极工巧。裹蹠作团饼，四边无模范迹，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今干柿，土人谓之“柿子金”。《赵飞燕外传》：“帝窥赵昭仪浴，多裹金饼，以赐侍儿私婢。”殆此类也。一枚重四两余，乃古之一斤也。色有紫艳，非他金可比。以刃切之，柔甚于铅；虽大块，亦可刀切，其中皆虚软。以石磨之，则霏霏成屑。小说谓麟趾裹蹠，乃娄敬所为药金，方家谓之“娄金”，和药最良。《汉书注》亦云：“异于他金。”余在汉东一岁凡数家得之。有一窖数十饼者，余亦买得一饼。

旧俗正月望夜迎厕神，谓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时皆可召。余少时见小儿辈等闲则召之，以为嬉笑。亲戚间曾有召之而不肯去者，两见有此，自后遂不敢召。景祐中，太常博士王纶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闺女，自称上帝后宫诸女，能文章，颇清丽，今谓之《女仙集》，行于世。其书有数体，甚有笔力，然皆非世间篆隶。其名有藻牋篆、茁金篆十余名。纶与先君有旧，余与其子弟游，亲见其笔迹。其家亦时见其形，但自腰以上见之，乃好女子；其下常为云气所拥。善鼓箏，音调凄婉，听者忘倦。尝谓其女曰：“能乘云与我游乎？”女子许之。乃自其庭中涌白云如蒸，女子践之，云不能载。神曰：“汝履下有秽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鞮而登，如履缢絮，冉冉至屋复下。曰：“汝未可往，更期异日。”后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无祸福。为之记传者甚详。此余目见者，粗志于此。近岁迎紫姑者极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诗，有极工者。余屡见之，多自称蓬莱谪仙。医卜无所不能，棋与国手为敌。然其灵异显著，无如王纶家者。

世有奇疾者。吕缙叔以知制诰知颍州，忽得疾，但缩小，临终仅如小儿。古人不曾有此疾，终无人识。有松滋令姜愚，无他疾，忽不识字。数年方稍稍复旧。又有一人家妾，视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类，视之皆如钩，医僧奉真亲见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妇，啖物不知饱。徐德占过逆旅，老妇愬以饥，其子耻之，对德占以蒸饼啖之，尽一竹箒，约百饼，

犹称饥不已；日饭一石米，随即痢之，饥复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绳，余友人也，亦得饥疾，每饥立须啖物，稍迟则顿仆闷绝。怀中常置饼饵，虽对贵官，遇饥亦便啖。绳有美行，博学有文，为时闻人。终以此不幸。无人识其疾，每为之哀伤。

嘉祐中，扬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见。初出于天长县陂泽中，后转入甓社湖，又后乃在新开湖中，凡十余年，居民行人常常见之。余友人书斋在湖上，一夜忽见其珠，甚近。初微开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横一金线。俄顷忽张壳，其大如半席，壳中白光如银，珠大如拳，烂然不可正视。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远处但见天赤如野火；倏然远去，其行如飞；浮于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类月，荧荧有芒焰，殆类日光。崔伯易尝为《明珠赋》。伯易，高邮人，盖常见之。近岁不复出，不知所往。樊良镇正当珠往来处，行人至此，往往维船数宵以待观，名其亭为“玩珠”。

登州巨嶼山，下临大海。其山有时震动，山之大石皆颓入海中。如此已五十餘年，土人皆以为常，莫知何谓。

士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鸡卵，微绀色，莹彻如水。手持之映空而观，则末底一点凝翠，其上色渐浅；若回转，则翠处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谓之“滴翠珠”。佛书，“西域有‘琉璃珠’，投之水中，虽深皆可见，如人仰望虚空月形”。疑此近之。

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气所为”，疑不然也。欧阳文忠曾出使河朔，过高唐县，驿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过，车马人畜之声——可辨，其说甚详，此不具纪。问本处父老，云：“二十年前尝昼过县，亦历历见人物。”土人亦谓之“海市”，与登州所见大略相类也。

近岁延州永宁关大河岸崩，入地数十尺，土下得竹笋一林，凡数百茎，根榦相连，悉化为石。适有中人过，亦取数茎去，云欲进呈。延郡素无竹，此人在数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无乃旷古以前，地卑气湿而宜竹耶？婺州金华山有松石，又如核桃、芦根、蛇蟹之类，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无，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异耳。

治平中，泽州人家穿井，土中见一物，蜿蜒如龙蛇。大畏之，不敢触。久之，见其不动，试摸之，乃石也。村民无知，遂碎之。时程伯纯为晋城令，求得一段，鳞甲皆如生物。盖蛇蜃所化，如石蟹之类。

随州医蔡士宁常宝一息石，云：“数十年前得于一道人。”其色紫光，如辰州丹砂；极光莹，如映人；搜和药剂；有缠纽之纹；重如金锡。其上有两三窍，以细篋剔之，出赤屑如丹砂。病心狂热者，服麻子许即定。其斤两岁息。士宁不能名，乃以归余。或云“昔人所练丹药也。”形色既异，又能滋息，必非凡物，当求识者辨之。

随州大洪山作人李遥，杀人亡命。逾年，至秭归，因出市，见鬻杖者，等闲以数十钱买之。是时秭归适又有邑民为人所杀，求贼甚急。民之子见遥所操杖，识之，曰：“此吾父杖也。”遂以告官司。执遥验之，果邑民之杖也，榜掠备至。遥实买杖，而鬻杖者已不见，卒未有以自明。有司诘其行止来历，势不可隐，乃通随州，而大洪杀人之罪遂败。卒不知鬻杖者何人。市人千万，而遥适值之，因缘及其隐匿，此亦事之可怪者。

至和中，交趾献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麟，首有一角。考之记传，与麟不类，当时有谓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麟，莫知其的。回诏欲谓之麟，则虑夷獠见欺；不谓之麟，则未有以质之；止谓之“异兽”，最为慎重有体。今以余观之，殆天祿也。按《汉书》：“灵

帝中平三年，铸天禄、虾蟆于平门外。”注云：“天禄，兽名。今邓州南阳县北《宗资碑》旁两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元丰中，余过邓境，闻此石兽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禄、辟邪字观之，似篆似隶。其兽有角鬣，大鳞如手掌。南丰曾阜为南阳令，题宗资碑阴云：“二兽膊之所刻独在，制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鳞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详其形，甚类交趾所献异兽，知其必天禄也。

钱塘有闻人绍者，常宝一剑。以十大钉陷柱中，挥剑一削，十钉皆截，隐如秤衡，而剑镡无纤迹。用力屈之如钩，纵之铿然有声，复直如弦。关中种谔亦畜一剑，可以屈置盒中，纵之复直。张景阳《七命》论剑曰：“若其灵宝，则舒屈无方。”盖自古有此一类，非常铁能为也。

嘉祐中，伯兄为卫尉丞，吴僧持一宝鉴来云：“斋戒照之，当见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其鉴，鉴不甚明，仿佛见如人衣绯衣而坐。是时伯兄为京寺丞，衣绿，无缘遽有绯衣。不数月，英宗即位，覃恩赐绯。后数年，僧至京师，蔡景繁时为御史，尝照之，见已著貂蝉，甚自喜。不数日，摄官奉祠，遂假蝉冕。景繁终于承议郎，乃知鉴之所卜，唯知近事耳。

三司使宅，本印经院，熙宁中，更造三司宅。自薛师政经始，宅成，日官周琮曰：“此宅前河，后直太社，不利居者。”始自元厚之，自拜日人居之。不久，厚之谪去，而曾子宣继之。子宣亦谪去，子厚居之。子厚又逐，而余为三司使，亦以罪去。李奉世继为之，而奉世又谪。皆不缘三司职事，悉以他坐褫削。奉世去，安厚卿主计，而三司官废，宅毁为官寺，厚卿亦不终任。

《岭表异物志》记鳄鱼甚详。余少时到闽中，时王举直知潮州，钓得一鳄，其大如船，画以为图，而自序其下。大体其形如鼉，但喙长等其身，牙如锯齿。有黄、苍二色，或时有白者。尾有三钩，极锐利，遇鹿豕即以尾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为鱼，或为鼉、鼉，其为鳄者不过一二。土人设钩于大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鳄尾而食之，则为所毙。

嘉祐中，海州渔人获一物，鱼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两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长八、九尺。视人辄泪下。异至郡中，数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见之，谓之‘海蛮师’。”然书传小说未尝载。

邕州交寇之后，城垒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辄自动摇，昼夜不息，如此逾月。时新经兵乱，人情甚惧。有司不敢隐，具以上闻。遂有诏令，置道场禳谢，动亦不已。时刘初知邕州，恶其惑众，乃异像投江中。至今亦无他异。

洛中地内多宿藏，凡置第宅未经掘者，例出掘钱。张文孝左丞始以数千缗买洛大第，价已定，又求掘钱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余缗方售，人皆以为妄费。及营建庐舍，土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镂精妙，皆为花鸟异形。顶有篆字二十余，书法古怪，无人能读。发匣，得黄金数百两。鬻之，金价正如买第之直，掘钱亦在其数，不差一钱。观其篆识文画，皆非近古所有。数已前定，则虽欲无妄费，安可得也？

熙宁九年，恩州武成县有旋风自东南来，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尽拔。俄顷，旋风卷入云霄中。既而渐近，乃经县城，官舍民居略尽，悉卷入云中。县令儿女奴婢，卷去复坠地，死伤者数人。民间死伤亡失者，不可胜计。县城悉为丘墟，遂移今县。

宋次道《春明退朝录》言：“天圣中，青州盛冬浓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状。”此事五代

时已尝有之，余亦自两见如此。庆历中，京师集禧观渠中，冰纹皆成花果林木。元丰末，余到秀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画家所为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药者，细花如海棠、萱草辈者，皆有枝叶，无毫发不具，气象生下，虽巧笔不能为之。以纸搨之，无异石刻。

熙宁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鸡卵，小者如莲芡，悉如人头，耳目口鼻皆具，无异镌刻。次年，王师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众，岂克胜之符豫告邪？

梦溪笔谈卷二十二

谬误譎许附

东南之美，有会稽之竹箭。竹为竹，箭为箭，盖二物也。今采箭以为矢，而通谓矢为箭者，因其箭名之也。至于用木为箭，而谓之箭，则谬矣。

丁晋公之逐，士大夫远嫌，莫敢与之通声问。一日，忽有一书与执政。执政得之，不敢发，立具上闻。洎发之，乃表也，深自叙致，词颇哀切。其间两句曰：“虽迁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还之命。谓多智变，以流人无因达章奏，遂托为执政书。度以上闻，因蒙宽宥。

尝有人自负才名，后为进士状首，扬历贵近。曾谪官知海州，有笔工善画水，召使画便厅掩障，自为之记，自书于壁间。后人以其时名，至今严护之。其间叙画水之因曰：“设于听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余窃意其心，以谓“邦君屏塞门，管氏亦屏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属，故缀以屏为反坫耳。

段成式《酉阳杂俎》记事多诞。其间叙草木异物，尤多谬妄。率记异国所出，欲无根柢。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节沉香，花鸡舌，叶藿，胶薰陆。”此尤谬。旃檀与沉香，两木元异。鸡舌即今丁香耳，今药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草叶，南方至多。薰陆，小木而大叶，海南亦有薰陆，乃其胶也，今谓之乳头香。五物迥殊，元非同类。

丁晋公从车驾巡幸，礼成，有诏赐辅臣玉带。时辅臣八人，行在祗候库止有七带。尚衣有带，谓之比玉，价直数百万，上欲以赐辅臣，以足其数。晋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己。乃谕有司，不须发尚衣带，自有小私带，且可服之以谢，候还京别赐可也。有司具以此闻。既各受赐，而晋公一带仅如指阔。上顾谓近侍曰：“丁谓带与同列大殊，速求一带易之。”有司奏“唯有尚衣御带”，遂以赐之。其带熙宁中复归内府。

黄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诵于口。至上前，展奏目诵之，其实不见也。同列害之，密以他书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诵与奏目不同，归乃觉之。遂乞致仕。

京师卖卜者，唯利举场时举人占得失。取之各有术：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问，皆曰“必得”。士人乐得所欲，竟往问之。有邀以后之利者，凡有人问，悉曰“不得”。下第者常过十分之七，皆以谓术精而言直，后举倍获。有因此著名，终身饕利者。

包孝肃尹京，号为明察。有编民犯法，当杖脊。吏受賕，与之约曰：“今见尹，必付我责状。汝第呼号自辩，我与汝分此罪。汝决杖，我亦决杖。”既而包引囚问毕，果付吏责状。囚如吏言，分辩不已。吏大声诃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谓其市权，

粹吏于庭，杖之十七。特宽囚罪，止从杖坐，以抑吏势。不知乃为所卖，卒如素约。小人为奸，固难防也。孝肃天性峭严，未尝有笑容，人谓“包希仁笑比黄河清”。

李溥为江、淮发运使，每岁奏计，则以大船载东南美货，结纳当途，莫知纪极。章献太后垂帘时，溥因奏事，盛称浙茶之美，云：“自来进御，唯建州饼茶，而浙茶未尝修贡。本司以羨余钱买到数千斤，乞进入内。”自国门挽船而入，称进奉茶纲，有司不敢问。所贡余者，悉入私室。溥晚年以贿败，窜谪海州。然自此遂为发运司岁例，每发运使人奏，舳舻蔽川，自泗州七日至京。余出使淮南时，见有重载入汴者，求得其籍，言两浙笈纸三暖船，他物称是。

崔融为《瓦松赋》云：“谓之木也，访山客而未详；谓之草也，验农皇而罕记。”段成式难之曰：“崔公博学，无不该悉，岂不知瓦松已有著说？”引梁简文诗：“依檐映昔耶。”成式以昔耶为瓦松，殊不知昔耶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叶，何成式亦自不识？

江南陈彭年，博学书史，于礼文尤所详练。归朝列于侍从，朝廷郊庙礼仪，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颇为详洽。尝摄太常卿，导驾，误行黄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顾曰：“自有典故。”礼曹素畏其该洽，不复敢诘问。

海物有车渠，蛤属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垄，如蚌壳，故以为器，致如白玉。生南海。《尚书大传》曰：“文王囚于羑里，散宜生得大贝，如车渠，以献纣。”郑康成乃解之曰：“渠，车罔也。”盖康成不识车渠，谬解之耳。

李献臣好为雅言。曾知郑州，时孙次公为陕漕罢赴阙，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献臣故吏，到郑庭参，献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饭，乃问之曰：“餐来未？”使臣误意“餐”者谓次公也，遽对曰：“离长安日，都运待制已治装。”献臣曰：“不问孙待制，官人餐来未？”其人惭沮而言曰：“不敢仰昧，为三司军将日，曾吃却十三。”盖鄙语谓遭杖为餐。献臣掩口曰：“官人误也。问曾与未曾餐饭，欲奉留一食耳。”

梦溪笔谈卷二十三

讥 谑

石曼卿为集贤校理，微行倡馆，为不逞者所窘。曼卿醉与之校，为街司所录。曼卿诡怪不羁，谓主者曰：“只乞就本厢科决，欲诘旦归馆供职。”厢帅不喻其谑，曰：“此必三馆吏人也。”杖而遣之。

司马相如叙上林诸水曰：丹水、紫渊、灊、灂、泾、渭，“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灊灂潢漾”，“东注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谓震泽。”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东注震泽？又白乐天《长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与幸蜀路全无交涉。杜甫《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防风氏身广九亩，长三尺，姬室亩广六尺，九亩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风之身，乃一饼餠耳。此亦文章之病也。

库藏中物，物数足而名差互者，帐籍中谓之“色缴”。音叫。尝有一从官，知审官西院，引见一武人，于格合迁官，其人自陈年六十，无材力，乞致仕，叙致谦厚，甚有可观。主判攘手曰：“某年七十二，尚能拳欧数人。此辕门也，方六十岁，岂得遽自引退！”京师人谓之“色缴”。

旧日官为中允者极少，唯老于幕官者，累资方至，故为之者多潦倒之人。近岁州县官进用者，多除中允。遂有“冷中允”、“热中允”。又集贤院修撰，旧多以馆阁久次者为之。近岁有自常官超授要任，未至从官者多除修撰。亦有“冷撰”、“热撰”。时人谓“热中允不博冷修撰。”

梅询为翰林学士，一日，书诏颇多，属思甚苦，操觚循阶而行。忽见一老卒，卧于日中，欠伸甚适。梅忽叹曰：“畅哉！”徐问之曰：“汝识字乎？”曰：“不识字。”梅曰：“更快活也！”

有一南方禅僧到京师，衣间绯袈裟。主事僧素不识南宗体式，以为妖服，执归有司。尹正见之，亦迟疑未能断。良久，喝出禅僧，以袈裟送报慈寺泥迦叶披之。人以谓此僧未有见处，却是知府具一只眼。

士人应敌文章，多用他人议论，而非心得。时人为之语曰：“问即不会，用则不错。”

张唐卿进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兴国寺，题壁云：“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有人续其下云：“君看姚晔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后果终于京官。

信安、沧、景之间，多蚊虻。夏月，牛马皆以泥涂之，不尔多为蚊虻所毙。效行不敢乘马，马为蚊虻所毒，则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独轮小车，马鞍蒙之以乘，谓之“木马”。

挽车者皆衣韦裤。冬月作小坐床，冰上拽之，谓之“凌床”。余尝按察河朔，见挽床者相属，问其所用，曰：“此运使凌床”，“此提刑凌床”也。闻者莫不掩口。

庐山简寂观道士王告，好学有文，与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当为都工。都工簿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当为都工，讼于星子云：“职位颠倒，称号不便。”星子令封牒与告，告乃判牒曰：“客僧做寺主，俗谚有云；散众夺都工，教门无例。虽紫衣与黄衣稍异，奈本观与别观不同。非为称呼，盖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显，岂所谓大道无名。宜自退藏，无抵刑宪。”告后归本贯登科，为健吏，至祠部员外郎、江南西路提点刑狱而卒。

旧制，三班奉职月俸钱七百，驿羊肉半斤。祥符中，有人为诗，题所在驿舍间曰：“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闻之曰：“如此何以责廉隅？”遂增今俸。

尝有一名公，初任县尉，有举人投书索米，戏为一诗答之曰：“五贯九百五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熙宁中，例增选人俸钱，不复有五贯九百俸者，此实养廉隅之本也。

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讼科场，覆考落数人，曼卿是其数。时方期集于兴国寺，符至，追所赐敕牒靴服。数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独解靴袍还使人，露体戴幞头，复坐，语笑终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职。曼卿为一绝句曰：“无才且作三班借，请俸争如录事参。从此罢称乡贡进，且须走马东西南。”

蔡景繁为河南军巡判官日，缘事至留司御史台阅案牍，得乾德中回南郊仪仗使司牒检云：“准来文取索本京大驾卤簿，勘会本京卤簿仪仗，先于清泰年中，末帝将带逃走，不知所在。”

江南宋齐丘，智谋之士也。自以谓江南有精兵三十万：士卒十万，大江当十万，而已当十万。江南初主，本徐温养子，及僭号，迁徐氏于海陵。中主继统，用齐丘谋，徐氏无男女少长，皆杀之。其后，齐丘尝有一小儿病，闭阁谢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乐工，且双瞽，作一诗书纸鸢上，放入齐丘第中，诗曰：“化家为国实良图，总是先生画计谋。一个小儿抛不得，上皇当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东，至今有小儿坟数十，皆当时所杀徐氏之族也。

有一故相远派在姑苏，有嬉游，书其壁曰：“大丞相再从侄某尝游。”有士人李璋，素好讪谑，题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孙李璋继至。”

吴中一士人，曾为转运司别试解头，以此自负，好附托显位。是时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庄敏庞公知湖州。士人游毗陵，攀其徒饮倡家，顾谓一驺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饮，速遣有司持酒肴来。”李二，谓李御史也。俄顷，郡厨以饮食至，甚为丰腆。有一蓐医，适在其家，见其事，后至御史之家，因语及之。李君极怪，使人捕得驺卒，乃兵马都监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买饮食，以给坐客耳。李乃杖驺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与之别，唁之曰：“仓卒遽行，当何所诣？”士人应之曰：“且往湖州，依庞九耳。”闻者莫不大笑。

馆阁每夜轮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则虚其夜，谓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过四，至第五日即须入宿。遇豁宿，例于宿历名位下书：“腹肚不安，免宿。”故馆阁宿历，相传谓之“害肚历”。

梦溪笔谈

吴人多谓梅子为“曹公”，以其尝望梅止渴也。又谓鹅为“右军”，以其好养鹅也。有一士人遗人醋梅与焗鹅，作书云：“醋浸曹公一髻，汤焗右军两只，聊备一饌。”

梦溪笔谈卷二十四

杂志一

延州今有五城，说者以谓旧有东西二城，夹河对立；高万兴典郡，始展南北东三关城。余因读杜甫诗云：“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乃知天宝中已有五城矣。

酈、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裹之，乃采入缶中。颇似淳漆，然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幄幕皆黑。余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其识文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余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造煤人盖未知石烟之利也。石炭烟亦大，墨人衣。余戏为《延州诗》云：“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冬未老，石烟多似洛阳尘。”

解州盐泽之南，秋夏间多大风，谓之“盐南风”，其势发屋拔木，几欲动地。然东与南皆不过中条，西不过席张铺，北不过鸣条，纵广止于数十里之间。解盐不得此风不冰，盖大鹵之气相感，莫知其然也。又汝南亦多大风，虽不及盐南之厉，然亦甚于他处，不知缘何如此？或云：“自城北风穴山中出。”今所谓风穴者已夷矣，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谚云：“汝州风，许州葱。”其来素矣。

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幕之北，今谓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谓之庆州。余奉使，尝帐宿其下。山长数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谓黑水也。胡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曾逆流。余临视之，无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东。大底北方水多黑色，故有卢龙郡。北人谓水为龙，卢龙即黑水也。黑水之西有连山，谓之夜来山，极高峻。契丹坟墓皆在山之东南麓，近西有远祖射龙庙，在山之上，有龙舌藏于庙中，其形如剑。山西别是一族，尤为劲悍，唯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谓之“山西族”，北与“黑水胡”、南与“达靺”接境。

余姻家朝散郎王九龄常言：其祖贻永侍中，有女子嫁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医朱严药，遂差。貂蝉喜甚，置酒庆之。女子于坐间求为朱严奏官，貂蝉难之，曰：“今岁恩例已许门医刘公才，当候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径归不可留。貂蝉追谢之，遂召公才，谕以女子之意，辍是岁恩命以授朱严。制下之日而严死。公才乃嘱王公曰：“朱严未受命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为公才请。及制下，公才之尉氏县，使人召之。公才方饮酒，闻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门助教，而死二医。一官不可妄得，况其大者乎。

赵韩王治第，麻捣钱一千二百余贯，其他可知。盖屋皆以板为笄，上以方砖甃之，然后布瓦，至今完壮。涂壁以麻捣土，世俗遂谓涂壁麻为麻捣。

契丹北境有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才寸许，后足几一尺。行则用后足跳，一跃数尺，止则蹶然扑地。生于契丹庆州之地大莫中。余使虏日，捕得数兔持归。盖《尔雅》所谓蟹兔也，亦曰“蚤蚤巨驴”也。

蠖螋之小而绿色者，北人谓之蠖，即《诗》所谓“蠖首蛾眉”者也，取其顶深且方也。又闽人谓大蝇为胡蠖，亦蠖之类也。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则来。白雁至则霜降，河北人谓之“霜信”。杜甫诗云：“故国霜前白雁来。”即此也。

熙宁中，初行淤田法。论者以谓《史记》所载：“泾水一斛，其泥数斗，且粪且溉，长我禾黍。”所谓“粪”，即“淤”也。余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凿六陡门，发汴水以淤下泽，民获其利，刻石以颂刺史之功。则淤田之法，其来盖久矣。

余奉使河北，边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乾之类，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

唐李翱为《来南录》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邮，乃泝至于江。”《孟子》所谓“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则淮、泗固尝入江矣。此乃禹之旧迹也。熙宁中，曾遣使按图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无复能至高邮耳。

余中表兄李善胜，曾与数年辈炼朱砂为丹。经岁余，因沐砂再入鼎，误遗下一块，其徒丸服之，遂发槽冒，一夕而毙。朱砂至凉药，初生婴儿可服，因火力所变，遂能杀人。以变化相对言之，既能变而为大毒，岂不能变而为大善？既能变而杀人，则宜有能生人之理，但未得其术耳。以此知神仙羽化之方，不可谓之无，然亦不可不戒也。

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图牒，未尝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宫，伐山取材，方有人见之，此时尚未有名。按西域书，阿罗汉诺矩罗居震旦东南大海际雁荡山芙蓉峰龙湫。唐僧贯休为《诺矩罗赞》，有“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蒙蒙”之句。此山南有芙蓉峰，峰下芙蓉驿，前瞰大海，然未知雁荡、龙湫所在。后因伐木，始见此山。山顶有大池，相传以为雁荡。下有二潭水，以为龙湫。又以经行峡、宴坐峰，皆后人以贯休诗名之也。谢灵运为永嘉守，凡永嘉山水，游历殆遍，独不言此山，盖当时未有雁荡之名。余观雁荡诸峰，皆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穷崖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原其理，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如大小龙湫、水帘、初月谷之类，皆是水凿音漕去声之穴。自下望之，则高岩峭壁；从上观之，适与地平，以至诸峰之顶，亦低于山顶之地面。世间沟壑中水凿之处，皆有植土龛岩，亦此类耳。今成皋、峡西大洞中，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亦雁荡具体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既非挺出地上，则为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见，灵运所不至，理不足怪也。

内诸司舍屋，唯秘阁最宏壮。阁下穹隆高敞，相传谓之“木天”。

嘉祐中，苏州昆山县海上，有一船桅折，风飘抵岸。船中有三十余人，衣冠如唐人，

系红鞞角带，短皂布衫。见人皆恸哭，语言不可晓。试令书字，字亦不可读。行则相缀如雁行。久之，自出一书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罗岛首领陪戎副尉制；又有一书，乃是上高丽表，亦称屯罗岛，皆用汉字。盖东夷之臣属高丽者。船中有诸谷，唯麻子大如莲的。苏人种之，初岁亦如莲的，次年渐小，数年后只如中国麻子。时赞善大夫韩正彦知昆山县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罢，以手捧首而馐，意若欢感。正彦使人为其治桅，桅旧植船木上，不可动，工人为之造转轴，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复捧首而馐。

熙宁中，珠辇国使人入贡，乞依本国俗撒殿，诏从之。使人以金盘贮珠，跪捧于殿槛之间，以金莲花酌珠，向御座撒之，谓之“撒殿”，乃其国至敬之礼也。朝退，有司扫御得珠十余两，分赐是日侍殿阁门使副内臣。

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纆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余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岁首画钟馗于门，不知起自何时。皇祐中，金陵发一冢，有石志，乃宋宗恚母郑夫人。宗恚有妹名钟馗，则知钟馗之设亦远。

信州杉溪驿舍中，有妇人题壁数百言。自叙世家本土族，父母以嫁三班奉职鹿生之子；鹿忘其名。婉娠方三日，鹿生利月俸。逼令上道，遂死于杉溪。将死，乃书此壁，具逼迫苦楚之状，恨父母远，无地赴诉。言极哀切，颇有词藻，读者无不感伤。既死，槁葬之驿后山下。行人过此，多为之愤激，为诗以吊之者百余篇。人集之，谓之《鹿奴诗》，其间甚有佳句。鹿生，夏文庄家奴，人恶其贪忍，故斥为“鹿奴”。

士人以氏族相高，虽从古有之，然未尝著盛。自魏氏铨总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专任门地。唯四夷则全以氏族为贵贱。如天竺以利利、婆罗门二姓为贵种；自余皆为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贫四姓，如工、巧、纯、陀是也。其他诸国亦如是。国主大臣，各有种姓，苟非贵种，国人莫肯归之；庶性虽有劳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后魏据中原，此俗遂盛行于中国，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得人者谓之“四姓”。其后迁易纷争，莫能坚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阳卢、陇西李、荥阳郑为甲族。唐高宗时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赵郡李，通谓“七姓”。然地势相倾，互相排低，各自著书，盈编连简，殆数十家，至于朝廷为之置官议定。而流习所徇，扇以成俗，虽国势不能排夺。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谓之士族，此外悉为庶姓，婚宦皆不敢与百家齿。陇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内，又如岗头卢、泽底李、土门崔、靖恭杨之类，自为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渐衰息。

茶牙，古人谓之雀舌、麦颖，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质素良，而所植之木又美，则新牙一发，便长寸余，其细如针。唯牙长为上品，以其质韃、土力皆有余故也。如雀舌、麦颖者，极下材耳。乃北人不识，误为品题。余山居有《茶论》，《尝茶》诗云：“谁把嫩香名雀舌？定知北客未曾尝。不知灵草天然异，一夜风吹一寸长。”

闽中荔枝，核有小如丁香者，多肉而甘。土人亦能为之，取荔枝木去其宗根，仍火燔令焦，复种之，以大石抵其根，但令傍根得生，其核乃小，种之不复牙。正如六畜去势，

则多肉而不复有子耳。

元丰中，庆州界生子方虫，方为秋田之害。忽有一虫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钳，千万蔽地。遇子方虫，则以钳搏之，悉为两段。旬日，子方皆尽，岁以大穰。其虫旧曾有之，土人谓之傍不肯。

养鹰鹞者，其类相语，谓之咪以麦反。漱。三馆书有《咪漱》三卷，皆养鹰鹞法度，及医疗之术。

处士刘易，隐居王屋山。尝于斋中见一大蜂，冒于蛛网，蛛搏之，为蜂所整坠地。俄顷，蛛鼓腹欲烈，徐行入草。蛛啮芋梗微破，以疮就啮处磨之，良久腹渐消，轻躁如故。自后人有为蜂蜜者，揉芋梗傅之则愈。

宋明帝好食蜜渍鲑鲈，一食数升。鲑鲈乃今之乌贼肠也，如何以蜜渍食之？大业中，吴郡贡蜜蟹二千头、蜜拥剑四瓮。又何胤嗜糖蟹。大底南人嗜咸，北人嗜甘。鱼蟹加糖蜜，盖便于北俗也。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庆历中，群学士会于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簣，令饗人烹之。久且不至，客讶之，使人检视，则曰：“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烂。”坐客莫不大笑。余尝过亲家设馔，有油煎法鱼，鳞鬣虬然，无下筋处。主人则捧而横啮，终不能咀嚼而罢。

漳州界有一水，号乌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数十里间，水皆不可饮，饮则病瘴。行人皆载水自随。梅龙图公仪宦州县时，沿牒至漳州；素多病，预忧瘴疠为害，至乌脚溪，使数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为毒水所沾。兢惕过甚，睚眦矍铄，忽坠水中，至于没顶。乃出之，举体黑如昆仑，自谓必死。然自此宿病尽除，顿觉康健，无复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

北岳恒山，今谓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属契丹，以大茂山分脊为界。岳祠旧在山下，石晋之后，稍迁近里。今其地谓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阳。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气清，则望见大茂。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题名云：“太原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亲领步骑五十万，问罪幽陵，回师自飞狐路即归雁门。”今飞狐路在茂之西，自银冶寨北出倒马关，度虜界，却自石门子、令水铺入瓶形、梅回两寨之间，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唯北寨西出承天阁路，可至河东，然路极峭狭。太平兴国中，车驾自太原移幸恒山，乃由土门路。至今有行宫。

镇阳池苑之盛，冠于诸镇，乃王镒时海子园也。镒尝馆李正威于此。亭馆尚是旧物，皆甚壮丽。镇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谓之“潭园”，盖不知昔尝谓之“海子”矣。中山人常好与镇人相雌雄，中山城北园中亦有大池，遂谓之海子，以压镇之潭园。余熙宁中奉使镇定，时薛师政为定帅，乃与之同议，展海子直抵西城中山王冢，悉为稻田。引新河水注之，清波潋漫数里，颇类江乡矣。

梦溪笔谈卷二十五

杂志一

宣州宁国县多积首蛇，其长盈尺，黑鳞白章，两首文彩同，但一首逆鳞耳。人家庭槛间，动有数十同穴，略如蚯蚓。

太子中允关杞曾提举广南西路常平仓，行部邕管，一吏人为虫所毒，举身溃烂。有一医言能治，呼使视之，曰：“此为天蛇所螫，疾已深，不可为也。”乃以药傅其创，有肿起处，以钳拔之。有物如蛇，凡取十余条而疾不起。又余家祖莹在钱塘西溪，尝有一田家，忽病癩，通身溃烂，号呼欲绝。西溪寺僧识之，曰：“此天蛇毒耳，非癩也。”取木皮煮，饮一斗许，令其恣饮。初日疾减半，两三日顿愈。验其木，乃今之秦皮也。然不知天蛇何物。或云：“草间黄花蜘蛛是也。人遭其螫，仍为露水所濡，乃成此疾。”露涉者亦当戒也。

天圣中，侍御史知杂事章频使辽，死于虏中。虏中无棺槨，举至范阳方就殓。自后辽人常造数漆棺，以银饰之，每有使人入境，则载以随行，至今为例。

景祐中，党项首领赵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朝廷遣郎官杨告入蕃吊祭。告至其国中，元昊迁延遥立，屡促之，然后至前受诏。及拜起，顾其左右曰：“先王大错！有国如此，而乃臣属于人。”既而殓告于厅，其东屋后若千百人锻声。告阴知其有异志，还朝，秘不敢言。未几，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至是献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礼乐，下令国中，悉用蕃书、胡礼，自称大夏。朝廷兴师问罪，弥岁，虏之战士益少，而旧臣宿将如刚浪唆遇、野利辈，多以事诛，元昊力孤，复奉表称蕃。朝廷因赦之，许其自新。元昊乃更称兀卒曩宵。庆历中，契丹举兵讨元昊，元昊与之战，屡胜，而契丹至者日益加众。元昊望之，大骇曰：“何如此之众也？”乃使人行成，退数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许，引兵压西师阵。元昊又为之退舍，如是者三。凡退百余里，每退必尽焚其草莱。契丹之马无所食，因其退，乃许平。元昊迁延数日，以老北师。契丹马益病，亟发军攻之，大败契丹于金肃城，获其伪乘舆、器服、子婿、近臣数十人而还。先是，元昊后房生一子，曰甯令受。“甯令”者，华言大王也。其后又纳没臧讹咙之妹，生谅祚而爱之。甯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没臧氏，授戈于甯令受，使图之。甯令受间入元昊之室，卒与元昊遇，遂刺之，不殊而走。诸大佐没臧讹咙辈仆甯令，梟之。明日，元昊死，立谅祚，而舅讹咙相之。有梁氏者，其先中国人，为讹咙子妇。谅祚私焉，日视事于国，夜则从诸没臧氏。讹咙恐甚，谋伏甲梁氏之宫，须其入以杀之。梁氏私以告谅祚，乃使召讹咙，执于内室。没臧，强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余人；悉诛之，夷其宗。以

梁氏为妻，又命其弟乞埋为家相，许其世袭。谅祚凶忍，好为乱。治平中，遂举兵犯庆州大顺城。谅祚乘骆马，张黄屋，自出督战。啤者弓弩射之中，乃解围去。创甚，驰入一佛祠。有牧牛儿不得出，惧伏佛座下，见其脱靴，血漉于踝，使人裹创异载而去。至其国，死。子秉常立，而梁氏自主国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继之，谓之没甯令。“没甯令”者，华言天大王也。秉常之世，执国政者有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于军事；以不附诸梁，迁下治而死。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袭居长契，次曰都罗马尾，又次曰关萌讹，略知书，私侍梁氏。移逋、萌讹皆以昵倖进，唯马尾粗有战功，然皆庸才。秉常荒暴，梁氏自主兵，不以属其子。秉常不得志，素慕中国。有李青者，本秦人，亡虏中。秉常昵之，因说秉常以河南归朝廷。其谋洩，青为梁氏所诛，而秉常废。

古人论茶，唯言阳羨、顾渚、天柱、蒙顶之类，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申茶粘黑者，则已近乎“建饼”矣。建茶皆乔木；吴、蜀、淮南唯丛茷而已，品自居下。建茶胜处曰郝源、曾坑，其间又岔根、山顶二品尤胜。李氏时号为北苑，置使领之。

信州铅山县有苦泉，流以为涧。挹其水熬之，则成胆矾。烹胆矾则成铜；熬胆矾铁釜，久之亦化为铜。水能为铜，物之变化，固不可测。按《黄帝素问》有“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气在天为湿，土能生金石，湿亦能生金石”，此其验也。又石穴中水，所滴皆为钟乳、殷孽。春秋分时，汲井泉则结石花；大涵之下，则生阴精石，皆湿之所化也。如木之气在天为风，木能生火，风亦能生火。盖五行之性也。

古之节如今之虎符，其用则有圭璋龙虎之别，皆棊，将之英荡是也。汉人所持节，乃古之旄也。余在汉东，得一玉琥，美玉而微红，酣酣如醉肌，温润明洁，或云即玫瑰也。古人有以为币者，《春官》“以白琥礼西方”是也。有以为货者，《左传》“加以玉琥二”是也。有以为瑞节者，“山国用虎节”是也。

国朝汴渠，发京畿辅郡三十余县夫，岁一浚。祥符中，阁门祗候使臣谢德权领治京畿沟洫，权借浚汴夫。自尔后三岁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兼沟洫河道，以为常职。久之，治沟洫之工渐弛，邑官徒带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岁岁理淀。异时京师沟渠之水皆入汴，日尚书省都堂壁记云，“疏治八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淀，京城东水门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宁中，议改疏洛水入汴。余尝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师上善门量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势，京师之地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于京城东数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见旧底。验量地势，用水平、望尺、幹尺量之，不能无小差。汴渠堤外，皆是出土故沟，水令相通，时为一堰节其水；候水平，其上渐浅涸，则又为一堰，相齿如阶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数会之，乃得地势高下之实。

唐风俗，人在远或闺门间，则使人传拜以为敬。本朝两浙仍有此俗。客至，欲致敬于闺闼，则立使人而拜之；使人入见所礼，乃再拜致命。若有中外，则答拜；使人出，复拜客，客与之为礼如宾主。庆历中，王君贶使契丹。宴君贶于混融江，观钓鱼。临归，戎主置酒谓君贶曰：“南北修好岁久，恨不得亲见南朝皇帝兄。托卿为传一杯酒到南朝。”乃自起酌酒，容甚恭，亲授君贶举杯；又自鼓琵琶，上南朝皇帝千万岁寿。先是，戎主之弟宗元为燕王，有全燕之众，久畜异谋。戎主恐其阴附朝廷，故特效恭顺。宗元后卒以称乱诛。

潘阆字逍遥，咸平间有诗名。与钱易、许洞为友，狂放不羁。尝为诗曰：“散拽禅师



来蹴踘，乱拖游女上秋千。”此其自序之实也。后坐卢多逊党亡命，捕迹甚急，闾乃变姓名，僧服入中条山。许洞密赠之诗曰：“潘逍遥，平生才气如天高。仰天大笑无所惧，天公嗔尔口啾啾。罚教临老投补衲，归中条。我愿中条山神镇长在，驱雷叱电依前赶出这老怪。”后会赦，以四门助教召之，闾乃自归，送信州安置。仍不惩艾，复为《扫市舞》词曰：“出砒霜，价钱可。赢得拨灰兼弄火。畅杀我。”以此为士人不齿，放弃终身。

江湖间唯畏大风。冬月风作有渐，船行可以为备；唯盛夏风起于顾盼间，往往难。曾闻江国贾人有一术，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风景，须作于午后。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至于巳时即止。如此，无复与暴风遇矣。国子博士李元规云：“平生游江湖，未尝遇风，用此术。”

余使虜，至古契丹界，大蓊茷如车盖。中国无此大者。其地名蓊，恐其因此也，如扬州宜杨、荆州宜荆之类。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

刁约使契丹，戏为四句诗曰：“押燕移离毕，看房贺跋支。钱行三匹裂，密赐十貔狸。”皆纪实也。移离毕，官名，如中国执政官。贺跋支，如执衣防阁。匹裂，小木罍，以色绫木为之，如黄漆。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谷，嗜肉，狄人为珍膳，味如狍子而脆。

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劫之。盖思贤，人名也，人传其术，遂以之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蔡君谟尝书小吴笺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为终身之恨，此君殊清节，可为世戒。张乖崖镇蜀，当遨游时，士女环左右，终三年未尝回顾。此君殊重厚，可以为薄夫之检押。”此帖今在张乖崖之孙尧夫家。余以谓买书而为终身之恨，近于过激。苟其性如此，亦可尚也。

陈文忠为枢密，一日，日欲没时，忽有中人宣召。既入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时见有帘帟、灯烛，皆莫知何处。已而到一小殿，殿前有两花槛，已有数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帘，蜡烛十余炬而已。相继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齐。唯记文忠、丁谓、杜镐三人，其四人忘之。杜镐时尚为馆职。良久，乘舆自宫中出，灯烛亦不过数十而已。宴具甚盛。卷帘，令不拜，升殿就坐。御座设于席东，设文忠之坐于席西，如常人宾主之位。尧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喻不已，尧叟恳陈“自古未有君臣齐列之礼”，至于再三。上作色曰：“本为天下太平，朝廷无事，思与卿等共乐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开宴？今日只是宫中供办，未尝命有司，亦不召中书辅臣。以卿等机密及文馆职任侍臣无嫌，且欲促坐语笑，不须多辞。”尧叟等皆趋下称谢，上急止之曰：“此等礼数，且皆置之。”尧叟悚慄危坐，上语笑极欢。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两绛囊，置群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时和岁丰，中外康富，恨不得与卿等日夕相会。太平难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费。”群臣欲起谢，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赐，悉良金重宝。酒罢，已四鼓，时人谓之“天子请客”。文惠之子述古得于文忠，颇能道其详，此略记其一二耳。

关中无螃蟹。元丰中，余在陕西，闻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蟹。土人怖其形状，以为怪物。每人家有病虐者，则借去挂门户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识，鬼亦不识也。

丞相陈秀公治第于润州，极为阔壮，池馆绵亘数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舆一登

西楼而已。人谓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卖不得。

福建剧贼廖恩，聚徒千余人，剽掠市邑，杀害将吏，江浙为之搔然。后经赦宥，乃率其徒首降，朝廷补恩右班殿直，赴三班院候差遣。时坐恩黜免者数十人。一时在铨班叙录其脚色，皆理私罪或公罪，独恩脚色称：“出身以来，并无公私过犯。”

曹翰围江州三年，城将陷，太宗嘉其尽节于所事，遣使喻翰：“城下日，拒命之人尽赦之。”使人至独木渡，大风数日，不可济。及风定而济，则翰已屠江州无遗类，适一日矣。唐吏部尚书张嘉福奉使河北，逆韦之乱，有敕处斩，寻遣使人赦之。使人马上昏睡，迟行一驿，比至，已斩讫。与此相类，得非有命欤？

庆历中，河北大水，仁宗忧形于色。有走马承受公事使臣到阙，即时召对，问：“河北水灾何如？”使臣对曰：“怀山襄陵。”又问：“百姓如何？”对曰：“如丧考妣。”上默然。既退，即诏阁门：“今后武臣上殿奏事，并须直说，不得过为文饰。”至今阁门有此条，遇有合奏事人，即预先告示。

予奉使按边，始为木图，写其山川道路。其初遍履山川，旋以面糊木屑写其形势于木案上。未几寒冻，木屑不可为，又熔蜡为之。皆欲其轻，易赍故也。至官所，则以木刻上之。上召辅臣同观，乃诏边州皆为木图，藏于内府。

蜀中剧贼李顺，陷剑南、两川，关右震动。朝廷以为忧。后王师破贼，枭李顺，收复两川，书功行赏，了无间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珪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覆按皆实。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赏文珪二官，仍阁门祇候。文珪，泉州人，康定中老归泉州，余尚识之。文珪家有《李顺案款》，本末甚详。顺本味江王小博之妻弟，始王小博反于蜀中，不能抚其徒众，乃共推顺为主。顺初起，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录用材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无所犯。时两蜀大饥，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及败，人尚怀之。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乃始就戮。

交趾乃汉、唐交州故地。五代离乱，吴文昌始据安南，稍侵交、广之地。其后文昌为丁璫所杀，复有其地。国朝开宝六年，璫初归附，授静海军节度使；八年，封交趾郡王。景德元年，土人黎桓杀璫自立；三年，桓死，安南大乱，久无酋长。其后国人共立闽人李公蕴为主。天圣七年，公蕴死，子德政立。嘉祐六年，德政死，子日尊立。自公蕴据安南，始为边患，屡将兵入寇。至日尊，乃僭称“法天应运崇仁至道庆成龙祥英武睿文尊德圣神皇帝”，尊公蕴为“太祖神武皇帝”，国号大越。熙宁元年，伪改元宝象；次年又改神武。日尊死，子乾德立，以宦人李尚吉与其母黎氏号燕鸾太妃同主国事。熙宁八年，举兵陷邕、钦、廉三州。九年，遣宣徽使郭仲通、天章阁待制赵公才讨之，拔广源州，擒酋领刘纪，焚甲峒，破机郎、决里，至富良江。尚吉遣王子洪真率众来拒，大败之，斩洪真，众歼于江上，乾德乃降。是时，乾德方十岁，事皆制于尚吉。广源州者，本邕州羁縻。天圣七年，首领依存福归附，补存福邕州卫职，转运使章频罢遣之，不受其地，存福乃与其子智高东掠笼州，有之七源。存福因其乱，杀其兄，率土人刘川，以七源州归存福。庆历八年，智高自领广源州，渐吞灭右江、田州一路蛮峒。皇祐元年，邕州人殿中丞昌协奏乞招收智高，不报。广源州孤立，无所归。交趾觊其隙，袭取存福以归。智高据州不肯下，反欲图交趾；不克，为交人所攻，智高出奔右江文村，具金函表投邕州，乞归朝廷；邕州

陈拱拒不纳。明年，智高与其匹卢豹、黎貌、黄仲卿、廖通等拔横山寨入寇，陷邕州，入二广。及智高败走，卢豹等收其余众，归刘纪，下广河。至熙宁二年，豹等归顺。未几，复叛从纪。至大军南征，郭帅遣别将燕达下广源，乃始得纪，以广源为顺州。甲峒者，交趾大聚落，主者甲承贵，娶李公蕴之女，改姓甲氏。承贵之子绍泰，又娶德政之女。其子景隆，娶日尊之女。世为婚姻，最为边患。自天圣五年，承贵破太平寨，杀寨主李绪。嘉祐五年，绍泰又杀永平寨主李德用，屡侵边境。至熙宁大举，乃讨平之，收隶机郎县。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长不得过膝；买鱼肉及酒入营门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兼外戍之日多，在营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师卫兵请粮者，营在城东者，即令赴城西仓；在城西者，令赴城东仓；仍不许僦车脚，皆须自负。尝亲登右掖门观之。盖使之劳力，制其骄惰。故士卒衣食无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青堂羌本吐蕃别族。唐末，蕃将尚恐热作乱，率众归中国，境内离散。国初，有胡僧立遵者，乘乱挟其主錢逋之子唃廝囉，东据宗哥邈川城。唃廝囉人号瑕萨錢通者，胡言“赞普”也。唃廝，华言“佛”也；囉，华言“男”也。自称佛男，犹中国之称天子也。立遵姓李氏，唃廝囉立，立遵与邈川首领温音温反。逋相之，有汉陇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东西二千余里。宗哥邈川，即所谓“三河间”也。祥符九年，立遵与唃廝囉引众十万寇边，入古渭州，知秦州曹玮攻败之，立遵归乃死。唃廝囉妻李氏，立遵之女也，生二子，曰瞎毡、磨毡角。立遵死，唃廝囉更取乔氏，生子董毡，取契丹之女为妇。李氏失宠，去为尼；二子亦去其父，瞎毡居河州，磨毡角居邈川。唃廝囉往来居青堂城。赵元昊叛命，以兵遮唃廝囉，遂与中国绝。屯田员外郎刘涣献议通唃廝囉，乃使涣出古渭州，循末邦山，至河州国门寺，绝河，逾廓州，至青堂，见唃廝囉，授以爵命，自此复通。磨毡角死，唃廝囉复取邈川城，收磨毡角妻子，质于结罗城。唃廝囉死，子董毡立，朝廷复授以爵命。瞎毡有子木征，木征者，华言“龙头”也。以其唃廝囉嫡孙，昆弟行最长，故谓之“龙头。”羌人语倒，谓之“头龙”。瞎毡死，青堂首领瞎药鸡罗及胡僧鹿尊共立之，移居滔山。董毡之甥瞎征伏，羌蕃部李钺星之子也，与木征不协，其舅李笃毡挟瞎征居结古野反。河，瞎征数与笃毡及沈千族首领常尹丹波合兵攻木征，木征去，居安乡城。有巴欺温者，唃氏族子，先居结罗城，其后稍强。董毡河南之城遂三分：巴欺温、木征居洮河间，瞎征居结河，董毡独有河北之地。熙宁五年秋，王子醇引兵，始出路骨山，拔香子城，平河州。又出马兰州，擒木征母弟结吴叱，破洮州，木征之弟已毡角降。尽得河南熙、河、洮、岷、叠、宕六州之地，自临江寨至安乡城，东西一千余里，降蕃户三十余万帐。明年，瞎木征降，置熙河路。

范文正常言：史称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尽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恶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后能周大事。

元丰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将引兵卒，至保安军顺宁寨，围之数重。时寨兵至少，人心危惧。有倡姥李氏，得梁氏阴事甚详，乃掀衣登陴，抗声骂之，尽发其私。虏人皆掩耳，并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丑，虏人度李终不可得，恐且得罪，遂托以他事，中夜解去。鸡鸣狗盗皆有所用，信有之。

宋宣献博学，喜藏异书，皆手自校讎。常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缪。”

梦溪笔谈卷二十六

药议

古方言“云母粗服，则著人肝肺不可去。”如批把、狗脊毛不可食，皆云“射入肝肺”。世俗似此之论甚多，皆谬说也。又言“人有水喉、食喉、气喉”者，亦谬说也。世传《欧希范真五脏图》，亦画三喉，盖当时验之不审耳。水与食同咽，岂能就口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而已。咽则纳饮食，喉则通气。咽则咽入胃脘，次入胃中，又次入广肠，又次入大小肠；喉则下通五脏，为出入息。五脏之含气呼吸，正如冶家之鼓鞴。人之饮食药饵，但自咽入肠胃，何尝能至五脏？凡人之肌骨、五脏、肠胃虽各别，其入肠之物，英精之气味，皆能洞达，但滓秽即入二肠。凡人饮食及服药既入肠，为真气所蒸，英精之气味，以至金石之精者，如细研硫黄、朱砂、乳石之类，凡能飞走融结者，皆随真气洞达肌骨，犹如天地之气，贯穿金石土木，曾无留碍。自馀顽石草木，则但气味洞达耳。及其势尽，则滓秽传入大肠，润湿渗入小肠，此皆败物，不复能变化，惟当退洩耳。凡所谓某物入肝，某物入肾之类，但气味到彼耳，凡质岂能至彼哉？此医不可不知也。

余集《灵苑方》，论鸡舌香以为丁香母，盖出陈氏《拾遗》。今细考之，尚未然。按《齐民要术》云：“鸡舌香，世以其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即今丁香是也。《日华子》云：“鸡舌香，治口气。”所以三省故事，郎官日含鸡舌香，欲其奏事对答，其气芬芳。此正谓丁香治口气，至今方书为然。又古方五香连翘汤用鸡舌香，《千金》五香连翘汤无鸡舌香，却有丁香，此最为明验。《新补本草》又出丁香一条，盖不曾深考也。今世所用鸡舌香，乳香中得之，大如山茱萸，剉开，中如柿核，略无气味。以治疾，殊极乖谬。

旧说有“药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说。其意以谓药虽众，主病者专在一物，其他则节级相为用，大略相统制，如此为宜，不必尽然也。所谓君者，主此一方者，固无定物也。《药性论》乃以众药之和厚者定以为君，其次为臣、为佐，有毒者多为使，此谬说也。设若欲攻坚积，如巴豆辈，岂得不为君哉！

金罌子止遗洩，取其温且涩也。世之用金罌者，待其红熟时，取汁熬膏用之，大误也。红则味甘，熬膏则全断涩味，都失本性。今当取半黄时采，干，捣末用之。

汤、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汤最多，用丸、散者殊少。煮散古方无用者，唯近世人为之。本体欲达五脏四肢者莫如汤，欲留膈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后散者莫如丸。又无毒者宜汤，小毒者宜散，大毒者须用丸。又欲速者用汤，稍缓者用散，甚缓者用丸。此其大概也。近世用汤者全少，应汤者皆用煮散。大率汤剂气势完壮，力与丸、散倍蓰。煮散者

一啜不过三五钱极矣，比功较力，岂敌汤势？然汤既力大，则不宜有失消息。用之全在良工，难可以定论拘也。

古法采草药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当。但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采掇者易辨识耳，在药则未为良时。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须取无茎叶时采，则津泽皆归其根。欲验之，但取芦菔、地黄辈观，无苗时采，则实而沉；有苗时采，则虚而浮。其无宿根者，即候苗成而未有花时采，则根生已足而又未衰。如今之紫草，未花时采，则根色鲜泽；花过而采，则根色黯恶，此其效也。用叶者取叶初长足时，用芽者自从本说，用花者取花初敷时，用实者成实时采。皆不可限以时月。缘土气有早晚，天时有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则四月花。白乐天《游大林寺》诗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盖常理也，此地势高下之不同也。始筍竹笋，有二月生者，有三四月生者，有五月方生者，谓之晚筍；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谓之晚稻。一物同一畦之间，自有早晚，此物性之不同也。岭、峽微草，凌冬不凋，并、汾乔木，望秋先陨；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一亩之稼，则粪溉者先牙；一丘之禾，则后种者晚实，此人力之不同也。岂可一切拘以定月哉！

《本草注》：“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误也。柚皮极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耳。

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阴阳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种，殆疏也。又有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耳”，此大误也。窃详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长，其次筋难长，最后骨难长。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坚。唯麋角自生至坚，无两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余斤，其坚如石。计一昼夜须生数两。凡骨之顿成生长，神速无甚于此。虽草木至易生者，亦无能及之。此骨血之至强者，所以能补骨血，坚阳道，强精髓也。头者诸阳之会，众阳之聚，上钟于角，岂可与凡血为比哉！麋茸利补阳，鹿茸利补阴。凡用茸，无乐大嫩。世谓之“茄子茸”，但珍其难得耳，其实少力。坚者又太老。唯长数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玛瑙、红玉者，最善。又北方戎狄中有麋、麋、麋。驼鹿极大而色苍，尻黄而无斑，亦鹿之类。角大而有文，莹莹如玉，其茸亦可用。

枸杞，陕西极边生者，高丈余，大可作柱，叶长数寸，无刺，根皮如厚朴，甘美异于他处者。《千金翼》云：“甘州者为真，叶厚大者是。”大体出河西诸郡。其次江池间圩埂上者。实圆如樱桃，全少核。暴乾如饼，极膏润有味。

“淡竹”对“苦竹”为文。除苦竹外，悉谓之淡竹，不应别有一品谓之淡竹。后人不晓，于《本草》内别疏淡竹为一物。今南人食笋有苦笋、淡笋两色，淡笋即淡竹也。

东方、南方所用细辛，皆杜衡也，又谓之马蹄香也：黄白，拳局而脆，乾则作团，非细辛也。细辛出华山，极细而直，深紫色，味极辛，嚼之习习如椒，其辛更甚于椒。故《本草》云：“细辛，水渍令直。”是以杜衡伪为之也。襄、汉间又有一种细辛，极细而直，色黄白，乃是鬼督邮，亦非细辛也。

《本草注》引《尔雅》云：“藟，大苦。”注：“甘草也。蔓延生，叶似荷，茎青赤。”此乃黄药也，其味极苦，故谓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叶悉如槐，高五六尺，但叶端微尖而糙涩，似有白毛，实作角生，如相思角，四五角作一本生，熟则角坼。子如小匾豆，极坚，齿啮不破。

胡麻直是今油麻，更无他说，余已于《灵苑方》论之。其角有六棱者，有八棱者。中

国之麻，今谓之大麻是也。有实为苴麻；无实为枲麻，又曰牡麻。张騫始自大宛得油麻之种，亦谓之麻，故以“胡麻”别之，谓汉麻为“大麻”也。

赤箭，即今之天麻也。后人既误出天麻一条，遂指赤箭别为一物。既无此物，不得已又取天麻苗为之，滋为不然。《本草》明称“采根阴乾”，安得以苗为之？草药上品，除五芝之外，赤箭为第一。此神仙补理、养生上药。世人惑于天麻之说，遂止用之治风，良可惜哉。或以谓其茎如箭，既言赤箭，疑当用茎，此尤不然。至如鸢尾、牛膝之类，皆谓茎叶有所似，用则用根耳，何足疑哉！

地菘即天名精也。世人既不识天名精，又妄认地菘为火菘；《本草》又出鹤虱一条，都成纷乱。今按，地菘即天名精，盖其叶似菘，又似名精，名精即蔓精也。故有二名。鹤虱即其实也。世间有单服火菘法，乃是服地菘耳，不当用火菘。火菘，《本草》名稀菘，即是猪膏苗。后人不识，亦重复出之。

南烛草木，记传、《本草》所说多端，今少有识者。为其作青精饭，色黑，乃误用乌柏为之，全非也。此木类也，又似草类，故谓之南烛草木，今人谓之南天烛者是也。南人多植于庭槛之间，茎如蒟藿，有节；高三四尺，庐山有盈丈者。叶微似楝而小。至秋则实赤如丹。南方至多。

太阴玄精，生解州盐泽大鹵中，沟渠土内得之。大者如杏叶，小者如鱼鳞，悉皆六角，端正如刻，正如龟甲。其裙襴小堕，其前则下刻，其后则上刻，正如穿山甲相掩之处全是龟甲，更无异也。色绿而莹彻；叩之则直理而折，莹明如鉴；折处亦六角，如柳叶。火烧过则悉解折，薄如柳叶，片片相离，白如霜雪，平洁可爱。此乃禀积阴之气凝结，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绛州山中所出绛石耳，非玄精也。楚州盐城古盐仓下土中，又有一物，六棱，如马牙硝，清莹如水晶，润泽可爱，彼方亦各太阴玄精，然喜暴润，如盐碱之类。唯解州所出者为正。

稷乃今之稷也。齐、晋之人谓即、积皆曰“祭”，乃其土音，乃无他义也。《本草注》云：“又名槩子。”槩子乃黍属。《大雅》：“维秬维秠，维粢维芑。”秬、秠、槩、芑皆黍属，以色别，丹黍谓之槩，音门。今河西人用孽字而音槩。

苦耽即《本草》酸浆也。《新集本草》又重出苦耽一条。河西番界中，酸浆有盈丈者。

今之苏合香，如坚木，赤色。又有苏合油，如糯胶，今多用此为苏合香。按刘梦得《传信方》用苏合香云：“皮薄，子如金色。按之即少，放之即起，良久不定如虫动。气烈者佳也。”如此则全非今所用者，更当精考之。

薰陆即乳香也。本名薰陆，以其滴下如乳头者，谓之乳头香；熔塌在地上者，谓之塌香。如腊茶之有滴乳、白乳之品，岂可各是一物？

山豆根味极苦，《本草》言味甘者，大误也。

蒿之类至多。如青蒿一类，自有两种：有黄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谓之青蒿，亦恐有别也。陕西绥、银之间有青蒿，在蒿丛之间，时有一两株，迥然青色，土人谓之香蒿，茎叶与常蒿悉同，但常蒿色绿，而此蒿色青翠，一如松桧之色。至深秋，余蒿并黄，此蒿独青，气稍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此为胜。

按，文蛤即吴人所食花蛤也，魁蛤即车螯也，海蛤今不识。其生时但海岸泥沙中得之，大者如棋子，细者如油麻粒。黄、白或赤相杂，盖非一类。乃诸蛤之房，为海水磨光莹，都非旧质。蛤之属其类至多，房之坚久莹洁者，皆可用，不专指一物，故通谓之海

蛤耳。

今方家所用漏芦，乃飞廉也。飞廉一名漏芦，苗似箬叶，根如牛蒡、绵头者是也。采时用根。今闽中所用漏芦，茎如油麻，高六七寸，秋深枯黑如漆，采时用苗。《本草》自有条，正谓之漏芦。

《本草》所论赭魁，皆未详审，今赭魁南中极多，肤黑肌赤，似何首乌。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槟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制靴，闽、岭人谓之余粮。《本草》禹余粮注中所引，乃此物也。

石龙芮今有两种：水中生者叶光而末圆；陆生者叶毛而末锐。入药用生水者。陆生亦谓之天灸，取少叶揉系臂上，一夜作大泡如火烧者是也。

麻子，海东来者最胜，大如莲实，出屯罗岛。其次上郡、北地所出，大如大豆，亦善。其余皆下材。用时去壳，其法取麻子帛包之，沸汤中浸，候汤冷，乃取悬井中一夜，勿令著水。明日，日中暴干，就新瓦上轻搯，其壳悉解。簸扬取肉，粒粒皆完。

补笔谈

补笔谈卷一

故事

故事，不御前殿，则宰相一员押常参官再拜而出。神宗初即位，宰相奏事，多至日晏。韩忠献当国，遇奏事退晚，即依旧例一面放班，未有著令。王乐道为御史中丞，弹奏语过当，坐谪陈州。自此令宰臣奏事至辰时未退，即一面放班，遂为定制。

故事，升朝官有父致仕，遇大礼则推恩迁一官，不增俸。熙宁中，张丞相果卿以太子太师致仕，用子荫当迁仆射。廷议以为执政官非可以子荫迁授，罢之。前两府致仕，不以荫迁官，自此始。

故事，初授从官、给谏未衣紫者，告谢日面赐金紫。何圣从在陕西就任除待制，仍旧衣绯。后因朝阙，值大宴，殿上独圣从衣绯；仁宗问所以，中筵起，乃赐金紫，遂服以就坐。近岁许冲元除知制诰，犹著绿，告谢日面赐银绯；后数日别因对，方赐金紫。

自国初以来，未尝御正衙视朝。百官辞见，必先过正衙，正衙即不御，但望殿两拜而出，别日却赴内朝。熙宁中，草视朝仪，独不立见辞谢班。正御殿日，却谓之“无正衙”；须候次日依前望殿虚拜，谓之“过正衙”。盖阙文也。

熙宁三年，召对翰林学士承旨王禹玉于内东门小殿。夜深，赐银台烛双引归院。

夏郑公为忠武军节度使，自河东中徙知蔡州，道经许昌。时李献臣为守，乃徙居他室，空使宅以待之；时以为知体。庆历中，张邓公还乡，过南阳。范文正公亦虚室以待之，盖以其国爵也。遂守为故事。

国朝仪制，亲王玉带不佩鱼。元丰中，上特制玉鱼袋，赐扬王、荆王施于玉带之上。

旧制，馆职自校勘以上，非特除者，皆先试，唯检讨不试。初置检讨官，只作差遣，未比馆职故也。后来检讨给职钱，并同带职在校勘之上，亦承例不试。

旧制，侍从官学士以上方腰金。元丰初，授陈子雍以馆职，使高丽，还除集贤殿修撰，赐金带。馆职腰金出特恩，非故事也。

今之门状称“牒件状如前，谨牒”，此唐人都堂见宰相之礼。唐人都堂见宰相，或参辞谢事先具事因，申取处分。有非一事，故称“件状如前”。宰相状后判“引”，方许见。后人渐施于执政私第。小说记施于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谄敬者，无高下一例用之，谓之大状。余曾见白乐天诗稿，乃是新除寿州刺史李忘其名。门状，其前序住京因宜，及改

易差遣数十言，其末乃言“谨祇候辞，某官”。至如稽首之礼，唯施于人君。大夫家臣不稽首，避人君也。今则虽交游皆稽首。此皆生于谄事上官者，始为流传，至今不可复革。

辨 证

今人多谓廊屋为庑。按《广雅》：“堂下曰庑。”盖堂下屋檐所覆处，故曰“立于庑下”。凡屋基皆谓之堂，廊檐之下亦得谓之庑，但庑非廊耳。至如今人谓两廊为东西序，亦非也，序乃堂上东西壁，在室之外者。序之外谓之荣，荣，屋翼也，今之两徘徊，又谓之两厦。四注屋则谓之东西溜，今谓之“金厢道”者是也。

梓榆，南人谓之“朴”，齐鲁间人谓之“驳马”。驳马即梓榆也。南人谓之朴，朴亦言驳也，但声之讹耳。《诗》“隰有六驳”是也。陆玕《毛诗疏》：“檀木皮似系迷，又似驳马。人云‘斫檀不谛得系迷，系迷尚可得驳马’。”盖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甚似檀，以其斑驳似马之驳者。今解《诗》用《尔雅》之说，以为“兽锯牙，食虎豹”，恐非也。兽，动物，岂常止于隰者？又与苞栎、苞棣、树樾非类，直是当时梓榆耳。

自古言楚襄王梦与神女遇，以《楚辞》考之，似未然。《高唐赋序》云：“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故立庙号为朝云。”其曰“先王尝游高唐”，则梦神女者怀王也，非襄王也。又《神女赋序》曰：“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王异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梦若何？’对曰：‘晡夕之后，精神恍惚，若有所惑，见一妇人，状甚奇异。’玉曰：‘状如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瓌姿玮态，不可胜赞。’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以文考之，所云“茂矣”至“不可胜赞”云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称叹之可也，不当却云：“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与其臣语，不当称白。又其赋曰：“他人莫睹，玉览其状，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若宋玉代王赋之若玉之自言者，则不当自云“他人莫睹，玉览其状。”既称“玉览其状”，即是宋玉之言也，又不知称余者谁也。以此考之，则“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与“玉”字误书之耳。前日梦神女者，怀王也；其夜梦神女者，宋玉也，襄王无预焉，从来枉受其名耳。

《唐书》载武宗宠王才人，尝欲以为皇后。帝寝疾，才人侍左右，熟视曰：“吾气奄奄，顾与汝辞，奈何？”对曰：“陛下万岁后，妾得一殉。”及大渐，帝崩，即自经于幄下。宣宗即位，嘉其节，赠贤妃。按李卫公《文武两朝献替记》云：“自上临御，王妃有专房之宠，以嫉妒忤旨，日夕而殒。群情无不惊惧，以谓上成功之后，喜怒不测。”与《唐书》所载全别。《献替记》乃德裕手自记录，不当差谬。其书王妃之死，固已不同。据《献替记》所言，则王氏为妃久矣，亦非宣宗即位乃始追赠。按《张祐集》有《孟才人叹》一篇，其序曰：“武宗皇帝疾笃，迁便殿。孟才人以歌笙获宠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当不讳，尔何为哉？’指笙囊泣曰：‘请以此就缢。’七悯然。复曰：‘妾尝艺歌，愿对

上歌一曲，以泄其愤。’上以其息，许之。乃歌一声《何满子》，气亟立殒。上令医候之，曰：‘脉尚温，而肠已绝。’”详此，则《唐书》所载者，又疑其孟才人也。

建茶之美者号“北苑茶”。今建州凤凰山，土人相传，谓之北苑，言江南尝置官领之，谓之北苑使。余因读《李后主文集》有《北苑诗》及《文苑纪》，知北苑乃江南禁苑，在金陵，非建安也。江南北苑使，正如今之内园使。李氏时有北苑使，善制茶，人竞贵之，谓之“北苑茶”。如今茶器中有“学士瓯”之类，皆因人得名，非地名也。丁晋公为《北苑茶录》云：“北苑，地名也，今日龙焙。”又云：“苑者，天子园囿之名。此在列郡之东隅，缘何却名北苑？”丁亦自疑之。盖不知北苑茶本非地名，始因误传，自晋公实之于书，至今遂谓之北苑。

唐以来，士人文章好用古人语，而不考其意。凡说武人，多云“衣短后衣”，不知短后衣作何形制？短后衣出《庄子·说剑篇》，盖古之士人衣皆曳后，故时有衣短后之衣者。近世士庶人衣皆短后，岂复更有短后之衣！

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蔽也。”余按后汉王允曰：“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班固所论，乃所谓谤也，此正是迁之微意。凡《史记》次序、说论，皆有所指，不徒为之。班固乃讥迁“是非颇谬于圣贤”，论甚不款。

人语言中有“不”字可否世间事，未尝离口也，而字书中须读作“否”音也。若谓古今言音不同，如云“不可”，岂可谓之“否可”；“不然”岂可谓之“否然”；古人曰“否，不然也”，岂可曰“否，否然也。”古人言音，决非如此，止是字书谬误耳。若读《庄子》“不可乎不可”须云“否可”；读《诗》须云“曷否肃雍”、“胡否攸焉”，如此全不近人情。

古人谓章句之学，谓分章摘句，则今之疏义是也。昔人有鄙章句之学者，以其不主于义理耳。今人或谬以诗赋声律为章句之学，误矣。然章句不明，亦所以害义理。如《易》云“终日乾乾”，两乾字当为两句，上乾知至至之，下乾知终终之也。“王臣蹇蹇”，两蹇字为王与臣也。九五、六二，王与臣皆处蹇中。王任蹇者也，臣或为冥鸿可也。六二所以不去者，以应乎五故也。则六二之蹇，匪躬之故也。后人又改“蹇蹇”字为“蹇”，以蹇蹇比谔谔，尤为讹谬。“君子夫夫”，夫夫二义也，以义决其外，胜己之私于内也。凡卦名而重言之，皆兼上下卦，如“来之坎坎”是也。先儒多以为连语，如蹇蹇、哑哑之类读之，此误分其句也。又“履虎尾咥人凶”当为句。君子则夫夫矣，何咎之有，况于凶乎？“自天祐之吉”当为句，非吉而利，则非所当祐也。《书》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孔安国谓：“汤没，至太甲方称元年。”按《孟子》，成汤之后，尚有外丙、仲壬，而《尚书疏》非之。又或谓古书失落，文有不具。以余考之，《汤誓》《仲虺之诰》《汤浩》，皆成汤时诰命；汤没，至太甲元年，始复有《伊训》著于书。自是孔安国离其文于“太甲元年”下注之，遂若可疑。若通下文读之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则文自足，亦非失落。尧之终也，百姓如服考妣之丧三年。百姓，有命者也，为君斩衰，礼也。邦人无服，三年四海无作乐者，况畿内乎！《论语》曰：“先行。”当为句，“其言”自当后也。似此之类极多，皆义理所系，则章句亦不可不谨。

古人引《诗》，多举《诗》之断章。断音段，读如断截之断，谓如一诗之中，只断取一章或一二句取义，不取全篇之义，故谓之断章。今之人多读为断章，断音段，谓诗之断句，殊误也。《诗》之末句，古人只谓之“卒章”，近世方谓“断句”。

古人谓币言“玄纁五两”者，一玄一纁为一两。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黄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渍丹秫染之。《尔雅》曰：“一染谓之纁”，纁，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谓之窳”，窳，赭也。“三染谓之纁”，盖黄赤色也。玄、纁，二物也。今之用币，以皂帛为玄纁，非也。古之言束帛者，以五匹屈而束之；今用十匹者，非也。《易》曰：“束帛戔戔。”戔戔者，寡也；谓之盛者非也。

《经典释文》如熊安生辈，本河朔人，反切多用北人音；陆德明，吴人，多从吴音；郑康成，齐人，多从东音。如“璧有肉好”，肉音揉者，北人音也。“金作赎刑”，赎音树者，亦北人音也。至今河朔人谓肉为揉、谓赎为树。如打字音丁梗反，罢字音部买反，皆吴音也。如疡医“祝药副杀之齐”，祝音咒，郑康成改为注，此齐鲁人音也，至今齐谓注为咒。官名中尚书本秦官，尚音上，谓之尚书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谓尚为常。

乐律

兴国中，琴待诏朱文济鼓琴为天下第一。京师僧慧日大师夷中尽得其法，以授越僧义海。海尽夷中之艺，乃入越州法华山习之，谢绝过从，积十年不下山，昼夜手不释弦，遂穷其妙。天下从海学琴者辐辏，无有臻其奥。海今老矣，指法于此遂绝。海读书，能为文，士大夫多与之游，然独以能琴知名。海之艺不在于声，其意韵萧然，得于声外，此众人所不及也。

十二律，每律名用各别，正宫、大石调、般涉调；七声：宫与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也。今燕乐二十八调，用声各别。正宫、大石调、般涉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勾、合；大石角同此，加下五，共十声。中吕宫、双调、中吕调皆用九声：紧五、下凡、高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双角同此，加高一，共十声。高宫、高大石调、高般涉皆用九声：下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高大石角同此，加高四，共十声。道调宫小石调、正平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小石角加勾字，共十声。南吕宫歇指调、南吕调皆用七声：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四、勾；歇指角加下工，共八声。仙吕宫林钟商、仙吕调皆用九声：紧五、下凡、工、尺、上、下一、高四、六、合；林钟角加高工，共十声。黄钟宫越调、黄钟羽皆用九声：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越角加高凡，共十声。外则为犯。燕乐七宫：正宫、高宫、中吕宫、道调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七商：越调、大石调、高大石调、双调、小石调、歇指调、林钟商。七角：越角、大石角、高大石角、双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钟角。七羽：中吕调、南吕调、又名高平调。仙吕调、黄钟羽、又名大石调。般涉调、高般涉、正平调。

十二律并清宫，当有十六声。今之燕乐止有十五声，盖今乐高于古乐二律以下，故无正黄钟声。今燕乐只以合字配黄钟，下四字配大吕，高四字配太簇，下一字配夹钟，高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吕，勾字配蕤宾，尺字配林钟，下工字配夷则，高工字配南吕，下凡

字配无射，高凡字配应钟，六字配黄钟清，下五字配大吕清，高五字配太簇清，紧五字配夹钟清。虽如此，然诸调杀声，亦不能尽归本律。故有祖调、正犯、偏犯、傍犯，又有寄杀、侧杀、递杀、顺杀。凡此之类，皆后世声律凌乱，各务新奇，律法流散。然就其间亦自有伦理，善工皆能言之，此不备纪。

乐有中声，有正声。所谓中声者，声之高至于无穷，声之下亦无穷，而各具十二律。作乐者必求其高下最中之声，不如是不足以致大和之音，应天地之节。所谓正声者，如弦之有十三泛韵，此十二律自然之节也。盈丈之弦，其节亦十三；盈尺之弦，其节亦十三。故琴以为十三徽。不独弦如此，金石亦然。《考工》为磬之法：“已上则磨其出，已下则磨其旁。”磨之至于击而有韵处，即与徽应，过之则复无韵；又磨之至于有韵处，复应以一徽。石无大小，有韵处亦不过十三，犹弦之有十三泛声也。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厘损益其间。近世金石之工，盖未尝及此。不得正声，不足为器；不得中声，不得为乐。

律有四清宫，合十二律为十六，故钟磬以十六为一堵。清宫所以为止于四者，自黄钟而降，至林钟宫、商、角三律，皆用正律，不失尊卑之序。至夷则即以黄钟为角，南吕以大吕为角，则民声皆过于君声，须当折而用黄钟、大吕之清宫。无射以黄钟为商，太簇为角。应钟以大吕为商，夹钟为角。不可不用清宫，此清宫所以有四也。其余徵、羽，自是事、物用变声，过于君声无嫌，自当用正律，此清宫所以止于四而不止于五也。君、臣、民用从声，事、物用变声，非但义理次序如此，声必如此然后和，亦非人力所能强也。

本朝燕部乐，经五代离乱，声律差舛。传闻国初比唐乐高五律；近世乐声渐下，尚高两律。余尝以问教坊老乐工，云：“乐声岁久，势当渐下。”一事验之可见：教坊管色，岁月浸深，则声渐差，辄复一易。祖父所用管色，今多不可用。唯方响皆是古器。铁性易缩，时加磨莹，铁愈薄而声愈下。乐器须以金石为准；若准方响，则声自当渐变。古人制器，用石与铜，取其不为风雨燥湿所移，未尝用铁者，盖有深意焉。律法既亡，金石又不足恃，则声不得不流，亦自然之理也。

古乐钟皆扁，如盒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后人不知此意，悉为扁钟，急叩之多晃晃尔，清浊不复可辨。

琴瑟弦皆有应声：宫弦则应少宫，商弦即应少商，其余皆隔四相应。今曲中有声者，须依此用之。欲知其应者，先调诸弦令声和，乃剪纸人加弦上，鼓其应弦，则纸人跃，他弦即不动。声律高下苟同，虽在他琴鼓之，应弦亦震，此之谓正声。

乐中有敦、掣、住三声。一敦一住，各当一字。一大字住当二字。一掣减一字。如此迟速方应节，琴瑟亦然。更有折声，唯合字无。折一分、折二分、至于折七八分者皆是。举指有浅深，用气有轻重。如笙箫则全在用气，弦声只在抑按。如中吕宫一字、仙吕宫五字，皆比他调高半格，方应本调。唯禁伶能知，外方常工多不喻也。

熙宁中，宫宴。教坊伶人徐衍奏稽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终其曲。自此始为“一弦稽琴格”。

律吕宫、商、角声各相间一律，至徵声顿间二律，所谓变声也。琴中宫、商、角皆用缠弦，至徵则改用平弦，隔一弦鼓之，皆与九徽应，独徵声与十徽应，此皆隔两律法也。古法唯有五音，琴虽增少宫、少商，然其用丝各半本律，乃律吕清倍法也。故鼓之六与一应，七与二应，皆不失本律之声。后世有变宫、变徵者，盖自羽声隔八相生再起宫，而宫生徵，虽谓之宫、徵，而实非宫、徵声也。变宫在宫、羽之间，变徵在角、徵之间，皆非

正声，故其声庞杂破碎，不入本均，流以为郑、卫，但爱其清焦，而不复古人纯正之音。惟琴独为正声者，以其无间声以杂之也。世俗之乐，惟务清新，岂复有法度？乌足道哉！

十二律配燕乐二十八调，除无徵音外，凡杀声黄钟宫，今为正宫，用六字；黄钟商，今为越调，用六字；黄钟角，今为林钟角，用尺字；黄钟羽，今为中吕调，用六字；大吕宫，今为高宫，用四字；大吕商、大吕角、大吕羽、太簇宫，今燕乐皆无；太簇商，今为大石调，用四字；太簇角，今为越角，用工字；太簇羽，今为正平调，用四字；夹钟宫，今为中吕宫，用一字；夹钟商，今为高大石调，用一字；夹钟角、夹钟羽、姑洗宫商，今燕乐皆无；姑洗角，今为大石角，用凡字；姑洗羽，今为高平调，用一字；中吕宫，今为道调宫，用上字；中吕商，今为双调，用上字；中吕角，今为高大石角，用六字；中吕羽，今为仙吕调，用上字；蕤宾宫、商、羽、角，今燕乐皆无；林钟宫，今为南吕宫，用尺字；林钟商，今为小石调，用尺字；林钟角，今为双角，用四字；林钟羽，今为大吕调，用尺字；夷则宫，今为仙吕宫，用工字；夷则商、角、羽、南吕宫，今燕乐皆无；南吕商，今为歇指调，用工字；南吕角，今为小石角，用一字；南吕羽，今为般涉调，用四字；无射宫，今为黄钟宫，用凡字；无射商，今为林钟商，用凡字；无射角，今燕乐无；无射羽，今为高般涉调，用凡字；应钟宫、应钟商，今燕乐皆无；应钟角，今为歇指角，用尺字；应钟羽，今燕乐无。

补笔谈卷二

象数

又一说，子午属庚，此纳甲之法。震初爻纳庚子、庚午也。丑未属辛，巽初爻纳辛丑、辛未也。寅申属戊，坎初爻纳戊寅、戊申也。卯酉属己，离初爻纳己卯、己酉也。辰戌属丙，艮初爻纳丙辰、丙戌也。巳亥属丁，兑初爻纳丁巳、丁亥也。一言而得之者，宫与土也；假令庚子、庚午，一言便得庚。辛丑、辛未，一言便得辛。戊寅、戊申，一言便得戊。己卯、己酉，一言便得己。故皆属土，余皆仿此。三言而得之者，徵与火也；假令戊子、戊午，皆三言而得庚。己丑、己未，皆三言而得辛。丙寅、丙申，皆三言而得戊。丁卯、丁酉，皆三言而得己。故皆属火。五言而得之者，羽与水也；假令丙子、丙午，皆五言而得庚。丁丑、丁未，皆五言而得辛。甲寅、甲申，皆五言而得戊。乙卯、乙丑，皆五言而得己。故皆属水。七言而得之者，商与金也；假令甲子、甲午，皆七言而得庚。乙丑、乙未，皆七言而得辛。壬申、壬寅，皆七言而得戊。癸丑、癸酉，皆七言而得己。故皆属金。九言而得之者，角与木也。假令壬子、壬午，皆九言而得庚。癸丑、癸未，皆九言而得辛。庚寅、庚申，皆九言而得戊。辛卯、辛酉，皆九言而得己。故皆属木。此出于《抱朴子》，云是《河图》、《玉版》之文。然则一何以属土，三何以属火，五何以属水，其说云：“中央总天之气一，南方丹天之气三，北方玄天之气五，西方素天之气七，东方苍天之气九。”皆奇数而无偶数，莫知何义，都不可推考。

世俗十月遇壬日，北人谓之“入易”，吴人谓之“倒布”。壬日气候如本月，癸日差温类九月，甲日类八月，如此倒布之，直至辛日。如十一月遇春秋时节即温，夏即暑，冬即寒。辛日以后，自如时令。此不出阴阳书，然每岁候之，亦时有准，莫知何谓。

卢肇论海潮，以谓“日出没所激而成”，此极无理。若因日出没，当每日有常，安得复有早晚？余常考其行节，每至月正临子、午，则潮生，候之万万无差。此以海上候之，得潮生之时。去海远，即须据地理增添时刻。月正午而生者为潮，则正子而生者为汐；正子而生者为潮，则正午而生者为汐。

历法见于经者，唯《尧典》言“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置闰之法，自尧时始有，太古以前，又未知如何。置闰之法，先圣王所遗，固不当议。然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候后世者，如岁差之类，方出于近世，此固无古今之嫌也。凡日一出没谓之一日，月一盈亏谓之一月。以日月纪天，虽定名，然月行二十九日有奇，复与日会；岁十二会而尚有余日。积三十二月，复余一会，气与朔渐相远，中气不在本月，名实相乖，加一月谓之“闰”。闰生于不得已，犹构舍之用礅楔也。自此气、朔交争，岁年错乱，四时失位，算数繁猥。凡

积月以为时，四时以成岁，阴阳消长，万物生杀变化之节，皆主于气而已。但记月之盈亏，都不系岁事之舒惨。今乃专以朔定十二月，而气反不得主本月之政。时已谓之春矣，而犹行肃杀之政，则朔在气前者是也，徒谓之乙岁之春，而实甲岁之冬也；时尚谓之冬也，而已行发生之令，则朔在气后者是也，徒谓之甲岁之冬，乃实乙岁之春也。是空名之正、二、三、四反为实，而生杀之实反为寓，而又生闰月之赘疣，此殆古人未之思也。今为术，莫若用十二气为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之日为孟春之一日，惊蛰为仲春之一日，大尽三十日，岁岁齐尽，永无闰余。十二月常一大、一小相间，纵有两小相并，一岁不过一次。如此，则四时之气常正，岁政不相凌夺。日月五星，亦自从之，不须改旧法。唯月之盈亏，事虽有系之者，如海、胎育之类，不预岁时寒暑之节，寓之历间可也。借以元祐元年为法，当孟春小，一日壬寅，三日望，十九日朔；仲春大，一日壬申，三日望，十八日朔。如此历日，岂不简易端平，上符天运，无补缀之劳？余先验天百刻有馀、有不足，人已疑其说。又谓十二次斗建当随岁差迁徙，人愈骇之。今此历论，尤当取怪怒攻骂。然异时必有用余之说者。

五行之时谓之五辰者，春夏秋冬，各主一时，以四时分属五行，则春夏秋冬虽属木火金水，而建辰、建未、建戌、建丑之月，各有十八日属土。故不可以时言，须当以月言。十二月谓之十二辰，则五行之时谓之五辰也。

《黄帝素问》有五运六气。所谓五运者，甲巳为土运，乙庚为金运，丙辛为水运，丁壬为木运，戊癸为火运。如甲巳所以为土，戊癸所以为火，多不知其因。余按，《素问五运大论》：“黄帝问五运之所始于岐伯，引《太始天元册文》曰：‘始于戊己之分。’所谓戊己分者，奎、璧、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王砾注引《通甲》：“六戊为天门，六己为地户。”天门在戌亥之间，奎、璧之分；地户在辰、巳之间，角、轸之分。凡阴阳皆始于辰，上篇所论十二月谓之十二辰，十二支亦谓之十二辰，十二时亦谓之十二辰，日月星谓之三辰，五行之时谓之五辰。五运起于角、轸者，亦始于辰也。甲己之岁，戊己黔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土运。角属辰，轸属巳。甲己之岁，得戊辰、己巳。干皆土，故为土运。下皆同此。乙庚之岁，庚辛素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金运，庚辰、辛巳也。丙辛之岁，壬癸玄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水运，壬辰、癸巳也。丁壬之岁，甲乙苍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木运，甲辰、乙巳也。戊癸之岁，丙丁丹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火运，丙辰、丁巳也。《素问》曰：“始于奎、璧、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凡运临角、轸，则气在奎、璧以应之。气与运常同天地之门户。故曰：“土位之下，风气承之。”甲己之岁，戊己土临角、轸，则甲乙木在奎、璧。奎属戌，璧属亥。甲己之岁，得甲戌、乙亥。下皆同此。曰“金位之下，火气承之”者，乙庚之岁，庚辛金临角、轸，则丙丁火在奎、璧。曰“水位之下，土气承之”者，丙辛之岁，壬癸水临角、轸，则戊己土在奎、璧。曰“风位之下，金气承之”者，丁壬之岁，甲乙木临角、轸，则庚辛金在奎、璧。曰“相火之下，水气承之”者，戊癸之岁，丙丁火临角、轸，则壬癸水在奎、璧。古今言《素问》者，皆莫能喻，故具论如此。

世之言阴阳者，以十干寄于十二支，各有五行相从。唯戊己则常与丙丁同行，五行家则以戊寄于巳，己寄于午；六壬家亦以戊寄于巳，而以己寄于未。唯《素问》以奎、璧为戊分，轸、角为己分。奎、璧在亥戌之间，谓之成分，则戊当在戌也。轸、角在辰巳之间，谓之己分，则己当在辰也。通甲以六戊为天门，天门在戌亥之间，则戊亦当在戌；六

己为地户，地户在辰巳之间，则己亦当在辰。辰戌皆土位，故戊己寄焉。二说正相合。按字书：戊，从戊、从一。则戊寄于戊，盖有从来。辰文从厂、音汉。从衣。衣音身。《左传》：“亥有二首六身。”亦用此衣字。从乙、音隐。从己。则己寄于辰，与《素问》、《遁甲》相符矣。五行土常与水相随。戊，阳土也。一，水之生数也。水乃金之子，水寄于西方金之末者，生水也，而旺土包之。此戊之理如是。己，阴土也。六，水之成数也。水乃木之母，水寄于东方木之末者，老水也。而衰土相与隐于厂下者，水土之墓也。厂，山岩之可居者。乙，隐也。

律有实积之数，有长短之数，有周径之数，有清浊之数。所谓实积之数者，黄钟管长九寸，径九分，以黍实其中，其积九九八十一，此实积之数也；林钟长八寸，径九分，八九七十二，《前汉书》称八八六十四，误也。解具下文。馥律准此。所谓长短之数者，黄钟九寸，三分损一，下生林钟，长六寸；林钟三分益一，上生太簇，长八寸，此长短之数也，馥律准此。所谓周径之数者，黄钟长九寸，围九分；古人言“黄钟围九分”，举盈数耳。细率之，当周九分七分之三。林钟长六寸，亦围九分；十二律皆围九分。《前汉志》言“林钟围六分”者，误也。余于《乐论》辨之甚详。《史记》称“林钟五寸十分四”，此则六分九五十四，足以验《前汉》误也。馥律准此。所谓清浊之数者，黄钟长九寸为正声，一尺八寸为黄钟浊宫，四寸五分为黄钟清宫；倍而长为浊宫，倍而短为清宫。馥律准此。

八卦有过揲之数，有归余之数，有阴阳老少之数，有河图之数。所谓过揲之数者，亦谓之八卦之策：乾九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九三十六；坤六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六二十四。此乾坤之策，过揲之数也。馥卦准此。前卷叙之已详。所谓归余之数者：乾一爻三少，初变之初五，再变、三变之初各四，并卦为十四爻，三合四十二，此乾卦归余之数也。坤一爻三少，初变之初九，再变、三变各八，并卦为二十六爻，三合之七十八，此坤卦归余之数也。余卦准此。阴阳老少之数：乾九揲而得之，故曰老阳之数九；坤六揲而得之，故曰老阴之数六。震、艮、坎皆七揲而得之，故曰少阳之数七；巽、离、兑皆八揲而得之，故曰少阴之数八。所谓河图之数者：河图北方一，南方九，东方三，西方七，东北八，西北六，东南四，西南二，中央五。乾得南、中、北，故其数十有五；坤得东、西、南、东北、西北，故其数三十；震得东南、西南、东、西、北，故其数十有七；巽得南、中、东北、西北，故其数二十有八；坎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中，故其数二十有五；离得东、西、南、北，故其数二十；艮得南、东、西、东北、西北，故其数三十有三；兑得东南、西南、中、北，故其数十有二。具图如后。图缺。

揲著之法，凡一爻含四卦，凡一阳爻，乾为老阳，两多一少，非震即坎，非坎即艮。少在前，震也；少在中，坎也；少在后，艮也。三揲之中，含此四卦，方能成一爻。阴爻亦如此：三爻，坤为老阴，两少一多，非巽即离，非离即兑。多在前，则巽也；多在中，离也；多在后，兑也。积三爻为内卦，凡含十二卦。一爻含四卦，三爻共十二卦也。所以含十二卦，自相重为六卦爻，凡得六十四卦。重卦之法：以下爻四卦乘中爻四卦，得十六卦；又以上爻四卦乘之，得六十四卦。外卦三爻，亦六十四卦。以内外六十四卦复自相乘，为四千九十六卦，方成《易》之卦。此之卦法也。揲著凡十有八变，成《易》之一卦。一卦之中，含四千九十六卦在其间，细算之乃见。凡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卦，此变卦法，《周易》是也。六十四卦之为四千九十六卦，此之卦法也。如乾之坤、之屯、之蒙，

尽六十四卦。每卦皆如此，共得四千九十六卦。今焦贲《易林》中所载是也。四千九十六卦方得能却成一卦，终始相生，以首生尾，以尾生首，积至微之数，以成至大；积至大之数，却为至微；循环无端，莫知首尾。故《罔象成名图》曰：“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尾。”一卦变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之为四千九十六卦；四千九十六卦却变为一卦。循环相生，莫知其端。大小一也，积小以为大，积大复为小，岂非一乎？往来一也，首穷而成尾，尾穷而反成首，岂非一乎？故至诚可以前知，始末无异故也。以夜为往者，以昼为来；以昼为往者，以夜为来。来往常相代，而吾所以知之者，一也。故藏往知来，不足怪也。圣人独得之于心，而不可言喻，故设象以示人。象安能藏往知来，成变化而行鬼神？学者当观象以求圣人所以自然得者，宛然可见，然后可以藏往知来，成变化而行鬼神矣。《易》之象皆如是，非独此数也。知言象为糟粕，然后可以求易。

官政

有一朝士，与王沂公有旧，欲得齐州。沂公曰：“齐州已差人。”乃与庐州。不就，曰：“齐州地望卑于庐州，但于私便尔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当亦不难。”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唯是均平。若夺一与一，此一物不失所，则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惭沮而退。

孙伯纯史馆知海州日，发运司议置洛要、板浦、惠泽三盐场，孙以为非便。发运使亲行郡，决欲为之。孙抗论排沮甚坚。百姓遮孙，自言置盐场为便。孙晓之曰：“汝愚民，不知远计。官买盐虽有近利，官盐患在不售，不患盐不足。盐多而不售，遗患在三十年后。”至孙罢郡，卒置三场。近岁连、海间，刑狱、盗贼、差徭比旧浸繁，多缘三盐场所置积盐如山，运卖不行，亏失欠负，动辄破人产业，民始患之。朝廷调发军器，有弩椿箭干之类，海州素无此物，民甚苦之，请以鳔胶充折。孙谓之曰：“弩椿箭干，共知非海州所产，盖一时所须耳。若以土产物代之，恐汝岁被科无已时也。”其远虑多类此。

孙伯纯史馆知苏州，有不逞子弟与人争“状”字当从犬、当从大，因而搆讼。孙令褫去巾带，纱帽下乃是青巾。孙判其牒曰：“偏傍从大，书传无闻；巾帽用青，屠沽何异？量决小杖八下。”苏民闻之，以为口实。

忠定张尚书曾令鄂州崇阳县。崇阳多旷土，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忠定令民伐去茶园，诱之使种桑麻。自此茶园渐少，而桑麻特盛于鄂、岳之间。至嘉祐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于茶租，独崇阳茶租最少，民监他邑，思公之惠，立庙以报之。民有入市买菜者，公召谕之曰：“邑居之民，无地种植，且有他业，买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种而费钱买菜？”笞而遣之。自后人家皆置圃，至今谓芦菔为“张知县菜”。

权 智

王子醇枢密帅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覘我虚实。逻者得之，索其衣缘中，获一书，乃是尽记熙河人马刍粮之数，官属皆欲支解以殉。子醇忽判杖背二十，大刺面“蕃贼决讫放归”六字，纵之。是时适有成兵步骑甚众，刍粮亦富。虏人得谍书，知有备，其谋遂寝。

宝元元年，党项围延安七日，邻于危者数矣。范侍郎雍为帅，忧形于色。有老军校出，自言曰：“某边人，遭围城者数次，其势有近于今日者。虏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万万无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测，某甘斩首。”范嘉其言壮人心，亦为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赏拔，言知兵善料敌者，首称之。或谓之曰：“汝敢肆妄言，万一言不验，须伏法。”校笑曰：“君未之思也。若城果陷，何暇杀我耶？聊欲安众心耳。”

韩信袭赵，先使万人背水阵，乃建大将旗鼓，出井陘口，与赵人大战；佯败，弃旗鼓走水上。军背水而阵，已是危道；又弃旗鼓而趋之，此必败势也。而信用之者，陈余老将，不以必败之势邀之，不能致也。信自知才过余，乃敢用此耳。向使余小黠于信，信岂得不败？此所谓知彼知己，量敌为计。后之人不量敌势，袭信之迹，决败无疑。汉五年，楚汉决胜于垓下，信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高帝在其后；绛侯、柴武在高帝后。信先合不利；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信复乘之，大败楚师。此亦拔赵策也。信时威震天下，籍所惮者，独信耳。信以三十万人不利而却，真却也；然后不疑。故信与二将得以乘其隙，此“建成堕马”势也。信兵虽却，而二将维其左右，高帝军其后，绛侯、柴武又在其后，异乎背水之危，此所以待项籍也。用破赵之迹，则歼矣。此皆信之奇策。观古人者，当求其意，不徒视其迹。班固为《汉书》，乃削此一事。盖固不察所以得籍者，正在此一战耳。从古言韩信善用兵，书中不见信所以善者。余以谓信说高帝，还用三秦，据天下根本，见其断；虏魏豹，斩龙且，见其智；拔赵、破楚，见其应变；西向师亡虏，见其有大志。此其过人者，惜乎《汉书》脱略，漫见于此。

种世衡初营清涧城，有紫山寺僧法崧，刚果有谋，以义烈自名。世衡延置门下，恣其所欲，供亿无算。崧酗酒，狎博无所不为，世衡遇之愈厚。留岁余，崧亦深德世衡，自处不疑。一日，世衡忽怒谓崧曰：“我待汝如此，而阴与贼连，何相负也？”拽下械系捶掠，极其苦楚。凡一月，濒于死者数矣。崧终不伏，曰：“崧，丈夫也！公听奸人言，欲见杀，则死矣。终不以不义自诬。”毅然不顾。世衡审其不可屈，为解缚沐浴，复延入卧内，厚抚谢之曰：“尔无过，聊相试耳。欲使为间，万一可胁，将泄吾事。设虏人以此见穷，能不相负否？”崧默然曰：“试为公为之。”世衡厚遗遣之，以军机密事数条与崧曰：“可以此藉手，仍伪报西羌。”临行，世衡解所服絮袍赠之曰：“胡地苦寒，以此为别。至彼，须万计求见遇乞，非此人无以得其心腹。”遇乞，虏人之谋臣也。崧如所教，间关求通遇乞。虏人觉而疑之，执于有司。数日，或发袍领中，得世衡与遇乞书，词甚款密。崧初不知领中书，虏人苦之备至，终不言情。虏人因疑遇乞，舍崧，迁于北境。久之，遇乞终以疑

死。崧邂逅得亡归，尽得虏中事以报。朝廷录其劳，补右侍禁，归姓为王。崧后官至诸司使，至今边人谓之王和尚。世衡本卖崧为死间，邂逅得生还，亦命也。康定之后，世衡数出奇计。余在边，得于边人甚详，为新其庙像，录其事于篇。

祥符中，禁火。时丁晋公主营复宫室，患取土远，公乃令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壑。乃决汴水入壑中，引诸道竹木排筏及船运杂材，尽自壑中入至宫门。事毕，却以斥弃瓦砾灰壤实于壑中，复为街衢。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费以亿万计。

国初，两浙献龙船，长二十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岁久腹败，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宁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决水入澳，引船当梁上，即车出澳中水，船乃笼于空中。完补讫，复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为藏船之室，永无暴露之患。

艺文

李学士世衡，喜藏书。有一晋人墨迹，在其子绪处。长安石从事尝从李君借去，窃摹一本，以献文潞公，以为真迹。一日潞公会客，出书画，而李在坐，一见此帖，惊曰：“此帖乃吾家物，何忽至此？”急令人归，取验之，乃知潞公所收乃摹本。李方知为石君所传，具以白潞公。而坐客墙进，皆言潞公所收乃真迹，而以李所收为摹本。李乃叹曰：“彼众我寡，岂复可伸？今日方知身孤寒。”

章枢密子厚善书，尝有语：“书字极须用意，不用意而用意，皆不能佳。此有妙理，非得之于心者，不晓吾语也。”尝自谓“墨禅”。

世之论书者，多自谓书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语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嫱，容貌虽不同，而皆为丽人；然手须是手，足须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亦然，虽形气不同，掠须是掠，磔须是磔，千变万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纵其精神筋骨犹西施、毛嫱，而手足乖戾，终不为完人。杨朱、墨翟，贤辩过人，而卒不入圣域。尽得师法，律度备全，犹是奴书；然须自此入。过此一路，乃涉妙境，无迹可窥，然后入神。

今世俗谓之隶书者，只是古人之“八分书”，谓初从篆文变隶，尚有二分篆法，故谓之八分书。后乃全变为隶书，即今之正书、章草、行书、草书皆是也。后之人乃误谓古八分书为隶书，以今时书为正书，殊不知所谓正书者，隶书之正者耳。其余行书、草书，皆隶书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陈仓石鼓文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苦县，《老子朱龟碑》也。《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和《华山碑》，皆今所谓隶书也。杜甫诗亦只谓之八分。”又《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非篆即八分，未尝用隶书。”知汉、魏碑文皆八分，非隶书也。

江南府库中，书画至多。其印记有“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集贤殿书院印”，以墨印之，谓之金图书，言惟此印以黄金为之。诸书画中，时有李后主题跋，然未尝题书画人姓名；唯钟隐画，皆后主亲笔题“钟隐笔”三字。后主善画，尤工翎毛。或云：“凡言‘钟隐笔’者，皆后主自画。后主尝自号钟山隐士，故晦其名，谓之钟隐。非姓钟人

也。今世传钟画，但无后主亲题者，皆非也。”

器 用

熙宁八年，章子厚与余同领军器监，被旨讨论兵车制度。本监以《周礼·考工记》及《小戎》诗考定：车轮崇六尺，軹崇三尺三寸。毂末至地也。并轸轳为四尺。牙围一尺一寸，厚一尺三分寸之二。车罔也。毂长三尺二寸，径一尺三分寸之二，轮之藪三寸九分寸之五，毂上割辐凿眼是也。大穿内径四寸五分寸之二，记谓之“贤”，毂之里穿也。小穿内径三寸十五分寸之四。记谓之“轶”，毂之外穿也。辐九寸半，辐外一尺九寸，并辐三寸半，共三尺二寸，乃毂之长。金厚一寸，大小穿，其金皆一寸。辐广三寸半。深亦如之。輿六尺六寸，车队四尺四寸。队音遂，谓车之深。盖深四尺四寸，广六尺六寸也。式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七寸三分寸之一在軹内。崇三尺三寸，半輿之广为之崇。较崇二尺二寸，通高五尺五寸。较，两轱上出式者，并车高五尺五寸。軹围一尺一寸，车后横木。式围七寸三分寸之一，较围四寸九分寸之八，軹围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此軹乃转木之植者，衡者与毂末同名。辘围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此式之植者，衡者如较之植軹而名互异。任正围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此輿下三面材持车正者。辘深四尺七寸，此梁杠辘也。軹崇三尺三寸。此辘如桥梁，矫上四尺七寸，并衡颈为八尺七寸；国马高八尺，除衡颈则如马之高。长一丈四尺四寸。轨前十尺，队四尺四寸。轨前一丈。策长五尺。衡围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长六尺六寸；轴围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兔围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辘当伏兔者，与任正相应。颈围九寸十五分寸之九；颈辘前持衡者。踵围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踵，辘后承辕处。轨广八尺，两辙之间。阴如轨之长。侧于轨前。轳二，前著骖轡，后属阴。在骖之外，所以止出。胁驱长一丈，皮为之，前系于衡，当骖马内，胁所以止人。服马颈当衡轡，两服齐首。骖马齐衡，两骖雁行，谓小却也。轡六。服马二轡，骖马一轡。度皆以周尺。一尺当今七寸三分少强。以法付作坊制车，兼习五御法。是秋八月，大阅，上御延和殿亲按。藏于武库，以备仪物而已。

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谓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潜在下，体在上，则易熟而不偏烂。及升鼎，则浊滓皆归足中。《鼎卦》初六：“鼎颠趾，利出否。”谓浊恶下，须先泻而虚之；九二阳爻，方为鼎实。今京师大屠善熟者，钩悬而煮，不使著釜底，亦古人遗意也。又古铜香炉，多镂其底，先入火于炉中，乃以灰覆其上，火盛则难灭而持久。又防炉热灼席，则为盘荐水，以渐其趾，且以承灰地之坠者。其他古器，率有曲意，而形制文画，大概多同。盖有所传授，各守师法，后人莫敢辄改。今之众学人人皆出己意，奇袤浅陋，弃古自用，不止器械而已。

大夫七十而有阁。天子之阁，左达五，右达五。阁者，板格，以皮膳羞者，正是今之立罍。今吴人谓立罍为厨者，原起于此。以其贮食物也，故谓之厨。

补笔谈卷三

异事

韩魏公庆历中以资政殿学士帅淮南，一日，后园中有芍药一榦，分四岐，岐各一花，上下红；中间黄蕊间之。当时扬州芍药未有此一品，今谓之“金缠腰”者是也。公异之，开一会，欲招四客以赏之，以应四花之瑞。时王岐公为大理寺评事通判，王荆公为大理评事金判，皆召之。尚少一客，以判铃辖诸司使忘其名官最长，遂取以充数。明日早衙，铃辖者申状暴泄不至。尚少一客，命取过客历求一朝官足之。过客中无朝官，唯有陈秀公时为大理寺丞，遂命同会。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为盛集。后三十年间，四人皆为宰相。

颍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廉州人梁氏卜地葬其亲，至一山中，见居人说：旬日前，有数十龟负一大龟葬于此山中。梁以谓龟神物。其葬处或是福地，与其人登山观之，乃见有邱墓之象。试发之，果得一死龟，梁乃迁葬他所。以龟之所穴葬其亲。其后梁生三子：立仪、立则、立贤。立则、立贤皆以进士登科。立仪尝预荐，皇祐中，依智高平，推恩授假板官。立则值熙宁立八路选格，就二广连典十余郡，今为朝请大夫致仕，余亦识之。立仪、立则皆朝散郎，至今皆在，徒居广州。郁为士族，至今谓之“龟葬梁家”。龟能葬，其事已可怪，而梁氏适兴，其偶然邪，抑亦神物启之邪？

杂志

宋景文子京判太常日，欧阳文忠公、刁景纯同知礼院。景纯喜交游，多所过从，到局或不下马而去。一日退朝，与子京相遇，子京谓之曰：“久不辱至寺，但闻走马过门。”李邯郸献臣立谈间，戏改杜子美《赠郑广文》诗嘲之曰：“景纯过官舍，走马不曾下。忽地退朝逢，便遭官长骂。多罗四十年，偶未识磨毡。赖有王宣庆，时时乞与钱。”叶道卿、王原叔各为一体诗，写于一幅纸上，子京于其后题六字曰：“效子美谑景纯。”献臣复注其下曰：“道卿著，原叔古篆，子京题篇，献臣小书。”欧阳文忠公又以子美诗书于一绫扇上。高文庄在坐曰：“今日我独无功。”乃取四公所书纸为一小帖，悬于景纯直舍而去。时西羌首领唃廝罗新归附，磨毡乃其子也。王宣庆大阉求景纯为墓志，送钱三百千，故有磨

毡、王宣庆之消。今诗帖在景纯之孙概处，扇诗在杨次公家，皆一时名流雅谑，余皆曾借观，笔迹可爱。

禁中旧有吴道子画钟馗，其卷首有唐人题记曰：“明皇开元讲武骊山，岁翠华还宫，上不怿，因痞作，将逾月。巫医殫伎，不能致良。忽一夕，梦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绛，犊鼻屨，一足跣，一足悬一屨，搢一大筠纸扇，窃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绕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蓝裳，袒一臂，鞞双足，乃捉其小者，剝其目，然后擘而啖之。上问大者曰：“尔何人也？”奏云：“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梦觉，痞若顿瘳，而体益壮。乃诏画工吴道子，告之以梦，曰：“试为朕如梦图之。”道子奉旨，恍若有睹，立笔图讫以进。上矚视久之，抚几曰：“是卿与朕同梦耳，何肖若此哉！”道子进曰：“陛下忧劳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痞得犯之。果有蠲邪之物，以卫圣德。”因舞蹈，上千万岁寿。上大悦，劳之百金，批曰：“灵祇应梦，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熙宁五年，上令画工摹搨鏤板，印赐两府辅臣各一本。是岁除夜，遣入内供奉官梁楷就东西府给赐钟馗之象。观此题相记，似始于开元时。皇祐中，金陵上元县发一冢，有石志，乃宋征西将军宗慆母郑夫人墓。夫人，汉大司农郑众女也。慆有妹名钟馗。后魏有李钟馗，隋将乔钟馗、杨钟馗。然则钟馗之名，从来亦远矣，非起于开元之时。开元之时，始有此画耳。“钟馗”字亦作“钟葵”。

故相陈岐公，有司谥荣灵。太常议之，以荣灵为甚，请谥恭。以恭易荣灵，虽差美，乃是用唐许敬宗故事，适足以为累耳。钱文僖公始谥不善，人有为之申理而改思，亦是用于颀故事；后乃易今谥。

地理之书，古人有《飞鸟图》，不知何人所为。所谓“飞鸟”者，谓虽有四至里数，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既列为图，则里步无缘相应，故按图别量径直四至，如空中鸟飞直达，更无山川回屈之差。余尝为《守令图》，虽以二寸折百里为分率，又立準望、牙融、傍验、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鸟飞之数。图成，得方隅远近之实，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八到为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后世图虽亡，得予此书，按二十四至以布郡县，立可成图，毫发无差矣。

咸平末，契丹犯边，戍将王显、王继忠屯兵镇定。虏兵大至，继忠力战，为契丹所获，授以伪官，复使为将，渐见亲信。继忠乘间进说契丹，讲好朝廷，息民为万世利。虏母老，亦厌兵，遂纳其言。因寓书于莫守石普，使达意于朝廷，时亦未之信。明年，虏兵大下，遂至河。车驾亲征，驻蹕澶渊，而继忠自虏中具奏戎主请和之意，达于行在。上使曹利用驰遗契丹书，与之讲平。利用至大名，时王冀公守大名，以虏方得志，疑其不情，留利用未遣。会围合不得出，朝廷不知利用所在，又募人继往，得殿前散直张皓，引见行在。皓携九岁子见曰：“臣不得虏情为报，誓死不还，愿陛下录其子。”上赐银三百两遣之。皓出澶州，为徽骑所掠，皓具言讲和之意，骑乃引与俱见戎母萧及戎主。萧褰车帟召皓，以木横车轭上，令皓坐，与之酒食，抚劳甚厚。皓既回，闻虏欲袭我北塞，以其谋告守将周文质及李继隆、秦翰、文质等，厚备以待之。黎明，虏兵果至，迎射其大帅挾览坠马死，虏兵大溃。上复使皓申前约，及言已遣曹利用之意。皓入大名，以告王冀公，与利用俱往，和议遂定。乃改元景德。后皓为利用所轧，终于左侍禁。真宗后知之，录其先留九岁子牧为三班奉职，而累赠继忠至大同军节度使兼侍中。国史所书，本末不甚备，余得

其详于张牧及王继忠之子从亾之家。蒋颖叔为河北都转运使日，复为从亾论奏，追录其功。

前世风俗，卑者致书于所尊，尊者但批纸尾答之曰“反”，故人谓之“批反”，如官司批状、诏书批答之类。故纸尾多作“敬空”字，自谓不敢抗敌，但空纸尾以待批反耳。尊者亦自处不疑，不务过敬，前世启甚简，亦少用联幅者。后世虚文浸繁，无昔人款款之情，此风极可惜也。

风后八阵，大将握奇，处于中军，则并中军为九军也。唐李靖以兵少难分九军，又改制六花阵，并中军为七军。余按，九军乃方法，七军乃圆法也。算术，方物八裹一，盖少阴之数，并其中为老阳；圆物六裹一，乃老阴之数，并其中为少阳。此物之定行，其数不可改易者。既为方、圆二阵，势自当如此。九军之次，李靖之后，始变古法。为前军、策前军、右虞候军、右军、中军、左虞候军、左军、后军、策后军。七军之次：前军、右虞候军、右军、中军、左虞候军、左军、后军。扬奇备伏。先锋、踏白，皆在阵外；跳荡、弩手，皆在军中。

熙宁中，使六宅使郭固等讨论九军阵法，著之为书，颁下诸帅府，副藏秘阁。固之法，九军共为一营阵，行则为阵，住则为营。以驻队绕之。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马四步，军中容军，队中容队，则十万人之阵，占地方十里余。天下岂有方十里之地无丘阜沟涧林木之碍者？兼九军共以一驻队为篱落，则兵不复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则死，此正孙武所谓“麋军”也。有言阵法有“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之文，固不能解，乃使阵间士卒皆侧立，每两行为巷，令面相对而立。虽文应古说，不知士卒侧立，如何应敌？上疑其说，使余再加详定。余以谓九军当使别自为阵，虽分列左右前后，而各占地利，以驻队外向自绕，纵越沟涧林薄，不妨各自成营；金鼓一作，则卷舒合散，浑浑沦沦而不可乱；九军合为一大阵，则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军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头八尾，触处为首。上以为然，亲举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为一皮包之，则何以施用？”遂著为令，今营阵法是也。

古人尚右：主人居左，坐客在右者，尊宾也。今人或以主人之位让客，此甚无义。惟天子适诸侯，升自阼阶者，主道也，非以左为尊也。《礼记》曰：“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主人固辞，乃就西阶。”盖尝以西阶为尊，就主人阶，所以为敬也。韩信得广武君，东向坐，西向对而师事之，此尊右之实也。今惟朝廷有此礼，凡臣僚登阶奏事，皆由东阶立于御座之东；不由西者，天子无宾礼也。方外唯释门主人升堂，众宾皆立于西，惟职属及门弟子立于东，盖旧俗时有存者。

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旧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三十步，可纪者有二十四桥。最西浊河茶园桥，次东大明桥，今大明寺前。入西水门有九曲桥，今建隆寺前。次东正当帅牙南门，有下马桥，又东作坊桥，桥东河转向南，有洗马桥，次南桥，见在今州城北门外。又南阿师桥，周家桥，今此处为城北门。小市桥，今存。广济桥，今存。新桥，开明桥，今存。顾家桥，通泗桥，今存。太平桥，今存。利园桥，出南水门有万岁桥，今存。青园桥，自驿桥北河流东出，有参佐桥，今开元寺前。次东水门，今有新桥，非古迹也。东出有山光桥。见在今山光寺前。又自衙门下马桥直南有北三桥，中三桥，南三桥，号“九桥”，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桥之数，皆在今州城西门之外。

士人李，忘其名，嘉祐中为舒州观察支使，能为水丹。时王荆公为通判，问其法，

云：“以清水入土鼎中，其下以火然之，少日则水渐凝结如金玉，精莹骇目。”问其方，则曰：“不用一切，但调节水火之力。毫发不均，即复化去。此坎、离之粹也。”曰“日月各有进退节度。”余不得其详。推此可以求养生治病之理。如仲春之月，草木奋发，鸟兽孳乳，此定气所化也。今人于春、秋分夜半时，汲井水满大瓮中，封闭七日，发视则有水花生于瓮面，如轻冰，可采以为药；非二分时，则无。此中和之在物者。以春、秋分时吐翁咽津，存想腹胃，则有丹砂自腹中下，璀璨耀日，术家以为丹药。此中和之在人者。凡变化之物，皆由此道，理穷玄化，天人无异，人自不思耳。深达此理，则养生治疾，可通神矣。

药议

世人用莽草，种类最多，有叶大如手掌者，有细叶者，有叶光厚坚脆可拉者，有柔软而薄者，有蔓生者，多是谬误。按《本草》：“若石南，而叶稀，无花实。”今考木若石南，信然；叶稀、无花实，亦误也。今莽草，蜀道、襄、汉、浙、江湖间山中有，枝叶稠密，团栾可爱，叶光厚而香烈；花红色，大小如杏花，六出，反卷向上，中心有新红蕊，倒垂下，满树垂动摇摇然，极可玩。襄、汉间渔人竞采以捣饭饴鱼，皆翻上，乃捞取之。南人谓之石柱。白乐天有《庐山桂》诗，其序曰：“庐山多桂树。”又曰：“手攀青桂枝。”盖此木也。唐人谓之红桂，以其花红故也。李德裕《诗序》曰：“龙门敬善寺有红桂树，独秀伊川，移植郊园，众芳色沮。乃是蜀道莽草，徒得佳名耳。”卫公此说亦甚明。自古用此一类，仍毒鱼有验。《本草·木部》所收，不知何缘谓之草，独此未喻。

孙思邈《千金方》人参汤，言须用流水煮，用止水则不验。人多疑流水、止水无异。余尝见丞相荆公喜放生，每日就市买活鱼，纵之江中，莫不洋然；唯鲮鲤入江中辄死。乃知鲮鲤但可居止水，则流水与止水果不同，不可不知。又鲫鱼生流水中，则背鳞白而味美；生止水中，则背鳞黑而味恶；此亦一验。《诗》所谓“岂其食鱼，必河之魴？”盖流水之鱼，品流自异。

熙宁中，闍婆国使人入贡方物，中有摩娑石二块，大如枣，黄色，微似花蕊；又无名异一块，如莲药；皆以金函贮之。问其人：“真伪何以为验？”使人云：“摩娑石有五色，石色虽不同，皆姜黄汁磨之，汁赤如丹砂者为真。无名异，色黑如漆，水磨之，色如乳者为真。”广州市舶司依其言试之，皆验，方以上闻。世人蓄摩娑石、无名异颇多，常患不能辨真伪。小说及古方书如《炮炙论》之类亦有说者，但其言多怪诞，不近人情。天圣中，余伯父吏书新除明州，章宪太后有旨，令于舶船求此二物，内出银三百两为价，值如不足，更许于州库贴支。终任求之，竟不可得。医潘璟家有白摩娑石，色如糯米糍，磨之亦有验。璟以治中毒者，得汁栗壳许入口即瘥。

药有用根，或用茎、叶，虽是一物，性或不同，苟未深达其理，未可妄用。如仙灵脾，《本草》用叶，南人却用根；赤箭，《本草》用根，今人反用苗。如此未知性果同否？如古人远志用根，则其苗谓之小草；泽漆之根，乃是大戟；马兜零之根，乃是独行。其主

疗各别。推此而言，其根、苗盖有不可通者。如巴豆能利人，唯其壳能止之；甜瓜蒂能吐人，唯其肉能解之；坐擘能懵人，食其心则醒；楝根皮泻人，枝皮则吐人；邕州所贡蓝药，即蓝蛇之首，能杀人，蓝蛇之尾能解药；鸟兽之肉皆补血，其毛角鳞鬣皆破血；鹰鹫食鸟兽之肉，虽筋骨皆化，而独不能化毛。如此之类甚多，悉是一物而性理相反如此。山茱萸能补骨髓者，取其核温涩，能秘精气，精气不泄，乃所以补骨髓；今人或削取肉用，而弃其核，大非古人之意。如此皆近穿凿，若用《本草》中主疗，只当依本说。或别有主疗改用根、茎者，自从别方。

岭南深山中有大竹，有水甚清澈。溪涧中水皆有毒，唯此水无毒，土人陆行多饮之。至深冬，则凝结如玉。乃天竹黄也。王彦祖知雷州日，盛夏之官，山溪间水皆不可饮，唯剖竹取水，烹饪饮啜，皆用竹水。次年被召赴阙，冬行，求竹水，不可复得。问土人，乃知至冬则凝结，不复成水。遇夜野火烧林木为煨烬，而竹黄不灰，如火烧兽骨而轻。土人多于火后采拾，以供药品，不若生得者为善。

以磁石磨针锋，则锐处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同。如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南北相反，理应有异，未深考耳。

吴人嗜河豚鱼，有遇毒者，往往杀人，可为深戒。据《本草》：“河豚味甘温，无毒，补虚，去湿气，理腰脚。”因《本草》有此说，人遂信以为无毒，食之不疑。此甚误也。《本草》所载河豚，乃今之鲷鱼，亦谓之鮠五回反。鱼，非人所嗜者，江浙间谓之回鱼者是也。吴人所食河豚有毒，本名侯夷鱼。《本草注》引《日华子》云：“河豚有毒，以芦根及橄榄等解之。肝有大毒。又为鲷鱼、吹肚鱼。”此乃是侯夷鱼，或曰胡夷鱼，非《本草》所载河豚也。引以为注，大误矣。《日华子》称：“又名鲷鱼。”此却非也，盖差互解之耳。规鱼浙东人所呼，又有生海中者，腹上有刺，名海规。吹肚鱼南人通言之，以其腹胀如吹也。南人捕河豚法：截流为栅，待群鱼大下之时，小拔去栅，使随流而下，日莫狼至，自相排蹙，或触栅，则怒而腹鼓，浮于水上，渔人乃接取之。

零陵香，本名蕙，古之兰蕙是也，又名薰。《左传》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犹有臭。”即此草也。唐人谓之铃铃香，亦谓之铃子香，谓花倒悬枝间如小铃也。至今京师人买零陵香，须择有铃子者。铃子，乃其花也。此本鄙语，文士以湖南零陵郡，遂附会名之。后人又收入《本草》，殊不知《本草正经》自有薰草条，又名蕙草，注释甚明。南方处处有，《本草》附会其名，言出零陵郡，亦非也。

药中 useful 芦根及葶子、葶叶者。芦、葶之类，凡有十数多种，芦、葶、葶、莢、藪、萑、蕙、息理反。华之类皆是也。名字错乱，人莫能分。或疑芦似葶而小，则藪非葶也。今人云：“葶一名华。”郭璞云：“藪似葶，是一物。”按《尔雅》云：“莢、藪”，“葶、芦”，盖一物也。名字虽多，会之则是两种耳。今世俗只有芦与荻两名。按《诗疏》亦将葶、莢等众名判为二物，曰：“此物初生为莢，长大为藪，成则名为萑。初生为葶，长大为芦，成则名为葶。”故先儒释藪为萑，释葶为葶。余今详诸家所释葶、芦、葶，皆芦也；则莢、藪、萑，自当是荻耳。《诗》云：“葶莢揭揭。”则葶，芦也；莢，荻也。又曰“萑葶”，则萑，荻也；葶，芦也。连文言之，明非一物。又《诗释文》云：“藪，江东人呼之为乌藪。”今吴中乌藪草，乃荻属也。则萑、藪为荻明矣。然《召南》：“彼茁者葶。”谓之初生可也。《秦风》曰：“兼葭苍苍，白露为霜。”则散文言之，霜降之时亦得谓之葶，不必初生，若对文须分大小之名耳。荻芽似竹笋，味甘脆，可食；茎脆，可曲如钩，作马鞭

节；花嫩时紫，脆则白，如散丝；叶色重，狭长而白脊。一类小者，可为曲薄，其馀唯堪供爨耳。芦芽味稍甜，作蔬尤美；茎直；花穗生，如狐尾，褐色；叶阔大而色浅；此堪作障席、筐筥、织壁、覆屋、绞绳杂用，以其柔韧且直故也。今药中所用芦根、苇子、苇叶，以此证之，芦、苇乃是一物，皆当用芦，无用荻理。

扶移，即白杨也。《本草》有白杨，又有扶移。扶移一条，本出陈藏器《本草》，盖藏器不知扶移便是白杨，乃重出之。扶移亦谓之蒲移，《诗疏》曰：“白杨，蒲移是也。”至今越中人谓白杨只谓之蒲移。藏器又引《诗》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又引郑注云：“棠棣，移也。亦名移杨。”此又误也。《论语》乃引逸《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此自是白移，小木，比郁李稍大，此非蒲移也；蒲移乃乔木耳。木只有棠棣，有唐棣，无棠。《尔雅》云：“棠棣，核也。唐棣，移也。”常棣，即《小雅》所谓“常棣之华，鄂不韡韡”者；唐棣即《论语》所谓“唐棣之华，偏其反而”者。常棣今人谓之郁李。《幽诗》云：“六月食郁及奠。”注云：“郁，棣属，即白移也。”以其似棣，故曰棣属。又谓之车下李，又谓之唐棣奠，即郁李也。郁、奠同音。注谓之夔奠，盖其实似夔，夔即含桃也。《晋宫阁铭》曰：“华林园中有车下李三百一十四株，奠李一株。”车下李，即郁也，唐棣也，白移也；奠李，即郁李也，奠也，常棣也；与蒲移全无交涉。《本草》续添“郁李一名车下李”，此亦误也。《晋宫阁铭》引华林园所种车下李与奠李，自是二物。常棣字或作棠棣，亦误耳。今小木中却有棣棠，叶似棣，黄花绿茎而无实，人家亭槛中多种之。

杜若即今之高良姜，后人不识，又别出高良姜条，如赤箭再出天麻条，天名精再出地崧条，灯笼草再出苦耽条，如此之类极多。或因主疗不同，盖古人所书主疗，皆多未尽，后人用久，渐见其功，主疗浸广。诸药例皆如此，岂独杜若也。后人又取高良姜中小者为杜若，正如同天麻、芦头为赤箭也。又有用北地山姜为杜若者。杜若，古人以为香草，北地山姜，何尝有香？高良姜花成穗，芳华可爱，土人用盐梅汁淹以为菹，南人亦谓之山姜花，又曰豆蔻花。《本草图经》云：“杜若苗似山姜，花黄赤，子赤色，大如棘子，中似豆蔻，出峡山、岭南北。”正是高良姜，其子乃红蔻也，骚人比之兰、芷。然药品中名实错乱者至多，人人自主一说，亦莫能坚决。不患多记，以广异同。

钩吻，《本草》“一名野葛”，主疗甚多。注释者多端：或云可入药用；或云有大毒，食之杀人。余尝到闽中，土人以野葛毒人及自杀。或误食者，但半叶许入口即死，以流水服之，毒尤速，往往投杯已卒矣。经官司勘鞫者极多，灼然如此。余尝令人完取一株观之，其草蔓生，如葛；其藤色赤，节粗，似鹤膝；叶圆有尖，如杏叶，而光厚似柿叶；三叶为一枝，如菘豆之类，叶生节间，皆相对；花黄细，戢戢然一如茴香花，生于节叶之间。《酉阳杂俎》言“花似梔子稍大”，谬说也。根皮亦赤。闽人呼为吻莽，亦谓之野葛；岭南人谓之胡蔓；俗谓断肠草。此草人间至毒之物，不入药用。恐《本草》所出，别是一物，非此钩吻也。余见《千金》、《外台》药方中，时有用野葛者，特宜仔细，不可取其名而误用。正如侯夷鱼与鲟鱼同谓之河豚，不可不审也。

黄纒，即今之朱藤也，天下皆有。叶如槐，其花穗悬，紫色，如葛花。可作菜食，火不熟亦有小毒。京师人家园圃中作大架种之，谓之紫藤花者是也。实如皂荚，《蜀都赋》所谓“青珠黄纒”者，黄纒即此藤之根也。古今皆种以为亭槛之饰。今人采其茎，于槐榦上接之，伪为矮槐。其根入药用，能吐人。

栾有二种：树生，其实可作数珠者，谓之木栾，即《本草》栾花是也。丛生，可为杖

棗者，谓之牡棗，又名黄荆，即《本草》牡荆是也。此两种之外，唐人《补本草》又有棗荆一条，遂与二棗相乱。棗花出《神农正经》，牡荆见于《前汉·郊祀志》，从来甚久。棗荆特出唐人新附，自是一物，非古人所谓棗荆也。

紫荆，陈藏器云：“树似黄荆，叶小，无桠。夏秋子熟，正圆如小珠。”大误也。紫荆与黄荆叶丛生，小木，叶如麻叶，三桠而小。紫荆稍大，圆叶，实如樗英，著树连冬不脱，人家园亭多种之。

六朝以前医方，唯有枳实，无枳壳，故《本草》亦只有枳实。后人用枳之小嫩者为枳实，大者为枳壳，主疗各有所宜，遂别出枳壳一条，以附枳实之后。然两条主疗，亦相出入。古人言枳实者，便是枳壳，《本草》中枳实主疗，便是枳壳主疗。后人即别出枳壳条，便合于枳实条内摘出枳壳主疗，别为一条；旧条内只合留枳实主疗。后人以《神农本经》不敢摘破，不免两条相犯，互有出入。余按，《神农本经》枳实条内称：“主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除寒热结，止痢，长肌肉，利五脏，益气轻身，安胃气，止溏泄，明目。”尽是枳壳之功，皆当摘入枳壳条。后来别见主疗，如通利关节、劳气、咳嗽、背膊闷倦，散瘤结、胸胁痰滞，逐水，消胀满、大肠风，止痛之类，皆附益之，只为枳壳条。旧枳实条内称：“除胸胁痰癖，逐停水，破结实，消胀满、心下急、痞痛、逆气。”皆是枳实之功，宜存于本条，别有主疗亦附益之可也。如此，二条始分，各见所主，不至甚相乱。

续笔谈

续笔谈十一篇

鲁肃简公劲正不徇，爱憎出于天性，素与曹襄悼不协。天圣中，因议茶法，曹力挤肃简，因得罪去；赖上察其情，寝前命，止从罚俸。独三司使李谿夺职，谪洪州。及肃简病，有人密报肃简，但云“今日有佳事。”鲁闻之，顾媚张昞之曰：“此必曹利用去也。”试往侦之，果襄悼谪随州。肃简曰：“得上殿乎？”张曰：“已差人押出门矣。”鲁大惊曰：“诸公误也。利用何罪至此？进退大臣，岂宜如此之遽？利用在枢密院，尽忠于朝廷。但素不学问，倔强不识好恶耳。此外无大过也。”嗟惋久之，遽觉气塞。急召医视之，曰：“此必有大不如意事动其气。脉已绝，不可复治。”是夕，肃简薨。李谿在洪州，闻肃简薨，有诗曰：“空令抱恨归黄壤，不见崇山谪去时。”盖未知肃简临终之言也。

太祖皇帝常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杜甫诗有“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之句，近世注杜甫诗，引《夔州图经》称：“峡中人谓鸬鹚为乌鬼。”蜀人临水居者，皆养鸬鹚，系绳其颈，使之捕鱼，得鱼则倒提出之，至今如此。又尝有近侍奉使过夔、陕，见居人相率十百为曹，设牲酒于田间，众操兵仗，群噪而祭，谓之养鬼。养读从去声。言乌蛮战殇，多与人为厉，每岁以此禳之。又疑此所谓养乌鬼者。

寇忠愍拜相白麻，杨大年之词，其间四句曰：“能断大事，不拘小节。有干将之器，不露锋芒；怀照物之明，而能包纳。”寇得之甚喜，曰：“正得我胸中事。”例外别赠白金百两。

陶渊明《杂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往时校定《文选》，改作“悠然望南山”，似未允当。若作“望南山”，则上下句意全不相属，遂非佳作。

狄侍郎棐之子遵度，有清节美才。年二十余，忽梦为诗，其两句曰：“夜卧北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雁连天。”虽佳句，有丘墓间意，不数月卒。高邮士人朱适，余舅氏之婿也。纳妇之夕，梦为诗两句曰：“烧残红烛客未起，歌断一声尘绕梁。”不逾月而卒。皆不祥之梦，然诗句清丽，皆为人所传。

成都府知录，虽京官，例皆庭参。苏明允常言：张忠定知成都府日，有一生，忘其姓名，为京寺丞知录事参军，有司责其庭趋，生坚不可。忠定怒曰：“唯致仕即可免。”生遂投牒乞致仕，自袖牒立庭中。仍献一诗辞忠定，其间两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忠定大称赏，自降阶执生手曰：“部内有诗人如此而不知，咏罪人也。遂与之

升阶置酒，欢语终日，还其牒，礼为上客。

王之知黄州日，有两虎入郡城夜斗，一虎死，食其半。又群鸡夜鸣，司天占之曰：“长吏灾”。时元之已病，未几移刺蕲州，到任谢上表两联曰：“宣室鬼神之间，绝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付之身后。”上闻之愕然，顾近侍曰：“禹偁安否？何以为此语？”不逾月，元之果卒，年四十八。遗表曰：“岂知游岱之魂，遂协生桑之梦。”

元祐六年，高丽使人入贡，上元节于阙前赐酒，皆赋《观灯》诗，时有佳句。进奉副使魏继延句有“千仞彩山擎日起，一声天乐漏云来。”主簿朴景绰句有“胜事年年传习久，盛观今属远方宾。”

欧阳文忠有《奉使回寄刘原甫》诗云：“老我倦鞍马，谁能事吟嘲？”王荆公《赠弟和甫》诗云：“老我衔主恩，结草以为期。”言“老我”则语有情，上下句皆有惜老之意。若作“我老”，与“老我”虽同，而语无情，诗意遂颓惰。此文章佳语，独可心喻。

韩退之诗句有“断送一生唯有酒”，又曰“破除万事无过酒。”王荆公戏改此两句为一字题四句曰：“酒，酒，破除万事无过，断送一生唯有。”不损一字，而意韵如自为之。

附录

一、宋乾道二年扬州州学刊本跋

汤修年

广陵曩丁云扰，幸存黉宫两庑，析为官舍、储粟之所，士皆暴露，时有《子衿》之叹。大帅周侯开藩之二年，慨然谓成俗之方，本乎礼义，学宫又礼义之本，一日，尽屏官舍储粟于外，因其旧，扶颠易圯而新之，继广田租，稍增生员；寻又斥其馀刊沈公《笔谈》，为养士亡穷之利。今方领侈袂，彬彬然礼义之风，皆昔之在城阙者也。夫教养相须，既教而养之蔑如，虽唐虞不能以化民，此稷契二官所以相为表里也。今既辟弦歌之地，又开资给之源，可谓教养兼得矣。此书公库旧有之，往往贸易，以充郡帑，不及学校。今兹反是，益见薄于己而厚于士，贤前人远矣。脩年代匱泮宫，备校书之职，谨识其本末，且证辨讹舛，凡五十余字，疑者无他本，不敢以意骤易，姑存其旧，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笔谈》所纪，皆祖宗盛时典故，卿相太平事业，及前世制作之美。虽目见耳闻者，皆有补于世，非他杂志之比云。乾道二年六月日，左迪功郎充扬州州学教授汤脩年跋。

二、元大德九年东山书院刊本序

陈仁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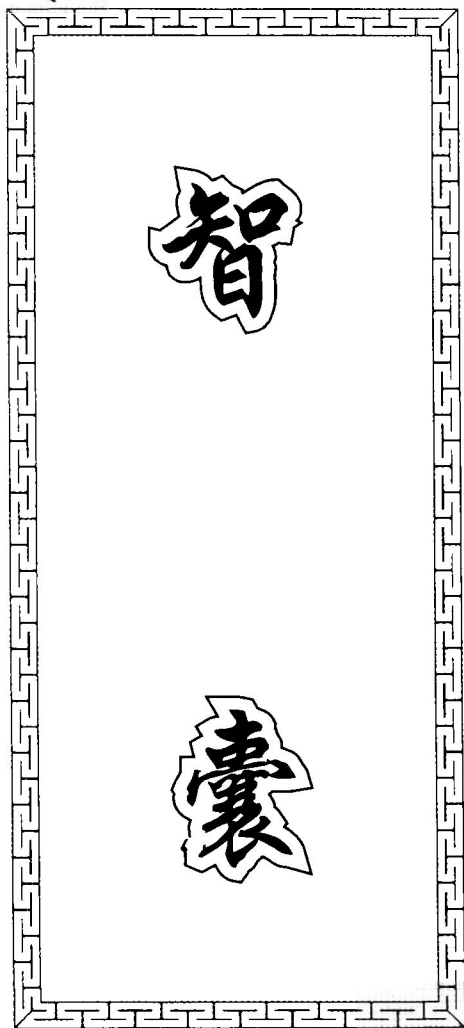
楮先生喜读外家传语，张华尽天下奇秘书，韩昌黎手不停披百家之编。故其学浩博而文渊永，乃知学子耽经玩史外，别有虞初、稗官之书，亦未可少。吴兴沈存中博览古今，于制度犹悉。粤在熙、丰，诋车战，上《奉元历》，编修《郡国图》，颇极博综，前史称之。暮年著《笔谈》计二十六卷，自故事而下，曰象数，曰官政，曰乐律，曰药议，辨讹正谬，纂录详核，闻未闻，见未见，融之可以润笔端，采之可以裨信史。昔王俭出巾箱几案杂服饰，令学士隶事，事多者与之；人各得一二物；陆澄后至，出众所不知事各数条，皆俭所未睹，并旧物夺去。若澄更得此书，又当夺几筹。大德乙巳春，茶陵古迂陈仁子刊

于东山书院并序。

三、明崇祯四年重编补笔谈序

马元调

世所传《补笔谈》，每篇首必题所补之卷，又有“前几件”及“中”与“后”之分，如“补第二卷后十件”之类。似非后人所得而创，其为旧本无疑。原书二十六卷，不补者十，余各有补。今以其书考之，多不合。如故事“不御前殿”云云十件，补第二卷，既然矣。次则“廊屋为庑”、“梓榆为朴”二件，亦补第二卷，第二卷乃故事，岂谓是乎？犹可解者，或三卷之讹为二。乃若“子午属寅”，本论纳甲语，而以补六卷之乐律，何邪？“卢肇论海潮”，当补象数，今以补第九，第九乃人事，于海潮何预焉？“王子醇枢密帅熙河日”六件，大氏皆权智，当补十三卷，而属十五，十五，艺文也。凡此类不可悉举。又若原书只二十六卷，今其所补，有自二十七以至三十者，益不可晓。疑此虽旧本，或沿袭日久，舛讹特甚。譬之远年架阁文字，其格式非有变革，而风雨浸淫，虫鼠蠹蚀其间，若年月之久近，数目之多寡，渐不可辩，而后之胥史，或以意为补缀，岂非毫釐之差者乎！然则当何如？曰：参伍故籍，钩稽见数，通行打算，别自攒造，此籍乃可行耳。语云：“琴瑟不调甚者，必举而更张之。”余师此意，尽去所补卷第及前、中、后件之名，而悉以原书十七目从事：所言故事直以补故事，辩证也直以补辩证，以至乐律、象数、官政、权智、艺文、器用、异事、杂志、药议等目皆然。目自为补，复者削之，疑者阙，釐为三卷，然后粲然可考。盖古人之书，原无定卷。即以《笔谈》言之，《通考》二十六卷，今所行者是；《宋史》则二十五卷；郑樵《通志·艺文略》则二十卷。分并不恒，有如此者。世所传补卷第，既与《通考》不合，而《宋史》、《通志》之所载卷第各别，今皆不传，又不知其孰补。此吾所以放笔而为之更定也。巽甫题。



明·冯梦龙
编



智 囊

——第一部辑录古人智慧言行的书籍

先生真才子，风流迥出群。
能凭直立世，敢以智教人。
排比前贤业，开启后辈心。
技俗偏凡近，为有性情真。

【内容简介】

明冯梦龙编。

书中内容大至军国大政，小至生活细节，十分广博，材料来源于正史、笔记、杂著和民间传说。全书一千多个故事，按内容分成十部。

《智囊》汇集了众多运用智慧解决困难的故事，对于智慧的来源、运用、类别、智慧与知识的关系、智慧与道德的关系，都有极为独到的见解。

目 录

上智部见大卷一 (9751)

- 1 太公 孔子 (9751)
- 2 诸葛亮 (9751)
- 3 光武帝 (9752)
- 4 使马圉 (9752)
- 5 选押伴使 (9752)
- 6 胡世宁 (9752)
- 7 韩滉钱鏐 (9753)
- 8 燕昭王 (9753)
- 9 丙吉 郭进 (9753)
- 10 假 书 (9754)
- 11 楚庄王 袁盎 (9754)
- 12 王 猛 (9755)
- 13 魏元忠 (9755)
- 14 柳 玘 (9755)
- 15 廉希宪 (9755)
- 16 范文正 (9756)
- 17 徐存斋 (9756)
- 18 屠桴石 (9756)
- 19 李孝寿 宋元献 (9757)
- 20 胡霆桂 (9757)
- 21 尹 源 (9757)
- 22 张 耳 (9757)
- 23 狄武襄 (9757)
- 24 邵 雍 (9758)
- 25 杨士奇 (9758)
- 26 严 震 (9758)
- 27 萧何 任氏 (9759)
- 28 董 公 (9759)
- 29 蔺相如 寇恂 (9759)
- 30 张 飞 (9760)
- 31 曹彬 窦仪 (9760)
- 32 鲁宗道 字贯夫,亳州人。 (9760)



33	吕夷简二条	(9760)
34	古弼 张承业	(9761)
35	后唐明宗	(9761)
36	李 渊	(9761)
37	刘温叟	(9762)
38	卫青 程信	(9762)
39	李 愬	(9762)
40	冯 煖	(9762)
41	王 旦	(9763)
42	胡 濬	(9763)
43	孙 觉	(9763)
44	赵清献	(9763)
45	贾 彪	(9764)
46	柳公绰	(9764)
47	季 本	(9764)

上智部远犹卷二	(9765)	
48	训储二条	(9765)
49	李 泌	(9765)
50	王叔文	(9765)
51	白起祠	(9766)
52	苏 颂	(9766)
53	戮叛二条	(9766)
54	宋艺祖三条	(9766)
55	郭 钦	(9767)
56	处继迁母	(9767)
57	徐 达	(9767)
58	元旦日食	(9768)
59	贡 麟	(9768)
60	契丹立君	(9768)
61	地輿贡道	(9768)
62	陈 恕	(9768)
63	李 沆	(9769)
64	韩 琦	(9769)
65	刘大夏二条	(9769)
66	辞连署辞密揭	(9770)
67	辞例外赐	(9770)
68	范仲淹	(9770)
69	赵忠简	(9770)

70	文彦博	(9771)
71	王 旦	(9771)
72	王守仁	(9771)
73	主婚用玺	(9771)
74	陈仲微	(9771)
75	陈 寔	(9772)
76	姚 崇	(9772)
77	孔 子	(9772)
78	宓 子	(9772)
79	程 琳	(9772)
80	高 明	(9773)
81	王 铎	(9773)
82	孙仲纯	(9773)
83	张 詠	(9773)
84	李允则	(9774)
85	论元祐事二条	(9774)
86	陈瓘四条	(9775)
87	林立山	(9775)
88	周宗韩雍	(9775)
89	喻 樗	(9776)
90	杨荣	(9776)
91	赵凤 杨王司帑	(9776)
92	程伯淳	(9777)
93	薛季昶 徐谊	(9777)
94	李 贤	(9778)
95	刘 晏	(9778)
96	李 晟	(9778)
97	吕文靖	(9778)
98	掌玺内侍	(9778)
99	裴宽 李祐	(9779)
100	王文正	(9779)
101	公孙仪	(9779)
102	孙叔敖	(9779)
103	范蜀公	(9779)
104	汪 公	(9780)
105	华 歆	(9780)
106	下岩院主僧	(9780)
107	东海钱翁	(9780)
108	辞 馈	(9780)

109	屏姬侍	(9781)
110	唐 肃	(9781)
111	阿 豺	(9781)
上智部通简卷三		(9782)
112	唐文宗	(9782)
113	宋太宗	(9782)
114	宋真宗	(9782)
115	曹参 李及	(9782)
116	戒更革	(9783)
117	御史台老隶	(9783)
118	汉光武	(9784)
119	薛简肃二条	(9784)
120	张 詠	(9784)
121	诸葛孔明	(9785)
122	高 拱	(9785)
123	倪文毅	(9786)
124	吴 惠	(9786)
125	龚 遂	(9786)
126	徐敬业	(9787)
127	朱博二条	(9787)
128	韩 哀	(9788)
129	蒲宗孟	(9788)
130	吴正肃公	(9788)
131	万 观	(9788)
132	王敬则	(9788)
133	程明道	(9788)
134	王子醇	(9789)
135	窃锁殴人	(9789)
136	甲仗库火	(9789)
137	草场火驿舍火	(9789)
138	文彦博	(9790)
139	张 辽	(9790)
140	薛长孺王巖	(9790)
141	霍王元轨	(9790)
142	吕公孺	(9791)
143	廉希宪	(9791)
144	林兴祖	(9791)
145	李 封	(9791)

146	耿楚侗	(9792)
147	向敏中王旦	(9792)
148	乔白严	(9792)
149	韩愈	(9792)
150	裴晋公	(9793)
151	郭子仪	(9793)
152	王阳明	(9793)
153	王璋罗通	(9793)
154	吴履叶南岩	(9794)
155	鞠真卿	(9794)
156	赵豫	(9795)
157	褚国祥	(9795)
158	程卓	(9795)
159	张文懿公	(9795)
160	张永	(9795)
161	范希阳	(9796)
162	牛弘	(9796)
163	明镐	(9796)

上智部迎刃卷四 (9797)

164	子产	(9797)
165	田叔二条	(9797)
166	主父偃	(9797)
167	裴光庭	(9798)
168	崔祐甫	(9798)
169	王旦三条	(9798)
170	严求	(9798)
171	陈平	(9799)
172	宋祖曹彬	(9799)
173	拒高丽僧焚西夏书	(9799)
174	张方平	(9800)
175	秦桧	(9800)
176	吴时来	(9800)
177	陈希亮等四条	(9800)
178	苏子容	(9801)
179	马默	(9801)
180	于谦	(9801)
181	李贤	(9801)
182	王琼	(9802)



智

囊



183	刘大夏张居正	(9802)
184	刘 坦	(9802)
185	张忠献	(9802)
186	留志淑	(9802)
187	王 益	(9803)
188	贾 耽	(9803)
189	处工李罗等	(9803)
190	王钦若	(9803)
191	令狐絢李德裕	(9804)
192	吕夷简	(9804)
193	王守仁二条	(9804)
194	朱胜非	(9805)
195	停胡客供	(9805)
196	补儒士袭土官	(9805)
197	蒋恭靖	(9806)
198	汪应轸	(9806)
199	沈 垚	(9806)
200	范 櫜	(9807)
201	张 瀚	(9807)
202	韩 琦	(9807)
203	赵令邲	(9808)
	明智部总序	(9808)
	明智部知微卷五	(9809)
204	箕 子	(9809)
205	殷长者	(9809)
206	周公太公	(9809)
207	辛 有	(9809)
208	何 曾	(9810)
209	管 仲	(9810)
210	伐卫伐莒	(9810)
211	臧孙子	(9811)
212	南文子	(9811)
213	智过绌疵	(9811)
214	诸葛亮	(9812)
215	梅衡湘	(9812)
216	魏先生	(9812)
217	夏翁尤翁	(9812)
218	隰斯弥	(9813)

219	郇成子	(9813)
220	庞仲达	(9813)
221	张安道	(9814)
222	陈 瓘	(9814)
223	王禹偁	(9814)
224	何心隐	(9814)
225	潘 濬	(9815)
226	卓 敬	(9815)
227	朱仙镇书生	(9815)
228	沈诸梁	(9815)
229	孙坚皇甫邈	(9816)
230	曹 玮	(9816)
231	齐神武	(9816)
232	任文公	(9817)
233	东院主者	(9817)
234	第五伦魏相	(9817)
235	马援二条	(9817)
236	申屠蟠	(9818)
237	张翰等	(9818)
238	穆 生	(9818)
239	列御寇	(9818)
240	韩平原馆客	(9819)
241	唐六如	(9819)
242	万 二	(9819)
243	严 辛	(9819)
244	陈良谟	(9820)
245	东海张公	(9820)
246	郝 超	(9820)
247	张忠定	(9820)
明智部亿中卷六		(9821)
248	子 贡	(9821)
249	希 卑	(9821)
250	范 蠡	(9821)
251	范 睢	(9822)
252	姚崇二条	(9822)
253	王 应	(9822)
254	陈同甫	(9823)
255	李 泌	(9823)

256	荀 息	(9824)
257	虞 卿	(9824)
258	傅 岐	(9824)
259	策陝城策魏博	(9824)
260	料吐蕃	(9826)
261	王晋溪	(9826)
262	韦孝宽	(9826)
263	刘 惔	(9827)
264	杨廷和	(9827)
265	卜 偃	(9827)
266	士 鞅	(9827)
267	楚芳贾	(9827)
268	班 超	(9828)
269	蔡 謨	(9828)
270	曹操计四条	(9828)
271	郭嘉虞翻	(9829)
272	黄权等	(9829)
273	罗 隐	(9829)
274	夏侯霸	(9830)
275	傅 嘏	(9830)
276	陆逊孙登	(9830)
277	盛文肃	(9830)
278	邵康节二条	(9831)
279	邵伯温	(9831)
280	范忠宣	(9831)
281	常安民	(9832)
282	乔寿朋	(9832)
283	曹武惠王	(9832)
明智部剖疑卷七		(9833)
284	汉昭帝	(9833)
285	张 说	(9833)
286	李 泌	(9833)
287	寇 准	(9834)
288	隼不疑	(9835)
289	孔季彦	(9835)
290	张 晋	(9835)
291	杜 杲	(9835)
292	蔡 京	(9835)



293	曹克明	(9835)
294	大水	(9836)
295	西门豹	(9836)
296	宋均	(9837)
297	圣水	(9837)
298	佛牙	(9837)
299	活佛	(9837)
300	蔡仙姑	(9838)
301	程珣	(9838)
302	石佛首	(9838)
303	妒女祠	(9838)
304	张曷三条	(9838)
305	孔道辅	(9839)
306	戚贤	(9839)
307	黄震	(9839)
308	席帽妖白头老翁	(9840)
309	钱元懿	(9840)
310	梦虎	(9840)
311	张田	(9841)
312	隋郎将	(9841)
313	贺齐	(9841)
314	萧瑀	(9841)
315	陆贞山	(9841)
316	魏元忠	(9842)
317	鼓妖	(9842)
318	李忠公	(9842)

明智部经务卷八	(9843)
319 刘晏四条	(9843)
320 平糶	(9843)
321 社仓	(9844)
322 预备	(9844)
323 周忱	(9844)
324 樊莹	(9845)
325 陈霁岩	(9845)
326 平米价二条	(9846)
327 抚流民三条	(9846)
328 耕牛	(9847)
329 义船	(9847)

330	李邺侯	(9848)
331	虞集	(9848)
332	刘大夏	(9849)
333	董博霄	(9849)
334	刘本道	(9850)
335	苏轼	(9850)
336	张需	(9850)
337	李若谷赵昌言	(9851)
338	屯牧	(9851)
339	张全义二条	(9851)
340	植桑除罪	(9852)
341	铅铜钱	(9852)
342	钱引	(9852)
343	益众	(9852)
344	陶侃	(9853)
345	苏州堤	(9853)
346	丁晋公	(9853)
347	郑端简公三条	(9853)
348	徐杲	(9854)
349	贺盛瑞九条	(9854)
350	陈懋仁	(9856)
351	叶石林	(9856)
352	虞允文	(9857)
353	置槐置鼓	(9857)
354	分将	(9857)
356	徐阶二条	(9857)
356	习射习骑	(9858)
357	曹玮	(9858)
358	虞诩	(9858)
359	款虏二条	(9859)
360	安黎峒	(9860)
361	平军民变	(9861)
362	三受降城钓鱼山	(9862)
363	孟珙	(9862)
364	中兴十策	(9863)
365	李纲二条	(9863)
366	沈晦	(9863)
367	汪立信文天祥	(9864)
	察智部总序	(9864)

察智部得情卷九		(9865)
368	唐御史	(9865)
369	张楚金	(9865)
370	崔思竞	(9865)
371	边郎中	(9865)
372	解思安狱	(9866)
373	欧阳晔	(9866)
374	尹见心	(9866)
375	王佐	(9867)
876	殷云霄	(9867)
377	周纡	(9867)
378	高子业	(9867)
379	程戡	(9867)
380	张举	(9868)
381	陈骐	(9868)
382	范檟	(9868)
383	杨评事	(9868)
384	杨茂清	(9869)
385	郑洛书	(9869)
386	许襄毅公三条	(9869)
387	藏金	(9870)
388	甘露寺常住金	(9870)
389	藏钱	(9870)
390	李若谷	(9871)
391	吕陶	(9871)
392	裴子云赵和	(9871)
393	何武张咏	(9871)
394	奉使者	(9872)
395	张齐贤	(9872)
396	王罕	(9872)
397	韩亿	(9872)
398	于文传	(9873)
399	张三翁	(9873)
400	黄霸李崇	(9873)
401	宣彦昭范邨	(9873)
402	安重荣韩彦古	(9874)
403	孙宝	(9874)
404	杖羊皮杖蒲团	(9874)



405	傅 琰	(9874)
406	孙主亮	(9874)
407	乐 嵩	(9875)
408	李南公	(9875)
409	韩绍宗	(9875)

察智部诘奸卷十 (9876)

410	赵广汉二条	(9876)
411	周文襄	(9876)
412	陈霁岩	(9876)
413	张敞虞诩	(9876)
414	王世贞二条	(9877)
415	王璫王阳明	(9877)
416	苏 涣	(9877)
417	范 攄	(9878)
418	总辖察盗	(9878)
419	董行成	(9878)
420	维亭张小舍	(9878)
421	苏无名	(9879)
422	千里急	(9879)
423	京师指挥	(9879)
424	耿叔台	(9880)
425	张 鹭	(9880)
428	李复亨	(9880)
427	向敏中	(9880)
428	钱 藻	(9881)
429	吉安老吏	(9881)
430	周新异政	(9881)
431	吴 复	(9881)
432	彭城王洙	(9882)
433	离潜杨津	(9882)
434	柳 庆	(9882)
435	刘 宰	(9882)
436	陈 襄	(9883)
437	胡汲仲	(9883)
438	杨 武	(9883)
439	劫 麦	(9883)
440	窃 茄	(9883)
441	盗牛舌	(9884)

442	盗石榴盗樱	(9884)
443	子产严遵	(9884)
444	元 绛	(9884)
445	张 昇	(9884)
448	陆 云	(9885)
447	蒋 恒	(9885)
448	杨逢春	(9885)
449	马光祖	(9885)
450	苻 融	(9885)
451	王 明	(9886)
452	范纯仁	(9886)
453	刘宗龟	(9886)
454	郡从事	(9887)
455	徽商狱	(9887)
456	临海令	(9887)
457	王安礼	(9887)
458	母讼子二条	(9888)
459	僧寺求子二条	(9888)
460	鲁永清	(9889)
461	张 骆	(9889)
462	慕容彦超	(9889)
463	韩魏公	(9889)
464	江 点	(9890)
	胆智部总序	(9890)
	胆智部威克卷十一	(9891)
465	侯 生	(9891)
466	班 超	(9891)
467	耿 纯	(9892)
468	温 造	(9892)
469	哥舒翰李光弼	(9892)
470	柴克宏	(9893)
471	杨 素	(9893)
472	安禄山	(9893)
473	吕公弼张咏四条	(9893)
474	黄盖况钟	(9894)
475	宗威愍	(9895)
476	杨守礼	(9895)
477	苏不韦	(9896)



478 诛恶仆二条 (9896)
 479 窦建德 (9897)
 480 陈星卿 (9897)
 481 李 福 (9897)
 482 薛元赏 (9897)
 483 罗 点 (9898)

胆智部识断卷十二 (9899)

484 齐桓公 (9899)
 485 卫嗣君 (9899)
 486 高 洋 (9899)
 487 周瑜等三条 (9899)
 488 筑大虫巉堡 (9900)
 489 清涧城 (9901)
 490 韩 浩 (9901)
 491 寇 恂 (9901)
 492 刘玺唐侃 (9901)
 493 段秀实孔镛 (9902)
 494 姜 绾 (9903)
 495 文彦博 (9903)
 496 陆庄简公 (9903)
 497 陆文裕 (9904)
 498 韩魏公二条 (9904)
 499 吕 端 (9904)
 500 辛企李 (9904)
 501 王安石 (9904)
 502 毛 澄 (9905)
 503 祝知府 (9905)
 术智部总序 (9905)

术智部委蛇卷十三 (9906)

504 箕 子 (9906)
 505 孔 融 (9906)
 506 翟子威 (9906)
 507 魏 勃 (9906)
 508 叔孙通 (9906)
 509 王守仁 (9907)
 510 王 曾 (9907)
 511 周忱 唐顺之 (9907)

512	杨一清	(9908)
513	许武	(9908)
514	廉范	(9908)
515	周新	(9909)
516	陈瓘	(9909)
517	王翦等三条	(9909)
518	王戎	(9910)
519	阮嗣宗	(9910)
520	郭德成	(9910)
521	郭崇韬 宋主	(9910)

术智部谬数卷十四 (9911)

522	宋祖	(9911)
523	武王	(9911)
524	散谷 藏谷	(9911)
525	范仲淹	(9911)
526	服紫	(9912)
527	服练	(9912)
528	禁鞞击	(9912)
529	东方朔	(9912)
530	留侯	(9913)
531	梁文康	(9913)
532	傅珪	(9913)
533	洪武中老胥	(9914)
534	王振	(9914)
535	贺儒珍	(9914)
536	满宠郭元振	(9915)
537	梅衡湘	(9915)
538	宁越	(9915)
539	慎子	(9915)
540	颜真卿	(9916)
541	李允则	(9916)
542	何承矩	(9917)
543	苏秦	(9917)
544	王尼	(9918)
545	王随	(9918)
546	王忠嗣	(9918)
547	谢安李郃	(9918)
548	段秀实冯瓚	(9919)



549 仆散忠义 (9919)
 550 晏 婴 (9919)
 551 王守仁 (9920)
 552 鸱夷子皮 (9920)
 553 严养斋 (9920)
 554 周玄素 (9920)
 555 唐太宗 (9920)
 556 狄 青 (9921)
 557 王安石 (9921)

术智部权奇卷十五 (9922)

558 孔 子 (9922)
 559 淮南相 (9922)
 560 王敬则 (9922)
 561 宋太祖 (9922)
 562 宋太宗 (9922)
 563 高皇帝 (9923)
 564 吴官童 (9923)
 565 郑公孙申 (9923)
 566 胡 松 (9924)
 567 狄 青 (9924)
 568 王 琼 (9924)
 569 杨云才 (9924)
 570 种世衡 (9924)
 571 雄山智僧 (9925)
 572 李抱贞刘元佐 (9925)
 573 陕西铁钱 (9925)
 574 出见钱 (9925)
 575 令狐楚 (9926)
 576 倭 马 (9926)
 577 徐道覆 (9926)
 578 秦王祜等三条 (9926)
 579 杨 璘 (9927)
 580 韩 雍 (9927)
 581 王 导 (9927)
 582 程 婴 (9927)
 583 太史慈 (9928)
 584 陈子昂 (9928)
 585 爰种等三条 (9928)

586	王东亭	(9929)
587	吴 质	(9929)
588	司马懿等四条	(9929)
589	杜 畿	(9930)
590	曹 冲	(9930)
591	杨倭漆	(9931)
592	乔白岩	(9931)
593	宗威愍	(9932)
594	张 易	(9932)
595	张循王老卒	(9932)
596	司马相如	(9933)
597	附智医二条	(9933)
	捷智部总序	(9933)

捷智部灵变卷十六 (9934)

598	鲍 叔	(9934)
599	管夷吾	(9934)
600	延安老师较	(9934)
601	吴 汉	(9934)
602	汉高帝	(9935)
603	晋明帝	(9935)
604	尔朱敞	(9935)
605	韦孝宽	(9935)
606	宗典等三条	(9935)
607	王羲之	(9936)
608	吴郡卒	(9936)
609	元伯颜	(9936)
610	徐敬业	(9936)
611	陈 平	(9937)
612	刘 备	(9937)
613	崔巨伦	(9937)
614	仓卒治盗二条	(9938)
615	张佳胤	(9938)
616	罗巡抚	(9939)
617	沈 括	(9939)
618	河清卒	(9939)
619	吕颐浩	(9939)
620	段秀实	(9940)
621	黄 震	(9940)

622	赵葵	(9940)
623	周金	(9940)
624	徐文贞	(9940)
625	王守仁	(9941)
626	换字添字	(9941)
627	胡兴	(9941)
628	张浚	(9941)
629	张咏徐达	(9942)
630	颜真卿李揆	(9942)
631	顾琛	(9942)
632	李迪	(9942)
633	叛卒叛将	(9942)
634	曹克明	(9943)
635	太史慈	(9943)
636	涿人杨四	(9943)
637	李文达	(9943)
638	周文襄	(9944)
639	韩襄毅	(9944)
640	耿司马	(9944)
641	御史失篆	(9944)
642	王安	(9945)
643	朴恒	(9945)

捷智部应卒卷十七 (9946)

644	张良	(9946)
645	救积泽火	(9946)
646	直百钱	(9946)
647	知县买饭	(9947)
648	造红桌赁瓦	(9947)
649	周忱二条	(9947)
650	张恺	(9947)
651	张毅	(9948)
652	陶鲁	(9948)
653	边老卒	(9948)
654	蒺藜棒	(9948)
655	冰炮	(9948)
656	猪腩渡淮	(9948)
657	塞城窠	(9948)
658	治堤	(9949)



659	窞石	(9949)
660	筑垣	(9949)
661	曹操	(9949)
662	孙权	(9949)
663	书城壁	(9949)
664	韩琦	(9950)
665	榆木州二条	(9950)
666	邵泽民	(9950)
667	盛文肃	(9950)

捷智部敏悟卷十八 (9951)

668	司马通	(9951)
669	李德裕	(9951)
670	洪钟	(9951)
671	高定	(9951)
672	杜鎬	(9952)
673	文彦博司马光	(9952)
674	王戎	(9952)
675	曹冲	(9952)
676	张翥	(9952)
677	戴颿	(9953)
678	杨佐	(9953)
679	尹见心	(9953)
680	怀丙	(9953)
681	功德碑	(9953)
682	修龙船腹	(9953)
683	虞世基	(9954)
684	周之屏	(9954)
685	杜琼濶周	(9954)
686	梁武帝	(9954)
687	熊火	(9954)
688	柏人牛口	(9955)
689	曹翰	(9955)
690	郑钦说	(9955)
691	杨德祖四条	(9955)
692	刘显东方朔	(9956)
693	开元寺沙弥	(9956)
694	令狐綯	(9956)
695	丁晋公	(9956)



696	相国寺诗	(9957)
697	李 彪	(9957)
698	刘 斌	(9957)
699	木马谜	(9957)
700	拆字谢石等四条	(9957)
701	苏黄迁谪	(9958)
702	子 犯	(9958)
703	刘伯温	(9959)
704	董伽罗	(9959)
705	河水干	(9959)
706	王昙首等三条	(9959)
707	先进场	(9959)
708	曹良史	(9960)
709	占状元二条	(9960)
710	剃髭剃发	(9960)
711	舌生毛	(9960)
712	季 毅	(9960)
713	郭乔卿	(9960)
714	李仙药二条	(9961)
715	杨廷式	(9961)
716	索 统	(9961)
717	周 宣	(9961)
718	顾 琮	(9961)
719	苻 坚	(9961)
720	张 猷	(9962)
721	卫中行	(9962)
722	王 戎	(9962)
723	曾 进	(9962)
724	挂 冰	(9962)
725	箠 疾	(9962)
726	占兄弟占子	(9963)
	语智部总序	(9963)
语智部辩才卷十九		(9964)
727	子贡二条	(9964)
728	鲁仲连	(9965)
729	虞 卿	(9966)
730	苏代二条	(9967)
731	陈 轸	(9967)

732	左师触龙	(9968)
733	庸 芮	(9968)
734	狄仁杰	(9968)
735	陆贾等二条	(9969)
736	厮养卒	(9969)
737	杨 善	(9970)
738	富 弼	(9971)
739	王守仁	(9972)
740	张嘉言	(9972)
741	王 维	(9973)
742	秦 宓	(9973)

语智部善言卷二十 (9974)

743	凌阳台	(9974)
744	说秦王	(9974)
745	晏子二条	(9974)
746	马圉中牟令	(9975)
747	郑 涉	(9975)
748	李忠臣	(9975)
749	武帝乳母	(9975)
750	简 雍	(9975)
751	昭 陵	(9975)
752	吴 瑾	(9976)
753	香草根	(9976)
754	贾 诩	(9976)
755	解缙二条	(9976)
758	史 丹	(9976)
757	谷那律	(9977)
758	裴 度	(9977)
759	李 纲	(9977)
760	苏子由	(9977)
761	施仁望	(9977)
762	李 晟	(9978)
763	折契丹二条	(9978)
764	韩 亿	(9978)
765	冯当世	(9978)
766	邵康节	(9978)
767	谢 庄	(9979)
788	裴楷等四条	(9979)



769 杨廷和顾鼎臣 (9979)

770 宋汝霖 (9979)

771 潘京 (9980)

772 布政司吏 (9980)

773 朱文公 (9980)

774 吴山 (9980)

775 附奇谈二条 (9981)

兵智部总序 (9981)

兵智部不战卷二十一 (9982)

776 荀罄伍员 (9982)

777 高昭玄 (9982)

778 周德威 (9982)

779 诸葛恪 (9983)

780 杨侃 (9983)

781 高仁厚 (9984)

782 岳飞 (9984)

783 李愬三条 (9985)

784 赵充国 (9986)

785 析公 (9987)

786 王德用 (9987)

787 韩世忠 (9988)

788 程昱 (9988)

789 陆逊 (9988)

790 高仁厚 (9988)

791 李光弼 (9989)

兵智部制胜卷二十二 (9990)

792 孙臧二条 (9990)

793 赵奢 (9990)

794 李牧 (9991)

795 周亚夫二条 (9991)

796 周访 (9991)

797 陆逊陆抗 (9992)

798 邓艾 (9992)

799 唐太宗三条 (9993)

800 李靖 (9993)

801 朱隼 (9994)

802 耿弇 (9994)

803	韦叟三条	(9994)
804	马燧	(9995)
805	郑子元 李晟	(9995)
806	刘 琦	(9996)
807	韩世忠	(9997)
808	曹 玮	(9997)
809	狄武襄	(9997)
810	威宁伯	(9998)
811	尔朱荣	(9999)
812	刘江二条	(9999)
813	马 隆	(9999)
814	陶 鲁	(10000)
815	韩雍二条	(10000)
816	李继隆	(10000)
817	吴成器	(10001)
818	王阳明	(10001)
819	杨 锐	(10002)
820	沈希仪	(10003)
821	赵 臣	(10003)
822	王 式	(10004)
 兵智部诡道卷二十三		 (10005)
823	郑公子突	(10005)
824	夫概王	(10005)
825	斗伯比	(10005)
826	芑 贾	(10006)
827	田 单	(10006)
828	江东桥	(10007)
829	张子房	(10007)
830	李广王越	(10007)
831	吕蒙马隆	(10008)
832	孙臆虞诩	(10008)
833	祖逖等三条	(10009)
834	臧宫等三条	(10009)
835	贺若弼	(10010)
836	用间三条	(10010)
837	内应二条	(10011)
838	刘郃二条	(10011)
839	止追者二条	(10012)

840	侯 渊	(10012)
841	韩信三条	(10012)
842	元张弘范二条	(10013)
843	越勾践柴绍	(10014)
844	朱隼周亚夫	(10014)
845	宇文泰	(10014)
846	韩世忠	(10014)
847	冯异王陵	(10015)
848	达奚武	(10015)
849	厨人濮等四条	(10015)
850	狄 青	(10015)
851	朱景傅永	(10016)
852	张齐贤	(10016)
853	薰人三条	(10016)
854	认贼将二条	(10016)
855	裴行俭	(10017)
856	贺若敦	(10017)
857	李光弼	(10017)
858	虞 翻	(10017)
859	程 昱	(10017)
860	度 尚	(10018)
861	孔 镛	(10018)

兵智部武案卷二十四	(10020)
862 项梁司马师	(10020)
863 李 纲	(10020)
864 战 车	(10020)
865 吴玠 吴璠	(10021)
866 九军阵法出《补笔谈》	(10021)
867 撒星阵	(10022)
868 鸳鸯阵	(10022)
869 郭忠武	(10022)
870 轮 囤	(10022)
871 凯口囤	(10023)
872 太子晃	(10024)
873 冰 城	(10024)
874 张魏公	(10024)
875 桓崇祖	(10024)
876 柴 潭	(10025)



877	宗 泽	(10025)
878	浮梁二条	(10025)
879	韦孝宽	(10025)
880	羊侃杨智积	(10025)
881	张 巡	(10026)
882	王稟守城	(10026)
883	孟宗政	(10026)
884	刘 馥	(10027)
885	盛 昶	(10027)
886	许 逵	(10027)
887	王 濬 王彦章	(10027)
888	韩世忠	(10027)
889	船置草	(10028)
890	破铁铠	(10028)
891	柴断险道	(10028)
892	纵烟二条	(10028)
893	李 勣	(10028)
894	拐子马铁浮图	(10028)
895	钱传瓘	(10029)
896	杨 璇	(10029)
897	竹 筒	(10029)
898	假兽四条	(10029)
899	师马师蚁	(10030)
900	无底船	(10030)
901	铁菱角火老鸦	(10030)
902	分兵合兵	(10030)
903	晁 错	(10031)
904	范雎策秦	(10031)
905	王朴策周	(10031)
908	任环等	(10032)
907	习马练刀法	(10033)
	闰智部总序	(10033)
	闰智部贤哲卷二十五	(10034)
908	高皇后	(10034)
909	赵威后	(10034)
910	刘 娥	(10034)
911	李邦彦母	(10034)
912	肃宗朝公主	(10035)

913	房景伯母	(10035)
914	柳氏婢	(10035)
915	崔敬女络秀	(10035)
918	乐羊子妻	(10036)
917	孙太学妓	(10036)
918	吴生妓	(10036)
919	陶侃母	(10036)
920	李畬母	(10037)
921	王孙贾母	(10037)
922	赵括母柴克宏母	(10037)
923	婴母陵母	(10037)
924	叔向母	(10038)
925	严延年母	(10038)
926	伯宗妻	(10038)
927	李新声	(10038)
928	娄 妃	(10039)
929	董 氏	(10039)
930	王章妻	(10039)
931	陈子仲妻黄霸妻	(10039)
932	屈原姊	(10040)
933	僖负羁妻	(10040)
934	漂 母	(10040)
935	何无忌母	(10040)
936	王珪母	(10041)
937	潘炎妻	(10041)
938	辛宪英	(10041)
939	许允妇	(10041)
940	李衡妻	(10042)
941	庾玉台妇	(10042)
942	李文姬	(10042)
943	王佐妾	(10042)
944	王冀公孙女	(10043)
945	袁隗妻	(10043)
948	李夫人	(10043)
947	张说女	(10043)
948	唐湖州妓	(10043)

閩智部雄略卷二十六	(10045)
-----------------	---------

949 君王后	(10045)
---------------	---------

950	齐姜张后	(10045)
951	艺祖姊	(10045)
952	刘太妃	(10045)
953	苻坚妻	(10046)
954	刘智远夫人	(10046)
955	李景让母	(10046)
956	杨敞妻	(10047)
957	莒 妇	(10047)
958	孟昶妻	(10047)
959	邓 曼	(10047)
960	洗氏二条	(10048)
961	白瑾妻	(10048)
962	夫人城	(10048)
963	娘子军	(10048)
964	李侃妇	(10049)
985	晏恭人	(10049)
966	窦 女	(10049)
967	王翠翘	(10049)
968	孙翊妻	(10050)
969	申屠希光	(10050)
970	邹仆妻	(10051)
971	谢小娥	(10051)
972	吕 母	(10052)
973	李诞女	(10052)
974	红 拂	(10052)
975	沈小霞妾	(10053)
976	邑宰妾	(10053)
977	崔简妻	(10054)
978	蓝 姐	(10054)
979	新妇处盗	(10054)
980	辽阳妇	(10055)
981	李成梁夫人	(10055)
982	木兰等三条	(10055)
983	练 氏	(10056)
984	陈觉妻	(10056)
	杂智部总序	(10056)
杂智部狡黠卷二十七		(10057)
985	吕不韦	(10057)

986	陈 乞	(10057)
987	徐 温	(10058)
988	荀伯玉	(10058)
989	高 欢	(10058)
990	潘 崇	(10058)
991	曹 操	(10058)
992	田嬰刘瑾	(10059)
993	赵高李林甫	(10059)
994	石 显	(10060)
995	蓝道行	(10060)
996	严 嵩	(10060)
997	吉 温	(10060)
998	阳 虎	(10060)
999	伪孝二条	(10060)
1000	丁谓曹翰	(10061)
1001	秦 桧	(10061)
1002	李道古	(10061)
1003	邹老人	(10061)
1004	啮耳讼师	(10062)
1005	土豪张	(10062)
1006	嫩生光	(10062)
1007	永嘉舟子	(10062)
1008	干红猫	(10063)
1009	铁 牛	(10063)
1010	京邸中贵	(10063)
1011	一钱唾百金	(10064)
1012	老嫗骗局	(10064)
1013	乘骗妇	(10064)
1014	卜者朱生	(10064)
1015	黄铁脚	(10065)
1016	窃 磬	(10065)
1017	伪跛伪壁	(10065)
1018	壁 盗	(10065)
1019	京都道人	(10066)
1020	丹客二条	(10066)
1021	潘 僧	(10066)
1022	白铁余	(10067)
1023	刘龙子	(10067)
1024	马太守	(10067)



1025	大安国寺奸民	(10067)
1026	南京道者	(10068)
1027	文科二条	(10068)
1028	猾吏二条	(10069)
1029	袁术诸妇	(10069)
1030	达奚盈盈	(10070)
杂智部小慧卷二十八		(10071)
1031	周 主	(10071)
1032	商太宰	(10071)
1033	韩昭侯子之	(10071)
1034	蔡毋恢	(10071)
1035	苏 代	(10071)
1036	薛 公	(10072)
1037	江西日者	(10072)
1038	江 彪	(10072)
1039	孙兴公	(10072)
1040	科试郊饯	(10072)
1041	唐类函	(10072)
1042	孟 陀	(10073)
1043	窦 公	(10073)
1044	窦 义	(10073)
1045	石鞮子	(10074)
1046	黠童子	(10074)
1047	黠竖子	(10074)
1048	节日门状	(10074)
1049	智胜力	(10074)
1050	定远弓手	(10075)
1051	种氏取虎	(10075)
1052	术制继母	(10075)
1053	制妒妇	(10075)
1054	敖上舍	(10075)
1055	金还酒债	(10076)
1056	下马常例	(10076)
1057	吞舍利	(10076)
1058	陈 五	(10076)
1059	易 术	(10076)
1060	诱出户	(10077)
1061	谢 生	(10077)



上智部见大卷一

一操一纵，度越意表。寻常所惊，豪杰所了。集“见大”。

1 太公 孔子

太公望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

齐所以无惰民，所以终不为弱国。韩非“五蠹”之论本此。

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之下。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夫子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画尽奸雄隐腹。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

小人无过人之才，则不足以乱国。然使小人有才，而肯受君子之驾驭，则又未尝无济于国，而君子亦必不概摈之矣。少正卯能煽惑孔门之弟子，直欲掩孔子而上之，可与同朝共事乎？孔子狠下手，不但为一时辨言乱政故，盖为后世以学术杀人者立防。○华士虚名而无用，少正卯似大有用，而实不可用。壬人金士，凡明主能诛之；闻人高士，非大圣人不知其当诛也。不知其当诛，鲜有不受其蔽。唐萧瑀好奉佛，太宗令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铎阳丞郭仙舟投匭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教，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罢官度为道士。”此等作用，亦与圣人暗合。如使佞佛者尽令出家，谄道者即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

2 诸葛亮

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及费祎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子产谓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3 光武帝

刘秀为大司马时，舍中儿犯法，军市令祭遵格杀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奈何罪之。”秀悦，乃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避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将也。”

罚必则令行，令行则主尊。世祖所以能定四方之难也。

4 使马圉

孔子行游，马逸食稼。野人怒，繫其马。子贡往说之，卑词而不得。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乃使马圉往。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予不游西海也，吾马安得不犯子之稼。”野人大喜，解马而予之。自是至理，安得不从。

人各以类相通，述诗书于野人之前，此腐儒之所以误国也。马圉之说诚善，假使出子贡之口，野人仍不从。何则？文质貌殊，其人固已离矣。然则孔子曷不即遣马圉，而听子贡之往耶？先遣马圉，则子贡之心不服。既屈子贡，而马圉之神始王。圣人达人之情，故能尽人之用。然世以文法束人，以资格限人，又以兼长望人，天下事岂有济乎？

5 选押伴使

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闻中朝，而骑省铉尤最。会江左使铉来修贡，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词令不及为惮。宰相亦艰其选，请于艺祖。艺祖曰：“姑退，朕自择之。”有顷，左珰传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识字者十人以名人，宸笔点其一，曰：“此人可。”在廷皆惊。中书不敢复请，趣使行。殿侍者莫知所以，弗获已，竟往渡江。始铉词锋如云，旁观骇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铉不测，强聒而与之言。居数日，既无酬复，铉亦倦且默矣。

岳珂云：当陶窳诸名儒端委在朝，若令角辩骋词，庸讷不若铉。艺祖正以大国之体，不当如此耳。其亦不战屈人兵之上策欤？○孔子之使马圉以愚应愚也，艺祖之遣殿侍者，以愚困智也。以智强愚，愚者不解；以智角智，智者不服。

白沙陈公甫访定山庄孔易。庄携舟送之，中有一士人，素滑稽，肆谈褒呢，甚无忌惮。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则当其谈时，若不闻其声；及其既去，若不识其人，定山大服。此即艺祖屈徐铉之术。

6 胡世宁

少保胡世宁，仁和人。为左都御史掌院事。时当考察执政，请禁私谒。公言：“臣官以察为名，人非接其貌、听其言，无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长，今日正犯此病。若屏绝士夫，徒按考语，则毁誉失真，而求激扬之当难矣。”上是其言，不禁。



公孙弘曲学阿世，然犹能开东阁，以招贤人。今世密于防奸，而疏于求贤，故临事遂有乏才之叹。

7 韩滉钱鏐

韩滉节制三吴，所辟宾左，随其才器，用之悉当。有故人子投之，更无他长，尝召之与宴，毕席端坐，不与比坐交言。公署以随军，令监库门。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吏卒无敢滥出入者。

吴越王常游府园，见园卒陆仁章树艺有智而志之。有心人。及淮南围苏州，使仁章通言入城，果得报而还，鏐以诸孙畜之。

用人如韩滉、钱鏐，天下无弃才、无废事矣。

按史：淮南兵围苏州，推洞屋攻城。守将孙瑛置轮于竿首，垂绳投椎以揭之，攻者尽露。炮至则张网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吴越遣兵来救，苏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张网缀铃悬水中，鱼鳖过皆知之。都虞候司马福欲潜行入城，故以竿触网，敌闻铃声举网，福因得过。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号令，与援兵相应，敌以为神。疑即一事，姓名必有一误。

8 燕昭王

燕昭王问为国。郭隗曰：“帝者之臣，师也；王者之臣，友也；伯者之臣，宾也；危国之臣，虏也，唯王所择。”燕王曰：“寡人愿学而无师。”郭隗曰：“王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士开路。”于是燕王为隗改筑宫，北面事之。不三年，苏子自周往，邹衍自齐往，乐毅自赵往，屈景自楚归。

郭隗明于致士之术，便有休休大臣气象，不愧为人主师。○汉高封雍齿，而功臣息喙；先主礼许靖，而蜀士归心。皆予之以名，收之以实。

9 丙吉 郭进

吉为相，有驭吏嗜酒，从吉出，醉呕丞相车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复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过污丞相车茵耳。”此驭吏边群人，习知边塞发奔命警备事，尝出，适见驿骑，持赤白囊，边郡发奔命书驰来至。驭吏因随驿骑至公车，刺取知虏入云中代郡，遽归见吉白状。因曰：“恐虏所入边郡二千石长吏，有老病不任兵马者，宜可予视。”吉善其言，召东曹案边长吏科条其人未已。诏召丞相御史问以虏所入郡吏。吉具对，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详知，以得遣让，而吉见谓忧边思职，驭吏力也。

进任山西巡检，有军校诣阙讼进者。上召讯知其诬，即遣送进，令杀之。会并寇入，进谓其人曰：“汝能讼我，信有胆气，今赦汝罪。能掩杀并寇者，即荐汝于朝；如败，即自投河，毋污我剑也。”其人踊跃赴斗，竟大捷，进即荐擢之。

容小过者以一长酬，释大仇者以死力报。唯酬报之情迫中，故其长触之而必试，其力



激之而必竭。彼索过寻仇者，岂非大愚。

10 假书

秦桧当国，有士人假其书谒扬州守。守觉其伪，缴原书管押其回。桧见之，即假其官资。或问其故。曰：“有胆敢假桧书，此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束之，则北走胡、南走越矣！”

西夏用兵时，有张李二生，欲以策干韩范二公，耻于自媒，乃刻诗于碑，使人曳之而过。韩范疑而不用，久之，乃走西夏，诡名张元、李昊，到处题诗。元昊闻而怪之，招致与语。元昊识人。大悦，奉为谋主，大为边患。奸桧此举，却胜韩范远甚，所谓下人有上上智。

有人贗作韩魏公书，谒蔡君谟。君谟虽疑之，然士颇豪，与之三千，因回书，遣四兵送之，并致果物于魏公。客至京，谒公谢罪，公徐曰：“君谟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夏太尉在长安，可往见之。”即为发书。子弟疑谓包容已足，书可勿发。公曰：“士能为我书，又能动君谟，其才器不凡矣。”至关中，夏竟官之。手段果大。又，东坡元祐间，出师钱塘。视事之初，都商税务押到匿税人南剑州乡贡进士吴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衔，封至京师苏侍郎宅。公呼讯其卷中何物。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乡荐，乡人集钱为赴省之赆以百千，就置建阳纱，得二百端。因计道路所经场务，尽行抽税，则至都下不存其半。窃计当今负天下重名，而爱奖士类，惟内翰与侍郎耳。纵有败露，必能情贷，遂假先生名衔，缄封而来，不知先生已临镇此邦，罪实难逃。”公熟视，笑呼掌笈吏去其旧封，换题新衔，附至至东京竹竿巷。并手书子由书一纸，付之曰：“先辈这回，将上天去也无妨。”明年，味道及第来谢。二事俱长人智者。

11 楚庄王 袁盎

楚庄王宴群臣，命美人行酒。日暮，酒酣，烛灭，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缨，趣火视之。王曰：“奈何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命曰：“今日与寡人饮，不绝缨者不欢。”群臣尽绝缨而火，极欢而罢。及围郑之役，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获首，却敌，卒得胜。询之，则夜绝缨者也。

盎先尝为吴相时，盎有从史私盎侍儿，盎知之弗泄。有人以言恐从史，从史亡。盎亲追反之，竟以侍儿赐，遇之如故。景帝时，盎既入为太常，复使吴。吴王时谋反，欲杀盎，以五百人围之，盎未觉也。会从史适为守盎校尉司马，乃置二百石醇醪，尽饮五百人醉卧，夜引盎起曰：“君可去矣！旦日王且斩君。”盎曰：“公何为者？”司马曰：“故从史盗君侍儿者也。”于是盎惊脱去。

梁之葛周，宋之种世衡，皆用此术，克敌讨叛。若张说免祸，可谓转圜之福；兀术不杀小卒之妻，亦胡虏中之杰然者也。○葛周尝与所宠美姬同饮，有待卒目视姬不辍，失答周问，既自觉惧罪，周并不言。后与唐师战失利，周呼此卒奋勇破敌，竟以美姬妻之。怜才之至。○胡酋苏慕恩部落最强，种世衡尝夜与饮，出侍姬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慕恩窃与姬戏。《三国演义》貂蝉事套此。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惭愧请罪。世衡笑曰：“君欲之

耶？”即以遗之。由是诸部有贰者，使慕恩讨之，无不克。○张说有门下生，盗其宠婢，欲置之法。此生呼曰：“相公岂无缓急用人时耶？何惜一婢。”说奇其言，遂以赐而遣之，后杳不闻。及遭姚崇之构，祸且不测。此生夜至，请以夜明帘献九公主，为言于玄宗，得解。○金兀术爱一小卒之妻，杀卒而夺之，宠以专房。一日昼寝觉，忽见此妇持利刃欲向，惊起问之，曰：“欲为夫报仇耳！”此妇亦奇。术默然，麾使去，即日大享将士，召此妇出谓曰：“杀汝则无罪，留汝则不可，任汝于诸将中自择所从。”妇指一人，术即赐之。将知感而妇不怨矣。

12 王 猛

猛督诸军十六万骑伐燕，慕容评屯潞州。猛进与相持，遣将军徐成觐燕军。期日中，及昏而反，猛怒欲斩成。邓羌请曰：“贼众我寡，诘朝将战，且宜宥之。”猛曰：“若不斩成，军法不立。”羌固请曰：“成，羌部将也，虽违期应斩，羌愿与成效战以赎罪。”猛又弗许。羌怒，还营严鼓勒兵，将攻猛。猛谓羌义而有勇。具眼。使语之曰：“将军止，谁肯。吾今赦之矣。”成既获免，羌自来谢。猛执羌手笑曰：“吾试将军耳，将军于郡将尚尔，况国家乎？”不得不如此说。

违法请宥，私也；严法勒兵，悍也。且人将攻我，我因而赦之，不损威乎？然羌竟与成大破燕兵，以还报主帅。与其伸一将之威，所得孰多。夫所贵乎军法，又孰加于奋勇杀敌者乎？故曰：“圆若用智，唯圆善转。”智之所以灵妙而无穷也。

13 魏元忠

唐高宗幸东都时，关中饥馑。上虑道路多草窃，令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元忠受诏，即阅视赤县狱，得盗一人，神采语言异于众。具眼。命释桎梏，袭冠带，乘驿以从，与之共食宿。托以诘盗，其人笑而许之。比反东都，士马万数，不亡一钱。

因材任能，盗皆作使。俗儒以鸡鸣狗盗之雄笑田文，不知尔时舍鸡鸣狗盗都用不着也。

14 柳 玘

唐柳大夫玘，谪授泸州郡守。渝州有牟馨秀才，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执所业谒见。柳奖励甚勤，子弟以为太过。柳曰：“巴蜀多豪士，此押衙之子，独能好文，苟不诱进，渠即退志。以吾称誉，人必荣之。由此减三五员草贼，不亦善乎？”

15 廉希宪

元廉公希宪，礼贤下士，常如不及。方为中书平章时，江南刘整以尊官来谒。公毅然不命之坐。刘去，宋诸生蓝缕冠衣，袖诗请见。公亟延入坐语，稽经抽史，饮食劳苦，如平生欢。既罢，弟希贡问曰：“刘整贵官，而兄简薄之；诸生寒士，而兄优礼之，有说

乎？”公曰：“非尔所知也，大臣语默进退，系天下轻重。刘整官虽尊贵，然背国叛主而来者；若宋诸生何罪，而羈囚之。今国家崛起朔漠，我于斯文不加厚，则儒术由此衰熄矣。”不惟兴文，且令知节义之重，是具开国手段者。

16 范文正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气节而略细故。有气节才人，决不庸庸拘鄙，文正公所以具眼。如孙威敏、滕达道，皆所素重。其为帅日，辟置幕客，多取滴籍未牵复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无过，朝廷自应用之。若其实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议，不因事起之，遂为废人矣。”故公所举多得士。

天下无废人，所以朝廷无废事。非大识见人，不及此。

17 徐存斋

徐存斋由翰林督学浙中，时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颜苦孔之卓”。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将领责，执卷请曰：“太宗师见教诚当，但‘苦孔之卓’，出《扬子法言》，实非生员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侥幸太早，未尝学问，今承教多矣。”何曾损文宗威重。改置一等。一时翕然，称其雅量。

不吝改过，即此便知名宰相器识。闻万历初年有士作《怨慕章》一题，中用“为舜也父者，为舜也母者”句。为文宗抑置四等，批“不通”字。此士自陈：文法出在《檀弓》。文宗大怒曰：“偏你读《檀弓》。”更置五等。人之度量，相越何啻千里。○宋艺祖尝以事怒周翰，将杖之。翰自言臣负天下才名，受杖不雅。好大胆，非圣主不能容。帝遂释之。古来圣主名臣，断无使性遂非者。

又闻徐公在浙时，有二生争贡，哗于堂下，公阅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逊贡，哗于堂下，公亦阅卷自若。顷之，召而谓曰：“我不欲使人争，亦不能使人让。诸生未读教条乎？连本道亦在教条中，做不得主，诸生但照教条行事而已。”由是争让皆息。公之持文体皆此类。

18 屠桴石

屠桴石羲先生，为浙中督学，持法严。按湖时，群小望风搜诸生过失。一生宿娼家，保甲味爽两擒抵署门，无敢解者，开门携以入。保甲大呼言状，屠佯为不见闻者，理文书自如。保甲膝行渐前，离两垒颇远。屠瞬门役，刚正人却善谗。判其臂曰：“放秀才去。”门役喻其意，潜趋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屠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顾失之，大惊不能言。与大杖三十、荷枷，娼则逐去。保甲仓皇语人曰：“向殆执鬼。”趣甚。诸生咸唾之，而感先生曲全一色士也。自是刁风顿息，而此士卒自怨，用贡为教官。

李西平携城都妓行，为节使张延赏追还，卒成仇隙。赵清献宰清城，而攀妓以归。胡铨浮海生还，而恋黎倩。红颜滞人，贤者不免。以此裁士，士之能人者少矣。宋韩亿性方重，累官尚书左丞，每见诸路有奏拾官吏小过者，辄不怩曰：“天下太平，圣主之心，虽



昆虫草木，皆欲使人得所。今仕者大则望为公卿，次亦望为侍从，职司二千石。奈何以微瑕薄罪，锢人于盛世乎？”屠公颇得此意。

19 李孝寿 宋元献

李孝寿为开封尹，有举子为仆所凌，愤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劝解，久乃释。戏取牒效孝寿花书判曰：“不勘案，决杖二十。”仆明日持诣府，告其主仿尹书判私用刑。孝寿即追至，备言本末。孝寿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数与仆杖，快甚。而谢举子。时都下数千人，无一仆敢肆者。

宋元献公罢相守洛，有一举子，行囊中有欠税之物，为仆夫所告。公曰：“举人应举，孰无所携，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风胡可长也。”但送税院倍其税，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20 胡霆桂

胡霆桂开庆间为铅山主簿，时私酿之禁甚严。有妇诉其姑私酿者，霆桂诘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责。”以私酿律答之，政化遂行，县大治。《姑苏志》载此为赵恂夫事。

21 尹源

尹源，尹洙之兄也，举进士。通判泾州时，知沧州刘涣坐专斩部卒，降知密州。源上书言：“涣为主将，部卒有罪不伏，笞辄呼万岁。涣斩之不为过，以此谪涣，臣恐边兵愈骄，轻视主将，所系非轻。”涣遂获免。

禁诸生宿娼，法也。而告讦之风不可长，效尹书判及欠税私酿，专斩部卒，皆不法也。而奴不可以加主，妇不可以凌姑，卒不可以抗帅。舍其细而全其大，非弘智不能。

22 张耳

张耳、陈余，皆魏名士。秦灭魏，悬金购两人。两人变姓名，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吏尝以过笞陈余，余怒欲起，张耳蹶之，使受笞。吏去，耳乃引余之桑下，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若，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

勾践石室，淮阴胯下，皆忍小耻，以就大业也。陈余浅躁，不及张耳远甚，所以一成一败。

23 狄武襄

狄青起行伍十余年，既贵显，而涅犹存，曰：“留以劝军中。”大识量。即不去面涅，便知不肯遥附梁公。



24 邵雍

熙宁中，新法方行，州县骚然。邵康节闲居林下，门生故旧仕宦者，皆欲投劾而归，以书问康节。答曰：“正督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正论。

李燔，朱晦庵弟子。常言人，不必待仕宦有职事，才为功业，但随力到处，有以及物，即功业也。莲池大师劝人作善事，或辞以无力，大师指凳曰：“假如此凳欹斜碍路，吾为整之，亦一善也。”如此存心，便觉临难投劾者，亦是宝山空回。○鲜于侁为利州路转运副使，部民不请青苗钱，王安石遣吏诘之。侁曰：“青苗之法，愿取则与，民自不愿，岂能强之。”东坡称侁上不害法，中不废亲，下不伤民，以为三难，仕途当以为法。

25 杨士奇

广东布政徐奇入觐，载岭南藤簟，将以馈廷臣。逻者获其单目以进。上视之，无杨士奇名，乃独召之问故。士奇曰：“奇自都给事中，受命赴广时，众皆作诗文赠行，故有此馈。臣时有病无所作，不然亦不免。今众名虽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当亦无他。”上意解，即以单目付中官，令毁之，一无所问。

此单一焚，而逻者丧气，省搢绅中许多祸，且使人主无疑大臣之心，所全甚大。无智名，实大智也，岂唯厚道。○宋真宗时，有上书言官禁事者。上怒，籍其家，得朝士所与往还，占问吉凶之说，欲付御史问状。王旦自取尝所占问之书进，请并付狱，上意寝解。公遂至中书，悉焚所得书。已而上悔，复驰取之，公对已焚讫，乃止。此事与文贞相类，都是舍身救物。

26 严震

严震镇山南，有一人乞钱三百千去就过活。震召子公弼等问之，公弼曰：“此患风耳，大人不足应之。”震怒曰：“尔必坠吾门，只可劝吾力行善事，奈何劝吾吝惜金帛，且此人不办，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遂命左右准数与之。于是三川之士归心恐后，亦无造次过求者。

天下无穷不肖事，皆从舍不得钱而起；天下无穷好事，皆从舍得钱而做。自古无舍不得钱之好人也。吴之鲁肃，唐之于頔，宋之范仲淹，都是肯大开手者。○西吴董尚书浔阳公份。家富而勤于交接，凡衣冠过宾，无不延礼厚赠者。其孙礼部青芝公。嗣成。工于诗字，往往以手书扇轴及诗稿赠人。尚书闻之曰：“以我家势，虽日以银币为欢，犹恐未塞人望，奈何效清客行事耶。且缙绅之家，自有局面，岂复以诗字得人怜乎。将来破我家者，必此子也。”后民变事起。时尚书日老，青芝公不谙世故，愿自处分，只宜出示听民告官判断为是。愚民望处，一集千人，遂至破产。人始服尚书先见。○弘治间，昭庆寺欲建穿堂，察使访得富户三人，召之谕以共建，长兴吕山吴某与焉。吴曰：“此不甚费，小人当独任之。”察使大喜。吴归语其父，父曰：“儿子有这力量，必能承吾家。”此翁之见，



与浚阳公同。

27 萧何 任氏

沛公至咸阳，诸将军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

宣曲任氏，其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争取金玉，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拒荥阳，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

二人之智无大小，易地则皆然也。又：蜀卓氏，其先赵人，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之蜀，夫妻推辇行。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瘠薄，吾闻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芋也。至死不饥，民工作布易贾。”乃远求迁致之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贸易，富至敌国。其识亦有过人者。

28 董公

汉王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王曰：“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天下共立义帝，项羽放弑之，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兵皆缟素，告诸侯曰：“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弑义帝者。”

董公此说，乃刘项曲直分判处。随何招九江，酈生下全齐，其陈说皆本此。许庸斋谓沛公激发天下大机括，子房号为帝师，亦未有此大计。

29 蔺相如 寇恂

赵王归自渑池，以蔺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自侈战功，而相如徒以口舌之劳，位居其上。“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每朝常称病，不欲与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辄引车避匿。于是舍人相与谏相如，欲辞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颇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弩，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相如门谢罪，遂为刎颈之交。

贾复部将杀人于颍川，太守寇恂捕戮之。复以为耻，过颍川谓左右曰：“见恂必手刃之。”恂知其谋，不与相见。姊子谷崇请带剑侍侧，以备非常。恂曰：“不然，昔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为国家。”乃敕属县盛供具，一人皆兼两人之馔。恂出迎于道，称疾而还。复勒兵欲追之，而将士皆醉，遂过去。恂遣人以状闻，帝徵恂，使与复结友而去。

汾阳上堂之拜，相如之心事也；莱公蒸羊之逆，寇恂之微术也。○安思顺帅朔方，郭子仪与李光弼俱为牙门都将，而不相能。虽同盘饮食，常睨目相视，不交一语。及子仪代思顺，光弼意欲亡去，犹未决。旬日，诏子仪率兵东出赵魏，光弼入见子仪曰：“一死固



甘，乞免妻子。”子仪趋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耶。”执其手相持而拜，相与合谋破贼。○丁谓窜崖州，道出雷州，先是谓贬准为雷州司户。准遣人以一蒸羊迎之境上。谓欲见准，准拒之，闻家僮谋欲报仇，亟杜门纵博，俟谓行远乃罢。

30 张飞

先主一见马超，以为平西将军，封都亭侯。超见先主待之厚也，阔略无上下礼，与先主言，常呼字。关羽怒，请杀之。先主不从，张飞曰：“如是当示之以礼。”明日大会诸将，羽、飞并挟刃立直，超入顾坐席，不见羽、飞座，见其直也，乃大惊。自后乃尊事先主。

释严颜，海马超，都是细心作用。后世目飞为粗人，大枉。

31 曹彬 窦仪

宋太祖始事周世宗于澶州，曹彬为世宗亲吏，掌茶酒。太祖尝从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与。”自沽酒以饮之。公私两尽。及太祖即位，语群臣曰：“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独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窦仪籍其帑藏。至数日，太祖命亲吏取藏绢。仪曰：“公初下城，虽倾藏取之，谁敢言者，今既有籍，即为官物，非诏旨不可得。”后太祖屡称仪有守，欲以为相。

32 鲁宗道 字贯夫，亳州人。

宋鲁宗道为谕德日，真宗尝有所召，使者及门，宗道不在，移时乃自仁和肆饮归。中使先人与约，曰：“上怪公来迟，当托何事以对？”宗道曰：“但以实告。”曰：“然则当得罪。”宗道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中使如公对，真宗问公何故私人酒家。公谢曰：“臣家贫无器皿，酒肆具备，适有乡亲远来，遂邀之饮。然臣既易服，市人亦无识臣者。”真宗笑曰：“卿为官臣，恐为御史所弹。”然自此奇公，以为真实可大用。

33 吕夷简二条

仁宗久病废朝，一日疾差，思见执政，坐便殿，急召二府，吕许公闻命，移刻方赴，同列赞公速行，公缓步自如。既见，上曰：“久病方平，喜与公等相见，何迟迟其来？”公从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颇忧，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驰以进，恐人惊动。”上以为得辅臣体。

庆历中石介作《庆历圣德颂》，褒贬甚峻，于夏竦尤极诋斥。未几，党议起，介得罪罢归，卒。会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或言直温尝从介学，于是竦遂谓介实不死，北走胡矣。诏编管介之子于江淮，出中使与京东刺史，发介棺以验实。时吕夷简为京东转运使，



谓中使曰：“若发棺空，而介果北走，虽戮戮不为酷。万一介真死，朝廷无故剖人冢墓，非所以示后也。”中使曰：“然则何以应中旨？”夷简曰：“介死必有棺敛之人，又内外亲族及会葬门生，无虑数百。至于举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悉檄至劾问，苟无异说，即皆令具军令状以保结之，亦足以应诏也。”中使如其言，及入奏，仁宗亦悟竦之潜。寻有旨，放介妻子还乡。

不为介雪，乃深于雪。当介作颂时，正吕许公罢相，而晏殊章得众同升。许公不念私憾，而念国体，真宰相之度也。

李太后服未除，而夷简即劝仁宗立曹后。范仲淹进曰：“臣夷简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他日夷简语韩琦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高，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宠废，后宫以色进者，不可胜数，不亟立后，无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类也。

34 古弼 张承业

魏太武尝校猎西河，诏弼以肥马给骑士。弼故给弱者，上大怒曰：“尖头奴，敢裁量我，还台先斩此奴。”时弼属尽惶惧，弼告之曰：“事君而使君盘游不适，其罪小。不备不虞，其罪大。今北狄南虏，狡焉启疆，是吾忧也。吾选肥马，以备军实，苟利国家，亦何惜死，明主可以理干，罪自我，卿等无咎。”帝闻而叹曰：“有臣如此，国之宝也。”弼头尖，帝尝名之曰“笔头”，时人呼为“笔公”。

后唐庄宗尝须钱蒲博，赏赐伶人，而张承业主藏钱，不可得。千古第一个内臣。庄宗置酒库中，酒酣，使其子继岌为承业起舞。舞罢，承业出宝带币马为赠，庄宗指钱积意在此。语承业曰：“和哥继岌小字。乏钱，可与钱一积，安用带马。”承业谢曰：“国家钱非臣所得私。”庄宗语侵之，承业怒曰：“臣老敕使非为子孙，但先王顾命，誓雪国耻，惜此钱佐王成霸业耳。若欲用，何必问臣，财尽兵散，岂独臣受祸也。”因持庄宗衣而泣，乃止。

35 后唐明宗

秦王从荣，性轻佻，喜儒学，多招致后生浮薄之徒，赋诗饮酒。一日，明宗问之曰：“尔军政之余，所习何事。”对曰：“暇则读书，与诸儒赋诗谈道。”明宗曰：“吾每见先帝好作歌诗，甚无谓。汝将家子，文章非所素习，必不能工，传于人口，徒作笑柄。吾老矣，于经义虽未晓，然尚喜闻之，余不足学也。”从荣卒败。

36 李渊

李渊克霍邑，行赏时，军吏疑奴应募，不得与良人同。渊曰：“矢石之间，不辨贵贱，论功之际，何有等差，宜并从本勋援。”引见霍邑吏民，劳赏于西河，选其壮丁，使从军关中。军士欲归者，并授五品散官遣归。即汉高封四千户慰赵子弟。或谏以官太滥，渊曰：“隋氏吝惜勋赏，致失人心，奈何效之，且收众以官，不胜于用兵乎？”



37 刘温叟

开宝三年，刘温叟为御史中丞。一日，晚过明德门，帝方与黄门数人登楼。温叟知之，令传呼依常而过。翌日请对，言人主非时登楼，则下必希望恩赏，臣所以呵道而过，欲示众以陛下非时不登楼也。帝善之。

38 卫青 程信

大将军青兵出定襄，苏建、赵信并军三千余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兵且尽，信降单于，建独身归青。议郎周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长史安曰：“不然，建以数千军，当虏数万，力战一日，士皆不敢有贰心，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青曰：“青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专诛于境外，其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以风为人臣者不敢专权，不亦可乎？”遂囚建诣行在，天子果赦不诛。

卫青握兵数载，宠任无比，而上不疑、下不忌，惟能避权远嫌故。不然，虽以狄枢使之功名，犹不克令终，可不戒欤！○狄青为枢密使，自恃有功，颇骄蹇，怙惜士卒。每得衣粮，皆曰：“此狄家爷爷所赐。”朝廷患之。时文潞公当国，建言以两镇节使出之。青自陈无功而受镇节，无罪而出外藩，仁宗亦以为然，向潞公述此语，且言狄青忠臣。潞公曰：“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心，所以有陈桥之变。”上默然，青犹未知，到中书自辨。潞公直视之曰：“无他，朝廷疑尔。”青惊怖却行数步。青在镇，每月两遣中使抚问，青闻中使来，辄惊疑终日。不半年，病作而卒。潞公之谋也。

休宁程公信为南司马，征川贵时，诏以便宜之权付公。公自发兵至凯旋，不爵一人，不杀一人，同事者以为言。公曰：“刑赏人主之大柄，惧阉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臣幸而事集，又窃弄之，岂人臣之谊耶？”论者以为古名臣之言。

39 李愬

节度使李愬既平蔡，械吴元济送京师。屯兵鞠场，以待招讨使裴度。度入城，愬具橐鞬出迎，拜于路左。度将避之，愬曰：“蔡人顽悖，不识上下之分数十年矣，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其意甚远。度乃受之。

40 冯煖

孟尝君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收责于薛者。冯煖署曰：“能。”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煖至薛，召诸民当偿者悉来。既合券，矫令以责赐诸民，悉焚其券，民称万岁。长驱至齐，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义耳，窃以

为君市义。”奇。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相爱其民，因而贾利之。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焚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悦，曰：“先生休矣！”后期年，齐王疑孟尝，使就国，未至薛百里，民扶老携幼，争趋迎于道。孟尝君谓煖曰：“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煖使齐复相田文，及立宗庙于薛，皆纵横家熟套。惟市义一节，高出千古，非战国策士所及。保国保家者，皆当取法。

41 王 旦

王钦若、马知节同在枢府。一日，上前因事忿争，上召王旦至，则见钦若喧哗不已，马则涕泣曰：“愿与钦若同下御史府。”旦乃叱钦若下去。上怒甚，欲下之狱。旦从容曰：“钦若等待陛下顾遇之厚，上烦陛下，臣冠宰府，当行朝典，然观陛下天颜不怕，愿且还内，来日取旨。”上许之。旦退，召钦若等切责，皆惶惧手疏待罪。翌日，上召旦曰：“王钦若等事如何处分？”旦曰：“臣晓夕思之，钦若等当黜，然未知使伏何罪？”上曰：“对联忿争无礼。”旦曰：“陛下圣明在御，而使大臣坐忿争无礼之罪，恐夷狄闻之，无以威远。”上曰：“卿意如何？”对曰：“愿至中书，召钦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约之，俟少间罢之未晚。”上曰：“非卿言，朕固难忍。”后数月，钦若等皆罢。

42 胡 淡

正统中，宗伯胡淡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带解落地，从容拾系之，遂叩头还班，御史亦不能纠。十三年，彭时中状元，当上表谢恩之夕，坐以待旦，至四鼓乃隐几而卧，竟失朝纠仪。御史奏令锦衣卫“拿”，已奉旨。胡公出班，奏状元彭时不到，合着锦衣卫“寻”，上是之。不然，一新状元，遂被拘执如囚人，斯文不雅观。老成举措，自得大体。

43 孙 觉

孙莘老觉知福州，时民有欠市易钱者，系狱甚众。适有富人出钱五百万葺佛殿，请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辈所以施钱何也？”众曰：“愿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坏，又无露坐者，孰若以钱为狱囚偿官，使数百人释枷锁之苦，其获福岂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诺之，即日输官，囹圄遂空。

44 赵清献

赵清献公抃出察青州，每念一人入狱，十人罢业，株连波及，更属无辜。且狱禁中，夏有疫疾湿蒸，冬有痒痲冻裂。或以小罪，经年桎梏；或以轻系，迫就死亡。狱卒囚长，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时令人马上飞吊监簿查勘，以狱囚多少，定有司之贤否。行之期年，郡州县属吏，无敢妄系一人者。邵尧夫每称道其事。



45 贾彪

贾彪与荀爽齐名，举孝廉为新息长。小民因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案发，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验其罪，城南贼闻之，亦面缚自首。方知明伦可以化俗。数年间，养子者数千，金曰：“贾父所长。”生男名曰“贾男”，生女名曰“贾女”。

手段已能办贼，直欲以奇致之。

46 柳公绰

柳公绰节度山东，行部至邓，吏有纳贿舞文，二人同系。县令闻公绰素持法，必杀贪者。公绰判曰：“贼吏犯法法在，奸吏坏法法亡。”竟诛舞文者。

天伦王法，两者持世之大端。彪舍贼寇而案杀子；公绰置赃吏而诛舞文。此种识力，于以感化贼盗赃吏有余矣。若丙吉不问道旁死人，而问牛喘，未免失之迂腐。

47 季本

季本初仕为建宁府推官，值宸濠反江西，王文成公方发兵讨之。而建宁有分水关，自江入闽道也。本请于所司，身往守之。会巡按御史某，以科场事檄郡守与本并入。守以书趣本。本复书曰：“建宁所恃者，惟吾两人，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场往返，动计四旬。今江西胜负未可知，土寇生发叵测，微吾两人，其谁与守。即幸而无事，当此之际，使试录列吾两人名，传播远迩，将以为不知所重，貽笑多矣。拒违按院之命，孰与误国家事哉。”守深服其言，竟不往。此守亦高人。

科场美事，人方争而得之，谁肯舍甘就苦，选事避难，睹此当愧汗矣。



上智部远犹卷二

谋之不远，是用大简。人我迭居，吉凶环转。老成借筹，宁深毋浅。集“远犹”。

48 训储二条

商高宗为太子时，其父小乙尝使人居民间，与小民出入同事，以知其情。

太祖教谕太子，必命备历农家，观其居处服食器用，使知农之劳苦。洪武末选秀才，随春坊官分班入直近前，说民间利害等事。成祖巡行北京，使二皇长孙周行村落，历观农桑之事。谕教者宜以为法。

张昭先逮事唐明宗，明宗诸皇子竞侈汰，昭疏训储之法。略云：“陛下诸子，宜各置师傅，令折节师事之。一日中但令止记一事，一岁之内，所记渐多，则每月终令，师傅共录奏闻。俟皇子上谒，陛下辄面问，倘十中得五，便可博识危安之故，深究成败之理。”明宗不能用。

此可为万世训储之法，胜如讲经说书，作秀才学问也。

49 李泌

肃宗子建宁王倓性英果，有才略，从上自马嵬北行。兵众寡弱，屡逢盗寇，倓自选骁勇居上前后，血战以卫上。上或过时未食，倓悲泣不自胜，军中皆属目向之。上欲以倓为天下兵马元帅，使统诸将东征。李泌曰：“建宁诚元帅才，然广平兄也，若建宁功成，岂使广平为吴泰伯乎？”上曰：“广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帅为重。”泌曰：“广平未正位东宫，今天下艰难，众心所属在于元帅，若建宁大功既成，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皆以属焉。倓闻之，谢泌曰：“此固倓之心也。”

50 王叔文

王叔文以棋侍太子，尝论政，至官市之失。太子曰：“寡人方欲谏之。”众皆称赞，叔文独无言。既退，独留叔文问其故。对曰：“太子职当侍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何以知此。”遂大爱幸。

叔文固险小人，此论自正。



51 白起祠

贞元中，咸阳人上言见白起，令奏云：“请为国家捍御四陲，正月吐蕃必大下。”既而吐蕃果入寇，败去。德宗以为信然，欲于京城立庙，赠起为司徒。李泌曰：“臣闻国将兴听于人，今将帅立功，而陛下褒赏白起，臣恐边将解体矣。且立庙京城，盛为祷祝，流传四方，将立巫风。臣闻杜邮有旧祠，请敕府县修葺，则不至惊人耳目。”妥贴。上从之。

52 苏颂

苏颂执政时，见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哲宗有言，或无对者，唯颂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论，必告诸臣，俯伏而听。及贬元祐故官，御史周秩并劾颂，哲宗曰：“颂知君臣之义，无轻议此老。”

53 戮叛二条

宋艺祖推戴之初，陈桥守门者拒而不纳，遂如封邱门，抱关吏望风起钥。及即位，斩封邱吏而官陈桥者，以旌其忠。

高祖戮丁公而封项伯，赏罚为不均矣。光武封苍头子密为不义侯，尤不可训，当以何真为正。

至正间，广东王成、陈仲玉作乱，东莞人何真请于行省，举义兵擒仲玉以献。成筑砦自守，围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缚成者，予钱十千，于是成奴缚之以出。真笑谓成曰：“公奈何养虎为害。”成惭谢。奴求赏，真如数与之。使人具汤镬，驾诸转轮车上。成惧，谓将烹己。真乃缚奴于上，促烹之。使数人鸣鼓推车，号于众曰：“四境有奴缚主者视此。”人服其赏罚有章，岭表悉归心焉。

54 宋艺祖三条

初，太祖谓赵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十易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由节镇太重，君弱臣强，今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言，我已谕矣。”聪明。顷之，上与故人石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安枕而卧也。”守信等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惶恐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何，一旦以黄袍加汝身，虽欲不为，不可得也。”守信等乃皆顿首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怜，指示可生之路。”上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欲富贵者，不过多得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使好田宅市之，王翦、萧何所以免祸。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乐，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稍嫌，不亦善乎？”皆再拜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



明日皆称疾，请解兵权。

或谓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夫节镇之强，非宋强也，强干弱枝，自是立国大体。二百年弊穴，谈笑革之，终宋世无强臣之患，岂非转天移日手段。若非君臣偷安，力主和议，则寇准、李纲、赵鼎诸人，用之有余，安在为弱乎。

熙宁中，作坊以门巷委狭，请直而宽广之。神宗以太祖创始，当有远虑，不许。既而众工作苦，持兵夺门，欲出为乱。一老卒闭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获。设险固守，道只如此。

神宗一日行后苑，见牧豕猪者，问何所用。牧者曰：“自太祖来，尝令畜自稚养至大，则杀之，更养稚者，累朝不改，亦不知何用。”神宗命革之。月余，忽获妖人于禁中，索猪血浇之，仓卒不得，方悟祖宗远虑。

55 郭 钦

汉魏以来，羌中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数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侍御史郭钦请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群，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长策也。不听，卒有五胡之乱。

只有开国余威可乘，失此则无能为矣。宋初不能立威契丹，卒使金元之祸，相寻终始。我太祖北逐金元，威行沙漠，文皇定鼎燕都，三黎来庭，岂非万世久安之计乎。

56 处继迁母

李继迁扰西鄙，保安军奏获其母，太宗欲诛之。以寇准居枢密，独召与谋。准退过相幕，吕端谓准曰：“上戒君勿言于端乎？”准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处之？”准曰：“欲斩于保安军北门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计之得也。”即入奏曰：“昔项羽欲烹太公，高祖愿分一杯羹，夫举大事不顾其亲，况继迁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杀之，明日继迁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结怨，益坚其叛耳。”太宗曰：“然则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视之，以招来继迁。即不即降，终可以系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称善曰：“微卿，几误我事。”其后母终于延州，继迁死，子竟纳款。

具是依，则为俺答之款；具是违，则为奴囚之叛。

57 徐 达

大将军达之蹙元帝于开平也，缺其围一角，使逸去。常开平怒亡大功。大将军言：“是虽夷狄，然尝久帝天下，吾主上又何加焉，将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则纵之固便，开平且未然。”及归报，上亦不罪。

省却了太祖许多计较。然大将军所以敢于纵之者，逆知圣德之弘故也。何以知之？于遥封顺帝、赦陈理为归命侯而不诛知之。



58 元旦日食

元旦日食，富弼请罢宴彻乐，吕夷简不从。弼曰：“万一契丹行之，恐为中国羞。”后有自契丹还者，言虏是日罢宴，仁宗深悔之。

值华虏争胜之日，故以契丹为言。其实理合罢宴，不系虏之行不行也。

59 贡麟

交趾贡异兽谓之麟，司马公言：真伪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为瑞；若伪，为远夷笑。愿厚赐而还之。

方知秦皇、汉武之愚。

60 契丹立君

边帅遣种朴入奏：“得谍言，阿里骨已死，国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赵纯忠者，谨信可任，愿乘其未定，以劲兵数千，拥纯忠入其国立之。”众议如其请，苏颂曰：“事未可知，今越境立君，倘彼拒而不纳，得无损威重乎？徐观其变，俟其定而抚戢之未晚也。”老成之见。已而，阿里骨果无恙。

61 地輿贡道

熙宁中，高丽人贡，所经郡县，悉要地图，所至皆造送。至扬州牒取地图。是时陈秀公守扬，给使者，欲尽见两浙所供图，仿其規制供之。及图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闻。

宋初，遣芦多逊使李国主还，舫舟宣化口，使人白国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缺江东诸州，愿各求一本以归。”国王急令缮写送之，于是尽得其十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以归，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秀公此举，盖惩前事云。

成化十六年，朝鲜请改贡道。因建州女真邀劫故。中官有朝鲜人为之地，众将从之。职方郎中刘大夏独执不可，曰：“朝鲜贡道，自鸭鹄关出辽阳，经广宁，过前屯，而后入山海，迂回三四大镇，此祖宗微意，若自鸭绿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径，恐贻他日忧。”卒不许。

62 陈恕

陈晋公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钱谷大数以闻，恕诺而不进。久之，上屡趣之，恕终不进。上命执政诘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之充羨，恐生侈心。”

李吉甫为相，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州府县户税实数，比天宝户数四分减三。天下仰给县官者八十二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者不在此数。欲以感悟朝廷，大臣忧国深心类如此。



63 李 沆

李沆为相，王旦参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盱食。旦叹曰：“我辈安能坐致太平，得优游无事耶？”沆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语曰：‘外宁必有内忧。’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则知忧而治之。沆死，子必为相，遽与虏和亲。一朝疆场无事，恐人主渐生侈心耳。”旦未以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及不孝恶逆之事奏闻，上为之变色，惨然不悦。旦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且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常怀忧惧，不然，血气方刚，不留声色狗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参政他日之忧也。”沆歿后，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纳款，遂封岱，祠汾水，大营宫殿，蒐讲坠典，靡有暇日。旦亲见王钦若、丁谓等所为，欲谏则业已同之，欲去则上遇之厚，乃知沆先识之远。叹曰：“李文靖真圣人也。”

《左传》晋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战，曰：“惟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厉公不听，战楚胜之，归益骄，任嬖臣胥童，诛戮三郤，遂见弑于匠丽。文靖语本此。

64 韩 琦

太宗仁宗尝猎于大名之郊，题诗数十篇，贾昌朝时刻于石。韩琦留守日，以其诗藏于班瑞殿之壁。客有劝琦摹本以进者，琦曰：“修之得已，安用进为。”客亦莫喻琦意。韩绛来，遂进之。琦闻之叹曰：“昔岂不知进耶，顾上方锐意四夷事，不当更道之耳。”石守道编《三朝圣政录》，将上，一日求质于琦。琦指数事，其一，太祖惑一宫鬻，视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寝刺杀之。琦曰：“此岂可为万世法，已溺之，乃恶其溺而杀，彼何罪。使其复有嬖，将不胜其杀矣。”遂去此等数事，守道服其精识。

65 刘大夏二条

天顺中，朝廷好宝玩，中贵言：宣德中尝遣太监王三保使西洋，获奇珍无算，帝乃命中贵至兵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时刘大夏为郎，项尚书公忠令都吏检故牒，刘先检得匿之，都吏检不得，复令他吏检。项诘都吏曰：“署中牒，焉得失？”刘微笑曰：“昔下西洋，费钱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万计，此一时弊政，牒即存尚宜毁之，以拔其根，犹追究其有无耶。”项竦然再拜而谢，指其位曰：“公达国体，此不久属公矣。”

又：安南黎灏侵占城池，西略诸土夷，败于老挝。中贵人汪直欲乘间讨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牒，大夏匿弗予，尚书为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尚书悟，乃已。

此二事，天下阴受忠宣公之赐而不知。



66 辞连署辞密揭

宪宗嘉崔群说直，命学士自今奏事，必取群连署，然后进之。群曰：“翰林举动，皆为故事，必如是，后来万一有阿媚之人之为长，则下位直言，无自而进矣。”遂不奉诏。

上御文华殿，召刘大夏谕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榷，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后有当行当罢者，卿可以揭帖密进。”大夏对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上曰：“卿论国事，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进，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敕之类也，陛下所行，当远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与众共之，外付之府部，内咨之阁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视为常规，万一匪人冒居要职，亦以此行之，害可胜言？此甚非所以为后世法，臣不敢效顺。”上称善久之。

老成远虑，大率如此，由中无寸私，不贪权势故也。

67 辞例外赐

富郑公为枢密使，值英宗即位，颁赐大臣。已拜受，又例外特赐。郑公力辞，东朝遣小黄门谕公曰：“此出上例外之赐。”公曰：“大臣例外受赐，万一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辞不受。

68 范仲淹

劫盗张海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谕军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劳之。事闻，朝廷大怒，富弼议欲诛仲约。仲淹曰：“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反赂之，法在必诛。今高邮无兵与械，且小民之情，釀出财物，而免于杀掠，必喜，戮之非法意也。”仁宗乃释之。弼愠曰：“方欲举法，而多方阻挠，何以整众。”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他日手滑，恐吾辈亦未可保。”弼不谓然。及二人出按边，弼自河北还，及国门不得入，未测朝廷意，比夜徬徨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

69 赵忠简

刘豫揭榜山东，妄言御药冯益遣人收买飞鸽，因有不逊语。知四州刘纲奏之，张浚请斩益以释谤。赵鼎继奏曰：“益事诚暧昧，然疑似间有关国体，然朝廷略不加罚，外议必谓陛下实尝遣之，有累圣德，不若暂解其职，姑与外祠，以释众惑。”上欣然，出之浙东。浚怒鼎异己。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则党合而祸大，缓之则彼自相挤。今益罪虽诛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阉恐人君手滑，必力争以薄其罪。不若谪而远之，既不伤上意，彼见谪轻，必不致力营求，又幸其位，必以次窥进，安肯容其人耶。若力折之，此辈侧目吾人，其党愈固而不破矣。”浚始叹服。



70 文彦博

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漯渠，入横陇故道。北京留守贾昌朝素恶弼，阴约内侍武继隆，令司天官二人，俟执政聚时，于殿廷抗言：国家不当穿河北方，以致上体不安。后数日，二人又听继隆上言，请皇后同听政。史志聪以状白彦博，彦博视而怀之，徐召二人，诘之曰：“天文变异，汝职所当言也，何得辄预国家大事耶，汝罪当族。”二人大惧，彦博曰：“观汝直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出状以示同列。同列皆愤怒曰：“奴辈敢尔，何不斩之？”彦博曰：“斩之则事彰灼，中宫不安矣。”既而议遣司天官，定六漯方位，复使二人往，大作用。二人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东北，非正北也。

71 王旦

王旦为兖州景灵宫朝修使，内臣周怀政偕行，或乘间请见，旦必俟从者尽至，冠带出见于堂皇，白事而退。后怀政以事败，方知旦远虑。内臣刘承规以忠谨得幸，病且死，求为节度使。帝语旦曰：“承规待此以瞑目。”旦执不可，曰：“他日将有求为枢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内臣官不过留后。

72 王守仁

阳明公既擒逆濠，江彬等始至，遂流言诬公。公绝不为意，初谒见，彬辈皆设席于傍，令公坐。公佯为不知，竟坐上席，而转傍席于下。彬辈遽出恶语，公以常行交际事体平气谕之，复有为公解者，乃止。公非争一坐也，恐一受节制，则事机皆将听彼而不可为矣。高见。

73 主婚用玺

郑贵妃有宠于神庙，熹宗大婚礼，妃当主婚。廷臣谋于中贵王安曰：“主婚者，乃与政之渐，不可长也，奈何？”或献计曰：“以位则贵妃尊，以分则穆庙隆庆。恭妃长，盍以恭妃主之。”曰：“奈无玺何。”曰：“以恭妃出令，而以御玺封之，谁曰不然。”安从之。自是郑氏不复振。

74 陈仲微

仲微初为莆田尉，署县事，县有诵仲微于当路，而密授以荐牍者。仲微受而藏之。逾年，其家负县租，竟逮其奴。是人有怨言，仲微还其牍，缄封如故，是人惭谢。



75 陈寔

寔字仲举，以名德为世所宗。桓帝时党事起，逮捕者众，人多避逃。寔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竟诣狱请囚，会赦得释。灵帝初，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寔独吊焉。后复诛党人，让以寔故，颇多全活。

即菩萨舍身利物，何以如此。狄梁公之事伪周，鸠摩罗什之事苻秦，皆是心也。

76 姚崇

姚崇为灵武道大总管，张柬之等谋诛二张，崇适自屯所还，遂参密议，以功封梁县侯。武后迁上阳宫中，崇率百官问起居，五公相庆，崇独流涕。柬之等曰：“今岂流涕时耶，恐公祸由此始。”崇曰：“比与讨逆，不足为功，然事太后久，违旧主而泣，人臣终节也，由此获罪甘心焉。”后五王被害，而崇独免。

武后迁，五公相庆，崇独流涕。董卓诛，百姓歌舞，崇独惊叹。事同而祸福相反者，武君而卓臣，崇公而崇私也。然惊叹者，平日感恩之真心，流涕者，一时免祸之权术。崇逆知三思犹在，后将噬脐，而无如五王之不听何也。吁！崇真智矣哉！

77 孔子

鲁国之法：鲁人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让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鲁人必多拯溺者矣。”

袁了凡曰：“自俗眼观之，子贡之不受金，似优于子路之受牛。孔子则取由而黜赐，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论流弊，不论一时论永久，不论一身论天下。”

78 宓子

齐人攻鲁，由单父，单父之老请曰：“麦已熟矣，请任民出获，可以益粮，且不资寇。”三请而宓子不许。俄而齐寇逮于麦，季孙怒，使人让之。宓子蹙然曰：“今兹无麦，明年可树，若使不耕者获，是使民乐有寇。夫单父一岁之麦，其得失于鲁不加强弱，若使民有幸取之心，其创必数世不息。”季孙闻而愧曰：“地若可入，吾岂忍见宓子哉！”

于救世似迂，于经世甚远。

79 程琳

程琳字天球，为三司使日，议者惠民税多名目大麦、纁绢、绌鞋钱，食盐钱。恐吏为奸，欲除其名而合为一。琳曰：“合为一而没其名，一时之便，后有兴利之臣，必复增之，



是重困民也。”议者虽唯唯，然当时犹未知其言之为利，至蔡京行方田之法，尽并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

80 高明

黄河南徙，民耕淤地，有收。议者欲履亩坐税，高御史明不可，曰：“河徙无常，税额不改，平陆忽复巨浸，常税犹按旧籍，民何以堪。”遂报罢。

每见沿江之邑，以摊江田赔粮致困。盖沙涨成田，有司喜以升科见功，而不知异日减科之难也。川中之盐井亦然。陈于陆意见云：“有井方有课，因旧井塌坏，而上司不肯除其课，百姓受累之极，即新井亦不敢开。宜立为法：凡废井课悉与除之，新井许其开凿。开成日免课三年，后方征收，则民困可苏，而利亦兴矣。若田课多，一时不能尽蠲，宜查出另为一籍，有恩典先及之，或缓征，或对支，徐查新涨田，即渐补扣，数年之后，其庶几乎。”○查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节奉太祖圣旨：“山东河南民人，除已入额田地照旧征外，新开荒的田地，不问多少，永远不要起科，有气力的尽他种。”按此可为各边屯田之法。

81 王铎

王铎为京兆丞时，李蟪判度支，每年以江淮运至京，水陆脚钱斗计七百。京国米价斗四十，议欲令江淮不运米，但每斗纳钱七百。铎曰：“非计也，若于京国粳米，且耗京国之食。若运米自淮至京国，兼济无限贫民也。”粳米之制，业已行矣，竟无敢阻其议者。都下米果大贵。未经旬而度支请罢，以民无至者也。识者皆服铎之察事，以此大用。

国初中盐之法，输粟实边，支盐内地。商人运粟艰苦，于是募民就边垦荒，以便输纳，而边地俱成熟矣，此盐屯相须之最善法也。自叶侍郎淇徇乡人之请，改银输部，而边地日渐抛荒，粟遂腾贵，并盐法亦大敝坏矣。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圣言真可畏哉。

82 孙仲纯

孙仲纯史节知海州日，发运司议置洛要、极浦、惠泽三盐场，孙以为非便。发运使亲行郡，决欲为之。孙抗论排沮甚坚，百姓遮县，自言置监场为便。孙晓之曰：“汝愚民不知远计，官卖盐虽有近利，官盐患在不售，不患在不足。盐多而不售，遗患在三十年后。”至孙罢郡，卒置三场。其后连海间刑狱盗贼差役，比旧浸繁，缘三盐场所置积盐山积，运卖不行，亏失欠负，动辄破人产业，民始患之。又：朝廷调军器，有弩桩箭干之类，海州素无此物，民甚苦之，请以鳔胶充折。孙谓之曰：“弩桩箭干，共知非海州所产，盖一时所须耳，若以土产物代之，恐汝岁岁被科无已时也。”

83 张詠

张忠定知崇阳县，民以茶为业。公曰：“茶利厚，官将榷之，不若早自异也。”命拔茶



而植桑，民以为苦。其后榷茶，他县皆失业，而崇阳之桑皆已成，为绢岁百万匹。民思公之惠，立庙报之。

又：温州林官，永嘉时，其地产美梨，有持献中官者，中官令民纳以充贡。公曰：“梨利民几何，使岁为例，其害大矣。俾悉伐其树。中官怒而潜之，会荐卓异得免。近年虎丘茶亦为僧所害，僧亦伐树以绝之。呜呼！害不足道，为人牧而至使民伐树以避害，此情可不念欤！林，衡山先生之父。○《泉南杂志》云：“泉地出甘蔗为糖，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故稻米益乏，皆仰给于浙，直海贩莅兹土者，当设法禁之。骤似不情，惠后甚溥。”

84 李允则

李允则再守长沙，湖湘之地，下田艺稻谷，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藜莽。允则一日出令曰：“将来并纳粟米秆草。”湖民购之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为钱一千。自尔竞以田艺粟，至今湖南无荒田，粟米妙天下焉。

85 论元祐事_{二条}

神宗升遐，会程颢以檄至府，举哀既罢，留守韩康公之子宗师，问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又问：“果作相，当如何？”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韩曰：“何忧？”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使自变其已甚害民之法。必使自变，乃不可复变。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已而皆验。

建中初，徽宗年号。江公望为左司谏，上言神考与元祐哲宗初号。诸臣，非有斩祛射钩之隙也，先帝信仇人黜之，陛下若立元祐为名，必有元丰神宗改元。绍圣哲宗改元。为对，有对则争兴，争兴则党复立矣。

司马光为政，反王安石所为。毕仲游予之书曰：“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凡弊必穷其源，而后可救。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而后新法始可永罢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求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职司使者，约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兴，况未废乎，市易、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光得书耸然，竟如其虑。



86 陈瓘四条

陈瓘方赴召命，至阙，闻有中旨，令三省缴进前后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瓘谓宰属谢圣藻曰：“此必有奸人图盖已衍而为此谋者，若尽进入，则异时是非变乱，省官何以自明。”因举蔡京上疏，请灭刘摯等家族。乃妄言携剑入内，欲斩王珪等数事。谢惊悚，即白时宰，录副本于省中。其后京党欺诬盖抹之说，不能尽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

邹浩还朝，帝首及谏立后事，奖叹再三。询谏草安在？对曰：“焚之矣。”退告陈瓘，瓘曰：“祸其始此乎，异时奸人妄出一箴，则不可辨矣。”初，哲宗一子献愍太子茂，昭怀刘氏为妃时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宫虚位。后曰：“是得立。”然才三月而夭。浩凡三谏立刘后，随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党为伪疏言：“刘后杀卓氏而夺其子，欺人可也，诘可以欺天乎？”徽宗诏暴其事，遂再谪衡州别驾，寻窜昭州，果如瓘言。

二事一局也，谢从之而免谗，邹违之而构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尤信。

徽宗初欲革绍圣之弊以靖国，于是大开言路，众议以瑶华复位，司马光等叙官，为所当先。陈瓘时在谏省，独以为幽废母后，追贬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细故也。今欲正复，当先辨明诬罔，昭雪非辜，诛责造意之人，然后发诏，以礼行之，庶无后患，不宜欲速贻悔。朝议以公论久郁，速欲取快人情，遽施行之。无知者每生此弊。至崇宁间，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皆服公远识。

陈公在通州，张无垢商英入相，欲引公自助。时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尧集》。盖将施行所论，而由局中用公也。公料其无成，书已缮写未发，州郡复奉政典局牒催促。公乃用奏状进表，以黄帕封缄，缴申政典局，乞于御前开拆。或谓公当径申局中，何必通书庙堂。公曰：“恨不得直达御览，岂可复与书耶？彼为宰相有所施为，不于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将怀疑生忌，恐尊尧至而彼已动摇也。远其迹犹恐不免，况以书耶。”已而悉如公言。张既罢黜，公亦有台州之命。责词犹谓公私送与张商英，意要行用，于是众人服公远识。

87 林立山

《武庙实录》将成时，首辅杨廷和以忤旨罢归，中贵张永坐罪废。翰林林立山奏记总裁董中峰曰：“史者万世是非之权衡，昨闻迎立一事，或曰由中，或云内阁。诛贼彬，或云由廷和，或云由永。各从其党。疑信之间，茫无定据。今上方总核名实，书进二事，必首登一览，恐将以永真有功，廷和真有罪，君子小人进退之机决矣。”董公以白总裁费鹄湖，乃据实书：“慈寿太后遣内侍取决内阁，天子由是倾心宰辅，宦寺之权始轻。”

88 周宗韩雍

烈祖镇建业日，义祖薨于广陵，致意将有奔丧之计。康王以下诸公子谓周宗曰：“幸闻兄长家国多事，官抑情损礼，无劳西渡也。”宗度王似非本意，坚请报简，示信于烈祖，康王以忽遁而辞。宗袖中出笔，复为左右取纸，得故茗纸贴，乞手札。康王不获已而札



曰：“幸就东府举哀，多全之秋，二兄无以奔丧为念也。”明年，烈祖朝觐广陵，康王及诸公子果执上手大恸，诬上不以临丧为意。祖让百端，冀动物听。上因出王所书以示之，王颯然而已。

韩公旬宣江右时，忽报宁府之弟某王至。公托疾乞少需，已猜着几分。密遣人驰召三司，且索白木几。公匍匐拜迎。之入，具言兄叛状。公辞病蹶莫听，请书。王索纸，左右异几进，王详书其事而去。公上其事，朝廷遣使按无迹，时王兄弟相欢，讳无言。使还，朝廷坐韩离间亲王罪，械以往。韩上木几亲书，方释。

89 喻 樗

张浚与赵鼎同志辅治，务在塞倖门，抑近习，相得甚欢。人知其将并相，史馆校勘喻樗独曰：“二人宜且同在枢府，他日赵退，则张继之。立事任人，未甚相远，则气脉长。若同处相位，万一不合而去，则必更张，是贤者自相悖戾矣。”

曹可以继萧，费、董可以继诸葛，此君子所以自衍其气脉也。若乃不贵李勣，以遗孝和；不贵张齐贤，以遗真庙，是人主自以私恩为市，非帝王之公矣。

90 杨荣

王振谓杨士奇等曰：“朝廷事亏三杨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后当如何？”士奇曰：“老臣当尽瘁报国，死而后已。”荣曰：“先生休如此说，吾辈衰残，无以效力，行当择后生可任者，以报圣恩耳。”振喜。翌日，即荐曹鼐、苗衷、陈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荣当日发言之易。荣曰：“彼厌吾辈矣，吾辈纵自立，彼岂自己乎，一旦内中出片纸，命某人入阁，则吾辈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吾辈人，当一心协力也。”士奇服其言。

李彦和《见闻杂纪》云：“言官论劾大臣，必须下工夫看，见眼前何人可代者。必贤于去者，必有益于国家，方是忠于进言。若只做得这篇文章，打着自已名头，毫于国无补，不如缄口不言，反于言责无损。”此亦可与杨公之论合看。

91 赵凤 杨王司帑

初，晋阳相者周玄豹尝言唐主贵不可言，至是唐主欲召诣阙，赵凤曰：“玄豹言已验，若置之京师，则轻躁狂险之人，必辐辏其门。自古术士妄言，致人灭族者多矣。”乃就除光禄卿，致仕。

杨王沂中闲居郊行，遇一相押字者。杨以所执杖书地上，作一画。相者再拜曰：“阁下何为微行至此，宜自爱重。”王愕然，诘其所以。相者曰：“土上一画，乃三字也。”王笑，批缗钱五百万，仍常所押字，命相者翌日诣司帑。司帑持券熟视曰：“汝何人，乃敢作我王伪押来赚物，吾当执汝诣有司问罪。”相者具言本末，至声屈冀动王听。王之司谒与司帑打合五千缗与之。相者大恸，痛骂司帑而去。异日乘间白杨，杨怪问其故，对曰：“他今日说是王者，来日又胡说增添，则王之谤厚矣，且恩王已开王社，何所复用相。”王



起，抚其背曰：“尔说得是。”即以予相者几百万旌之。赏得是。

92 程伯淳

程颢为越州金判，蔡卞为帅，待公甚厚。初，卞未尝为公语，张怀素道术通神，虽飞禽走兽，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诛少正卯，彼尝谏以为太早；汉祖成皋相持，彼屡登楼观战。不知其岁数，殆非世间人也。公每窃笑之，及将往四明，而怀素且来会稽，示留少俟。公不为止，曰：“子不语怪力乱神，以不可训也，斯近怪矣，州牧既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谄合，下民从风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愿此。不然，不识之未为不幸也。”后二十年怀素败，多引名士，欲以自脱。或欲因是染公，竟以寻求无迹而止。非公素论守正，则不免于罗织矣。

张让众所弃也，而太邱独不难一吊。张怀素众所奉也，而伯淳独不轻一见。明哲保身，岂有定局哉。具二公之识，并行不悖可矣。蔡邕亡命江海，积十二年矣，不能自晦以预免董卓之辟。逮既辟，称疾不就犹可也，乃因卓之一怒，惧祸而从。受其宠异，死犹叹息。初心谓何，介而不果，涅而遂淄，公论自违，犹望以续史幸免，岂不愚乎，视太邱愧死矣。《容斋笔记》云：“会稽天宁观老何道士，居观之东廊，栽花酿酒，客至必延之。一日，有道人貌甚伟，款门求见，善谈论，能作大字。何欣然款留，数日方去。未几，有妖人张怀素谋乱，即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系狱，良久得释。自是畏客如虎，杜门谢客。忽有一道人，亦美风仪，多技术，西廊道士张若水介之来谒，何大怒骂，閤扉拒之，此道乃永嘉林灵噩，旋得上幸，贵震一时，赐名灵素。平日一饭之恩，无不厚报，若水乘驿赴阙，官至蕊珠殿校籍，父母俱荣封。而老何以常骂故，朝夕忧惧。若水以书慰之，始少安。此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之鉴也。”

93 薛季昶 徐谊

张柬之等既诛二张，迁武后，薛季昶曰：“二凶虽诛，产禄犹在，去草不除根，终当复生。”桓彦范曰：“三思机上肉耳，留为天子藉手。”季昶叹曰：“吾无死所矣。”及三思乱政，范甚悔之。

赵汝愚先藉韩侂胄力，通官掖，立宁宗。事成，徐谊曰：“侂胄异时必为国患，宜饱其欲而远之。”叶适亦谓汝愚曰：“侂胄所望，不过节钺，宜与之。”朱熹曰：“汝愚宜以厚赏酬侂胄，勿令予政。”汝愚谓甚易制，皆不听，止加侂胄防御，使侂胄大怨望，遂构汝愚之祸。

武三思、韩侂胄，皆小人也。然三思有罪，故宜讨而除之；侂胄有功，故宜赏而远之。除三思宜及迁武氏之时，远侂胄宜及未得志之日，过此皆不可为矣。五王、汝愚，皆自持其位望才力，可以凌驾而有余，而不知凶人手段，更胜于豪杰。何者？此疏而彼密，此宽而彼狠也。忠谋不从，自贻伊戚，悲夫！



94 李贤

李贤尝因军官有增无减进言，谓天地间万物，有长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无处着矣。自古有军功者，虽以金书铁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孙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国，或能立功，又与其爵。岂有累犯罪恶，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远，天下官多军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穷，而邦本亏矣，不可不深虑也。

议论关系甚大。

95 刘晏

刘晏于扬州置场造船，艘给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请损之。晏曰：“不然，论大计者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完矣。若遽与之屑屑较计，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而给之，无复羨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惜小妨大。

96 李晟

李晟之屯渭桥也，荧惑守岁，久乃退。府中皆贺曰：“荧惑退，国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太子暴露，人臣当力死勤难，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劝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纬盈缩不常，晟惧复守岁，则吾军不战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

田单欲以神道疑敌，见兵智部。李晟不欲以天道疑军。

97 吕文靖

仁宗时，大内灾，宫室略尽。比晓，朝者尽至，日晏，宫门不启，不得问上起居。两府请人对，不报。久之，上御拱宸门楼，有司赞谒，百官尽拜楼下。吕文靖端独立不动，上使人问其意，对曰：“宫廷有变，群臣愿一望天颜。”把细。上为举帘俯槛见之，乃拜。

98 掌玺内侍

赵汝愚与韩侂胄既定策欲立宁宗，尊光宗为太上皇。汝愚谕殿帅郭果，以军五百至祥禧殿前，祈请御宝。果人索于职掌内侍，羊咽、刘庆祖二人私议曰：“今外议汹汹如此，万一玺入其手，或以他授，也虑得是。岂不利害。”于是封识空函授果，二珰取玺，从间道诣德寿宫，纳之宪圣。及汝愚开函，奉玺之际，宪圣自内出玺与之。

玺何等物，而欲以力取，以恩献，此与绎侯请开之意同，功名之士未闻道也。绝大一题目，而好破题反被二阉做去，惜夫！



99 裴宽 李祐

裴宽为润州参军，时刺史韦詵为女择婿，未得。会休日登楼，见有所蹙于后圃者，访其人，曰：“此裴参军也，义不以苞苴污家，适有人饷鹿脯，致而去，不敢自欺，故蹙之耳。”詵嗟异，遂妻以女。婚日，詵帟其女使观之，宽瘠而长，时衣碧，族人皆笑，呼为“碧鹤”。詵曰：“爱其女，必以为贤公侯妻，可貌求人乎？”宽后历礼部尚书，有声。

李祐爵位既高，公卿多请婚其女，祐皆拒之。一日，大会幕僚，言将纳婿。众谓必贵戚名族，及登宴寂然。酒半，祐引末坐一将谓曰：“知君未婚，敢以小女为托。”即席成礼。他日或请其故，祐曰：“每见衣冠之家，缔婚大族，其子弟习于淫奢，多不令终。我以韬铃致位，自求其偶，何必仰高以搏虚望。”闻者以为卓识。

温公云：“娶妇必不及吾家者；嫁女必胜吾家者。娶妇不及吾家，则知俭素；嫁女胜吾家，则知畏谨。”时谓名言。观韦李二公择婿，温公义犹未尽。

100 王文正

文正公之婿韩公，例当远任。公私以语其女曰：“此小事勿忧。”一日谓女曰：“韩郎知洋州矣。”女大惊。公曰：“尔归吾家，且不失所，吾若有所求，使人诣韩郎妇翁奏免远适，累其远大也。”韩闻之曰：“公待我厚如此。”后韩终践二府。

古人自爱爱人，不争目睫，类如此。

101 公孙仪

公孙仪相鲁而嗜鱼，一国争买鱼献之，公仪子不受，其弟谏曰：“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曰：“夫惟嗜鱼，故不受也，夫既受鱼，必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免于相，虽嗜鱼其谁给之。无受鱼而不免于相，虽不受鱼，能长自给鱼，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

102 孙叔敖

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邱者，地不利，而名甚恶，楚人鬼而越人机，可长有者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辞而不受，请寝邱与之，至今不失。

103 范蜀公

范纯夫言：曩子弟赴官，有乞书于蜀公者，蜀公不许，曰：“仕宦不可广求人知，受恩多，难立朝矣。”味之不穷。

国朝刘忠宣公有云：仕途勿广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数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



呜呼！真老成练达之语。

104 汪公

王云凤出为陕西提学，台长汪公谓之曰：“君出振风纪，但尽分内事，勿毁淫祠、禁僧道。”云凤曰：“此正我辈事，公何以云然？”公曰：“君见得真确则可，见之不真，而一时慕名为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不祷祠，一祷祠则传笑四方矣。”云凤叹服。此文衡山说，恨汪公失其名。

见得真确，出自学问，狄梁公是也。慕名者未有不不变，仕人举动，当类推自省。

105 华歆

华歆、王朗乘船避难，有一人欲附。歆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以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耶。”遂携拯如初。

106 下岩院主僧

巴东下岩院主僧得一青瓷碗携归，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满其中。更置少米，经宿米亦满，钱及金银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过江检田，怀中取碗掷于中流，弟子惊愕。师曰：“吾死，汝辈宁能谨飭自守乎，弃之，不欲使汝增罪也。”出吴淑《秘阁闲谈》。淑，宋初人。

沈万三家有聚宝盆类此，高皇取试之无验，仍还沈。后筑京城，复取此盆镇南门下，因名“聚宝门”云。

107 东海钱翁

东海钱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某房者，众已偿价七百余金，将售矣，亟欲图之。翁阅房，竟以千金成交。子弟曰，“此房地产业有成议，今骤增三百，得无溢乎？”翁笑曰：“非尔所知也，吾侪小人，彼违众而售我，不稍溢，何以塞众口。且夫欲未履者，争端未息。此翁似闻道者。吾以千金而获七百之舍，彼之望既盈，而他人亦无利于吾屋。歌斯哭斯，从此为钱氏世业无患矣。”已而，他居多以价亏求贴，或转赎，乃往往成讼，惟钱氏帖然。

108 辞馈

刘忠宣大夏戍肃州，贫甚。诸司惮逆瑾，毋敢馆谷者，三学生徒轮食之。有参将某，遣使致馈，敕其使不受勿返。公曰：“吾老惟一仆，日食不过数钱，若受之，仆窃之逃，不将只身陷此耶。”寻同戍钟尚书橐资，果为仆窃而逃。人服公先识云。



本不欲受，虑患乃第二义也。曹公在官渡，召华歆，宾客送者千余人，赠遗数千，皆无所拒，密各题识。临去，谓诸君曰：“本无相拒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单车远行，将以怀璧为罪。乃还所赠。”众服其德。忠宣盖本此。

109 屏姬侍

郭令公每见客，姬侍满前。及闻卢杞至，悉屏去，诸子不解，公曰：“杞貌陋，妇女见之，未必不笑，他日杞得志，我属无类矣。”

齐顷以妇人笑客，几至亡国，令公防微之虑远矣。王勉夫云：《宁成传》末，载周阳由为郡守，汲黯、司马安俱在二千石列，未尝敢均茵，司马安不足言也，汲长孺与大将军亢礼，长捐丞相，面折九卿，矫矫风力，不肯为人下，至为周阳由所抑，何哉？周盖无赖小人，其在二千石列，肆力骄暴，凌轹同事，若无人焉。汲盖远之，非畏之也。异时河东太守申屠公不堪其侵权，遂与之角，卒并就戮，玉石俱碎，可胜叹恨。士大夫不幸而与此辈同官，逊而避之，不失为厚，何苦与之较，而自取辱哉。

110 唐肃

唐待制肃与丁晋公为友，宅正相对。丁将有弼谐之命，唐迁居州北。或问之，唐曰：“谓之人则大拜，数与往还，事涉依附，经旬不见，情必猜疑，故避之也。”

是非心不可不明，亦不可太明，立身全交，两得之矣。

111 阿豺

吐谷浑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只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单者易折，众者难摧，戮力同心，然后社稷可固。”

周大封同姓，枝叶扶疏，相依至久。六朝猜忌，庇焉寻斧，覆亡相继。不谓北狄中乃有如此晓人。



上智部通简卷三

世本无事，庸人自扰。惟通则简，冰消日皎。集“通简”。

112 唐文宗

文宗将有事南郊，祀前，本司进相扑人。上曰：“我方清斋，岂合观此事。”左右曰：“旧例皆有，已在门外祗候。”上曰：“此应是要赏物，可向外相扑了，即与赏物令去。”又尝观斗鸡，优人称叹大好鸡。上曰：“鸡既好，便赐汝。”

既不好名以扬前人之过，又不好戏以开佻人之端，觉革弊纷更，尚属多事。此一节可称圣主。

113 宋太宗

孔守正拜殿前都虞候，一日，侍宴北园，守正大醉，与王荣论边功于驾前，忿争失仪。侍臣请以属吏，上弗许。明日，俱诣殿廷请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复省。”

以狂药饮人，而责其勿乱，难矣。托之同醉，而朝廷之体不失，且彼亦未尝不知警也。

114 宋真宗

宋真宗朝，尝有兵士作过，于法合死，特贷，命决脊杖二十，改配。其兵士高声叫唤乞剑，不服决杖，从人把捉不得，遂奏取进止。传宣云：“须决杖后，别取进止处所。”寻决讫取旨。真宗云：“此只是怕吃杖，既决了，便送配所莫问。”

115 曹参 李及

曹参被召将行，属其后相以齐狱市为寄。后相曰：“治无大此者乎？”参曰：“狱市所以并容也，今扰之，奸人何所容乎？”参既入相，一遵何约束，唯日夜饮醇酒，无所事事。宾客来者，皆欲有言，至则参辄饮以醇酒。间有言，又饮之，醉而后已，终莫能开说。惠帝怪参不治事，嘱其子中大夫窋私以意叩之。窋以休致归，谏参。参怒，答之二百。帝让参曰：“与窋何治乎，乃者吾使谏君耳。”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视臣能孰与萧何？”帝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是也。高帝与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君休矣！”

不是覆短，适以见长。

吏麻邻相国园，群吏日欢呼饮酒，声达于外。左右幸相国游园中，闻而治之。参闻，乃布席取酒，亦欢呼相应，左右乃不复言。

极绘太平之景，阴消近习之谗。

曹玮久在秦中，累章求代。真宗问王旦，谁可代玮者。旦荐李及，上从之。众疑及虽谨厚有行检，非守边才。韩亿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将吏亦心轻之。会有屯戍禁军白昼掣妇人银钗于市。吏执以闻。及方坐观书，召之使前，略加诘问，其人服罪。及不复下吏，亟命斩之，复观书如故，将吏皆警服。不日，声誉达于京师。亿闻之，复见旦，具道其事，且称旦知人之明。旦笑曰：“戍卒为盗，主将斩之，此常事，何足为异，旦之用及，非为此也。夫以曹玮知秦州七年，羌人蕃服，玮处边事已尽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聪明，多所变置，败玮之成绩。所以用及者，但以其重厚，必能谨守玮之规模而已。”亿益叹服公之识度。

张乖崖自成都召还，朝议用任中正代之，或言不可。帝以问王旦。对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规也。”任至蜀，咨詠以为政之法。詠曰：“如己见解高于法，则舍法而用己，勿徇己见。”任守其言，卒以治称。后生负才，辄狭小前人制度，视此可以知戒。

116 戒更革

赵韩王普为相，置二大瓮于坐屏后，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满即焚之于通衢。李文靖曰：“沉居相位，实无补万分，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聊以补国尔。今国家防制，纤悉具备，苟轻徇所陈，一一行之，所伤实多。金人苟一时之进，岂念民耶。”陆象山云：“往时冗员敕局，浮食是惭，惟是四方奏请，廷臣面对，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详其贰。书生贵游，不谙民事，轻于献计。一旦施行，片纸之出，兆姓蒙害。每与同官悉意论驳，朝廷清明，尝得寝罢。编摩之事，稽考之勤，何足当大官之膳，庶几仅此可以赏万一耳。”

罗景纶曰：“古云：‘利不什不变法。’此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轻也。或疑若是则将坐视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欤？不知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变法不可也。不守法而弊生，岂法之生弊哉。韩范之建明于庆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于熙宁者，因弊而变法也。一得一失，概可观矣。”

117 御史台老隶

宋御史台有老隶，素以刚正名，每御史有过失，即直其挺。台中以挺为贤否之验。范讽一日召客亲谕庖人以造食，指挥数四。既去，又呼之，叮咛告戒。顾老隶挺直，怪而问之。答曰：“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责其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安得人人而诏之。”讽甚愧服。

此真宰相才，惜乎以老隶淹也。绎县老人，仅知甲子，犹动韩宣之惜，如此老隶，而不获荐剡，资格束人，国家安得真才之用乎。若立贤无方，则萧颖士之仆，颖士御仆甚虐，或讽仆使去。仆曰：“非不欲去，爱其才耳。”可为吏部郎；甄琛之奴，琛好弈，通宵令奴持烛，睡则加挞，奴曰：“郎君辞父母至京邸，若为读书，不辞杖罚，今以弈故横加，



不亦太非理乎？”琛惭，为之改节。韩魏公之老兵，公宴客，观一营妓插杏花。戏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奴应声曰：“枝头梅子岂无媒。”席散，公命老兵唤妓。已而悔之，呼老兵，尚在。公问曰：“汝未去邪？”答曰：“吾度相公必悔，是以未去。”可为师傅祭酒。其他一才一技，又不可枚举矣。

118 汉光武

光武诛王郎，收文书，使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

宋桂阳王休范，举兵浔阳，萧道成击斩之，而众贼不知，尚破台军而进。宫中传言休范已在新亭，士庶惶惑，诣垒投名者已千数。及至，乃道成也。道成随得辄烧之，登城谓曰：“刘休范王子已戮，死尸在南冈下，我是萧平南，汝等名字，皆已焚烧，勿惧也。”亦是祖光武之智。

119 薛简肃二条

薛简肃公帅蜀，一日，置酒大东门外，城中有反卒作乱，既而就擒。都监走白公，公命即于擒获处斩决。乱已平矣。民间以为神断。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间不能了得，非所以安其徒反侧之心也。

稍有意张大其功，便不能如此直捷痛快矣。

民有得伪蜀时中书印者，夜以归，囊挂之西门。门者以白，蜀人随者以万计，皆恂恂出异语，且观公所为。公顾主吏藏之，略不取视，民乃止。

梅少司马国桢，制阆三镇，虜酋或言于沙中得传国玺，以黄绢印其文，顶之于首，诣辕门献之，乞公题请。公曰：“玺未知真假，俟取来吾阅之，当犒汝。”酋谓：“累世受命之符，今为圣朝而出，此非常之瑞，若奏闻上献，宜有封赏，所望非犒也。”公笑曰：“宝源局自有国宝，此玺即真，无所用之，吾亦不敢轻渎上听，念汝美意，命以一金为犒，并黄绢还之。”酋大失望，号哭而去。或问公，何以不为奏请。公曰：“王孙满有言，在德不在鼎，况虜酋视为奇货，若轻于上闻，酋益挟以为重，万一圣旨征玺，而玺不时至，将真以封赏购之乎？”人服其卓识，此即薛简肃藏印之意。○天顺初年，虜酋孛来近边求食，传闻宝玺在其处。石亨欲领兵巡边，乘机取之。上以问李贤。贤曰：“虜虽近边，不曾侵犯，今无故加兵，必不可，且宝玺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国之物，不足为贵。”上是之。梅公之见，与此正合。

120 张詠

张忠定知益州，民有诉主帅帐下卒恃势吓取民财者。先是贼李顺陷成都，诏王继恩为招安使讨之，破贼，复成都。官军屯府中，恃功骄傲。其人闻知，缒城夜遁。詠差衙役往捕之，戒曰：“尔生擒得，则浑衣扑入井中，作逃走投井中来。”是时群党汹汹，闻自投井，故无他说，又免与主帅有不协名。



按：忠定不以耳目专委于人，而探访民间事，悉得其实。李旼问其旨，公曰：“彼有好恶，乱我聪明，但各于其党，询之又询，询君子得君子，询小人得小人，虽有隐匿者，亦十得八九矣。”子犹曰：张公当是绝世聪明汉。

121 诸葛孔明

丞相既平南中，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谏曰：“公天威所加，南人率服。然夷情叵测，今日服，明日复叛。宜乘其来降，立汉官分统其众，使归约束，渐染政教。十年之内，辮首可化为编氓，此为上计。”公曰：“若立汉官，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彼新伤破，父兄死丧，立汉官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吏累反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立汉官，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使夷汉相安，足矣。”自是终亮之世，夷不复反。

《晋史》：桓温伐蜀，诸葛孔明小史犹存，时年一百七十岁。温问曰：“诸葛公有何过人？”史对曰：“亦未有过人处。”温便有自矜之色。史良久曰：“但自诸葛公以后，便未见有妥当如公者。”温乃惭服。凡事只难得妥当，此二字是孔明知己。

122 高拱

隆庆中，贵州土官安国亨、安智各起兵仇杀，抚臣以叛逆闻，动兵征剿，弗获，将成乱。新抚阮文中将行，谒高相拱，拱曰：“安国亨本为群奸拨置，仇杀安信，致信母疏穷，兄安智怀恨报复，其交恶互讦，总出仇口，难凭。抚台偏信智，故国亨疑畏，不服拘提，而遂奏以叛逆。夫叛逆者，谓敢犯朝廷，今夷族自相仇杀，于朝廷何与？纵拘提不出，亦只违拗而已，乃遂奏轻兵掩杀，夷民肯束手就戮乎？虽各有残伤，然亦未闻国亨有领兵拒战之迹，而必以叛逆主之，甚矣！人臣务为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闻，乃生事幸功者。又以小为大，以虚为实，始则甚言之，以邀功张本；终则激成之，以实己之前说，说尽时弊。是岂为国之忠乎？君廉得其实，宜虚心平气处之，去其叛逆之名，而止正其仇杀，与夫违拗之罪，则彼必出身听理，而不叛之情自明。乃止坐以本罪，当无不服，斯国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于前官事务有增加，以见风采，此乃小丈夫事，非道所为。君其勉之。”阮至贵密访，果如拱言，乃开以五事：一、责令国亨献出拨置人犯；一、照夷俗，令赔偿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穷母子；一、削夺宣慰职衔，与伊男权替；一、从重罚以惩其恶。而国亨见安智居省中，益疑畏，恐军门诱而杀之，真情。拥兵如故，终不赴勘，而上疏辨冤。阮扭于浮议，复上疏请剿，拱念剿则非计，不剿则损威，乃授意于兵部题复，得请以吏科给事贾三近往勘。赖有此活法。国亨闻科官奉命来勘，喜曰：“吾系听勘人，军门必不敢杀我，我乃可以自明矣。”于是出群奸而赴省听审，五事皆如命，愿罚银三万五千两自赎。安智犹不从，阮治其用事拨置之人，始伏，智亦革管事，随母安插。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

国家于土司，以戎索羁縻之耳，原与内地不同。彼世享富贵，无故思叛，理必不然。皆当事者或胥削，或慢残，或处置失当，激而成之。反尚可原，况未必反乎。如安国亨一事，若非高中玄力为主持，势必用兵。即使幸而获捷，而竭数省之兵粮，以胜一自相仇杀



之夷人，甚无谓也。呜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吾今日安得不思中玄乎。

123 倪文毅

孝宗朝，云南思叠梗化，守臣议剿。司马公疏：“今中外疲困，灾异迭仍，何以用兵，宜遣京朝官往谕之。”倪文毅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余，如公之言，得无示弱于天下，且使思叠闻而轻我乎。遣朝官谕之固善，若谕之不从，则策窘矣。不如始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当自服。俟不服，议剿未晚也。”乃简参议郭公绪及按察曹副使玉以往，旬余抵金齿，参将卢和统军距所据地二程许而次，遣人持檄往谕，皆被拘。卢还军至千崖，遇公语其故，且戒勿迫。公曰：“吾受国恩，报称在此，如公言，若臣节何？昔苏君入匈奴十九年，尚得生还，况此夷非匈奴比。万一不还，亦分内事也。”或谓公曰：“苏君以黑发去，白发还，君今白矣，将以黑还乎？”公正色不答。是日，曹引疾，公单骑从数人行。旬日，至南甸，路险不可骑，乃批荆徒步，绳挽以行。又旬日，至一大泽，戛都士人以象舆来，公乘之，上雾下沙，晦淖迷蹶，而君行愈力。又旬日，至孟瀚，去金沙江仅一舍，公遣官持檄过江，谕以朝廷招来之意。夷人相顾惊曰：“中国官亦至此乎。”即发夷兵率象马数万，夜过江抵君所，长槩劲弩，环之数重。有译者泣报曰：“贼刻日且焚杀矣。”公叱曰：“尔敢为间耶。”乃拔剑指曰：“来日渡江，敢复言者斩。”思叠既见檄谕，祸福明甚，又闻公志决，即遣酋长数辈来受令及馈土物。公悉却去，邀思叠面语，先叙其劳，次伸其冤，然后责其叛。闻者皆俯伏泣下，请归侵地，公许之，皆稽首称万寿，欢声动地。公因诘卢参将先所遣人，出以归公。卢得公报驰至，则已撤兵归地矣。

才如郭绪，不负倪公任使，然是役记录，止晋一阶，而缅甸、罗防功横杀无辜，辄得封荫。呜呼！事至季世，不惟立功者难，虽善论功者亦难矣。

124 吴惠

吴惠为桂林府知府，适义宁洞蛮结湘苗为乱，监司方议征进，请于朝，惠亟白曰：“义宁吾属地，请自招抚，不从而征之未晚。”乃从十余人，肩舆入洞。洞绝险，山石攒起如剑戟，华人不能置足，僦人则腾跃上下若飞。闻桂林太守至，启于魁，得人。惠告曰：“吾若属父母，欲来相活，无他。”众唯唯，因反复陈顺逆，其魁感泣。留惠数日，历观屯堡形势，数千人卫出境，歼羊豕境上。惠曰：“善为之，无遗后悔。”数千人皆投刀拜，誓不反。归报监司，遂罢兵。明年，武冈州盗起，宣言推义宁洞主为帅，监司咸罪惠，惠曰：“郡主抚，监司主征，蛮苗反复，吾任其咎。”复遣人至义宁，义宁僦从山顶觐得惠使，具明武冈之冤，监司大惭，武冈盗因不振。义宁人德惠如父母，迄惠在桂林，无敢有骚窃境上者。

125 龚遂

宣帝时，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龚遂可用，上以为渤海太守。时遂年七十岁，年貌俱不可以定人。召见，形貌短小，不副所闻，上心



轻之。问息盗何策。遂对曰：“海濒辽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耶，将安之也。”上改容曰：“选用贤良，固将安之。”遂曰：“臣闻治乱民如治乱绳，不可急也。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遣乘传至渤海界。郡闻新太守至，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谓持鉏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遂单车独行至府，盗贼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鉏。

汉制太守皆专制一郡，生杀在手，而龚遂犹云：“愿丞相御史无拘臣以文法。”况后世十羊九牧，欲冀卓异之政能乎。○古之良吏，化有事为无事，化大事为小事，祈于为朝廷安民而已。今则不然，无事弄做有事，小事弄做大事，事生不以为罪，事定反以为功，人心蠢蠢思乱，谁之过欤？

126 徐敬业

高宗时，蛮群聚为寇，讨之辄不利，乃以徐敬业为刺史。彼州发兵郊迎，敬业尽令还，单骑至府。贼闻新刺史至，皆缮理以待。敬业一无所问，处分他事毕，目中已无贼矣。方曰：“贼皆安在？”曰：“在南岸。”乃从一二佐吏而往，观者莫不骇愕。贼初持兵观望，及见船中无所有，乃更闭营藏隐。敬业直入其营内，告云：“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苦，非有他恶，可悉归田，后去者为贼。”惟召其魁首，责以不早降，各杖数十而遣之，薄其责，使可受。境内肃然。其祖英公闻之，壮其胆略曰：“吾不办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儿也。”

127 朱博二条

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为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官寺尽满，从事白请且留此县，录见诸自言者，事毕乃发，欲以观试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驾。既白驾办，博出就车，见自言者，使从事明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博驻车决遣，四五百人皆罢去如神，吏民大惊，不意博应事变乃至于此。后博徐问，果老从事教民聚会，博杀此吏。

博为左冯翊，有长陵大姓尚方禁，少时尝盗人妻，见所创著其颊。府功曹受赂，白除禁调守尉。博闻知以他事召见，视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问禁：“是何等创也？”禁自知情得，叩头伏状。博笑曰：“大丈夫因时有是，冯翊欲洒脚耻，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惧，对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语，有便宜辄记言，因亲信之，以为耳目。禁晨夜发起部中盗贼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连守县令。久之，召见功曹，闭阁数责以禁等事，与笔札使自记。积受取一钱以上，无得有匿，欺漫半言，断头矣。功曹惶怖，且自疏奸贼大小不敢隐。博知其其实，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拔刀使削所记，遣出就职。功曹后尝战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128 韩 哀

周文帝宇文泰。时，韩哀为北雍州刺史。州多盗，哀至密访之，并州中豪右也。哀阳不知，并加礼遇，谓曰：“刺史书生，安知督盗，所赖卿等共分其忧耳。”乃悉召桀黠少年，尽署主帅，分与地界，盗发不获，即以故纵论。于是诸被署者皆惶惧首伏曰：“前盗实某某。”具列姓名，哀因取名簿藏之，榜州门曰：“凡盗可急来首，尽今月不首者，显戮之，籍其妻子，以赏前首者。”于是，旬月间盗悉出首，哀取簿质对不爽，并原其罪，许自新，由是群盗屏息。

129 蒲宗孟

贼依梁山冻，县官有用长梯窥蒲苇间者。蒲恭敏知郢州，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冻中。贼既绝食，遂散去。

130 吴正肃公

吴正肃公知蔡州，蔡故多盗，公按令为民立伍保，两简其法，民便安之，盗贼为息。京师有告妖贼聚确山者，上遣中贵人驰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往取，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耶，抑取妖人以还报也。”使者曰：“欲得妖人耳。”公曰：“吾在此虽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内，安得不知，今以兵往，是趋其为乱也。此不过乡人相聚为佛事以利钱财耳，手召之即可致。”乃馆使者，日与之饮酒，而密遣人召十人皆至，送京师鞠实，告者以诬得罪。

131 万 观

万观知严州，七里碇渔舟数百艘，昼渔夜窃，行旅患之。观令十艘为一甲，各限以地，使自守，由是无复有警。

能实行编甲之法，何处不可。

132 王敬则

敬则为吴兴太守，郡旧多剽掠。敬则录得一偷，召其亲属于前，鞭之数十，使之长扫街路。久之，乃令举旧偷自代，诸偷恐为所识，皆逃走，境内以清。

辱及亲属，亲属亦不能容偷矣。惟偷知偷，举偷自代，胜用缉捕人多多矣。

133 程明道

广济蔡河出县境，濒河不逞之民，不复治生业，专以胁取舟人钱物为事，岁必焚舟十

数以立威。明道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类，得数十人，不复根治旧恶，分地而处之，使以挽舟为业，且察为恶者。自是境无焚舟之患。

胁舟者业挽舟，使之悟絜矩之道，此大程先生所以为真道学也。

134 王子醇

王子醇枢密帅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觇我虚实。逻者得之，索其衣缘中，获一书，乃是尽记熙河人马刍粮之数。官属皆欲支解以徇，子醇忽令杖背二十，大刺“番贼决讫放归”六字纵之。是时，适有戎兵马骑甚众，刍粮亦富，难得此使人送信。戎人得谍书知有备，其谋遂寝。

135 窃锁殴人

元丰间，刘舜卿知雄州，有夜窃其关锁去。吏密以闻，舜卿不问，但使易其门键大之。后数日，虏谍送盗者，并以锁至。舜卿曰：“吾未尝亡锁。”命加于门，则大数寸，并盗还之，虏大惭沮，盗反得罪。

民有诉为契丹民殴伤而遁者，李允则不治，但与伤者钱二千。逾月，幽州以其事来请，答曰：“无有也。”盖他谍愿以殴人为质，验既无有，乃杀谍。

136 甲仗库火

李允则尝宴军，而甲仗库火。允则作乐饮酒不辍，少顷，火息，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笼运器甲。不浹旬，军器完足，人无知者。枢密院请劾不救火状。真宗曰：“允则必有谓，姑诘之。”对曰：“兵械所藏，做火甚严，方宴而焚，必奸人所为，若舍宴救火，事当不测。”

祥符末，内帑灾，缣帛几罄。三司使林特请和市于河外。章三上，王旦在中书悉抑之。徐曰：“琐微之帛，固应自至，奈何彰困弱于四方。”居数日，外贡駢集，受帛四百万。盖旦先以密符督之也。允则茗笼运甲亦此意。

137 草场火驿舍火

杜紘知鄂州，尝有揭帜城隅，著妖言其上，期为变。州民皆震。俄而草场白昼火，盖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谓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计正在是，冀因吾胶扰而发，奈何堕其术中，彼无能为也。”居无何，获盗，乃奸民为妖，遂诛之。

苏頌迁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驿舍火，左右请出避火，頌不许，州兵欲入救火，亦不许，但令防卒扑灭之。初火时，郡中汹汹，谓使者有变，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赖頌不动而止。



138 文彦博

文潞公知成都，尝于大雪会客，夜久不罢。从卒有谗语，共折井亭，烧以御寒，军校为之，座客股栗。公徐曰：“天实寒，可折与之。”落得做人情。神色自若，饮宴如故，卒气沮，无以为变。明日，乃究问先折者，杖而遣之。

气犹火也，挑之则发，去其薪则自熄，可以弭乱，可以息争。

苏轼通判密郡，有盗发而未获。安抚使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数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诬民。强入其家，争斗至杀人，畏罪惊散。民诉于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悍卒闻之颇用自安。轼徐使人招出戮之。

遇事须有此镇定力量，然识不到则力不足。

139 张辽

张辽受曹公命，屯长社。临发，军中有谋反者，夜惊乱火起，一军尽扰。辽谓左右曰：“勿动，是无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动乱人耳。”乃令军中曰：“不反者安坐。”辽将亲兵数十人，中阵而立。有顷，即得首谋者，杀之。

周亚夫将兵讨七国，军中尝夜惊，亚夫坚卧不起，顷之自定。吴汉为大司马，尝有寇夜攻汉营，军中惊扰，汉坚卧不动。军中闻汉不动，皆还按部，汉仍选精兵夜击大破之。此皆以静制动之术。然非纪律素严，虽欲不动，不可得也。

140 薛长孺王颙

薛长孺为汉州通判，戍卒闭营门，放火杀人，谋杀知州兵马监押。有来告者，知州监押皆不敢出。长孺挺身出营，谕之曰：“汝辈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与谋者，各在一边。”于是不敢动，惟本谋者八人，突门而出，散于诸县，村野捕获。时谓非长孺则一城之人涂炭矣。钤辖司不敢以闻，遂不及赏。长孺，简肃公之侄也。

王忠穆公颙知益州，会戍卒有夜焚营，督军校为乱者。颙潜遣兵环其营下，令曰：“不乱者敛手出门，无所问。”于是众皆出，令军校指乱卒，得十余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其为政大体，不为苛察，蜀人爱之。

141 霍王元轨

霍王元轨为定州刺史时，突厥入寇，州人李嘉运与虏通谋，事泄，高宗令元轨穷其党与。元轨曰：“强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系，是驱之使叛也。”乃独杀嘉运，惩一已足警百。余无所问。因自劾违制，上览表大悦，谓使者曰：“朕亦悔之，向无王，则失定州矣。”



142 吕公孺

吕公孺知永兴军，徙河阳，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归，奋斧钟排关不得入，西走河桥，观听汹汹。诸将请出兵掩击，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变且生。”即乘马东去，遣牙兵数人迎，渝之最妙。曰：“汝辈诚劳苦，然岂得擅还，一渡桥则罪不赦矣。不渡便易制。吴太守在此，愿自首者止道左。”皆伫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余复送役所。语其校曰：“若复偃蹇者，斩而后报。”众帖息。

143 廉希宪

廉希宪为京兆四川宣抚使，时浑都海反，西川将纽邻奥鲁官将举兵应之。蒙古八春获之，系其党五十余人于乾州狱，送二人至京兆，请并杀之。希宪谓僚佐曰：“浑都海不能乘势东来，保无他虑，今众志成城，犹怀反侧，彼若见其将校执囚，或别生心，为害不细，可因其惧死，并皆宽释，就发此军余丁往隶八春，大作用。上策也。”初，八春既执诸校，其军疑惧，骇乱四出。及知诸校获全，纽邻奥鲁官得释，大喜过望，人人感悦。八春果得精骑数千，将与俱西。

所以隶八春者，逆知八春力能制之，非漫然纵虎遗患也。八春能死之，希宪能生之，畏感交集，不患不为我用矣。

144 林兴祖

林兴祖初同知黄岩州事，三迁而知铅山州。铅山素多造伪钞者，豪民吴友文为之魁，远至江、淮、燕、蓟，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鸷，因伪造致富，乃分遣恶少四五十人，为吏于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夺人妻女十一人为妾，民罹其害，衔冤不敢诉者十余年。兴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救民。”即张榜禁伪造者，且立赏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实斥去。须得实乃服。又以告，获伪造二人并赃者，乃鞠之。款成，友文自至官，为之营救，若捕之便费力。兴祖命并执之。须臾，来诉友文者百余人，择其重罪一二事鞠之，若事事推究，辨端既多，反足紆死，得一二专已足。狱立具，逮捕其党，悉置之法，民赖以安。

始以缓而致之，终以速而毙之，除凶恶，须得此深心辣手。

145 李封

唐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日满乃释。著此服出入者，以为大耻，皆相劝励，无敢犯。赋税尝先诸县，竟去官，不捶一人。

146 耿楚侗

耿楚侗定向。官南都，有士人为恶僧侮辱以告。公白所司治之。其僧遁，公意第进逐，不令复系籍本寺僧，人心不释然，必捕而枷之。士多尚气，我决不可以气佐之。公晓之曰：“良知何广大，奈何着一破赖和尚往来其中哉。”士人退语人曰：“惩治恶僧非良知耶？”或以告公，公曰：“此言固是，乃余其难其慎若此，胸中盖三转矣。其一谓志学者，即应犯不较，逆不难，不然落乡人臼矣，此名谊心也。又谓法司用刑，自有条格，如此类法不应枷，此则格式心也。又闻此僧凶恶，虑有意外之虞，故不肯为已甚，此又利害心也。余之良知，乃转折如此。”嗣姜宗伯庇所厚善者，处之少平，大腾物议。又，承恩寺有僧，为礼部枷之致毙，竟构大讼。公闻之，谓李士龙曰：“余前三转折，良心不更妙耶。”惟转折乃成通简。

凡治小人，不可为已甚。天地间有阳必有阴，有君子必有小人，此亦自然之理。能容小人，方成君子。

147 向敏中王旦

真宗幸澶渊，赐向敏中密诏，尽付西鄙，许便宜行事。敏中得诏，藏之，视政如常。会大雉，有告禁卒欲依雉为乱者。敏中密麾兵被甲伏庑下幕中。明日，尽召宾僚兵官，置酒纵阅。命雉人，先驰骋于中门外，后召至阶。敏中振袂一挥，伏出尽擒之，果怀短刀，即席斩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扫庭，照旧张宴饮。

旦从幸澶渊，帝闻雍王遇暴疾，命旦驰还东京，权留守事。旦驰至禁城，直入禁中，省了许多议论。令人不得传播。及大驾还，旦家子弟皆出郊迎，忽闻后面有驺河声，回视乃旦也，皆大惊。

西鄙东京两人如券。时寇准在澶渊，掷骰饮酒鼾睡，真宗恃之以安，内外得人，故不为害。当有事之日，须得如此镇静。

148 乔白严

冢宰乔公字，正德己卯参理留都兵务。时逆濠声言南下，兵已至安庆，而公且领一老儒与一医士，所至游燕，实以观形势之险要，而外若不为意者。人以为矫情镇物，有费祎、谢安之风。

即矫情镇物，亦自难得。胸中若无经纬，如何矫得来。方宸濠反报至，乔公令尽拘城内江西人讯之，果得濠所遣谋卒数十人。上驻军南都，公首俘献之，即此已见公一斑矣。

149 韩愈

韩愈为吏部侍郎，有令史权势最重，旧常关锁，选人不能见。愈纵之，听其出入，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见也，如可见，则人不畏之矣。”

主人明，不必关锁；主人暗，关锁何益。

150 裴晋公

公在中书，左右忽白以失印。公怡然，戒勿言，方张筵举乐。人不晓其故。夜半宴酣，左右复白印存，公亦不答，极欢而罢。或问其故，公曰：“胥吏辈盗印书券，缓之则复还故处，急之则投水火，不可复得矣。”

不是矫情镇物，真是透顶光明，故曰智量。智不足，量不大，不能如此。

151 郭子仪

汾阳王宅在亲仁里，大启其第，任人出入不问。麾下将吏出镇来辞，王夫人及爱女方临妆，令持帨汲水，役之无异仆隶。他日子弟列谏不听，继之以泣，曰：“大人功业隆赫，而不自崇重，贵贱皆游卧内，某等以为虽伊霍不当如此。”公笑谓曰：“尔曹固非所料，且吾马食官粟者五百匹，官饩者一千人。进无所往，退无所据。向使崇垣扃户，不通内外，一怨将起，构以不臣，其有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则九族齑粉，噬脐莫追。今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欲兴，无所加也。”诸子拜服。

德宗以山陵近禁屠宰。郭子仪之隶人犯禁，金吾将军裴諝奏之，或谓曰：“君独不为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为之地也，郭公望重，上新即位，必谓党附者众，故我发其小过，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不亦可乎。若諝者，可谓郭公之益友矣。○看郭汾阳，觉王翦、萧何家数便小。王萧事见委蛇部。

鱼朝恩阴使人发郭氏墓，盗未得。子仪自泾阳来朝，帝唁之，即号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止残人之墓，今人亦发先臣墓，此天谴，非人患也。”朝恩又尝修具邀公，或言将不利公，其下愿裹甲以从，子仪不许，但以家僮数人往。朝恩曰：“何车骑之寡？”子仪告以所闻，朝恩惶恐曰：“非公长者，得无致疑。”

精于黄老之术，虽朝恩亦不得不为盛德所化矣。君子不幸而遇小人，切不可与一般见识。

152 王阳明

宁藩既获，圣驾忽复巡游。群好意叵测，阳明甚忧之。适二中贵至浙省，阳明张燕于镇海楼。酒半，屏人去梯，出书简二篋示之，皆此辈交通逆藩之迹也，尽数与之，二中贵感谢不已。阳明之终免于祸，多得二中贵从中维护之力。脱此时阳明挟以相制，则仇隙深而祸未已矣。

153 王璋罗通

璋河南人，永乐中为右都御史，时有告周府将为不轨者。上欲及其未发讨之，以问璋，璋曰：“事未有迹，讨之无名。”上曰：“兵贵神速，彼出城则不可为矣。”璋曰：“以

臣之愚，可不烦兵，臣请往任。”上曰：“若用众几何？”曰：“但得御史三四人随行足矣，然须奉敕，以臣巡抚其地，乃可。”遂命学士草敕，即日起行。黎明，直造至王府。周王惊愕，莫知所为，延之别室，问所以来者。曰：“人有告王谋叛，臣是以来。”王惊跪，璋曰：“朝廷已命大帅将兵十万将至，臣以王事未有迹，故来先渝，事将若何？”王举家环哭不已，璋曰：“哭亦何益，愿求所以释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唯公教之。”璋曰：“能以三护卫为献无事矣。”王从之，乃驰驿以闻，上喜，璋乃出示曰：“护卫军三日不徒者处斩。”不数日而散。

罗通以御史按蜀，蜀王富甲诸国，出入僭用乘舆仪从，通心欲检制之。一日，王过御史台，公突使人收王所僭卤簿。蜀王气沮，藩桌俱来见问状，且曰闻报，王罪且不测。今且奈何。通曰：“诚然，公等试思之。”诘旦复来。通曰：“易耳，宜密语王，但谓黄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庙中器，今复还之耳。”自结还须自解。玄元皇帝，玄宗幸蜀建祀老子者也。从之，事乃得解，王亦自敛。

154 吴履叶南岩

国初，吴履字德基，兰溪人。为南康丞。民王琼辉，仇里豪罗玉成，执其家人答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胜恚，集少年千余人，围琼辉家，夺之归。缚琼辉道捶之，濒死，乃释去。琼辉兄弟五人，庭诉断指出血，誓与罗俱死。履念狱成当连千余人，势不便。乃召琼辉语之曰：“独罗氏围尔家耶？”对曰：“千余人。”曰：“千余人皆辱尔耶？”曰：“数人耳。”曰：“汝憾数人，而累千余人可乎？且众怒难犯，倘不顾死尽杀尔家，虽尽捕伏法，亦何益于尔。”琼辉悟，顿首唯命。履乃捕捶者四人于琼辉前，杖数十，流血至踵，命罗氏对琼辉引罪拜之，事遂解。

此等和事老该做，以所全者大也。

叶公南岩刺蒲时，有群哄者诉于州。一人流血被面，经重创，脑几裂，命且尽。公见之恻然，时家有刀疮药，公即起入内，自捣药令舁至幕廨，委一谨厚廨子及幕官曰：“宜善视之，勿令伤风，此人死，汝辈责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略加审核，收仇家于狱，而释其余。一友人问其故，公曰：“凡人斗无好气，此人不即救，死矣。此人死，即偿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干证连系，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一斗殴罪案耳，人情欲讼胜，虽于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几伤者平，而讼遂息。

略加调停，遂保全数千人、数千家，岂非大智。

155 鞠真卿

鞠真卿守润州，民有斗殴者，本罪之外，别令先殴者出钱，以与后应者。小人靳财，兼以不愤输钱于敌人。其后终日纷争，相视无敢先下手者。

金坛王石屏都初任建宁令，谒府，府谓曰：“县多骡夫难治，好为之。”王唯唯，然不知骡夫何物。讯之，即吴下打行天罡之类，大家必畜数人，讼无曲直，挺斗为胜，若小民直气凌之矣。王出示严禁，凡讼有相斗，必恕被打者，而加责打人者。民间以打人为戒，骡夫无所用之。期月，此风遂息，此亦鞠公之智也。

156 赵 豫

赵豫为松江府太守，每见讼者非急事，则渝之曰：“明日来。”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来”之谣，不知讼者来，一时之忿，经宿气平，或众为警戒，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钩距致人而自为名者，其所存何啻霄壤。

李若谷教一门人云：“清勤和缓。”门人曰：“清、勤、和，则既闻命矣，缓安可为也？”李公云：“天下甚事不自忙里错的。”“明日来”一语，不但自不错，并欲救人之错。按是时周侍郎忱为巡抚，凡有经画，必与赵豫议之，意亦取其详审乎。

○陆子静九渊知荆门军，尝夜与僚属坐，吏白老者诉甚急，呼问之，体战言不可解，俾吏状之，谓其子为群卒所杀。陆判翌日至，僚属怪之。陆曰：“子安知不在。”凌晨追究其子，盖无恙也。此亦能缓之效。然惟能勤而后能缓，不然则废事耳。

157 褚国祥

武进进士褚国祥为湖州添设贰守，宽平简易，清守不缙。北栅姚姓者妻，以久病亡，其父告婿殴死。公准其词，不发行。下午，命驾北栅，众役不知所之。突入姚姓家，妻尚未殓也，验无殴死状，呼告者，薄责而释之。不费一钱而讼已了矣。

赵豫以缓，褚国祥以捷，其以安民为心一也。

158 程 卓

休宁程从元卓守嘉兴时，或伪为俸厅印纸，与奸民为市，以充契券之用。流市既广，吏因事觉，视为奇货，谓无真伪，当历加追验，其言易入。则所得可裨郡计不少。公曰：“此不过伪造者罪耳，若一一验之，编民并扰，吾以安民为先，利非所急也。”透顶光明，妥着。乃喻民有误买者，许自陈，立与换印。陈者毕至，一郡晏然。

159 张文懿公

宋初，令诸路州军创天庆观，别号圣祖殿。张文懿公时为广东路都曹，请曰：“臣所部皆穷困，乞以最上律院改充。”诏许之。仍照诸路委监司守臣，亲择堪为天庆寺院，改额为之，不得因而生事。

一转移间，所造福于民多，所造福于国更多。

160 张 永

张永授芜湖令，芜当孔道，使客厨传，日不暇给，民坐困惫。章圣梓宫南祔，所过都邑，设绮帐殿供器冶金为之，又闾宦厚索赂遗，一不当意，辄辱官司，官司莫敢谁何。永于濒江佛寺，歪其栋宇代帐殿，饰供器，箔金以代冶，省节不费，而调度有方，卒无喧

嗽于境上者。

161 范希阳

范希阳湛为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王都院作势以来，跪拜俱在阶下篷外，风雨不问。希阳欲复旧制，乃于陈都院初上任时，各官俱聚门，将见，希阳且进且顾曰：“诸君今日随我行礼”，进至堂下，竟入篷内行礼。各官俱随而前，旧制遂复。希阳退至门外，与众官作礼为别，更不言及前事而散。

忍辱居士曰：使希阳于聚门将见时，与众参谋，诸人固有和之者，亦必有中阻而称不可者，又必有色沮而不敢前者，如何肯俱随而前。俱随而前者，见希阳之前，而已不觉也。又使希阳于出门后，庆此礼之得复，诸人必有议其自夸者，更有媒孽于各上司者。即抚院闻之，有不快者，何如竟复而上人不知。不知者，希阳行之于卒然，而后人又循之为旧例也。嗟乎！事虽小也，吾固知其人为强毅有识者哉。

162 牛弘

奇章公牛弘，有弟弼好酒而酗，尝醉射杀弘驾车牛。弘还宅，妻迎谓曰：“叔射杀牛。”弘直答曰：“可作脯。”

冷然一语，扫却妇人将来多少唇舌，睦伦者当以为法。

163 明镐

明镐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并州时，边任多纨绔子弟，镐乃取尤不识者杖之，疲软者皆自解去。遂奏择习事者，守堡砦。军行，娼妇多从之，镐欲驱逐，恶伤士卒心，会有忿争，杀娼妇者，吏执以白，镐曰：“彼来军中何邪？”纵去不治，娼闻皆走散。

不伤士卒心，而令彼自散，以此驭众，何施不可，宁独一事乎。



上智部迎刃卷四

危峦前阨，洪波后沸。人皆棘手，我独掉臂。动于万全，出于不意。游刃有余，庖丁之技。集“迎刃”。

164 子产

郑良霄既诛，国人相惊。或梦伯有良霄字。介而行曰：“壬子余将杀带，明年壬寅，余又将杀段。”驺带及公孙段，果如期卒，国人益大惧。子产立公孙泄泄子孔子孔前见诛。及良辰止良霄子。以抚之，乃止。子太叔问其故，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太叔曰：“公孙泄何为？”子产曰：“说也。”以厉故立后非正。故并立泄，托于继绝之义，以解说于民。

不但通于人鬼之故，尤妙在立泄一着。鬼道而人行之，真能务民义，而不惑于鬼神者矣。

165 田叔二条

梁孝王使人刺杀故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乃悉烧狱词，空手还报。上曰：“梁有之乎？”对曰：“有之。”“事安在？”叔曰：“焚之矣。”上怒。叔从容进曰：“上无以梁事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于是上大贤之，以为鲁相。

叔为鲁相，民讼王取其财物者百余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余，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言。”鲁王闻之大惭，发中府钱，使相偿之。相复曰：“王使人自偿之，不尔，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又，王好猎，相常从。王辄休，相出就馆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数使人请相休，终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独何为就舍。”王以故不大出游。

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以十数，终不听。往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谓曰：“吾闻洛阳诸公居间都不听，今子幸听解，解奈何从他邑夺贤士大夫权乎。”径夜去，属曰：“俟我去令洛阳豪居间。”事与田叔发中府钱类。王祥事继母至孝，母私其子览而酷待祥，览谏不听，每有所虐使，览辄与祥俱，饮食必共，母感动，均爱焉。事与田叔暴坐待王类。

166 主父偃

汉患诸侯强，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其封号。汉有厚恩，而诸侯渐自分析弱小云。



167 裴光庭

张说以大驾东巡，恐突厥乘间入寇，议加兵备边，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谋之。光庭曰：“封禅告成功也，今将升中于天，而戎狄是俱，非所以昭盛德也。”说曰：“如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为大，比屡求和亲，而朝廷羁縻未决许也。今遣一使，征其大臣，从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矣。突厥来则戎狄君长无不皆来，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有余矣。”说曰：“善，吾所不及。”即奏行之，遣使谕突厥，突厥乃遣大臣阿史德頔利发入贡，因扈从东巡。

168 崔祐甫

德宗即位，淄青节度李正已表献钱三十万缗，上欲受恐见欺，却之则无词。宰相崔祐甫请遣使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已所献钱赐之，使将士人人戴上恩，诸道知朝廷不重财货。上从之，正已大惭服。

神策军使王驾鹤久典禁兵，权震中外，德宗将代之，惧其变，以问崔祐甫。曰：“是无足虑。”即召驾鹤留语移时，而代者白：“志贞已入军中矣。”

169 王旦_{三条}

马军副都指挥使张旻，被旨选兵，下令太峻，兵惧谋为变。上召二府议之，王旦曰：“若罪旻则今帅臣何以御众，急捕谋者则震惊都邑，陛下数欲任旻以枢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侧者当自安矣。”上谓左右曰：“王旦善处大事，真宰相也。”

借一转以存帅臣之礼，而徐议其去留，原非私一旻也。

契丹奏请岁给外别假钱币，真宗以示王旦。公曰：“东封甚迫，车驾将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可于岁给三十万物内各借三万，仍谕次年额内除之。契丹得之大惭。次年，复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万，事属微末，仰依常数与之，今后永不为例。

不借则违其意，徒借又无其名。借而不除，则无以塞侥幸之望，借而必除，又无以明中国之大，如是处分方妥。

西夏赵德明求粮万斛，王旦请教有司具粟百万于京师，而诏德明来取自然不敢。德明大惭曰：“朝廷有人。”乃止。

170 严求

烈祖辅吴，四方多垒，虽一骑一卒，必加姑息。然群校多从禽，聚饮近野，或搔扰民庶。上欲纠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计，问于严求。求曰：“无烦绳之，易绝耳，请教泰兴、海盐诸县，罢采鹰鹞，可不令而止。”烈祖从其计，期月之间，禁校无复游墟落者。南唐近事。



171 陈平

燕王卢绾反，高帝使樊哙以相国，将兵击之。既行，人有短恶哙者。高帝怒曰：“哙见吾病，乃几吾死也。”用陈平计，召绾侯周勃，受诏床下，曰：“平乘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二人既受诏行，私计曰：“樊哙帝之故人，功多，又吕后女弟吕嬃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即恐后悔。精细。宁囚而致上，令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哙，哙受诏节，即反接载槛车，诣长安。而令周勃代将兵定燕，平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后及吕嬃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殊悲。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传教帝。”是后吕嬃谗，乃不得行。

谗祸一也，度近之足以杜其谋，则为陈平，度远之足以消其忌，则又为刘琦。宜近而远，宜远而近，皆速祸之道也。○刘表爱少子琮，琦惧祸，谋于诸葛亮，亮不应。一日，相与登楼，去梯，琦曰：“今日出君之口，入吾之耳，尚未可以教琦耶。”亮曰：“子不闻申生在内为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悟，自请出守江夏。

172 宋祖曹彬

唐主畏太祖威名，用间于周主，遣使遗太祖书，馈以白金三千。太祖悉输之内府，间乃不行。

周遣阁门使曹彬以兵器赐吴越，事毕，亟返不受馈遗。吴越人以轻舟追与之，至于数四，彬曰：“吾终不受，是窃名也。”尽藉其数，归而献之。复奉世宗命，始拜受，尽以散于亲识，家无留者。

不受不见中朝之大，直受非臣子之公。受而献之，最为得体。

173 拒高丽僧焚西夏书

高丽僧寿介，状称临发日，国母令资金塔祝寿。东坡见状密奏云：“高丽苟简无礼，若朝廷受而不报，或报之轻，则高丽犹得以为词。若受而厚报之，是以重礼答其无礼之馈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职员，退还其状云：朝廷清严，守臣不敢专擅奏闻。臣料此僧，势不肯已，必云本国遣来献寿，令兹不奏，归国得罪不轻。臣欲于此僧状后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国又无来文，难议投进。执状归国照会，如此处分，只是臣一面指挥，非朝廷拒绝其献，颇似稳便。”

范仲淹知延州，移书渝元昊以利害。元昊复书悖慢，仲淹具奏其状，焚其书不以上闻。夷简谓宋庠等曰：“人臣无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宋庠意夷简诚深罪范公，无耻小人。遂言仲淹可斩。仲淹奏曰：“臣始闻虜悔过，故以书诱渝之，会任福败，虜势益振，故复书悖慢。臣以为使朝廷见之而不能讨，则辱在朝廷，故对官属焚之，使若朝廷初不闻者，则辱专在臣矣。”杜衍时为枢密副使，争甚力，于是置庠知扬州，羞杀。而仲淹不问。



174 张方平

元昊既臣，与契丹有隙，来请绝其封。知谏院张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敌，非计也。梁受河南失着如此。宜赐元昊诏，使之审处。但嫌隙朝除，则封册暮下，于西北为两得矣。”时用其谋。

175 秦 桧

建炎初，遣使讲和，云使来必须百官郊迎其书，在廷失色，秦桧恬不为意，尽遣部省吏人迎之。朝见使人必要褥位，此非臣子之礼。是日，桧令朝见殿廷之内，皆以紫幕销满，北人无辞而退。

176 吴时来

嘉靖时，倭寇发难，即土诸路兵援至。吴总臣计犒逾时，众大噪。及至松江，抚臣属推官吴时来除备，时来度水道所由，就福田禅林外立营，令土官以兵至者，各署部伍，舟人导之入，以次受犒。惠均而费不冗，诸营帖然。客兵素犷悍剽掠，即不异寇。时来用赞画者言为好语，结其酋长缚治之，迄终事无敢犯者。

按：时来在松御倭，历有奇迹。寇势逼甚，士女趋保于城者万计。或议闭关拒之，时来悉纵人择闲旷地舍之。又城隘民众，壅污蒸而为疫。时来乃四启水关，便输薪谷者，因其归舟载秽滞以出。明年四月，寇猝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十余丈，人情汹汹。时来尽撤屯戍，第以强弩数十扼其冲。总臣以为危，时来曰：“淖泞彼安能登。”果无恙。时内徙之民，薄城而居，类以苦盖，时来虑为火箭所及，亟撤之，而阴识其姓名于屋材。夜选卒运之城外，以为木栅，扞修城者。卒皆股栗不前，时来首驰一骑出南门，众皆从之，平明栅毕，三日而城复完，以为栅材还为民屋，则固向所识也。贼知有备北走，时来建议决震泽水，断松陵道。贼至平望，阻水不得进。我兵尾而击之，斩首三千余，溺死无算。此公文武全才，故备载之。

177 陈希亮等 四条

于阗使者入朝，过秦州，经略使以客礼享之。使者骄甚，留月余，坏传舍什器，纵其徒入市掠饮食，民户皆昼闭。希亮闻之曰：“吾常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横，皆译者教之，吾痛绳以法，译者惧，其使不敢动矣。况此小国乎。”乃使教练使持符告译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斩，若取军令状以还。”使者至，罗拜庭下，希亮命坐两廊，饮食之，护出其境，无一人哗者。

高丽入贡，使者凌蔑州郡押拌，使臣皆本路管库，乘势骄横，至与钤辖亢札。时苏轼通判杭州，使人谓之曰：“远方慕化而来，理必恭顺，今乃尔暴恣，非汝导之不至是，不俊，当奏之。”押拌者惧，为之小戢。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公却之曰：“高丽于本



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

国朝北虏也先杀其主脱脱不花，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遣使入贡，上命群臣议所以称之者。礼部郎中章纶言：“可汗乃戎狄极尊之号，今以号也先则非宜。若止称太师，恐虏酋慚忿，犯我边鄙。宜因其部落旧号，称为瓦刺王，庶几得体。”从之。

大同猫儿庄，本北虏入贡正路。成化初，虏使有从他路人者。例不可开。上因守臣之奏，许之。礼书姚文敏公夔，奏请宴赏，一切杀礼，虏使不悦。姚渝之云：“故事迤北使臣进贡，俱从正路，朝廷有大礼相待，今尔从小路来，疑非迤北头目，故只同他处使臣。”使不复有言。

四事皆得馭夷之体。

178 苏子容

苏公子容，充北朝生辰国信使，在虏中遇冬至。本朝历先北朝一日，北朝问公孰是，公曰：“历家算术小异，迟速不同，如亥时犹是今夕，逾数刻即属子时，为明日矣。或先或后，各从本朝之历可也。”诸人深以为然，遂各以其日为节庆贺。使还奏，上喜曰：“此对极中事理。”

179 马默

宋制沙门岛罪人有定额，官给粮者才三百人，溢额则粮不贍，且地狭难容。每溢额，则取其人投之海中。寨主李庆一任至杀七百余人。马默知登州，痛其弊，更定配海岛法，建言朝廷既贷其生矣，即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后溢额，乞选年深，自至配所，不作过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诏可著为定制。自是多全活者。默无子，梦东岳使者致上帝命，以移沙门岛罪人事，特赐男女各一。后果生男女二人。

既活人命，又劝人免作过恶，菩萨心肠，圣贤作用。

180 于谦

永乐间，降虏多安置河间东昌等处，生养蕃息，骄悍不驯。方也先入寇时，皆将乘机骚动，几至变乱。至是发兵征湖贵及广东西诸处寇盗，于肃愍奏，遣其有名号者，厚与赏犒，随军征进，事平，遂奏留于彼。于是数十年积患，一旦潜消。

用郭钦徙戎之策，而使戎不知，真大作用。

181 李贤

法司奏石亨等既诛其党，冒夺门功升官者数千人，俱合查究。上召李贤曰：“此事恐惊动人心。”贤曰：“朝廷许令，自首免罪，事方妥。”于是冒功者四千余人，尽首改正。



182 王 琼

武宗南巡还，当弥留之际，杨石斋廷和。用定计擒江彬。然彬所领边兵数千人，为彬爪牙者，皆劲卒也。恐其仓卒为变，计无所出，因谋之王晋溪，晋溪曰：“当录其扈从南巡之功，令至通州听赏。”于是边兵尽出，彬遂成擒。

183 刘大夏张居正

庄浪土帅鲁麟为甘肃副将，求大将不得，恃其部落强，径归庄浪，以子幼请告。有欲予之大将印者，有欲召还京，予之散地者。刘尚书大夏独曰：“彼虐，不善用其众，无能为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损威。”乃为疏，奖其先世之忠，而听其就闲，麟卒快快病死。

黔国公沐朝弼，犯法当逮，朝议皆难之。谓朝弼纲纪之卒且万人，不易逮，逮恐激诸夷变。居正擢用其子，而驰单使缚之，卒不敢动。既至，请贷其死而锢之南京，人以为快。

奖其先则内愧，而怨望之词塞；擢其子则心安，而巢穴之虑重。所以罢之锢之，唯吾所制。

184 刘 坦

坦为长沙太守，行湘州事。适王僧粲谋反，湘部诸郡，蜂起应之，而前镇军钟玄绍者，潜谋内应，将克日起。坦侦知之，佯为不省，如常理讼。至夜，故开城门以疑之，玄绍不敢发。明旦，诣坦问故，坦久留与语，而密遣亲兵收其家书。玄绍尚在坐，收兵还，且得其文书本末，因出以质绍。绍首伏，即斩之，而焚其书，以安余党，州部遂安。

185 张忠献

叛将范琼，拥兵据上流。召之不来，来又不肯释兵，中外汹汹。张忠献与刘子羽密谋诛之。一日，遣张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盗者，因召琼、俊及刘光世，诣都堂计事，为设饮食。食已，相顾未发。子羽坐庑下，恐琼觉，事中变，遽取黄纸执之，趋前举以麾琼曰：“下！有敕。将军可诣大理置对。”琼愕不知所为。子羽顾左右，拥置舆中，以后兵卫送狱。使光世出抚其众，且曰：“所诛止琼，汝等固天子自将之兵也。”众皆投刀曰：“诺。”悉麾隶他军，顷刻而定，琼伏诛。

186 留志淑

中官毕真逆濠党也，至自江西，声势翕赫，拥从牙士五百余人，肆行残贼，人人自危。留志淑知杭州，密得其不可测之状，白台察监司阴制之。未几，真果构市人一夕火其



居，延烧二千余家。淑恐其因众为乱，闭门不出。止传报诸衙门人毋救火，余数日，果与濠通。及真将发应台濠。察监司召淑定计，先提民兵，伏真门外。监司以常礼见出，淑入，真怒曰：“知府以我反乎？”应曰：“府中役从太多，是以公心迹不白。”因令左右出报监司。既入，即至堂上，执真手与语在我掌握中。当自白之状。众共语，遣所不藉之人，以释众疑。真仓卒不得已，呼其众出，出则民兵尽执而置之狱，伪与真人视府中，见所藏诸兵器，诘曰：“此将何为也？”真不能答，乃羁留之，奏闻伏诛。

187 王 益

王益知韶州，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谋为变。事觉，一郡皆骇。益不为动，取其首五人，即日断流之。妙处在速，稍缓则变生矣。或请以付狱，不听。既而闻其徒曰：“若五人者系狱，当夜劫之。”众乃服。

188 贾 耽

贾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使行军司马樊泽奏事行在。泽既反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泽代耽。耽内牒怀中，颜色不改。宴罢，即命堂吏谒泽，牙将张献甫怒曰：“行军自图节钺，事人不忠，请杀之。”耽曰：“天子所命，即为节度使矣。”即日离镇，以献甫自随，军府遂安。

189 处工孛罗等

万历年间，女真夷人阿卜害等一百七员进贡到京。内工孛罗、小厮哈额、真太三名为首，在通州驿递，横肆需索。州司以闻。时沈演在礼部客司，议谓本夷酋长，恭顺有年，若一概议革，恐孤远人向化之心。宜仍将各向年例正额赏赐，行移内府各衙门关出给散，以彰天朝旷荡之恩，止将工孛罗等三名，革其额赏。行文辽东巡抚，执付在边酋长，谕以骚扰之故，治以国法。俟本酋认罪输服，方准补给。

沈何山演云：“客司，古典属国。邮人骚于夷，不能不望钤束，然无以制其命。”初，工孛罗等见告谕以罚服鞫弗受也，与赏以安众，革三人赏以行法。三人头目能使其众者，且积猾也，然离众亦不能哗，遂甘罚服。此亦处骚扰之一法。

190 王钦若

王钦若为亳州判官，监会亭仓。天久雨，仓司以米湿，不为受纳。民自远方来输租者，深以为苦。钦若悉命输之仓，奏请不拘年次，先支湿米。民利于透支，必然乐从。太宗大喜，因识其名，由是大用。

绍兴间，中丞蒋继周出守宣城，用通判周世询议，欲以去岁旧粟，支军食之半。群卒恶其陈腐，横挺于庭，出不逊语。金判王明清后至闻变，亟令车前二卒传谕云：“金判迨自府中来，已得中丞台旨，令尽支新米。”群嚣始息。然令之不行，大非法纪。必如钦若，



方是出脱恶米之法。

191 令狐絢李德裕

宣宗衔甘露之事，尝授旨于宰相令狐公。公欲尽诛之，而虑其冤乃密奏榜子云：“但有罪莫舍，有阙莫填，自然无类矣。”

今京卫军虚籍糜饩，无一可用，骤裁之又恐激变，若依此法，不数十年，可以清伍。省其费，以别募，又可化无用为有用。

先是诸镇宦者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又监使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其在阵战斗者，皆怯弱之士，所以比年将帅出征屡败。李赞皇乃与枢密使杨灼、刘行深议，约敕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自此将帅得展谋略，所向有功。

192 吕夷简

西鄙用兵，大将刘平战死。议者以朝廷委宦者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故平失利。诏诛监军黄德和，或请罢诸帅监军，仁宗以问吕夷简。夷简对曰：“不必罢，但择谨厚者为之。”仁宗委夷简择之，对曰：“臣待罪宰相，不当与中贵私交，何由知其贤否，愿诏都知押班，但举有不称者与问罪。”仁宗从之。翌日，都知叩头乞罢诸监军宦官，何如。士大夫嘉夷简之有谋。

杀一监军，他监军故在也，自我罢之，异日有失事，彼藉为口实，不若使自请罢之为便。文穆称其有宰相才，良然。惜其有才而无度，如忌富弼、忌李迪，皆中之以小人智，方之古大臣邈矣。○李迪与夷简同相，迪尝有所规画，吕觉其胜，或告曰：“李子东之虑事过于其父。”夷简因语迪曰：“公子东之才可用。”奸。即奏除两浙提刑，迪父子皆喜。迪既失东，事多遗忘，因免去，方知为吕夷简所卖也。

193 王守仁二条

阳明既擒逆濠，囚于浙省。时武庙南幸，驻蹕留都。中官诱令阳明释濠还江西，俟圣驾亲征擒获。此何事，乃可戏乎？差二中贵，至浙省谕旨。阳明责中官具领状，中官惧，事遂寝。

杨继宗知嘉兴日，内臣往来百方索赂。宗曰：“诺。”出牒取库金，送与太监买布绢入馈。囚索印券，附卷归案，以便他日磨勘。内臣咋舌，不敢受，事亦类此。

江彬等忌守仁功，流言谓守仁始与濠同谋，已闻天兵下征，乃擒濠自脱，欲并擒守仁自为功。天理人心何在？守仁与张永计，谓将顺天意，犹可挽回万一，苟逆而抗之，徒激群小之怒。乃以濠付永，再上捷音，归功总督军门，以止上江西之行，而称病净慈寺。永归，极称守仁之忠，及让功避祸之意，上悟乃免。

阳明于宁藩一事，至今犹有疑者。因宸濠密书至京，欲用其私人为巡抚，书中有“王守仁亦可”之语。不知此语有故，因阳明平日不露圭角，未尝显与濠忤。濠但慕阳明之

才，而未知其心，故犹冀招而用之，与阳明何与焉。当阳明差汀赣巡抚时，汀赣尚未用兵，阳明即上疏言：“臣据江西上流，江西连岁盗起，乞假臣提督军务之权，以便行事。”而大司马王晋溪复奏，给与旗牌，大小贼情，悉听王某随机抚剿。阳明又取道于丰城，盖此时逆濠反情已具，二公潜为之计。庙堂方略，已预定矣。濠既反，地方上变告，尤不敢斥言，止称宁府。观望可耻。独阳明疏闻称宸濠，即此便见阳明心事。

194 朱胜非

苗、刘之乱，勤王兵向阙、朱忠靖胜非从中调护。六龙反正，有诏以二凶为淮南两路制置使，令将部曲之任。时朝廷幸其速去，其党张遼为画计，使请铁券。即朝辞，遂告堂袖扎以恩。忠靖顾吏取笔，判奏行给赐，令所属检详故事，如法制造。二凶大喜，明日将朝。郎官传宿扣漏院白事急速，令延入。宿曰：“昨得堂帖，给赐二将铁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顾执政秉烛同阅，忽顾问曰：“检详故事曾检得否？”曰：“无可检。”又问：“如法制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给乎？”执政皆笑。宿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

妙在不拒而自止，若腐儒必出一段道理相格，激成小人之怒。败天下事往往以此。怒而惧，即破例奉之不辞矣。

195 停胡客供

唐因河陇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甚厚。乃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得四千余人，皆停其给。胡客皆诣府告诉，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妙甚。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者，当令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及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耶。”又好言以慰之。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领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一举两得。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

196 补儒士袭土官

铸印局额设大使、副使各一员，食粮儒士二名，及满将补投考者，不下数千人，请托者半之，当事者每难处分。费宏为吏部尚书，于食粮二名外，预取听缺者四人、习字者四人，从次第补，度可逾十数年。由是投考及请托者皆绝迹。

土官世及辄转展给勘，索赂土官。土官以故怨叛，轻中朝土人。胡公世宁令土官生子即闻府，子弟应世及者，年且十岁，朔望或有时调集，皆携之见太守。太守为识年数状貌，父兄有故，按籍为请官于朝。土官大悦服。

不惟省临时结勘之烦，且令土官从幼习太守之约束，而渐消其桀骜之气，真良策也。



197 蒋恭靖

蒋恭靖，瑤。正德时守维扬，大驾南巡，六师俱发，所须夫役，计宝应、高邮站程凡六，每站万人。议者欲悉集于扬，人情汹汹。公惟站设二千，更番迭遣以迎，计初议减五分之四，其他类皆递减。卒之上供不缺，民亦不扰。时江彬与太监丘得挟势要索，公不为动。会上出观鱼，得巨鱼一，戏言直五百金。彬从旁言请以畀守，促值甚急。公即脱夫人簪珥，及绀绢服以进曰：“臣府库绝无缗钱，不能多具。”上目为酸儒，弗较也。一日中贵出揭帖，索胡椒、苏木、奇香、异品若干，困以所无，冀获厚赂。时抚臣邀公他求以应，公曰：“古任土作贡，出于殊方，而故取于扬，守臣不知也。”抚臣厉声令公自覆，好货。公即具揭帖，详注其下曰：“某物产某处，扬州系中土偏方，无以应命。”上亦不责。又中贵说上选宫女数百，以备行在，抚臣欲选之民间。公曰：“必欲称旨，止臣一女以进。”上知其不可夺，即诏罢之。

198 汪应轸

汪应轸当武宗南巡，率同馆舒芬等，抗疏以谏，廷杖几毙，出守泗州。泗州民情，弗知农桑。轸至首劝之耕，出帑金买桑于湖南，教之艺，募桑妇若干人，教之蚕事。邮卒驰报，武宗驾且至，他邑榜徨，勾摄为具，民至塞户逃匿。轸独凝然弗动，或询其故，轸曰：“吾与士民素相信，即驾果至，费旦夕可贷而集。今驾来未有期，而仓卒措办，科派四出，吏胥易为奸党。费集而驾不果至，则奈何。”他邑用执炬夫役以千计，伺候弥月，有冻饿死者。轸命维炬榆柳间，以一夫掌十炬。比驾夜历境，炬伍整飭。及过他所时，中使络绎道路，恣索无厌，轸计中人阴儒，可慑以威。乃率壮士百人列舟次，呼诺之声震远近，中外错愕，不知所为。孔子具左右司马，从会夹谷之意。轸麾从人速牵舟行，顷刻百里，遂出泗境。后有至者，方敛戢不敢肆，而公复礼遇之。于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武宗至南都，渝令泗州进美女善歌吹者数十人，盖中使衔轸而以是难之也。轸奏泗州妇女荒陋，且近多流亡，无以应敕旨，进向所募桑妇若干人，倘蒙纳之宫中，俾受蚕事，实于王化有裨。”诏且停止。

199 沈岱

世宗皇帝当幸楚，所从水道，则南京具诸楼船以从。具而上或改道，耗县官金钱。不具而上猝至，获罪。尚书周用疑，以问工部主事沈岱。字子由，吴江人。岱曰：“召商需材于龙江关，急驿侦上所从，道以日计，舟可立办。夫舟而归直于舟，不舟而归材于商，不难也。”上果从陆，得不费水衡钱矣。中贵人请修皇陵，锦衣朱指挥者往视。岱乘间谓朱曰：“高皇帝制，皇陵不得动寸土，违者死。今修不能无动土，而死可畏也。”朱色慑，言于中贵人而止。

200 范 檟

景藩役兴，王舟涉淮，从彭城达于宝应。供顿千里，舶舡万余艘。兵卫夹途，锦纜而牵者五万人。两淮各除道五丈，直民庐辄撤之，檟傍庐置舡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奇想。居者以安。时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檟略不为储待。漕抚大忧之，召为语檟，檟漫曰：“明公在，何虑耶。”漕抚佛然曰：“乃欲委罪于我，我一老夫何济。”曰：“非敢然也，独仰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檟曰：“今王舡方出，粮舡必不敢入闸，比次坐候，日费为难。今以旗甲守舡，而用其十人为夫。彼利得就直，趋役必喜，第须一纸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凤阳以夫数万，协济于徐，役毕必道淮而反。若乘归途之便，资而役之，无不乐应者，则数具矣。”都御史大喜，称服。檟进曰：“然而无用也。”复愕然起曰：“何故？”曰：“方今上流蓄水，以济王舟，比入黄，则各闸皆泄，势若建瓴，安用众为。”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计之，公勿忧。”都御史难曰：“君有心计，吾不能及也。”先是光禄寺礼沿途郡县具王膳，食品珍异，每顿直数千两，檟袖《大明会典》，所持者正。争于抚院曰：“王舟所过，州县止供鸡鹅柴炭，此明证也。且光禄备万方玉食以辨，此穷州僻县，何缘应奉乎。”抚按然之，为咨礼部。部更奏令第具膳直，王顿二十两，妃十两，具直则宵小无所容其诈矣。省供费巨万计。比至，檟遣人持锭金逆于涂，遗王左右曰：用得当虽贿何嫌。“水悍难泊，惟留意。”于是王舟皆穷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止千三百。比至仪真，而一夕五万矣。

多少难题目，到此公手，便是一篇绝好文字。

201 张 瀚

张瀚知庐州府，再补大名，庚戌虏酋薄都门，诏遣司马郎一人持节征四郡兵入卫。使者驰至真定，诸守相错愕，且难庭谒礼，踌躇久之。瀚闻报，以募召游食，饥附饱扬不可用。披所属编籍，选丁壮三十之一，兵贵精，不贵多。即令三十人治一人饷，尤妙。得精锐八百人。驰谓诸守：“此何时也，而与使者争苛礼乎。司马郎诚不尊于二千石，顾春秋之义，以王人先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者，令谓勤王何。”诸守色动，遂俱入谒。瀚首请使者阅师，使者骇然曰：“何速也。”比阅师则人人精锐，绝出望外，使者乃叹服守文武才。

202 韩 琦

英宗初即位，慈寿一日送密札与韩魏公。谕及上与高后不奉事，有为孀妇作主之语，仍敕中贵俟报。公但曰：“领圣旨一日。”入札子，以山陵有事取覆，乞晚临后，上殿独对。君臣何殊朋友。谓官家不得惊，有一文字，须进呈说破，只莫泄。上今日皆慈寿力，恩不可忘。然即非天属之亲，但加承奉，便自无事。上曰：“谨奉教。”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宫中密烧之，若泄，则谗间乘之矣。”上唯之。自后两宫相欢，人莫窥其迹。

宋盛时，贤相得以尽力者，皆以动得面对故。夫面对便，则畏忌消，而情谊洽，此肺

腑所以得罄，而虽宫闈微密之嫌，亦可以潜用其调度也，此岂章奏之可收功者耶。虽然，面对全在因事纳忠，若徒唯唯诺诺一番，不免辜负盛典。此果圣王不能霁威而虚受耶，抑亦实未有奇谋硕画，足以耸九重之听乎。请思之。

203 赵令郟

崇宁初，分置敦宗院于三京以居疏冗。选宗子之贤者莅治，院中，或有尊行，治之者颇以为难。令郟初除南京敦宗院登对，上问所以治宗子之略。对曰：“长于臣者，以国法治之；幼于臣者，以家法治之。”上称善，进职而遣之。郟既至，宗子率教，未尝扰人，京邑颇有赖焉。

明智部总序

冯子曰：自有宇宙以来，只争明暗二字而已。混沌暗而开辟明，乱世暗而治朝明，小人暗而君子明。水不明则腐，镜不明则锢，人不明则堕于云雾。今夫烛腹极照，不过半砖，朱曦霄驾，洞彻八海，又况夫以夜为昼，盲人瞎马，侥幸深溪之不覆也，得乎？故夫暗者之未然，皆明者之已事；暗者之梦境，皆明者之醒心；暗者之歧途，皆明者之定局。由是可以知人之所不能知，而断人之所不能断。害以之避，利以之集，名以之成，事以之立，明之不可已也如是。而其目为“知微”，为“亿中”，为“剖疑”，为“经务”。吁！明至于能经务也，斯无恶于智矣。



明智部知微卷五

圣无死地，贤无败局。缝祸于渺，迎祥于独。彼昏是违，伏机自触。集“知微”。

204 箕子

纣初立，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将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于茅茨之下。则锦衣九重，高台广室，称此以求天下不足矣。远方珍怪之物，舆马宫室之渐，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未几，造鹿台，为琼室玉门，狗马奇物，充牣其中，酒池肉林，宫中九市，而百姓皆叛。

205 殷长者

武王入殷，闻殷有长者，武王往见之，而问殷之所以亡。殷长者对曰：“王欲知之，则请以日中为期。”及期弗至，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义不非其主。若夫期而不当，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206 周公太公

太公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族同速。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伯禽至鲁，三年而报政，周公曰：“何迟也？”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周公曰：“后世其北面事齐乎。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曰：“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曰“尊贤而尚亲。”太公曰：“后寝弱矣。”

二公能断齐鲁之敝于数百年之后，而不能预为之维，非不欲维也，治道可为者止此耳。虽帝王之法，固未有久而不敝者也。敝则更之，亦侯乎后之人而已。故孔子有变齐变鲁之说。陆葵日曰：“使夫子之志行，则姬吕之言不验。夫使孔子果行其志，亦不过变今之齐鲁为昔之齐鲁，未必有加于二公也。二公之孙子，苟能日做惧于二公之言，又岂俟孔子出而始议变乎。”

207 辛有

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及鲁僖公二十二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犹秉周礼，仲孙卜东鲁之兴基，其礼先亡，辛有料伊川之戎祸。



208 何曾

何曾字颖考，常侍武帝宴。退语诸子曰：“主上创业垂统，而吾每宴，乃未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后嗣其殆乎。及身而已，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指诸孙曰：“此辈必及于乱。”及绥被诛于东海王越，嵩哭曰：“吾祖其大圣乎。”嵩、绥皆邵子，曾之系也。

209 管仲

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公病矣，将何以教寡人？”管仲对曰：“愿君之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饗寡人，犹可疑耶？”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竖刁自宫，以近寡人，犹可疑耶？”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常之巫审于死生，能去苛病，犹可疑耶？”对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造言惑众。公又曰：“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归哭，犹可疑耶？”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父也，其父之忍，又何有于君。”公曰：“诺。”管仲死，尽逐之。食不甘，宫不治，苛病起，朝不肃。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过乎。”于是皆复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从中出。曰：“公将以某日薨。”所谓无不为也。易牙、竖刁、常之巫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公求饮不得。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公闻乱，慨然叹，涕出曰：“嗟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

昔吴起杀妻求将，鲁人谮之。乐羊伐中山，对使者食其子，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夫能为不近人情之事者，其中正不可测也。天顺中，都指挥马良有宠，良妻亡，上每慰问。适数日不出，上问及，左右以新娶对。上拂然曰：“此厮夫妇之道尚薄，而能事我耶。”杖而疏之。宣德中，金吾卫指挥傅广自宫请效用内庭，上曰：“此人已三品，更欲何为。自贱希进，下法司问罪。”噫！此亦圣人之远见也。

210 伐卫伐莒

齐桓公朝而与管仲谋伐卫，退朝而入。卫姬望见君，下堂再拜，请卫君之罪。公问故，对曰：“妾望君之人也，足高气强，有伐国之志也。见妾而色动，伐卫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进之。管仲曰：“君舍卫乎？”公曰：“仲父安识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见臣而有惭色，臣是以知之。”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公怪之，以问管仲。仲曰：“国必有圣人。”桓公叹曰：“噫！日之役者，有执柘杵而上视者，意其是耶。”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焉，东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侯者延而进之，分级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耶？”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曰伐莒。”对曰：“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优然喜乐者，钟鼓之色；愀然清静者，缙纆之色；勃然充满者，兵革之色。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

也，勃然充满，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意小诸侯之未服者唯莒，故言之。”

桓公一举一动，小臣妇女，皆能窥之，殆天下之浅人欤，是管子亦以浅辅。

211 臧孙子

齐攻宋，宋使臧孙子南求救于荆。荆王大悦，许救之，甚欢。臧孙子忧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子有忧色，何也？”臧孙子曰：“宋小而齐大，夫救小宋而患于大齐，此人之所以忧也，而荆王悦，必以坚我也。我坚而齐敝，荆之所利也。”臧孙子归，齐拔五城于宋，而荆救不至。

212 南文子

智伯欲伐卫，遗卫君野马四百、璧一，卫君大悦，群臣皆贺。南文子有忧色，卫君曰：“大国交欢，而子有忧色何？”文子曰：“无功之赏，无力之礼，不可不察也。野马四百、璧一，此小国之礼，而大国致之，君其图之。”卫君以其言告边境，智伯果起兵而袭卫，至境而反。曰：“卫有贤人，先知吾谋也。”

韩魏不受万家之邑，以骄智伯，此亦璧马之遗也。智伯以此蛊卫，而还以自蛊，何哉？

213 智过绌疵

张孟谈因朝智伯而出，遇智过辕门之外。智过入见智伯曰：“二主殆将有变。”君曰：“何如？”对曰：“臣遇孟谈于辕门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与二主约谨矣。破赵三分其地，必不欺也。子勿出于口。”智过出见二主，入说智伯曰：“二主色动而意变，必皆不利于君，不如今杀之。”智伯曰：“兵著晋阳三年矣，且暮当拔，而殄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复言。”智过曰：“不杀则遂亲之。”智伯曰：“亲之奈何？”智过曰：“魏桓子之谋臣曰赵葭，韩康子之谋臣曰段规，是皆能移其君之计。君其与二君约，破赵则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如是则二主之心可不变，而君得计所欲矣。”智伯曰：“破赵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则吾所得者少，不可。”智过见谋之不用也，言之不听。出更其姓为辅氏，遂去不见。张孟谈闻之，正是智过对手。人见襄子曰：“臣遇智过于辕门之外，其视有疑臣之心，入见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击必后之矣。”襄子曰：“诺。”使张孟谈见韩魏之君，夜期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军，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国亡地分，智氏尽灭，唯辅氏存焉。

按：《纲目》智过更姓，在智宣子立瑶为后之时，谓瑶多才而不仁，必灭智宗，其知更早。

智伯行水，魏桓子、韩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绌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



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而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蠢人。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谗臣欲为赵氏游说，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赵也。不然，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此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绌疵人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疾趋，知臣得其情故也。”

214 诸葛亮

有客至昭烈所，谈论甚惬。诸葛忽入，客遂起如厕。备对亮夸客，亮曰：“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盼数，奸形外漏，邪心内藏，必曹氏刺客也。”急追之，已越墙遁矣。

215 梅衡湘

少司马梅公衡湘名国桢，麻城人。总督三镇，虏酋忽以铁数镒来献，曰：“此沙漠新产也。”公意必无此事，彼幸我弛铁禁耳。乃慰而遣之。即以其铁铸一剑，镌云：“某年月某王赠铁。”因檄告诸边，郡中已产铁矣，不必市釜。其地后缺釜，来言旧例。公曰：“汝国既有铁，可自治也。”虏使哗言无有，公乃出剑示之，来使叩头服罪，自是不敢欺公一言。

按：公抚云中，值虏王款塞，以静镇之，遇华人盗夷物者置之法，夷人于赏额外，求增一丝一粒，亦不得也。公一日大出猎，盛张旗帜，令诸将尽甲而从，校射大漠。县令以非时妨稼，心怪之而不敢言。后数日，获虏谍云：“本欲入犯，闻有备中止。”令乃叹服。公之心计，非人所及。

216 魏先生

隋末兵兴，魏先生隐梁末间。杨玄感战败，谋主李密亡命雁门，变姓名教授，与先生往来。先生因戏之：“观吾子气沮而目乱，心摇而语偷，今方捕薄山党，得非长者乎？”李公惊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岂不能救我欤。”先生曰：“吾子无帝王规模，非将帅才略，乃乱世之雄杰耳。”数句道破李密一生，不减许子将之评孟德也。因极陈帝王将帅与乱世雄杰，所以兴废成败。曰：“吾尝望气，汾晋有圣人生，能往事之，富贵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竖儒不足与计事。”后脱身西走，所在收兵，终见败覆，降唐复叛，竟以诛夷。

魏先生高人，更胜严子陵一倍。

217 夏翁尤翁

夏翁江阴巨族，尝舟行过市桥，一人担粪，倾入其舟，溅及翁衣。其人旧识也，僮辈怒欲殴之。翁曰：“此出不知耳，知我宁肯相犯。”因好语遣之。及归阅债籍，此人乃负三



千金无偿，欲因以求死，翁为之折券。

长洲尤翁开钱典，岁底闻外哄声，出视则邻人也。司典者前诉曰：“某翁衣质钱，今空手来取，反出詈语，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逊，翁徐谕之曰：“我知汝意，不过为过新年计耳，此小事何以争为。”命检原质，得衣帷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御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与汝为拜年用，他物非所急，自可留也。”其人得二件，默然而去，是夜竟死于他家，涉讼经年。盖此人因负债多，已服毒，知尤富可诈，既不获，则移于他家耳。或问尤翁何以预知而忍之，翁曰：“凡非理相加，其中必有所恃，名言可以喻大。小不忍，则祸立至矣。”人服其识。

吕文懿公初辞相位，归故里，海内仰之如山斗。有乡人醉而骂之，公戒仆者勿与较。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狱，吕始悔之曰：“使当时稍与计较，送公家责治，可以小惩而大戒。吾但欲存厚，不谓养成其恶，陷入于有过之地也。”议者以为仁人之言。或疑此事与夏尤二翁相反。子犹曰：“不然，醉骂者恶习，理之所有，故可创之使改。若理外之事，亦当以理外容之。智如活水，岂可拘一辙乎。”

218 隰斯弥

隰斯弥见田成子，田成子与登台四望，三面皆畅，南望隰子家之树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归，使人伐之，斧离数创，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变之数也。”隰子曰：“谚云：‘知渊中之鱼者不详。’夫田子将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树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又是隰斯弥一重知微处。

219 郈成子

郈成子为鲁聘于晋，过卫，右宰穀臣止而觞之，陈乐而不乐，酒酣而送之以璧，顾反而弗辞。其仆曰：“向者右宰穀臣之觞吾子也甚欢，今侯渫过而弗辞。”郈成子曰：“夫止而觞我，与我欢也，陈乐而不乐，告我忧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观之，卫其有乱乎？”倍卫三十里，闻宁喜之难作，右宰穀臣之死。还车而临，三举而归。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异之，分禄而食之，其子长而反其璧。孔子闻之曰：“夫知可以微谋，仁可以托财者，其郈成子之谓乎？”

220 庞仲达

庞仲达为汉阳太守，郡人任棠有奇节，隐居教授。仲达先到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儿孙，伏于户下。主簿白以为倨，仲达曰：“彼欲晓太守耳，水者欲吾清，拔大本薤者，欲吾击强宗，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叹息而还，自是抑强扶弱，果以惠政得民。



221 张安道

富郑公自亳移汝，过南京，张安道留守。公来见，坐久之，公徐曰：“人固难知也。”安道曰：“得非王安石乎？亦有难知者。往年方平知贡举，或荐安石有文学，宜辟以考校，姑从之。安石既来，一院之事皆欲纷更，方平恶其人，即檄以出，自此未尝与语也。”富公有愧色。

曲逆之宰天下，始于一肉；荆公之纷天下，兆于一。善观人者，必于其微。○寇准不识丁谓，而王旦识之，富弼、曾公亮不识安石，而张方平、苏洵、鲜于侁、李师中识之，人各有所明暗也。○洵作《辨奸论》，谓安石不近人情，侁则以沽激，师中则以眼多白，三人决法不同而皆验。

或荐未莒公兄弟郊祁。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一殿，则廷臣无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相，景文竟终于翰长，若非昭陵之早识，景文得志，何减荆公。

222 陈 瓘

陈忠肃公因朝会，见蔡京视日，久而不瞬，每语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贵，然矜其禀赋，敢敌太阳，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无君自肆矣。”及居谏省，遂攻其恶。时京典辞令，奸恶未彰，众咸谓公言已甚，京亦因所亲以自解。公诵杜诗云：“射人先射马，擒贼须擒王。”攻之愈力。后京得志，人始追思公言。

223 王禹偁

丁谓诗有：“天门九重开，终当掉臂入。”王禹偁读之曰：“入公门，鞠躬如也，天门岂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后如其言。

224 何心隐

何心隐，隆嘉间大侠也，而以讲学为名。善御史耿定向，游京师与处。适翰林张居正来访，何望见走匿。张闻何在耿所，请见之，何辞以疾。张少坐，不及深语而去。耿问不见江陵之故。何曰：“此人吾畏之。”耿曰：“何为也？”何曰：“此人能操天下大柄。”耿不谓然。何又曰：“分宜欲灭道学而不能，华亭欲与道学而不能，能兴灭者此子也，子识之，此人当杀我。”后江陵当国，以其聚徒乱政，卒捕杀之。

心隐一见江陵，便知其必能操柄，又知其当杀我，可谓智矣。卒以放浪不检，自陷罟擗，何哉？王弇州《朝野异闻》载：心隐尝游吴兴，几诱其豪为不轨。又其友吕光午，多游蛮中，以兵法教其酋长。然则心隐之死非枉也，而李卓吾犹以不能容心隐为江陵罪，岂正论乎。

李临川先生《见闻杂记》云：陆公树声，在家日久，方出为大宗伯，不数月引疾归。沈大吏一贯当晚携榼报国寺访之，讶公略无病意，问其亟归之故。公曰：“我初入都，承



江陵留我阁中具饭，甚盛意也。第饭间，江陵从者持鬚捫刷双鬓者，再更换所穿衣服数四。此等举动，必非端人正士，且一言不及政事，吾是以不久留也。”噫！陆公可谓见几而作矣。

225 潘 濬

武陵郡樊佃尝诱诸夷作乱，州督请以万人讨之。权召问潘濬，濬曰：“易与耳，五千人足矣。”权曰：“卿何轻之甚也？”濬曰：“濬虽弄唇吻而无实才，昔尝为州人设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余自起，此亦侏儒观一节之验也。”权大笑，即遣濬，果以五千人斩濬。

226 卓 敬

建文初，燕王来朝。户部尚书卓敬密奏曰：“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夫北平者，强干之地，金元所由兴也，宜徙燕南昌，以绝祸本。夫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为者势也，势非至劲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览奏大惊。翌日，语敬曰：“燕邸骨肉至亲，卿何得及此？”对曰：“杨广隋文非父子耶。”

齐黄诸公无此高议，使此议果行，靖难之师亦何名而起。

227 朱仙镇书生

朱仙镇之败，兀术欲弃汴而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京城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成功乎。”兀术悟，遂留。

以此书生而为兀术用，亦贼衿毳之也。

228 沈诸梁

楚太子建废，杀于郑，其子曰胜，在吴。子西欲召之，沈诸梁闻之，见子西曰：“闻子召王孙胜信乎？”曰：“然。”子高曰：“将焉用之？”曰：“吾闻之，胜直而刚，欲置之境。”子高曰：“不可，吾闻之，胜也诈而乱，彼其父为戮于楚，其心又狷而不洁。若其狷也，不忘旧怨，而不以洁悛德，思报怨而已。夫造胜之怨者，皆不在矣，若来而无宠，速其怒也。若其宠之，贪而无厌，思旧怨以修其心。苟国有衅，必不居矣。吾闻国家将败，必有奸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谓乎。夫谁无疾眚，能者早除之。旧怨灭宗，国之疾眚也，为之关籥，犹恐其至也，是之谓日惕。若召而近之，死无日矣。”弗从，召之，使处吴境，为白公。后败吴师，请以战备献，遂作乱，杀子西、子期于朝。



229 孙坚皇甫郦

孙坚尝参张温军事，温以诏书召董卓，卓良久乃至，而词对颇傲。坚前耳语温曰：“卓负大罪而敢鸱张大言，其中不测，宜以召不时至，按军法斩之。”温不从，卓后果横不能制。

中平二年，董卓拜并州牧，诏使以兵委皇甫嵩，卓不从。时嵩从子郦在军中，此子可用。说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惟大人耳。今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是逆命也。又以求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且其凶戾无亲，将士不附，大人今为元帅，仗国威以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恶，此桓文之事也。”嵩曰：“专命虽有罪，专诛亦有责。此时用道学语不着。不如显奏其事，使朝廷自裁。”于是上书以闻，帝让卓，卓愈憎怨嵩。及卓秉政，嵩几不免。

观此两条，方知哥舒翰诛张擢，李光弼斩崔众，是大手段大见识。事见威克部。

230 曹玮

河西首领赵元昊反，上问边备，辅臣皆不能对。明日，枢密四人皆罢。王黼谪虢州，翰林学士苏公仪与黼善，出城见之。黼谓公仪曰：“非也。”昔时为三司盐铁副使，疏决狱囚至河北。是时曹南院自陕西谪官，初起为定帅。黼至治事毕，玮谓黼曰：“公事已毕，自此当还，明日愿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黼既爱其雄材，又闻欲有所言，遂为之留。明日，具饭甚简俭，食罢，屏左右曰：“公满面权骨，不为枢辅即边帅，或谓公当作相，则不能也。然不十年，必总枢于此，时西方当有警，公宜预备边备，搜阅人材，不然无以应卒。”黼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何以见教？”曹曰：“玮在陕西日，河西赵德明尝使以马易于中国，怒其息微，欲杀之，莫可谏止。德明有一子，年方十余岁，极谏不已，以战马资邻国，已是失计，今更以资杀边人，则谁肯为我用者。玮闻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异志。”闻其常往来于市中，玮欲一识之。屡使人诱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画者图其貌，既至观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须为边患，计其时节，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黼是时殊未以为然，今知其所画，乃元昊也。

李温陵曰：对王黼谈兵，如对道学谈学也。对耳不相闻，况能用之于掌本兵之后乎。既失官矣，乃更思前语，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231 齐神武

齐神武自洛阳还，倾产结客，亲友怪问之，答曰：“吾至洛阳，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朝廷惧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财物岂可守耶。”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

莽杀子灭后家而三纲绝，宋不治宿卫羽林之乱，而五刑贻，退则为梅福之挂冠浮海，进则为神武之散财结客。



232 任文公

王莽居摄，巴郡任文公善占，知大乱将作，乃课家人负物百斤环舍疾走，日数十回，人莫知其故。后四方兵起，逃亡鲜脱者，唯文公大小负粮捷走，悉得免。

张翥教蔡家儿学走，本此。

233 东院主者

唐末，岐梁争长，东院主者知其将乱。日以菽粟作粉，为土堑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为狂。乱既作，食尽樵绝，民所窖藏，为李氏所夺，皆饿死。主沃粟为糜，毁木为薪，以免。陇右有富人，预为夹壁视食之可藏者，干之贮壁间，亦免。

234 第五伦魏相

诸马既得罪，窦氏益贵盛。皇后兄宪弟笃，喜交通宾客。第五伦上疏曰：“宪椒房之亲，典司禁兵，出入省闼，骄快所自生也。议者以贵戚废锢，当复以贵戚浣濯之，犹解酲当以酒也，愿陛下防其未萌，令宪永保福祿。”宪果以骄纵败。

永元初，和帝年号。何敞上封事，亦言及此，但在夺沁水公主田园，及杀都阳侯畅之后，跋扈已著，未若伦疏之先见也。

魏相因平恩侯许伯奏封事，言：“春秋讥世卿，恶宋三世为大夫，及鲁季孙之专权，皆危乱国家。自后世以来，禄去王室，政由冢宰。今霍光死，子复为大将军，兄子秉枢机，昆弟诸婿据权势，任兵官，光夫人显及诸人皆通籍长信宫，或夜诏出入，骄奢放纵，恐寝不制。宜有以损夺其权，破散阴谋，固万世之基。并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封”。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诏相给事中，皆从其议。霍氏杀许后之谋，始得上闻，乃罢其三侯，令就第，亲属皆得补吏。

茂陵徐福曲突徙薪之谋，魏相已用之早矣。○隗不疑传云：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辞不肯当，久之病免。刘德传亦云：大将军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后免为庶人，屏居田间。霍光皆以女归二公，而二公不受。当炙手炎炎之际，乃能避远权势，甘心摈弃，非有高识，孰能及此。观范明友之祸，益信二公之见，为不可及。

235 马援二条

建武中诸王皆在京师，竞修名誉，招游士。马援谓吕种曰：“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卿曹慎戒之。”后果有告诸王宾客生乱，帝诏捕宾客，更相牵引，死者以数千，种亦与祸。叹曰：“马将军神人也。”

援又尝谓梁松、窦固曰：“凡人为贵，当可使贱，如卿等当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松后果以贵满致灾，固亦几不免。



236 申屠蟠

申屠蟠生于汉末，时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议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主，互为拥簪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碭山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唯蟠超然免于评论。

物贵极征贱，贱极征贵，凡事皆然。至于极重，而不可复加，则其势必反趋于轻。居局内者，常留不尽可加之地，则伸缩在我，此持世之善术也。

237 张翰等

齐王冏专政，顾荣、张翰皆虑及祸。翰因秋风起，思菰菜莼羹鲈鱼脍，叹曰：“人生贵适志耳，富贵何为。”即日引去。有托而逃，不显其名，高甚。荣故酣饮，不省府事，以废职徙为中书侍郎。颍川处士庾袞闻冏期年不朝，叹曰：“晋室卑矣，祸乱将兴。”帅妻子往林虑山中。

238 穆生

楚元王初敬礼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生、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欤，今王一旦失小礼，何已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择交要诀。吾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申公、白生独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为薄太后服，私奸削东海薛郡，乃与吴通谋，二人谏不听，胥靡之，衣之赭衣，舂于市。

239 列御寇

子列子穷，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曰：“列御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毋乃不好士乎？”郑子阳令官遗之粟数十乘，子列子出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闻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乐，今妻子有饥色矣，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而弗受也，岂非命哉！”子列子笑而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遣我粟也。夫以人言而粟我，至其罪我也，亦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后民果作难，杀子阳。受人之养而不死其难，不义。死其难，则死无道也。死无道，逆也。子列子除不义去逆也，岂不远哉。

魏相公叔痤病且死，谓惠王曰：“公孙鞅年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即不听，必杀之，勿令出境。”言杀之者，所以果其用也。王许诺而去。公叔召鞅谢曰：“吾先君而后臣，故先为君谋，后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于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于子之



言杀臣乎？”卒不去。鞅语正堪与列子语对照。

240 韩平原馆客

韩平原侂胄尝为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馆客，甚贤，既别，杳不通问。平原当国，尝思其人。一日忽来，上谒，则已改名登第数年矣。一见欢甚，馆遇极厚。尝夜阑酒罢，平原屏左右，促膝问曰：“某谬当国秉，外间议论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尚复何言。”平原怪然问故，对曰：“是不难知也，椒殿之立，非出乎章，则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平章，则皇子怨矣。贤人君子，自朱熹、彭龟年、赵汝愚而下，斥逐贬死，不可胜数，则士大夫怨矣。边衅既开，三军暴骨，孤儿寡妇，哭声相闻，则三军怨矣。边民死于杀掠，内地死于科需，则四海万姓皆怨矣。从此众怨，平章何以当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辞谢再三，固问，乃曰：“仅有一策，第恐平章不能用耳，主上非心黄屋，若急建青宫，开陈三圣家法，为揖逊之举，则皇子之怨可变而为恩。而椒殿退居德寿，虽怨无能为矣。于是辅佐新君，涣然与海内更始，曩时诸贤，死者赠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贤，释怨请和，以安边境，优犒诸军，厚恤死士，除苛解匿，尽去军兴无名之赋，使百姓有更生之乐。然后选择名儒，逊以相位，乞身告老，为绿野之游，则易危为安，转祸为福，或者其庶乎。”平原犹豫不决，欲留其人，处以掌故。其人力辞竟去，未几祸作。

241 唐六如

宸濠甚爱唐六如，尝遣人持百金，至苏聘之。既至，处以别馆，待之甚厚。六如住半年，见其所为不法，知其必反，遂佯狂以处。宸濠遣人馈物，则裸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讥呵使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谓唐生贤。一狂土耳。”遂放归，不久而告变矣。

242 万二

洪武初，嘉定安亭万二，元之遗民也，富甲一郡。尝有人自京回，问其何所见闻，其人曰：“皇帝近日有诗曰：‘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犹披被。’”二叹曰：“兆已萌矣。”即以家资付托诸仆干掌之，买巨航载妻子，泛游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没，独此人获令终。

243 严辛

分宜严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诞，亭州刘巨塘令宜春，入覲时，随众往祝。祝后，严相倦，其子世蕃，令门者且闔门。刘不得出，饥甚。有严辛者，严氏纪纲仆也，导刘往间道过其私居，留刘公饭。饭已，辛曰：“他日望台下垂目。”刘公曰：“汝主正当隆赫，我何能为？”辛曰：“日不常午，愿台下无忘今日之托。”不数年，严相败，刘公适守袁州，辛方以赃二万滞狱。刘公忆昔语，为减其赃若干，始得戍。



严氏父子，智不如仆，赵文华、鄢懋卿辈，智亦不如仆。虽满朝缙绅，智皆不如此仆也。

244 陈良谟

陈进士良谟，湖之安吉州人，居某村。正德二年，州大旱，各乡颗粒无收，独是村赖堰水大稔，州官概申灾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乡山禾，湮没殆尽，是村颇高阜又独稔，州官又概申灾租又得免，且得买各乡所鬻产及器皿诸物，价廉获利三倍，于是大小户屑越宴乐，无日不尔。公语族人曰：“吾村当有奇祸。”问：“何也？”答曰：“无福消受耳，吾家与郁与张，根基稍厚，犹或小可。彼俞费芮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其叔兄殊不以为然。未几，村大疫，四家男妇死无子遗，惟费氏仅存五六丁耳。叔兄亿公前言，动念问公三家，毕竟何如。公曰：“虽无彼四家之甚，损耗终恐有之。”越一年，果陆续俱罹回禄。大抵冒越之利，鬼神所忌，而祸福倚伏，亦乘除之数，况又暴殄天物，宜其及也。

245 东海张公

东海张公，世居草荡，既任官，其家以城中为便，买宅于陶行桥。公闻而甚悔之，曰：“吾子孙必败于此。”公六十，其后果废产。

陈眉公曰：吾乡两张尚书，庄简公悦、庄懿公宅在东门外，龟蛇庙左，孙之简公承恩宅，在东门外太清庙右。顾文僖公清宅，在西门外超果寺前。当时与四公同榜同朝者，其居在城市中，皆已转售他姓矣，惟四公久存至今。信乎城市不如郊郭，郊郭不如乡村，前辈之先见真不可及。

246 郗超

郗司空愔，字方回。在北府，桓宣武温。忌其握兵。郗遣笈诣桓，子嘉宾超出行于道上，闻之。急取笈视，方欲共奖王室，修复园陵。乃寸寸毁裂，归更作笈，自陈老病不堪人间，欲乞闲地自养。桓得笈大喜，即转郗公为会稽太守。

超党于桓，非肖子也，然为父画免祸之策，不可谓非智。后超病将死，緘一篋文书，属其家人，父若哀痛，以此呈之。父后哭超过哀，乃发篋睹稿，皆与桓谋逆语。怒曰：“死晚矣。”遂止。夫身死而犹能以术止父之哀，是亦智也。然人臣之义，则宁为愔之愚，勿为超之智。

247 张忠定

张忠定公视事，退后有一厅子熟睡，公诘之：“汝家有甚事？”对曰：“母久病，兄为客未归。”访之果然。公翌日差场务一名给之，且曰：“吾厅岂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极幽潜使之然耳，故悯之。”

体悉人情至此，人谁不愿为之死乎。

明智部亿中卷六

镜物之情，揆事之本。福始祸先，验不回瞬。藏钩射覆，莫予能引。集“亿中”。

248 子 贡

鲁定公十五年正月，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五月，公薨。孔子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也。”

249 希 卑

秦攻赵，鼓铎之音闻于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赵，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且日赞群臣而访之，先言横者，则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横。

250 范 蠡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壮，而朱公中男杀人，囚楚。朱公曰：“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乃治千金装，将遗其少子往视之。长男固请行，不听。以父不遣长子而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杀。其母强为言，公不得已，遣长子为书遗故所善庄生，因语长子曰：“至则进千金于庄生所，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长男行，如父言。庄生日：“疾去毋留，即弟出勿问所以然。”长男阳去，不过庄生而私留楚贵人所。庄生故贫，然以廉直重。楚王以下，皆师事之。朱公进金，未有意受也，欲事成后复归之以为信耳。而朱公长男不解其意，以为殊无短长。庄生以间入见楚王，言某星某宿不利，楚独为德，可除之。王素信生，即使使封三钱之府，贵人惊告朱公长男曰：“王且赦，每赦必封三钱之府。”长男以为赦，弟固当出，千金虚弃，乃复见庄生。生惊曰：“若不去耶？”长男曰：“因也，弟今且自赦，故辞去。”生知其意，令自入室取金去。庄生羞为儿子所卖，乃入见楚王曰：“王欲以修德禳星，乃道路喧传陶之富人朱公子杀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故王赦，并能恤楚国之众也，特以朱公子故。”王大怒，令论杀朱公子，明日下午赦令。于是朱公长男竟持弟丧归，其母及邑人尽哀之。朱公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弟，顾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策肥，岂知财所从来哉。吾遣少子独为其能弃财也，而长者不能，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怪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朱公既有灼见，不宜移于妇言，所以改遣者惧杀长子故也。听其所为，勿与争事，已明明道破，长子自不奉教耳。庄生纵横之才，不下朱公，生人杀人，在其鼓掌，然宁负好友，而必欲伸气于孺子，何德宇之不宽也。噫！其斯以为纵横之才也与。

251 范 睢

王稽辞魏去，私载范睢至湖关，望见车骑西来，曰：“秦相穰侯东行县邑。”睢曰：“吾闻穰侯专秦权，恶纳诸侯客，恐辱我，我且匿车中。”有顷，穰侯至，劳王稽，因立车语曰：“关东有何变？”曰：“无有。”又曰：“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无益，徒乱人国耳。”王稽曰：“不敢。”即别去。范睢出曰：“穰侯，智士也，其见事迟，向者疑车中有人，忘索必悔之。”于是睢下车走，行数里，果使骑还索，无客乃已，睢遂与稽入咸阳。穰侯举动不出睢意中，所以操纵不出睢掌中。

252 姚崇二条

魏知古起诸吏，为姚崇所引用，及同升也，崇颇轻之。无何，知古拜吏部尚书，知东道选事。崇二子并分曹洛邑，会知古至，恃其蒙恩，颇顾请托。知古归，悉以闻。上召崇从容谓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曰：“臣有三子，两人分司东都矣，其为人多欲而寡交，以是必干知古，然臣未及闻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动崇意，若崇私其子，或为之隐，及闻所奏，大喜，且曰：“卿安从知之？”崇曰：“知古微时，是臣荐以至荣达，臣子愚，谓知古见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于是明崇不私其子之过，而薄知古之负崇也，欲斥之。崇为之请曰：“臣有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欲特原之，臣为幸大矣。而由臣逐知古，海内臣庶，必以陛下为私于臣矣，非所以裨玄化也。”上从之乃许。翌日，以知古为工部尚书，罢知政事。小人在自做小人。

姚崇与张说同为相，而相衔颇深。崇病，戒诸子曰：“张丞相与吾不协，然其人素侈，尤好服玩，吾身没后，当来吊，汝具陈吾生平服玩，宝带重器，罗列帐前。张若不顾，汝曹无类矣。若顾此，便录致之。仍以神道碑为请，既获其文，即时录进，先奢石以待，至便镌刻进御。张丞相见事常迟于我，数日后必悔，若征碑文，当告以上闻，且引视镌石。”崇没，说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及文成，叙致该详，时谓极笔。数日，果遣使取本，以为辞未周密，欲加删改。姚氏诸子引使者视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复，说亦悔恨，抚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张说，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

253 王 应

王敦既死，王舍欲投王舒。其子应在侧劝舍投彬，舍曰：“大将军平素与彬云何，汝欲归之。”应曰：“此乃所以宜投也。江州彬当人强盛，能立异同，此非常识所及，睹衰危必兴慈愍。荆州舒守文，岂能意外行事耶？”舍不从，蠢才。径投舒，舒果沈舍父子于江。彬初闻应来，为密具船以待，待不至，深以为恨。

好凌弱者必附强，能抑强者必扶弱。应嗣逆敦，本非佳儿，但此论深彻世情，差强老



婢耳。敦每呼兄舍为老婢。

晋中行文子出亡，过县邑，从者曰：“此啬夫公之故人，奚不休舍，且待后车。”文子曰：“吾尝好音，此人遗我鸣琴；吾好佩，此人遗我玉环。是振我过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术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后车二乘，而献之其君矣。蔺相如为宦者缪贤舍人，贤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相如问曰：“君何以知燕王？”贤曰：“尝王从与燕王会境上，燕王秋握吾手曰愿结交，以故欲往。”相如止之曰：“夫赵强燕弱，而君幸于赵王，故燕王欲结君。今君乃亡赵走燕，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君不如肉袒负斧钺请罪，则幸脱矣。”贤从其计。参观二事，足尽人情之隐。

254 陈同甫

辛幼安流寓江南，而豪侠之气未除。一日，陈同甫来访，近有小桥，同甫引马三跃，而马三却。同甫怒，拔剑斩马首，彘甚。徒步而行。幼安适倚楼而见之，大惊异，即遣人询访，而陈已及门，遂与定交。后数十年，幼安帅淮，同甫尚落落贫甚，乃访幼安于治所，相与谈天下事。幼安酒酣，因言南北利害云，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钱塘非帝王居，断牛头山，天下无援兵，决西湖水，满城皆鱼鳖。”饮罢，宿同甫斋中。同甫夜思幼安郑重寡言，因酒误发，若醒而悟，必杀我灭口，遂中夜盗其骏马而逃，能杀马必能盗马。幼安大惊，后同甫致书微露其意，为假十万缗以济之，幼安如数与焉。

255 李泌

议者言韩滉闻乘輿在外，聚兵修石头城，阴蓄异志。上疑以问李泌，对曰：“滉公忠清俭，自车驾在外，滉贡献不绝，且镇抚江东十五州，盗贼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头城者，滉见中原板荡，谓陛下将有永嘉之行，为迎扈之备耳。此乃人臣忠笃之虑，奈何更以为罪乎！滉性刚严，不附权贵，故多谤毁，愿陛下察之，臣故保其无他。”上曰：“他议汹汹，章奏如麻，卿不闻乎？”对曰：“臣固闻之，其子皋为考功员外郎，今不敢归省其亲，正以谤语沸腾故也。”上曰：“其子犹惧如此，卿奈何保之？”对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愿上章明其无他，乞宣示中书使朝众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违众，恐并为卿累。”泌退，遂上章请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谓泌曰：“卿竟上章，已为卿留中，虽知卿与滉亲旧，岂得不自爱其身乎？”对曰：“臣岂肯私于亲旧，以负陛下，顾滉实无异心，臣之上章，以为朝廷，非为身也。”上曰：“如何为朝廷？”对曰：“今天下旱蝗，关中斗米千钱，仓廩耗竭，而江东丰稔，愿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众之惑，而谕韩皋使之归觐，令滉感激无自疑之心，速运粮储，岂非为朝廷耶？”上曰：“朕深喻之矣。”即下泌章，令韩皋谒告归觐，面赐绯衣，谕以卿父，比有谤言，朕今知其所以，释然不复信矣。因言关中乏粮，与卿父宜速置之。皋至润州，滉感悦流涕，即日自临水滨发米百斛，听皋留五日即还朝。皋别其母，啼声闻于外，滉怒召出挞之，自送至江上，冒风涛而遣之。既而陈少游闻滉贡米，亦贡二十万斛。上谓李泌曰：“韩滉乃能使陈少游亦贡米乎？”对曰：“岂惟少游，诸道将争入贡米矣！”有他夸。



256 荀息

晋献公谋于荀息曰：“我欲攻虞，而虢救之，攻虢则虞救之，如之何？”荀息曰：“虞公贪而好宝，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官之奇存焉，必谏。”息曰：“官之奇之为人也，达心而儒，又少长于君，达心则其言略，儒则不能强谏，少长于君，则君轻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国之后，惟中知以上，乃能虑之。臣料虞公，中知以下也。”晋使至虞，官之奇果諒曰：“语云：‘唇亡则齿寒。’虞虢之相蔽，非相为赐。晋今日取虢，则明日虞从而亡矣。”虞公不听，卒假晋道。晋既灭虢，返戈向虞，虞公抱璧牵马而至。

257 虞卿

秦王屹攻赵，赵军数败，楼昌请发重使为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军矣，虽往请将不听，不如以重宝附楚魏。则秦疑天下之合从，媾乃可成也。”王不听，使郑朱媾于秦。虞卿曰：“郑朱贵人也，秦必显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见王之媾于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则媾不可成矣。”既而果然。

战国策士，当以虞卿为第一。

258 傅岐

侯景叛魏，归梁，封河南王，魏相高澄忽遣使议和，时举朝皆请从之。傅岐为如新令，适在朝，独曰：“高澄方新得志，何事须和，必是设间以疑侯景，使景意不自安，则必图祸乱，若许之，正堕其计耳。”帝惑朱导言，竟许和。景闻来信，乃伪作邺人书，亦巧。求以贞阳侯换景帝答书。有“贞阳旦至，侯景夕返”语。景遂反。

259 策陕城策魏博

德宗时，陕虢都知兵马使达奚抱晖杀节度使张劝，代总军务，邀求旌节，且阴召李怀光将达奚小俊为援。上以泌为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欲以神策军送之，对曰：“陕城之人，不敢逆命。此特抱晖为恶耳。浩以大兵临之，彼闭壁定矣。三面悬绝，未可以岁月下也，臣请以单骑入。”大言。上曰：“朕方用卿，当更使他人往。”对曰：“他人必不能入，大言。今事变之初，众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夺其奸谋。他人犹豫迁延，彼成谋，则不得前矣。”上许之。泌见陕州进奏官，得先着。及将吏在长安者，语之曰：“主上以陕虢饥，故不授泌节，而领运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赈之耳。陕州行营在夏县，若抱晖可用，当使将将，有功则赐旌节矣。”觐者驰以告抱晖，稍用自安。泌具以上白曰：“使其士卒思米，抱晖思节，必不害臣矣。”泌出潼关宿曲沃，将佐皆来迎，去城十五里。抱晖亦出谒，泌称其摄事保城之功，曰：“军中烦言不足介意，公等职事，皆安堵如故。”既入城视事，宾佐有请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帅之际，军中烦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不愿闻也。”



泌但索簿书治粮储。明日，抱晖至宅，语之曰：“吾非爱汝而不诛，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将帅不能入，故巧汝余生，汝为我赍版币祭节使，慎毋入关，自择安处，潜来取家，保无他也。”情法两尽，化有事为无事。泌之行也，上籍陕将预乱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诛之。泌既遣抱晖，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晖，余不足问。上复遣中使诣陕必使诛之，泌不得已，械兵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师，恳请赦宥，诏谪戍天德军，而抱晖遂亡命。

传称邺侯好大言，然才如邺侯，方许大言。古来大言者二人，东方朔、李邺侯是也。汉武帝好大之主，非大言不投。唐肃倚望邺侯颇大，不大言不塞其望，望之不塞，又将迁迹他人，而其志不行矣，是皆巧于投主者也。荆公巧于投神宗而拙于酬相位，所谓言有大而夸者耶。诸葛隆中数语，不敢出一大言，亦正与先主商量相配。若卫鞅之与秦王，先说以帝道王道，而后及富强，此借所必不入以坚其信，则又非大言之比矣。

李绛在唐宪宗朝，值魏博、田季安死，子怀谏弱。李吉甫请兴兵讨之，绛以为魏博不必用兵，当自归朝廷。吉甫盛陈不可不用兵之状。绛曰：“臣窃观两河藩镇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隶诸将，不使专在一人，恐其权任太重，乘间而谋已故也。诸将势均力敌，莫能相制，欲广相连结，则众心不同，其谋必泄。欲独起为变，则兵少力微，势必不成。跋扈者恃此以为长策。然臣窃思之，若常得严明主帅，能制诸将之死命者以临之，则粗能自图矣。今怀谏乳臭子，不能自听断，军府大权，必有所归。诸军厚薄不均，怨怒必起，然则向日分兵之策，适足为今日祸乱之阶也。田氏不为屠肆，则悉为俘囚矣，何烦天兵哉。但愿陛下按兵养威，严敕诸道之士马，以须后效。使贼众知之，不过数月，必有自效于军中者。至时，惟在朝廷应之敏速，中其机会，不爱爵禄，以赏其人，使两河藩镇，恐其麾下闻而效之，以取朝廷之赏，亦恐惧为恭慎矣，此所谓不战而屈人兵者也。”既而田怀谏幼弱，军政皆决于家僮蒋士则，以爱憎移易诸将，众皆愤怒。田兴晨入府，士卒数千人大噪，环兴而拜，请为留后。兴惊仆地，久之度不免，乃谓众曰：“汝肯听吾言乎？勿犯副太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请官吏，然后可。”皆曰：“诺。”兴乃杀蒋士则等十余人，迁怀谏于外。冬十月，魏博监军以状闻，上亟诏宰相谓李绛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请遣中使宣慰，以观其变。李绛曰：“不可，令田兴奉其土地兵众，坐待诏命，不乘此际，推心抚纳，结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将士表来，为请节钺，然后与之，则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将士为重，朝廷为轻矣。”上乃以兴为魏博节度使，制命至魏州，兴感泣流涕，士众无不鼓掌。李绛又言：“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剗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请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左右宦官以为太多，绛曰：“田兴不贪专地之利，不顾四邻之患，归命圣朝，陛下奈何爱小费，而遗大计，不以收一道人心哉。借使国家发十五万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费岂止百五十万缗已乎？”上悦曰：“朕所以恶衣菲食，蓄聚货财，正为平定四方，不然，徒贮之府库何为？”即遣知诰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钱百五十万赏军士，六州百姓，给复一年，军士受赐，欢声如雷。成德兖郛使者数辈见之，相顾失色，叹曰：“倔强果何益乎？”

李泌尝言：善料敌者，料将不料兵。泌之策陕城，绛之揣魏博，皆料将法也。



260 料吐蕃

唐德宗时，吐蕃尚结赞请和，欲得浑瑊为会盟使。谬曰：“浑侍中信厚，闻于异城，必使主盟。”瑊发长安，李晟深戒之，以盟所为备，不可不严。张延赏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严备，我有疑彼之形，则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戒以推诚待虏，勿为猜疑。已而瑊奏吐蕃决以辛未盟，延赏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晟私泣曰：“吾生长西陲，备请虏情，所以论奏，但耻朝廷为犬戎所侮耳。”将盟，吐蕃伏精骑数万于坛西，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礼服，虏伐鼓三声，大噪而至。瑊自幕后出，偶得他马乘之。唐将卒皆东走，虏纵兵追击，或杀或擒之。是日，上谓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马燧曰：“然。”柳浑曰：“戎狄豺狼，非盟誓可结。今日之事，臣窃忧之。”李晟曰：“诚如浑言。”上变色曰：“柳浑书生，不知边计，大臣亦为此言耶？”皆伏地顿首谢，因罢朝。是日，虏劫盟信至，上大惊。明日，谓浑曰：“卿书生，乃能料敌如此之审耶。”

初，吐蕃尚结赞恶李晟、马燧、浑瑊，曰：“去三人，则唐可图也。”于是离间李晟，因马燧以求和，欲执浑瑊以卖燧，使并获罪，因纵兵直犯长安，会失瑊而止。尚结赞又归燧之兄子弁曰：“河曲之役，春草未生，吾马饥，公若渡，则我无种矣，赖公许和，谨释弁以报。”帝闻之，夺燧兵权。尚结赞之谲智，亦虏中之仅见者。

261 王晋溪

嘉靖初年，北虏尝寇陕西，犯花马池。镇巡惶遽，请兵策应。事下九卿会议，本兵王宪以为必当发，否恐失事，众不敢异。王琼时为冢宰，独不肯，曰：“我自有疏。”即奏云：“花马池，是臣在边时所区画，防守颇严，虏必不能入，纵入，亦不过掳掠，彼处自足防御，不久自退。若遣京军远涉边境，道路疲劳，未必有用，而沿途骚扰，害亦不细，倘至彼而虏已退，则徒劳往返耳，臣以为不发兵便。”然兵议实本兵主之，竟发六千人，只是不深知晋溪故。命二游击将之以往，至彰德，未渡河，已报虏出境矣。

按：晋溪在西北，修筑花马池一带边墙，命二指挥董其役。二指挥甚效力，边墙极坚，且功役亦不甚费，有羨银二千余，持以白晋溪。晋溪曰：“此一带城墙，实西北要害去处，汝能尽心了此一事，此琐琐之物，何足问，即以赏汝。”后北虏犯边，即遣二指挥提兵御之，二人争先陷阵，其一竟死于敌。晋溪筹边，智略类如此。○又：晋溪总制三边时，每一巡边，虽中火亦费百金，未尝折乾，到处皆要供具，烧羊亦数头，凡物称是。晋溪不数裔，尽撤去散于从官，虽下吏亦皆霑及。故西北一有警，则人人效命。当时法网疏阔，故豪杰得行其意，使在今日，则台谏即时论罢矣。梅衡湘播州监军，行时请帑金三千，备犒赏之需。及事定，所费仅四百金，登籍报部，无分毫妄用。虽性生手段，大小不同，要亦时为之也。

262 韦孝宽

韦孝宽镇玉璧，念汾州之北，离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断河路，而地入于



齐。孝宽欲当其要处，置一大城。乃于河西，征役徒十万、甲七百人，遣开府姚岳监筑之。岳以兵少为难。孝宽曰：“计成此城，十日即毕，彼去晋州四百余里，一日创手，二日魏境始知。设令晋州征兵，二日方集，议论之间，自稽三日，计其军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为办矣。”乃令筑之。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诸村，所在纵火，齐人谓是军营，遂收兵自回。版筑克就，卒如孝宽言。

263 刘 惔

汉主李势骄淫，不恤国事，桓温帅师伐之，拜表即行。朝廷以蜀道险远，温众少而深入，皆以为忧，惟刘惔以为必克。或问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则不为，但恐克蜀之后，专制朝廷耳。”

按：惔每奇温才，而知其有不臣之志。谓会稽王昱曰：“温不可使居形势之地。”昱不从。及温既克蜀，昱惮其威名，乃引殷浩以抗之。夫差。由是浸成疑贰，至浩北伐无功，而温遂不可制矣。

264 杨廷和

彭泽将西讨流贼鄢本恕等，人问计廷和。廷和曰：“以君讨贼，何忧不平，所戒者班师早耳。”泽后破诛本恕等，奏班师，而余党复崛起，不可制。泽既发而复留，乃叹曰：“杨公之先见，吾不及也。”

张英国三定交州，而竟不能有，则以英国之去也。假使如黔国故事，俾英国世为交守，虽至今郡县可矣。故平贼者，胜之易，格之难，所戒于早班师者，必有一番安戢镇抚作用，非仅仅仗兵威以胁之已也。

265 卜 偃

虢公败戎于桑田，晋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阳不惧，而又有功，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必易晋而不抚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后五年，晋灭虢。

266 士 鞅

晋士鞅奔秦，秦伯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对曰：“然。”栾黶汰侈已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问：“何故？”对曰：“武子栾书黶之父，盈之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栾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黶之怨实影，将于是乎在。”秦伯以为知言。

267 楚芳贾

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睢，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芳，终日而毕，



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芑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后之有？”及城濮之战，晋文公避楚三舍，子玉从之，兵败自杀。

268 班 超

班超久于西域，上疏愿生入玉门关。乃召超还，以戊己校尉任尚代之。尚谓超曰：“君侯在外域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海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人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后，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尚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留数年，而西域反叛，如超所戒。

269 蔡 謨

蔡謨字道明，康帝时，石季龙死，中原大乱，朝野咸谓太平指日可俟，謨独不然，谓所亲曰：“胡灭诚大庆，然将貽王室之忧。”或问何故。謨曰：“夫能顺天而奉时，济六合于草昧者，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决非时贤所及，必将经营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任，略不称心，财殫力竭，智勇俱屈，此韩卢东郭所以双毙也。”未几，果有殷浩之役。

270 曹操计四条

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何太后不听，进乃召董卓，欲以兵胁太后。曹操闻而笑之曰：“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卓未至而进见杀。

袁尚、袁熙奔辽东，尚有数千骑。初，辽东太守公孙康恃远不服，及操破乌丸，或说操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操曰：“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来，不烦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还，康即斩尚、熙传其首。诸将问其故，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相图，其势然也。”

曹公之东征也，议者惧军出袁绍袭其后，进不得战，而退失所据。公曰：“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刘备新起，众心未附，急击之必败。此存亡之机，不可失也。”卒东击备。田丰果说绍曰：“虎方捕鹿，熊据其穴而啖其子。虎进不得鹿，而退不得其子。今操自征备，空国而去，将军长戟百万，胡骑千群，直指许都，捣其巢穴，百万之师，自天而下，若举炎火以焦飞蓬，覆沧海而沃燧炭，有不消灭者哉。兵机变在斯须，军情捷于桴鼓，操闻必舍备还许。我据其内，备攻其外，逆操之头，必悬麾下矣。失此不图，操得归国，休兵息民，积谷养士，方今汉道凌迟，成篡逆之谋，虽百道攻击，不可图也。”绍辞以子疾不许，奴才，不出操所料。丰举杖击地曰：“夫遭此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故失其会，惜哉！”



操明于翦备，而汉中之役，志在得陇，纵备得蜀，不用司马懿、刘晔之计，何也？或者有天意焉。操既克张鲁，司马懿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今破汉中，益州震动，因而压之，势必瓦解。”刘晔亦以为言，操不从。居七日，蜀降者言蜀中一日数十惊，守将虽斩之而不能安也。操问晔曰：“可击否？”晔曰：“今已小定，未可犯矣。”操退，备遂并有汉中。

安定与羌人密迹，太守毋邱兴将之官，公戒之曰：“羌人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善人难得，必且教羌人妄有所请。因以自利，不从便为失异俗意，从之则无益。”兴佯诺去，及抵郡，转遣校尉范陵至羌，陵果教羌使自请为属国都尉。公笑曰：“吾预知当尔，非圣也，但更事多耳。”

271 郭嘉虞翻

孙策既尽有江东，转斗千里，闻曹公与袁绍相持官渡，将议袭许。众闻之皆惧，郭嘉独曰：“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众，无异于独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虞翻字仲翔。亦以策好驰骋游猎，谏曰：“明府用乌集之众，驱散附之士，皆能得其死力，此汉高之略也。至于轻出微行，吏卒尝忧之。夫白龙鱼服，困于豫且，白蛇自放，刘季害之，愿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终不能悛，至是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家客所杀。

孙伯符不死，曹瞞不安枕矣。天意三分，何预人事。

272 黄权等

初，刘璋遣人迎先主。主簿黄权怒而言曰：“厝火积薪，其势必焚；及溯呼船，悔将无及。左将军有骁名，今迎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待之，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可且闭关，以待河清。”从事王累自倒悬于州门而谏曰：“两高不可重，两大不可容，两贵不可双，两势不可同。重容双同，奇语。必争其功。”皆弗听。从事郑度好奇计，从容说曰：“左将军县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由涪水以西，其仓廩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此成擒耳。”先主闻而恶之，谓法正曰：“度计若行，吾事去矣。”正曰：“终不能用，无可忧也。”卒如正料。璋谓其群下曰：“我闻驱敌以安民，未闻驱民以避敌也。”头巾话。于是黜度不用其计。先主入成都，召度谓曰：“向用卿计，孤之首悬于蜀门矣。”引为宾客，曰：“此吾广武君也。”

273 罗隐

浙帅钱鏐时，宣州叛卒五千余人送款，钱氏纳之，以为腹心。时罗隐在幕下，屡谏，以为敌国之人，不可轻信，浙帅不听。杭州新治城堞，楼橹甚盛，浙帅携寮客观之，隐指却敌，阳不晓曰：“设此何用？”浙帅曰：“君岂不知备敌耶？”隐鏐曰：“若是何不向里设



之。”盖指宣卒也。后指挥使徐绶等，挟宣卒为乱，几于覆国。近年辽阳、登州之变，皆降卒为祟，守土者不可不慎此一着。

274 夏侯霸

夏侯霸降蜀，姜维问曰：“司马公既得彼政，当复有征伐之志否？”霸曰：“司马公自当作家门，彼方有内志，未遑及外事也，公提轻卒，径抵中原，因食于敌，彼可窥而扰也。然有钟士季者，其人虽少，有胆略，精练策数，终为吴蜀之忧。但非常之人，必不为用人，而人亦必不能用之，士季其不免乎。”后十五年，而会果灭蜀，蜀灭而会反，皆如霸言。

275 傅嘏

何晏、邓颺、夏侯玄并求傅嘏交，而嘏终不许。诸人乃因荀彧说合之，谓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杰士，虚心于子，而卿意怀不可，交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隙，二贤莫若睦，则国之休，此蒯相如所以下廉颇也。”傅嘏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劳，能合虚誉，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何晏、邓颺，有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内无关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之，此三贤者，皆败德之人尔，远之犹恐罹祸，况可亲之耶。”皆如其言。

蔡邕就董卓之辟，而不免其身，韦忠辞张华之荐，而竟违其祸，士君子不可不慎所因也。

276 陆逊孙登

陆逊故沉虑，筹无不中，尝谓诸葛恪曰：“在吾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吾下者，吾必扶持之。长者之言。君今气陵其上，意蔑于下，恐非安德之基也。”恪不听，卒见杀。

嵇康从孙登游三年，问终不答，康将别曰：“先生竟无言耶？”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枉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枉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康不能用，卒死吕安之难。

277 盛文肃

盛文肃度为尚书右丞，知扬州，简重，少所许可。时夏有章自建州司户参军，授郑州推官，过扬州。盛公骤称其才雅，置酒召之。夏荷其意，为一诗谢别，公先得诗不发，使人还之，谢不见。夏殊不意，往见通判刁绎，具言所以。绎疑将命者有忤，诣公问故。公曰：“无他也，吾始见其气韵清秀，谓必远器。今封诗乃自称新圃田从事，得一幕官，遂尔轻脱，君但观之，必止于此官，志已满矣。”明年，除馆阁较勘，坐旧事寝夺，改差国子监主簿，仍带原官。未几，卒于京。



278 邵康节二条

王安石罢相，吕惠卿参知政事，富郑公见康节有忧色，康节日：“岂以惠卿凶暴过安石耶？”曰：“然。”康节曰：“无忧，安石、惠卿本以势利相合，今势利相敌，将自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几，惠卿果叛安石。

按：荆公行新法，任用新进，温公贻以书曰：“忠信之士，于公当路时，虽齟齬可憎，后必得其力。谄谀之人，于今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盖指吕惠卿也。

熙宁初，王宣徽之子名正甫，字茂直，监西京粮科院。一日，约邵康节同吴处厚、王平甫食饭，康节辞以疾。明日，茂直来，问康节辞会之故。康节曰：“处厚好议论，每讥刺执政新法。平甫者，介甫之弟，虽不甚主其兄，若人面骂之，则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辞也。”茂直叹曰：“先生料事之审如此，昨处厚席间毁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于府，某解之甚苦乃已。”呜呼！康节以道德尊一代，平居出处，一饭食之间，其慎如此。

279 邵伯温

初，蔡确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阳，诣确谋造定策事。及司马光子康诣阙，恕召康诣河阳，邵伯温谓康曰：“公休除丧，未见君，不宜枉道先见朋友。”康曰：“已诺之。”伯温曰：“恕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从之，必为异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劝康作书称确，以为他日全身保家计，康、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门下，康遂作书如恕言，恕盖以康为光子，言确有定策功，世必见信。既而梁焘与刘安世共请诛确，且论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之。

280 范忠宣

元祐嫉恶大甚，吕汲公、梁况之、刘器之定王介甫亲党吕汲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亲党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为歼厥渠魁，胁从罔治。范忠宣太息，语同列曰：“吾辈将不免矣。”后来时事既变，章子厚建元祐党，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于士大夫报复。而卒使国家受其咎，悲夫。

王懋《野客丛谈》云：君子之治小人，不可为已甚。击之不已，其报必酷。余观北使神龟之间，张仲瑀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清品。一时武人攘袂扼腕，至无所泄其愤。于是羽林武 几千人，至尚书省诟骂，直造仲瑀之第，屠灭其家。群小悉投火中，及得尸体，不复辨识，惟以髻中小钗为验。其受祸如此之毒。事势相激，乃至于此，为可伤也。庄子谓刻核太过，则不肖之心应之，今人徒知锐于攻击，逞一时之快，而识者固深惧之。



281 常安民

吕惠卿出知大名府，监察御史常安民虑其复留，遂言北都重镇，而除惠卿，惠卿赋性深险，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将过阙，必言先帝而泣，感动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纳之，及惠卿至京师，请对见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计卒不施而去。

282 乔寿朋

嘉定间，山东忠义平全跋扈日甚，朝廷择人帅山阳，一时文臣无可使，遽用武国。国，武夫也，特换文资，除太府卿，以重其行。乔寿朋以书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将。绍兴间，不独张、韩、刘、岳尝为之，杨沂中、吴玠、吴玠、王琦、王燮、成闵诸人亦为之，岂必尽文臣哉。至于文臣任边事，固有反以观察使授之者，如韩忠献、范文正、陈尧咨是也。今若就加本寺之官，以重制帅之选，初无不可，乃使之外非其据，遽易以清班，彼修饰边幅，强自标置，求以称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轻视不平之心，此不可不虑也。”史不能从，国至山阳，偃然自大，受全庭参，全军忿怒，因而杀之，自此遂叛。

283 曹武惠王

曹武惠王既下金陵，降后主，复遣还内治行。潘美忧其死，不能生致也，止之。王言：“吾适受降，见其临渠犹顾左右，扶而后过，必不然也。且彼有烈心，自当君臣同尽，必不生降，既降，又肯死乎。”

或劝艺祖诛降王，人则变生。艺祖笑曰：“守千里之国，战十万之师，而为我擒，孤身远客，能为变乎？”可谓君臣同智矣。



明智部剖疑卷七

讹口如波，俗肠如辘。触目迷津，弥天毒雾。不有明眼，孰为先路。太阳当空，妖魍匿步。集“剖疑”。

284 汉昭帝

昭帝初立，燕王旦怨望谋反。而上官桀忌霍光，因与旦通谋。诈令人为旦上书，言光出都，肆郎羽林，建习军官。道上称蹕，擅调益幕府校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俟光出沐日奏之，帝不肯下。光闻之，止画室中不入。上问：“大将军安在？”桀曰：“以燕王发其罪，不敢入。”诏召光入。光免冠顿首谢。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无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将军调校尉以来，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时帝年十四。尚书左右皆惊，而上书者果亡。

285 张说

说有材辩，能断大议。景云初，帝谓侍臣曰：“术家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奈何！”左右莫对。说进曰：“此谗人谋动东宫耳，破的。陛下若以太子监国，则名分定，奸胆破，蜚语塞矣。”帝如其言，议遂息。

286 李泌

德宗贞元中，张延赏在西川，与东川节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骆谷，值霖雨，道路险滑，卫士多亡归。朱泌、叔明、子异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相与鬻臂为盟。更控上马，以至梁州。及还长安，上皆以为禁卫将军，宠遇甚厚，张延赏知嵩出入郾国大长公主第。郾国大长公主，肃宗女，适驸马都尉萧嵩，女为德宗太子妃。密以白上。上谓李泌曰：“郾国已老，嵩年少，何为如是？”泌曰：“此必有欲动摇东宫者，破的。谁为陛下言此？”上曰：“卿勿问。第为朕察之。”泌曰：“必延赏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言二人之隙。且曰：“嵩承恩顾典禁兵，延赏无心中伤，而郾国乃太子萧妃之母。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

或告主淫乱，且厌祷。上大怒，幽主于禁中，切责太子。太子请与萧妃离婚。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长，孝友温仁。”泌曰：“陛下惟一子。急投。奈何欲废之而立侄。”上怒曰：“卿何得间人父子。谁语卿舒王为侄者。”对曰：“陛下自言之。大历初，陛下语臣：今日得数子。臣请其故，陛下言昭靖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犹疑之，何有于侄。舒王虽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复望其存矣！”上曰：“卿违朕意，何不爱家族耶？”对曰：“臣为爱家族，故不敢不尽言，若畏陛下盛怒，而为曲从，陛下明日悔



之，必尤臣云：吾任汝为相，不力諒，使至此，必复杀臣子。臣老矣，余年不足惜，若冤杀臣子，以侄为嗣，痛切。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呜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对曰：“此大事，愿陛下审图之。臣始谓陛下圣德，当使海外蛮夷，皆戴之如父，岂谓自有子而自疑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国覆家者。陛下记昔在彭原，建宁何故而诛？”似缓而愈切。上曰：“建宁叔实冤，肃宗性急，潜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建宁之故，辞官爵，暂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又为陛下相，又睹诸事。臣在彭原，承恩无比，竟不敢言建宁之冤。及临辞，乃言之。肃宗亦悔而泣，先帝代宗。自建宁死，常怀危惧，引之入港。臣亦为先帝诵黄台瓜辞，以防谗构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贞观开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对曰：“昔永乾太宗太子。屡监国，托附者众，藏甲又多，与宰相侯君集谋反事觉，太宗使其舅长孙无忌，与朝臣数十鞠之，事状显白，然后集百官议之。当时言者犹云愿陛下不失为慈父，使太子得终天年。太宗从之，并废魏王泰。陛下既知肃宗性急，以建宁为冤，臣不胜庆幸。愿陛下戒覆车之失，从容三日，究其端绪而思之。陛下必释然知太子之无他也。若果有其迹，当召大臣知义理者二三人，与臣鞠实，陛下如贞观之法行之，废舒王而立皇孙，则百代之后，有天下者，犹陛下之子孙也。痛切之至。至于开元之时，武惠妃潜太子瑛兄弟杀之，海内冤愤，此乃百代所当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尝令太子见臣于蓬莱池，观其容表，非有蜂目豺声商臣之相也，正恐失于柔仁耳。又太子自贞元以来，尝居少阳院，在寝殿之侧，未尝接外人、预外事，何自有异谋乎。彼潜者巧诈百端，虽有手书如晋愍怀，裹甲如太子瑛，犹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为累乎。幸赖陛下语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谋。向使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图定策之功矣。”危词以动之。上曰：“为卿迁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头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还宫，当自审，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则彼皆欲树功于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晓卿意。”间日，上开延英殿，独召泌，流涕阑干，抚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悔无及矣。太子仁孝，实无他也。”泌拜贺。因乞骸骨。

邺侯保全广平，及劝德宗和亲回纥，皆显回天之力。独郢国一事，杜患于微，宛转激切，使猜主不得不信，悍主不得不柔，真万世纳忠之法。

287 寇准

楚王元佐，太宗长子也。因伸救廷美不获，遂感心疾，习为残忍，左右微过，辄弯弓射之，帝屡诲不悛。重阳，帝宴诸王，元佐以病新起，不得预。中夜发愤，遂闭媵妾，纵火焚宫。帝怒欲废之。会寇准通判郢州，得召见。太宗谓曰：“卿试与朕决一事，东宫所为不法，他日必为桀纣之行。欲废之，则东宫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乱。”准曰：“请某月日，令东宫于某处摄行礼，其左右侍从，皆令从之。陛下搜其宫中，果有不法之事，俟还而示之，废太子一黄门力耳。”太宗从其策。及东宫出，得淫刑之器，有剜目、挑筋、摘舌等物。还而示之，东宫服罪，遂废之。

搜其宫中，如无不法之事，东宫之位如故矣。不然，亦使心服无冤耳，江充、李林甫岂可共商此事。



288 隽不疑

汉昭帝五年，有男子诣阙，自谓卫太子。诏公卿以下视之，皆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后至，叱从吏收缚曰：“卫蒯聩出奔，卫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上与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有经术明于大道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后廷尉验治，坐诬罔腰斩。

国无二君，此际欲一人心，绝浮议，只合如此断决。其说春秋虽不是，然时方推重经术，不断章取义，亦不足取信。公羊以卫辄拒父为尊祖，相当时儒者亦主此论。

289 孔季彦

梁人有季母杀其父者，而其子杀之，有司欲当以大逆。孔季彦曰：“昔文姜与弑鲁桓，《春秋》去其姜氏，《传》谓‘绝不为亲礼也。’夫绝不为亲，即凡人耳。方之古义，宜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不当以逆论。”人以为允。

290 张晋

大司农张晋为刑部时，民有与父异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将入取货，子以为盗也，瞰其人扑杀之。取烛视尸，则父也。吏议子杀父不宜纵，而实拒盗，不知其为父，又不宜诛，久不能决。晋奋笔曰：“杀贼可恕，不孝当诛。子有余财，而使父贫为盗，不孝明矣。”铁案何词。竟杀之。

291 杜果

六安县人，有嬖其妾者，治命与二子均分。二子谓妾无分法。杜果书其牍曰：“传云：子从父令。律曰：违父教令，是父之言为令也。父令子违，不可以训。然妾守志则可，或去或终，当归二子。”部使者季衍览之，击节曰：“汉儒引经折狱，见称前史。此则引传引律，词严义正，已足令二子气慑。而又言‘妾守志则可，或去或终，当归二子。’盖去则于义当绝，终则于礼当承。论断平允，尤足使二子心服。”

292 蔡京

蔡京在洛，有某氏嫁两家，各有子。后二子皆显达，争迎养其母，成讼。执政不能决，持以白京。京曰：“何难，第问母所欲归。”遂一言而定。

293 曹克明

克明有智略。真宗朝，累功官融桂等十州都巡检。既至，蛮酋来献药一器，曰：“此



药凡中箭者傅之，创立愈。”克明曰：“何以验之？”曰：“请试鸡犬。”克明曰：“当试以人。”取箭刺首股而傅以药，首立死，群酋惭惧而去。

294 大水

汉成帝建始中，关内大雨四十余日，京师民无故相惊，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大将军王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群臣皆从凤议。右将军王商独曰：“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上乃止。有顷，稍定。问之果讹言，于是美商之固守。

天圣中尝大雨，传言汴口决，水且大至。都人恐，欲东奔。帝以问王曾。曾曰：“河决赛未至，必讹言耳，不足虑。”已而果然。

嘉靖间，东南倭乱，苏城戒严。忽传寇从西来，已过浒墅。太守率众登城，急令闭门。乡民避寇者万数，腾踊门外，号呼震天。任同知环愤然曰：“未见寇而先弃良民，谓牧守何？有事环请当之。”乃分遣县僚，洞开六门，纳百姓，而自仗剑帅兵，坐接官亭，以遏西路，乡民毕入。良久而倭始至，所全活甚众，吴民至今尸祝之。又：万历戊午间，无锡某乡构台作戏娱神，有哄于台者，优人不脱衣，仓皇趋避，观剧者亦雨散。口中戏云：“倭子至矣！”此语须臾传遍，且云亲见锦衣倭贼。由是城门昼闭，城外人填踊践踏，死者近百人，迄夜始定。此虽近妖，亦由不练事之过也。大抵兵火之际，但当远具侦探，虽寇果临城，犹当静以镇之，使人心不乱，而后可以议战守。若讹言，又当直以理却之矣。

闻元初，民间讹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闻之，令选后宫无用者，载还其家，讹言乃息。语曰：“止谤莫如自修。”此又善于止讹者。天启初，吴中讹言，中官来采绣女。民间若狂，一时婚嫁殆尽。此皆恶少无妻者之所为，有司不加禁缉，男女之失所者多矣。

295 西门豹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会长老，问民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民钱数百万，用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当其时，巫行视人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妇。即令洗沐易新衣，治斋宫于河上，设绛帐床席，居女其中。卜日浮之河，行数十里乃灭。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溺。邪教惑人类然。人家多持女远窜，故城中益空。”豹曰：“及此时，幸来告，吾亦欲往送。”至期豹往会之河上。三老、官属、豪长者、里长父老皆会，聚观者数千人。其太巫，老女子也，女弟子十人，从其后。豹曰：“呼河伯妇来。”既见，顾谓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不佳，烦大巫姬为人报河伯，更求好女，后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有顷曰：“姬何久也，弟子趣之。”复投弟子一人河中。有顷曰：“弟子何久也。”复使一人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是皆女子，不能白事，烦三老为入白之。”复投三老。豹簪笔磬折，向河立待，绝好一出杂剧。良久，傍观者皆惊恐，豹顾曰：“巫姬三老不还报，奈何。”复欲使廷掾与豪长者一人入趣之，皆叩头流血，色如死灰。豹曰：“且俟须臾。”

须臾，豹曰：“廷掾起矣，河伯不娶妇也。”邺吏民大惊恐，自是不敢复言河伯娶妇。

娶婚以免溺，题目甚大，愚民相安于惑也久矣。直斥其妄，人必不信。惟身自往会，复簪笔磬折，使众著于河伯之无灵，而向之行诈者，计穷于畏死。虽驱之娶妇，犹不为也，然后弊可永绝。

296 宋 均

光武时，宋均为九江太守。所属浚遒县有唐后祠，山民共祠之。诸巫初娶民家男女以为公姬，后沿为例。民家遂至相戒不敢娶嫁。均至，乃下教自后凡为祠山娶者，皆娶巫家女，勿扰良民。未几祠绝。

297 圣 水

宝历中，亳州云出圣水，服之愈宿疾。自洛及江西数十郡人，争施金往汲，获利千万，人转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于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用猪肉五斤煮。云：“若圣水也，肉当如故。”须臾，肉烂。自此人心稍定，妖亦寻败。

298 佛 牙

后唐明宗时，有僧游西域，得佛牙以献。明宗以示大臣，学士赵凤进曰：“世传佛牙水火不能伤，请验其真伪。”即举斧碎之，应手而碎。时宫中施物已及数千，赖碎而止。

正德时，张锐、钱宁等以佛事蛊惑圣聪。嘉靖十五年，从夏言议毁大善殿。佛骨佛牙，不下千百斤。夫牙骨之多至此，使尽出佛身，佛亦不足贵矣。诬妄褻渎，莫甚于此，真佛教之罪人也。

299 活 佛

滇俗崇释信鬼，鹤庆玄化寺，称有活佛。岁时士女会集，动数万人，争以金泥其面。林司寇俊宪副云南，因按鹤庆，命焚之。父老争言，犯之者，能致雹损稼。俊命积薪举火，果雹即止，火发无他，遂焚之。得金数百两，悉输之官，代民偿逋。

五斗米白莲教之祸，皆以烧香聚众为端。有地方之责者，不得不防其渐，非徒醒愚救俗而已。夫佛以清净为宗，寂灭为教，万无活理。且言犯者致雹，此山鬼伎俩。佛若有灵，肯受人诬乎？即果能致雹，亦必异物凭之，非佛所致也。况邪不胜正，异物必不能致雹乎。火举而雹不至，大众亦何说之辞哉？至金悉输官，佛亦谅其无私矣。近世有佛面刮金，致恶疮溃面以死。夫此墨吏，亦佛法所不容也。不然，苟有益生民，佛虽舍身犹可也。



300 蔡仙姑

宋元丰中，陈州蔡仙姑，能化现丈六金身。常设净水，至者必先洗目而入。有廖县尉，一日率其部曲，约洗一目。及入，以洗目视之，宝莲台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视之，大竹篮中一老妪箕踞而坐。乃叱其下擒之。

301 程珣

程珣尝知龚州，有传区希范家神降，迎其神，将为祠南海。道出龚。珣诘之。答曰：“此过浔。浔守不信，投祠具江中，乃逆流上。守惧，更致礼。”珣曰：“吾请更投之。”则顺流去，妄遂息。珣，明道伊川之父。

302 石佛首

南山僧舍有石佛，岁传其首放光，远近男女聚观，昼夜杂处。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程颢始至，诘其僧曰：“吾闻石佛岁现光，有诸？”曰：“然。”戒曰：“俟复见必先白，吾职事不能往，当取其首就观之。”自是不复有光矣。

303 妒女祠

狄梁公为度支员外郎，车驾将幸汾阳，公奉使修供顿。并州长史李玄冲以道出妒女祠，俗称有盛衣服车马过者，必至雷风，欲别开路。公曰：“天子行幸，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敢害而欲避之。”玄冲遂止，果无他变。

304 张曷^{三条}

成化中，铅山有娶妇及门，而揭幕止空輿者。姻家谓娅欺己，诉于县，娅家又以戕其女互讼。媒从诸人皆云：“女实升輿，不知何以失去。”官不能决。慈溪张进士曷，新任。偶以勘田均税出郊，行至邑界，有树大数十抱，荫占二十余亩，其下不堪禾黍。公欲伐之以广田，从者咸谏，以为此树乃神所栖，百姓稍失瞻敬，便至死病，不可忽视也。公不听，移文邻邑，约共伐之。邻令惧祸，不从。父老吏卒复交口谏阻，而公执愈坚。期日，率数十夫，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数百步，公独见衣冠者三人，拜谒道左曰：“我等树神也，栖息此有年矣。幸公垂仁相舍。”公叱之，忽不见。命夫运斤，树有血出，众惧欲止。公乃手自斧之，众不敢逆，创三百，方断其树。树颠有巨巢，巢中有三妇人，堕地，冥然欲绝，命扶而灌之以汤，良久始苏。问何以在此。答曰：“昔年为暴风吹至，身在高楼，与三少年欢宴，所食皆美饌，时时俯瞰楼下，城市历历在目，而无阶可下。少年往来，率自空中飞腾，不知乃居树巢也。”公悉访其家还之，中一人正輿中摄去者，讼始解。公以其木修公廨数处，而所荫地复为良田。



田居一记载，桂阳太守张辽，家居买田。田中有大树十余围，扶疏盖数亩地，播不生谷。遣客伐之，血出。客惊怖，归白辽。辽大怒：“老树汗出，此何等血。”因自行斫之，血大流洒。辽使砍其枝，上有一空处，白头公可长四五尺，忽出往赴辽。辽乃逆格之，凡杀四头。左右皆怖伏地，而辽恬如也。徐熟视，非人非兽，遂伐其木。其年应司空辟，侍御史兖州刺史事，与此相类。

县有羊角巫者，能咒人死。前令畏祸，每优礼之。其法：书人年甲于木橛，取生羊向粪道一击，羊仆人死。曷知之，不发。一日，有老妇泣诉巫杀其子。曷遣人捕巫，巫在山已觉。谓其徒曰：“张公正人，吾不能避，吾命尽矣。”乃束手就缚，至杖百数无损，反伤杖者手。曷释其缚，谓之曰：“汝能咒杖者死，复咒之生，吾即宥汝。”试之不验，遂收之狱。夜半，烈风飞石，屋瓦索索若崩。曷知巫所为，起正衣冠，焚香肃坐。及旦，取巫至庭。众皆以巫神人，咸请释之。曷不许，厉声叱巫，巫惊惧，忽堕珠一颗，光焰烛庭。又堕法书一帙，如掌大。曷会僚属焚其书，碎其珠。问曰：“今欲何如？”巫不答，即仆而死。众请舁出之，曷曰：“未也。”躬往瘞于狱中，压以巨石。时暑月，越二三日发视，腐矣。巫患遂息。

巫之术亦乘人祸福利害之念而灵，曷绝无疑畏，故邪术自不能入。

有道士善隐形术，多淫人妇女。公擒至，痛鞭之，了无所苦，已而并其形不见。公托以他出，径驰诣其居缚归，用印于背，然后鞭之，乃随声呼噪，竟死杖下。

305 孔道辅

孔道辅字原鲁。知宁州，道士缮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数出近人，人以为神。州将欲视验上闻，公率其属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举笏击杀之，州将已下皆大惊，已而又皆大服，由是知名天下。

306 戚贤

戚贤初授归安县，县有萧总管，此淫祠也。豪右欲沮有司，辄先赛庙，庙壮丽特甚。一日，过之，值赛期，入庙中列赛者阶下，谕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祷神得雨则善，不尔，庙且毁，罪不赦也。”异木偶道桥上，竟不雨，遂沈木偶如言。又数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跃入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萧总管来！萧总管来！”贤笑曰：“是未之焚也。”命系之，顾岸傍有社祠，别遣黠隶，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来。已而果然。盖策诸赛者心。且贿没人为之也。”

307 黄震

震通判广德，广德俗有自婴桎梏，自拷掠，而以徼福于神者。震见一人，召问之，乃兵也，即令自状其罪。卒曰：“无有也。”震曰：“尔罪必多，但不敢对人言，故告神求免耳。”杖而逐之，此风遂绝。

吾郡杨山太尉庙在东城，极灵，专主人间疮疖事，香火不绝，而六月二十四日，太尉



生辰尤盛。万年辛丑、壬寅间，闾门思灵寺有老僧梦一神人，自称周宣灵王，今寓齐门徽商某处，乞募建一殿相安，当佑汝。既觉，意为妄，置之。三日后，梦神大怒，杖其一足。明日足痛不能步，乃遣其徒往齐门访之，神像在焉。此像在徽郡某寺，最著灵验。有女子夜与人私而孕，度必败，诈言半夜有神人来偶，其神衣冠甚伟。父信然，因嘱曰：“神再至，必绳系其足为信。”女以告所欢，而以草绳系周宣灵王木偶足下。父物色之，大怒，乃投像于秽渎之中。商见之，沐以净水，挟之吴中，未卜所厝。是夜梦神来别，既征僧梦，乃集同侣舍材构宇于思灵寺，寺僧足寻愈。于是杨山太尉香火尽迁于周殿，远近奔走如骛。太守周公欲止巫风，于太尉生辰日封锢其门，不许礼拜，而并封周宣灵王殿，逾月始开，则周庙绝无舛，而太尉之香火如故矣。夫宣灵之灵也，能加毒于老僧，而不能行报于女子之父。能见梦于徽商，而不能违令于郡守之封。且也能骤夺一时之香火，而终不能中分久后之人心，岂神之盛衰亦有数邪。抑灵鬼凭之，不胜阳官而去乎？因附此为随俗媚神者之戒。

308 席帽妖白头老翁

真宗时，西京讹言有物如席帽，夜飞入人家，又变为犬狼状，能伤人，民间恐惧，每夕重闭深处，操兵自卫。至是京师民讹言帽妖至，达旦叫噪。诏立赏格，募告为妖者。知应天府王曾，令夜开里门，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兴。

张詠知成都，民间謠言有白头老翁过，食男女。詠召其属，使访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证解来。明日，得一人，命戮于市，即日帖然。詠曰：“谗言之兴，谗气乘之，妖则有形，謠则有声，止謠之术，在乎明决，不在厌胜也。”

隆嘉中，吴中以狐精相骇，怪幻不一，亦多病疢。居民鸣锣守夜，偶见一猫一鸟，无不狂叫。有道人自称能收狐精，鬻符。悬之有验。太守命擒此道人鞠之，即以妖法剪纸为狐精者，毙诸杖下，而妖顿止。此即祖王曾、张詠之智。

309 钱元懿

钱元懿牧新定，一日里间辄数起火，居民颇忧恐。有巫杨媪因之，遂兴妖言曰：“某所复当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竞祷之。元懿谓左右曰：“火如巫言，巫为火也，宜杀之。”乃斩媪于市，自此火遂息。

310 梦虎

苏东坡知扬州，一夕梦在山林间，见一虎来噬，公方惊怖。一紫袍贵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谒曰：“昨夜不惊畏否？”公叱曰：“鼠子乃敢尔，本欲杖汝背，吾岂不知汝夜来术邪。”坡公聪明过人。道士骇惶而走。

311 张 田

张田知广州，广旧无外郭，田始筑东城。赋功五十万，役人相惊，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伪，召逻者戒曰：“今日有白衣出入林间者，谨捕之。”如言而获。

嘉靖中，京师有物夜出，毛身利爪，人独行遇之，往往弃所携物，骇而走。督捕者疑其伪，密遣健卒诈为行人，提衣囊夜行，果复出。掩之，乃盗者蒙黑羊皮，着铁爪于手，乘夜恐吓人以取财也。近日苏郡城外，夜有群火出林间或水面，聚散不常。哄传鬼兵至，愚民鸣金往逐之，亦有中刺者。旦视之，搞人也。所过米麦一空，咸谓是鬼摄去。村中先有乞食道人，传说其事，劝人避之，或疑此道人乃为贼游说者，度鬼火来处，伏人伺而擒之，果粮缸水手所为也。搜得油纸筒，即水面物，众器顿息。

312 隋郎将

隋妖贼宋子贤，潜谋作乱。将为无遮佛会，因举火袭击乘輿。事泄，鹰扬郎将以兵捕之。夜至其所，绕其所居，但见火坑，兵不敢进。郎将曰：“此地素无坑，止妖妄耳。”乃进，无复火矣，遂擒斩之。

313 贺 齐

贺齐为将军，讨山贼，贼中有善禁者，每交战，官军刀剑不得击，射矢皆还自向。贺曰：“吾闻金有刃者可禁，蛊有毒者可禁，彼能禁吾兵，必不能禁无刃之器。”乃多作劲木白楮，选健卒五千人为先登，贼恃善禁不设备，官军奋楮击之，禁者果不复行，所击杀万计。

314 萧 瑀

唐萧瑀不信佛法，有胡僧善咒，能死生人，上试之有验。萧瑀曰：“僧若有灵，宜令咒臣。”僧奉敕咒瑀，瑀无恙，而僧忽仆。

315 陆贞山

陆贞山粲所居前有小庙。吴俗以礼五通神谓之五圣，亦曰五王。陆病甚，卜者谓五圣为祟，家人请祀之。陆怒曰：“天下有名为正神，爵称侯王，而拏母妻就人家饮食乎？且胁诈取人财，人道所禁，何况于神，此必山魃之类耳。今与神约，如能祸人，宜加某身，某三日不死，必毁其庙。”家人咸惧，至三日病稍间，陆乃命仆撤庙焚其像，陆竟无恙，其家至今不祀五圣。

子云：“智者不惑，其答问智。”又曰：“敬鬼神而远之。”然则易惑人者，无如鬼神，此巫家所以欺人而获其志。今夫人鬼共此世间，鬼不见人，犹人不见鬼。阴阳异道，各不



相涉，方其旺也，两不能伤；及其气衰，亦为互制。惟夫惑而近之，自居于衰而授之以旺，故人不灵而鬼灵耳。西门豹以下，可谓伟丈夫矣。近世巫风盛行，瘟神仪从侈于钦差，白莲名牒繁于学籍，将来未知所终也，识者何以挽之？

316 魏元忠

唐魏元忠未达时，一婢出汲方还，见老猿于厨下看火。婢惊白之，元忠徐曰：“猿憨我无人，为我执炊甚善。”又尝呼苍头未应，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顺狗也，乃能代我劳。”尝独坐，有群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饥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鸛鹤鸣其屋端，家人将弹之，又止之曰：“鸛鹤昼不见物，故夜飞，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将何所之。”其后遂绝无怪。

317 鼓妖

范仲淹一日携子纯仁访民家，民舍有鼓为妖。坐未几，鼓自滚至庭，盘旋不已，见者皆股栗。仲淹徐谓纯仁曰：“此鼓久不击，见好客至，故自来庭以寻槌耳。”令纯仁削槌以击之，其鼓立碎。

318 李忠公

李忠公之为相也，政事堂有会食之案。吏人相传：移之则宰臣当罢，不迁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论道之所，岂可使朽蠹之物秽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听也。”遂彻而焚之。其下锥去积壤十四畝，议者伟焉。



明智部经务卷八

中流一壺，千金争挈。宁为铅刀，毋为楮叶。错节盘根，利器斯别。识时务者，呼为俊杰。集“经务”。

319 刘晏^{四条}

唐刘晏为转运使时，兵火之余，百费皆倚办于晏。晏有精神，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尝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视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入贱出贵，国家获利，而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

晏以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名言。当使之耕耘织纴，常岁平敛之，荒则蠲救之。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荒歉有端，则计官取赢，先令蠲某物贷某户，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矣。议者或讥晏不值赈救，而多贱出以济民者，则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急，善救灾者不使至赈给。故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缺国用，国用缺则复重敛矣。又赈给多侥幸，吏群为奸，强得之多，弱得之少，虽刀锯在前不可禁。以为二害。灾沴之乡，所乏粮耳，他产尚在，贱以出之，易以杂货，因人之力，转于丰处。或官自用，则国计不乏。多出菽粟，资之泉运，散入村间，下户力农，不能诣市，转相沿逮，自免阻饥。以为二胜。

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谷至百余万斛，无升斗沉覆者。又州县初取富人督漕挽，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白著”，不堪命，皆去为盗。晏始以官主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民困以苏，户口繁息。

晏常言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可谓知本之论，其去桑孔远矣。王荆公但知理财，而实无术以理之，亦自附养民，而反多方以害之，故上不能为刘晏，而下且不逮桑孔。

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以为官多则民扰，名言。故但于出盐之乡罢盐官，取盐户所煮之盐，但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至今用其法。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困弊。

常平盐之法所以善者，代商之匮，主于便民故也。若今日行之，必且与商争鬻矣。

320 平 余

李愷谓文侯曰：“善平余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一，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上熟则上余三而舍一，中熟则余二，下熟则余一，使民适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



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余。故虽遭饥馑水旱，余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而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此为常平义仓之祖，后世腐儒，乃以尽地力罪愆，夫不尽地力而尽民力乎？无怪乎谓富强，而实亦不能富强也。

321 社 仓

乾道四年，民艰食，熹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赈贷。夏受粟于仓，冬则加息以偿。歉蠲其息之半，大饥尽蠲之。几十四年以米六百石还府，见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故虽遇歉，民不缺血。诏下熹社仓法于诸路。

陆象山曰：“社仓固为农之利，然年常丰田常熟，则其制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岁歉，则有散而无敛，来岁秧时缺本，乃无以赈之。莫如兼制平余一食，丰时余之，使无价贱伤农之患；缺时余之，以摧富民封廩腾价之计。析所余为二，每存其一，以备歉岁，代社仓之匮，实为长便也。”

听民之便，则为社仓法；强民之从，即为青苗法矣。此主利民，彼主利国故也。○今有司积谷之法，亦社仓遗训。然所积只纸上空言，半为有司干没，半充上官无碍钱粮之用。一遇荒歉，辄仰屋窃叹，不如留谷于民间之为愈矣。噫！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今之抚按有第一美政，所急当举行者，要将各项下赃罚银，督令各府县尽数余谷。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许其以谷赎罪。大率上县每年要谷一万，下县五千，两直隶巡抚下，有县凡一百，则是每年有谷七十余万。积至三年，即有二百余万矣。若遇一县有水旱之灾，则听于无灾县分通融借贷，来年丰熟补还。则东西百姓，可免流亡，而朝廷于财赋之地，永无南顾之忧矣。善政之大，无过于此。”

322 预 备

河东路财赋不充，官有科买，则物价腾踊，岁为民患。明道先生度所需，使富家预备，定其价而出之。富室不失息，而乡民所费，比旧不过十之二三。民税常移近边，载往则道远，就余则价高。先生择富民之可任者，预使购粟边郡，所费大省。

用富民而不扰，是大经济，亦由廉惠实心，素孚于民故。不然，令未行而谤已腾矣。

323 周 忱

周文襄公巡抚江南时，苏州通税七百九十万石。公阅牒大异，询父老，皆言吴中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赋之贫民。贫民不能支，尽流徙。公创为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苏税额二百九十余万石，公与知府况钟好帮手。曲算，疏减八十余万。旧例不得团局收粮，公令县立便民仓。水次，每乡图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粮长”，收本乡图里夏秋两税，加耗不过十一。又于粮长中差力产厚薄为押运，视远近劳逸为上下，酌量支拨，京通正米一石支三，临清、淮安、南京等仓，以次定支，为舟楫剥转诸费。填出销入，支拨羨余，各存积县仓，号“余米”。米有余减耗，次年十六征，又次年十五，更有羨。正统初，淮扬灾，



盐课亏。公巡视，奏令苏州等府拨剩余米，县拨一二万石，运贮扬州盐场，准为县明年田租，听灶户上私盐给米。时米贵盐贱，官得积盐，民得食米，公私大济。公在江南二十二年，每遇凶荒，辄便宜从事，补以余米，赋外更无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学校、贤祠、古墓、桥梁、河道，修葺浚治，一切取给余米。

其后户部言济农余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属，尽括余米归之于官。于是征需杂然，而逋负日多。夫余米备用，本以宽济，一归于官，官不益多，而民遂无所恃矣。试思今日两税耗，果止十一乎？征收只十五、十六乎？昔何以薄征而有余，今何以加派而不足？江南百姓，安得不尸祝公而用思不置也。

何良俊曰：“周文襄巡抚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随处询访。遇一村村老农，则携之与俱，卧于榻下，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无不周知。故定为论粮加耗之制，而后金花银、粗细布轻赍等项，裨补重额之田，斟酌损益，尽善尽美。顾文僖谓循之则治，紊之则乱，非虚语也。自欧石罔一变为论田加耗之法，遂亏损国课，遗祸无穷。有地方之责者，可无加意哉！”

324 樊莹

樊莹知松江府，松赋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后，法在人亡，弊蠹百出。大者运夫耗折，称贷积累，权豪索偿无虚岁，而仓场书手，移新蔽陈，百计侵盗，众皆知之，而未有以处。莹至，昼夜讲画，尽得其要领。曰，运之耗以解者，皆齐民无所统一，利归狡猾，害及良善。而夏税军需，粮运纲费，与供应织造走递之用，皆出自秋粮。余米既收复余，展转迂回，此弊所由生也。乃请革民夫，俾粮长专运，而宽其纲用以优之。税粮除常运本色外，其余应变易者，尽征收白银。见数支遣部运者，既关系切身，无敢浪费。掌计之人，又出入有限，无可蔽藏。而白银入官，视输米又率有宽剩，民欢趋之。于是积年之弊十去八九，复革收粮囤户，以消粮长之侵渔。取布行人代粮长输布，而听其赍持私货，以贍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抚使下其法于他州，俾悉遵之。

可以补周文襄与钟伯律所未备。○今日粮长之弊，又一变矣，当事何以策之。

325 陈霁岩

陈霁岩知开州事。万历己巳大水，无蠲而有赈。府下有司议，公倡议极贫谷一石、次贫五斗，务沾实惠。放赈时编号执旗，鱼贯而进，虽万人无敢哗者。公自坐仓门小棚，执笔点名，视其衣服容貌，于极贫者暗记之。庚午春，上司行牒再赈极贫者，书吏禀出示另报，公曰：“不必也。”第出前点名册中暗记极贫者径开唤领，乡民咸以为神。盖前领赈时，不暇妆点，尽见真态故也。

陈霁岩在开州。己巳之冬，仓谷几尽，抚台命各州县动支在库银二千两余谷。此时谷价腾踊，每石银六钱，各县遵行，派大户领余，给价五钱一石，每石陪已一钱，耗费复一钱。灾伤之余，大户何堪，而入仓谷止四千石。是上下两病也，公坚意不行，竟以此被参，以灾年仅免。至庚午秋，州之高乡大熟，邻境则尽熟，谷价减至三钱余。方申抚台动支银二千两。派大户分余，报价三钱，即如数给之。自后时价益减之二钱五分，大户请扣



除余银，公笑应之曰：“宁增谷勿减银也。”比上年所买，多谷三千余石，而大户无累赔。报上司外，余谷七百余石，则尽以给流民之复业者。先是本州土城十五，连年大雨灌注，凡崩塌数十处。庚午秋，当议填修。吏请役乡夫，公不许。会有两年被灾，流民闻已蠲荒粮，思还乡井。因遍出示招抚云，亟归种麦，官当赈尔。乃出前大户所余余谷，刻期给散。另出四五小牌于各门一里外，令各将盛谷袋，装土到城上填崩塌处，总甲于面上用印，仓中验印发谷。再赈而城已修完。

北方州县，唯审均徭为治之大端。三年一审，合一州八十八里之民，集庭而校勘之。自极富至极贫，定为九则，赋役皆准此而派。区中首领有里长、老人、书手，官唯据此三等人，三等人因得招权要贿。公莅任，轮审均徭尚在一年后，乃取旧册，查自上上至下上七则户照各里开填，分作二簿。每日上堂，辄以自随。或放告，或听断，或理杂务，看有晓事且朴实者，出其不意，唤至案前。问是何里人，就摘里中大户，问其家道何如？比年间何户骤富？何户渐消？随其所答，手注簿内。如此数次参验之，所答略同。又一日，点查农民，本州概有二百余人，即闭之后堂，各给一纸，令开本里。自万金至百金等家，严戒勿欺。又因圣节，先扬言齐点各役，至期拜毕，既唤里老书手到察院，分作三处，各与纸笔。令开大户近年之消乏者，或殷厚如故，不必开也。以上因事采访，编成底册。审时，一甲人齐跪下堂，公自临视，择其中二三笃实人，作为公正。与里长同举大户，应升应降者，诸人知底册甚明，咸以实举，遂从而酌验之，顷刻编定。一日审四五里，往往州官待百姓，不令百姓待州官也。只此便是最善政。

326 平米价二条

赵清献公，熙宁中知越州。两浙旱蝗，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诸州皆榜衢路，立告赏禁人增米价。俗吏往往有此。公独榜通衢，令有米者增价籴之。于是米商辐辏，米价更贱。

凡物多则贱，少则贵。不求贱而求多，真晓人也。

抚州饥，黄震奉命往救荒，但期会富民耆老以某日至，至则大书：“闭籴者籍，强籴者斩”八字，揭于市，米价遂平。

327 抚流民三条

富郑公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庐室十余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廩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遣人持酒肉饭糗慰藉，出于至诚，人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埋之，目曰“丛冢”。明年，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归，募兵者万计。帝闻之，遣使褒劳。前此救灾，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救之而实杀之。弼立法简尽，天下传以为式。

能于极贫弱中，做出富强来，真经国大手。

滕元发知郢州，岁方饥，乞淮南米二十万石为备。有此米便可措手。时淮南京东皆大

饥，元发召城中富民与约曰：“流民且至，无以处之，则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废营地，欲为席屋，以待之。”民曰：“诺。”为屋二千五百间，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受地，井灶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壮者樵，妇汲，老者休，民至如归。上遣工部郎中王右按视。庐舍道巷，引绳棋布，肃然如营阵。右大惊，图上其事。有诏褒美，盖活万人云。

祁尔光曰：“滕达道之处流民，大类富郑公，富散而不扰。滕众聚而能整，皆可为法。”

成化初，陕西至荆襄唐邓一路，皆长山大谷，绵亘千里。所至流通，藏聚为梗，刘千斤因之作乱，至李胡子复乱，流民无虑数万。都御史项忠，下令有司逐之，道死者不可胜计。祭酒周洪谟悯之，乃著《流民说》。略曰：“东晋时，庐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滋县于荆江之南。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侨置南雍州于襄水之侧。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遂并于襄阳，迄今千载，宁谧如故，此前代处置得宜之效。今若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民安生理，则流民皆齐民矣，何以逐为？”李贤深然其说。成化十一年，流民复集如前，贤乃援洪谟说上之。贤相自能用言。上命副都原杰往莅其事。杰乃遍历诸郡县，深山穷谷，宣上德意延向流民。父老皆欣然愿附籍为良民，于是大会湖、陕、河南三省抚按，合谋金议，籍流民得十二万三千余户，皆给与闲旷田亩，令开垦以供赋役，建设州县以统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县；割郟津之地，置郟西县；割汉中洵阳之地，置白河县。又升西安之商县为商州，而析其地为商南、山阳二县。又析唐县、南阳、汝州之地，为桐柏、南台、伊阳三县，使流寓土著，参错而居。又即郟阳城置郟阳府，以统郟及竹山、竹溪、郟西、房、上津六县之地。又置湖广行都司及郟阳卫于郟阳，以为保障之际。因妙选贤能，要着。荐为守令，流民遂安。

今日招抚流移，皆虚文也。即有地，无室庐，即有田，无牛种，民何以归？无怪乎其化为流贼矣。倘以讨贼之费之半，择一实心任事者，专管招抚，经理生计，民且庆更生矣，何乐于为贼耶！

328 耕 牛

治平间河北凶荒，继以地震，民无粒粮，往往贱卖耕牛，以苟延岁月。是时刘涣知澶州，尽发公帑之钱以买牛。明年震摇息，逋民归，无牛可耕，价腾踊十倍。涣以所买牛，依原直卖与。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

329 义 船

先是制置使司岁调明、温、台三郡民船，防定海，戍淮东京口。船在籍者，率多损失。每按籍科调，吏并缘为奸，民甚苦之。吴潜至，立“义船法”。令三郡部县，各选乡之有材力者，以主团结。如一都岁调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则众办六舟，半以应命，半以自食其利，有余资俾蓄以备来岁用。凡丈尺有则，印烙有文，调用有时，著为成式。其船专留江浙，不时轮番下海巡绰，船户各欲保护乡井，竞出大舟以听调发。且日于三江

合兵民船阅之，环海肃然。设永平寨于夜飞山，统以偏校，饷以主券，给以军舰，使渔户有籍，而行旅无虞。设向头寨外防倭、丽，内蔽京师。又立烽燧，分为三路，皆发轫于招宝山，一达大洋壁下山，一达向头寨，一达本府看教亭。从亭密传一牌，竟达辕帐，而沿江沿海，号火疾驰，观者悚惕。

海上如此联络布置，使鲸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呼吸相通，何寇之敢乘。

330 李邕侯

唐制：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阵，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则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则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以图吐蕃，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来，承平日久，武备渐弛。开元之末，张说始募长征兵，谓之“弓骑”，其后益为六军。及李林甫为相，诸军皆募人为之。兵不土著，又无宗族，近日募兵，皆坐此病。不自重惜，祸乱遂生。德宗与李泌议，欲复旧制。泌对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粟二百四万斛。国家比遭乱，经费不充。未暇复府兵也。”上曰：“亟减戍卒归之何如？”对曰：“陛下诚能用臣之言，可以不减戍卒，奇。不扰百姓，粮食皆足，粟麦日贱，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对曰：“此须急为之，更奇。过旬月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兰之间，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缿，染为采缿，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余头。又命诸冶铸农器，余麦种，分赐缘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余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余贮，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缿多。边居人至少军，士月食官粮，粟麦无以售，其价必贱，名为增价，实比今岁所减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对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归，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据募应之数，移报本道，虽河朔诸帅，得免代戍之烦，亦喜闻矣。不过数番，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边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

屯田之议，始于赵充国。然羌平遂罢屯田，又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则善后之策未尽也。邕侯因戍卒屯田，因屯田复府兵，其言凿凿可任，不知何以不行。

331 虞集

元虞集，仁宗时拜祭酒，讲罢，因言京师恃东南海运，而实竭力民，以航不测。乃进曰：“京东濒海数千里，皆萑苇之场，北极辽海，南滨青齐，海潮日至，淤为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为之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长。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视其成，则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积蓄，乃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则佩之符印，俾得以传子孙。则东南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远宽东南海运之力，内获富民得官之用。淤食之民，得有所归，自然不至为盗矣。”说者不一，事遂寝。

其后脱脱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收粟麦百余万石，不烦海运，京师

足食。元主从之。于是立分司农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祜，兼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抵檀顺，东及迁民镇，凡官地及元管各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给钞五百万锭。又略仿前集贤学士虞集议，于江淮招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圃堰之人各千人为农师。降空名添设职事，敕牒十二道，募农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三百人者从七，就令管领所募之人。所募农夫，每人给钞十锭，期年散归，遂大稔。

何孟春《余冬序录》云：“国朝叶文庄公盛巡抚宣府时，修复官牛官田之法，垦地日广，积粮日多，以其余岁易战马千八百余匹。其屯堡废缺者，咸修复之。不数月，完七百余所。今边兵受役权门，终岁劳苦，曾不得占寸地以自衣食，军储一切，仰给内帑，战马之费于太仆者不貲，屯堡尚准修筑。悠悠岁月，恐将来之夷祸难支也。”

樊升之曰：“贾生之治安，晁错之兵事，江统之徙戎，是万世之至画也。李邕侯之屯田，虞伯生之垦墅，平江伯之漕运，平江伯陈瑄，合肥人。永乐初，董北京海漕，筑淮阳堤八百里。寻罢海运，浚会通河通南北饷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险。设仪真、瓜州坝港；凿徐州、召梁洪；筑刁阳南旺湖堤；开白塔河，河通江；筑高邮湖堤，自淮至临清，建闸四十七。建淮徐临通仓，以便转输，置舍卒导舟，设井树以便行者。是一代之至画也。”

李允则之筑圃起浮屠，事见术智部。范文正、富郑公之救荒，是一时之至画也。画极其至，则人情允协，法成若天造，令出如流水矣。

332 刘大夏

弘治十年，命户部刘大夏出理边饷。或曰：“北边粮草，半属中贵人子弟经营，公素不与先辈合，恐不免刚以取祸。”大夏曰：“处事以理不以势，俟至彼图之。”既而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要着。遂得其要领。一日，揭榜通衢云：某仓缺粮若干石，每石给官价若干，凡境内外官民客商之家，但愿输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虽中贵子弟亦不禁。不两月，仓场充牣。盖往时粮百石、草千束方准告。以故中贵子弟，争相为市，转买边人粮草，陆续运至，牟利十五。自此法立，有粮草之家，自得告输，中贵子弟，即欲收余，无处可得。公有余积，家有余财。

忠宣法诚善，然使不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如何得知，能如此虚心访问，实心从善，何官不治，何事不济。昔唐人日台中坐席为“痴床”，谓一坐此床，骄傲如痴。今上官公坐皆痴床矣，民间利病，何由上闻。

333 董博霄

董博霄磁州人，至正十六年，建议于朝曰：“海宁一境，不通舟楫，军粮唯可陆运。濒海之人，屡经寇乱，且宜曲加存抚，权令军人运送。其陆运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负米四斗，以夹布囊盛之，里郡封识。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轻行一十四里。日可运米二百石，每运可供二万人。此百里一日运粮之数也。”

按：长陵北征时，命侍郎帅逵督饷。逵以道险，车载民疲粮乏。乃择平坦之地，均其



里路，置站堡，每夫一人，运米一石。此送彼接，朝往暮来，民不困而食足。亦法此意。

334 刘本道

先是漕运京粮，唯通州仓临河近便。自通州抵京仓，陆运四十余里，费殷而增耗不给。各处赴京操军，久役用乏。本道虑二者之病，奏将通州仓粮，于各月无事之时，令歇操军旋运至京，每二十石给赏官银一两。而漕运之粮，止于通州交纳。就彼增置仓廩三百间，以便收贮，岁积羨余米五十余万石，以广京储。上赐二品服以旌之。

按：本道常州江阴人，由椽吏受知于靖远伯王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从征云南，多用其策。正统中，从金尚书濂征闽贼，活胁从者万余，升户部员外郎。景泰初，西北多事，民不聊生。本道请给价买牛二千头，并易谷种与之。贵州边仓粮侵盗事觉，转展连坐，推本道往治，不逾月而积弊洞然。上嘉其廉能，赐五云彩缎。天顺初，进户部右侍郎，总督京畿及通州、淮安粮储。本道固以才进，而先辈引贤不拘资格。○祖宗用人才不偏科目，皆今日所当法也。

335 苏轼

苏轼知杭州，时岁适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贵。复得赐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方春，即减价粜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杭本江海之地，水泉咸苦，民居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取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宋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积，为田一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矣。运河失河水之利，则取给于江潮。湖浑浊多淤，河行阨阨中，三年一淘，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轼始至，浚茅山、盐桥二河。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复造堰闸，以为湖水蓄泄之限，然后潮不入市。且以余力复完六井，民稍获其利矣。轼间至湖上，周视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于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吴人种麦，春辄芟除，不遗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种麦，收其利以备修湖，则湖当不复湮塞。乃取救荒之余，得钱粮以贯石数万。”乃复请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杭人名之苏公堤。

华亭宋彦云：“西湖蓄水，专以资运河。湖滨多水田，春夏间苦旱，秋间又苦涝，莫若专设一司，精究水利。湖宜闸广浚深，诸山水溢则能受，诸田若旱则能泄。闸司又俟浅深以启闭，则运无阻滞，而三辅内膏腴可望矣。”按此宋人为都城漕计，其实今日亦宜行之。迩来西湖渐淤，有力者喜于占业地方，任事者不可不虑其终也。

336 张需

张需长于治民，先佐郟州，渠有淤者，废水田数十年。守相继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惮于动众，需往看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毕。”守怪以为妄，需乃聚人得

其数，各带器物，分量尺数，争效其力，三日遂毕。守大惊，以为神助。迁霸州守，见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户，每户各报男女大小口数，派其合种粟麦桑枣，纺绩之具，鸡豚之数，偏晓示之。暇则下乡至其户簿验之，缺者罚之。于是民皆勤力，无敢偷情。不二年，俱有恒产，生理日滋。

337 李若谷赵昌言

安丰苟陂县，叔敖所创，为南北渠，溉田万顷。民因旱，多侵耕其间，雨水溢则盗决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谷知寿春，下令陂决不得起兵夫，独调颍陂之民，使之完筑。自是无盗决者。

天雄军豪家，刍麦亘野时，访奸人，穴官堤为弊。咸平中赵昌言为守，廉知其事未问。一旦堤溃，吏告急，昌言命急取豪家所积给用塞堤，自是奸止。

近日东南漕务孔亟，每冬作坝开河，劳费无算，而丹阳一路尤甚。访其由则居人岁收夫脚盘剥之值，利于阻塞。当起坝时，先用贿存基，挨粮过后，辄于深夜填土，至冬水涸，不得不议疏通。若依李赵二公之策，竭一年之劳费，深加开浚，晓示居民，后有壅淤，即责成彼处自行捞掘。庶常镇之间，或可息肩乎。或言每岁开塞，不独夫脚利之，即官吏亦利之，此又非愚所敢知也。

338 屯 牧

西番故饶马，而仰给中国茶饮疗病。祖制以蜀茶易番马，久而寝弛。茶多阑出，为好入利，而番马不时至。杨文襄乃请重行太仆宛马之官，而严私通禁，尽笼茶利于官，以报致诸番。番马大集，而屯牧之政修。

其抚陕西，则创城平虏、红古二地，以为固原援。筑垣濒河，以捍靖虏。其讨安化，则援张永策，以诛逆瑾。出将入相，谋无不酬。当时目公为智囊，又比之姚崇，不虚也。

339 张全义二条

东都荐经寇乱，其民不满百户。张全义为河南尹，选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给一旗一榜，谓之屯将。使诣十八县故墟落中，植旗张榜，招怀流散，劝之树艺，蠲其租税，唯杀人者死，余俱笞杖而已。由是民归如市，数年之后，渐复旧规。

全义每见田畴美者，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彩衣物。民间言张公不喜声妓，独见佳麦良蚕乃笑耳。由是民竞耕蚕，遂成富庶。

全义起于群盗，乃其为政，虽良吏不及。彼吏而盗者，不愧死耶？○全义一笑而民劝，今则百怒而民不威何也。



340 植桑除罪

范忠宣公知襄城，襄俗不事蚕织，鲜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轻者，使植桑于家，多寡随其罪之轻重，后按其所植荣茂与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怀之不忘。

愚于今日军徒之罪，亦有说焉。夫军藉以战，徒藉以役，非立法之初意乎。今不然矣，或佯死，或借差，或倩代，里甲有金解之扰，卫所有口粮之费，而罪人之翱翔自如，见者不得而问焉。即所谓徒者，视军校苦，故谚有“活军死徒”之说。然而富者买月，贫者行丐，即驿中旁挽之事，所资几何，又安用此徒为哉。然则宜如何？曰：莫若以屯法行之。方今日议开垦未有成效，诚酌军卫之远近，徒限之多寡，押赴某处开荒若干亩，候成熟升科，即与准罪释放。其或愿留，即为世业。行之数年，将旷土渐变为熟土，且奸民俱化为良民，其利顾不大欤？若夫安插有法，羁縻有法，稽核有法，劝相有法，是又非可以一言尽也。

341 铅铜钱

楚王马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辐辏。湖南地多铅铁，军都判官高郁，请铸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只济一境之用，周流不滞，亦足矣。国用富饶。湖南民不事蚕桑，郁令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

官府无私，即铅铁尚可行，况铜乎。夫钱法所以壅而不行者，官出而不官入。即人也，以恶钱出，而以良钱入。出价厚而入价廉，民谁甘之。故曰：君子平其政。上下平，则政自行矣。

342 钱引

赵开既疏通钱引，民以为便。一日，有司获伪引三十万，盗五十人，议法当死。张浚欲从之。开曰：“相君误矣，使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矣。黥其徒使治币，是相君一日获三十万之钱，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称善。

不但起五十人之死，又获五十人之用，真大经济手段，三十万钱又其小矣。

343 益众

备依刘表，尝忧兵寡，不足以待曹兵。诸葛亮进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民心不悦。可语刘荆州，令凡有游户，皆使自宝，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其众遂强。

344 陶侃

陶侃性俭厉，勤于事。作荆州时，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其意。后正会植积雪始晴，听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又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根坚可代钉足。公即超两阶用之。

345 苏州堤

苏州至昆山县凡七十里，皆浅水无陆途。民颇病涉，久欲为长堤，而泽国艰于取土。嘉祐中人有献计，就水中以蓬蘽白蘂为墙，栽两行，相去三尺。去墙六丈，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实蓬蘽中，候干则以水车汰去两墙间之旧水。墙间六尺皆土，留其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以为堤，每三四里则为一桥，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遂为水利。今娄门塘是。

346 丁晋公

祥符中，禁中火。时丁谓主营复宫室，患取土远。公乃命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堑，乃决汴水入堑中，引诸道竹木簰筏，及船运杂材，尽自堑中入。至公门事毕，却以折毁瓦砾灰壤，实于堑中，复为街衢。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费以亿万计。

此公确有心计，但非相才耳。故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

347 郑端简公三条

嘉靖丁巳四月，三殿三楼十五门俱灾。文武大臣会议修建，海盐郑公晓时，协理戎政，率军营三万人，打扫火焦。郑公白黄司礼，砖瓦木石，不必尽数发出。如石全者、半者、一尺以上者，各另团围，就便堆积。白玉石烧成石灰者，亦另堆积，砖瓦皆然。不数日，工部欲改修端门外廊房为六科，并各朝房，午门以里，欲修补烧柱墙缺。又有谨身殿后，乾清宫前，隆宗、景运二门中，砌高墙一道，拦断内外。内监工部议从外运砖、运灰，运黄土调灰。一时起小车五千辆，民间骚动。公告黄司礼曰：“午门外堆积旧砖石，并石灰无数，可尽与工部，修端门外廊房。其在午门以内者，可与内监修理柱空，并砌乾清宫前墙。”黄甚喜。公曰：“又修砌必用黄土，今工部起车五千辆，一时不得集，况长安两门，承天端门午门，止可用车夫出入，再加车辆，阻塞难行。见今大工动作，两阙门外多空地，可挖黄土用，却命军搬焦土，填上用黄土盖三尺，岂不两便。”黄曰：“善。”午门以里，台基坏石，移出长安两门甚远。今厚载门修砌剥岸，若命军搬出右顺门，右启明门前下北甚近，就以此石作剥岸填堵，不须减工部估料，若减估必有梗来。但省军士劳力亦可。”黄又曰：“善。”公曰：“旧例火焦木，军搬送琉璃黑窑二厂，往回四十里，今焦木皆长大，不惟皇城诸门难出，外面房稠路狭，难行难转。况今灾变，各门内臣小房，非毁

即折坏，必须修盖，方可容身。莫若将焦木移出左右顺门外，东西宝善、思善二门前后，并启明、长庚两长街，听各内臣掰取焦皮作炭。木心可用者，任便取去，各修私房。以皇城内物，修皇城内房，不出皇城四门，亦省财力。”黄又曰：“善。”

锦衣赵子户，持陆锦衣帖来言，军士搬出火焦，俱置长安两门外大街两旁，四夷朝贡人往来看见不雅。体面话。庆寿寺西夹道有深坑，可将火焦填满。公曰：“三殿灾，朝廷已诏天下，如何说不雅，谁敢将朝廷龙文砖石，填罪废太平侯故宅。况寿官灾，九庙灾，火焦皆出在长安两门外。军士从长安大街，重去空来，人可并行，官可照管。若从两夹道人，必从寺东夹道出，路多一半，三万人只做得一万五千人生活，岂有营军为人填坑？且火焦工部还有用处，待木石料完，要取火焦铺路，直从长安坊牌下，填至奉天殿前。每加五寸，皆碎平实，又加五寸。至三尺许，方可在上行大车早船滚石。不然，街道廊道皆坏矣。见今午门外东西肋下，数万担火焦积堆，若搬出，正虑不久又要搬入耳。”赵复语，公径出。

会议午门台基，及奉天门殿楼等台基、阶级石、柱礲、花板石面，纷纷不决。公欲言，恐众不肯信，特造大匠徐杲请教。杲虽匠艺，亦心服公，即屏左右。公曰：“今有三事：一午门台基。众议将前三面拆去一丈，从新筑上砌石，如此恐今工作不及国初坚固，万一楼成后旧基不动，新基倾侧，费巨万矣。莫若止将台下龟脚东腰墩板等石，除不被火焚坏者留之，其坏者凿出烬余，约深一尺五寸，节做新石，补入内土令坚，仍用木杉板障之。决不圯坏而分三工，不过一月可完。惟左右掖门两旁须弥座石，最大且厚，难换，必须旁石换齐后，如前凿出约深二尺五寸，做成新石，垫上出旧石空，齐用铁创肩进，亦易为力。”徐曰：“善。”公又曰：“奉天门阶沿石，一块三级，殿上柱礲，大者方二丈，如此重大，不比往时皇城无门阻隔，可拽进。近年九庙灾，木石诸料不能进，拆去承天门冬墙方进得。今料比九庙，又进三重门，尤难为力。莫若起开焦土，将旧阶沿、礲石、地面花板石逐一番转，尚有坚厚可用，番取下面，加工用之。至于殿上三级台基，并楼门台基，俱如户门挖补皆可。公能力主此议，省夫力万万，银粮何至数百万，驴骡车辆又不知几，莫大功德也。”徐甚喜，后三日再议，悉如前说。

348 徐 杲

嘉靖间，上勤于醮事，移幸西苑，建万寿宫为斋居所。未几万寿宫灾，阁臣请上还乾清宫。上以修玄不宜近官，谕工部尚书雷礼兴工重建。礼以匠师徐杲有智，专委经营，皆取用于工部营缮司。原收赎工等银，及台基、山西二厂，原存本科，与夫西苑旧砖旧石，稍新改用，并不于各省派办。其夫力则以歌操军夫充之，时加犒赏。及催募在京贫寒乞丐之民，因济其饥。是以中外不扰，军民踊跃而功易成。后历升通政侍郎及工部尚书职衔。

349 贺盛瑞九条

嘉靖中修三殿中道阶石，长三丈，阔一丈，厚五尺。派顺天等八府民夫二万，造早船泄运，派府县佐二官督之。每里掘一井以浇旱缸，资渴饮，计二十八日到京。官民之费，



总计银十一万两有奇。万历中鼎建两宫大石，御史亦有金用五城人夫之议。工部郎中贺盛瑞用主事郭知易议，造十六轮大车，用骡一千八百头拽运，计二十二日到京，费不足七千两。又造四轮官车百辆，召募殷实户领之，拽运木石。每日计骡给直，其车价每辆百金，每年扣其运价二十两，以五年为率。官银固在，一民不扰。

慈宁宫石础二十余，公令运入公所。内监哗然言旧，公曰：“石安得言旧，一凿就新，有事我自当之，不尔累也。”

献陵山沟，两岸旧有砖砌，山水暴发，砖不能御也，年修年圯，徒耗金钱。督工主事贺盛瑞欲用石，而中贵岁利冒破，主于仍旧。贺乃呼工上作官谓之曰：“此沟岸何以能久？”对曰：“宜用黑城砖而灌以灰浆。”公曰：“黑城砖多甚，内官何不拆二三万用。”作官对以畏而不敢。公曰：“第言之，我不查也。”作官如言以告，内监中官怀疑，未解公意，然利动其心，遂拆二万。久之不言，一日同至沟岸尽处，谓中官曰：“此处旧用黑城砖乎？”中官曰：“然。”公曰：“山水暴发，砖不可御，砌之何益，不如用石。”中官曰：“陵山之石，谁人敢动。”公笑曰：“沟内浮石，非欲去之以疏流水者乎？”中官既中其饵，不敢复言。于是每日五鼓点卯，夫匠各带三十斤一石，不数日而成山矣。原估砖二十万，既用石，费不过五万。

坟顶石重万余斤，石工言，非五百人不能秤起。公念取夫于京，远且五十余里，用止片时，而令人往返百里。给价难为公，不给价难为私。乃于近村壮丁借片时，人给钱三文。费不千余钱，而石已合笋矣。

神宫监修造，例用板瓦。然官瓦黑而恶，乃每片价一分四厘，民瓦白而坚，每片价止三厘。诸阉阴耗食于官窑久矣，民瓦莫利也。盛公督事，乃躬至监谓诸阉曰：“监修几年矣？”老成者应曰：“三十余年。”公曰：“三十余年，而漏若此，非以瓦薄恶故耶？”曰：“然。”公乃阴运官民瓦各一千，记以字而参聚之。于是邀监工本陵掌印，与合陵中官至瓦所。公谓曰：“瓦惟众择可者。”金曰：“白者佳。”又不得公道。取验之，民瓦也。公曰：“民瓦既佳且贱，何苦而用官窑？”监者曰：“此祖宗旧制，谁敢违之。”公曰：“祖制用官窑，为官胜于民也。岂为冒被钱粮，不堪至此。余正欲具疏，借监官为证耳。”遂去。监者随至寓，下气谓公曰：“此端一开，官窑无用，且得罪，请如旧。”公不可。请用官民各半。复不可。监者知不可夺，乃曰：“惟公命，第幸勿泄于他监工者。”于是用民瓦二十万，省帑金二千余。

金刚墙实土，而在工夫止二十余名，二人一筐，非三五日不可。公下令曰：“多抬土一筐，加钱二文。”以朱木屑为记，各夫飞走，不终日而毕。

锦衣卫题修鹵簿，计费万金，公嫌其滥。监工内臣，待毁坏者俱送司。公阅之，谓曰：“此诸弁畏公精明，谀使悦而后进言。作此伎俩，以实题中疏语耳。不然，驾阁库未闻火，而铜带胡由而焦，旧宜腐，胡直断如切。”内臣如言以诘诸弁，且言欲参。诸弁跪泣求免，工完无敢哗。用未及千，而鹵簿已涣然矣。

永宁长公主举殡，例搭席殿群房等约三百余间，内使临行时，俱拆去。公令择隙地搭盖，以揪棍横穿于杉木缆眼下埋之，席用麻绳连合。在工之人，无不笑公作无益也。殡訖，内官果来取木，木根牢固，席复连合，既以力断绳取之不易，遂舍之去。公呼夫匠谓曰：“山中风雨暴至，无屋可避，除大殿拆外，余小房留与汝辈作宿食何如。”众金曰便。公曰：“每一席官价一分五厘，今止作七厘，抵工价，拆棚日，席听尔等将去。断麻作麻

觔用，木作回料何如？”众又曰便。

都城重城根脚下，为雨水冲激，岁久成坑，啮将及城，名曰“浪窝”。监督员外受部堂旨，议运吴家村黄土填筑，去京城二十里而遥，估银万一千余两。公建议但取城濠之土以填塞，则浪窝得土而筑之固，城壕去土而浚之深。银省功倍，计无便此。比完工，止费九百有奇。

按：两宫之役，贺公为政，事例既开，凡通状到日，即给帖，银完次日，即给咨。事无留宿，吏难勒索，赴者云集，得银百万两。公每事核实裁去浮费，竟以七十万竣役，所省九十万有奇。工甫完，反以不识论去，冤哉！然余览公之子仲轼所辑《冬官纪事》，如抑木商请窑税，往往必行其意，不辞主怨，宜乎权贵之侧目也。夫有用世之才，而必欲使细其才，以求容于世，国家亦何利焉。吁，可叹已！

徽州木商王天俊等十人，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札付，买木十六万根。贺念此差一出，勿论夹带私木，即此十六万根木，逃脱三万二千余根，亏国课五六万两，方极力杜绝，而特旨下矣。一时奸商扬扬得意，贺乃呼至谓曰：“尔欲札，我但知奉旨以给札耳。札中事尔能禁我不行开载耶？”于是列其指称皇木之弊：一不许希免关税，盖买木官给平价，即是交易，自应照常抽分；二不许磕撞官民船只，如违照常赔补；三不许骚扰州县，派夫拽筏；四不许搀越过关；五不给预支，俟木到张家湾，部官同科道逐根丈量，具题给价。于是各商失色曰：“如此则札付直一空纸，领之何用。”遂皆不愿领札，向东厂到赃矣。又工部屯田司主事，差管通济局、广积局，局各设抽分大使一员、攒典一名，巡军十五名，官俸军粮岁支一百三十余石。每年抽分解部银七八十两，少五六十两，尚不及费。贺公盛瑞欲具题裁革，左堂沈敬宇止之。公查初年税入，岁不下千金。该局所辖窑座，自京师及通州、昌平、良涿等处，税岁砖瓦近百万。后工部招商买办，而局无片瓦矣。公既任其事，稍一稽查，即如木商王资一项，漏银一百零九两，他可知已。嗣查窑税，而中贵王明为梗。公谓中贵不可制，而贩户可制。即出示通衢，严谕巡军军民人等，敢有买贩王明砖瓦者，以漏税论。官吏军余卖放者，许诸人详告，即以漏出砖瓦充赏。王明窑三十余座，月余片瓦不售，哀求报税矣。诸势要闻风输税，即一季所取，逾二十余万。一岁所积，除勋戚祭葬取用外，该局积无隙地，各衙门小修，五月取给焉。

350 陈懋仁

陈懋仁云：泉州库收铁甚伙，皆先后所收，不堪置器也。余尝监收目击可用，乃兵子饰虚，利在掙餉，不论堪否，故毁解还。余议堪者官给工料，分发各营修理兼用；不堪者作铁与之。于军器银内，银七器三，点额搭给，解验查盘，一如新造之法。并散雨湿火药，而加硝提之。计省二千余金，即于餉银内扣库，以抵下年征额。节军费以纾民力，计无便此。乃当事者泛视不仁，终作朽物。惜哉！

351 叶石林

叶石林梦得。在武昌，岁值水灾，京西尤甚。浮殍自唐邓入境，不可胜计。令尽发常平所储以赈，惟遗弃小儿无由得之。一日询左右曰：“民间无子者何不收养？”曰：“患既

长或来识认。”叶闾法例：凡伤灾遗弃小儿，父母不得复取。作法者其虑远矣。遂作空券数十，具载本法，即给内外厢界保伍。凡得儿者，皆使自明所从来。书券给之，官为籍记。凡全活三千八百人。

352 虞允文

先是浙民岁输丁钱绢轴，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虞公允文闻之恻然，访知江渚有获场利甚博，而为世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数以闻，请以代输民之身丁钱。符下日，民欢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乐。

353 置槐置鼓

章存宽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堆，经雨辄毁。孝宽临州，勒部内当垓处，但植槐树。既免修复，又便行旅。宇文泰后见之，叹曰：“岂得一州独尔！”于是诸州皆计里种树。

魏李崇为兖州刺史，兖旧多劫盗，命村置一楼，楼皆悬鼓。盗发之处，乱击之；旁村始闻者，以一击为节；次二、次三。俄顷之间，声布百里，皆发人守险，于是盗无不获。

袁了凡曰：宋薛季宣令武昌，乡置一楼，盗发伐鼓举烽，瞬息遍百里。事与李崇合。乱世弭盗之法，莫良于此。独宋向子韶知吴江县，太守孙公杰令每保置一鼓楼，保丁五人，以备巡警，盗发则鸣鼓相闻。子韶执不可。曰：“争斗自此始矣。”是亦一见也。大抵相机设法，顾其人方略何如，惟明刑薄赋裕民，为弭盗之本。

354 分将

仲淹知延州，先是总官领边兵万人，提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寇出则官卑者先出御。仲淹曰：“将不择人，以官为次第，败道也。”乃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六将领之，将各三千，分部训练，使量贼多寡，更番出御。

梅少司马客生疏云：“古之诏爵也以功；今之叙功也以爵。”二语极切时弊。夫临阵则卑者居先，叙功又卑者居后，是直以性命媚人耳，宜志士之裹足而不出也。分将迭出之议固当，吾谓论功尤当专叙汗马，而毋轻冒帷幄，则豪杰之气平，而功名之士知奋矣。

356 徐阶二条

世庙时倭蹂东南，抚按亟告急请兵。职方郎谓兵发而倭已去，谁任其咎，尚书惑之。相阶持不可，则以赢卒三千往。阶争之曰：“江南腹心地，捐以共贼久矣。部臣于千里外，何以遥度贼之必去，又度其去而必不来，而阻援兵不发也。夫发兵者，但计当与不当耳。不当发，则毋论精弱皆不发，以省费。当发则必发精者，以取胜。而奈何虚文涂耳目，置此三千赢卒与数万金之费，以饷贼耶！”尚书惧，乃发精兵六千，俾偏将军许国、李逢时将焉。国已老，逢时敢深入，而疏。骤击倭胜之，前遇伏溃。当事者以发兵为阶咎，阶复



疏云：“法当责将士战而守令守，今将士一不利，辄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溃矣，将校复坐死，而守令仅左降，此何以劝惩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为兵者一，而为民者百，奈何以战守并责将校也。夫守令勤则粮饷必不乏，守令果则探哨必不误，守令警则奸细必不容，守令仁则乡兵必为用。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

汉法之善民即兵，守令即将，故郡国自能制寇。唐之府兵，犹有井田之遗法。自张说变为驍骑，而兵农始分。流为藩镇，有将校而无守令矣。迄宋以来，无事则专责守令，而将校不讲韬铃之术；有事则专责将校，而守令不参帷幄之筹。是战与守，两俱虚也。徐文贞此议，深究季世塌冗之弊。

阶又念虏移庭牧宣大，与民杂居，士卒不得耕种，米麦每石直至中金三两，而所给月粮仅七鍰，半菽且不继，时畿内二麦熟，石止值四鍰，可及时收买数十万石。石费五鍰，可出居庸抵宣府，费八鍰，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约合计之，费止金一两，而士卒可饱一月食。其地米麦，当亦渐平。上疏行之。

356 习射习骑

种世衡所置青涧城，逼近虏境。守备军弱，刍粮俱乏。世衡以官钱贷商旅，使致之，不问所出入，未几仓廩皆实。又教吏民习射，虽僧道妇人亦习之，以银为的，中的者辄与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银重轻如故，而的渐厚且小矣。或争徭役轻重，亦令射，射中者得优处。或有过失，亦令射，射中则免之。由是人人皆射，富乃甲于延州。

杨揆本书生，初从戎习骑射，每夜用青布藉地，乘生马跃。初不过三尺，次五尺，次至一丈，数闪跌不顾。孟珙尝用其法，称为小子房。

按《宋史》：揆尝贷人万缗，游襄汉间，入倡楼，篋垂尽，夜忽自呼曰：“来此何为。”辄弃去。已在军中，费官钱数万。贾似道核其数，孟珙以白金六百与偿，揆又费之，终日而饮。似道欲杀之。揆曰：“汉祖以黄金四万斤付陈平，不问出入，如公琐琐何以用豪杰。”似道姑置之，盖奇士也。其参杜果军幕，能出奇计，解安丰之围，惜乎不尽其用耳。

357 曹玮

曹玮在泰州时，环庆属羌田，多为边人所市，单弱不能自存，因没彼中。玮尽令还其故田，后有犯者，迁其家内地。所募弓箭手，使驰射较强弱，胜者与田二顷，诱之习射。再更秋获。课市一马，马必胜甲，然后官籍之，官未尝不收其利。则加五十亩，至三百人以上，团为一指挥。要害处为筑堡，使自墾其地为方田。环之立马社。一马死，众皆出钱市马。马不缺矣。后开边濠，悉令深广丈五尺。山险不可墾者，因其峭绝治之，使足以限敌，后皆以为法。

358 虞诩

永初四年，羌人反乱，残破并凉，大将军邓骘以军役方费，事不相贍，欲弃凉州，并力北边。譬如衣败，一以相补，犹有所完。不然将两无所保，议者咸以为然。诩说太尉李

修曰：“窃闻公卿定策，当弃凉州。夫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则园林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人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念。如使豪杰相聚，席卷而东，虽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谓恐其疽食浸淫，而无限极，弃之非计。”修曰：“然则计将安出？”诩曰：“今凉土扰动，人情不安，窃忧卒然有非常之变，诚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外以劝励，答其功勤，内以拘制，防其邪计。”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从诩议。于是辟西川豪杰为掾属，拜牧守长吏为郎以安慰之。

虞诩凉州之议，成于李修之公访；德裕维州之议，格于僧孺之私憾。夫不为国家图万全，而自快其私，以貽后世噬脐之悔，斯不忠之大者矣。河套弃而陝右警，西河弃而甘州危，太宁弃而蓟州逼，三岔河弃而辽东悚，国朝往事，可为寒心。昔单于冒顿，不惜所爱名马与女子，而必争千里之弃地，遂因以灭东胡并诸王。堂堂中国，而谋出于丑虏下，恬不知耻。何哉！○凉州之议，龙妙在辟其豪杰而用之，此玄德之所以安两川也。嘉靖东南倭警，漕台郑晓奏倭寇类多中国人，其间尽有勇智可用者，每苦资身无策，遂心从贼，为之向导。乞命各巡抚官于军民白衣中，每岁查举勇力智谋者数十人，与以义勇名色，月给米一石。令其无事，则率人捕盗，有事则领兵杀贼，有功则官之。如此，不惟中国人不为贼用，且有将材出于其间。其从贼者，渝令归降，如才力可用，一体立功叙迁。不然数年后，或有如卢循、孙恩、黄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难拔灭矣。愚谓端简公此策，今日正宜采用。

359 款虏二条

俺答孙巴汉那吉，与其奶公阿力哥，率十余万骑来降。督抚尚未以闻，张江陵已先知之。宰相不留心边事，那得先知。贻书王总督，崇古。查其的否，往复筹之。曰：“此事关系甚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顷据报俺酋临边索要，正恐彼弃而不取，则我抱空质而结怨于虏。今其来索，我之利也。第戒励将士，坚壁清野以待之。使人以好语款之，彼卑词效款，或斩我叛逆赵全等之首，誓以数年不犯吾塞，乃可奉闻天朝，以礼遣归。但闻老酋临边不抢，又不明言索取其孙。此必赵全等教之，看得透。诱吾边将而挑之以为质，伺吾间隙而掩其所不备。唯当并堡坚守，勿轻与战。即彼示弱见短，亦勿乘之。我兵被劫，往往坐此。多行间谍，以疑其心。或遣精骑出他道捣其巢穴，使之野无所掠。不出十日，势将自遁，固不必以斩获为功也。续据巡抚方金湖差人鲍崇德亲见老人云云，其言未必皆实。夫老酋舐犊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诸逆易其孙，盖耻以轻博重，看得透。非不忍于诸逆也。乳犬驾驹，畜之何用。但欲挟之为重，以规利于虏耳。今宜遣宣布朝廷厚待其孙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赐服绯袍金带以夸虏使，彼见吾之宠异之也。则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后重与为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俺酋言虽哀怨，身犹拥兵驻赶，事同强挟。未见诚款，必责令将有名逆犯，尽数先送入境，掣回游骑，然后我差官以礼送归其孙。若拥兵要质，两相交易，则戎狄无亲，事或中变。即不然，而聊以胁从，数人塞责，于国家威重，岂不大损。至于封爵、贡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间。若鄙意则



以为边防利害，不在那吉之与不与，而在彼求和之诚与不诚。若彼果出于至诚，假以封爵，许其贡市，我得以间修其战守之具，兴屯田之利。边鄙不耸，穡人成功。彼若寻盟，则我示羁縻之义。彼若背盟，则兴问罪之师。胜算在我，数世之利也。诸逆既入境，即可执送阙下，献俘正法，传首于边，使叛人知畏。先将那吉移驻边境，叛人先入，那吉后行。彼若劫质，即斩那吉首示之。闭成与战，彼曲我直，战无不克矣。阿力哥本导那吉来降，与之必至糜烂，牛僧儒还悉怛，谋于吐番，千古遗恨。今彼既留周元二人，则此人亦可执之以相当，断不可与。留得此人，将来大有用处，唯公审图之。”后崇古驰谕虏营，俺答欲我先出那吉，我必欲俺答先献所虏获。俺答乃献被虏男妇八十余人。夷情最躁急，遂寇抄我云石堡。崇古亟令守备范宗儒，以嫡子范国圉，及其弟宗伟、宗伊质虏营，易全等，俺答喜收捕赵全等，皆面缚械系送大同左卫。是时周元闻变饮鸩死，于是始出那吉，遣康纶送之归，那吉等哭泣而别。巡抚方逢时灭夷，使火力赤猛克，谕以毋害阿力哥。既行次河上，祖孙呜呜相劳，南向拜者五。使中军打儿汉等人谢，疏言帝赦我逋迁裔，而建立之德无量，愿为外臣，贡方物，请表笺楷式，及长书表文者。江陵复移书总督，曰：“封贡事乃制虏安边大机大略。时人以媢嫉之心，持庸众之议，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遂欲摇乱而阻坏之，不唯不忠，盖亦不智甚矣。议者以讲和示弱，马市起衅，不知所谓和者。如汉之和亲，宋之献纳。制和者在夷狄，不在中国。故贾谊以为倒悬，寇公不肯主议。今则彼称臣乞封，制和者在中国，不在夷狄。比之汉宋，万万不侔。至于昔年奏开马市，彼拥兵压境，持强求市，以款段弩罢，索我数倍之利。市易未终，遂行抢掠。故先帝禁不复行。今则因其入贡，官为开集市场，使与边民贸易。其期或三日二日，如辽开原事例耳，又岂马市可同语乎。至于桑土之防，戒备之虑，自吾常事，不以虏之贡不贡而有加损也。今吾中国亲父子兄弟相约也，而犹不能保其不背，况夷狄乎？但在我制驭之策，自合如是耳。数十年无岁不掠，无地不入，岂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将来背盟之祸，又岂有加于此者乎？议者独以边将不得捣巢，家丁不得赶马，计私害而忘公利，遂失此机会。故仆以为不惟不忠，盖亦不智甚矣。”已乃于文华殿面请诏行之，又以文皇帝封和宁、太平、贤义三王故事，拣付本兵，因区画八策属崇古。崇古既得札，遂许虏条上封贡便宜，诏从之。俺答贡名马三十，乃封俺答为顺义王。余各封赏有差，今贡市不绝。

板升诸道既除，举朝皆喜。张江陵语督抚曰：“此时只宜付之不知，不必通意老酋，恐献以为功，又费一番滥赏，且使反侧者，益坚事虏之心矣。此辈宜置之虏中，他日有用他处，不必招之来归，归亦无用，第时传谕，以销兵务农，为中国藩蔽，勿生反心。若有反心，即传语顺义，缚汝献功矣。然对虏使，却又云此辈背叛中华，我已置之度外，只看他耕田种谷。有犯法生歹心，任汝役之，不必来告，以示无足重轻之意。”

360 安黎峒

顾嶠《海槎余录》云：儋耳七坊黎峒，山水险恶，其俗闲习弓矢好战。峒中多可耕之地，额粮八百余石。弘治末，困于征求。土官符蚺蛇者，恃勇为寇，屡败官军。后蚺蛇中箭死，余党招抚讫。嘉靖初，从侄符崇仁、符文龙争立，起兵仇杀，因而煽动诸黎，阴助作逆。余适拜官莅其境，士民蹙额道其故。余曰：“可徐抚也。”未几，崇仁、文龙弟男相继率所部来见，劳遣之。徐知二人已获系狱，故发问曰：“崇仁、文龙何不亲至。”众戚然

曰：“上司收狱正严。”余答曰：“小事，行将保回安生。”众欣然感谢。郡士民闻之，骇然曰：“此辈宽假，即鱼肉我民矣。”余不答。既而阅狱纵系囚二百人，州人咸赏我宽大之度。黎庶见之，尽闾首祝天曰：“我辈冤业当散矣。”余随查该峒粮，俱无追纳，因黎众告乞保主。余渝之曰：“事当徐徐，此番先保各从完粮，次保其主何如？”众曰：“诺。”前此上官，每石粮征银八九钱。余欲收其心，先申达上司，将该峒黎粮品搭见征无征，均照京价二钱五分征收，示各黎俱亲身赴纳，因其来归，人人抚谕。籍其名氏，编置十甲。办粮除排年外，每排另立知数协办、小甲各二名。又总置总甲、黎老各二名。共有百余人，则掌兵头目，各有所事，乐于自专，不顾其主矣。日久寢向有司，余密察识其情，却将诸首恶五十余名，解至省狱，二千里外，相继牢死，大患潜消。后落窑峒黎，闻风向化，亦告编版籍，粮差乞，州仓积存，听征粮斛，准作本州官军俸粮敷散，地方平安。

361 平军民变

浙故有幕府亲兵四千五百人，分为九营。岁以七营防海汛，汛毕乃归，其饷颇厚。万历十年间，吴中丞善言，奉新例减饷三之一，又半给新钱。钱法壅不行，诉之不听，遂为乱。其魁马文英、杨文用实倡之。拥吴公至营所，窘辱备至，迫书牒削状，以库金二千为酒食资，姑纵之。明日，二魁阳自缚诣吴及两台，言我实首事请受法，他无与也。众皆匣刃以俟，诸公惧稔祸，姑好言慰遣，而具其事上闻。少司马张肖甫奉便宜，命抚浙代吴，未至而民变复作。初，杭城诸棚各设役夫，司干楸，多事。应役者自募游手充之。前二岁始严其法，必亲受役。更多事。惮役者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遂失募利，亦怨望。上虞人丁仕卿侨居，素舞文，与市大猾相结，假利便言之。监司守令俱不听，意忿忿，且谓官无如乱兵何。而如我何，以此挑诸大猾。会仕卿坐他法荷校，诸大猾遂鼓众劫之，响应至千人。于是焚劫诸豪有力家以快憾，遂破台使者门，监司而下悉窜匿。张公抵嘉禾闻变。问候人曰：“兵哨海者发耶。”曰：“发矣。”“所留二营无恙耶？”曰：“然。”公曰：“速驱之，尚可离而二也。”民兵合则不可为矣。从者皆恐，公谈笑自如。既抵台治事，而群不逞啸聚益众。揭竿立帜，执白刃面向台者可二千余，且欲毁垣以入。公乃从数卒乘肩舆出迎，谓之曰：“汝曹毋反，反则天子移六师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与甚不平，何不告我。”众以司夜役不公为言。公曰：“易耳。奈何以一愤易一族。”即下令除之，众始散。然其气益张，夜复掠他巨室，火光烛天。公秉烛草檄，谕以祸福。质明，张之通衢，众取裂之。公怒曰：“吾奉命戡悍兵，宜自悍民始。”已而计曰，过可使也，乌合可刈也。命游击徐景星以二营兵入，召伍长抚之曰：“前幕府诚误用女死力，而不女饱，女宁无快怏。”先平其气安其心，而后用之。众唯唯。则又曰：“市无赖子乱成矣，彼无他劳，非女曹例，能为我尽力计捕之，我且令女曹以功饱也，然无多杀，多杀不女功。”众踊跃听命。复召马文英、杨廷用密谓曰：“向自缚而请者女耶。”二魁谢死罪。公曰：“壮士故不畏死，虽然死法无名，女为我帅众捕乱，诂论赎且赏矣，即不幸死，宁死义乎！”二魁亦踊跃听命。公乃召徐景星，出所从骁勇为中军，俾营兵次之，郡邑土团又次之。严部伍，明约束，乃遂前薄乱民，连败之，缚百五十余人，而仕卿与焉。公讯得其倡谋，挟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余人皆斩，泉之辕门，余悉释去，于是群不逞皆散。公念此悍卒犹未伏法，急之或生变，假他事罪之或密掩之则非法。因阳奖二魁功，予之冠带，榜於营，复其饷如



初，咸帖然。当二魁自缚时，要众曰：“吾以一死蔽若等，姑予我棺殓，给妻子费。”众为敛金数百，既免而不复反囊，众颇恨。又各营倡乱者数十，公俱廉得之。届明年春汛，七营当复发。公于誓师时，密令徐景星以名捕营各一人，数其首乱罪斩之。已后捕马、杨二魁至曰：“女故自请死，今晚矣。且女既倡乱，又欺众而攘其资，我即欲贷女。如众怒何。”又斩之。凡九首陈辕门外，而使使驰赦诸营。曰：“天子不忍尽僇女，女自揣合死否？今而后当尽力为国御围也。”众尽感泣。

兵之变未有不因腴削激成者，民之变未有不因势豪激成者。至于兵民一时并变，危哉乎浙也。幸群不逞仓卒乌合，本无大志。而二魁恃好言之慰遣，自幸不死，故不至合而为一，於此便有个题目可做。张公此举，大有机权，大有次第，尤妙在於不多杀。若贪功之臣，我不知当如何矣。

362 三受降城钓鱼山

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时默啜悉众西击突，骑施总管张仁愿请乘虚夺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佛云祠为中城，距东西城各四百余里，皆据津要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至今皆弃为荒壤矣，惜哉。

余玠帅蜀，筑招贤馆于府左，供帐一如帅所。时播州冉璘、冉璞兄弟隐居蛮中，前后阍帅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诣府。玠素闻其名，与之分庭均礼。居数月，无所言。玠乃为设宴亲主之，酒酣，生客纷纷竞言所长，璘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观我待士之礼何如耳。”明日更开馆以处之，因使人窥之，但见兄弟终日对踞，以墨画地为山川城池，起则漫去。如是又旬日，乃请玠屏人言曰：“某蒙明公礼遇，今日想有以少报，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觉跃起，执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中形胜之地，莫如钓鱼山，请徙诸寨。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玠大喜，密闻于朝，请不次官之。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于是臂指联络，蜀始可守。

张仁愿筑三受降城，而城北之斥堠始远。吴玠筑钓鱼山十余城，而蜀之形胜始壮。皆所谓一劳而永逸，一费而百省者也。嘉靖中，大同巡抚张文锦议于镇城北九十里筑五堡，徙镇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为大同藩篱，此亦百世之利也。然五堡孤悬几百里，戍卒惮劳不愿往，必也兴屯田、葺庐舍，使民见可趋之利。而又置训练之将，严互援之条，使武备饬而有恃无恐，民谁不欣然而趋之。乃不察机宜，而徒用峻法以驱民于死地。所任贾鉴者，又不能体国奉公，以犯众怒，遂致杀身辱国，赖蔡天祐相机抚定，仅而无恙。欲建功任事者，先在体悉人情哉。

363 孟珙

纯祐中，孟珙镇江陵，初至登城，周览叹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变为桑田者。今自城以东，古岭先锋，直至三汊，无所限隔，敌一鸣鞭，不即至城外乎。乃修复内隘十有一，而别作十隘于外，沮漳之水，旧自城西入江，则障而东之，俾绕城北入于汉，

而三海遂通为一。随其高下为匱蓄泄，三百里间，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万，而民不知役。

364 中兴十策

建炎中大驾驻维扬，康伯可上中兴十策：一请皇帝设坛，与群臣六军缟素戎服，以必两宫之归。二请移蹕关中，治兵积粟，号召两河，为雪耻计，东南不足立事。三请略去常制，为马上治，用汉故事，选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讲究天下利病，通达外情。四请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复置吏，招土人自相推择，各保乡社，以两军屯要害为声援，滑州置留府，通接号令。五请删内侍百司州县冗员，文书务简实，以省财便事。六请大赦，与民更始，前事一切不问，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请北人避胡孽郡邑南来以从吾君者，其首领皆豪杰，当待之以将帅，不可指为盗贼。八请增损保甲之法，团结山东京东两淮之民，以备不虞。九请讲求汉唐漕运，江淮道途置使，以馈关中。十请许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缴奏，置籍亲览，以广豪杰进用之路。宰相汪黄辈不能用。惜哉！

按康伯可后来附会贼桧，擢为台郎，两宫宴乐，专应制为歌词，名节扫地矣。然此十策，正大的确，虽李伯纪、赵元镇未或过也。可以人废言乎？

365 李纲二条

纲疏《经络两河大要》云：“河北河东，国之藩蔽也。料理稍就，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今河东所失者，恒、代、太原、泽、潞、汾、晋，余郡尚存也。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怀、卫、浚四州而已。其余三十余郡，皆为朝廷守，两路士民兵将，戴宋甚坚，皆推豪杰以为守领，多者数万，少亦不下万人。朝廷不因此时置司遣使，以大抚慰而援其危，臣恐粮尽力疲，危迫无告，愤怨必生。金人因得抚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择有材略如张浚、傅亮者为之，使宣谕天子不忍弃两河于敌国之意。有能全一州、复一郡者，即如唐藩镇之制，使自为守。如此则不惟绝其从敌之心，又可资其御敌之力，最为今日先务。”

李纲当金人围城死守时，有京师不逞之徒，乘机杀伤内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箭纳官请功。纲命集守御使司以次纳讫，凡二十余人，各言名姓，皆斩之。并斩杀伤部队将者二十余人，及盗纳袄一领者，强取妇人绢一匹者，妄斫伤平民者，皆以徇。故外有强敌月余日，而城中窃盗无有也。

366 沈晦

沈晦除知信州，高宗如扬州，将召为中书舍人。侍御史张守论晦为布衣时事。帝曰：“顷在金营，见其慷慨，士人细行，岂足为终身累耶。”绍兴四年，用知镇江府两浙西路安抚使。过行在面对，言：“藩帅之兵可用，今沿江千余里，若今镇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万，以本郡财赋，易官田给之。敌至五郡，以舟师守江，步兵守隘，彼难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击，敌虽善战，不能一日破诸城也。若围五郡，则兵分势

弱，或以偏师缀我大军南侵，则五郡尾而邀之，敌安能远去。”时不能用。

367 汪立信文天祥

襄阳围急将破，立信遗以道书云：“沿江之守，不过七千里，而内郡见兵尚可七十余万，宜尽出之江干，以实外御，汰其老弱，可得精锐五十万。于七千里中，距百里为屯，屯有守将，十屯为府，府有总督。其尤要害处，则三倍其兵。无事则泛舟江淮，往来游徼；有事则东西互援，联络不断，以成率然之势，此上策也。久拘聘使，无益与我，徒使敌得以为辞，莫若礼而归之。请输岁币，以缓目前之急。俟边遽稍休，徐图战守，此中策也。”后伯颜入建康闻其策，叹曰：“使宋果用之，吾安得至此。”

北人南侵，文天祥上疏，言朝廷姑息牵制之意多，奋发刚断之意少。乞斩师孟衅鼓，以作将士之气。且言宋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邑郡，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变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广，而建阊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阊于隆兴；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阊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阊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无退，日夜以图之。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却也。

靖康有李纲不用，而用黄潜善、汪伯彦；咸淳有汪立信不用，而用贾似道；德祐有文天祥不用，而用陈宜中。然则宋不衰于金，自衰也；不亡于元，自亡也。

察智部总序

冯子曰：智非察不神，察非智不精。子思云：“文理密察，必属于至圣。”而孔子亦云：“察其所安。”是以知察之为用，神矣广矣。善于相人者，犹能以鉴貌辨色，察人之富贵福寿贫贱孤夭。况乎因其事而察其心，则人之忠佞贤奸，有不灼然乎？分其目曰“得情”，曰“诘奸”，即以此为照人之镜而已。

冯子曰：语云，察见渊鱼者不详，是以圣人贵夜行，淤乎人之所不知也。虽然，人知实难，已知何害，目中无照乘摩尼，又何以夜行而不蹶乎？子舆赞舜，明察并举，非察不显明，譬之大照当空，容光自领，岂无覆盆，人不憾焉，如察察予好，渊鱼者避之矣。吏治其最显者，“得情”而天下无冤民，“诘奸”而天下无戮民，夫是之谓精察。

察智部得情卷九

口变淄素，权移马鹿。山鬼昼舞，愁魂夜哭。如得其情，片言折狱。惟张与子，吾是私淑。集“得情”。

368 唐御史

李靖为岐州刺史，或告其谋反。高祖命一御史案之，此御史恨失其名。御史知其诬罔，请与告事者偕。行数驿，诈称失去原状，惊惧异常，鞭挞行典，乃祈求告事者别疏一状。比验与状不同，即日还以闻。高祖大惊，告事者伏诛。

369 张楚金

湖州佐使江琛，取刺史裴光书割取其字，合成文理，诈为与徐敬业反书以告，差御史往推之。款云：书是光书，语非光语。前后三使，并不能决。则天令张楚金劾之，仍如前款。楚金忧懣，仰卧西窗，日光穿透，因取反书向日视之，其书乃是补茸而成。因唤州官俱集，索一瓮水，令琛取书投水中，字字解散，琛叩头伏罪。

370 崔思竞

崔思竞，则天朝或告其再从兄宣谋反，付御史张行岌按之。告者先诱藏宣妾，而云妾将发其谋。宣乃杀之，投尸洛水。行岌按略无状。则天怒，令重按，奏如初。则天怒曰：“崔宣若实曾杀妾，反状自明矣，不获妾，如何自雪。”行岌惧，逼思竞访妾。思竞乃于中桥南北多置钱帛，募匿妾者，数日略无所闻，而其家每窃议事，则告者辄知之。思竞揣家中有同谋者，乃佯谓宣妻曰：“须绢二百匹，雇刺客杀告者。”而侵晨伏于台前。宣家有馆客姓舒，婺州人，为宣家服役，宣委之同于子弟。须臾，见其人至台略鬻人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称崔家欲刺我。思竞要馆客于天津桥骂曰：“无赖险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谋，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遣汝五百缗，归乡足成百年之业，不然亦杀汝必矣。”其人悔谢，乃引至告者之家，搜获其妾，宣乃得免。

一个馆客尚然，彼食客三千者何如哉。虽然，鸡鸣狗盗，因时效用则有之，皆非甘为服役者也，故相士以廉耻为重。

371 边郎中

开封屠子胡妇，素行不洁。夫及舅姑，日加笞骂。一日，出汲不归，胡诉之官。适安业坊中有妇尸在智井中者，官司召胡认之，曰：“吾妇一足无小指，此尸指全非也。”妇父



素恨胡，乃抚尸哭曰：“此吾女也，久失爱于舅姑，是必搥死投井中，以逃罪耳。”时天暑，经二三日尸已溃。有司权瘞城下，下胡狱，不胜掠治，遂诬服。宋法：岁遣使审复诸路刑狱。是岁，刑部郎中边某，一视成案，即知冤滥。曰：“是妇必不死。”宣抚使安文玉执不肯改，乃令人遍阅城门所揭诸人捕亡文字。中有贾胡逃婢一人，其物色与尸同，所寓正智井处也，贾胡已他适矣。于是使人监故瘞尸者，令起原尸。瘞者出曹门，涉河东岸，指一新冢曰：“此是也。”发之，乃一男子尸。边曰：“埋时盛夏，河水方涨，此辈病涉，弃尸水中也，男子以青帟总发，必江淮新虏无疑。”讯之果然。安心知其冤，犹以未获逃妇，不肯释。会开封故吏除洛州，一仆于逐妓中得胡氏妇，问之，乃出汲时淫奔于人，转娼家，其事乃白。

372 解思安狱

定州流人解庆宾，兄弟坐事，俱徙扬州。弟思安背役亡妇，庆宾惧后役追责，规绝名贯，乃认城外死尸，诈称其弟为人所杀，迎归殡葬。颇类思安，见者莫辨。又有女巫杨氏，自云见鬼，说思安被害之苦，饥渴之意。庆宾又诬疑同军兵苏显甫、李盖等所杀，经州讼之，二人不胜楚毒，各诬服。狱将决，李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内所识者，伪从外来，诣庆宾告曰：“仆往北州，比有一人，见过寄宿，夜中共语，疑其有异，便即诘问，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时欲送官，苦求不及，称有兄庆宾，说得活似。今住扬州相国城内，嫂姓徐，君脱矜愍，为往告报，见申委曲。家兄闻此，必相重报。今但见质，若往不获，送官何晚，是故相造。君欲见顾几何，当放令弟。若其不信，可见随看之。”庆宾怅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报崇，摄庆宾问之，引伏。因问盖等，乃云自诬。数日之间，思安亦为人缚送。崇召女巫视之，鞭笞一百。

373 欧阳晔

欧阳晔治鄂州，民有争舟而相殴至死者，狱久不决。晔自临其狱，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饮食讫，悉劳而还之狱。独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动惶顾。公曰：“杀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曰：“吾观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独以左，今死者伤在右肋，此汝杀之明验也。”囚泣涕服罪。

374 尹见心

民有利侄之富者，醉而拉杀之于家。其长男与妻相恶，欲借奸名并除之。乃操刃入室，斩妇首，并取拉杀者之首以报官。时知县尹见心，方于二十里外迎上官，闻报时夜已三鼓。见心从灯下视其首，一首皮肉上缩，一首不然。即诘之曰：“两人是一时杀否？”答曰：“然。”曰：“妇有子女乎？”曰：“有一女，方数岁。”见心曰：“汝且寄狱，俟旦鞠之。”别发一票，速取某女来。女至则携入衙，以果食之，好言细问，得其情，父子服罪。



375 王 佐

王佐守平江，政声第一，尤长听讼。小民告捕进士郑安国酒。佐问之，郑曰：“非不知冒刑宪，老母饮药必酒之无灰者。”佐怜其孝放去。复问：“酒藏床脚笈中，告者何以知之，岂有出入而家者乎？抑而奴婢有出入者乎？”以幼婢对。追至前得与民奸状，皆杖脊遣，闻者称快。

876 殷云霁

正德中，殷云霁、字近夫知清江，县民朱铠死于文庙西庑中，莫知杀之者。忽得匿名书曰：“杀铠者某也。”某系素仇，众谓不诬。云霁曰：“以嫁贼以缓治也，门左右与铠狎者谁？”对曰：“胥姚。”云霁乃集群胥于堂曰：“吾欲以写书，各呈若字。”有祝明者，字类匿名书。诘之：“尔何杀铠？”明大惊曰：“铠将贩于苏，独吾候之，利其贖，故杀之耳。”

377 周 纆

周纆为召陵侯相，廷椽惮纆严明，欲损其威。侵晨，取死人，断手足立寺门。纆闻辄往，至死人边，若与共语状，阴察视口眼有稻芒。乃密问守门人曰：“夕谁载薰入城者。”门者对：“惟有廷椽耳。”乃收廷椽拷问具服，后人莫敢欺者。

378 高子业

高子业初任代州守，有诸生江棹与邻人争宅址，将哄。阴刃族人江孜等，匿二尸图诬邻人，邻人知不敢哄，全界以宅，棹埋尸室中。数年，棹兄千户楫枉杀其妻，棹唆妻家讼楫，并诬楫杀孜事。楫拷死，无后，与弟槃重袭楫职。讼上监司台，付子业再鞠。业问棹以孜等尸所在，棹对曰：“楫杀孜埋尸其室，不知所在。”曰：“楫何事杀孜？”棹愕然对曰：“为棹争宅址。”曰：“尔与同宅居乎？”对曰：“异居。”曰：“为尔争宅址，杀人埋尸己室，有斯理乎？”问吏曰：“搜尸棹室否？”对曰：“未也。”乃命搜棹室，掘地得二尸于棹居所，刃迹宛然，棹服罪。州人曰：“十年冤狱，一旦得雪。”州豪吴世杰，诬族人吴世江、世泽奸盗，拷掠死二十余命，世江更数冬不死。子业覆狱牍问曰：“盗赃布裙一，谷数斛，世江有田若庐，富而行劫何也。”世杰曰：“贼饵色。”即呼奸妇问之曰：“盗奸若何？”对曰：“奸也。”“何时？”曰：“夜。”曰：“夜奸何得识贼名？”对曰：“世杰教我贼名。”世杰遂服诬杀人罪。

379 程 戡

程戡知处州，民有积仇者，一日诸子谓其母曰：“母老且病，恐不得更议，请以母死



报仇。”乃杀其母，置仇人之门，而诉于官，仇者不能自明。戡疑之，僚属皆言无足疑。戡曰：“杀人而自置于门，非可疑耶？”乃亲自劾治，俱得本谋。

380 张 举

张举为句章令，有妻杀其夫，因放火烧舍，诈称夫死于火，其弟讼之。举乃取猪二口，一杀一活，积薪焚之。察死者口中无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验夫口果无灰，以此鞠之，妻乃服罪。

381 陈 骐

陈骐为江西金宪，初至，梦一虎带三矢，登其舟，觉而异之。会按问吉安女子谋杀亲夫事，有疑。初，女子许嫁庠生，女富而夫贫，女家恒周给之。其夫感激，每告其友周彪。彪家亦富，闻其女美，欲求婚而无策。后贫士亲迎时，彪与偕行，谚谓之“伴郎”。途中，贫士遇盗杀死。贫士父疑女家嫌其贫，使人故要于路，谋杀其子，意欲他适，不知乃彪所谋，欲得其女也。讼于官，问者按女有奸谋杀夫。骐呼其父问之，但云女与人有奸，而不得其主名。使稳婆验其女，乃处子。乃谓其父曰：“汝子交与谁最密？”曰：“周彪。”骐因思曰：“虎带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况彪又伴其亲迎，梦为是矣。”越数日，伪移檄吉安，取有学之士修郡志，而彪名在焉。既至，骐设饌以饮之。酒半，独召彪于后堂，屏左右引手叹息，阳谓之曰：“人言汝杀贫士而娶其妻，吾怜汝有学，且此狱一成，不可复反，汝当吐实，吾救汝。”彪错愕战栗，跪而悉陈。骐录其词，潜令人捕同谋者，一讯而狱成，一郡惊以为神。

382 范 櫜

范櫜为淮安守，时民家子徐柏及婚而失之。父诉府，櫜曰：“临婚当不远游，是为人杀耶？”父曰：“儿有力，人不能杀也。”久之莫决。一夕，秉烛坐，有濡衣者臂系瓮，倮而趋。默詫曰：“噫！是柏魂也，而系瓮水死耳。”明日，问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暂游。”对曰某寺，遂舆以往。指池曰：“徐柏尸在是。”网之不得，将还，忽泡起如沸，复于下获焉。召其父视之，柏也。然莫知谁杀，櫜念柏有力人，杀柏当劾。一日忽下令曰：“今乱初已，吾欲简健者为快手。”选竟，视一人反袄，脱而观之，血渍焉。呵曰：“汝何杀人。”曰：“前阵上漉耳。”解其里，血渍沾纊。櫜曰：“倮在夏秋，岂须袄，杀徐柏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执童子至曰：“初意汝戏言也，果杀之乎。”一时称为神识。

383 杨评事

湖州赵三，与周生友善，约同往南都贸易。赵妻孙不欲夫行，闹数日矣。及期黎明，赵先登舟，因太早，假寐舟中。舟子张潮利其金，潜移舟僻所，沉赵，而复作为熟睡。周

生至，谓赵未来，候之良久，呼潮往促。潮叩赵门，呼三娘子，因问三官何久不来。孙氏惊曰：“彼出门久矣，岂尚未登舟耶？”潮复周，周甚惊异，与孙分路遍寻，三日无踪。周惧累，因具牒呈县，县尹疑孙有他故害其夫，久之有杨评事者，阅其牒曰：“叩门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内无夫也。”以此坐潮罪，潮乃服。

384 杨茂清

杨茂清升直隶贵池知县，池滨大江，使传往来如织。民好嚣讼，茂清因俗为治，且遇事明决。时泾县有王赞者，逋青阳富室周鉴金，而欲陷之。预购一丐妇蓄之，鉴至索金，辄杀妇诬鉴。讯者以鉴富为嫌，莫敢为白，御史以事下郡。郡檄清往按。阅其狱词曰：“知见何不指里邻，而以五十里外麻客乎？赞既被殴晕地，又何能辨麻客姓名，引为之证乎？”又云：“其妻伏赞背护赞，又何能及及胸胁死乎？”已乃讯证人，稍稍吐实。诘旦至尸所，益审居民，则赞门有沟，沟布椽为桥，阳出妇与鉴争，堕桥而死。赞乃语塞，而鉴得免。石埭杨翁生二子，长子之子标，次子死，而妇与仆奸，翁逐之，仆复潜至家，翁不直斥为奸，而比盗扑杀之。时标往青阳为亲故寿，仆家谓标实杀之，而翁则诉已当复辜。当道不听，竟以坐标。翁屡以诉，清密侦其事得之。而当道亦以标富惮于平反，何说。清承檄则逮青阳与标饮酒者十余人，隔而讯之，如出一口。乃坐翁收赎，而贷标，役三年，道经其家，尽室男女，罗拜于道，且携一小儿告曰：“此标出禁所生也，非公则杨氏斩矣。”

又铜陵胡宏绪，韩太守试冠诸生，有一家奴挈其妻子而逃。宏绪诉媒氏匿之，踪迹所在，相与执缚之。其奴先是病甚，比送狱，当夕身死，其家亟陈于官。而客户江西人，其同籍也，纷至为证。御史按部诉之，辄以下清。清复讯之曰：“所谓锁缚者，实以送县，非私家也，况奴先有病乎。”遂原胡生。会试且迫，夙夜以狱牒上，胡生遂得不坐，是年登贤书，公之辨冤释滞多类此。

385 郑洛书

郑洛书知上海县，尝于履端谒郡，归泊海口，有沉尸压以石磨，忽见之，叹曰：“此必客死，故莫余告也。”遣人侦之，近村民家有口磨失其牡。执来相吻合，一讯即伏，果江西卖卜人，岁晏将归，房主利其财而杀之。

386 许襄毅公三条

单县有田作者，其妇饷之，食毕死。翁故曰：“妇意也。”陈于官，不胜捶楚，遂诬服，自是天久不雨。许襄毅公时官山东，曰：“狱其有冤乎？”乃亲历其地，出狱囚遍审之。至饷妇，乃曰：“夫妇相守，人之至愿，鸩杀人，计之至密者也，焉自饷于田而鸩之哉。”遂询其所馈饮食，所经道路，妇曰：“鱼汤米饭，度自荆林，无他异也。”公乃买鱼作饭，投荆花于中试之，狗彘无不死者，妇冤遂白，即日大雨如注。

苏人出商于外，其妻畜鸡数只以待其归。数年方返，杀鸡食之，夫即死。邻人疑有外

奸，首之太守。姚公鞠之无他故，意其鸡有毒。令人觅老鸡，与当死囚遍食之，果杀二人，狱遂白。盖鸡食蜈蚣百虫，久则蓄毒，故养生家，鸡老不食，又夏不食鸡。

张御史曷，字仲明，慈溪人，成化中以进士知铅山县。有卖薪者，性嗜鱮。一日自市归，饥甚，妻烹鱮以进，恣啖之，腹痛而死。邻保谓妻毒夫，执送官，拷讯无他据，狱不能具，械系逾年。公始至，阅其牍，疑中鱮毒。召渔者捕鱮得数百斤，悉置水瓮中，有昂头出水二三寸者，数之得七，召此妇面烹焉，而出死囚与食，才下咽，便称腹痛，俄仆地死，妇冤遂白。

陆子远《神政记》载此事，谓公受神教而然，说颇诞。要之凡物之异常者皆有奇，察狱者自宜留心，何待取决于冥冥哉。

387 藏 金

李泮公勉，镇凤翔。有属邑耕夫，得衰蹄金一瓮，送于县宰。宰虑公藏之守不严，置于私室。信宿视之，皆土块也。瓮金出土之际，乡社悉来观验，遽有变更，莫不骇异。以闻于府，宰不能自明，遂以易金诬服。虽词款具存，莫穷隐用之所，以案上闻。泮公览之盛怒。俄有筵宴，语及斯事，咸共惊异。时袁相国滋在幕中，俯首无所答。泮公诘之，袁曰：“某疑此事有枉耳。”泮公曰：“当有所见，非判官莫探情伪。”袁曰：“诺。”俾移狱府中，阅瓮问得二百五十余块，遂于列肆，索金溶泻，与块相等，始称其半，已及三百斤。询其负担人力，乃二农夫以竹担舁至县，计其金数，非二人所担可举，明其在路时，金已化为土矣。于是群情大豁，宰获清雪。

388 甘露寺常住金

李德裕镇浙右，甘露寺僧诉交代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耗用常住金若干两。引证前数辈，皆有递相交领，文藉分明，众词指以新得替人，隐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时，交领分两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见其金。鞠成具狱，伏罪昭然。未穷破用之所，公疑其未尽，微以意揣之。僧乃诉冤曰：“积年以来，空交分两文书，其实无金矣。众乃以孤立，欲乘此挤之。”公曰：“此不难知也。”乃召兜子数乘，命关连僧人对事，遣入兜子中。门皆向壁，不令相见。命取黄泥，各模交付下次金样，以凭证据。僧既不知形状，竟模不成，前数辈皆伏罪。

389 藏 钱

程颢为鄆县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发地中藏钱。兄之子诉曰：“父所藏也。”令曰：“此无证佐，何以决之。”颢曰：“此易辨尔。”问兄之子曰：“汝父藏钱几何时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几何时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钱十千视之，谓借宅者曰：“今官所铸钱，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钱皆尔未藏前数年所铸何也？”其人遂服。



390 李若谷

李若谷守并州，民有讼叔不认其为侄者，欲擅其财，累鞠不实。李令民还家殴其叔，叔果讼侄殴逆，因而正其罪，分其财。

391 吕陶

吕陶为铜梁令，邑民宠氏者，姊妹三人，共隐幼弟田。弟壮讼之官，不得直，贫甚，至为人佣奴。陶至一讯而三人皆服罪吐田，弟泣拜，愿以田之半作佛事为报。陶晓之曰：“三姊皆汝同气，方汝幼时，非若为汝主，不几为他人鱼肉乎？与其捐半供佛，孰若分遗三姊。”弟泣拜听命。

分遗而姊弟之好不伤，可谓善于敦睦。若出自官断，便不妙矣。

392 裴子云赵和

新乡县人王敬戍边，留犍牛六头于舅李进处。养五年，产犊三十头。敬自戍所还索牛，进云两头已死，只还四头老牛，余不肯还。敬忿之，投县陈牒。县令裴子云令送敬付狱，叫追盗牛贼李进，进惶怖至县。斥之曰：“贼引汝同盗牛三十头，藏于汝家。”唤贼共对，乃以布衫笼敬头，立南墙之下。进急乃吐款云：“三十头牛总是外甥犍牛所生，实非盗得。”云遣去布衫，进见曰：“此外甥也。”云曰：“若是即还他牛。”但念五年养牛辛苦，令以数头谢之。一县称快。一作武阳令张允济事。

咸通初，楚州淮阴县东邻之民，以庄券质于西邻贷得千缗，约来年加子钱赎契。及期先纳八百缗，约明日偿足方取券。两姓素通家，且止隔信宿，谓必无他，因不征纳缗之籍。明日，赍余缗至，西邻讳不认。诉于县，县以无证不直之，复诉于州亦然。东邻不胜其愤，闻天水赵和令江阴，片言折狱，乃越江而南诉焉。赵宰以县官卑，且非境内，固却之。东邻称冤不已。赵曰：“且止吾舍。”思之经宿，曰：“得之矣。”召捕贼之干者数辈，赍牒至淮壖口，言获得截江大盗，供称有同恶某请械送来。唐法惟持刀截江，邻州不得庇护，果擒西邻人至。然自恃农家，实无他迹，应对颇不惧。赵胁以严刑，囚始泣叩不已。赵乃曰：“所盗幸多金宝锦彩，非农家物，汝且籍舍中所有辨之。”囚意稍解，且不虞东邻之越讼，遂详开钱谷金帛之数，并疏所金来，而东邻赎契八百缗在焉。赵阅之，笑曰：“若果非江寇，何谓讳东邻八百缗。”遂出诉邻面质，于是慚惧服罪，押回本土，令吐契而后罚之。

393 何武张咏

汉沛郡有富翁家资二十余万，子才年三岁，失其母。有女适人，甚不贤。翁病，因为遗书，悉以财属女。但遗一剑云：儿年十五，以付还之。其后，又不与剑。儿诣郡陈诉，太守何武，录女及婿，省其手书。顾谓掾吏曰：“此人因女性强梁，婿复贪鄙，畏残害其



儿，又计小儿得此财不能全护，故且与女实守之耳。夫剑者所以决断，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又度此女必复不还其剑，当关州县得见申转展，其思虑深远如是哉。”悉夺取财与儿曰：“敝女恶婿，温饱十年，亦已幸矣。”论者大服。

张咏知杭州，杭有富民病将死，其子三岁。富民命其婿主家贖，而遗以书曰：“他日分财，以十之三与子，而七与婿。”其后子讼之官，婿持父书诣府。咏阅之，以酒酬地曰：“汝之妇翁智人也，时子幼，故以子属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三分其财与婿，而子与七。

394 奉使者

有富民张老者妻，生一女无子，赘某甲于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飞，有四岁，而张老卒。张病时谓婿曰：“妾子不足任吾财，当畀汝夫妇，尔但养彼母子，不死沟壑，即汝阴德矣。”于是出券书云：“张一非吾子也，家财尽与吾婿，外人不得争夺。”婿乃据有张业不疑。后妾子壮，告官求分，婿以券呈，官遂置不问。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复诉，婿仍前赴证。奉使者因更其句读曰：“张一非，句吾子也。句家财尽与，句吾婿外人，句不得争夺。”曰：“尔妇翁明谓吾婿外人，尔尚敢有其业耶，诡书飞作非者，虑彼幼为尔害耳。”于是断给妾子，人称快焉。

395 张齐贤

戚里有分财不均者，更相讼。齐贤曰：“是非台府所能决，臣请自治之。”齐贤坐相府，召讼者问曰：“汝非以彼分财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具款，乃召两吏，令甲家人乙舍，乙家人甲舍，货财无得动，分书则交易，明日奏闻。上曰：“朕固知非君不能定也。”

396 王罕

罕知澶州，州有妇病狂，数诣守诉事，出语无章，却之则悖骂，前守屡叱逐。罕至独引令前，委曲问之，良久，语渐有次第。盖本为人妻无子，夫死，妾有子，遂逐而据其贖，以屡诉不得直，愤恚发狂也。罕为治妾而反其贖，妇寻愈。罕，王珪季父。

397 韩亿

韩亿知洋州，大校李甲以财豪于乡里。兄死，诬其兄子为他姓，赂里姬之貌类者，使认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尽夺其贖。嫂侄诉于州，积十余年，竟未有白其冤者。公至，又出诉，公取前后案牒视之，皆未尝引乳医为验。一日，尽召其党至庭下，出乳医视之，众皆服罪，子母复归如初。

398 于文传

于文传迁乌程县尹，有富民张某之妻王无子。张纳一妾于外，生子未辟。王诱妾以儿来，寻逐妾杀儿焚之。文传闻而发其事，得死儿余骨。王厚赂妾之父母，买邻家儿为妾所生，儿初不死。文传令妾抱儿乳之，儿啼不受，妾之父母吐实。乃呼邻妇至，儿见之，跃入其怀，乳之即饮，王遂伏辜。

399 张三翁

有富民张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来就汝居。”张惊疑，请辩于县。祖颢诘之，老父探怀取策以进，记曰：“某年某月日，某人抱子于三翁家。”颢问张及其父年几何，谓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才四十，已谓之三翁乎？”老父惊服。

400 黄霸李崇

颍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妇皆怀娠，长妇胎伤，弟妇生男，长妇遂盗取之。争狱三年，州郡不能决。丞相黄霸，令走卒抱儿去两妇各十步，叱令自取。长妇抱持甚急，儿大啼叫，弟妇恐致伤因而放与，而心甚怀怆。霸曰：“此弟子。”责问乃伏。

陈祥断惠州争子事类此。○祥知惠州，郡民有二女，嫁为比邻者。姊数不孕，一日妹生子，而姊之妾适同时产。女诡言产子，夜烧妹房舍，乘乱窃其儿以归。妹觉之，往索勿与，讼于府无证。祥佯自语，必杀此儿，事即了毕。乃置瓮水堂下，引二妇出曰：“吾为汝溺此儿，以解此纷。”密谕一卒谨视儿，而叱左右诈为投儿状，亟遂二妇使出。其妹失声争救，不可得，颠仆堂下，其姊竟去不顾。祥即断儿归妹，而杖姊妾，一郡称服。

寿春县人苟泰有子三岁，遇贼亡失，数年不知所在，后见在同县赵奉伯家。泰已状告，各言己子，并有邻证，郡县不能断。李崇令二父与儿分禁三处，故久不问。忽一日密遣人分告二父曰：“君儿昨不幸遇疾暴死。”苟泰闻即号跳，悲不自胜，奉伯咨嗟而已。崇察知之，乃以儿还泰，诘奉伯诈状，奉伯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认之。”

401 宣彦昭范郃

宣彦昭仕元为平阳州判官，天大雨，民与军争箬，各认己物。彦昭裂而为二，并驱出，使卒踵其后。军忿噪不已，民曰：“汝自失箬，于我何与。”卒以闻彦昭，杖民令买箬偿军。

范郃为浚仪令，二人挟绢于市互争，令断之，各分一半去，后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于是擒喜者。

李惠断燕巢事，即此一理所推也。魏雍州厅事，有燕争巢斗已累日。刺史李惠令人掩护，试命纪纲断之并辞。惠乃使卒以弱竹弹两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谓属吏曰：“此留者自计为巢功重，彼去者既经楚痛，理无固心。”群下服其深察。

402 安重荣韩彦古

安重荣虽武人，而习吏事，初为成德节度。有夫妇讼其子不孝者，重荣拔剑授其父，使自杀之。其父泣不忍，其母从旁诟夫，而夺剑而逐其子。问之，乃继母也。重荣为叱其母出，而从后杀之。

韩彦古字子师，延安人，蕲王世忠之子。知平江府，有士族之母，讼其夫前妻之子者，以衣冠扶掖而来，乃其嫡子也。彦古曰：“事体颇重，当略惩戒之。”母曰：“业已论诉，愿明公据法加罪。”彦古曰：“若然必送狱而后明，汝年老必不能理对，姑留扶掖之子就狱与证，徐议所决。”母良久云：“乞文状归家，俟其不悛，即可告里。”由是不敢复至。

403 孙宝

孙宝为京兆尹，有卖饯馐者，今之饯饼也，于都市与一村民相逢，击落皆碎。村民认赔五十枚，卖者坚称三百枚，无以证明。公令别买一枚称之，乃都秤碎者，细折分两，卖者乃服。

404 杖羊皮杖蒲团

魏李惠为雍州刺史，有负薪负盐者，同弛担憩树荫。将行，争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曰：“此甚易辨。”乃令置羊皮于席上，以杖击之，盐屑出焉，负薪者乃服罪。

江淮省游平章显谟为政清明，有城中银店失一蒲团，后于邻家认得，邻不服，争置不置。游行马至，问其故，叹曰：“一蒲团直几何，失两家之好，杖蒲团七十，弃之可也。”乃杖得银星，遂罪其邻。

405 傅琰

傅琰仕齐为山阴令，有卖铁、卖糖二老姥，共争团丝，诣琰。琰取其丝鞭之，密视有铁屑，乃罚卖糖者。又，二野父争鸡，琰各问何以食鸡。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鸡得粟，罪言豆者。

《南史》云：世传诸傅有《理县谱》，子孙相传，不以示人。琰子别尝代刘玄明为山阴令，玄明亦夙称能吏，政为天下第一。别请教，玄明曰：“吾有奇术，卿家谱所不载。”问何术，答曰：“日食一升饭而莫饮酒，此第一义也。”别子岐为如新令，世为循吏。

406 孙主亮

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黄门至中藏，取蜜渍梅。蜜中有鼠矢，亮问主藏吏曰：“黄门从汝求蜜耶？”曰：“向求之，实不敢与。”黄门不服，左右请付狱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里燥。亮曰：“若久在蜜中当湿透，今里燥，必黄门所为。”于是黄门首



服。

407 乐 蔼

梁时长沙宣武王将葬，东府忽于库失油络，欲推主者。御史中丞乐蔼曰：“昔晋武库火，张华以为积油幕万匹必然，今库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检之，果有积灰，时称其博物弘恕。

408 李南公

李南公为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狱，案之不服，闭口不食者百余日，狱吏不敢考讯。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问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终不食乎。”其人惧即食，因具服罪。盖彼善服气，以物塞鼻，则气结，故惧。此亦博物之效也。

409 韩绍宗

樊举人者，寿宁侯门下客也。侯贵震天下，樊负势结助戚贵臣。一切奏状，皆出其手，然驾空无事，实为怨家所发。事下刑部，部郎中韩绍宗具知其实，乃摄樊举人。时樊匿寿宁侯所甚深，乃百计出之。下狱数日，韩一旦出门，见地上一卷书，取视则各书樊举人罪状，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韩笑曰：“此樊举人所自为书也。”诘之果服。同僚问樊何以自为此。对曰：“韩公者，非可摇动以势，冀生则必死，首当死者左计也。”韩曰：“不然，若罪原不至死。”于是发戍辽。

察智部诘奸卷十

王轨不端，司寇溺职。吏偷俗弊，竞作淫慝。我思老农，剪彼蝥贼。摘伏发奸，即威即德。集“诘奸”。

410 赵广汉二条

赵广汉为颍川太守，先是颍川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广汉患之，察其中可用者受计，出有案问，既得罪名，行法罚之。广汉故漏泄其语，令相怨咨，又教吏为铍箠，及得投书，削其主名，而托以为豪杰大姓子弟所言。其后强宗大族，家家仇怨，奸党散落，风俗大改。

广汉尤善为钩钜，以得事情。钩钜者，设欲知马价，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价，以类相准，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惟广汉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

411 周文襄

周文襄公忱巡抚江南，有一册历，自记日行事，纤悉不遗。每日阴晴风雨，亦必详记。人初不解，一日某县民告粮船江行失风。公诘其失船为某日，午前午后，东风西风，其所对参错，公案籍以质，其人惊服。始知公之自记，非漫书也。

蒋颖叔为江淮发运，尝于所居公署前立占风旗，使日候之置籍焉。令诸漕纲日程亦各记风之便逆，每运至取而合之，责其稽缓者，纲吏畏服。文襄亦有所本。

412 陈霁岩

陈霁岩为楚中督学，初到任，江夏县送进文书千余角。书办先将照详照验，分作两处。公夙闻先辈云：“前道有驳提文书难以报完者，必乘后道初到时，贿属吏书，从照验中混缴。”公乃费半日功，将照验文书逐一亲查，中有一件驳提，该吏者混入其中。先暗记之，命书办细查，戒勿草草。书办受贿径以无弊对，公摘此一件而质之，重责问罪革役。后照验文书，更不敢欺。

413 张敞虞诩

长安市多偷盗，百贾苦之。张敞既视事，求问长安父老。偷盗酋长数人，居皆温厚，出从重骑，闾里以为长者。敞皆召见责问，因贯其罪，把其宿负，命致诸偷以自赎。偷长曰：“今一旦召诣府，恐诸偷惊骇，愿一切署。”敞皆以为吏，遣归休置酒，小偷悉来贺；



且饮醉。偷长以赭污其衣裙，吏坐阅，出见污赭辄收缚，十日捕得数百人，穷治所犯，市盗遂绝。

朝歌贼宁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屯聚连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诩为朝歌长，始到，谒河内太守马稷，愿假警策，勿令有所拘阂。要紧。及到官，设三科以募壮士，自椽吏而下，各举所知。其攻劫者为上，伤人偷盗者次之，不事家业者为下，收得百余人。诩为飨会，悉贯其罪，使人贼中诱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杀贼数百人。又潜遣贫人能缝者，佣作贼衣，以彩线缝其裙为识，有出市里者，吏辄擒之。贼由是骇散。

414 王世贞二条

王世贞备兵青州，部民雷龄以捕盗横莱潍间海道，宋购之急而遁，以属世贞。世贞得其处，方欲掩取，而微露其语于王捕尉者，还报又遁矣。世贞阳曰：“置之。”又旬日，而王尉擒得他盗，世贞知其为龄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诘之：“若奈何匿雷龄，往立阶下，闻捕龄者非汝耶？”王惊谢，愿以飞骑取龄自赎，俄龄至，世贞曰：“汝当死，然汝能执所善某某盗来，汝生矣。”而令王尉与俱，果得盗，世贞遂言于宋而宽之。留之有用。

官校捕七盗，逸其十，盗首安言逸者姓名，俄缚一人至，称冤，乃令置盗首庭下差远，而呼缚者跪阶上，其足蹶丝履，盗数后窥之。世贞密呼一隶蒙缚者首，使隶肖之而易其履以入，盗不知其易也，即指丝履者。世贞大笑曰：“尔乃以吾隶为盗。”即释缚者。

415 王墩王阳明

贞观中，左丞李行德，弟行诠，前妻子忠烝其后母，遂私匿之。诡敕迫人内行廉不知，乃进状问，奉敕推诘至急。其后母诈以领巾勒项，卧街中，长安县诘之云：“有人诈宣敕唤去，一紫袍人见留宿，不知姓名，勒项送至街中。”忠惶恐，私就卜问，被不良人疑之，执送县尉王墩，引就房内推问不允。墩先令一人于褥下伏听，令一人走报长使唤墩，锁房门而去，子母相谓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语。墩至开门，案下人亦起，母子大惊，并具承伏法云。

贼首王和尚，攀出同伙有多应亨、多邦宰者，骁悍倍于他盗，招服已久。忽十日，应亨母从兵道告办十纸，准批下州，中引王和尚为证。公思之，此必王和尚受财，许以辨脱耳。乃于后堂设案桌，桌围内藏一门子，唤三盗俱至案前覆审。预戒皂隶，报以寅宾馆有客，公即舍之而出。少顷还人，则门子从桌下出云：“听得王和尚对二贼云，且忍两夹棍，俟为汝脱也。”三盗惶遽，叩头请死。

416 苏 涣

苏涣知衡州时，耒阳民为盗所杀，而盗不获，尉执一人指其盗。涣察而疑之，问所得，曰：“弓手见血衣草中，呼其侪视之，得其人以献。”涣曰：“弓手见血衣，当自取之以为功，尚肯呼他人，此必为奸。”讯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盗。



417 范 槿

范槿会稽人，守淮安。景王出藩，大盗谋劫王，布党起天津至鄱阳，分徒五百人，往来游奕。一日，晚衙罢，门卒报有贵客人，傲潘氏园寓孥者。问：“有传牌乎？”曰：“否。”命诘之，报曰：“从者众矣，而更出入。”心疑为盗，阴选健卒数十，易衣帽如庄农。曰：“若往视其徒入肆者，阳与饮，饮中挑与斗，相执繫以来。”而戒曰：“慎勿言捕贼也。”卒既散去，公命舆谒客西门，过街肆持者前诉，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阳怒骂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问汝斗乎！”叱令就系。入夜传令做备。而吏令饱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诸囚于庭，厉声叱之，吐实如所料。即往捕贼，贼首已遁，所留孥，妓也。于是飞骑驰报徐杨诸将吏，而毙十七人于狱，全贼溃散。

418 总辖察盗

临安有人家土库中被盗者，踪迹不类人出入。总辖谓其徒曰：“恐是市上弄猢猻者。”试往胁之，不伏则执之，又不伏，则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觉无唾可吐，色变具伏。乃令猢猻从天窗中，入内取物。或谓总辖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取必，但人之惊惧者必无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又一总辖坐在坝头茶坊内，有卖熟水人，持两银杯。一客衣服济然若巨商者，行过就饮。总辖遥见呼谓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将执汝。”客惭愧谢罪而去。人问其故，曰：“此盗魁也，适饮汤以两手捧盂，盖阴度其广狭，将作伪者以易之耳。”比韩王府中，忽失银器数件，掌器婢叫呼，为贼伤手。赵从善尹京，命总辖往府中，测视良久，执一亲仆讯之，立服。归白赵云：“适视婢疮口在左手，拒刃者必以右手。盖与仆有私，窃器与之，以刃自伤，谬称有贼，而此仆意思有异于众，是以得之。”

419 董行成

唐怀州河内县董行成能策贼，有一人从河阳长店盗行人驴一头并皮袋，天欲晓至怀州。行成至街中，一见呵之曰：“个贼住！”即下驴承伏。人问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驴行急而汗，非长行也。见人则引驴远过，怯也，以此知之。”捉送县，有顷，驴主已踪至矣。

420 维亭张小舍

相传维亭张小舍善察盗。偶行市中，见一人衣冠甚整，遇荷草者捋取数茎，因如厕。张俟其出，从后叱之。其人惶惧，鞠之盗也。又尝于暑月，游一古庙之中，有三四辈席地鼾睡，傍有西瓜，劈开未食，张亦指为盗而擒之，果然。或即其术，张曰：“入厕用草，此无赖小人，其衣冠必盗来者。古庙群睡，夜劳而昼倦，劈西瓜以辟蝇也。”时为之语云：“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维亭张小舍。”舍，吴音沙，去声。后遇瞽丐于途，疑而迹之，见



其跨沟而过，擒焉，果盗魁，其警则伪也，请以重赂免，期某日。过期不至，久之，张复遇诸途，责以渝约，盗曰：“已输于卧床之左足，但夜至不敢惊寝耳。”张犹未信，曰：“以何为征。”盗即述是夜其夫妇私语。张始大骇，归视床足，有物系焉，如所许数，兼得一利刃。悚然曰：“危哉乎！”自是察盗颇疏。

小舍智，此盗亦智。小舍先察盗智，后疏于察盗，更智。

421 苏无名

天后时，尝赐太平公主细器宝物两食盒，所值黄金百镒。公主纳之藏中，岁余尽为盗所得。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长史谓曰：“三日不得盗，罪死。”长史惧，谓二县主盗官曰：“两日不得贼，死。”尉谓吏卒游微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微惧，计无所出，衢中遇湖州别驾苏无名，素知其能，相与请之至县。尉降阶问计，无名曰：“请与君求对玉阶乃言之。”于是天后问曰：“卿何计得贼？”无名曰：“若委臣取贼，无拘日月，且宽府县令不追求，仍以两县擒盗吏卒，尽以付臣，为陛下取之，亦不出数日耳。”天后许之。无名戒吏卒缓至月余，值寒食，无名尽召吏卒约曰：“十人、五人为侣，于东门、北门伺之，见有胡人与党十余，皆衣縗经相随，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报。”吏卒伺之果得，驰白无名曰：“胡至一新冢设奠，哭而不哀，既彻奠，即巡行冢傍，相视而笑。”无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尽执诸胡而发其冢。剖棺视之，棺中尽宝物也。奏之，天后问无名，卿何才智过人，而得此盗。对曰：“臣非有他计，但识盗耳。当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时。臣见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处。今寒食节拜扫，计必出城寻其所之，足知其墓。设奠而哭不哀，则所葬非人也，巡冢相视而笑，喜墓无损也。向若陛下迫促府县擒贼，贼计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缓，故未将出。”天后曰：“善。”赠金帛，加秩二等。

422 千里急

陈懋仁《泉南杂志》云：城中一夕被盗，捕兵实为之招。直巡两兵，一以左腕，一以胸次，俱带黑伤而不肿裂，谓贼棍殴，意在抵饰，当事督责司捕，辞甚厉。余意棍殴处，未有不致命且折，亦未有不肿且裂者。无之，是必贗作。问诸左右曰：“吾乡有草，可作伤色者，尔泉地云何？”答曰：“此名千里急。”余令取捣碎，别涂两人如其处，少焉成黑，以示两兵，两兵愕然，遂得奸状。自是响道绝，而外客无所容矣。

按《本草》：千里急，一名千里及，藤生道傍篱落间，叶细而厚，味苦平，小有毒。治疫气结黄疸蛊毒，煮汁服取吐下。亦敷蛇犬咬，不入众药。此草可染肤黑，如凤仙花可染指红也。

423 京师指挥

京师有盗劫一家，遗一册。旦视之，尽富室子弟名，书曰：“某日某甲会饮某地议事。”或聚博挾娼云云，凡二十条。以白于官，按册捕至，皆厮弛少年也，良以为是。各



父母谓诸儿素不逞，亦颇自疑。及群少饮博诸事悉实，盖盗每侦而籍之也。少年不胜榜毒诬服，讯贿所在，浪言埋郊外某处，发之悉获。诸少相顾骇愕云：“天亡我。”遂结案伺决。一指挥疑之而不得其故，沉思良久曰：“我左右中一髻职豸马耳，何得每讯斯狱辄待侧。”因复引囚鞠数四，察髻必至，他则否。猝呼而问之，髻辞无他，即呼取炮烙具，髻叩头。请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唯盗赂奴，令每治斯狱，必记公与囚言驰报，许酬我百金。”乃知所发赃，皆得报宵瘞之也。髻请擒贼自赎，指挥令数兵易杂衣与往至僻境，悉擒之，诸少乃得释。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失金瓶一。有庖人执事瓶所，捕之系狱，不胜拷掠，竟诬服。诘其赃，谬云：在坛前某地，如言觅之不获，又系之将毙焉。俄真盗以瓶系金丝鬻于市，市人疑之，闻于官，逮至则卫士也。招云：既窃瓶，急无可匿，遂瘞于坛前，只掠取系索耳。”发地果得之，比庖人谬言之处，相去才数寸。使前发者稍广咫尺，则庖人死不白矣。岂必豸马髻在侧，乃可疑哉，讯盗之难如此。

424 耿叔台

某御史巡按蜀中，交代亡其贖，新直指至，又穴而篋篋焉。成都守耿恭简定力。察胥隶俱更番，独仍一饗人，亟捕之。直指恚曰：“太守外不能诘盗，乃向吾卧榻梗治耶。”固以请，比至诘之曰：“吾视火痕内出，非尔而谁。”即咋舌伏辜。

425 张 鹭

张鹭为河县尉日，有一客，驴缰断，并鞍失之，三日访不获，告县。鹭推勘急，夜放驴出而藏其鞍，可值五千钱。鹭曰：“此可知也。”令将却笼头放之，驴向旧喂处，搜其家，得鞍于草积下。

428 李复亨

李复亨年八十登进士第，调临晋主簿护送官马入府，宿逆旅，有盗杀马。复亨曰：“不利而杀之，必有仇者。”尽索逆旅商人过客，同邑人囊中盛佩刀，谓之曰：“刀衅马血，火煨之则刃青。”其人款伏，果有仇。以提刑荐迁南和令，盗割民家牛耳。复亨尽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牵牛遍过之，至一人前，牛忽惊跃，诘之乃引伏。

煨刀而得盗，所以贵格物也，然庐州之狱官不能决，而老吏能决之，故格物又全在问察。○太常博士李处厚知庐州，县有一人死者。处厚往验，悉糟截灰汤之法，不得伤迹。老书吏献计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尸，其迹必见。如其言，伤迹宛然。

427 向敏中

向敏中在西京时，有僧暮过村求寄宿，主人不许，于是权寄宿主人外车厢。夜有盗，自墙上扶一妇人囊衣而出。僧自念不为主人所纳，今主人家亡其妇人及财，明日必执我，



因亡去。误堕簪井，则妇人已为盗所杀，先在井中矣。明日，主人踪迹得之，执诣县，僧自诬服：诱与俱亡，惧迫者因杀之投井中，暮夜不觉失足亦坠，赃在井傍，不知何人取去。狱成言府，府皆平允，独敏中以赃不获致疑。乃引僧固问，得其实对。敏中密使吏出访，吏食村店。店姬闻自府中来，问曰：“僧之狱如何？”吏给之曰：“昨已答死矣。”姬曰：“今获贼如何？”曰：“已误决此狱，虽获贼亦不问也。”姬曰：“言之伤矣，妇人者乃村中少年某甲所杀也。”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获之。案问具服，并得其赃，僧乃得出。

前代明察之官，其成事往往得吏力，吏出自公举，故多可用之才。今出钱纳吏，以吏为市耳，今访狱便鬻狱矣，况官之心犹吏也，民安得不冤。

428 钱藻

钱藻备兵密云，有二京军劫人于通州，获之不服，州以白藻。二贼恃为京军，出语无状。藻乃移甲于大门之外，独留乙鞠问数四，声色甚厉，已而握笔作百许字，若录乙口语状，遣去。随以甲人给之曰：“乙已吐实，事由于汝，乙当生，汝当死矣。”甲不意其给也，忿然曰：“乙本首事，何委于我。”乃尽白乙首事状，藻出乙证之，遂论如法。

429 吉安老吏

吉安州富豪娶妇，有盗乘人冗杂，入妇室潜伏床下，伺夜行窃。不意明烛达旦者三夕，饥甚奔出，执以闻官。盗曰：“吾非盗也，医也，妇人癖疾，令我相随，常为用药耳。”宰诘问再三，盗言妇家事甚详，盖潜伏时所闻枕席语也。宰信之，逮妇供证。富家恳免不从，谋之老吏，吏白宰曰：“彼妇初归，不论胜负，辱莫大焉。盗潜入突出，必不识妇。若以他妇出对，盗若执之，可见其诬矣。”宰曰：“善。”选一妓盛服舆至，盗呼曰：“汝邀我治病，乃执我为盗耶。”宰大笑，盗遂伏罪。

430 周新异政

周新按察浙江，将到时，道上蝇蚋迎马首而聚，使人尾之，得一暴尸，惟小木布记在，取之。及至任，令人市布，屡嫌不佳，别市之。得印志者，鞠布主，即劫布商贼也。

一日视事，忽旋风吹异叶至前，左右言城中无此木，独一古寺有之，去城差远。新悟曰：“此必寺僧杀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发之，得妇尸，僧即款服。

按：新，南海人，由乡科选御史，刚直敢言，人称为“冷面寒铁”。公在浙多异政，时锦衣纪纲擅宠，使千户往浙缉事，作威受赂。新捕治之，千户走脱，诉纲，纲构其罪杀之。呜呼！公能暴人冤，而身不免冤死，天道可疑矣！

431 吴复

溧水人陈德，娶妻林，岁余，家贫佣于临清。林绩麻自活，久之为左邻张奴所诱，意甚相悒。历三载，陈德积数十金，囊以归。离家尚十五里，天暮且微雨。德虑怀宝为累，



乃藏金于水心桥第三柱之穴中，徒步抵家。而林适与张狎，闻夫叩门声，匿床下。既夫妇相见劳苦，因叙及藏金之故。比晨往，而张已窃听，启后扉出，先掩有之矣。林心不在夫，既闻亡金，疑其诬，怨詈交作。时署县事者晋江吴复，有能声。德为诉之，吴笑曰：“汝以腹心向妻，不知妻别有腹心。”拘林至，严讯之。林呼枉，德心怜妻，愿弃金。吴叱曰：“汝诈失金戏官长乎。”置德狱中，而释林以归。随命吏人之黠者为丐容，造林察之，得张与林私问慰状。吴并擒治，事遂白。一云，此亦广东周新按察浙江时事。

432 彭城王浹

北齐高浹为定州刺史，有人被盗黑牛，背上有毛。浹乃诈为上符若甚急，市牛皮倍酬价值，使牛主认之，因获其盗。定州有老母姓王，孤独种菜二亩，数被偷。浹乃令人密往书菜叶为字，明日市中看叶有字，获贼，尔后境内无盗。

433 离潜杨津

北齐任城王潜，领并州刺史。有妇人临汾水洗衣，有乘马行人换其新靴，驰而去，妇人持靴诣州言之。潜召居城诸姬，以靴示之，如姬多，安得尽召，悬靴为招，可也。给曰：“有乘马人于路，被贼劫害，遗此靴焉，得无亲族乎。”一姬抚膺哭曰：“儿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获之，时称明察。

杨津为歧州刺史，有武功人赍绢三匹，去城十里，为贼所劫。时有使者驰驿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状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马，在城东十里被杀，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取视。”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于是遣骑追收，并绢俱获，自是合境畏服。

434 柳庆

柳庆领雍州别驾，有贾人持金二十斤，寄居京师。每出常自执钥，无何，缄闭不异，而失其金。郡县谓主人所窃，自诬服。庆疑之，问贾人置钥何处，曰自带。庆曰：“颇与人同宿乎？”曰：“无。”“与同饮乎？”曰：“日者曾与一沙门再度酣宴，醉而昼寝。”庆曰：“沙门乃真盗耳。”即遣捕，沙门乃怀金逃匿，后捕得，尽获所失金。又有胡家被劫，郡县按察，莫知贼所。邻近被囚者甚多，庆乃诈作匿名书，多榜官门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侣混杂，终恐泄露，今欲首伏，惧不免罪，便欲来告。”庆乃复施免罪之牒。居一日，广陵王欣家奴，面缚自告牒下，因此尽获余党。

435 刘宰

宰为泰兴令，民有亡金钗者，唯二仆妇在，讯之莫肯承。宰命各持一芦去，曰：“不盗者明旦芦自若，果盗，明旦则必长二寸。”明视之，则一自若，一去芦二寸矣，盖虑其长也。盗遂服。



436 陈 襄

襄摄浦城令，民有失物者，贼曹捕偷儿数辈，至相撑拄。襄曰：“某庙钟能辨盗，犯者扞之，辄有声，否则寂。”乃遣吏先引盗行，自率同列诣钟所祭祷，而阴涂以墨，蔽以帷，命群盗往扞。少焉呼出，独一人手不污，扣之乃盗也，盖畏钟有声，故不敢扞云。

按：襄倡道海滨，与陈烈、周希孟、郑穆为友，号四先生云。

437 胡汲仲

胡汲仲在宁海日，有群姬聚佛庵诵经。一姬失其衣，适汲仲出行，讼于前。汲仲以牟麦置群姬掌中，令合掌绕佛诵经如故。汲仲闭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盗衣者行数周，麦当芽。”中一姬屡开视其掌，遂命缚之，果窃衣者。

438 杨 武

金都御史杨北山公名武，关中康德涵之姊丈也，为淄川令，善用奇。邑有盗市人糴米者，求之不得。公摄其邻居者数十人，跪之于庭，而漫理他事不问。已，忽厉声曰：“吾得盗米者矣。”其一人色动良久，复厉声言之，其人愈色动。公指之曰：“第几行第几人是盗米者。”其人遂服。又有盗田园瓜瓠者，是夜大风雨，根蔓俱尽，公疑其仇家也。乃令印取夜盗者足迹，布灰于庭，摄村中之丁壮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迹者，即盗也。”其最后一人，辗转有难色，且气促甚。公执而讯之，果仇家而盗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行路者，于路傍枕石睡熟，囊中千钱，人盗去。公令舁其石于庭，鞭之数十，而许人纵观不禁。乃潜使人于门外候之，有窥覩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人，盗钱者也。闻鞭石事甚奇，不能不来，人则又不敢。求其钱费十文尔，余以还枕石者。

439 劫 麦

王恺为平原令，有麦商，夜经村寺被劫，陈牒于县。恺故匿其事，阴令贩豆者，和少熟豆其中，夜过寺门，复劫去。令捕兵易服就寺僧货，豆中有熟者，遂收捕，不待讯而服。自是群盗屏迹。

440 窃 茄

李亨为鄞令，民有业圃者，茄初熟，邻人窃而鬻于市民，民追夺之，两诉于县。亨命倾其茄于庭，笑谓邻人曰：“汝真盗矣，果为汝茄，肯于初熟时并摘其小者耶。”遂伏罪。



441 盗牛舌

包孝肃知天长县，有诉盗割牛舌者，公使归屠其牛鬻之。既有告此人盗杀牛者，公曰：“何为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盗者惊伏。

442 盗石榴盗樱

秦桧为相，都堂左揆前有石榴一株，每着实，检默数焉，少其二，桧佯不问。一日将排马，忽顾左右取斧伐树，有亲吏在旁，仓卒对曰：“实佳甚，去之可惜。”桧反顾曰：“汝盗食吾榴。”吏叩头服。

有献新樱于慕容彦超，俄而为给役人盗食。主者白之彦超，呼给役人伪慰之曰：“汝等岂敢盗新物耶，盖主者误执尔，勿怀忧惧。”各赠以酒，潜令左右人“藜芦散”。既饮，立皆呕吐，新樱在焉，于是伏罪。

443 子产严遵

郑子产晨出，过束匠之间，闻妇人之哭也。抚其御之手而听之，有间，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严遵为扬州行部，闻道傍女子哭而声不哀，问之，云夫遭火死。遵使舆尸到，令人守之，曰：“当有物往。”更日，有蝇聚头所，遵令披视，铁椎贯顶。考问，乃以淫杀人者。韩滉在润州事同。

444 元绛

江宁推官元绛摄上元令，甲与乙被酒相殴，甲归卧，夜为盗断足。妻称乙，执乙诣县，而甲已死。绛敕其妻曰：“归治夫丧，乙已服矣。”阴遣谨信史迹其后，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语。绛命取系庑下，诘妻奸状，即吐实。人问其故，绛曰：“吾见妻哭不哀，且与伤者共席，而襦无血污，是以知之。”

445 张昇

张昇知润州日，有妇人夫出，数日不归。忽有人报菜园井中有死人，妇人惊往视之，号哭曰：“吾夫也。”遂以闻官，公令属官集邻里就井验，是其夫与否，皆以井深不可辨，请出尸验之。公曰：“众皆不能辨，妇人独何以知其是夫。”收付所司，鞫问，果奸人杀其夫，而妇人与谋者。

448 陆 云

陆云为浚仪令，有见杀者，主名不立，云录其妻而无所问。十许日，遣出，密令人随后，谓曰：“其去不远十里，当有男子候之与语，便缚至。”既而果然，问之具服。云与其妻通，共杀其夫，闻妻得出，欲与语，惮近县，故远相伺候。于是一县称为神明。

447 蒋 恒

贞观中，衡州板桥店主张迪，妻归宁，有卫三、杨真等三人投宿，五更早发。夜，有人取卫三刀杀张迪，其刀却内鞘中，真等不知之。至明，店人追真等，视刀有血痕，囚禁拷讯。真等苦毒，遂自诬服。上疑之，差御史蒋恒覆推。恒命总追店人十五已上毕至，为人不足，且散。唯留一老婆，年八十，至晚放出。令狱典密视之曰：“婆出当有一人与婆语者，即记其面貌。”果有人问婆：“使君作何推勘。”如此三日，并是此人。恒令擒来鞠之，与迪妻奸杀有实。上奏，敕赐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张松寿为长安令，治昆明池侧劫杀事，亦用此法。

448 杨逢春

两京刑部典史王宗，闽人，一日当直，忽报其妾被杀于馆舍，宗奔家旋来，告尚书周公。用发河南司究问，欲罪宗，宗云：“闻报而归，众所共见，且是妇无外行，素与宗欢，何为杀之。”官不能决。既数月，都察院令审事，檄浙江道御史杨逢春，杨示约某夜二更后鞠王宗狱，如期，猝命隶云：“门外有规视者执来。”果获两人。甲云：“彼挈某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用刑穷乙，乙具服，言与王宗馆主人妻乱，为其妾所窥，杀以灭口，即置于法，而释宗。杨曰：“若日间则观者众矣，何由踪迹其人，人非切己事，肯深夜来看耶。”由是称为神明。

449 马光祖

马裕斋知处州，禁民捕蛙。一村民将生瓜切作盖，剖虚其腹，实蛙于中。黎明持入城，为门卒所捕，械至庭，公心怪之，问：“汝何时捕此蛙？”答曰：“夜半。”问：“有人知否？”曰：“唯妻知。”公疑妻与人通，逮妻鞠之，果然。盖人欲陷夫而夺其妻，故使妻教夫如此，又先诫门卒，以故捕得。公遂置奸淫者于法。

450 苻 融

秦苻融为司隶校尉，京兆人董丰，游学三年而返，过宿妻家。是夜，妻为贼所杀。妻兄疑丰所杀，送丰有司，丰不堪楚掠，诬引杀妻。融察而疑之，问曰：“汝行往还，颇有怪异，及卜筮否？”丰曰：“初将发，夜梦乘马南渡水，反而北渡，复自北而南，马停水

中，鞭策不去，俯而视之，见两日在水下，马左白而湿，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窃以为不祥。问之筮者云，忧狱讼，远三枕，避三沐。既至，妻为具沐，夜授丰枕，丰记筮者之言皆不从，妻乃自沐，枕枕而寝。”融曰：“吾知之矣。易坎为水，马为离，乘马南渡，旋北而南者，从坎之离，三爻同变，变而成离，离为中女，坎为中男。两日，二夫之象。马左而湿，湿水也。左水右马，冯字也。两日，昌字也。其冯昌杀之乎？”于是推验，获昌诘之，具首伏曰：“本与其妻谋杀丰，期以新沐枕枕为验，是以误中妇人。”

451 王 明

西川费孝先，善轨革，世皆知名。有客王旻，因售货至成都，求为卦，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谷，捣得三斗米，遇明则活，遇暗则死。”再三戒之，令诵此足矣，旻受乃行。途中值大雨，众趋憩一屋下。旻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几屋倾覆，旻独免。旻之妻与邻之子有私，许以终身，候夫归杀之。旻既至，妻约所私曰：“今夕但洗浴者乃夫也。”及夜果呼旻洗浴，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坚不肯浴，妇怒乃自浴，壁缝中伸出一枪被害。旻惊骇，罔测其故，明日邻人首旻害妻，郡守酷刑，旻泣言曰：“死则死矣，冤在覆盆，何日得雪，但孝先所言无验耳。”守叩其言，沈思久之，呼旻曰：“问汝邻比有康七否？”曰：“有之。”曰：“杀汝妻者必是人也。”捕至，果服罪。因语僚佐曰：“一石谷，春得三斗米，得非康七乎。”此郡守乃王明也。

452 范纯仁

参军宋儋年暴死，范纯仁使子弟视丧。小敛，口鼻血出，纯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与小吏奸，因令置毒鳖肉中。纯仁问食肉在第几巡，曰：“岂有既中毒而尚能终席者乎。”再讯之，则儋年素不食鳖，其曰毒鳖肉者，盖妾与吏欲为变狱张本，以逃死尔。实儋年醉归，毒于酒而杀之，遂正其罪。

453 刘宗龟

刘宗龟镇海南，有富商子少年，泊舟江岸，见高门一妙姬，殊不避人。少年挑之曰：“黄昏当访宅矣。”姬微哂，是夕果启扉候之。少年未至，有盗入，欲行窃，姬不知，就之。盗谓见执，以刀刺之，遗刀而逸。少年后至，践其血仆地，扞之见死者，急出，解维而去。明日，其家迹至江岸。岸上云，夜有某客舫径发。官差人追到，拷掠备至，具实吐之，唯不招杀人，视其刀乃屠家物。宗龟下令曰：“某日演武，大飨军士，合境庖丁，集球场以候烹宰。”既集，又下令曰：“今日已晚，可翌日至，乃各留刀。”阴以杀人刀杂其中，换下一口。明日，各来请刀，唯一屠者后至，不肯持去，诘之对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刀耳。”命擒之，则已窜矣。乃以他死囚代商子，侵夜毙于市。窜者知囚已毙，不一二夕果归，遂擒伏法，商子拟以奸罪，杖背而已。



454 郡从事

有人因他适回，见其妻被杀于家，但失其首，奔告妻族。妻族以婿杀女，讼于郡王，刑掠既严，遂自诬服。独一从事疑之，谓使君曰：“人命至重，须缓而穷之。且为夫者，谁忍杀妻，纵有隙而害之，必为脱祸之计，或推病殒，或托暴亡，今存尸而弃首，其理甚明，请为更讞。”使君许之，从事乃迁此系于别室，仍给酒食。然后遍勘在城忤作行人，令各供近来与人家安厝坟墓多少文状，既而一一面诘之曰：“汝等与人家举事，还有可疑者乎？”中一人曰：“某于一豪家举事，其言杀却一奶子，于墙上异过，凶器中，甚似无物，见在某坊。”发之，果得一妇人首。令诉者验认，则云非是。遂收豪家鞠之，豪家款服。乃是与妇私奸，杀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妇衣衣奶子身尸，而易妇以归，畜于私室。其狱遂白。

455 徽商狱

徽富商某，悦一小家妇，欲娶之，厚饵其夫。夫利其金以语妇，妇不从，强而后可。卜夜为具，招之，故自匿而令妇主觞，商来稍迟，入则妇先被杀，亡其首矣，惊走不知其由。夫以为商也，讼于郡。商曰：“相悦有之，即不从，尚可缓图，何至杀之。”一老人曰：“向时叫夜僧，于杀人次夜遂无声，可疑也。”商募人察僧所在，果于傍郡识之。乃以一人着妇衣居林中，候僧过作妇音呼曰：“和尚还我头。”僧惊曰：“头在汝宅上三家铺架上。”众出缚僧，僧知语泄，曰：“是夜其门启，欲入盗，见妇盛装泣床侧，欲淫不可得，杀而携其头出，挂在三家铺架上。”拘三家人至，曰：“有之，当日即埋在园中。”遣吏往掘，果得一头，乃有须男子。天理。再掘而妇头始出，问头何从来，乃十年前斩其仇头，于是二人皆抵死。

456 临海令

临海县迎新秀才，适黄官有女，窥见一生韶美，悦之，一卖婆在傍曰：“此吾邻家子也，为小娘子执伐，成佳偶矣。”卖婆以女意诱生，生不从。卖婆有子无赖，因假生夜往，女不能辨。一日，其家舍客，夫妻因移女而以女榻寝之。夜，有人断其双首以去。明发以闻于县，令以为其家杀之，而橐装无损，杀之何为。乃问榻向寝谁氏，曰：“是其女。”令曰：“知之矣。”立逮其女作威震之曰：“汝奸夫是谁？”曰：“某秀才。”逮生至，曰：“卖婆语有之，何尝至其家。”又问女，秀才身有何记，曰：“臂有痣。”视之无有。令沈思曰：“卖婆有子乎。”逮其子视臂有痣。曰：“杀人者汝也。”刑之，即自输服。盖其夜扞得骈首，以为女有他奸，杀之，生由是得释。

457 王安礼

王安礼知开封府，逻者连得匿名书告人不轨，所涉百余人，帝付安礼令亟治之。安礼

验所指略同，最后一书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礼喜曰：“吾得之矣。”呼问薛曰：“若岂有素不快耶。”曰：“有持笔求售者，拒之，怏怏去，其意似见衔。”即命捕讯，果其所为。条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师谓为神明。

458 母讼子二条

李杰为河南尹，有寡妇讼子不孝，杰物色非是。语妇曰：“若子法当死，得毋悔乎。”答曰：“子无状，不悔也。”破绽。杰乃命妇出市棺为斂尸地，而阴令使踪迹之。妇出，乃与一道士语，顷之棺至。杰捕道士按之，故与妇私，而碍于其子不得逞者。杰即杀道士纳之棺。快人。

包恢知建宁，有母诉子者，年月后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问，泣不言。微求母孀与僧通，恶其子谏，而坐以不孝，状则僧为之也，因责子侍养勿离跬步。僧无由至，母乃托夫讳日，入寺作佛事，以笼盛衣帛出，旋纳僧笼内以归。恢知，使人要其笼置诸库。逾旬，吏报笼中臭，恢乃命沉诸江，语其子曰：“吾为若除此害矣。”

459 僧寺求子二条

广西南宁府永淳县宝莲寺，有子孙堂傍多净室，相传祈嗣颇验，布施山积。凡妇女祈嗣，须年壮无疾者，先期斋戒得圣符，方许住宿。其妇女或言梦佛送子，或言罗汉，或不言，或一宿不再，或屡宿屡往。因净室严密无隙，而夫男居户外，故人皆信焉。闽人汪旦初莅县，疑其事，乃饰二妓以往。属云：“夜有至者勿拒，但以朱墨汁密涂其顶。”次日黎明，伏兵众寺外，而亲往点视。众僧仓皇出谒，凡百余人，令去帽，则红头墨顶者各二。令缚之，而出二妓，使证其状云：钟定后，两僧庚至，赠调经种子丸一包。汪令拘讯他求嗣妇女，皆云无有，搜之，各得种子丸如妓，乃纵去不问，而召兵众人，众僧慑不敢动，一一就缚。究其故，则地平或床下，悉有暗道可通，盖所污妇女不知几何矣。既置狱，狱为之盈。住持名佛显，谓禁子凌志曰：“我掌寺四十年，积金无数，自知必死，能私释我等暂归取来，以半相僧。”凌许三僧从显往，而自与八辈从之。既至寺，则窖中黄白粲然，恣其所取。僧阳束卧具，而阴收寺中刀斧之属，期三更斩门而出。汪方秉烛拘申详稿，忽心动念：百僧一狱，卒有变莫支。乃密召快手持械入宿。甫集，而僧乱起。僧所用皆短兵，众以长枪御之，僧不能敌，多死。显知事不谐，扬言曰：“吾侪好丑区别，相公不一一细鞠，以此激变，然反者不过数人，今已诛死，吾侪当面诉相公。”汪令刑房吏谕曰：“相公亦知汝曹非尽反者，然反者已死，可尽纳器械，明当庭鞠分别之。”器械既出，于是召僧每十人一鞠，以次诛绝。至明，百僧歼焉。究器械入狱之故，始知凌志等弊窳，而志等则已死于兵矣。

万历乙未岁，西吴许孚远巡抚入闽，断某寺绎衣真人，从大殿蒲团下出，事略同。

黄绂，封丘人。为四川参政时，过崇庆，忽旋风輿前。公曰：“即有冤且散，吾为若理。”风遂止。抵州，沐而祷于城隍。梦中若有神言州西寺者，公密访州西四十里有寺当孔道，倚山为巢。公旦起，率吏民急抵寺，尽系诸僧。中有一僧少而壮，甚犷恶，诘之无祠牒。今僧多无牒者，如何。即涂醋堊额上，晒洗之，隐有巾痕。公曰：“是盗也。”即讯



诸僧，不能隐，尽得其奸状。盖寺有巨塘，夜杀投宿人沉塘中，众共分其资，有妻女则又分其妻女，匿之窖中，恣淫毒久矣。公尽按律杀僧，毁其寺。

460 鲁永清

成都有奸狱，一曰和好，二曰强奸，臬长不能决，以属成都守鲁公。公令隶有力者，去妇衣，诸衣皆去，独里衣，妇以死自持，隶无如之何。公曰：“供作和好，盖妇苟守贞，衣且不能去，况可犯耶。”

鲁公薪水人，决狱如流。门外筑屋数椽，锅灶皆备。讼者至，寓居之，一见即决，饭未尝再炊，有“鲁不解担”之谣。

461 张 骆

石晋魏州冠氏县华林僧院，有铁佛长丈余，中心且空。一旦云铁佛能语，徒众称赞，闻于乡县，士众云集，施利填委。时高宗镇邺，命衙将尚谦齎香设斋，且检其事。有三传张骆请与偕行，暗与县镇计，遣院僧尽赴道场。骆潜开僧房，见地有穴，引至佛座下。乃令谦立于佛前，骆由穴入佛空身中，厉声具说僧过。即遣人擒僧，取其魁首数人，上闻戮之。

462 慕容彦超

慕容彦超为泰宁节度使，好聚敛，在镇常置库质钱。有奸民为伪银以质者，主吏久之乃觉。彦超阴教主吏，夜穴库垣，尽徙金帛于他所，而以盗告。彦超即榜市使民自言所质以偿，于是民争来言，遂得质伪银者。超不罪，置之深室，使教十余人为之。皆铁为之质，而包以银，号“铁胎银”。

得质伪银者巧矣，教十数人为之，是自为奸也。后周兵围城，超出库中银劳军。军士哗曰：“此铁胎耳。”咸不为用，超遂自杀，此可为小智亡身之戒。

463 韩魏公

中书习旧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顾金钱惟意所去取。于欲与即检行之，所不欲或匿例不见。韩魏公令删取五房例，及刑房断例。除其冗谬不可用者，为纲目类次之，封眷谨掌，每用例必自阅。自是人始知赏罚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其间。

例之一字，庸人所利，而豪杰所悲。用例已非，况由吏操纵，并例亦非公道乎。寇莱公作相时，章圣语两府择一人为马步军指挥使。公方拟议，门吏有以文籍进者。问之，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须一例，又安用我辈，戕坏国政者正此耳。”今日事事皆例，为莱公不能矣，能为魏公其庶乎。



464 江 点

江点字德舆，崇安人，以特恩补官。调郢州录参时，郡常平库失银。方缉捕，有刘礼者，因贸易得银一筒，上有“田家抵当”四字。一银工发其事，刘不能直，籍其家约万余缗，法当死。点疑其枉，又见款牍不圆，除所发者，余皆非正赃。点反复诘问，刘苦于煅冶，不愿平反。可怜。点立言于守，别委推问，得实与点同，然未获正赃，刘终难释。未几，经总军资两库皆被盗，失会以万计，点料必前盗也。州司有使臣李义者馆一妓，用度甚侈，点疑之，未敢轻发。会制司行下，买营田耕牛，点因而阴遣人袭妓家，得会一束，遂白于府。即简使臣行李中，皆三库所失之物，刘方得释，人皆服点之明见。

胆智部总序

冯子曰：凡任天下事，皆胆也，其济则智也。知水溺故不陷，知火灼故不犯，其不陷不犯，非无胆也，智也。若自信入水必不陷，入火必不灼，何憚而不入耶。智藏于心，心君而胆臣，君令则臣随，令而不往，与夫不令而横逞者，其君弱，故胆不足，则以智炼之；胆有余，则以智裁之。智能生胆，胆不能生智。刚之克也，勇之断也，智也。赵思绾尝言食人胆至于刚勇无敌，每杀人，辄取酒吞其胆。夫欲取他人之胆，益己之胆，其不智亦甚矣。必也取他人之智，以益己之智。智益老，而胆益壮，则古人中之以“威克”，以“识断”者，若而人吾师乎！

胆智部威克卷十一

履虎不噬，鞭龙得珠。岂曰溟滓，厥有奇谟。集“威克”。

465 侯 生

夷门监者侯嬴，年七十余，好奇计。秦伐赵急，魏王使晋鄙救赵，畏秦戒勿战。平原君以书责信陵君，信陵君欲约客赴秦军，与赵俱死。谋之侯生，生乃屏人语曰：“嬴闻晋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窃之。昔如姬父为人所杀，公子使客斩其仇头进如姬，如姬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一开口，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符与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此人力士，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请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与公子俱，公子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兵。晋鄙合符果疑之，欲不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兵进，大破秦军。既矫工令，必责以逗留之罪，非漫然为无名之诛。

信陵邯郸之胜，决于椎晋鄙。项羽巨鹿之胜，决于斩宋义。夫大将且以拥兵逗留被诛，三军有不股栗愿死者乎。不待战而敌已破矣！儒者犹以擅杀议刑，是乌知扼要之策乎。

466 班 超

窦固出击匈奴，以班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方使来，狐疑未知所以故也，明者睹未明，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胡侍惶恐，具服其状。超乃闭侍胡，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西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此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初夜，遂将吏士往奔虏营，古今第一大胆。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于虏舍后。约曰，见火然后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弓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三十六人用之有千万人之势。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色



动，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恂乃悦。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还奏于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选使西域。帝壮超节，诏固曰：“吏加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明主。令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超复受使。因欲益其兵，超曰：“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为累。”是时于阗王广德新攻破莎东，遂雄张南道，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超既西，先至于阗，广德礼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馱马，急取求以祠我。广德乃遣使就超请马。超密知其状，报许之，而令巫自来取马。有顷，巫至，超即斩其首，以送广德，因辞让之，广德素闻超在都善诛灭虏使，大惶恐，即攻杀匈奴使而降超。超重赐其王以下，因镇抚焉。

必如班定远，方是满腹皆兵，浑身是胆。赵子龙、姜伯约不足道也。○辽东管家庄，长男子不在舍。建州贼至，驱其妻子去。三数日，壮者归，室皆空矣。无以为主，欲佣工于人，弗售。乃谋入房地伺之，见其妻出汲，密约夜以薪积舍户外焚之，并积薪以焚其屋角。火发，贼惊觉，裸体起出户，壮者射之，贼皆死。挈其妻子，取贼所有归，是后他贼惮之，不敢过其庄云。此壮者胆勇一时，何减班定远。使室家无恙，或佣工而售，亦且安然不图矣，人急计生，信夫。

467 耿 纯

东汉真定王杨谋反，光武使耿纯持节收杨。纯既受命，若使州郡者。至真定，止传舍，杨称疾不肯来，与纯书，欲令纯往。纯报曰：“奉使见侯王牧守，不得先往，宜自强来。”时杨弟让从兄绀，皆拥兵万余。杨自见兵强，而纯意安静，即从官属诣传舍，兄弟将轻兵在门外。杨入，纯接以礼，因延请其兄弟皆至，纯闭门悉诛之，勒兵而出。真定震怖，无敢动者。

468 温 造

宪宗时，戎羯乱华，诏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阙下。将起师，人作叛，逐其帅，因团集拒命岁余，宪宗深以为患。京兆尹温造，请以单骑往。至其界，梁人见止一儒生，皆相贺无患。及至，俱宣召敕安存，一无所问。然梁师负过出入者皆不舍器仗，温亦不诫之。他日，球场中设乐，三军并赴，令于长廊下就食。坐筵前，临阶南北两行，设长索二条，令军人各于面前索上，挂其刀剑而食。酒至，鼓噪一声，两头齐力，捋举其索，则刀剑去地三丈余矣。军人大乱，无以施其勇，然后阖户而斩之。南梁人自尔累世不复叛。

469 哥舒翰李光弼

唐哥舒翰，为安西节度使，差都兵马使张擢上都奏事，逗留不返，纳贿交结杨国忠。翰适入朝，擢惧，求国忠除擢御史大夫，兼剑南西川节度使。敕下就第谒翰，翰命部下捋于庭，数其罪杖杀之，然后奏闻。帝下诏褒奖，圣主。仍赐擢尸，更令翰决尸一百。

太原节度王承业，军政不修，诏御史崔众交兵于河东，众侮易承业，或裹甲持枪，突



入承业厅事玩谑之。李光弼闻之，素不平。至是交众兵于光弼，众以麾下来，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无礼，又不即交兵，令收系之。顷，中使至，除众御史中丞怀其敕，问众所在。光弼曰：“众有罪系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中使惧，遂寝之而还。翌日，以兵仗围众，至于碑堂下斩之，威震三军，命其亲属吊之。

或问擢与众诚有罪，然已除西川节度使及御史中丞矣，其如王命何。盖军事尚速，当用兵之际，而逗留不返，拥兵不交，皆死法也。二人之除命，必皆夤缘得之，而非出天子之意者。故二将得伸其权，而无人议其后耳。然在今日，莫可问矣。

470 柴克宏

后唐柴克宏有将略，其奉命救常州也，枢密李徵古忌之，给以羸卒数千人，铠仗俱朽蠹者。将至常州，徵古复以朱匡业代之，使召克宏。克宏曰：“吾计日破贼，汝来召我，必好人也。”命斩之，使者曰：“李枢密所命。”克宏曰：“即李枢密来，吾亦斩之。”乃蒙船以幕，匿甲士其中，袭破吴越营。

奸臣在内，若受代而还，安知不又以无功为罪案乎。破敌完城，即忌口亦无所施矣。

471 杨素

杨素攻陈时，使军士三百人守营，军士惮北军之强，多愿守营。素闻之，即召所留三百人悉斩之，更令简留，无愿留者。又对阵时，先令一二百人赴敌，或不能陷阵而还者悉斩之。更令二三百人复进，退亦如之。将士股栗，有必死之心，以是战无不克。

素用法似过峻，然以御积惰之兵，非此不能作其气。夫使法严于上，而士知必死，虽置之散地，犹背水矣。

472 安禄山

安禄山将反前两三日，于宅集宴大将十余人，锡赉绝厚。满厅施大图，图山川险易、攻取剽劫之势，每人付一图。令曰：“有违者斩，直至洛阳”，指挥皆毕。诸将承命，不敢出声而去。于是行至洛阳，悉如其画。出《幽闲鼓吹》。

此亦煞有过人处，用兵者可以为法。

473 吕公弼张咏^{四条}

公弼，夷简子，其治成都，治尚宽，人嫌其少威断。适有管卒犯法，当杖，杆不受，曰：“宁以剑死。”公弼曰：“杖者国法，剑者自请。”为杖而后斩之，妙甚。军府肃然。

张咏在崇阳，一吏自库中出，视其髻旁下有一钱，诘之，乃库中钱也。咏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钱何足道，乃杖我耶。尔能杖我，不能斩我也。”咏笔判云：“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自仗剑下阶斩其首，申府自劾。崇阳人至今传之。



咏知益州时，尝有小吏忤咏，咏械其颈。吏恚曰：“枷即易，脱即难。”咏曰：“脱亦何难。”即就枷斩之，吏俱悚惧。

若无此等胆决，强横小人，何所不至。

贼有杀耕牛逃亡者，公许自首。拘其母十日不出，释之，再拘其妻，一宿而来。公断曰：“拘母十夜，留妻一宿，倚门之望何疏，结发之情何厚。”就市斩之。于是首身者继至。并遣归业。

袁了凡曰：“宋世驭守令之宽，每以格外行事，法外杀人，故不肖者或纵其恶，而豪杰亦往往得藉以行其志。今守令之权渐削，自笞十至杖百，仅得专决。而徒一年以上，必申请待报，往返详驳，经旬累月。于是文案益繁，而狴犴之淹系者亦多矣。”子犹曰：“自雕虫取士，资格困人，原未尝蒐豪杰而汰不肖，安得不轻其权乎，吾于是益思汉治之善也。”

474 黄盖况钟

黄盖尝为石城长，石城吏特难检御。盖至，为置两掾，分主诸曹。教曰：“令长不德，徒从武功得官，不谙文吏事，今寇未平多军务，一切文书，悉付两掾。其为检摄诸曹，纠撻谬误，若有奸欺者，终不以鞭扑相加。”教下，初皆悚惧恭职，久之，吏以盖不治文书，颇懈肆。盖微省之，得两掾不法各数事。乃悉召诸掾，出数事诘问之，两掾叩头谢。盖曰：“吾业有敕，终不以鞭杖相加，不敢欺也。”竟杀之。诸掾自是股栗，一县肃清。

况钟字伯律，南昌人，始由小吏擢为郎，以三扬特荐为苏州守。宣庙赐玺书，假便宜。初至郡，提控携文书上，不问当否，便判可。吏藐其无能，益滋弊窦。通判赵忱，百方凌侮，公惟唯。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烛呼礼生来，僚属以下毕集。公言有敕未宣，今日可宣之。内有僚属不法，径自拿问之语。于是诸吏皆惊。礼毕，公升堂，召府中胥。声言某日一事，尔欺我窃贿若干，然乎？某日亦如之，然乎？群胥骇服。公曰：“吾不耐多烦。”命裸之。俾隶有力者四人，舁一胥掷空中，立毙六人，陈尸于市，上下股栗，苏人革面。

盖武人，钟小吏，而其作用如此，此可以愧口给之文人，矜庄之大吏矣。○王晋溪云：司衡者，要识拔真才而用之，甲未必皆优于科，科未必皆优于贡，而甲于科贡之外，又未必无奇才异能之士。必试之以事，而后可见。如黄福以岁贡，杨士奇以儒生，胡俨以举人，此皆表表名臣也。国初，冯坚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兴宗以直厅而历布政使，惟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所以能尽一世人才之用耳。

当况守时，府治被火焚，文卷悉烬，遗火者一吏也。火熄，况守出坐砾场上，呼吏痛杖一百，喝使归舍。亟自草奏，一力归罪己躬，更不以累吏也。初吏自知当死，况守叹曰：“此固太守事也，小吏何足当哉。”奏上，罪止罚俸。公之周旋小吏如此，所以威行而无怨。使以今人处此，即自己之罪，尚欲推之下人，况肯代人受过乎。公之品，于是不可及矣。

475 宗威愍

金寇犯阙，釜舆南幸。贼退，以宗公汝霖尹开封。初至而物价腾贵，至有十倍于前者，郡人病之。公谓参佐曰：“此事易，自都人率以饮食为先，当治其所先，缓者不忧不平也。”密使人问米面之直，且市之。计其直，与前此太平时初无甚增。乃呼庖人取面，令作市肆笼饼，大小为之。及取糯米一斛，令监军使臣如市酤醢酒，各估其值。而笼饼枚六钱，酒每觚七十。出勘市价，则饼二十、酒二百也。公先呼作坊饼师至，讯之曰：“自我为举子时来京师，今三十年矣，笼饼枚七钱，而今二十，何也，岂麦价高倍乎？”饼师曰：“自都城经乱以来，米麦起落初无定价，因袭至此，某不能违众独减，使贱市也。”公即出兵厨所作饼示之，且语之曰：“此饼与汝所市重轻一等，而我以日下市直，会计新面。工值之费，枚止六钱，若市八钱，则有二钱之息，今为将出令止作八钱，敢擅增此价而市者，罪应处斩，且借汝头以行吾令也。”即斩以徇。出令可矣，斩之效曹瞒故智，毋乃太甚。明日，饼价仍旧，亦无敢闭肆者。次日，呼官酤任修武至，讯之曰：“今都城糯米价不增，而酒值三倍，何也？”任恐悚以对曰：“某等开张承业，欲罢不能，而都城自遭寇以来，外居宗室及权贵亲属，私酿至多，不如是无以输纳官面之值，与工役油烛之费也。”公曰：“我为汝尽禁私酿，汝减直百钱，亦有利入乎？”任叩额曰：“若尔，则饮者俱集，多中取息，足办输役之费。”公熟视久之，曰：“且寄汝头颈上，出率汝曹，即换招榜一角，止作百钱，足不患乎私酿之搀夺也。”明日出令，敢有私造曲酒者，捕至不问多寡，并行处斩。于是倾糟破觚者，不胜其数。数日之间，酒与饼直，既并复旧，其他物价，不令而次第自减。既不伤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欢呼，称为神明之政。时杜充守北京，号南宗北杜云。

借饼师头虽似惨，然禁私酿平物价，所以令出惟行，全不费力者，皆在于此，亦所谓权以济难者乎。当湖冯汝弼《枯山杂记》云：“甲辰凶荒之后，邑人行乞者什之三，逋负者十之九。明年，本府赵通判临县催征，命选竹板重七斤者，拣撈长三寸者。邑人大恐，或游行乞者此喜乱者借行乞而用之。曰：赵公领府库银三千两，来赈济汝，何不往。行乞者更相传播，须臾，数百人相率诣赵，赵不容入，则叫号跳跃，一拥而进，逋负者随之。逐隶人，毁刑具，呼声震动。赵惶惧，莫知所措。余与赵上莘辈闻变趋入，赵意稍安，延入后堂，则击门排闥，势益猖獗。问欲何为，行乞者曰求赈济，逋负者曰求免征。赵问为首者姓名，余曰勿问也，知其姓名，彼虑后祸，祸反不测，姑顺之耳。于是出免征牌，及县备豆饼数百以进。未及门辄抢去，行乞者率不得食。抵暮，余辈出，则号呼愈甚，突入后堂矣。赵虑有他变，窗墙宵遁，自是民颇骄纵无忌。又二月，太守郭平川应奎推为首者数人于法，即惕然相戒，莫敢复犯矣。向使赵不严刑，未必致变。郭不正法，何由弭乱。宽严操纵，惟识时务者知之。”

476 杨守礼

嘉靖间，直隶安州，值地震，大变。州人乘乱抢杀，目无官法。上司闻风畏避，莫知所出。杨少保南涧公，讳守礼。家食已二十余年矣，先期出示，晓以朝廷法律。越二日，



乱如故。公乃升牛皮帐，用家丁，率地方知事者，击斩首乱四人，悬其头于四城门，乱遂定。

李彦和乐云：公虽抱雄略，倘死生利害之念，一萌于中，则不在其位，而欲便宜行事，浩然之气不索然馁乎。此豪杰大作用，难与拘儒道也。

477 苏不韦

东汉苏不韦，父谦，尝为司隶校尉，李嵩挟私忿论杀。不韦时年十八，载丧归乡，瘞而不葬，仰天叹曰：“伍子胥独何人也。”遂藏母武都山中，要紧。变姓名，尽以家财募剑客，邀鬻于诸陵间，不值。久之，嵩迁大司农。时右校刍廩在寺北垣下，不韦与亲从兄弟潜入廩中。夜则凿地，昼则伏匿。如是者经月，遂达嵩寝室，出其床下。会嵩如厕，杀其妾及小儿，留书而去。好汉。嵩大惊，自是布棘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不韦知其有备，即日夜驰至魏郡，掘其父阜冢，取阜头以祭父，又标之市曰：“李嵩父头。”嵩心痛不敢言，愤恚呕血死，不韦于是行丧，改葬父。

郭林父论曰：“子胥犹见用强吴，凭阖闾之威，而苏子力止匹夫，劝隆千乘，比子胥尤过云。”子犹曰：“李嵩私忿不戢，辱及墓骨，妻子为戮，身亦随之，为天下笑，可谓大愚。然能以私忿杀其父，而竟不能以官法治其子，何也。将侠士善藏，以始皇之威，犹不行于博浪，况他人乎。顾子房事秘，无可物色。而兹留书标市，显其行意，莫得而谁何之，不独过子胥，且过子房矣。东汉尚节义，或怜其志节而庇护之，未可知。要之一夫含痛，不报不休，死生非所急也，不韦真杰士哉。”

楚悼王薨，贵戚大臣作乱，攻吴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肃王即位，使令尹尽诛为乱者，坐起夷宗者七十家。齐大夫与苏秦争宠，使人刺之不死，殊而走。齐王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即死，车裂臣以徇于市，曰苏秦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若起与秦，身死而能以术自报其仇，智更足多矣。

478 诛恶仆二条

张咏少学剑术于陈希夷。客长安旅次，闻邻家夜哭，叩其故，此人游宦远郡，尝私用官钱为仆夫所持，强要其长女为妻。咏明日至其门，阳假仆往探一亲，仆迟迟强之而去。导马出城至林麓中，既疏其罪，仆惶惶间，咏以袖椎挥之，堕崖而死。归曰：“盛价已不复来矣，速归汝乡，后当谨于事也。”

柳仲途赴举时，宿驿中，夜闻妇人哭声，乃临淮令之女。令在任贪墨，委一仆主献纳，及代还，为仆所持，逼娶其女。柳访知之，明日谒令，假此仆。一日，仆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夜阑，呼仆叱问，即奋匕首，杀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饮云，共食卫肉，饮散亟行，令追谢，问仆安在。曰：“适共食者是也。”

亦智亦侠，绝似《水浒传》中奇事。○张咏未第时，尝游荡阴，县令馈与束帛万钱，咏即负之而归。或谓此去遇夜，坡泽深奥，人烟疏阔，可俟徒伴偕行。咏曰：“秋暮矣，亲老未授衣。”但淬一短剑去，行三十余里，止一孤店，唯一翁泊二子。夜始分，其子呼

曰：“鸡已鸣，秀才可去矣。”咏不答，即推户。咏先以床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其子既呼不应，即排闥，咏忽退立，其子闪身入，咏择其首毙之。少时，次子又至，如前复杀之。咏持剑视翁，翁方燎火爬痒，复断其首。老幼数人，并命于室，乃纵火行二十余里，始晓。后来者相告曰：“前店失火，举家被焚也。”事亦奇，因附之。

479 窦建德

夏主窦建德，微时有劫盗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户下，连杀三盗。余盗不敢入，呼其取尸。建德曰：“可投绳下系取去。”盗投绳而下，建德乃自系，使盗曳出，捉刀跃起，复杀数盗，由是盗知名。

以诛盗为戏。

480 陈星卿

嘉定青浦之间有村焉。陈星卿者，年少高才，贫不遇，训蒙村中，人未之奇也。村有寡妇，屋数间，田百余亩，有子方在抱，侄欺之，阴献其产于势家子，得蝇头遁去。势家子择吉往闾新庄，而先期使干仆持告示往逐寡妇。寡妇不知所从来，抱儿泣于门。乡人俱愤愤，而爱莫能助。星卿适过焉，叩得其故，谓邻人曰：“从吾计，保无恙。”邻人许之。令寡妇谨避他处。明日，势家子御游船，门客数辈，箫鼓竞发，从天而下。既登岸，指挥洒扫悬扁，召谕诸佃粗毕，往田间布席野饮。星卿率乡之强有力者，风雨而至，举枪桩其舟。舟人出不意，奔告主人。主人趋舟，舟既沉矣，快。遥望新庄，所悬扁已碎，于街众汹汹索斗，乃惧而窜。方召主文谋讼之，而悬牒已下。又快。盖嘉定新会韩公，颇以扶抑为己任。星卿率其邻，即日往控，呈词既美，情复惨激。使捕衙往视，则扁及舟在焉。势家子使人居间，终不听，竟置诸于仆及寡妇之侄于法。寡妇鬻其产而他适，星卿遂名重郡邑间。张君山谈是万历年间事。

郡中得星卿数辈，势家子不复横矣，保小民亦所以保大家也。虽然，星卿之敢于奋臂者，乘新令扶抑之始，用其旦气耳，星卿亦可谓智矣。

481 李福

唐李福尚书，镇南梁，境内多朝士庄产子孙，侨寓其间，而不肖者，相效为非，前牧弗敢禁止，闾巷苦之。福严明有断，命织篋箠若干，召其尤者，诘其家世谱第，在朝姻亲。乃曰：“郎君籍如此地望，作如此行止，毋乃辱于存亡乎，今日所征，贤亲眷闻之必快。”遽命盛以竹箠，沉于汉江。由是其僭惕息，各务戢敛。

482 薛元赏

季相石在中书，京兆尹薛元赏，尝谒石于私第。故事：百僚将至相府，前驱不复呵。元赏下马，石未之知，方在厅，若与人诉竞者。元赏问焉，曰：“军中军将。”元赏排闥进



曰：“相公朝廷大臣，天子所委任，安有军中一将，而敢无礼如此。夫纲纪凌夷，犹望相公整顿，岂有出自相公者耶。”即疾趋而去，顾左右可便擒来。时仇士良用事，其辈已有诉之者，宦官连声传士良命曰：“中尉奉屈大尹。”元赏不答，即命杖杀之。士良大怒，元赏乃白衣请见士良，士良出曰：“何为擅杀军中大将。”元赏言其无礼状，且曰：“宰相大臣也，中尉亦大臣也，彼既可无礼于此，此亦可无礼于彼乎。国家之法，中尉宜保守，一旦坏之可惜，某已白衫待罪矣。”士良以其理直，顾左右取酒饮之而罢。

483. 罗 点

罗点春伯，为浙西仓，摄平江府。忽有雇主讼其逐仆欠钱者。究问已服，而仆黠狡，反欲污其主，乃自陈尝与主馈之姬通，既而访之非实。于是令仆自供奸状，因判云：“仆既负主钱，又污言主婢，事之有无，虽不可知，然自供已明，合从奸罪，宜断徒配施行，其婢候主人有词日根究。”闻者莫不快之。



胆智部识断卷十二

智生识，识生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集“识断”。

484 齐桓公

宁戚卫人，饭牛车下，扣角而歌。齐桓公异之，将任以政，群臣曰：“卫去齐不远，可使人问之，果贤，用未晚也。”公曰：“问之患其有小过，以小弃大，此世所以失天下士也。”乃举火而爵之上卿。

韩范已知张李二生有用之才，其不敢用者，直是无胆耳。孔明深知魏延之才，而又知其才之必不为人下，故未免虑之太深，防之太过，持之太严。宁使其余才，而不欲尽其用，其不听子午谷之计者，胆为识掩也。呜呼！胆盖难言之矣。魏以夏侯楙镇长安，丞相亮伐魏，魏延献策曰。“楙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掩至，必弃城走，比东方相合，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亦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危计，不用。○王登为中牟令，荐士于襄主曰：“中章胥已。”襄王以为中大夫，相室谏曰：“君其耳而未之目耶，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襄子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此亦齐桓公之智也。

485 卫嗣君

卫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以五十金买之不得，乃以左氏地名。易之。左右曰：“以一都买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无小，乱无大，法不立，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诛必，虽失十左氏无害也。”

486 高洋

高洋内明而外晦，众莫知也，独欢异之曰：“此儿识虑过吾。”时欢欲观诸子意识，使各治乱丝。洋独持刀斩之曰：“乱者必斩。”

487 周瑜等三条

曹操既得荆州，顺流东下，遗孙权书，言治水军八十万众，与将军会猎于吴。张昭等曰：“长江之险，已与敌共，且众寡不敌，不如迎之。”鲁肃独不然，劝权召周瑜于番阳。瑜至，谓权曰：“操托名汉相，实汉贼也。将军割据江东，兵精粮足，当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请为将军筹之。今北上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



患。而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又今盛寒，马无藁草，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险，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也。瑜请得精兵五万人，保为将军破之。”权曰：“孤与老贼，誓不两立。”因拔刀破案曰：“诸将敢复言迎操者，与此案同。”竟败操兵于赤壁。

契丹寇澶州，边书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骇。寇准不发，饮笑自如。真宗闻之，召准问计。准曰：“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日，大言。愿驾幸澶州。”帝难之，欲还内，准请毋还而行，乃召群臣议之。王钦若，临江人，请幸金陵，陈尧叟，阆州人，请幸成都。准曰：“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敌当自遁，奈何弃庙社，幸楚蜀，远道所在，人心崩溃，敌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耶？”帝乃决策幸澶州。准曰：“陛下若入宫，臣不得到，又不得见，则大事去矣，请毋还内。”驾遂发。六军有司追而及之，临河未渡，是夕内人相泣，上遣人问准，方饮酒解睡。明日，又有言金陵之谋者，上意动。准固请渡河，议数日不决。准出见高烈武王琼谓之曰：“子为上将，视国危不一言耶。”琼谢之，乃复入，请召问从官，至皆嘿然。上欲南下，准曰：“是弃中原也。”又欲断桥，因河而守。准曰：“是弃河北也。”上摇首曰：“儒者不知兵。”准因请召诸将，琼至曰：“蜀远，钦若之议是也。上与后宫御楼船，浮汴而下，数日可至。”众皆以为然，准大惊色脱。琼徐又进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与其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今陛下去都城一步，则城中别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将归事其主，谁肯送陛下者，金陵亦不可到也。”准又喜过望曰：“琼知此，何不为上驾。”琼乃大呼道遥子，准掖上以升，遂渡河，幸澶州之北门，远近望见黄盖，诸将皆踊跃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契丹气夺，来薄城，射杀其帅顺国王挾览，敌惧，遂请和。

按是役。准先奏请乘契丹兵未逼镇定，先起定州军马三万，南来镇州。又令河东兵出土门路会合，渐至邢洛，使大名有恃，然后圣驾顺动。又遣将向东傍城寨牵拽，又募强壮入虏界，扰其乡村，俾虏有内顾之忧。又檄令州县坚壁，乡村入保，金币自随，谷不徙者随在瘞藏，寇至勿战。故虏虽深入而无碍，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补失，未战而困，若无许多经略，则渡河真孤注矣。

金主亮南侵，王权师溃昭关，帝命杨存中就陈康伯议，欲航海避敌。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闻之，已自宽。明日，康伯入奏曰：“闻有劝陛下幸海趋闽者，审尔，大事去矣，盍静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诏曰：“如敌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诏而后奏曰：“百官散，主势孤矣。”帝意始坚，康伯力劝帝亲征。

迟魏之帝者，一周瑜也；保宋之帝者，一寇准也；延宋之帝者，一陈康伯也。

488 筑大虫巉堡

、初，原州蒋偕，建议筑大虫巉堡，宣抚使王素听之。役未具，敌伺间要击，不得成。偕惧，来归死。王素曰：“若罪偕，乃是堕敌计。”责偕使毕力自效。总管狄青曰：“偕往益败，不可遣。”素曰：“偕往则总管行，总管败，素即行矣。”青不敢复言，偕卒城而还。

489 清涧城

种世衡既城宽州，苦无泉，凿地百五十尺，见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过石而下，将无泉邪，尔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偿尔一金。”复致力，过石数量，泉果沛然，朝廷因署为清涧城。

490 韩 浩

夏侯惇守濮阳，吕布遣将伪降，径劫质惇，责取货宝，诸将皆束手。韩浩独勒兵屯营门外，敕诸将按甲毋动。诸营定，遂入请惇所，叱劫质者曰：“若等凶顽，敢劫取大将军，乃复望生耶？吾受命讨贼，宁能以一将军故纵若。”因涕泣谓惇曰：“当奈国法何！”促召兵击劫质者。劫质者遑遽叩头乞货物，浩竟摔出斩之，惇得免，曹公闻而善之。因著令：自今有劫质者必并击，勿顾质，由是劫质者遂绝。

491 寇 恂

高峻久不下，光武遣寇恂奉玺书往降之。恂至峻第，遣军师皇甫文出谒，辞礼不屈。恂怒，请诛之，诸将皆谏，恂不听，遂斩之。遣其副归告曰：“军师无礼，已戮之矣，欲降即降，不则固守。”峻恐，即日开城门降，诸将皆贺。因曰：“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金不可购，今自送死奈何失之。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得其计，来之则峻亡其胆，是以降耳。”

唐僖宗幸蜀，惧南蛮为梗，许以婚姻。蛮士命宰相赵隆眉、杨奇鲲、段义宗来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驛自淮南飞章云：“南蛮心膂，惟此数人，请止而鸩之。”迺僖宗还京，南方无虞，此亦寇恂之余智也。

492 刘玺唐侃

嘉靖中，戚畹、郭勋怙宠，率遣人市南物，逼协漕总领俵各船分载入都以牟利。运事困惫，多缘此故。都督刘公玺，时为漕总，乃预置一棺于舟中，右手持刀，左手招权奸。对狼干言：“若能死，犯吾舟，吾杀汝，即自杀卧棺中，以明若辈之害吾军也，吾不能纳若货以困吾军。”诸干惧而退，然终亦不能害公。

权奸营私，漕事坏矣，不如此发恶一番，弊何时已也。从前依阿酿弊者，只是漕总怕众狼干耳，众狼干岂敢与漕总为难决生死哉。按：刘玺字国信，居官清苦，号“刘穷”，又号“刘青菜。”御史穆相荐劾中曾及此语，及推总漕，上识其名，喜曰：“是前穷鬼耶？”亟可其奏，则权奸之终不能害公也，公素有以服之也。○公晚年禄入浸厚，自奉稍丰，有觊代其职者，曠言官劾罢之。疏云：“昔为青菜刘，今为黄金玺。”人称其冤，因记陈尚书奉初为给谏，直论时政得失，不弹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也。”因与刘国信三叹。



章圣梓官葬承天，道山东德州，上官哀民间财甚巨以给行，犹恐不称。武定知州唐侃舟徒人。奋然曰：“以半往足矣。”至则舁一空棺旁舍中，诸内臣牌卒奴叱诸大吏，鞭挞州县官，宣言供帐不办者死，欲以恐吓钱。同事者至逃去，侃独留，及事急，乃谓曰：“吾与若诣钱所受钱，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办死来矣，钱不可得也。”于是群小愕然相视，莫能难。及事办，诸逃者皆被罢，而侃独受旌。

人到是非紧要处，辄依阿徇人，只为恋恋一官故，若刘唐二公，死且不避，何有一官，毋论所持者正，即其气已吞群小而有余矣。藺之滹池，樊之鸿门，皆是以气胜之。

493 段秀实孔镛

段秀实以白孝德荐为泾州刺史。时郭子仪为副元帅，居蒲。子晞以检校尚书领行营节度使，屯邠州。邠之恶少窜名伍中，白昼横行市上，有不嫌，辄击伤人，甚之撞害孕妇，孝德不敢言。秀实自州至府白状，因自请为都虞侯。孝德即檄署府军，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杀酒翁，坏酿器。秀实列卒取之，断首置槊上，植市门外，一营大噪，尽甲。秀实解去佩刀，选老瞽一人，控马径造晞门，甲者皆出，秀实笑而入曰：“杀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眙。俄而晞出，秀实责之曰：“副元帅功塞天地，今尚书恣卒为暴，使乱天子边，欲谁归罪乎，罪且及副元帅矣。今邠恶子弟窜名籍中，杀害人藉藉如是，人皆曰尚书以副元帅故不戢士，然则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几何。”晞乃再拜曰：“公幸教晞。”即叱左右解甲，秀实曰：“吾未哺食，为我设具。”食已，又曰：“吾疾作，愿一宿门下。”遂卧军中，晞大骇，戒候卒击柝卫之。明日，晞与俱至孝德所陈谢，邠赖以安。

孝宗时，以孔镛为田州知府，莅任才三日，郡兵尽已调发，而桐獠仓卒犯城。众议闭门守，镛曰：“孤城空虚，能支几日，只应谕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众皆难之，谓孔太守书生迂谈也。镛曰：“然则束手受毙耶？”众曰：“即尔，谁当往？”镛曰：“此吾城，吾当独行。”众犹谏阻，镛即命骑，令开门去，众请以士兵从，镛却之。贼望见门启，以为出战。视之，一官人乘马出，二夫控络而已，门随闭。贼遮马问故，镛曰：“我新太守也。尔导我至寨，有所言。”贼叵测，姑导以行，远入林菁间，顾从夫，已逸其一。既达贼地，一亦逝矣。贼控马入山林，夹路人裸胫于树者累累，呼镛求救。镛问人，乃庠生赴郡，为贼邀去，不从，贼将杀之。镛不顾，径入洞，贼露刃出迎，镛下马立其庐中，顾贼曰：“我乃尔父母官，可以坐来，尔等来参见。”贼取榻置中，镛坐呼众前，众不觉相顾而进，渠酋问镛为谁，曰：“孔太守也。”贼曰：“岂圣人儿孙耶？”镛曰：“然。”贼皆罗拜。镛曰：“我固知若贼本良民，迫于冻馁，聚此苟图救死，前官不谅，动以兵加，欲剿绝汝。我奉朝命作汝父母官，视汝犹子孙，何忍杀害。若信能从我，当有汝罪，可送我还府，我以谷帛赍汝，勿复出掠。若不从，可杀我，后有官军来问罪，汝当之矣。”众错愕曰：“诚如公言，公诚能相恤，请终公任不复扰犯。”镛曰：“我一语已定，何必多疑。”众复拜。镛曰：“我馁矣，可具食。”众杀牛马为麦饭以进，镛饱啖之，贼皆惊服。日暮，镛曰：“吾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贼设床褥，镛徐寝。明日，复进食，镛曰：“吾今归矣，尔等能从往取粟帛乎。”贼曰：“然。”控马送出林间，贼数十骑从。镛顾曰：“此秀才好人，汝既效顺，可释之，与我同返。”贼即解缚，还其中裙，诸生竞奔去。镛薄暮及城，城中吏



登城见之，惊曰：“必太守畏而从贼，导之陷城耳。”争问故，镞言第开门，我有处分。众益疑拒，镞笑语贼：“尔且止，吾当自入，出犒汝。”贼少却，镞入，复闭门，镞命取谷帛，从城上投与之，贼谢而去，终不复出。

璠奉汾阳家教，到底自惜功名，段公行法时，已料之审矣。孔太守虽藉祖荫，然语言步骤，全不犯凶锋，故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

494 姜 绂

姜绂以御史滴判桂阳州，历转庆远知府。府边夷，前守率以夷治。绂至一新庶政，民僚改观。时四境之外皆贼窟，绂计先翦其渠魁，乃选健儿教之攻战。无何，皆成锐兵，贼盗稍息。初，商贩者舟由柳江抵庆远，柳庆二卫官兵在哨者，阳护之，阴实以为利。绂一日自省溯江归，哨者假以情见迫遽，讷言贼伏隩，绂陆行便。绂曰：“吾守也，避贼，此江复何时行耶？”麾民兵左右翼拥，挽盖树帜，联商舟倘佯进焉。贼竟不敢出，自是舟行者无所用哨。

决意江行，为百姓先驱水道，固是。然亦须平日训练威名，足以警敌，故安流无梗。不然，尝试必无幸矣。

495 文彦博

潞公为御史时，边将刘平战死。监军黄德和拥兵观望，监军之为害如此。欲脱己罪，诬平降虏，而以金带赂平奴，使附己。平家二百口，皆冤系。诏彦博置狱河中。彦博鞫治得实，德和党援谋翻狱，已遣他御史来代之矣。彦博拒之曰：“朝廷虑狱不就，谁敢。故遣君，今狱具矣，事或弗成，彦博执其咎，与君无与也。”德和并奴卒就诛。

496 陆庄简公

平湖陆太宰光祖，初为藩令，藩有富民，枉坐重辟，数十年相沿，以其富不敢为之白。陆至访实，即日破械出之，然后闻于台使者。先闻则多掣肘矣。使者曰：“此人富有声。”陆曰：“但当问其枉不枉，不当问其富不富。果不枉，夷齐无生理；果枉，陶朱无死法。”台使者甚器之。后行取为吏部，黜陟自由，绝不关白台省。时孙太宰丕杨在省中，以夺权劾之。既落职，辞朝，遇孙公，因揖谓曰：“承老科长见教，甚荷相成，但今日吏部之门，嘱托者众，不专何以申公道，老科长此疏实误也。”孙沉思之，良久曰：“诚哉，吾过矣。”即日草奏，自劾失言，而力荐陆。陆由是复起，时两贤之。

为陆公难，为孙公更难。○葛端肃以奉左伯入觐，有小吏注考老疾当罢。公复为请留，太宰曰：“计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边吏去省远甚，注考徒据文书，今亲见其人甚状，正堪驱策，方知误注，过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太宰惊服曰：“谁能于吏部堂上自实过误，即此是贤能第一矣。”此事与孙公相类。葛公固高，此吏部亦高。因记万历己未，有闽左伯黄琮马平人，为一主簿力争其枉，当轴者甚不喜此等无识者多。曰：“以二品大吏，为九品官苦口，其伎俩可知。”为之注调，人之识见不侔如此。



497 陆文裕

陆文裕公树声。为山西提学，时晋王有一乐工，甚宠爱之。其子学读书，前任副使考送入学。公到任，即行文黜之，晋王再四与言。公云：“宁可学宫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污学宫。”坚意不从。

自学宫多假借，而贱妨贵仆抗主者纷纷矣，得陆公一廓清，大是快事。

498 韩魏公二条

英宗初晏驾，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复手动。曾公亮愕然，亟告韩琦，欲止勿召。琦拒之曰：“先帝复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之。

内都知任守忠奸邪反复，间谍两宫，韩琦一日出空头敕一道，参政欧阳修已金书矣，赵槩难之。修曰：“第书之，韩公必自有说。”仗此好帮手。琦坐政事堂，以头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数之曰：“汝罪当死，谪蕲州团练副使，蕲州安置。”取空头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

韩魏公生平从未曾以胆字许人，此等神通，的是无两。

499 吕端

太宗大渐，内侍王继恩忌太子英明，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等谋立楚王元佐。端问疾禁中，见太子不在旁，疑有变，乃以笏书大渐二字，令亲密使趣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命继恩召端。端知有变，即给继恩使入书阁，检太宗先赐墨诏，遂锁之而入。皇后曰：“宫车已宴驾，立子以长，顺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今始弃天下，岂可遽违命，有异议邪。”乃奉太子，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

不糊涂，是识，必不肯糊涂过去，是断。

500 辛企李

辛参政企李守福州，有主管应天启运官内臣武师说，平日群中待之与监司等。企李初视事谒人，谓各将曰：“此特监瑯耳，待以通判，已为过礼。”乃令与通判同见。明日，百官朝拜神御，企李病足，必扶掖乃能拜。既又至庭下，师说忽叱侯卒退曰：“此神御殿也。”企李不为动，顾卒曰：“但扶，自当具奏。”雍容终礼，既退，遂自明待罪，朝廷为降师说为泉州兵官云。

501 王安石

荆公裁损宗室恩数，宗子相率马首陈状，云均是宗庙子孙，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厉

声曰：“祖宗亲尽亦祧，何况君辈。”没说得。

荆公议论皆偏，只此一语，可定万世宗藩之案。

502 毛 澄

太仓毛文简公，嘉靖初，上议选婚，锦衣卫千户女与焉。内侍并皇亲邵蕙俱得重赂，咸属意。公在左顺门，厉声曰：“卫千户，是卫太监家人，不知的姓，何以登玉牒，此事礼部不敢担当，汝曹自为之。”众议遂息。

503 祝知府

南昌祝守，以廉能名。宁府有鹤，为民犬咋死，府卒讼之云：“鹤带金牌，乃出御赐。”祝公判云：“鹤带金牌，犬不识字，禽畜相伤，岂干人事。”竟纵其人。又两家牛斗，一牛死，判云：“两牛相争，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术智部总序

冯子曰：智者术所以生也，术者智所以持也。不智而言术，如傀儡百变，徒资嬉笑，而无益于事。无术而言智，如御人舟子，自信执辔如组，运楫如风，原隰关津，若在其掌，一遇羊肠太行，危滩骇浪，辄束手而呼天，其不至颠且覆者几希矣。螻之缩也，鸷之伏也，麝之决脐，蚶之示创也，术也。物智且然，而况人乎。李耳化胡，禹入裸国而解衣，孔尼猎较，散宜生行贿，仲雍断发文身，嬴以为饰。不知者曰，圣人之智，有时而殫。智者曰，圣贤之术，无时而窘，婉而不遂，谓之“委蛇”；匿而不章，谓之“谬数”；诡而不失，谓之“权奇”。不婉者，物将格之；不匿者，物将倾之；不诡者，物将厄之。呜呼！术神矣，智止矣！



木智部委蛇卷十三

道固委蛇，大成若缺。如莲在泥，入垢出洁。先号后笑，吉生凶灭，集“委蛇”。

504 箕子

纣为长夜之饮而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使问箕子，箕子谓其徒曰：“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辞以醉而不知。

凡无道之世，名为天醉，夫天且醉矣，箕子何必独醒。观箕子之智，便觉屈原之愚。

505 孔融

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诏书班下其事。孔融上疏，以为齐兵次楚，惟责包茅。今王师未即行诛，且宜隐郊祀之事，以崇国体。若形之四方，非所以塞邪萌。

凡僭叛不道之事，骤见则骇，习闻则安。力未及剪除，而彰其恶，以习民之耳目，且使民知大逆之遭诛，朝廷何震之有。召陵之役，管夷吾不声楚僭，而仅责楚贡，取其易于结局，度势不得不尔。孔明使人贺吴称帝，非其欲也，势也，儒家虽败犹荣之说，误人不浅。

506 翟子威

清河胡常，与汝南方翟进同经，常为先进，名誉出方进下，而心害其能，议论不右方进。方进知之，伺常大都授时，谓总集诸生大讲。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因记其说。如此者久之，常知方进推己，意不自得。其后居士大夫间，未尝不称述方进。

尊人以自尊，腐儒为所用而不知。

507 魏勃

勃少时，尝欲见齐相曹参，家贫无以自通，乃尝独早夜扫齐相舍人门。相舍怪以为物而伺之，得勃，曰：“愿见相君无因，故为子扫，欲以求见耳。”于是舍人见勃于参。

曹相国最坦易不为崖岸者，魏勃犹难于一见如此，况其他乎。吁！

508 叔孙通

叔孙通初以儒服见汉王，憎之，通即变服，服短衣楚制，王喜。时从弟子百许，通无

所言，独言诸故群盗庄士进，诸儒皆怨。通闻之曰：“诸生宁无斗乎！且待我毋遽。”

509 王守仁

王龙溪妙年任侠，日日在酒肆博场中，阳明亟欲一会不能也。阳明却日令门弟子六博投壶，歌呼饮酒。久之，密遣一弟子謁龙溪，随至酒肆家，索与共赌。龙溪笑曰：“腐儒亦能博乎。”曰：“吾师门下，日日如此。”龙溪乃大惊，求见阳明。一睹眉宇，便称弟子。

才如龙溪，阳明所必欲收也。然非阳明，亦何能得龙溪乎？使遇今之讲学者，且以酒肆博场获罪矣。耿楚侗欲收李卓吾而不能，遂为助敌，方知阳明之妙用。

510 王 曾

晋公执政，不许同列留身奏事，惟王文正一切委顺，未尝忤其意。一日，文正谓丁曰：“曾无子，欲以弟之子为后，欲面求恩泽，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文正因独对，进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数步，大悔之。不数日，丁遂有珠崖之行。

王曾独委顺丁谓，而卒以出谓。蔡京首奉行司马光，而竟以叛光。一则君子之苦心，一则小人之狡态。

511 周忱 唐顺之

周文襄巡抚江南日，巨珰王振当权，虑其挠己也。时振初作居第，公预令人度其斋阁，使松江作剪绒毯遗之，不失尺寸，振益喜。凡公上利便事，振悉从中赞之，江南至今赖焉。傅奇移此事于赵文华名下，遂为千古笑端。

秦桧构格天阁，有某官任江南，思出奇媚之。乃重赂工人，得其尺寸，作绒毯以进，铺之恰合。桧谓其伺己内事，大怒，因寻事斥之，所献同而喜怒相反，何也，谓忠佞意殊，彼苍者阴使各食其报。此恐未然，大抵振暴而骄，其机浅，桧险而狡，其机深，振乐于招君子以沽名，桧严于防小人以虑祸，此所以异与。

世之誉文襄者，不过以媚王振，乃出粟千石旌其门，又为子纳马得官二事，皆非高明之举。愚谓此二事亦有深意，时四方灾伤洵告，司农患贫，而公复奏免江南苛税若干万，惟是劝输援纳，为便宜之二策。公故以身先之，明示旌门之为荣，而纳官之不为辱，欲以风励百姓。此亦卜式助边之遗意，未可轻议也。

倭躏姑苏，戟婴儿为戏。唐公顺之时家居，一见痛心，愤不俱生。时督师海上者赵文华，严分宜幸客也。公挺身往谒，与陈机略，且言非专任胡梅林不可。赵乃首荐，起职方郎中，视师浙直，因任胡宗宪。宗宪亦厚馈严相以结其欢，故无掣肘之虞，始得展布以除倭患。

焦弱侯曰：“应德顺之字。晚年，为分宜所荐，至今以为诟病。尝观易之否，以包承小人为大人吉，甚且包畜不辞，洁一身而委大计于沟渎，固志天下者所不忍也。汉人有言，中世选士，务于清恇谨慎，此妇女之检押，乡曲之常人耳。呜呼！世多隐情，惜己之人，殆难与道此也。正德时，逆瑾鸱张，刘健、谢迁皆逐去，而李东阳独留，益务沉逊，



时时调剂其间。缙绅之祸，往往恃以获免。人皆责东阳不去为非，不思孝宗大渐时，刘、谢、李同在榻前，承受顾命，亲以少主付之。使李公又随二人而去，则国事将至于不可言，宁不负先帝之托耶。则李义不可去，有万万不得已者。李晚年有人谈及此，辄痛哭不能已。可怜。呜呼！大臣心事，不见谅于拘儒者多矣，岂独应德哉！

512 杨一清

杨一襄一清。与内臣张永，同提兵讨安化王。杨在军中，语及逆瑾事，因以危言动永。可惜其言不传。即于袖中出二疏，一言平贼事，一言内变事。嘱永曰：“公班师入京见上，先进宁夏疏，上必就公问，公诡言请屏人语，乃进内变疏。”永曰：“即不济，奈何。”公曰：“他人言，济不济未可知，公言必济。顾公言时，须有端绪，万一不信公，公可顿首请上即时召瑾，没其兵器，劝上登城验之，若无反状，杀奴喂狗。又顿首哭泣，上必大怒瑾。瑾诛，公大用，尽矫其所为，吕强、张承业与公，千载三人耳。但须得请即行事，勿缓顷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余年报主乎！”已而，永入见。如公策，事果济。瑾初缚时，得旨降南京奉御。瑾上白帖，乞一二敝衣盖体。上怜之，令与故衣百件。永惧，谋之内阁，令科道劾瑾，劾中多波及阿瑾诸臣。永持疏至左顺门谓诸言官曰：“瑾用事时，我辈亦不敢言，况尔两班官，今非止瑾一人，勿摇动人情也，可须此疏去，急易疏进。”此疏入，瑾遂正法，止连及文臣张彩一人、武臣杨玉等六人而已。

除瑾除彬，多借张永之力，若全仗外庭，断不济事。永不欲旁及多人，更有识见。然非杨文襄智出永上，永亦不为之用。吁！此文襄所以称“智囊”也。

513 许武

阳羨人许武，当举孝廉，仕通显，而二弟晏普未达，武欲令成名。一日，谓二弟曰：“礼有分异之义，请与弟析资可乎。”于是括财产三分之，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而推其薄劣者与弟。时乡人尽称二弟克让，而鄙武贪。晏普竟用是名显，并选举。久之，武乃会宗亲告之曰：“吾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沾荣禄，所以向求分财，自取大讥，为二弟地耳。今吾意已遂，其悉均前产。”遂出所赢，尽推二弟。

让财犹易，让名更难。

514 廉范

廉范字叔度，永平初，陇西太守邓融，辟范为功曹。会融为州所举案，范知事谴难解，欲以权相济，乃托病求去。融不达其意，大恨之。范乃东至洛阳，变姓名，求代廷尉狱卒，未几融果征下狱，范遂得卫侍左右，尽心护视。融怪其貌类范，而殊不意。乃谓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范诃之曰：“君困厄瞽乱耶？”后融释系出，病困，范随养视。及死，送丧至南阳，葬毕而去，终不言姓名。

一辟之感，拙身求济，士之于知己，甚矣哉。



515 周 新

周新为浙江按察使，尝巡属县，微服触县官，取系狱中。与囚语，遂知一县疾苦。明日往迓，乃自狱出。县官惭惧，解绶而去。由是诸郡县闻风股栗，莫不勤职。

516 陈 瓊

陈瓊尝为别试，所主蔡卞曰：“闻陈瓊欲尽取史学，而黜通经之士，意欲沮坏国是，而动摇荆公之学也。”卞既积怒，谋因此害瓊，而遂禁绝史学。计画已定，惟俟瓊所取士，求疵立说而行之。瓊固预料其如此，乃于前五名，悉取谈经及纯用王氏之学者。卞无以发，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瓊尝曰：“当时若无矫揉，则势必相激，史学往往遂废矣。”故随时所以救时，不必取快目前也。

元祐之君子，与甘露之小人同败，皆以取快目前，故救时之志不遂。

517 王翦等三条

秦伐楚，使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地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媵臣，臣亦及时以请园地，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但中，粗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耶？”

汉高专任萧何关中事。汉三年，与项羽相拒京索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何曰：“今王暴衣露盖，数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晁错使天子将兵而自居守，所以招祸。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悦。

吕后用萧何计诛韩信，上已闻诛信，使使拜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部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陈平独吊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内，非被矢石之难，而益封君置卫，非以宠君也。以今者淮阴新反，有疑君心，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财佐军。”何从之，上说。其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曰：“为上在军，拊循勉百姓，悉取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又说何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不可复加。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尚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贯贷以自污，上心必安。”于是何从其计，上还，百姓遮道诉相国，上乃大说。

汉史又言：何买田宅，必居穷僻处，不治垣屋。曰：令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无为势家所夺。与前所云强买民田宅，似属两截，不知前乃免祸之权，后乃保家之策，其智正不相妨也。宋赵韩王普，强买人第宅，聚敛财贿，为御史中丞雷德骧所劾。○韩世忠既罢，杜门绝客，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童，纵酒西湖以自乐。尝议买新淦县官田，高宗闻之甚喜。赐御札号其庄曰“旌忠”。二公之买田，亦此意也。夫人主不能推肝胆以与豪杰共，至令有功之人，不惜自污以祈幸免，三代交泰之风荡如矣。然降至今日，



大臣不论有功无功，无不多买田宅自污者，彼又持何说耶！○陈平当吕氏异议之际，自饮醇酒，弄妇人。裴度当宦官熏灼之际，退居绿野，把酒赋诗，不问人间事。古人明哲保身之术例如此，皆所以绝其疑也。国初，御史袁凯以忤旨引风疾归，太祖使人觐之，见凯方匍匐往篱下食猪犬矢，还报乃免。盖凯逆知有此，使家人以炒面搅沙糖，从竹筒出之，潜布篱下耳，凯亦智矣哉。

518 王 戎

戎族弟敦，有高名，戎恶之。先见。每侯戎，辄托疾不见。孙秀为琅玕郡吏，求品于戎从弟衍，衍将不许，戎劝品之。更先见。及秀得志，有夙怨者皆被诛，而戎、衍并获济焉。

借人虚名，输我实祸，此便知衍不及戎处。

519 阮嗣宗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鲜有全者。阮籍托志酣饮，绝不与世事。司马昭初欲为子炎求婚于籍，籍一醉六十日，昭不得言而止。钟会数访以时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竟以酣醉不答，获免。

520 郭德成

洪武中，郭德成为骁骑指挥。尝入禁内，上以黄金二锭置其袖，曰：“第归勿宣。”德成敬诺，比出宫门，纳排佯醉，脱排露金。示不能为密。阍人以闻，上曰：“吾赐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阍严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窃耶。且吾妹侍宫闈，吾出入无间，安知上不以相试。”众乃服。

521 郭崇韬 宋主

郭崇韬素廉，自从入洛，始受四方赂遗，故人子弟或以为言，崇韬曰：“吾位兼将相，禄赐巨万，岂少此耶。今藩镇诸侯，多梁旧将，皆主上斩祛射钩之人，若一切拒之，能无疑骇。”明年，天子有事南郊，崇韬悉献所藏以佐赏给。

南唐主以银五万两遗赵普，普以白宋主。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书答谢，少赂其使者可也。”普辞。宋主曰：“大国之礼，不可自为削弱，当使之弗测。”及从善南唐主第。来朝，常赐外，密赍白金，如遗普之数。唐君臣皆震骇，服宋主之伟度。

赂遗无可受之理，然廉士或始辞而终受，而明主亦或教其臣以受，全要看他既受后作用如何，便见英雄权略。三代以下将相，大抵皆权略之雄耳。

木智部谬数卷十四

似石而玉，以铍为刃。去其昭昭，用其冥冥。仲父有言，事可以隐。集“谬数”。

522 宋 祖

宋祖闻唐主酷嗜佛法，乃选少年僧有口辩者，南渡见唐主，论性命之说。唐王信重，谓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复以治国守边为意。

茅元仪曰：“与越之西子何异，天下岂独色能感人哉！”

523 武 王

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举所最聚也。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国谷二十倍。见《管子》。

假设戍名，欲人惮役而竞收粟，倘亦权宜之术。而或谓圣王不应为术以愚民，固矣。至若韩非子谓汤放桀欲自立，而恐人议其贪也，让于务光，又虞其受，使人谓光曰：“汤弑其君，而欲以恶名予子。”光因自投于河。文王资费仲，而游于纣之旁，令之问纣，以乱其心。此则孟氏所谓好事者为之，非其例也。

524 散谷 藏谷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财而不出，腐朽五谷而不散。”管子对曰：“请以令召城阳大夫而请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对曰：“城阳大夫，嬖宠被绉绌，鹅鹜含余秣，齐钟鼓，吹笙簾，而同姓兄弟，寒不得衣，饥不得食。‘子欲尽忠于寡人，能乎？子毋复见寡人。’”灭其位，杜其门而不出。功臣之家，皆争发其积藏，以予其远近兄弟。以为未足，又收国之贫病孤独老不能自食之萌，皆与得焉。国无饥民，此之谓谬数。

既夺城阳之宠，又劝功臣之施，仲父片言，其利大矣。

余贱，桓公恐五谷之归于诸侯，欲为百姓藏之，问于管子。管子曰：“今者夷吾过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君请式壁而聘之。”桓公从之，民争为困京以藏谷。

文王葬枯骨，而六州归心，勾贱式怒蛙，而三军鼓气；燕昭市骏骨，而多士响应；桓公聘困京，而四境露积；诚伪或殊，其以小致大，感应之理则一也。

525 范仲淹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时范仲淹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仲淹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



主守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于是诸寺工作并兴，又新仓廩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兴作，伤财劳民。公乃条奏：所以如此，正欲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使工技佣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致转徙沟壑耳。是岁惟杭饥而不害。

《周礼》荒政十二，或兴工作以聚失业之人，但他人不能举行，而文正行之耳。○凡出游者，必其力足以游者也。游者一人，而赖游以活者，不知几十人矣。万历时，吾苏大荒，当事者以岁俭禁游船。富家儿率治饌僧舍为乐，而游船数百人，皆失业流徙，不通时务者类如此。

526 服紫

桓公好服紫，一国之人皆服紫，公患之，访于管子。明日公朝，谓衣紫者曰：“吾甚恶紫臭，子毋近寡人。”于是国无服紫者矣。

527 服练

王丞相善于国事。初渡江，帑藏空竭，惟有练数千端。丞相与朝贤共制练布单衣，一时士人翕然竞服，练遂踊贵。乃令主者买之，每端至一金。

此事正与恶紫对照。○谢安之乡人有罢官者还诣安，安问其归资。答曰：“唯有蒲葵扇五万。”安乃取一中者捉之，士庶竞市，价遂数倍。此即王丞相之故智。

528 禁鞞击

齐人甚好鞞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为新车良马，出与人相犯也。曰：“鞞击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顺，居处不敬乎？”下车，弃而去之，然后国人乃不为。

529 东方朔

武帝好方士，使求神仙不死之药。东方朔乃进曰：“陛下所使取者，皆天下之药，不能使人不死，独天上药，能使人不死。”上曰：“天何可上。”朔对曰：“臣能上天。”上知其谩诈，欲极其语，即使朔上天取药。朔既辞去，出殿门复还，曰：“今臣上天，似谩诈者，愿得一人信。”上即遣方士与俱，期三十日而返。朔既行，日过诸侯博饮，期且尽，无上天意，方士屡趋之。朔曰：“神鬼之事难豫言，当有神来迎我。”于是方士昼寝良久。朔遽觉之曰：“呼君极久不应，我今者属从天上来。”方士大惊，具以闻，上以为面欺，诏下朔狱。朔啼曰：“朔顷几死者再。”上曰：“何也？”朔对曰：“天帝问臣下方人何衣。臣朔曰，衣虫。虫何若？臣朔曰，虫喙髯髯类马，色邠邠类虎。天公大怒，以臣为谩言，使使下问，还报曰有之，厥名蚕。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苟以臣为诈，愿使人上天问之。”上大笑曰：“善。齐人多诈，欲以喻我止方士也。”由是罢诸方士不用。

530 留侯

高帝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谏不从。吕后使吕泽劫留侯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者老矣，以上漫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诚能不爱金帛，令辨士持太子书，卑词固请，辨士说四皓出商山，必有一篇绝妙文章，惜不传。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一助也。”吕后如其计。汉十二年，上疾甚，愈欲易太子。叔孙太傅称说古今以死争，言者以为至理，听者以为常谈。上佯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从，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然，衣冠甚伟。上怪而问之，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载，谁谓高皇慢士。公避逃我，何今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窃闻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曰：“羽翼已成，难摇动矣。”

左执殇中，右执鬼方，正以格称说古今之辈。夫英明莫过于高皇，何待称说古今，而后知太子之不可易哉？称说古今，必曰某圣而治，某昏而乱。夫治乱未见征，而使人主去圣而居昏，谁能甘之，此叔孙太傅所以窘于儒术也。四老人为太子来，天

下莫不为太子死，而治乱之征，已惕惕于高皇之心矣。为天下者不顾家，尚能全赵王母子乎。王弇州犹疑此汉庭之四皓，非商山之四皓，毋论坐子房以欺君之罪，而高皇之目亦太眊矣。夫唯义能不为高皇臣者，义必能不辞太子之招。别传称子房辟谷后，从四皓于商山仙去。则四皓与子房，自是一流人物，相契已久。使子房不出佐汉，则四皓中亦必有显者，固非藏拙山林落魄朽可方也。太子定而后汉之宗社固，而后子房报汉之局终，而后商山偕隐之志可遂，则四皓不独为太子来，亦且为子房来矣。绝妙四皓论。呜呼！千古高人，岂书生可循规而度、操尺而量哉！

531 梁文康

正德中，秦藩请益封陕之边地，朱宁、江彬辈皆受赂，许之。上促大学士草制，杨廷和、蒋冕私念草制，恐为后虞，否则忤上意，俱引疾。独梁储承命草之，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广且饶，藩封得之，多养士马，必富而骄，奸人诱为不轨，不利社稷。今王恳请畀地与王，王得地，毋收聚奸人，毋多养士马，毋听狂人导为不轨，震及边方，危我社稷。是时虽欲保亲亲，不可得已。王慎之勿忽。”上览制，骇曰：“若是其可虞，其勿与。”事遂寝。

英明之主，不可明以是非角，而未始不可明以利害夺，此与子房招四皓同一机轴。

532 傅珪

广陵好佛，自称大庆法王。外廷闻之，无征以谏。俄内批礼部，番僧请腴田千亩，为大庆法王下院，乃书大庆法王与圣旨。傅尚书珪佯不知，执奏孰为大庆法王者，敢并至尊



书，褻天子，坏祖宗法，大不敬，诏勿问，田亦竟止。

533 洪武中老胥

洪武中驸马都尉欧阳某，偶挟四妓饮酒。事发，官逮妓急。妓分必死，欲毁其貌，以覬万一之免。一老胥闻之，往谓之曰：“若予我千金，吾能免尔死矣。”妓立予五百金，胥曰：“上位神圣，岂不知若辈平日之侈，慎不可欺，当如常貌哀鸣，或蒙天宥耳。”妓曰：“何如？”胥曰：“若须沐浴极洁，仍以脂粉香泽治面与身，令香远彻，而肌理妍艳之极。首饰衣服，须以金宝锦绣，虽私服衣裙，不可以寸素间之，务尽天下之丽，能夺目荡志则可，问其词，曰，一味哀呼而已。”妓从之，比见上，叱令自陈，妓无一言。上顾左右曰：“捞起杀了。”群妓解衣就缚，自外及内，备极华烂，增彩珍具，堆积满地，照耀左右，至裸体装束不减，而肤肉如玉，香闻远近。上曰：“这小妮子，使我见也当惑了，那厮可知。”遂叱放之。

534 王振

北京功德寺后宫像极工丽。僧云：正统时张太后常幸此，三宿乃返，英庙尚幼，从之游宫殿别寝皆具太监王振，以为后妃游幸佛宇，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请英庙进言于太后曰：“母后大德，子无以报，已令装佛一堂，请致功德寺后宫，以酬厚德。”太后大喜，许之，命中书舍人写金字藏经，置东西房。自是太后以佛经在，不可就寝，不复出幸。

君子之智，亦有一短，小人之智，亦有一长。小人每拾君子之短，所以为小人；君子不弃小人之长，所以为君子。

535 贺儒珍

两宫工完，所积银犹足门二之费。户兵二部，原题协济银各三十万，通未用也。西河王疏开矿与采木，并奏部，久不覆。一日，文书房口传，诘问工部不覆之故，立等回话。部查无此疏，踪迹久之，方知停阁于户部也。户部仓皇具咨稿，工堂犹恐见累，郎中贺儒珍曰：“易耳，首叙某月日准户部咨云云，咨到日即具覆日，复疏日，照得两宫鼎建，事关宸居，即一椽一角，纯用香楠杉木，犹不足尽臣等崇奉之意，沿边不过油在杂木，工无所用，相应停采。”

按此事关边防西河，特借大工为名耳。尔时事在必行，公恐激而成之，故从容具覆，但言其无所用，而不与之争，事遂寝。

工部一日得旨买金六千两，铺户极言一时难办，必误赔不惜也，且言户部有编定金行甚便，公思户部安肯代工部买金耶，惟有协济一项，今已不需，户部尚未知也。时司徒杨本庵胞弟毓庵，正在衡司，公夜过之，谓曰：“户协工三十万金，欲具题何如？”毓庵入言于兄，出告曰：“吾兄深苦此事，欲求少减。”公曰：“户果不足，如肯代工买金六千，则前银可无烦设处。”毓庵复入言，本庵亟许。公归，遂收工商买金之票，掌稿力禀不可，



公叱之出。及具题，掌稿复言户必不肯，公曰：“第上之。”既报可，户无难色。公去部后，再有买金之事，仍如公行之户部，而户部怒裂其札，掌稿者竟不知所以也。

536 满宠郭元振

太尉杨彪与袁术婚，曹操恶之，欲诬以图废立，收彪下狱，使许令满宠按之。将作大匠孔融与荀彧囑宠曰：“但受词，勿加考掠。”惜客误客，书生之见。宠不报，考讯如法。妙。数日，见操言曰：“杨彪考讯无他词，此人有名海内，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窃为明公惜之。”操于是即日赦出彪，初彧与融闻宠考掠彪，皆大怒，乃因是得出，乃反善宠。

郭元振迁左骁卫将军安西大都护，西突厥酋乌质勒部落强盛，款塞愿和。元振即其牙帐与之计事，会大雨雪，元振立不动，至夕冻冽，乌质勒已老，数拜伏，不胜寒冻，会罢即死。其子婆葛以元振计杀其父，而勒兵来袭。副使解琬，劝元振夜遁，元振不从，畏其袭者，决不敢杀，敢杀则必有以对之矣。坚卧营中。明日，素服往吊，赠礼，哭之甚哀，奸甚。留数十日为助丧事。婆葛感悦，更遣使献马五千、驼二百、牛羊十余万。

考掠也，而反以活之，立语也，而乃以杀之，其情隐矣。怒我者转而善我，知其情故也；欲袭我者，转而感悦我，不知其情故也。虽然，多智如曹公，亦不知宠之情，况庸才如解琬，而能知元振乎。

537 梅衡湘

梅少司马衡湘，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贵，狎视令长，稍强项则与之争，公平气以待。有中贵操豚蹄饷公，乞为征负，公为烹蹄设饮，使召负者前诃之，负者诉以贫。公叱曰：“贵人债何债，而敢以贫辞乎，今日必偿，徐之死杖下矣。”负者泣而去，中贵意似惻然。公觉之，乃复呼前蹙额曰：“吾固知汝贫甚，然无如何也，亟鬻而子与而妻，持铨来。虽然，吾为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骤离，姑宽汝一日，夜归与妻子诀，此生不得相见矣。”负者闻言愈泣，中贵亦泣，辞不愿征，为之破券。嗣是中贵家征负者，皆从宽焉。

538 宁越

齐攻廩丘，赵使孔青将死士而救之，与齐人战，大败之。齐军死，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宁越谓孔青曰：“惜矣，不如归尸以内攻之，使车甲尽于战，府库尽于葬。”孔青曰：“齐不延尸如何？”宁越曰：“战而不胜，其罪一；与人出而不与人人，其罪二；与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是之谓重攻之。”宁越可谓知用文武矣，武以力胜，文以德胜。

539 慎子

楚襄王为太子之时，质于齐。怀王薨，太子辞于齐王而归，齐王隘之，阨之也。予我

东地五百里，乃归子，不予不得归。太子曰：“臣有傅，请退而问傅。”傅慎子曰：“献之地所以为身也，爱地不送，死父不义，臣故曰献之便。”太子入，致命齐王曰：“敬献地五百里。”齐王归楚太子，太子归，即位为王，齐使车五十乘来取东地于楚。楚王告慎子曰：“齐使来求东地，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献其计。”上柱国子良入见，王曰：“寡人之得求友，主坟墓，复群臣，归社稷也，以东地五百里许齐，今使来求地，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与也，王身出玉声，许强万乘之齐而不与，则不信，后不可以约结诸侯，请与而复攻之。与之信，攻之武，臣故曰与之。”子良出，昭常入见。王曰：“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与也，万乘者，以大地为万乘，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与，常请守之。”昭常出，景鲤入见，王曰：“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为之奈何？”景鲤曰：“不可与也，虽然，楚不能独守，王身出玉声，许万人之强齐也而不与，负不义于天下，楚亦不能独守，臣请西索救于秦。”景鲤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计告慎子曰：“子良见寡人曰，不可不与也，与而复攻之。常见寡人曰，不可与也，常请守之。鲤见寡人曰，不可与也，虽然，楚不能独守也，臣请索救于秦。寡人谁用于三子之计？”慎子对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谓也？”慎子曰：“臣请效其说，而王且见其诚然也。王发上柱国子良车五十乘，而北献地五百里于齐。发子良之明日，遣昭常为大司马，令往守东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鲤五十乘，西索救于秦。”王如其策，子良至齐，齐人使以甲受东地。昭常应齐使曰：“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余万，敝甲钝兵，愿奉下尘。”齐王谓子良曰：“大夫来献地，令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矫也。”王攻之，齐王大兴兵攻东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万临齐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夺之东地五百里，不义；其解甲则可，不然，则愿待战。”齐王恐焉，乃请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齐患，士卒不用，东地复全。

540 颜真卿

真卿为平原太守，禄山逆节颇著。真卿托以霖雨修城浚濠，阴料丁壮，实储廩，佯命文士饮酒赋诗。禄山密侦之，以为书生不足虞。未几禄山反，河朔尽陷，惟平原有备。

小寇以声驱之，大寇以实备之。或无备而示之有备者，杜其谋也；或有备而示之无备者，消其忌也。必有深沉之思，然后有通变之略，微乎微乎，岂易言哉！

541 李允则

雄州北门外，居民极多，旧有瓮城甚窄。刺史李允则，欲大展北城，而以辽人通好，嫌于生事。门外有东岳祠，允则出白金为大香炉，及他供器，道以鼓吹。居人争献金帛，故不设备，为盗所窃。乃大出募赏，所在张榜，捕贼甚急。久之不获，随声言盗自北至，移文北界，兴叙筑以护神祠，不逾旬而就，辽人亦不怪之，今雄州北门城是也。既浚濠，起月堤，岁修禊事，召界河战棹为竞渡，纵北人游观，而不知其习水战也。州北旧多陷马坑，城下起楼为斥堠，望十里，自罢兵后，人莫敢登。允则曰：“南北既讲和矣，安用此为。”命撤楼夷坑，为诸军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陇，筑短垣，纵横其中，植以荆棘，而

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屠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抚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种榆，久之榆满塞下，顾谓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骑战，岂独资屋材耶。”

按：允则不事威仪，间或步出，遇民有可语者，延坐与语，以此洞知人情。子犹曰：即此便是舜之大智，今人以矜慢为威严，以刚愎为任断。千金在握，而不能摄一谋臣；百万在籍，而不能得一死士。无事而猴冠，有事则鼠窜，从自及矣，尚何言乎。

542 何承矩

瓦桥关北，与辽为邻，素无关河之阻。何承矩守澶州，始议因陂泽之地，潞水为塞。欲自相度，恐其谋泄。乃筑爱景台，植蓼花，日会僚佐，汎舟置酒，作蓼花吟数篇，令座客属和，画以为图，刻石传至京师。人谓何宅使爱蓼花，不知其经始塘泊也。庆历熙宁中，相继开浚，于是自保州西北沉远冻，东尽沧洲泥枯海口，几八百里，悉为潞潦，倚为藩篱。

543 苏秦

苏秦张仪尝同学，俱事鬼谷先生。苏秦既以合纵显于诸侯，然恐秦之攻诸侯，败其约，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张仪，劝之谒苏秦以求通。仪于是之赵，求见秦，秦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才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仪大失望，怒甚，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苏秦言于赵王，使其舍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舍人乃辞去。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秦也。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乎！此吾在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我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且苏君在，仪宁渠能乎。”自是终苏秦之世，不敢谋赵。

绍兴中，杨和王为殿帅，有代北人卫校尉，曩在行伍中，与杨结义，首往投谒。杨一见甚欢，事以兄礼，且令夫人出拜，款曲殷勤。两日后，忽疏之，来则见于外室。卫以杨方得路，志在一官，故间关赴之，至是大失望。过半年，疑为人所潜，乃告辞，又不得通。或教使伺其入朝回，遮道陈状，杨亦略不与语，但判云：“执就常州，于本府某庄内，支钱一百贯。”卫愈不乐，然无可奈何，倘得钱尚可治归装，而不知杨庄所在。正徬徨旅邸，遇一客自云程副将，便道往常州，陪君往取之。既得钱，相从累日，情好无间。客语之曰：“吾实欲游中原，君能引我偕往否。”卫欣然许之，迤邐至代郡，倩卫买田，我欲作一窟于此。卫为经营，得膏腴十亩。居久之，乃言曰：“吾本无意于斯，此尽出杨相公处分，初虑公贪小利，轻舍乡里，当今兵革不用，非展奋功名之秋，故遣我追随，为办生计。”悉取券相授，约值万缗，黯然而别，此与苏秦事相类。○按苏从张衡，原无定局。苏初说秦王不用，转而至赵，计不得不出于从。张既事秦，不言衡，不为功，其势然也。或谓苏既失张才，何不贵显之于六国间，作自己一帮手，而激之入秦。授以翻局之资，非

失算乎。不知张之狡讦，十倍于苏，其志必不屑居苏下，则其说必不肯袭苏套。厚嫁之于秦，犹可食其数年之报，而并峙于六国，且不能享一日之安，季子料之审矣。若杨和王还故人于代北，为之谋生，或豢之以待万一之用也。英雄作事，岂泛泛哉。○杨和王有所亲爱吏卒，平居赐予无算。一旦无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其罪，泣拜而去。杨曰：“无事莫来见我。”吏悟其意，归以厚货俾其子入台中为吏。居无何，御史欲论杨乾没军中粪钱十余万。其子闻之告其父，父奔告杨。即具札奏，言军中有粪钱若干，椿管某处，惟朝廷所用。不数日，御史疏上，高宗出存中札子示之，坐妄言被黜，而杨眷日隆。其还故人于代北，亦或此意。

544 王 尼

尼字孝孙，本兵家子，为护军府军士，然有高名。胡毋辅之与王澄、傅畅等诸名士，迭属河南功曹，及洛阳令请解之，不许。辅之等一日贡羊酒，诣护军门，门吏疏名呈护军，护军大喜，方欲出迓。时尼正养马，诸公直入马厩下，与尼炙羊饮酒，剧饮而去，竟不见护军。护军大惊，即与尼长假。

《余冬序录》载杨文贞士奇在阁下时，其婿来京。婿久之当归，念无装资。令有知府某犯赃千万，夤缘是婿，赂至数千，为其求救。此知府已入都察院狱矣，杨不得已，于该道问理日，遣一吏持盒食至院。云：阁下杨与某知府送饭，御史大惊，即令释其刑具，候饭毕，一切听令分雪，遂得还职。此与王尼事同，但所释者，名士墨吏既殊。而释人者，畏名又与畏权势亦异。文贞贤相，果有此，未免白璧之瑕矣。

545 王 随

王章惠公随，举进士时甚贫，游翼城，通人饭，被执入县。石务均之父为县吏，为偿钱，又馆给之于其家，其母尤加礼焉。一日务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节，殴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为河东转运使，务均惧而窜。及文潞公为县，以他事捕务均，务均急往投王，王已为御史中丞矣。乃封一锭银至县，令葬务均之父，事遂得解。

546 王忠嗣

王忠嗣，唐名将也，安禄山城雄武，扼飞狐塞，谋为乱，请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见禄山而还。

547 谢安李郃

桓温病笃，讽朝廷加己九锡。谢安使袁宏具草，安见之，辄使宏改，由是历旬不就，温薨，锡命送寝。

按：袁宏草成，以示王彪之，彪之曰：“卿文甚美，然此文何可示人，安之频改，有以也。”



大梁军窦宪内妻，郡国俱往贺，汉中太守亦欲遣使，户曹李郃谏曰：“窦氏恣横，危亡可立候矣，愿明府勿与通。”太守固遣，郃乃请自行，故所在迟留，以观其变。行之扶风，而宪已诛，诸交通者皆连坐，唯太守以不预得免。

李郃字孟节，即知二使星来益都者，其决窦氏之败，或亦天文有征，然至理亦不过是。

548 段秀实冯瓚

泾州王童之谋作乱，期以辛酉旦，警严而发。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实阳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节，令每更来白，辄延之数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发。

吕翰据嘉州叛，曹翰夺其城，贼约三鼓复来攻。翰覘知，密戒司更使缓，向晨犹二鼓，贼众不集而溃，因而破之。

冯瓚知梓州，才数日，会伪蜀军将上官进啸聚亡命三千余众，劫村民夜攻州城。瓚曰：“贼乘夜掩至，此乌合之众，以箠挺相击耳，可持重以镇之，待旦自溃矣。”城中止有骑兵三百，使守诸门。瓚坐城楼，密令促其更筹，未夜分击五鼓，贼惊遁，因纵兵追之。擒进斩于市，郡境以安。

孙臆减灶，虞诩增之。段秀实延更，冯瓚促之。事反功同，用之不穷。

549 仆散忠义

仆散忠义为博州防御使，一夕阴晦，囚徒谋反狱。仓卒间，将士皆皇骇失措，忠义从容，但使守更吏挝鼓鸣角，囚徒以为天且晓，不敢出，自就桎梏。

550 晏婴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同事景公，恃其勇力而无礼。晏子请除之，公曰：“三子者搏之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请公使人馈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计功而食桃。”公孙接曰：“接一搏菟而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田开疆曰：“吾伏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亦可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鼉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鼉而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鼉头，鹤跃而出，津人相惊，以为河伯。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公孙接、田开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让，是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皆反其桃，挈领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独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声，不义。恨乎所行，不死无勇。”亦反其桃，挈领而死。使者复命，公葬之以士礼。其后诸葛亮作《梁甫吟》以哀之。



551 王守仁

逆濠反，张忠、朱泰诱上亲征，而守仁擒濠报至。群奸大失望，肆为飞语中公，又令北军肆坐慢骂，或故冲导以起衅。公一不为动，务待以礼，预令巡捕官谕市人移家于乡，而以老羸应门，始欲犒赏北军。泰等预禁之，令勿受。守仁乃传谕百姓：北军离家苦楚，居民当敦主客礼。每出遇北军丧，必停车问之，厚与之赙，嗟叹乃去。久之，北军咸服。会冬至节近，预令城市举奠。时新经濠乱，哭亡酌酒者，声闻不绝，好一曲楚歌。北军无不思家，泣下求归。

552 鸱夷子皮

鸱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齐，走而之燕。鸱夷子皮负傅而从，至望邑。子皮曰：“子独不闻涸泽之蛇乎，涸泽蛇将徙，有小蛇谓大蛇曰：子行而我随之，人以为蛇之行者耳，必有杀子，不如相衔负我以行，人必以我为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恶，以子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为我使者，万乘之卿也。子不如为我舍人。”田成子因负傅而随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献酒肉。

553 严养斋

海虞严相公讷。营大宅于城中，度其已就，独民房一楹错入，未得方圆。其人鬻酒腐，而房其世传也。司工者请厚价乞之，必不可，愤而诉公。公曰：“无庸，先营三面可也。”工既兴，公命每日所需酒腐，皆取办此家，且先资其直。其人夫妇拮据，日不暇给，又募人为助。已而鸠工愈众，获利愈丰，所积米豆，充牣屋中，缸仗俱增数倍，屋隘不足以容之。又感公之德，自愧其初之抗也，遂书券以献。公以他房之相近者易焉，房稍宽，其人大悦，不日迁去。

势取不得，以惠取之。我不加费，而人反诵德。游于其术而不知也，妙矣哉。

554 周玄素

太祖召画工周玄素，令画天下江山图于殿壁。对曰：“臣未尝遍迹九州，不敢奉诏，惟陛下草建规模，臣润色之。”帝即操笔，倏成大势，令玄素加润。玄素进曰：“陛下山河已定，岂可少动。”帝笑而唯之。

举笔一不称旨，事且不测，玄素可谓巧于避祸矣。

555 唐太宗

薛万彻尚丹阳公主，太宗尝谓人曰：“薛驸马村气。”主盖之，不与同席数月。帝闻而大笑，置酒召对，握槊，赌所佩刀，帝佯不胜，解刀以佩之。罢酒，主悦甚，薛未及就



马，遽召同载而还，重之逾于旧。
省却多少调和力气。

556 狄青

陕西豪士刘易，多游边，喜谈兵，韩魏公厚遇之。狄青每宴设，易喜食苦马菜，不得，即叫怒无礼，边地无之，狄为求于内郡。后每燕集，终日惟以此菜啗之，易不能堪，方设常馔。

557 王安石

王舒王越国吴夫人，性好洁成疾，王任真率，每不相合，自江宁乞骸归私第。有官藤床，吴假用未还，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旦跣而登床，偃仰良久。吴望见，即命送还。



木智部权奇卷十五

尧趋禹步，父传师导。三人言虎，窟垣叫跳。亦念非仪，虞其我暴。诞信递君，正奇争效。嗤彼迂儒，漫云立教。集“权奇”。

558 孔子

孔子居陈，去适蒲，会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谓之曰：“苟无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大信不信。

559 淮南相

孝景三年，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其相曰：“王必欲应吴，臣愿为将。”王乃属之，相已将兵，欺王不害信。困城守，不听王而为汉，淮南王以故得完。若腐儒必痛言切谏，如以水投石，何益。此事比丽寄卖友，嫁太尉于北军，同一辙而更觉撇脱。

560 王敬则

王敬则尝任南沙县，时方兵荒，县有劫贼群聚匿山中，为民患，官捕之不得。敬则遣人致劫帅曰：“若能自出首，当为中白。请盟之庙神，定无负。”盖县有庙神甚酷烈，乡民多信之，故云。劫帅许之，即设宴庙中致帅。帅至，即席收之曰：“吾业启神矣，若负誓，当还神十牛。”遂杀十牛享神，而竟斩帅，贼遂散。

561 宋太祖

艺祖既以杯酒释诸将兵权，又虑其所蓄不贲，每人赐地一方盖第，所费皆数万金。又尝赐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归，太祖送至殿门，谓其子弟曰：“汝父各许朝廷十万缗矣。”诸节度使醒，问所以归，不失礼于上前否？子弟各以缗事对，疑醉中真有是言。翌日，各以表进如数。

562 宋太宗

宋太宗即位初年，京师某街富民某，有丐者登门乞钱，意未满足，遂詈骂不休，众人环观，靡不忿之。忽人丛中一军尉跃出，刺丐死，掷刀而去，势猛行速，莫敢问者。街卒具



其事，闻于有司，以刀为证，有司坐富民杀人罪。既讞狱，太宗问其服乎。曰：“服矣。”索刀阅之，遂纳于室，示有司曰：“此吾刀也，向者实我杀之，奈何枉人。始知鞭笞之下，何罪不承。罗钳吉网，不必浊世。”乃罚失人者而释富民。谕：自今讯狱，宜加慎毋滥。

此事见《宋小史》。更有一事：金城夫人得幸于太祖，颇恃宠。一日，宴射后苑，上酌巨觥劝晋王。晋王固辞，上复劝。晋王顾庭中曰：“金城夫人亲折此花来，乃饮。”上遂命之，晋王引弓射杀之，抱太祖足泣曰：“陛下方得天下，宜为社稷自重。”遂饮射如故。夫投鼠忌器，晋王未必鲁莽乃尔，此事恐未然也。

583 高皇帝

滁阳王二子，忌太祖威名日著，阴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谋预泄，及二子来邀，上即与偕往，了无难色。二子喜其堕计，至半途，上遽跃起马上，仰天若有所见。少顷，勒马即转，因骂二子曰：“如此歹人。”二子问故。上曰：“适上天相告，尔设毒毒我，我不往矣。”二子大骇，下马恭立，连称岂敢，自是息谋害之意。

564 吴官童

英庙在宫中，也先以车载其妹，请配焉。上以问吴官童。官童，驛使也。正统十三年，使虏被拘至是，自请从上。对曰：“焉有天子而为胡婿者，后史何以载，然却之则拂其情。”乃给之曰：“尔妹朕固纳之，但不当为野合，俟朕还中国，以礼聘之。”也先乃止，又选胡女数人荐寝。复却之曰：“留俟他日为尔妹从嫁，当并以为嫔御。”先益加敬焉。

天子不当为胡婿，中国又可给胡人乎？如反正而胡人效女，虽纳之可也。厥后英庙复辟，虏使至，官童叩以不来效女之故。使者曰：“已送至边，为石亨杀媵而纳女。”上命隐其事，而亨祸实基于此。

565 郑公孙申

鲁成公时，晋人执郑伯。公孙申曰：“我出师以围许，示将改立君者，晋必归君。”故郑人围许，示不急君也。晋栾书曰：“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于是诸侯伐郑而归郑伯。

子鱼立而宋襄返，叔武立而卫成还，此春秋之已事，亦非自公孙申始也。国朝土木之变，也先挟上皇为名，邀求叵测。于肃愍谢之曰：“赖社稷之神灵，已有君矣。”虏计窘，竟归上皇，识者以为得公孙申之谋。

王旦从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东京，遇暴疾，命旦驰还，权留守事。旦曰：“愿宣寇准，臣有所陈。”准至，旦曰：“十日之内，无捷报当如何。”帝嘿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此又用廉颇与赵王约故事。大臣谋国，远虑至此，亦由君臣相得，同怀社稷之忧，而无猜忌故也。

项羽欲烹太公，高帝曰：“我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陈眉公谓太公以此归汉，亦孤注之意也。



566 胡松

绩溪胡大司空松，号承庵，先为嘉兴推官，署印平湖，有惠政。适倭寇猖獗，郡议筑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难与虑始，请缚某居军前御倭，百姓受某恩，必相急，乃可举事。”从之，民大震，各任版筑，不阅月，城成。

567 狄青

南俗尚鬼，狄武襄征侬智高，时大兵始出桂林之南，因祝曰：“胜负无以为据，乃取百钱自持之，与神约，果大捷，则投此钱，尽钱面。”左右谏止，倘不如意，恐阻师。武襄不听，万众方耸视，已而挥手，倏一掷百钱皆面。于是举兵欢呼，声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顾左右取百钉来，即随钱疏密，布地而帖钉之，加以青纱笼，手自封焉。曰：“俟凯旋当谢神取钱。”其后乎邕州还师，如言取钉。幕府士大夫共视，乃两面钱也。

桂林路险，士心惶惑，故假神道以坚之。

568 王琼

王晋溪在本兵时，适湖州孝丰县汤麻九反，势颇猖獗，御史以闻，事下兵部。晋溪呼贲本人至兵部，大言数之曰：“汤麻九不过一毛贼，只消本处数十火夫缚之，何足奏报，欲朝廷发兵，殊伤国体，巡按不职考察，即当论罢矣。”贲本人回，传流此语。皆以本兵为玩寇，相聚忧之。贼知朝不发兵，遂恣劫掠，不设备。先是户部为查处钱粮，差都御史许廷光在浙，晋溪即请密敕许公讨之。不别遣将。授以方略。许令彭宪副潜提民兵数千，出其不意，乘夜往剿。贼方掳掠回，相聚酣饮，毕竟小寇。兵适至，即时擒贼，遂平之。

尔时若朝廷命将遣兵，彼必负固拒命，弄小成大。此举不烦一旅，不费一财，而地方晏如。晋溪之才，信有大过人者，虽人品未醇，何可废也。

569 杨云才

杨云才多心计，每有缮修，略以意指授之，人不知所为，及成始服其精妙。为荆州同知日，当郡城改拓时，钱谷之额已有成命，而台使者檄下，欲增二尺许。监司谋诸守令，欲稍益故额，云才进曰：“某有别画，不须费一钱也。”次日，驰至陶所，命取其模以献，怒曰不佳，尽碎之而出。已复制模付之曰：“第如式为之。”诸人视其式，无以异也。然云才实于中阴溢二分许，积之得如所增数，城成，白其故，监司乃大服。

砖厚而陶者不知，城成而主者不费，心计之妙，侔于思神。

570 种世衡

种世衡知澠池县，旁山有庙，世衡葺之。其梁重大，众不能举。世衡乃令县干剪发如

手缚者，驱数对于马前云：“欲诣庙中，教手搏。”倾城人随往观，聚人之法。既至，谓观者曰：“汝曹先为我致庙梁，然后观手搏。”众欣然趋下山，共举之，须臾而上。

近于欺矣。褒姒虽启齿，恐烽火从此不灵也。必也真教手搏，为两得之。

571 雄山智僧

雄山在南安，其上有飞瓦岩。相传僧初结庵时，因山伐木，但恐山高运瓦之难，积瓦山下，欲作法飞瓦砌屋，不用工师。卜日已定，远近观者数千人。僧伪为佣人，挑瓦上山。观者欲其速于作法，争为搬运，顷刻都尽。僧笑曰：“吾飞瓦只如是耳！”

572 李抱贞刘元佐

李抱贞镇潞州，军资匮乏，计无所出。有老僧大为郡人信服，抱贞因请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济军中，可乎？”僧曰：“无不可。”抱贞曰：“但言择日鞠场焚身，某当于便宅凿一地道通连，候火作，即攒以相出。”僧喜从之。遂陈状声言，抱贞命于鞠场，积薪贮油，因为七日道场。昼夜香灯，梵呗杂作。抱贞亦引僧视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坛执炉，对众说法，抱贞率监军僚属及将吏，膜拜其下，以俸入坛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骈填，舍财亿计，计满七日，遂聚薪发焰，击钟念佛。抱贞已密遣人填塞地道，俄顷，僧薪并灰。此僧死得所矣。藉所得货财，即日悉辇入军资库，别求所谓舍利者，造塔贮焉。

汴州相国寺，言佛有汗流。节度使刘元佐遽命驾，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复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唯恐输货不及。因令官为簿，以籍所入，十日乃闭寺，曰：“佛汗止矣。”得钱巨万，以贍军资。

不仗佛力，军资安出，王者并存三教，其亦有所用之也欤。

573 陕西铁钱

起居舍人毋湜，至和中上言，乞废陕西铁钱。朝廷虽不从，其乡人多知之，争以铁钱买物，卖者不肯受，长安为之乱。民多闭肆，僚属请禁之，文彦博曰：“如此是愈惑扰也。”乃召丝绢行人，出其家缣帛数百匹使卖之，曰：“纳其直，尽以铁钱，勿以铜钱也。”于是众知铁钱不废，市肆复安。

574 出见钱

京下忽阙见钱，市间颇皇皇。忽一日，秦相桧呼一镊工栉发，以五千当二钱犒之。示之微贱。谕曰：“此钱数日有旨不使，可早用也。”镊工遂与外人言之，不三日京下见钱顿出。又都下货壅，乏见钱，府尹以闻。桧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络绎奔而来。谕之曰：“适得旨，欲变钱法，可铸样钱一缗进呈，废见钱不用。”约翌午毕事，县官唯唯而出，召工为之。富家闻之，尽出宿钱市金粟，物价太昂，钱溢于市。既而择钱上省，寂无闻矣。



贼桧亦尽有应变之才，可喜，然小人无才，亦不能为小人矣。

575 令狐楚

令狐楚除守兖州，州方旱俭，米价甚高。迺使至，公首问米价几何，州有几仓，仓有几石。屈指独语曰：“旧价若干，诸仓出米若干，定价出粟，则可赈救。”左右窃听，语达郡中，富人竞发所蓄，米价顿平。

576 佻马

佻马以高三尺八寸，齿少而形肥者为合式。各州县无孳生驹，必从马贩买解。开州居各县之中，马贩自外来，先被各县拦截买完，然后放过，州官比解。严迫马头枉受鞭笞，马价腾踊，求速反迟。陈霁岩为知州洞知之，故缓其事，待马贩到齐，方出示看马。先一日，唤马头到堂，面问之云：“各县佻马已行，汝知之乎？”咸叩头应曰：“知之。”又密谕曰：“我心甚忙，明日看马，只做不忙，汝辈宜知之。”又叩头感激而去。明日，各马贩随马头带马，有高至四尺者，令辄置不用。曰：“高低怕相形，宁低一寸，我有禀帖到太仆寺，只说是孳生驹耳。”众禀再迟三日，至临濮会上买易得，公许之，不责一人而出。各马贩气索然，争愿贱卖，两日而办。在他县争市高马，刻期早解，以求保荐，腾价至四五十金，在本州无过二十余金者。

真心为民，实政及民，必然置保荐于度外。善保荐者，正不干求保荐者也。

577 徐道覆

徐道覆，卢循妹夫也。始与循密谋举事，欲置舟舰，使人伐材南康山，伪云将下都货之，后称力少不能得致，即于郡减价发卖。居人贫贱，争取市，各储之家，如是数四，故船板大积。及道覆举兵，按卖券而取，无敢隐者，乃并力装船，旬日而办。

道覆虽草窃，其才略有过人者。倘卢循能终用其计，何必遽为水仙。其临死叹曰：“吾为卢循所误，使吾得事英雄，天下不足定也。”呜呼！奇才策士，郁郁不得志，而狼藉以死者，比比矣。天后览骆宾王檄，叹曰：“使此人沉于下僚，宰相之过也。”知言哉。

578 秦王祜等三条

魏秦王祜为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蛮时出抄掠。祜计召新蔡襄城蛮首使观射，先选左右能射者二十余人，而以一囚易服参其间。祜先自射皆中，因命左右以次射，及囚不中，即斩，蛮相视股栗。又预令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蛮衣以候。祜临坐，会有微风动，辄举目瞻天，顾野蛮曰：“风气少暴，似有抄贼入境，不过十许人，当在西角五十里。”即令驰骑掩捕，寻捕十人至。祜告诸蛮曰：“非尔乡里耶，作贼合死。”即斩之。蛮慑服，不知其为死囚也，自是境无暴掠。

回纥还国，恃功恣睢，所过皆剽伤，州县供饩不称，辄杀人。李抱玉将馈劳，宾介无



敢往。马燧自请典办具，乃先赂其酋与约，得其旗章为信，犯令者得杀之。燧又取死囚给役左右，小违令辄戮死。虏大骇，至出境无敢暴者。

真宗幸澶渊，丁谓知郓州，兼齐濮等州安抚使。时契丹深入，民大惊，争趋杨刘渡。舟人邀利，不急济。谓取死罪囚，诈作驾舟人，立命斩之，舟遂集，民乃得渡。遂立部分使沿河执旗帜，击刁斗自卫，契丹乃引去。

死罪也而亦不令徒死，祇借之以威蛮，燧借之以威虏，谓借之以威兵，其大者为携李之克敌，而最下供御囚，亦假之以代无辜之命。政如圣药王，尘垢土木，皆入药料。

579 杨 玘

杨玘授丹徒知县，会中使如浙，所至缚守令置舟中，得赂始释。将至丹徒，玘选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驰以迎。奇策奇想。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来谒我耶？”令从者逐之，二人即跃入江中，潜遁去。玘徐至给曰：“闻公驱二人溺死江中，方今圣明之世，法令森严，如人命何。”中使惧，礼谢而去，虽历他所，亦不敢放恣云。

580 韩 雍

雍镇两广，防患甚严，心腹一二人外，绝不许登阶，亦多以权术威镇之。一日，与乡人宴于堂后，蹴踘为戏。既散，潜使人置石炮，有观者，因指示曰：“此公适所蹴戏也。”众吐舌，咸以公为绝力。盖内藏磁石，以铁屑藏毛发间，每出坐盖下，须发翕张不已。貌既魁岸，复睹兹异，惊为神明焉。

悍而愚，因以愚之。

581 王 导

王敦威望素著，一旦举兵内向，众咸危惧。适敦寝疾，王导便率子弟发哀，妙极。众闻，谓敦死，咸有奋志。

582 程 婴

屠岸贾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赵朔妻，成公姊也，有遗腹，走匿公宫。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无何，而朔妇娩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夫人置儿裤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既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奈何？”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只一问便定了局。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谋取他人婴儿负之，妙计。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更妙。我告赵氏孤处。”诸将军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杵臼谬曰：“小人哉，程婴



也，昔下官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我，尤妙。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儿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安知非赂千金者使为此言。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乃以赵氏对。景公问赵尚有后子孙乎，厥具以实告。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赵孤名曰武。诸将不得已，皆委罪于屠岸贾，于是武婴偏拜诸将，相与攻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及武既冠成人，婴曰：

“吾将下报公孙杵臼。”遂自杀。

赵氏知人，能得死士力，所以蹶而复起，卒有晋国。后世缙绅门下，不以利投，即以势合，一旦有事，孰为婴杵。○鲁武公与其二子括与戏朝周，宣王爱戏，立为鲁世子。武公薨，戏立，是为懿公。时公子称最少，其保母臧寡妇，与其子俱入宫，养公子称，括死，而其子伯御与鲁人作乱，攻杀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称将杀之。臧闻之，乃衣其子以称之衣，卧于称处。伯御杀之，臧遂抱称以出，遂与称舅同匿之。十一年，鲁大夫知称在，于是请于周而杀伯御，立称，是谓孝公。时呼臧为孝义保，事在婴杵前，婴杵盖袭其智也。然婴之首孤，杵之责婴，假装酷似，不惟仇人不疑，举国皆不知，其术更神矣，其心更苦矣。

583 太史慈

北海相孔融，闻太史慈避地东海，数使人馈问其母。后融为黄巾贼所围，慈适还，闻之，即从间道入围见融。融使告急于平原相刘备，时贼围已密，极难其出。慈乃带鞬弯弓，将两骑自从，各作一的持之。开门出，观者并骇。慈径引马至城下堑内，植所持的射之，射毕还，明日复然，如是者再。围下人或起或卧，乃至无复起者。慈遂严行蓐食，鞭马直突其围。比贼觉，则驰去数里许矣，竟从备乞兵解围。

584 陈子昂

子昂初入京，不为人知。有卖胡琴者，价百万，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顾左右曰：“鞞千缗市之。”众惊闻，答曰：“余善此乐。”皆曰：“可得闻乎？”曰：“明日可集宜阳里。”如期偕往，则酒肴毕具，置胡琴于前。食毕，捧琴语曰：“蜀士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文轴偏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都下。

唐人重才，虽一艺一能，相与惊传赞叹。陈子昂借胡琴之价，出奇以市名，而名果成矣。若今日不唯文轴无用处，虽求一听胡琴者，亦不可得。伤哉！

585 爰种等三条

爰盗常引大体慷慨，宦者赵谈以数幸，常害盗，盗患之。兄子种为常侍骑，谓盗曰：

“君众辱之，后虽恶君，上不复信。”于是上朝东宫，赵谈骖乘。盍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英豪，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于是上笑，下赵谈，谈泣下车。

王敦用温峤为丹阳尹，置酒为别。峤惧钱凤有后言，因行酒至凤，未及饮，峤佯醉，以手板击之堕地，作色曰：“钱凤何人，温太真行酒，敢不饮。”凤不悦，敦以为醉，两释之。明日，凤曰：“峤与朝廷甚密，未必可信，宜更思之。”敦曰：“太真昨醉，小加声色，岂得以此便相谗貳。”由是峤得还都，尽以敦逆谋告帝。

尔朱兆因六镇屡反，诛之不止，问计于高欢。欢谓宜选王心腹，私将统之，有犯则罪其帅。兆曰：“善，谁可行？”贺拔允时在坐，劝请用欢。欢拳殴允，折其一齿，曰：“生平天柱时，奴辈伏处，分如鹰犬，今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诬下罔上如此。”兆以欢为诚，遂委之，欢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统州镇兵可集汾东，受号令。军士素乐欢，莫不皆至，欢去遂据冀州。

586 王东亭

王绪素谗殷荆州于王国宝，殷甚患之。求术于王东亭，曰：“卿但数诣王绪，往辄屏人，因论他事，如此则二王之好难矣。”殷从之，国宝见王绪问曰：“此与仲堪何所道。”绪云：“故是常谈。”国宝谓绪于己有隐，情好日疏，谗言用息。

此曹瞒间韩遂、马超之故智，张浚杀平阳牧守，亦用此术。平阳牧，张姓，蒲帅王珂之大校。

587 吴质

丞相主簿杨修，谋之曹植为魏嗣，曹丕患之，以车载废簏纳吴质与之谋。修白操，丕惧告质，质曰：“无害也。”明日，复以簏载绢人，修复白之，推验无人，操由是不疑。

植之夺嫡，操固疑之，疑植则其不疑丕也易矣。不然，多猜如操，何一推验而即止耶。其杀修也，亦以孤植而安丕，而说者谓黄绢取忌，鸡肋误军，亦浅之乎论操矣。

588 司马懿等四条

曹爽擅政，懿谋诛之，惧事泄，乃诈称疾笃。会河南尹李胜，将莅荆州，来候懿，懿使两婢侍，持衣指口言渴，婢进粥，粥皆流出沾胸。”胜曰：“外间谓公旧风发动耳，何意乃尔。”懿微举声，言君今屈并州，并州近胡，好为之备，吾死在旦夕，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为托。”胜曰：“当忝本州，非并州。”懿故乱其词曰：“君方到并州。”胜复曰：“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语。”胜退告爽曰：“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复虑。”于是爽遂不设备，寻诛爽。

安仁义、朱延寿皆吴王杨行密将也，延寿又密朱夫人之弟。淮徐已定，二人颇骄恣，且谋叛，行密思除之。乃阳为目疾，每接延寿使者，必错乱其所见以示之，行则故触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苏。泣曰：“吾业成而丧明，此天废我也，诸儿皆不足任事，得

延寿付之，吾无恨矣。”朱夫人喜，即召延寿。延寿至，行密迎之寝门，刺杀之，即出朱夫人，而执斩仁义。

孙坚出兵诛董卓，至南阳，众数万人，檄南阳太守张咨请军粮。咨曰：“坚邻二千石耳，与我等，不应调发。”竟不与，坚欲见之，又不肯见。坚曰：“吾方举兵，而遂见阻，何以威后。”遂诈称急疾，举兵震惶，迎呼巫医，祷祝山川，而遣所亲人说咨，言欲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即将步骑五百人，持牛酒诣坚营，坚卧见，亡何起，设酒饮咨。酒酣，长沙主簿入曰：“前移南阳，道路不治，军资不具，太守咨稽停义兵，使贼不能讨，请收按军法。”咨大惧欲去，兵阵四围，不得出，遂缚于军门斩之。一郡震栗，无求不获。所过郡县，皆陈糗粮，以待坚军。君子谓坚能用法矣，法者国之植也，是以能开东国。

正德五年，安化王真镡反，游击仇钺陷贼中。京师讹言钺从贼，兴武营守备保勋，为之外应。李文正曰：“钺必不从贼，勋以贼姻家，遂疑不用，则诸与贼通者，皆惧不复归正矣。”乃举勋为参将，就用他为妙。钺为副戎，责以讨贼，勋感激自奋。钺称病卧，阴约游兵壮士，候勋兵至河上，乃从中发为内应。俄得勋信，即嗾人谓贼党何锦，宜急出守渡口，防决河灌城，遏东岸兵，方使渡河。锦果出而留贼周昂守城，钺又称病亟，昂来问病，钺犹坚卧呻吟，言旦夕且死，苍头猝起捶杀昂，斩首。钺起披甲仗剑，跨马出门，一呼诸游兵将士皆集，遂夺城门擒真镡。

589 杜畿

高干举并州反，前河东太守王邑被征，掾卫固、范先以请邑为名，实与干通谋。曹操拜杜畿为河东太守，固等以兵绝陕津，畿不得渡。或谓宜须大兵，畿曰：“河东三万户非皆欲为乱也。今兵迫之急，必惧而听于固，固等势专，必以死战。讨之不胜，为难未已，讨之而胜，是残一郡之民也。谁肯念及此。吾单车直往，出其不意，固为人多计而无断，贼已在掌中。必伪受吾，得居郡一月，以计縻之足矣。”遂诡道从郾津渡，范先欲杀畿。固曰：“杀之何益，徒有恶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谓固、先曰：“卫、范河东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义，成败同之，大事当共平议。”以固为都督，行丞事，将校吏兵三十余人，皆范先督之。使之不疑。固等喜，虽阳事畿不以为意。固欲大发兵，畿患之，说固曰：“夫欲为非常之事，不可动众心，今大发兵，众必扰，不如徐以资募兵。”固以为然，从之。调发数十日乃定。诸将贪多应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顾家，诸将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缓召之不难。”固等恶逆众心，又从之。时善人在外，阴为己援，恶人分散，各还其家，则众离矣。会高干入汉，上党诸县杀长吏，弘农执郡守。固等密调兵未至，畿知诸县附己，因出单将数十骑，赴张辟拒守，吏民多举城助畿者。比数十日，得四千余人，固等与干晟共攻畿，不下，略诸县，无所得，会大兵至，干晟败，固等伏诛，其余党与皆赦之。

590 曹冲

曹公有马鞍在库，为鼠所伤，库吏惧，欲自缚请死，冲谓曰：“待三日。”冲乃以刀穿其单衣，若鼠啮者，人见，谬为愁状。公问之，对曰：“俗言鼠啮衣不吉，今儿衣见啮是

以忧。”公曰：“妄言耳，无苦。”俄而库吏以啮鞍白，公笑曰：“儿衣在侧且啮，况鞍悬柱乎。”竟不问。

591 杨倭漆

天顺间，锦衣指挥门达用事，同时有袁彬指挥者，随英宗北狩，有护蹕功。达恶其逼，令逻卒掩其阴私，欲致于死。时有艺人杨暄一作埏者，善倭漆画器。宣庙喜倭漆之精，令暄往学。号杨倭漆，愤甚。方奏达违法二十余事，且极其称彬枉。疏入，上令达速问，暄至，神色不变，佯若无所与者。达历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暄贱工，不识书字，且与君侯无怨，安得有此，望去左右，暄以实告。”因告曰：“此内阁李贤授暄，使暄投进，暄实不知所言何事，君侯若会众官廷诘我，我必对众言之，李当无辞。”达闻甚喜，劳以酒肉，早期以情奏。上命押诸大臣，会问于午门外，方引暄至。达谓贤曰：“此皆先生所命，暄已吐矣。”贤正惊讶，暄即大言曰：“死则我死，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见得阁老，鬼神昭鉴，此实达教我指也。”因剖析所奏二十余条，略无余蕴。达气沮，词闻于上，由是疏达，彬得分司南都，居一载，驿召还职。后达坐怨望，谪戍广西以死。

此与张说出张昌宗，保全魏元忠事同轴，然说故多权智，又得宋璟诸人，再三勉励，而后收蓬麻之益。杨暄一介小人，未尝读书通古，而能出一时之奇，抗天威而塞奸吻。不唯全袁彬，并全李贤；不唯全二忠臣，且能去一大奸恶，智既十倍于说，即其功亦十倍于说也。一时缙绅之流，依阿事达者不少，睹此事有不吐舌，闻此事有不愧汗者乎？岂非衣冠牵于富贵之累，而匹夫迫于是非之公哉！洪武时，上尝怒宋濂，使人即其家诛之。马太后是日茹素，上问故，后曰：“闻今日诛宋先生，妾不能救，聊为持斋，以资冥福耳。”上悟，即驰驿使人赦之。薛文清暄既忤王振，诏缚诣市杀之。振有老仆，是日大哭厨下，振问何哭，仆对曰：“闻今日薛夫子将刑故也。”振闻而怒解，适王伟申救，遂得免。夫老仆之一哭，其功几符圣母，斯其事亦奇矣。语曰：“是非之心智也，智岂以人而限哉。土木之变，内侍喜宁，本胡种也，从太上于虏中，数导虏入寇，以败和议，上患之。袁彬言于太上，遣宁传命于宣府参将杨俊，索春衣，因使军士高磐与俱。彬刻木藏书，系磐髀间以示俊，俾因其来执之。俊既得书，与宁饮城下，磐抱宁大呼，俊从兵遂缚宁解京，处以极刑，于是虏失乡导厌兵，遂许返蹕。

案，彬周旋虏中，与英庙同起处，其宣力最多，而诛宁尤为要著，亦宁武子之亚也。

592 乔白岩

武宗南巡，江提督所领边兵，皆西北劲兵，伟岸多力。乔白岩命于南方教师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与江相期，至教场中比试。南人轻捷，跳趯如飞，北人粗夯，方欲交手，或撞其胁，或触其腰，皆倒地僵卧。江气大沮丧，而所蓄异谋，亦已潜折一二矣。

时应天府丞寇天叙，山西人署尹事，每日带小帽穿一撒衣坐堂，自供应朝廷外，毫不妄用。江彬有所虐索，每使至，佯为不见，直至堂上，方起立呼为钦差，语之曰：“南京



百姓穷，仓库竭，钱粮无可措办，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专待拿问耳。”每次如此，彬无可奈何而止。此亦白岩一时好帮手也。又是时边军每于市横行，强买货物，寇公亦选矮矮精悍之人，每早晚祇候行宫，必以自随。若遇此辈，即与相持，边军大为所挫，遂敛迹，想亦与白岩共议而为之者。

593 宗威愍

宗汝霖建中靖国间为文登令，同年青州教授黄荣上书曰：“自姑苏编置某州，道经文登，感寒疾不能前进，牙校督行甚厉，虽赂使暂留，坚不可得。不得已，使人致殷勤于宗。”宗即具供帐于行馆，及命医诊候，至调理安定，而了不知牙校所在。密讯其从行者云：自至县，即为县之胥魁约饮于营妓，而以次胥吏日更主席。此校嗜酒而贪色，至今不肯出户，屡迫促之，乃始同进。

探知嗜酒贪色，便有个题目可做。只用数胥吏，而行人之厄已阴解矣。道学先生道理，全用不著。此公可与谈兵。

594 张易

张易通判歙州，刺史宋匡业使酒陵人，果于诛杀，无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饮醉就席，酒甫行，寻其少失，遽掷杯推案，攘袂大呼，诟责蜂起。匡业愕然不敢对，唯曰：“通判醉性，不可当也。”易崑峨暗哑自如，俄引去，匡业使吏掖就马，自是见易加敬，不敢复使酒，郡事亦赖以济。

事虽琐，颇得先发制人之术，在医家为以毒攻毒法，在兵家为以夷攻夷法。

595 张循王老卒

张循王俊尝春日游后圃，见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声喏，对曰：“无事可做，只索眠耳。”王曰：“汝会做甚事。”对曰：“诸事薄晓，如回易之类，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万缗付汝何如？”对曰：“不足为也。”王曰：“付汝五万。”对曰：“亦不足为也。”王曰：“汝需几何？”对曰：“不能百万，亦五十万乃可耳。”王壮之，即予五十万，姿其所为。大手段。其人乃造巨舰，极其华丽，市美女能歌舞者、乐者百余人，广收绫锦奇玩，珍羞佳果，及黄白之器，募紫衣吏轩昂闲雅，若书司客将者十数辈，卒徒百人，乐饮逾月。忽飘然浮海去，奇极。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数十倍。时诸将皆缺马，惟循王得此马，军容独壮，大喜。问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诸国，称大宋回易使谒戎王，馈以绫锦奇玩，为招其贵近，珍羞毕陈，女乐迭奏。其君臣大悦，以名马易美女，且为治舟载马，以犀珠香药，易绫锦等物，馈遗甚厚，是以获利如此。”王咨嗟褒赏，赐予优隆，问能再往乎。对曰：“此戏也，再往则败矣。愿退老园中如故。”

罗景纶云：一敝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万界之，不问其出入，此其度量恢宏，足使人从容展布，以尽其能矣。勾践以四封内外，分授种、蠡；高帝捐黄金四十万斤于陈平；



由此其推也，盖不知其人而轻任之，与知其人而不能专任，皆不足以成功。老卒一往之后，辞不复再，又几于知进退存亡者，异哉！

596 司马相如

卓文君既奔相如，相如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不分一钱。相如与文君谋，乃复如临邛，尽卖其车骑，置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妙计。身自穿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市中。王孙闻而耻之，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乃复还成都为富人。

卓王孙始非能容相如也，但看临邛令面耳；终非能婿相如也，但恐辱富家门面耳。文君为之女，真可谓犁牛骍角矣。王吉始则重客相如，及其持节喻蜀，又为之负弩前驱。而当垆涤器时，不闻下车慰劳，如信陵之于毛公薛公也。其眼珠亦在文君下哉。

597 附智医二条

唐时京城有医人，忘其姓名。有一妇人从夫南中，曾误食一虫，常疑之，由是成疾，频疗不痊，请看之。医者知其所患，乃请主人姨奶中谨密者一人，预戒之曰：“今以药吐泻，即以盘盂盛之，当吐之时，但言有一小虾蟆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逛语也。”其奶仆遵之，此疾永除。

又有一少年，眼中常见一小镜子，俾医工赵脚诊之。与少年期，来晨以鱼脍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内，且令从容候客退后方接。俄而设台，止施一瓶芥醋，更无他味。脚亦未出，迨久促不至，少年饥甚，闻醋香不觉屡啜之，觉胸中豁然。眼花不见，因啜尽，赵脚方出。少年惭谢，脚曰：“郎君先因吃脍太多，饮醋不快，又有鱼鳞于胸中，所以眼花。适来所备芥醋，只欲郎君因饥以啜之，今果愈疾。烹鲜之会，乃权诈耳，请退谋朝餐。”

捷智部总序

冯子曰：成大事者争百年，不争一息，然而一息，固百年之始也。夫事变之会，如火如荼，愚者犯焉，稍觉则去而违之，贺不害斯已矣。今有道于此，能返风而灭火，则虽拔木燎原，适足以试其技而不惊。尝试譬之足力，一里之程，必有先至，所争逾刻耳。累之而十里百里，则其为刻弥多矣，又况乎智之迟疾，相去不啻千万里者乎。军志有之，兵闻拙速，未闻巧之久，夫速而无巧者，必久而愈拙者也。今有径尺之樽，置诸通衢，先至者得醉，继至者得尝，最后至则干唇而返矣。叶叶而摘之，穷日不能髡一树，秋风下霜，一夕零落，此言造化之捷也。人若是其捷也，其灵万变，而不穷于应卒，此惟敏悟者庶几焉。呜呼！事变之不能停而俟我也，审矣，天下亦乌有智而不捷，不捷而智者哉！



捷智部灵变卷十六

一日百战，成败如丝。三年造车，覆于临时。去凶即吉，匪夷所思。集“灵变”。

598 鲍叔

公子纠走鲁，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国杀无知，未有君。公子纠与公子小白皆归，俱至，争先入。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钩，鲍叔御，公子小白僵。管仲以为小白死，告公子纠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鲍叔因疾驱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为君。鲍叔之智，应射而令公子僵也，其智若镞矢也。

王守仁以疏救戴铣廷杖谪龙场驿，守仁微服疾驱，过江作《吊屈原文》见志，寻为《投江绝命词》，佯若已死者。词传至京师，时逆瑾怒犹未息，拟遣客间道往杀之，闻已死，乃止，智与鲍叔同。

599 管夷吾

齐桓公因鲍叔之荐，使人请管仲于鲁。施伯曰：“是固将用之也，智士。夷吾用于齐，则鲁危矣，不如杀而以尸授之。”鲁君欲杀仲，使人曰：“寡君欲亲以为戮，亦会话。如得尸犹未得也。”乃束缚而槛之，使役人载而送之齐。管子恐鲁之追而杀之也，欲速至齐，因谓役人曰：“我为汝唱，汝为我和。”其所唱适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是速。

吕不韦曰：“役人得其所欲，管子亦得其所欲。”陈明卿曰：“使桓公亦得其所欲。”

600 延安老师较

宝元元年，党项围延安七日，邻于危者数矣。范侍御雍为帅，忧形于色。有老军较出自言曰：“某边人，遭围城者数次，言之有据。其势有近于今日者。虏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万万无虞，某可以能任，若有不可，某甘斩首。”范嘉其言壮，人心亦为之小安。事平，此较大蒙赏拔，言知兵善料敌者首称之。或谓之曰：“汝敢肆妄言，万一不验，须伏法。”较笑曰：“若未之思也，若城果陷，谁暇杀我耶，聊欲安众心耳。”

601 吴汉

吴汉亡命渔阳，闻光武长者欲归，乃说太守彭宠，使合二郡精锐，附刘公击邯郸，王郎。宠以为愁。官属皆欲附王郎，宠不能夺。汉乃辞出止外亭，念所以谕众，未知所出。望见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使人召之，为具食，问以所闻。生言刘公所过为郡县所归，邯郸举尊号者实非刘氏。汉大喜，即诈为光武书，来得快。移檄渔阳，使生赍以诣宠。令具



以所闻说之，汉随后人，宠遂决计焉。

602 汉高帝

楚汉久相持未决，项羽谓汉王曰：“天下汹汹，徒以我两人。愿与王挑战决雌雄，毋徒罢天下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乃与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汉王数羽罪十，项王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胸，乃扞足曰：“射中吾指。”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于汉。汉王出行军，病甚，因驰入成皋。

小白不僵而僵；汉王伤而不伤，一时之计，俱造百世之业。

603 晋明帝

王敦将举兵内向，明帝密知之，乃乘巴赉骏马微行，至于湖阴，察敦营垒而出。有军人疑明帝非常人，又敦正昼寝，梦日环其城，惊起曰：“此必黄须燕卑奴来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状类外氏，须黄，故云。于是使五骑物色追帝，帝亦驰去，见逆旅卖食奴，以七宝鞭与之曰：“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俄而追者至，问奴，奴曰：“去已远矣。”因以鞭示之，五骑传玩，稽留良久，帝遂免。

604 尔朱敞

齐神武韩陵之捷，尽诛尔朱氏，荣族子敞字乾罗，彦伯子。少随母养于宫中，及年十二，自竄而走。至大街，见群儿戏，敞解所著绮罗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骑寻至，便执绮衣儿，比究问非是，会日暮，遂得免。

605 韦孝宽

尉迟迥先为相州总管，诏韦孝宽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长文为相州刺史，先会赴邺。孝宽续进，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贺兰贵赍书候孝宽，孝宽留贵与语以察之，疑其有变，遂称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医药，密以伺之。即到汤阴，逢长文奔还。孝宽密知其状，乃驰还，所经桥道，皆令毁撤，驿马悉拥以自随。又勒驿将曰：“蜀公将至，可以备肴酒及刍粟以待之。”迥果遣仪同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驿司供设丰厚，所经之处，皆辄停留，由是及。

606 宗典等三条

晋元帝叔父东安王繇为成都王颖所害，惧祸及，潜出奔至河阳，为津吏所止。从者宗典后至，以马鞭拂之，谓曰：“舍长官，禁贵人，而汝亦被拘耶。”因大笑，由是得释。

宇文泰与侯景战，泰马中流矢惊逸，泰坠地，东魏兵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下马以策



击泰背，骂之曰：“笼东军士，尔曹主何在，而独留此。”追者不疑是贵人，因舍而过，穆以马授泰，与之俱逸。

王廞之败，沙门昙永匿其幼子华，使提衣袱自随。津逻疑之，昙永呵华曰：“奴子何不速行。”捶之数十，由是得免。

607 王羲之

王右军幼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逆节事，都忘右军在帐中。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熟眠，敦论事半，方悟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纵横，信其实熟眠，由是得全。

608 吴郡卒

苏峻乱，诸庾逃散。庾冰时为吴郡，单身奔亡。吏民皆去，惟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以蓬蔕覆之。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刮甚急。卒泊船市渚，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惊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送过浙江，寄山阴魏家，得免。后事平，冰欲报卒，问其所愿，卒曰：“正自厕下，不愿名器，少苦执鞭，恒患不得快饮酒，使其酒足余年毕矣，无所复须。”冰为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时谓此卒非惟有智，且亦达生。

609 元伯颜

有告乃颜反者，诏伯颜窥覘之，乃多载衣裘入其境，辄以与驿人。既至，乃颜为设宴谋执之，伯颜觉，与其从者趋出，分三道逸去。驿人以得衣裘故，争献健马，遂得脱。

610 徐敬业

徐敬业十余岁，好弹射，英公每曰：“此儿相不善，将赤吾族。”常因猎命敬业入林驱兽，因乘风纵火，意欲杀之。敬业知无所避，遂屠马腹伏其中，火过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凡子弟负际施之奇者，恃才不检，往往为家门之祸。如敬业破辘之兆，见于童年，英公明知其为族祟，而竟不能除之，岂终惜其才智乎。抑英公劝立武氏，杀唐子孙殆尽，无故以敬业酬之也。诸葛恪有异才，其父瑾叹曰：“此子不大昌吾宗，将赤吾族。”其后果以逆诛。隋杨智积文帝侄。有五男，止教读《论语》、《孝经》，不令通宾客。或问故，答曰：“多读书，广交游，才由是益，有才亦能产祸。”人服其识。弘正间，胡世宁字永清，仁和人。有将略，按察江西，时江西盗起。方议剿，军官来谒。适世宁他出，乃见其幼子继。继曰：“兵素不习，岂能见我父哉。”语便奇。军官跪请教，继乃指示进退离合之势甚详。凡三日，而世宁归，阅兵，大异之，顾军官不辨此。“谁教若者？”以实对。继初不善读

书，父以愚弃之，至是叹曰：“吾有子自不知乎！”自此每击贼必从继方略，世宁十不失三，继十不失一也。世宁上疏，乞以礼法裁制宁王。继跪曰：“疏入必重祸。”不听，果下狱。继因念父，病死。世宁母独不哭曰：“此子在，当作贼，胡氏灭矣。”此母亦大有见识。

611 陈 平

陈平间行，仗剑亡，渡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腰中当有金宝，数目之。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无有，乃止。

平事汉凡六出奇计：请用金行反间，一也；以恶草具进楚使，离间亚父，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荥阳围，三也；蹶足请封齐王信，四也；请伪游云梦缚信，五也；使画工图美女间遣人遗闾氏说之，解白登之围，六也。六计中，惟蹶足封信最妙，若伪游云梦大错也。云梦可游，何必曰伪。且谓信必迎谒，因而擒之，既度其必迎谒矣，而犹谓之反乎，察之可，遽擒之则不可。擒一信而三大功臣相继疑惧，骈首灭族，平之贻祸烈甚矣。○有人舟行，出输石杯饮酒，舟人疑为真金，频瞩之。此人乃就水洗杯，故堕之水中，舟人骇惜。因晓之曰：“此输石杯，非真金，不足惜也。”又丘璜尝过丹阳，有附舟者，屡窥寝所。璜心知其盗也，佯落簪舟底，而尽出其衣饰铺陈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无物。明日，其人去，未几，劫杀于城中，被缚语人曰：“吾几误杀丘公。”此二事与曲逆解衣刺船之智相似。

612 刘 备

曹公素忌先生，公尝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适雷震，因谓公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于此。”

相传曹公以酒后畏雷，闲时灌圃轻先主，卒免于难，然则先主好结髦，焉知非灌圃故智。

613 崔巨伦

北魏崔巨伦字孝宋。尝在殷州别将。州为贼陷，葛荣闻其才名欲用之，巨伦规自脱。适五月五日，会集百僚，命巨伦赋诗。巨伦诗曰：“五月五日日，天气已大热，狗便呀欲死，牛复吐出舌。”闻者哄然发噱，以此自晦获免。已潜结死士数人，乘夜南走，遇逻骑，众危之，巨伦曰：“宁南死一寸，岂北生一尺。”遽给贼曰：“吾受敕行。”贼方蒸火观敕，巨伦辄拔剑斩贼帅，余众惊走，因得脱还。

嘉靖中倭乱江南，昆山夏生为倭所获，自称能诗。倭将以竹舆乘之，令从行，日与唱和，竟免祸。久之，夏乞归，厚赠而返，此又以不自晦获全者也。夏称倭将亦能诗，其咏丈菊诗云：“五尺阑干遮不尽，还留一半与人看。”



614 仓卒治盗二条

娄门二布商舟行，有北僧来附舟，欲至昆山，舟子不可，二商以佛弟子容之。至河，胡僧拔刀插几上曰：“汝要好死，要恶死。”二子愕曰：“何也？”僧曰：“我本非良人，欲得汝财耳，速跃入湖中，庶可全尸。”二子泣下曰：“师容我饱餐，就死无恨。”笑曰：“容汝作一饱鬼。”舟子为煮肉多沃以汁来，以巨钵盛之，呼二子肉已熟，二子应诺。舟子出僧不意，急举肉汁盖其顶，热甚，僧方两手推钵，二子即拔几上刀斩之，掷尸于湖，涤舟而行。

吴有书生，假借僧舍，见僧每出必锁其房，甚谨。一夕忘锁，生纵步入焉。房甚曲折，几上有小石磬，生戏击之，旁小门忽启，有少妇出，见生惊而去，生亦仓皇外走。僧适挈酒一壶自外入，见门未钥，愕然。问生适何所见。答曰：“无有。”僧怒掣刀拟生曰：“可就死，不可令吾事败死他人手。”生泣曰：“容我醉后，公断吾头，庶惛然无觉也。”僧许之，生佯举杯告曰：“庖中盐菜乞一茎。”僧乃持刀入厨。生急脱布衫，塞其壶口，酒不泄，重十许斤，潜立门背，伺僧至连击其首数十下，僧闷绝而死。问少妇乃谋杀其夫而夺得者，分僧囊而遣之。

615 张佳胤

张佳胤令滑，有巨盗任敬、高章，伪称锦衣使来谒，直入堂阶，北向立。公心怪之，判案如故。敬厉声曰：“此何时，大尹犹倨见使臣乎。”公稍动容，避席迓之。敬曰：“身奉旨不得揖也。”公曰：“旨逮我乎？”命设香案，敬附耳曰：“非逮公，欲没耿主事家耳。”时有滑人耿随朝任所曹，坐草场火系狱。公意颇疑，遂延入后堂，敬扣公左手，章拥背同入室坐坑上。敬掀髯笑曰：“公不知我耶，我霸上来，闻公帑有万金，愿以相借。”遂与章共出匕首置公颈，公不为动，从容语曰：“尔所图非报仇也，我即愚，奈何以财故轻吾生，即不匕首，吾偷生孱夫，能奈尔何。且尔既称朝使，奈何自露本相，使人窥之，非尔利也。”贼以为然，遂袖匕首。公曰：“滑少利安得多金，敬出札记如数，公不复辨，但请勿多取，以累吾官。”反复开论久之，曰：“吾党五人，当予五千金。”公谢曰：“幸甚，但尔两人之囊中，能装此耶，抑何策出此官舍也。”贼曰：“公虑良是，当为我具大车一乘，载金其上。”仍械公如诏逮故事，不许一人从，从即先刺公。“候吾党跃马去，乃释公耳。”公曰：“逮我昼行，邑人必困尔，即刺我何益，不若夜行便。”二贼相顾称善。公又曰：“帑金易辨识，亦非尔利，邑中多富属，愿如数贷之，既不累吾官，尔亦安枕。”二贼益善公计。公属章传语，召吏刘相来，相者，心计人也。相至，公谬语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逮去，死无日矣，今锦衣公大有气力，能免我，心甚德之，吾欲具五千金为寿。”相吐舌曰：“安得办此。”公蹶相足曰：“每见此邑中富而好义，吾令汝为贷。”遂取纸笔，书某上户若干，某中户若干，共九人，符五千金数。九人素善捕盗者，公又语相曰：“天使在，九人者宜盛服谒见，勿以贷故作寡人状。”相会意而出。公取酒食酬酢，而先饮啖，以示不疑，且戒二贼勿多饮，贼益信之。酒半，曩所招九人，各鲜衣为富客，以纸裹铁器手捧之，陆续门外，谬云：贷金已至，但贫不能如数，作哀祈状。二贼闻金至，且睹来者豪



状，不复致疑。公呼天平来，又嫌几小。索库中长几横之后堂，二僚亦至。公与敬隔几为宾主，而章不离公左右。公乃持砧马语章曰：“汝不肯代官长较视轻重耶。”章稍稍就几，而九人者，捧其所裹铁器竞前，公乘间脱走，大呼擒贼。敬起扑公不及，自到厨下，生缚章拷讯，又得王保等三贼。主名亟捕之，已亡命入京矣，为上状缇帅陆炳尽捕诛之。

祁尔光曰：“当命悬呼吸间，而神闲气定，款语揖让，从眉指目语外，另构空中硕画。歼厥剧盗，如制小儿，经济权略，真独步一时矣。

616 罗巡抚

罗某初出使川中，泊舟河边。川中有一处，男女俱浴于河，即嬉笑舟边。罗遣人禁之，男女鼓噪大骂，人多，卒不可治，反抛石舟中而去。乃诉之县，稍鞭数人。既而罗公巡抚蜀中，县民大骇，罗公心计之。是日，又泊舟旧处，大言之曰：“此处民前被我惩戒一番，今乃大变矣。”嗟叹良久，川民前猜遂解。

不但释其猜，且可诱之于善，妙哉。

617 沈括

沈括知延州时，种谔次五原值大雪，粮饷不能继。殿值刘归仁率众南奔，士卒三万人，皆溃入塞，民居怖骇。括出东郊饯河东归帅，得奔者数千，问曰：“副都督管遣汝归取粮，谬言以安其心。主者为何人？”曰：“在后。”即谕令各归屯。未旬日，溃卒尽还，括出按兵，归仁至，括曰：“汝归取粮，何以不持兵符。”因斩以徇。

括在镇悉以别赐钱为酒，命麇市良家子驰射角胜，有轶群之能者，自起酌酒劳之。边人欢激，执弓传矢，皆恐不得进。越岁，得彻札超乘者千余，皆补中军义从，威声雄他府，真有用之才也。

618 河清卒

河清卒于法不他役，时中人程防为外都水丞，估势蔑视州郡，欲尽取诸埽兵治三股河，程颢以法拒之。防请于朝，命以八百人与之。天方大寒，防肆其虐，众逃而归。州官晨集城门，吏报河清兵溃归，将入城，众官相视，畏防欲弗纳，颢言勿纳必为乱。防有言某自当之，既亲往开门抚纳，谕归休三日复役，众欢呼而入。具以事上闻，得不复遣，后防奏事过州，见颢，言甘而气慑，既而扬言于众曰：“遭卒之溃，乃程中允先诱之，吾必诉于上。”同列以告，颢笑曰：“彼方惮我，何能尔也。”果不敢言。

此等事，伊川必不能辨，纵能抚溃卒，必与防诘讼于朝，安能令之心惮，而不敢为仇耶。

619 吕颐浩

建炎之役，及水滨而卫士怀家流言，吕相颐浩以大义谕解，且怵以利，曰：“先及舟



者，迁五秩。”署名而以堂印志之，其不逊倡率者，皆侧用印记，事平，悉别而诛赏之。

六合之战，周士卒有不致力者，宋祖阳为督战，以剑斫其皮笠。明日，偏阅其皮笠，有剑迹者数十人，悉斩之。由是部民莫不尽死，此与吕相事异而智同。

620 段秀实

段秀实为司农卿，会朱泚反，时源休教泚追逼天子，遣将韩旻领锐师三千，疾驰奉天，秀实以为此系危逼之时，遣人谕大吏岐灵岳，窃取姚令言印，不获，乃倒用司农印，追其兵。旻至骆谷驿，得符而还。

按，抱朴子云：“古人入山，皆佩黄袖越章之印，行见新虎迹，以顺印印之，虎即去；以逆印印之，虎即还。”今人追捕逃亡文书，但倒用印，贼可必得。段公倒印，亦或用此法。

621 黄震

宋尝给两川军士缗钱，诏至西川，而东川独不及，军士谋为变。黄震白主者曰：“朝廷岂忘东川耶，殆诏书稽留耳。”即开州帑钱如西川，众乃定。

622 赵葵

赵方宁宗时为荆湖制置使，一日，方赏将士，恩不偿劳，军欲为变。子葵时年十二三，觉之，亟呼曰：“此朝廷赐也，本司别有赏赉。”军心一言而定。

按，赵葵字南仲，每闻警报，与诸将偕出，遇敌辄深入死战。诸将惟恐失制置子，尽死救之，屡以此获捷。

623 周金

周襄敏公。名金，字子庚，武进人。抚宣府，总督冯侍郎以苛刻失众心。会诸军诣侍郎，请粮不从，且欲鞭之，众遂愤，轰然面骂，因围帅府。公时以病告，诸属奔窜泣告公，公曰：“吾在也，勿恐。”即便服出坐院门，召诸把总官阳骂曰：“是若辈剥削之过，不然，诸军岂不自爱而至此。”欲痛鞭之，军士闻公不委罪若也，气已平，乃拥跪面前，为诸把总请曰：“非若辈罪，乃总制者罔利，不恤我众耳。”公从容为陈利害，众嚣曰：“公生我。”始解散去。

624 徐文贞

留都振武军邀赏投帖，词甚不逊，众忧之。徐文贞面谕操江都御史，出居龙江关，整理江操之兵。万一有事，即据京城，调江兵杜其人孝陵之路，且曰：“事不须密，正欲其闻吾意。”戒令各自为计，变遂寝。



625 王守仁

王公守仁至苍梧时，诸夷闻公先声，皆股栗听命，而公顾益韬晦。妙。以明年七月至南宁，使人约降苏受，受阳诺而阴持两端，拥众二万人共降，实来观衅。公遣门客龙光往渝意，受众露刃如雪，环之数十里，呼声震天。光坐胡床，引蛮跪前宣朝廷威德，兴军，闻宽厚不杀之意。辞狠声厉，意态闲暇，光貌清古，鼻多髭，颇类王公，又故尝物色公貌，窃疑公潜来，咸俯首献款，誓不敢负，议遂定。然犹以精兵二千自卫，至南宁投见有日矣。而公所爱指挥王佐、门客岑伯高，雅知公无杀苏受意。使人言苏受，须纳万金丐命。苏受大悔恚，言督府误我，且仓卒，安得万金，有反而已。公有待儿年十四矣，强将手下不畜弱兵。知佐等谋，夜入帐中告公。公大惊色，夜不寐，使人告苏受：“毋信谗言，我必不杀尔等。”受疑惧未决，言来见时，必陈兵卫，公许之。受复言军门左右祇候，须尽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见。公不得已，又许之。苏受入军门，兵卫充斥，郡人大恐。公数之论杖一百，苏受不免甲而杖，杖人又田州人也。由是安然受杖而出，诸夷咸帖。

按龙光字冲虚，吉永人，以县丞致仕。王公督军虔南日辟为参谋。宸河之变，公易舟南趋吉安，光实赞之。一切筹画，多出自光。后九年田州之役，公复檄光以从，卒定诸蛮，亦异人也。陈眉公惜其功赏废阁，为之立传。

626 换字添字

顾玠为儋耳郡守，文昌海面当五月，有大风飘至船只，不知何国人。内载有金丝鸚鵡、墨女、金条等件，地方分金坑女，止将鸚鵡送县，申呈镇巡衙门，公文驳行镇守府，仍差人督责，原地方畏避，相率欲飘海。主其事者，莫之为谋。玠适抵郡，咸来问计。玠随请原文读之，将飘来船作覆来船，改申，遂止。

益民乔蠢，小胥累累大辟，耿恭简公定力。为守，多所平反。有男子妇死而论抵者，牒曰：“妇冒夫兽畜。”庭讯之则曰：“冒依为兽畜所生耳。”遂援笔续二字于牒，而投笔出之。盖妇冒姑嫜，律故应死也。

只换一字，便省许多事；只添两字，便活一性命，是故有一字之贫，亦有一字之师。

627 胡兴

祁门胡进士兴令三河，文皇封赵王，择辅以为长史。汉庶人将反，密使至赵。王大惊，将执奏之。兴以彼举事有日矣，何暇奏乎，万一事泄，是趣之叛。大是。一日尽歼之。汉平，赵王让还护卫兵，宣庙闻斩使事，曰：“吾叔非二心者。”赵遂得免。

628 张浚

建炎初驾幸钱塘，而留张忠献于平江为后镇，时汤东野字德广，丹阳人。适为守将。一日，闻有敕令当至，心疑之，走白张公。公曰：“亟遣吏属解事者往视，缓驿骑而先取



以归。”汤遣官发视乃伪诏也，度不能宣，而事已彰灼。卒徒急于望赐，惧有变，复谋之张公，公曰：“今便发库钱，示行赏之意。”乃屏伪诏而阴取故府所藏，登极敕书，置舆中，迎登谯门读而张之。即去其阶，禁无敢辄登者，而散给金帛，如郊赉时。于是人情略定，乃决大计。

629 张咏徐达

张乖崖守成都，兵火之余，人怀反侧。一日，大阅始出，众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马，东北望而三呼，复揽辔而行，众不敢哗。

上尝召徐中山王饮，迨夜，强之醉，醉甚，命内侍送旧内宿焉。旧内，上为吴王时所居也。中夜，王酒醒，问宿何地，内侍曰：“旧内也。”即起趋丹陛下，北面再拜，三叩头乃出。上闻之大说。

乖崖三呼而军哗顿息，中山三叩头而主信益坚，仓卒间乃有许大主张，非特恪谨而已。

630 颜真卿李揆

安禄山反，破东都，遣段子光传李愷、卢奕、蒋清首以徇河北，真卿语诸将曰：“吾素识愷等，其首皆非是。”乃斩子光，而藏三首。

李尚书揆素为卢杞所恶，用为入番会盟使。揆辞老，恐死道路，不能达命。帝恻然，杞曰：“和戎当择练朝事者，非揆不可，揆行，则年少于揆者，后无所避矣。”揆不敢辞。揆至番，酋长曰：“闻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给之曰：“彼李揆安肯来耶。”

631 顾琛

宋文帝遭到彦之经略河南，大败，悉委弃兵甲，武库为之空虚。帝宴会有归化人在坐，帝问库部郎顾琛：“库中仗有几许。”琛诡辞，答：“有十万人仗，旧库仗秘，不知多少。”帝既发问，追悔失言，得琛此对甚喜。

632 李迪

真宗不豫，李迪与宰执以祈禳宿内殿。时仁宗幼冲，八大王元俨者有威名，以问疾留禁中，累日不出，执政患之，无以为计。偶，翰林司以金盃贮熟水曰：“王所需也。”迪取案上墨笔，搅水中尽黑，令持去。王见之大惊，意其毒也，即上马驰去。

633 叛卒叛将

曹武穆玮知渭州，号令明肃，西人惮之。一日，方召诸将饮，会有叛卒数千，亡奔贼



境，候骑报至。诸将相视失色，公言笑如平时，徐谓骑曰：“吾命也，汝勿显言。”西人闻以为袭己，尽杀之。

统制郾琼，缚吕祉，叛归刘豫，张魏公方宴，僚佐报至，满座失色。公色不变，乐饮至夜，乃为蜡书，遣死士持遗琼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军以归。”豫得书疑琼，分隶其众困苦之，边赖以安。

此即冯雒杀官他之智。西周官他亡之东周，尽以国情输之。西周君大怒，冯雒曰：“臣能杀也，君予金三十斤。”雒使人操金与书同遣官他云云。东周君杀官他。

634 曹克明

真宗时，克明官融桂等十州都巡检。既至，蛮酋来献药一器曰：“此药凡中箭者，傅之创立愈。”克明曰：“何以验之。”曰：“请试鸡犬。”克明曰：“当试以人。”即取箭刺酋股，而傅以药，酋立死，群蛮惭惧而去。

635 太史慈

太史慈在郡，会郡与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闻者为善。时州章已去，郡恐后之，求可使者，慈以选行。晨夜取道到洛阳，诣公车门，则州吏才至，方求通。慈问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章安在，题署得无误耶？”因假章看，便裂败之。吏大呼持慈，慈与语曰：“君不以相与，吾亦无由得败，祸福等耳，吾不独受罪，岂若默然俱去。”因与遁还郡，章竟得直。

636 涿人杨四

天顺中承天门灾，阁臣岳正以草诏得罪，降广东钦州同知，道潯，以母老留阅月。尚书陈汝言素憾正，至是嗾逆者，以私事中，逮系诏狱，拷掠备至，谪戍肃州镇夷所。至涿州夜宿传舍，手桎急，气奔欲死。涿人杨四者，义士。素闻正名，为之祈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谓正曰：“桎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烧熬令热，以酒喷封纸，就炙之，纸得燥，自然昂起。”杨乃如其言，去钉脱桎，剖其中，复钉而封之。其人既醒，觉有异，杨乃告曰：“业已然，可如何，今奉银数十两为寿，不如纳之。”正以此得至戍所。

637 李文达

天顺初，德秀等王皆当出阁，英庙谕李文达公贤。慎选讲读官。文达以亲王四位，用官八员，翰林几去半矣。乃请于新进士内，选人物俊伟，语言正当，学问优长者，授以检讨之职，分任讲读，遂为定例。



638 周文襄

己巳之难，达虏将犯京城，声言欲据通州仓，举朝仓皇无措。议者欲遣人举火烧仓，恐敌之因粮于我也。时周文襄公忧。适在京，因建议令各卫军预支半年粮，令其往取。于是肩负者踵接，不数日京师顿实，而通州仓为之一空。

一云：己巳之难，议者请烧通州之仓，以绝虏望。于肃愍曰：“国之命脉，民之膏脂，奈何不惜。”传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数日，粟尽入城。酈生以楚拔荥阳，不坚守为失策，劝沛公急取敖仓。又李密据黎阳仓，开仓恣民就食，浹旬得兵三十余万。徐洪客献策谓大众久聚，恐米尽人散，难以成功，宜乘锐进取，密不从而败。刘子羽守仙人关，预徙梁洋公私之积，金人深入，馈饷不继，乃去。自古攻守之策，未有不以食为本者，要在敌未至而预图耳。若搬运不及，则焚弃亦是一策，古名将亦往往有之，决不可贲盗粮也。

639 韩襄毅

韩雍弱冠为御史，出按江西时，在诏下镇守中官，而都御史误启其封，惧以咨雍。雍请宴中官，而身为解之。明日伪为封职，而藏旧封于怀，俟会间使邮卒持以付己，佯不知而启之，稍读一二语，即惊曰：“此非吾所当闻。”遽令吏还中官，则已潜易旧封矣。雍起谢罪，复欲与邮卒杖，中官以为诚，反为救解，欢饮而罢。

此即王诏欺郭逵之计，做得更无痕迹。○郭逵为西帅，王诏初以措置西事至边。逵知其必生边患，因备边财赋，连及商贾，移牒取开，诏读之，怒形颜色，掷牒于地。久之，乃徐取纳怀中，入而复出，对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问诏。诏以原牒进，无一字损坏也。上不悟诏计，不直逵言。自是凡逵言论，诏皆不报，而诏遂得志矣。

韩襄毅在蛮中，有一郡守治酒具进。用盒，纳妓于内，径入幕府。公知必有隐物，召郡守入开盒，令妓奉酒毕，仍纳于盒中，随太守出。

此必蛮守欲假此以窥公耳，公不拂其意，而处之若无事，然此岂死讲道理人所知。

640 耿司马

耿司马公定力。知成都府，益俗不丧而冠素，亟禁之。适两台拨捕蝗，公寝未发，道逢三素冠皆豪子弟也，数之曰：“法不汝责，能掠蝗自雪乎。”其人击颡，遍募人掠之，蝗尽，民无扰者。

本欲掠蝗，借素冠以济，一举两得，灵心妙用，可以类推。

641 御史失篆

有御史怒其县令，县令密使嬖儿侍御史，御史昵之，遂乘机窃其篋中篆去。御史顾篆篋空，心疑县令所为，而不敢发，因称疾不视事。尝闻其教谕有奇才，因其问疾，召至床头诉之。教谕教御史夜半于厨中发火，火光烛天，郡县皆赴救。御史持篆篋授县令，他官



各有所护。待火灭，县令上篆篋，则篆在矣。或云：“此教谕乃海瑞也。”未详。
山尽水穷处，忽睹天台雁荡、洞庭彭蠡，想胸中有定盘珠万斛在。

642 王安

神庙虽定储，而郑贵妃权宠有宠，东宫不无危疑。侍卫单微，资用多匱，弥缝补救，司礼监王安力为多。福邸出藩，贵妃倾宫界之，或迎附东宫勒止，最后十箱界至宫门。安知之，谏曰：“此非太子之道也。”或曰：“业已界至奈何？”安曰：“即界还之，更简箱之类此者十枚，实以器币而赠之。”乃谓妃曰：“适止箱于宫门，欲以仿箱制也。”上及贵妃皆大喜。

643 朴恒

尝有觅亲尸于战场，溃腐不可物色者。高丽臣朴恒父母，歿于蒙古之兵。恒从积尸中，得相似者辄收殓，凡三百余人，此亦一法。

元祐间有大臣某，父贬死朱崖，寓柩不归。既贵，自过海迎取，岁久无能识者。僧房中有数柩，枯骨无款记，不获已，挈一棺归，与其母合葬。后竟传误取亡僧骨者，方知朴恒有见。



捷智部应卒卷十七

西江有水，遐不及汲。壶浆箪食，贵于拱璧。岂无永图，聊以纾急。集“应卒”。

644 张良

高帝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上在洛阳南宫，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座沙中偶语，以问留侯，对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诛皆仇怨，故相叙谋反耳。”上忧之曰：“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数窘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则群臣人人自坚矣。”乃封齿为什方侯。群臣喜曰：“雍齿且侯，吾属无患矣。”

温公曰：“诸将所言，未必反也，果谋反，良亦何待问及而后言耶？徒以帝初得天下，数用爱憎行诛赏，群臣往往有觐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纳忠，以变移帝意耳。”袁了凡曰：“子房为雍齿游说，使帝自是有疑功臣之心，致三大功臣，相继屠戮，未必非一言之害也。由前言，良为忠谋，由后言，良为罪案。要之布衣称帝，自汉创局，群臣皆比肩共事之人。若觐望自危，其势必反，帝所虑亦止此一著。良乘机道破，所以其言易入，而诸将之浮议息，不可谓非奇谋也。若韩彭沮醢，良亦何能逆料之哉。”

645 救积泽火

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自将众趣救火者，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召问仲尼，仲尼曰：“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千人，请徒行罚。”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贾似道为相，临安失火，贾时方在葛岭，相距二十里，报者络绎。贾殊不顾曰：“至太庙则报。”俄而报者曰：“火且至太庙。”贾从小肩舆，四力士以椎剑护，里许即易人，倏忽即至。下令肃然。不过曰：“焚太庙者斩殿帅。”于是帅率勇士一时救熄。贾虽权奸，而威令必行，其才自亦有快人处。

646 直百钱

刘备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城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刘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间府库充实。

无官市则直百钱不能行，但要紧在平价则民不扰，而从之如水矣。



647 知县买饭

嘉熙间，峒丁反吉州。万安宰黄炳，鸠兵守备。一日五更，探报寇且至。遣巡尉引兵迎敌，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饭且至矣。”炳乃率吏辈，携竹箩木桶，沿市民之门曰：“知县买饭。”时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热饭熟水，厚酬其直，负之以行。于是士卒皆饱餐，一战破寇，由此论功，擢守临川。

648 造红桌赁瓦

赵从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敕办设醮红桌三百事，内批限一日办集。从善命于酒坊茶肆，取桌相类者三百净洗，糊以白纸，用红漆涂之。又两官幸聚景园，夜过万松岭，立索火炬三千。从善命取诸瓦舍妓馆，不拘竹帘芦帘，实以脂，卷而绳之，系于夹道松树。左右照耀，比于日月。

高宗南渡，驻蹕临安，草创一殿无瓦而天雨，郡与漕司忧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钱镪分俵关厢铺店，赁借楼屋腰檐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数赔还。”郡司从之，殿瓦咄嗟而办。辛幼安在长沙，欲于后圃建楼赏中秋，时已八月初旬矣，吏曰：“他皆可办，惟瓦不及。”幼安命先于市上，每家以钱壹百，赁檐瓦二十片，限两日以瓦收钱，于是瓦不可胜用。

二事皆一时权宜，可为吏役之法。

649 周忱二条

正统中彩绘宫殿，计用牛胶万余斤，遣官敕江南上供甚急。时巡抚周忱，以议事赴京，遇诸途。敕使请公还治，公曰：“第行，自有处置。”至京言京库所贮牛皮，岁久朽腐，请出煎胶应用，俟归，市皮还库，以新易旧，两得便利。王振欣然从之。

时边事紧急，工部移文，索造盔甲腰刀数百万，其盔俱要水磨。公取所积余米，依数造成，且计水磨明盔，非岁月不可。暂令摆锡，旬日而办。

650 张 愷

张愷鄞县人，宣德三年，以监生为江陵令。时值交趾大军过总督，日晡立取火炉，及架数百。愷即命木工，以方漆桌锯半脚，凿其中，以铁锅实之。已，又取马槽千余，即取针工各户妇人，以棉布缝成槽，槽口缀以绳，用木桩张其四角，饲马食过便收卷。前路足用，遂以为法。

后周文襄荐为工部主事，督运大得其力，嗟乎！此监生，用人可以资格限乎。



651 张 毅

张毅为同州观察判官，是时出兵备边，州征箭十万，限以雕雁羽为之，其价翔踊不可得。毅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节度使曰：“当须省报。”毅曰：“州距京师二千里，如民急何，万一有责，下官任之。”一日之间，价减数倍，尚书省竟如所请。

652 陶 鲁

陶鲁字自强，郁林人。年二十，以父成死事，录补广东新会县丞。都御史韩公雍，下令索犒军牛百头，限三日具。公令出如山，群僚皆不敢应，鲁踰列任之。三司及同官交责其妄，鲁曰：不以相累，乃榜城门云：“一牛酬五十金。”有人以一牛至，即与五十金。明日牛争集，鲁选取百头肥健者，平价与之。曰：“此韩公命也。”如期而献，公大称赏，檄鲁隶麾下，任以兵政。其破藤峡，多赖其力，累迁至方伯。

本商鞅徙木立信之术，兼赵清献增价平籴之智。

653 边老卒

丁大用征岭南，京军乏食，掠得寇稻，以刀盃为杵舂。边鄙老卒笑其拙，教于高阜择净地坎之如臼然，燃茅锻之令坚实，乃置稻其中，伐木为杵以舂，甚便。

654 蒺藜棒

韦丹任洪州，值毛鹤叛，仓卒无御敌之器。丹乃造蒺藜棒一千具，并于棒头以铁钉钉之如螭毛。车夫及防援官健各持一具，其棒疾成易办，亦与刀剑不殊。

655 冰 炮

宋真宗时，李允则知沧州，虏围城，城中无炮石，乃凿冰为炮石，虏解去。近时陈规守安州，以泥为炮，城亦终不可下。

656 猪脬渡淮

太宗以北兵渡淮，时无一苇之楫。有人于囊中取干猪脬十余，内气其中，环着腰间，泗水而南，径夺舟以济。

657 塞城窞

颜常道曰：“某年河水围濮州，城窞失戒，夜发声如雷，须臾巷水没胛上。有献衣柳



之法，其要取绵絮胎，缚作团，大小不一，使善泅卒沿城扞漏，穴塞之，水势即弭。众工随兴，城堞无虞。”

658 治堤

熙宁中，睢阳界中发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颇坏陷，人力不可制。时都水丞侯叔献莅役，相视。其上数十里，有一古城，急发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使人亟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复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决，内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众皆伏其机敏。

659 窖石

陕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涧中，水遂横流为害。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县患之。雷简夫为县令，乃令人各于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窖之，水患遂息。

660 筑垣

陆光祖初授濬县令，庚戌贺阑入塞，大司马赵锦，议役三辅民筑垣以备，陆持不可。司马怒，以挠军兴劾之，陆屹不动。已复言于直指，谓必役内地民，莫若出钱与边民，如雇役法，直指上其议，竟得请，三辅乃安。

661 曹操

魏武帝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662 孙权

濡须之战，孙权与曹操相持月余。权尝乘大船来观公军，公军弓弩乱发，箭著船旁，船偏重。权乃令回船，更一面以受箭，箭均船平。

663 书城壁

金主亮性多忌，刘錡在扬州，命尽焚城外居屋，用石灰尽白城壁。书曰：“完颜亮死于此。”亮见而恶之，遂居龟山，人众不可容，以是生变。



664 韩琦

英宗即位，数日挂服柩前，哀未发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定，大臣骇愕痴立，莫知所措。琦投杖直趋至前抱入帘，以授内人曰：“须用心照管。”仍戒当时见者曰：“今日事惟众人见，外人未有知者。”复就位哭，处之若无事然。

665 榆木州二条

榆木州之变，杨劳金幼孜入御幄密议，以六师在外，离京尚远，乃秘不发丧。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军中锡器，召匠人稍制为棹，敛而錮之，杀匠以灭口。命光禄官进膳如常仪，号令加肃，比入境，寂无觉者。

梓宫至开平，皇太子即遣皇太孙往迎。濒行启曰：“有封章白事，非印识无以防伪。”时行急不及制，侍从杨士奇请以大行皇帝，初授东宫图书，权付太孙，归即纳上。皇太子从之，复请士奇曰：“汝言虽出权宜，亦事机之会，昔大行临御，诸位久虚，浮议喧腾，吾令就以付之，浮议何由兴也。”

666 邵泽民

靖康之变，金人尽欲得京城宗室。有献计者，谓宗正寺王牒有籍可据，虜酋立命取牒。须臾，持至南薰门亭子，会北使以事暂还，此夜惟监交官物数人在焉。户部邵泽民，亦其一也。遽索视之，每揭二三版则掣取一版投火炉中，叹曰：“力不能遍及也。”通籍中被蒸者十二三。俄顷，虜使至，吏举籍授之，遂按籍以取。凡京城宗室获免者，皆泽民之力。

昔裴諝为史思明所得，伪授御史中丞。时思明残杀宗室，諝阴缓之，全活者数十百人。乃知随地而作方便者，皆有益于国家，视死抄忠孝旧本子者，不知孰愈。

667 盛文肃

盛文肃在翰苑日，昭陵尝召入面谕，近日亢旱，祷而不应，朕当痛自咎责，诏求民间疾苦，卿只就此草诏，庶几可以商量，不欲进本往复也。文肃奏曰：“臣体肥不能伏地作字，乞赐一平面子。”上从之，速传旨下有司，而平面子至，则诏已成矣。上嘉其敏速，更不易一字。或曰：“文肃属文思迟，乞平面子，盖亦善用其短也。”反迟为速，妙。

捷智部敏悟卷十八

剪彩成花，青阳笑之。人工则劳，大巧自如。不卜不筮，匪虑匪思。集“敏悟”。

668 司马通

晋惠帝太子通，自幼聪慧。宫中尝夜失火，武帝登楼望之，太子乃牵帝衣入暗中。帝问其故，对曰：“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可令照见人主。”时通才五岁耳，帝大奇之。尝从帝观豕牢，言于帝曰：“豕基肥，何不杀以养士，而令坐费五谷。”帝抚其背曰：“是儿当兴吾家。”后竟以贾后谗废死，諡愍怀。吁！真可愍可怀也。

此大智识人，何以不禄。噫！斯人而禄也，司马氏必昌，而天道僭矣。通諡愍怀，而继惠世者，一怀一愍，马遂革而为牛，天之巧于示应乎。

669 李德裕

李德裕神俊，父吉甫每向同列夸之。武相元衡召谓曰：“吾子在家所读何书？”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应。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吉甫归责之。德裕曰：“武公身为帝弼，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读何书。书者，成均礼部之职也，其言不当，是以不应。”吉甫复告，元衡大惭。

便知是公辅之器。

670 洪钟

崇仁洪钟，生四岁，随父朝京，以训导考满之京。舟中朝京与官奕，钟在旁，谛观久之，悟其形势，导父累胜。比至临清，见牌坊大字题额，索笔书之，遂得字体。至京师，遂设肆鬻字，京师异为神童。宪宗闻之，召见命书，即地连画数字，又命书圣寿无疆四字，钟握笔久之不动。上曰：“汝容有不识者乎？”钟叩头曰：“臣非不识字，第为此字，不敢于地上书耳。”上嘉其言，即命内侍异几，复以蹠凳立其上书之，一挥而就。上喜，命翰林给廩读书。其父升国子助教，以便其子。

按钟弘治庚戌年十八登进士，策授中书，不幸婴疾，未三十而夭，岂释氏所谓修慧未修福者耶。

671 高定

高定年七岁，读尚书至《汤誓》，问父郢曰：“奈何以臣伐君？”父曰：“应天顺人。”定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岂是顺人？”父不能答。



夷齐争之千年，高童决之一语。彼獐鹿松槐之对，徒齿牙得利，不足道矣。○贾嘉隐七岁，以神童召见，时长孙无忌、徐勣于朝堂立语，徐戏之曰：“吾所倚何树？”曰：“松树。”徐曰：“此槐也，何言松？”贾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长孙亦如徐问之，答曰：“槐树。”长孙曰：“不能复矫对耶？”曰：“木傍加鬼，何烦矫对。”王粲数岁时，客有以一獐一鹿同器以献荆公者，问粲何者是鹿，何者是獐。粲实未辨，乃熟视曰：“獐边者是鹿，鹿边者是獐。”客大奇之。

672 杜 镐

杜镐侍郎兄，仕江南为法官，尝有子毁父画像，为近亲所证者。兄疑其法，未能决，形于颜色。镐尚幼，问知其故。辄曰：“僧道毁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

673 文彦博司马光

彦博幼时，与群儿戏，击球，球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球浮出。

司马光，幼与群儿戏，一儿误堕大水瓮中，已没。群儿惊走，公取石破瓮，儿遂得免。

二公应变之才，济人之术，已露一斑，孰谓小时了了者，大定不佳耶。

674 王 戎

王戎年七岁时，尝与诸小儿游，瞩见道傍李树有子扳折，诸小儿竞走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傍而多子，此必苦李。”试之果然。

许衡少时，尝暑中过河阳，其道有梨，众争取啖之，衡独危坐树下自若。或问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曰：“人亡世乱，此无主矣。”衡曰：“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真道学。合二事观，戎为智，衡为义，皆神童也。

675 曹 冲

曹冲，字仓野。自幼聪慧。孙权尝致巨象于曹公，公欲知其斤重，以访群下，莫能得策。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一较可知矣。”冲时仅五六岁，公大奇之。

676 张 翥

张翥知处州时，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计其所费，问之翥。云：“可造一小舟，以寸分寸，便可计算。”



677 戴颙

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世子铸丈六铜像，立瓦官寺，既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改也。戴颙字仲若。视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为减臂胛，遂不觉瘦。

用侈便觉财匮，官贪便觉民贫，将侈便觉敌强，举隅善反，所通者大。

678 杨佐

陵州有盐井深五十丈，皆石作底，用柏木为干，上出井口，垂纆而下，方能得水。岁久干摧败，欲易之，而阴气腾上，入者辄死。唯天雨则气随以下，稍能施工，晴则亟止。佐官陵州，教工人用木盘贮水，穴隙洒之，如雨滴然，谓之水盘。如是累月，井干一新，利复其旧。

679 尹见心

尹见心为知县时，县近河，河中有一树，从水中生有年矣，屡屡坏人舟。见心命去之，民曰：“根在水中甚固，不得去。”见心遣能入水者一人，往量其长短若干，为一杉木大桶。较木稍长，空其两头，从树杪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尽涸其水，使人人而锯之，木遂断。

680 怀丙

宋河中府浮梁，用铁牛八维之，一牛且数万斤。治平水暴涨绝梁，牵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怀丙，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灌衡状钩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转运使张焘以闻，赐之紫衣。

681 功德碑

成祖勒高皇帝功德碑于钟山，碑既巨丽非常，而龟趺太高，无策致之。一日，梦有神人告之曰：“欲竖此碑，当令龟不见人，人不见龟。”既寤，思而得之，遂令人筑土与龟背平，而辇碑其上。既定而去土，遂不劳力而毕。

682 修龙船腹

宋初两浙献龙船，长二十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岁久腹败，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宁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决汴水入澳，引船当梁上，即车入澳中。水完补讫，复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为藏船之室，永无暴露之患。



苏郡葑门外，有灭渡桥，相传水势湍急，工屡不就。有人献策，度地于田中筑基建之。既成，浚为河道，水由桥下而塞其故处，人遂通行，故曰“灭渡”。此桥巨丽坚久，至今伟观。或云鲁班现身也，事与修船相似。

683 虞世基

隋炀幸广陵，既开渠，而舟至宁陵界，每阻水浅。以问虞世基，答曰：“请为铁脚木鹅，长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鹅住，即是浅处。”帝依其言验之，自雍丘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处。

684 周之屏

周之屏在南粤时，江陵欲行丈量，有司以徭僮田不可问，比入覲，藩臬郡邑，合言于朝。江陵厉声曰：“只管丈。”周悟其意，揖而出。众尚嗫嚅，江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众出以问云何，曰：“相君方欲一法度以齐天下，肯明言有田不可丈耶，伸缩当在吾辈。”众方豁然。

685 杜琼譙周

汉末杜琼字伯瑜。尝言：古名官职，无言曹者，始自汉以来，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乎。譙周因曰：“灵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后即帝皆免为侯，亦此类矣。然则先帝讳备，备者具也。后主讳禅，禅者授也。言刘已具矣，当授他人也。又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其无后矣。”及蜀亡，竞神其语。周曰：“由杜君之词广之，非有独至之异也。”咸熙二年，周书板曰：“典午忽兮，月西没兮。”典午谓司马。月西，八月也。至八月而晋文王崩。

686 梁武帝

台城陷，武帝语人曰：“侯景必为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乃成‘小人百日天子’。”景篡位，果百日而亡。

687 熊火

绍兴己酉，有熊至永嘉城下。州守高世则，谓其倖赵允韬曰：“熊，于字为能火，郡中宜慎火烛。”后数日，果烧官民舍十七八。弘治十年六月，京师西直门有熊入城，兵部郎中何孟春，亦以慎火为言。未几，礼部火。又未几，乾清宫毁焉。



688 柏人牛口

汉高祖过柏人，欲宿，心动，询其地名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已而，闻贯高之谋。汉高祖昔尝不加礼于赵王，故贯高等欲杀之。

窦建德救王世充，悉兵至牛口，李世民喜曰：“豆入牛口，必无全理。”遂一战擒之。

后汉岑彭伐蜀，至彭亡，遇刺客而死。唐马燧讨李怀光，引兵下营，问其地曰：“埋光村”。喜曰：“擒贼必矣。”果然。辽主德光寇晋，回至“杀胡林”而亡。宋吴璘与金人战，大败于兴州之“杀金坪”。弘治中，广西马参议玠，与都司马某，征徭至“双倒马关”，皆为贼所杀。宁王反，兵败于安庆，舟泊“黄石矶”，问左右此地何名，左右以对。江西人呼黄如王音，濠叹曰：“我固应失机于此。”无何就擒，讖其可尽忽乎。文皇兵至怀来城，毁五虎桥而进。又如狼山、土墓、猪窝等城，俱不驻营，恶其名也。○弘治乙丑，昆山顾鼎臣为状元，尹阁老值家居，谓人曰：“此名未善。”盖臣与成声相似，鼎成龙驾，名犯嫌讳，至五月果验，人谓尹之言，亦有本也。景泰辛未状元乃柯潜，时人云：柯与哥同音。未几英庙还自北，退居南宫，固哥潜之讖。

689 曹 翰

曹翰从征幽州，方攻城，卒掘土得蟹以献。翰曰：“蟹水物而陆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将至，不可进拔之象。况蟹者解也，其班师乎。”已而果然。

690 郑钦说

钦说天性敏慧，精历术。开元后，累官右补阙内供奉。初，梁之大同四年，太常任昉于钟山坞中得铭曰：“龟言土，蓍言水。旬服黄钟起灵址，瘞在三十庚，堕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昉偏穷之莫能辨，因遗戒子孙曰：“世世以铭访通人，有得其解者，吾死无恨。”昉五世孙升之，隐居商洛，写以授钦说。钦说时出使，得之于长乐驿，至敷水三十里，辄悟曰：“此卜宅搜葬之岁月，而先识墓圮日辰也。旬服五百也，黄钟十一也，由大同四年，却求汉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圮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已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圮。”升之大惊，服其超悟。

691 杨德祖_{四条}

杨修为魏武主簿时，作相国门，始构榭桷，魏武自出看，题门作“活”字便去。杨修急令坏之，曰：“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

人饷魏武一杯酪，魏武噉少许，盖头上题“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



便噉之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复何疑。”

魏武常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齏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俟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于字为妙。外孙，女之子也，于字为好。齏臼，受五辛之器，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叹曰：“吾才去卿乃三十里。”

操既平汉中，欲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操出教令曰“鸡肋”。处曹莫能晓，杨修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殊可惜，公归计决矣。”乃私语营中戒装，俄操果班师。

德祖聪颖太露，为操所忌，其能免乎。晋宋人主，多与臣下争胜诗字，故鲍昭多累句，僧虔用拙笔，皆以避祸也。

692 刘显东方朔

梁时有沙门讼田，武帝大署曰“贞”。有司未辨，偏问莫知。刘显曰：“贞字文为与上人。”

武帝尝以隐语召东方朔，时上林献枣，帝以杖击未央前殿曰：“叱叱，先生束束。”朔至曰：“上林献枣四十九枚乎？”朔见上以杖击槛，两木为林。上林也，束束，枣也，叱叱四十九也。

693 开元寺沙弥

乾符末，有客寓广陵开元寺，不为僧所礼，题门而去。题云：“龕龙去东涯，时日隐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人流沙。”僧众皆不解，有沙弥知为谤语，是“合寺苟卒”四字。

694 令狐綯

令狐綯镇淮海日，尝游大明寺，见西壁题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点去冰傍。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燃，除去双钩两日全。”诸宾幕莫辨，有支使班蒙一见，知是“大明寺水，天下无比”八字。

695 丁晋公

广州押衙崔庆成抵皇华驿，夜见美人，盖鬼也。掷书云：“川中狗，百姓眼，马扑儿，御厨饭。”庆成不解，述于丁晋公。丁解云：“川中狗，蜀犬也。百姓眼，民目也。马扑儿，瓜子也，御厨饭，官食也。乃‘独眠孤馆’四字。”

696 相国寺诗

荆公柄国时，有人题相国寺壁云：“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阿依去家京洛遥，惊心寇盗来攻剽。”人皆以为夫出妇忧乱荒也。及荆公罢相，子瞻召还，诸公饮苏寺中，以此诗问之。苏曰：“于贫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终岁十二月也，十二月为青字；荒芜田有草也，草田为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傍去为法字。女带笠为安字；柘落木为石字。阿依乃吴言，合之为误字；去家京洛为国字。寇盗攻剽为贼民。盖隐‘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也。”

697 李彪

后魏孝文尝宴群臣，举卮言曰：“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御史中尉李彪曰：“活酒老姬瓮注坩，屠儿割肉与称同。”尚书左丞甄琛曰：“吴人浮水自云工，枝儿掷袖在虚空。”彭城王勰悟曰：“此习字也。”孝文即以金钟赐彪。

698 刘斌

辛未会试，江阴袁舜臣作谜诗于灯上云：“六经蕴藉胸中久，一剑十年磨在手。杏花头上一枝横，恐泄天机莫露口。一点累累大如斗，掩却半床何所有。完名直待挂冠归，本来面目君知否。”诸人不辨，惟刘斌一见知之，乃：“辛未状元”四字。斌，辛未榜眼，吴人也。

699 木马谜

秦少游为谜难坡公云：“我有一间房，半间租与转轮王。有时射出一线光，天下邪魔不敢当。”坡公应声曰：“我有一张琴，琴弦藏在腹。冯君马上弹，弹尽天下曲。”小妹曰：“我有一只船，一人摇橹一人牵。去时牵缆去，来时摇橹还。”三谜皆指木马，而后二谜更胜。

700 拆字谢石等四条

谢石润夫，成都人，宣和间至京师，以拆字言人祸福。求相者但随意书一字，即就其字离析而言，无不奇中，名闻九重。上皇因书一“朝”字，令中贵人前往试之。石见字，即端视中贵人曰：“此非观察所书也。”中贵人愕然，曰：“但据字言之。”石以手加额曰：“朝字离之，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当谁书也。”一座尽惊。中贵驰奏，翌日召至后苑，命左右及宫嫔书字示之，论说俱有精意，锡赉甚厚，补承信郎。缘此四方求相者，其门如市。有朝士，其室怀娠过月，手书一“也”字，令其夫持问。是日座客甚众，石详视谓朝士曰：“此闺内所书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



故知是公内助所书。”问：“盛年三十一年否？”曰：“是也。”“以也字，上为三十，下为一字也。”“然吾官人寄此，当力谋迁动，还可得否？”曰：“正为以此挠耳。盖也字，着水则为池，有马则为驰。今池运则无水，陆驰则无马，是安可动也。又尊闾父母兄弟，近身亲人，皆当无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则为他字。今独见也字，而不见人，故也。又尊闾其家物产，亦当荡尽否？以也字着土，则为地字。今不见土，只见也，俱是否？”曰：“诚然所言，然此皆非所问者。贱室忧怀娠过月，所以问耳。”石曰：“是必十三个月也，或三十一或十三数而参之以理。以也字中有十字，并两旁二竖下一画，为十三也。”石熟视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故欲不言，则吾官所问，正决此事，可尽言否？”朝士因请其说。石曰：“也字着虫为虵字，令尊闾所娠，殆她妖也。然不见虫，则不能为害，谢石亦有薄术，可为吾官以药下验之，无苦也。”朝士异其说，因请至家，以药投之，果下数百小蛇。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挟何术。

后石拆“春”字，谓秦头太重，压日无光，忤相桧死于戍。

建炎间术者周生善相字，车驾至杭，时虜骑惊扰之余，人心危疑。执政呼周生，偶书“杭”字示之。周曰：“惧有警报。”乃拆其字，以右边一点，配木上，即为兀术。不旬日，果传兀术南侵。

当赵秦庙谩不协，各欲引退，二公各书“退”字示之。周曰：“赵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赵书退字，人去日远。秦书人字，密附日下，字在左笔下连，而人字左笔斜贯之，踪迹固矣，欲退得乎。”既而皆验。往年有叩试事者，书“申”字。术者曰：“不持乡闾得售，南官亦应高捷。”盖以申寓二中字也。一生在旁，乃亦书“申”字令观，术者曰：“君不独不与宾兴，更当疾。”询其所以，曰：“彼以无心书，故当如字，君以有心书，申下加心，乃患字耳。”已而果然。

相传文皇在燕邸时，尝微行，诣一相字者，写“帛”字令看。其人即跪拜称死罪，王惊问故，对曰“皇头帝脚，必非常人也。”后有人亦书“帛”字，其人曰：“是为白巾，君必遭丧。”

701 苏黄迁谪

苏子瞻谪儋州，以儋字与瞻字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此章子厚谐谑之意。当时有术士曰：“儋字从立人，子瞻其尚能北归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泽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有盖棺之义，鲁直其不返乎。”后子瞻归至毗陵而卒，子由老于颍，十余年乃终，鲁直竟没于宜。

702 子犯

城濮之役，晋文公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盪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



703 刘伯温

高祖方欲刑人，刘伯温适入，亟语之梦，以头有血，而土傅之，不祥，欲以应之。公曰：“头上血，衆字也。傅以土，得衆且得土也，应在三日。”上为停三日而待之，而海宁降。

704 董伽罗

连海节度使段思平，为杨氏所忌，逃之，剖野核桃有文，曰“青昔”，思平析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吾当以是日举义。”遂借兵东方。及河欲渡，思平夜梦人斩其首，又梦玉瓶耳缺，又梦镜破，惧不敢进。其军官董伽罗曰：“三梦皆吉也。公为大夫，夫去首为天，天子兆也。玉瓶去耳为王。镜中有影，如人相敌，镜破影灭，无对矣。”思平乃决，遂逐杨氏而有其国，改号曰大理。

《小说》载：秦王梦日落山崩，海干花谢，群臣莫能解者。甘罗年十二，进曰：“日落帝星现，山崩地太平，海干龙献宝，花谢子收成。”事虽不经，亦云善对。

705 河水干

宋王有疾，夜梦河水干，忧形于色。以为君者龙也，河无水，龙失其居，不祥。值宰辅问疾，以此询之，或曰：“河无水乃可字，陛下之疾当可矣。”帝欣然，未几疾愈。

706 王昙首等三条

北齐文宣将受禅，梦人以笔点额。王昙首贺曰：“王上加点，乃主字，位当进矣。”吴祚《国统志》载：熊循占吴大帝之梦，同此。

隋文帝未贵时，尝夜泊江中，梦无左手，觉甚恶之。及登岸，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极高，具以梦告之。僧起贺曰：“无左手着独拳也，当为天子。”后帝兴建此庵，为吉祥寺。

唐太宗与刘文靖首谋之夜，高祖梦堕床下，见遍身为虫蛆所食，甚恶之。询于安乐寺智满禅师，师曰：“公得天下矣，床下者，陛下也；群蛆食者，所谓群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如其言。

707 先进场

昔一士子，将赴试，梦先进场，觉而语妻，喜曰：“今秋必魁多士矣。”妻曰：“非也，子不忆《鲁论·先进》第十一乎。”后果名在十一。



708 曹良史

河东裴元质，初举进士，明朝唱策，夜梦一狗从窠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擎，以为不祥。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为此梦，梦神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头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字竖也，有擎为第也。’”寻唱第，果如梦焉。

709 占状元二条

孙龙光，状元及第前一年，尝梦积木数百，龙光践履往复，既而请一李处士圆之。处士曰：“贺郎君喜，来年必是状元，何者，已居众材之上。”

郭俊应举时，梦见一老僧着屐，于卧榻上，蹒跚而行。既寤，甚恶之，占者曰：“老僧上坐也，着屐于卧榻上行，屐高也，君其巍峨矣。”及见榜，乃状元也。

710 剃髻剃发

宋李迪美髯须，御试日，梦剃削俱尽，占者曰：“剃者替也，解元是刘滋，今替滋矣。”果状元及第。

曹确判度支，亦有台辅之望，或梦剃发为僧，心甚恶之。有一士善占梦，确召而话之，此士曰：“前贺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剃度也，度杜同音，必代度为相矣。”无何，杜相出镇江西，而确大拜。

711 舌生毛

马亮知江陵府，任满当代，梦舌上生毛，僧占曰：“舌上生毛剃不得，当再任。”果然。

712 季毅

王濬梦悬三刀于梁上，须臾又益一刀。季毅曰：“三刀为州，又益者，明府其临益州乎。”果迁益州刺史。

713 郭乔卿

后汉蔡茂家居，梦取得一束禾，又复失之。郭乔卿曰：“禾失为秩，君必膺禄秩矣。”旬日内，征为司徒。



714 李仙药二条

给事陈安平子，年满赴选，与乡人李仙药卧，夜梦十一月养蚕。仙药占曰：“十一月养蚕，冬丝也，君必送东司。”数日，果送吏部。

饶阳李瞿县，勋。官番满选，夜梦一母猪极大，李仙药占曰：“母猪纯主也，君必得屯主。”数日果如其言。

715 杨廷式

伪吴毛贞辅，累为邑宰，应选之广陵。梦吞日，既寐，腹犹热。以问侍御史杨廷式，杨曰：“此梦至大，非君所能当，若以君言，当得赤坞场官也。”果如其言。

716 索 紃

普索充梦虏脱去上衣，索紃占曰：“虏字去其上，乃男字也，当生男。”又张邈常奉使，梦狼啖一脚，索紃曰：“脚肉被啖为却字，子必不行。”后二占俱验。又宋搆梦内有人着赤衣，搆把两杖极打之。紃曰：“内有人肉字，朱衣赤色，乃干肉也，两杖象箸，极打之，必饱食。”亦验。

717 周 宣

魏周宣善占梦，有人梦为狗，询之，宣曰：“当得美食。”已验矣，其人往，复谬曰：“吾夜来复梦为狗。”宣曰：“宜防倾蹶。”未几因堕车损足。其人怪之，复谬云：“夜来又梦为狗。”宣曰：“慎防失火。”俄而家中火起。乃诣宣问曰：“吾梦为狗，三占不同，而皆验何也？”宣曰：“为狗祭物，故始梦当得食。祭讫，则车辄之矣，故堕车伤足也。既经车辄，必且入樵衅，故虞失火。”其人曰：“吾前实梦，后二次妄言耳。”宣曰：“吉凶悔吝生乎动，汝意既动，与真梦同，是以占之皆验。”

718 顾 琮

顾琮为补阙，尝有罪系诏狱，当伏法，琮忧愁，坐而假寐，忽梦见其母下体，琮谓不祥甚，愈惧形于颜色。时有善解者贺曰：“子其免乎，太夫人下体，是足下生路也。重见生路，何吉如之。”明日，门下侍郎薛稷奏刑失人，竟得免。琮后至宰相。

719 苻 坚

苻坚将欲南伐，梦满城出菜，又地东南倾。其占曰：“菜多难为酱，东南倾，江左不得平也。”



720 张猷

右丞卢藏用、中书令崔湜，坐太平党，被流岭南，至荆州，湜一夜梦讲座下，听法而照镜，占梦，张猷谓卢右丞曰：“崔令公乃大恶，梦坐下听讲法，从上来也，镜字金旁竟，其竟于今日乎。”得敕，令湜自尽。

721 卫中行

卫中行为中书舍人时，有故旧子弟赴选，投卫渝囑，卫欣然许之。驳榜将出，其人忽梦乘驴渡水，蹶渡水中，登岸而靴不沾湿。选人与秘书郎韩众有旧，访之。韩被酒半戏曰：“公今年选事不谐矣，据梦，卫生相负足下，不沾。”及榜出，果驳放。

722 王戎

王戎梦有人以七枚榭子与之，著衣襟中，既觉得之，占曰：“榭桑子。”自后大小男女凡七丧。

梦榭化丧，明用其雅。

723 曾进

江西曾进，当大比之秋，梦抱一小儿，忽见此儿右边又生一耳，少顷见此儿无两手，以为不祥，语其兄。其兄曰：“又添一耳，耳与又，乃“取”字。小儿，子也，子无两手，乃了字，尔已取了。”已而果然。

724 挂冰

韩皋素与李锜不协，锜一日梦万岁楼上挂冰，因自解曰：“冰者、寒也，楼者、高也，岂韩皋来代我乎。”意甚恶之，皋果移镇浙右。

725 筮疾

有人父官刺史，得书云有疾，是人诣赵辅和馆别托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甚吉。”是人出后，辅和语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则父已入土矣，岂得言吉。”果凶问至。顾士群母病，筮得归妹之随，或以为男女有家之卦，必无恙。郭璞曰：“归妹女之终也，兑主秋，至立秋日终矣。”果然。



726 占兄弟占子

成化甲午江西会试，揭晓之期，泰和尹公直在京，命卜者占弟嘉言中否，得明夷卦，内离外坤，三爻五爻发，二爻皆兄弟，占者以书云：“兄弟雷同难上榜。”嗫嚅不敢对，公曰：“三为白虎，五为青龙，龙虎榜动，有中之兆，兄弟发者，以兄问弟，弟当动而来矣。”不数日，喜报果至。

有父占子病者，卦得父母当头，克子孙凶象，而子孙爻又不上卦。占者断其必死，父泣而归。途遇一友，问得其故，友曰：“父母当头克子孙，使子孙上卦，则受克矣。今之生机，全不在上卦，譬如父持大杖欲击子，不相值则已耳，郎君必无恙。”未几果愈。

语智部总序

冯子曰：智非语也，语智非智也。喋喋者必穷，期期者有庸，丈夫何必有口哉？固也，抑有异焉。两舌相战，理者必伸；两理相资，辨者先售。子房以之师，仲连以之高，庄生以之旷达，仪衍以之富贵，端木子以之列于四科，孟氏以之承三圣。故一言而或重于九鼎，单说而或强于十万师，片纸书而或贤于十部从事。口舌之权，顾不重与。谈言微中，足以解纷。言之无文之行，不远。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智泽于内，言溢于外。诗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谓也。



语智部辩才卷十九

侨童有辞，郑国赖焉，聊城一矢，名高鲁连。排难解纷，辩哉仙仙。百尔君子，毋易由言。集“辩才”。

727 子贡二条

吴征会于诸侯，卫侯后至，吴人藩卫侯之舍。子贡说太宰嚭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仇也。若执卫侯，是堕党而崇仇也。”嚭说，乃舍卫君。

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孔子许之。遂行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人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正是辨端。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子贡曰：“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而交日疏于王。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郤，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于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田常曰：“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奈何？”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许之，使子贡南见吴王，说曰：“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强，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扶泗上诸侯，诛暴齐而服强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虽然，吾尝与越战，栖之会稽，越王苦身养士，有报我心，子待我伐越而听子。”子贡曰：“越之劲不过鲁，强不过齐，王置齐而伐越，则齐已平鲁矣。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伐小越而畏强齐，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卒而朝吴，霸业成矣。且王必恶越，臣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此实空越，名从诸侯以伐也。”吴王大喜，乃使子贡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问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惠然焉而临之？”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勾践顿首再拜曰：“孤尝不料力，乃与吴战，困于会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干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孤之愿也。”遂问子贡，子贡曰：“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于数载，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太宰嚭用事，顺君之

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今王诚发士卒佐之，以激其志，重实以说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彼战不胜，王之福也，战胜必以兵临晋，臣请北面晋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锐兵尽于齐，重甲困于晋，而王制其敝，此灭吴必矣。”越王大说，许诺。送子贡金百镒、剑一、良矛二，子贡不受，遂行。报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于吴，军败身辱，栖于会稽，国为虚莽，赖大王之赐，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谋之敢虑。’”后五日，越使大夫种顿首于吴王曰：“东海役臣孤勾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于左右。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诛强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请自披坚执锐，以先受矢石。因越贱臣种，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领、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吴王大说，以告子贡曰：“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可乎？”子贡曰：“不可，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义。君受其币，许其师而辞其君。”吴王许诺，乃谢越王。于是吴王遂发九郡兵伐齐，子贡因去之晋，谓晋君曰：“臣闻之，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办，不可胜敌。今夫吴与齐将战，彼战而胜，越乱之必矣。与齐战而胜，必以其兵临晋。”晋君大恐曰：“为之奈何？”子贡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晋君许诺。子贡去而之鲁，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果以兵临晋，与晋人遇于黄池之上。吴晋争强，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城七里而军。吴王闻之，去晋而归，与越战于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越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破吴三年，东向而霸。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直是纵横之祖，全不是圣贤门风。

728 鲁仲连

秦围赵邯郸，诸侯莫敢先救。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间入邯郸，欲与赵尊秦为帝。鲁仲连适在赵，闻之见平原君胜，胜为介绍而见之于辛垣衍。鲁连见辛垣衍而无言，辛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也？”鲁连曰：“秦弃礼义，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肆然而为帝，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不忍为之民也。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辛垣衍曰：“助之奈何？”鲁连曰：“吾将使梁及燕助之，齐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吾不知，若梁，则吾乃梁人也，先生恶能使梁助之耶？”鲁连曰：“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也，使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辛垣衍曰：“秦称帝之害奈何？”鲁连曰：“昔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往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诸侯皆到，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则斩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为天下笑，故生则朝周，死则叱之，诚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无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独未见夫仆乎，十人而从一人者，宁力不胜，智不若耶？畏之也。”鲁连曰：“梁之比于秦若仆耶？”激之。辛垣衍曰：“然。”鲁连曰：“然则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重激之。辛垣衍怏然不悦曰：“嘻！亦太甚矣，先生又恶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鲁连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以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辨之疾，并脯鄂侯。文王闻而叹息，拘于羑里之库，百日而令之死。曷为与人俱称帝王，卒就



脯醢之地也。’齐闵王将之鲁，夷维子执策而从，谓鲁人曰：‘子将何以待吾君。’鲁人曰：‘吾将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维子曰：‘吾君天子也，天子巡狩，诸侯避舍，纳莞键，摄衽袍儿，视膳于堂下，天子已食，退而听朝也。’鲁人投其禽不果纳，将之薛，假途于邹。当是时邹君死，闵王欲入吊，夷维子谓邹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将倍殡柩，设北面于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吊也。’邹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将伏剑而死。’故不敢入于邹。邹鲁之臣，生则不能事养，为齐强横故。死则不得饭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鲁之臣，不果纳。今秦万乘之国，梁亦万乘之国，交有称王之名，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是使三晋之大臣，未如邹鲁之仆妾也。且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奇其所憎而予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于是辛垣衍起，再拜谢曰：“吾乃今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去，不敢复言帝秦矣。”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

苏轼曰：仲连辨过仪秦，气凌髡衍，排难解纷，功成而逃赏，战国一人而已。穆文熙曰：仲连挫帝秦之说，而秦将为之却军，此淮南之所谓庙战也。

729 虞 卿

秦攻赵于长平，大破之，引兵而归，因使人索六城于赵而讲。赵计未定，楼缓新从秦来，赵王与楼缓计之曰：“与秦城何如？不与何如？”楼缓辞让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虽然，试言公之私。”楼缓曰：“王亦闻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于鲁，病死，妇人为之自杀于房中者二人，其母闻之不哭。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是人不能随，今死，而妇人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也，故从母言之，为贤母也，从妇言之，必不免于妒妇也。’故其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今臣新从秦来，而言勿与，则非计也，言与之，则恐王以臣之为秦也，故不敢对。使臣得为王计之，不如予之。”王曰：“诺。”虞卿闻之入见王，王以楼缓言告之，虞卿曰：“此饰说也。”王曰：“何谓也？”虞卿曰：“秦之攻赵也，倦而归乎？王以其力尚能进，爱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遗余力矣。必以倦而归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资之，是助秦自攻也。来年秦复攻王，王无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楼缓，楼缓曰：“虞卿能尽知秦力之所至乎？诚不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弹丸之地，犹不予也，今秦来复攻，王得无割其内而讲乎。”王曰：“诚听子割矣，子能必来年秦之不复攻我乎？”楼缓对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日三晋之交，于秦相善也，今秦释韩魏而独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韩魏也。今臣为足下解负亲之攻，启关通币，齐交韩魏，至来年而王独不取于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韩魏之后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楼缓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楼缓言不讲，来年秦复攻王，得无更割其内而讲，今讲，楼缓又不能必秦之不复攻也，虽割何益。来年复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讲也，此自尽之术也。不如无讲，秦虽善攻，不能取六城，赵虽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归，兵必罢，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罢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偿于秦也。吾国尚利，孰与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今楼缓曰：‘秦善韩魏而攻赵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韩魏也。’是使王岁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尽矣，来年秦复来割地，王将予之乎？不予，则是弃前资而挑秦祸也，予之，则无地而给之。语曰：‘强者善攻，而弱

者不能自守。’今坐而听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赵也，以益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赵，其计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心，其求无已，而王之地有尽，以有尽之地，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故曰此饰说也，王必勿与。”王曰：“诺。”楼缓闻之，入见于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楼缓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秦赵构难，而天下皆说，何也？曰：‘我将因强而乘弱。’今赵兵困于秦，天下之贺战胜者，则必在于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将因秦之怒，乘赵之敝，而瓜分之。赵且亡，何秦之图。主连衡者，皆持此说为恐吓，却被虞卿喝破。王以此断之，勿复计也。”虞卿闻之，又入见王曰：“危矣，楼子之为秦也，夫赵兵困于秦，又割地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者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王以六城赂齐，齐，秦之深仇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击秦也。齐之听王，不待辨之毕也，是王失于齐，而取偿于秦，一举结三国之亲，而与秦易道也。”赵王曰：“善。”因发虞卿，东见齐王，与之谋秦。虞卿未及反，秦之使者已在赵矣，楼缓闻之逃去。

从来议割地之失，未有痛切畅快于此者。

730 苏代二条

雍氏之役，韩征甲与粟于周，周君患之，告苏代。苏代曰：“何患焉，代能为君令韩不征甲与粟于周，又能为君得高都。”周君大悦曰：“子苟能，寡人请以国听。”苏代往见韩相国公仲曰：“公不闻楚计乎？昭应谓楚王曰：‘韩氏罢于兵，仓廩空，无以守城，吾攻之以饥，不过一月必拔之。今围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应之计矣。今公乃征甲与粟于周，是告楚病也。昭应闻此，必劝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与周？”公仲怒曰：“吾无征甲与粟于周，亦以愈矣。何为与高都？”代曰：“与之高都，则周必折而入于韩，秦闻之，必大怒，而焚周之节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公曰：“善。”不征甲与粟于周，而与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田需死，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则相者以谁，而君便之也。”昭鱼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代为君北见梁王，必相之矣。”昭鱼曰：“奈何？”代曰：“若其为梁王，代请说君。”昭鱼曰：“奈何？”对曰：“代也从楚来，昭鱼甚忧。代曰：‘君何忧？’曰：‘田需死，吾恐张仪、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忧也，梁王长主也，必不相张仪。张仪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齐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韩而左魏。梁王长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则寡人孰相？’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为非固相也，皆将务以其国事魏，而欲丞相之玺。以魏之强，而持三万乘之国辅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先见梁王，以此语告之，太子果自相。

731 陈轸

陈轸去楚之秦，张仪谓秦王曰：“陈轸为王臣，常以国情输楚，仪不能与从事，愿王



逐之，即复之楚，愿王杀之。”王曰：“轸安敢之楚也。”王召陈轸告之曰：“吾能听子，子欲何之，请为子约车。”对曰：“臣愿之楚。”王曰：“仪以子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轸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顺王与仪之策，而明臣之楚与否也。楚人有两妻者，人说其长者，长者骂之。洮其少者，少者许之。居无几何，有两妻者死，客谓洮者曰：‘汝取长者乎，少者乎？’‘取长者。’客曰：‘长者骂汝，少者和汝，汝何为取长者？’曰：‘居彼人之所，则欲其许我也，今为我妻，则欲其为骂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阳贤相也，轸为人臣，而常以国情输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阳将不与臣从事矣，以此明臣之楚与不。”轸出，张仪入问王曰：“陈轸果安之？”王曰：“夫轸天下之辩士也，孰视寡人曰：‘轸必之楚。’寡人遂无可奈何。寡人因问曰：‘子必之楚也，则仪之言果信也。’轸曰：‘非独仪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孝已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故卖仆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于乡里者，善妇也。臣不忠于王，楚何以轸为忠。忠且见弃，轸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为然，遂善待之。

732 左师触龙

秦攻赵，赵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于齐。齐人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太后不可，齐师不出，大臣强谏，太后怒甚，曰：“有复言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龙请见曰：“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之，愿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愿及臣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媼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太后曰：“君过矣，不如长安君之甚。”左师曰：“父母爱其子，则为之计深远。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则祝之曰：‘必勿使反。’岂非为之计长久，愿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王之子孙为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侯则不善，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媼尊长安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赵。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哉？”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师乃出，秦师退。

733 庸芮

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魏子患之。庸芮为魏子说太后曰：“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曰：“无知也。”曰：“若太后之神灵，明知死者之无知矣，何为空以生所爱，葬于无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太后救过不贖，何暇乃私魏丑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734 狄仁杰

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狄仁杰从容言于太后曰：“姑侄与子母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若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太后乃悟。



议论到十分醒快处，虽欲不从而不可得。庐陵反正，虽因鸚鵡折翼，及双陆不胜之梦，实姑侄子母之说有以动之。凡恋生前，未有不计死后者。○时王方庆居相位，以其子为眉州司士参军。天后问曰：“君在相位，子何远乎？”对曰：“庐陵是陛下爱子，今犹在远，臣之子安敢相近。”此亦可谓善讽矣。然慈主可以情动，明主当以理格，则天明而不慈，故梁公辱昌宗而不怒，进张东之而不疑，皆因其明而用之。

735 陆贾等二条

平原君朱建，为人刚正而有识。辟阳侯得幸吕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见。及建母死，贫未有以发丧，方假贷，陆贾素善建，乃令建发丧，而身见辟阳侯，贺之曰：“平原君母死。”辟阳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贺我？”贾曰：“前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义不知君，以其母故。夫相知者，当相恤其灾危。今平原君母死，君诚厚送丧，则彼为君死矣。”辟阳侯乃奉百金税，列侯贵人以辟阳侯故，行赙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毁辟阳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诛之，吕太后惭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阳侯行，欲遂诛之。辟阳侯困急，使人欲见建。建辞曰：“狱急不敢见。”建乃求见孝惠幸臣闾孺，说之曰：“臣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闻。今辟阳侯下吏，道路皆言君谗欲杀之，今日辟阳侯诛，旦日太后含怒亦诛君，君何不肉袒为辟阳侯言于帝。帝听君出辟阳侯，太后大欢，两主俱幸，君之富贵益倍矣。”于是闾孺大恐，从其计言帝，帝果出辟阳侯。辟阳侯始以建为背己大怒，及其出之，乃大惊。吕太后崩，大臣诛诸吕，辟阳侯于诸吕至深，而卒免于诛，皆陆生、平原君之计画也。

不但陆贾、朱建智，辟阳侯亦智。

梁孝王既杀袁盎，事觉惧诛，乃赍邹阳千金，令偏求方略以解。阳素知齐人王先生，年八十余，多奇计，即往求之。王先生曰：“难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诛，诚难解也，子今且安之？”阳曰：“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智，韩魏时有奇节，吾将历问之。”王先生曰：“子行矣，还过我而西。”阳行月余，莫能为谋者，乃还过王先生曰：“臣将西矣，奈何？”先生曰：“子必往见王长君。”邹阳悟，辄辞去，不过梁，径至长安，见王长君。长君者，王美人兄也，阳乘间说曰：“臣愿窃有谒也，臣闻长君弟，得幸后宫，天下无有，而长君行迹，多不循道理。今陛下穷竟袁盎事，即梁王恐诛，太后拂郁，无所发怒，必切齿侧目于贵臣，而长君危矣。”长君瞿然曰：“奈何？”阳曰：“第能为王言得无竟梁事，则太后必德长君，金城之固也。”长君如其计，梁事遂寝。

朱建一篇程文抄得恰好，不惟王先生智，邹阳亦智。

736 厮养卒

赵王武臣，遣韩广至燕，燕人因立广为燕王。赵王与张耳、陈余北略地至燕界，赵王间出，为燕军所得，燕将囚之，欲与分赵地半，乃归王。使者十辈往，辄见杀，张耳、陈余患之。有厮养卒，谢其舍中曰：“吾为公说燕与王载归。”舍中皆笑，养卒走燕壁问燕将曰：“知臣何欲？”燕将曰：“若欲得赵王耳。”曰：“君知张耳、陈余何如人？”燕将曰：“贤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王。”养卒笑曰：“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夫武



臣张耳、陈余，杖马捶下赵数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岂欲为卿相终已耶。夫臣与主，岂可同日而道哉，顾其势初定，未敢参分而王，且以少长先王武臣，以持赵心。今赵地已服，此两人亦欲分赵而王，时未可耳。今君乃囚赵王，此两人名为求赵王，实欲燕杀之。剖明使者辈急于求王之意。此两人分赵自立，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擎，而责杀王之罪，灭燕必矣。”燕将以为然，乃归赵王，养卒为御而归。

737 杨善

土木之变，上皇在虏岁余，乃屡责奉迎，未知诚伪，欲遣使探问，而难其人。左都御史杨善，慨然请往，尊官难得如此，其胸中已有主张矣。虏将也先密遣一人黠慧者田氏来迎，且探其意，相见曰：“我亦中国人，被虏于此。”因问向日土木之围，南兵何故不战而溃。善曰：“太平日久，将卒相安，况此行只是扈从随驾，初无号令对敌，被尔家陡然冲突，如何不走。虽然，尔家得幸而胜，未见为福，今皇帝即位，聪明英武，纳谏如流，有人献策云：‘虏人敢入中国者，只凭好马爬山过岭，越关而来。若令一带守边者，俱做铁顶橛子，上留一空，安尖头锥子，但等人马所过山岭，遍下锥橛，来者无不中伤。’即从其计。又一人献策云：‘今大铜銃止用一个石炮，所以打者人少，若装鸡子大石头一斗打去，迸开数丈阔，人马触之即死。’亦从其计。又一人献策云：‘广西、四川等处射虎弩弓，毒药最快，若傅箭头，一著皮肉，人马立毙。’又从其计，已取药来。天下选三十万，有力能射者演习，曾将罪人试验。又一人献策云：‘如今放火枪者，虽有三四层，他见放了又装药，便放马来冲，若做大样两头统，装铁弹子数个，擦上毒药，排于四层，候马来齐发，俱打穿肚，曾试验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献计者，皆升官加赏，天下有智谋者闻之，莫不皆来，所操练军马又精锐，可惜无用矣。”收得妙。虏人曰：“如何无用？”善曰：“若两家讲和了，何用。”回人闻言，潜往报知。次日，善至营见也先，问汝是何官，曰：“都御史。”曰：“两家和好许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减了我马价，与的段匹，一匹剪为两匹，将我使臣闭在馆中不放出，这等计较如何？”善曰：“比先汝父，差使臣进马，不过三十余人，所讨物件，十与二三，也无计较，一向和好。汝今差来使臣，多至三千余人，一见皇帝，每人便赏织金衣服一套，虽十数岁孩儿，也一般赏赐。殿上筵宴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临回时又加赏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带来的小厮，到中国为奸为盗，惧怕使臣知道，都是揶揄其美。从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别处，中国留他有何用。若减了马价一节，亦有故，先次官人家书一封，着使臣王喜，送与中国某人，会喜不在，误着吴良收了，进与朝廷。后某人怕朝廷疑怪，乃结权臣，因说这番进马，不系正经头目，如何一般赏他，以此减了马价。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说是吴良诡计减了，意欲官人杀害吴良，不想果中其计。”也先曰：“者。”胡语“者”，然词也。又说：“买锅一节，此锅出在广东，到京师万余里，一锅卖绢二匹，使臣去买，只与了一匹，以此争斗，卖锅者闭门不卖，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问使臣买马，价少便不肯卖，岂是官人分付他来。”也先笑曰：“者。”又说：“剪开段匹，是回回人所为，跟随使人者。他将一匹剪为两匹，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又曰：“者、者，都御史说的，皆实。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说坏。”善因见其意已和，乃曰：“官人为北方大将帅，掌领军马，却听小人言语，忘了大明皇帝厚恩，便来杀掳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杀，有想父母妻子脱逃



者，拿住便剜心摘胆，高声叫苦，上天岂不闻知。”答曰：“我不会着他杀，是下人自杀。”善曰：“今日两家和好如初，可早出号令，收回军马，免得上天发怒降灾。”也先笑曰：“者、者，问皇帝回去还做否？”善曰：“天位已定，谁再更换。”也先曰：“尧舜当初如何来？”善曰：“尧让位于舜，今日兄让位于弟，正与一般。”有平章昂克，问：“汝来取皇帝，将何财物来？”善曰：“若将财物来，后人说官人爱钱了，若空手迎去，见得官人有仁义，能顺天道，自古无此好男子，我监修史书，备细写上，著万代人称赞。”也先笑曰：“者、者，都御史写的好者。”于次日见上皇，又次日，也先遂设宴，与上皇送行。

杨善之遣，止是探问消息，初未有奉迎之计，被善一席好话，说得也先又明白，又欢喜，即时遣人，随善护送上皇来归，奇哉。晋之怀愍，度其必不得，而不敢求者也。宋之徽钦，求之而不得者也，庶几赵之厮养卒乎。然机有可乘者三：其余辈皆欲归王，一也；继使者十辈之后，二也；分争之际，易以利害动，三也。虏狙于晋宋之故事，方以为奇货可居，而中朝诸臣，一则恐受虏之欺，二则恐拂嗣立者之意，相顾推诿，而莫敢任。善义激于心，慨然请往，不费尺帛半镮，单辞完璧，此又岂厮养卒敢望哉。○土木是一时误陷，与晋宋之积弱不同，而也先好名，又非胡刘女直残暴无忌之比，其强势亦远不逮，所以杨善之言易入。使在着宋往时，虽百杨善，无所置喙矣。然尔时印累累，绶若若，而慨然请往，独一都御史也，即无善之口舌，独无善之心肝乎。

738 富弼

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忧，遣使来言关南之地。地是石晋所割，后为周世宗所取。富弼奉使，往见契丹主曰：“两朝继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将以何为？群臣请举兵而南，吾谓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劝用兵者，皆为身谋耳。今中国提封万里，精兵百万，北朝欲用兵，能保必胜乎？就使幸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人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门者，备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修旧，民兵亦补阙，非违约也。”契丹主曰：“虽然，吾祖宗故地，当见还耳。”弼曰：“晋以卢龙赂契丹，周世宗复取关南地，皆异代事，若各求地，占上风。岂北朝之利哉。”既退，刘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币，坚欲十县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为祖宗守国，岂敢妄以土地与人。北朝所欲，不过租赋耳，朕不忍多杀两朝赤子，占上风。故屈地增币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败盟，假此为辞耳。”明日，契丹王召弼同猎，引弼马自近谓曰：“得地则欢好可久。”弼曰：“北朝既以得地为荣，南朝必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哉。”猎罢，六符曰：“吾主问公荣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结婚可议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长公出嫁，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弼还报，帝许增币。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币，辞当曰‘献’。”弼曰：“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乎。”占上风。契丹主曰：“然则为‘纳’。”弼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币遗我，是惧我矣于二字，何有，若我拥兵而南，得无悔乎。”弼曰：“本朝兼爱南北，占上风。故不惮更成，何名为惧。或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当以



曲直为胜负，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执，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当时赠遗，或称献纳，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占上风。岂复有此哉。”契丹主知不可夺，自遣人求议，帝用晏殊议，竟以“纳”字与之。可恨。

富郑公与契丹主，往复再四，句句占上风，而语气又和婉，使人可听，此可与李邺侯参看，说辞之最善也。弼始受命往，闻一女卒，再往，闻一男生，皆不顾。得家书，未尝发，辄焚之曰：“徒乱人意。”有此一片精诚，自然不辱君命。

739 王守仁

土官安贵荣，累世骄蹇，以从征香炉山，加贵州布政司参政，犹快快薄之，乃奏乞减龙场诸驿，以偿其功。事下督府勘议，时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谪龙场驿丞，贵荣甚敬礼之，守仁贻书贵荣，略曰：“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后世守之，不敢擅改。改在朝廷，且谓之变乱，况诸侯乎。纵朝廷不见罪，有司者将执法以绳之。即幸免于一时，或五六年，或八九年，虽远至二三十年矣，当事者犹得持典章而议其后，若是则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汉唐以来，千几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长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礼法，竭忠尽力，不敢分寸有所违越，故天子亦不得无故而加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县之，谁云不可。夫驿可灭也，亦可增也。驿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升职，意亦如此。夫铲除寇盗，以抚绥平良，亦守土常职，今缕举以要赏，则朝廷平日之恩宠禄位，顾将何为。使君为参政，已非设官之旧，今又干进不已，是无抵极也，众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参政则流官矣，东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职，或闽或蜀，弗行则方命之诛，不旋踵而至，若捧檄从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复使君有矣。由此言，虽今日之参政，使君将恐辞之不速，又可求进乎？”后驿竟不减。

此书土官宜写一通，置座右。

740 张嘉言

张公嘉言司理广州时，边海设有总兵、参游等官，幕下各数千防兵，每日工食三分。然参游兵，每岁涉远出汛；而总兵官所辖之兵，皆藉口坐镇，不远行。每三年五年修船，其参游部下兵，止给每日工食之半。即非修船，而仅不出汛也，亦减工食，每日三分之一，俱贮为修船之用。独总兵官部下兵，毫无所减。当修船时，另凑处于民间，积习已久，彼此皆视为固然。忽巡道申详军门，欲将总兵官所辖兵，以后稍裁其工食，留备修船之用。军门适与总兵有隙，乃仓卒允行，各兵哄然而哗，知张公为院道耳目，直逼其堂。张公意色安闲，命呼知事者五六人，登阶述其故。众兵俱拥而前，即叱下堂曰：“人言嚣乱，殊不便听。”众兵乃下，时天雨甚，兵衣尽湿，张公亦不顾，但令此六人者好言之。六人晓晓，称旧无减例。张公曰：“此事我亦与闻，汝等全不出汛，却难怪上人也。汝欲不减亦使得，虽然，亦非汝之利也。上司自今，使汝等与参游兵每岁更迭出汛，汝宁得不往乎？怵之以害。若往则汝等且称参游兵，工食减半矣，汝所争而存者，非汝所能享，而



参游兵之来代替所得也。何不听其稍减，而汝等犹得岁岁称大将军兵乎，欣之以利。汝等试思之。”此六人俯首不能对，惟曰：“愿爷爷转达宽恤。”张公曰：“汝等姓名为谁？”各相顾不肯言，张公骂曰：“汝等不言姓名，上司问我谁来禀汝，何以对之，不妨说来，自有处也。”乃始各言姓名而记之，张公曰：“汝等传语诸人，此事自当有处，甚无哗，诸人而哗，汝之六人者，各有姓名，上司皆斩汝首矣。”六人失色，唯唯而退。后议诸兵，每月减银一钱，兵竟无哗者。

说得道理透彻，利害分明，不觉气平而心顺矣，凡以减省激变者，皆不善处分之过。

741 王 维

弘治时，有希进用者，上章谓山西紫碧山，产有石胆，可以益寿。遣中官经年探取不获，民咸告病。按察使王维，祥符人。令采小石子类此者一升，以示中官。中官怒曰：“此搪塞耳，其物载诸书中，何以谓无？”公曰：“凤凰麒麟，皆古书所载，今果有乎？”

742 秦 宓

吴使张温聘蜀，百官皆集。秦宓字子敕，独后至，温顾孔明曰：“彼何人也？”曰：“学士秦宓。”温因问曰：“君学乎？”宓曰：“蜀中五尺童子皆学，何必我。”温乃问曰：“天有头乎？”宓曰：“有之。”曰：“在何方？”宓曰：“在西方，诗云：‘乃眷西顾’。”温又问：“天有耳乎？”宓曰：“有，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诗云：‘天步艰难’，非足何步？”曰：“天有姓乎？”宓曰：“有姓。”曰：“何姓？”宓曰：“姓刘。”曰：“何以知之？”宓曰：“以天子姓刘知之。”温曰：“日生于东乎？”宓曰：“虽生于东，实没于西。”时应答如响，一坐惊服。

其应如响，能占上风，故特录之，他止口给者，概无取。



语智部善言卷二十

唯有口枢，智则善转。孟不云乎，言近指远。组以精神，出之密微。不烦寸铁，谈笑解围。集“善言”。

743 凌阳台

陈侯起凌阳之台，未终而坐法死者数人，又执三监吏，群臣莫敢谏者。孔子适陈，见陈侯与登台而观之，孔子前贺曰：“美哉台乎，贤哉王也！自古圣人之为台焉，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陈侯嘿然，使人赦所执吏。

744 说秦王

秦王与中期争论不胜，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为中期说秦王曰：“悍人耳，中期适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纣，必杀之矣。”秦王因不罪。

745 晏子二条

齐有得罪于景公者，公大怒，缚置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谏者诛。晏子左手持头，右手磨刀，仰而问曰：“古者，明王圣主肢解人不知从何处始？”公离席曰：“纵之，罪在寡人。”

时景公烦于刑，有鬻踊者，踊，刑者所用。公问晏子曰：“子之居近市，知孰贵贱？”对曰：“踊贵屨贱。”公悟，为之省刑。

晏子之谏，多讽而少直，殆滑稽之祖也。其他使荆、使吴、使楚事，亦皆以游戏胜之，觉他人讲道理者，方而难入。○晏子将使荆，荆王与左右谋欲辱之。王与晏子立语，有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对曰：“坐盗。”王曰：“齐人故盗乎？”晏子曰：“江南有插，取而树之江北，乃为枳。所以然者，其地使然，今齐人居齐不盗，来至荆而盗，荆地固若是乎？”王曰：“圣人非所与戏也，只取辱焉。”晏子使吴，王谓行人曰：“吾闻婴也辨于辞，娴于礼，命侯者客见则称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请见。”晏子慨然者三，

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将使于吴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问吴王乌乎存？”然则吴王曰：“夫差请见。”见以诸侯之礼。晨子使楚，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臣使楚，不当从此门。”侯者更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间，张袂成帷，挥汗成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贤者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使楚耳。”



746 马圉中牟令

晏公有马，其圉人杀之，公怒，援戈将自击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请为君数之。”公曰：“诺。”晏子举戈临之曰：“汝为我君养马而杀之，而罪当死；汝使吾君以马之故杀圉人，而罪又当死；汝使吾君以马故，杀圉人闻于四邻诸侯，而罪又当死。”公曰：“夫子释之，勿伤吾仁也。”

后唐庄宗猎于中牟，践蹂民田，中牟令当马而谏，庄宗大怒，命叱去斩之。伶人敬新磨率诸伶走追其令，擒至马前数之曰：“汝为县令，独不闻天子好田猎乎？奈何纵民稼穡，以供岁赋，何不且饥饿汝民，空此田地以待天子驰逐，汝罪当死，亟请行刑。”诸伶复唱和，于是庄宗大笑，赦之。

747 郑涉

刘玄佐镇汴，尝以谗怒，欲杀军将翟行恭，无敢辨者。处士郑涉能谐隐，见玄佐曰：“闻翟行恭抵刑，愿付尸一观。”玄佐怪之，对曰：“尝闻枉死人面有异，一生未识，故借看耳。”玄佐悟，乃免。

748 李忠臣

辛京果以私杖杀部曲，有司奏京果罪当死，上将从之。李忠臣曰：“京果当死久矣。”上问其故，忠臣曰：“京果诸父兄弟俱战死，独京果至今日尚存，故臣以为久当死。”上恻然，乃左迁果。

749 武帝乳母

武帝乳母，尝于外犯事，帝欲申究，乳母求东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争，尔必望济者，将去时，但当屡顾帝，慎勿言，此或可万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侧，因谓之曰：“汝痴耳，帝今已长，岂复赖汝乳哺活耶。”帝凄然，即赦免罪。

750 简雍

先主时天旱，禁私酿，吏于人家索得酿具，欲论罚。简雍与先主游，见男女行道，谓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缚。”先主曰：“何以知之？”对曰：“彼有其具。”先主大笑而止。

751 昭陵

文德皇后既葬，太宗即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引魏征同升。征熟视曰：“臣毘昏不



能见。”帝指示之，征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征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帝泣，为之毁观。

752 吴瑾

石亨矜功夺门功。恃宠，一日，上登翔凤楼，见亨新第极伟丽，顾问恭顺侯吴瑾、抚宁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谢不知，瑾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顿首曰：“非王府，谁敢僭妄如此。”上不应，始疑亨。

753 香草根

炀帝幸榆林，长孙晟从。晟以牙中草秽，欲令突厥可汗染干亲自芟艾，以明威重，乃故指帐前草谓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亲洒扫，芸除御路，以表至敬，今牙中芜秽，谓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是奴罪过。”遂拔所佩刀，亲自艾草，诸部贵人争效之，自榆林东达蓟，长三千里，广百步，皆开御道。

754 贾诩

贾诩事操，时临淄侯植，才名方盛。操尝欲废丕立植，一日，屏左右问诩，诩嘿不对。操曰：“与卿言不答，何也？”对曰：“属有所思。”操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操大笑，丕位遂定。

卫瓘此座可惜一语，不下于诩，晋武悟而不从，以致于败。

755 解缙二条

解缙应制题《虎顾众彪图》曰：“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文皇见诗有感，即命夏原告迎太子于南京。

文皇与解缙同游，文皇登桥，问缙当作何语。缙曰：“此谓一步高一步。”及下桥，又问之，缙曰：“此谓后面更高似前面。”

758 史丹

汉元帝不喜太子，时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吊。哀王者，帝之少弟，与太子同学相长大。上望见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自止。睹太子不哀，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庙，为民父母者乎？”左傅史丹免冠谢曰：“臣诚见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于感损，向者太子当进见，臣切戒属无涕泣，感伤陛下，罪乃在臣，当死。”上以为然，意乃解。

此与上官桀意不在马之对同，而忠佞自分。



757 谷那律

高宗出猎遇雨，问谷那律曰：“油衣若为不漏。”对曰：“以瓦为之则不漏。”上因此不复出猎。

758 裴度

裴度为相时，宪宗将幸东都，大臣切谏不听。度从容言：“国家建别都，本备巡幸，但苦艰难以来，宫阙署屯，百目之区，荒圯弗治，必假岁月完新，然后可行，仓卒无备，有司且得罪。”帝悦曰：“君臣谏朕不及此，如卿言，诚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不行。

759 李纲

李纲欲用张所，然所尝论宰相黄潜善，纲颇难之。一日，遇潜善款语曰：“今当艰难之秋，负天下重责，而四方士大夫，号召未有来者，前议置河北宣抚司，独一张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谓不宜。第今日势迫，不得不试用之。如用以为台谏处要地，则不可，使之借官为招抚，冒死立功以赎过，似无嫌。”潜善欣然许之。

760 苏子由

元城先生《语录》云：“东坡下御史狱，张安道致仕在南京，上书救之，欲附南京递进，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至登闻鼓院投进，恕徘徊不敢投。久之，东坡出狱，其后东坡见其副本，因吐舌色动。人问其故，东坡不答。后子由见之曰：‘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张怒力。’仆曰：‘何谓也。’子由曰：‘独不见郑昌之救盖宽饶乎，疏云：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此语正是激宣帝之怒耳。且宽饶何罪，正以犯许史辈得祸，今再诋之，是益其怒也。今东坡亦无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安道之疏乃云：实天下之奇才，独不激人主之怒乎？’仆曰：‘然则尔时救东坡者，宜为何说？’子由曰：‘但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今乃是陛下开端，后世子孙，必援陛下以为例，神宗好名而畏义，疑可以止之。’”

此条正堪与李纲荐张所于黄潜善语参看。

761 施仁望

南唐周业为左卫使，信州刺史本之子也，与禁帅刘素有隙。刘即长公主婿。昇元中，金陵告灾，业方潜饮人家，醉不能起。有闻于主者，主顾亲信施仁望曰：“率卫士十人诣灾所，见其驰救则释；不然，就戮于床。”仁望既往，亟使召业家语之。业大怖，衣女子服，奔见仁望，仁望留之。洎火息，复命至便殿门。会刘先至，亦将白灾事。仁望揣刘意不能蔽业，又惧与偕罪，计出仓卒，遽排刘越次见主曰：“火不为灾，业诚如圣旨。”主



曰：“戮之乎？”仁望曰：“业父本方临敌境，臣未敢即时奉诏。”主抚几大悦曰：“几误我事。”仁望自此大获奖用，业乃全恕。

762 李晟

李怀光密与朱泚通谋，事迹颇露，李晟累奏，恐其有变为所并，请移军东渭桥上，犹冀怀光革心，收其力用，奏寝不下。怀光欲缓战期，且激怒诸军，言诸军粮赐薄，神策独厚，厚薄不均，难以进战。上以财用方窘，若粮赐皆比神策，则无以给之，不然又逆怀光意，恐诸军觖望。乃遣陆贄诣怀光营宣慰，因召李晟参议其事。怀光意欲晟自乞减损，使失士心，沮败其功。乃曰：“将士战斗同，而粮赐异，何以使之协心。”贄未有言，数顾晟。晟曰：“公为元帅，得专号令，晟将一军，受指纵而已。至于增减衣食，公当裁之。”怀光嘿然。

763 折契丹二条

契丹遣使论中国书，所称“大宋、大契丹”，似非兄弟之国，今辄易曰“南朝、北朝”，上诏中书密院共议，辅臣多言，不从。将生隙。梁庄肃曰：“此易屈耳，但答言宋益本朝受命之土，契丹亦北朝国号，无故而自去，非佳兆。”其年贺正使来，复称大宋如故。

皇祐末，契丹清观太庙乐人，帝以问宰相，对曰：“恐非享祀，不可习也。”枢密副使孙公沔曰：“当以礼折之云：庙乐之作，皆本朝所以歌咏祖宗功德也，他国可用耶？使人如能助吾祭，乃观之。”仁宗从其言，使者不敢复请。

764 韩亿

亿奉使契丹时，副使者为章献外姻，妄传太后旨于契丹，论以南北欢好，传示子孙之意。亿初不知也，契丹主问亿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不言。”亿对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约，非欲达之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两朝生灵之福。”是时副使方失词，而亿反用以为德，时推其善对。

765 冯当世

王定国素为冯当世所知，而荆公绝不乐之。一日，当世力荐于神祖，荆公即曰：“此孺子耳！”当世忿曰：“王巩戊子生，安得谓之孺子。”尖甚恶甚。盖巩之生，与同天节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觉退立。

766 邵康节

司马公一日见康节曰：“明日僧颺修开堂说法，富公、吕晦叔欲偕往听之，晦叔贪佛，已不可劝，富公果往，于理未便，某后进不敢言，先生曷止之。”康节唯唯。明日，康节



往见富公曰：“闻上欲用裴晋公礼起公。”公笑曰：“先生谓某衰病能起否。”康节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僧开堂，公即出，无乃不可乎。”公惊曰：“某未之思也。”时富公请告。

767 谢 庄

庄字希逸，孝武尝赐庄宝剑，庄以与鲁爽。后爽叛，帝偶问及剑所在，答曰：“昔与鲁爽别，窃借为陛下杜邮之赐矣。”

788 裴楷等^{四条}

晋武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数，视此多少。帝既不说，群臣失色。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为以天下贞。”帝说，群臣叹服。

梁武帝问王侍中份：“朕为有耶？为无耶？”对曰：“陛下应万物，为有；体至理，为无。”

宋文帝钓天泉池，垂纶不获，王景文曰：“良丝垂纶者清，故不获贪饵。”

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悦、怿，崔光名子劼、颢、勉，高祖曰：“我儿名傍皆有心，卿儿名傍皆有力。”对曰：“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

王弼州曰：“诸人虽取捷供奉，然语不妨雅致。若桓玄篡位，初登御床而陷。”殷仲文曰：“将由圣德深厚，地不能载。”梁武宫门灾，谓群臣曰：“我意方欲更新。”何敬容曰：“此所谓先天而天弗违。”又武帝即位，有猛虎入建康郭，象入江陵，上意不悦，以问群臣，无敢对者。王莹曰：“昔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陛下膺箬御图，虎象来格。”纵极瞻辞，不能不令人呕秽。

769 杨廷和顾鼎臣

辛巳，肃庙入继大统，方在冲年。登极之日，御龙袍颇长，上俯视不已，大学士杨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圣情甚悦。

嘉靖初，讲官顾鼎臣讲《孟子》咸丘蒙章，至放勋殂落语，侍臣皆惊。顾徐云：“尧是时已百有二十岁矣。”众心始安。

世宗多忌讳，是时科场出题，务择佳语，如《论语》“无为而治”节，《孟子》“我非尧舜之道”二句题，主司皆获谴，疑“无为”非有为，“我非尧舜”四字，似谤语也，又命内侍读乡试录，题是“仁以为己任不宜重乎”，上忽问下文云何。内侍对曰：“下文是兴于诗。”云云，此内侍亦有智。

770 宋汝霖

宋汝霖泽政和初知莱州掖县时，户部着提举司科买牛黄，以供在京惠民和剂局合药用。督责急如星火，州县百姓，竞屠牛以取黄，既不登所科之数，则相与敛钱，弊所必



至。以赂吏胥祈免。汝霖独以状申提举司，言牛遇岁疫则多病有黄，今太平日久，和气充塞，县境牛皆充脂，无黄可取。使者不能诘，一县获免，无不欢戴。

771 潘京

晋良吏潘京为州所辟，谒见射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戏曰：“辟士为不孝耶？”答曰：“今为忠臣，不得为孝子。”

772 布政司吏

相传某布政请按台酒，坐间，布政以多子为忧，按君止一子又忧其寡，吏在傍云：“子好不须多。”布政闻之，因谓曰：“我多子，汝又云何？”答曰：“子好不愁多。”二公大称赞，共汲引之。

773 朱文公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时梦谒大乾，阍者索刺，出诸袖，视其题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觉，后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闽，思前梦，恐官止此不欲行。亲友相勉，为质之文公，公沉思良久曰：“得之矣。”因指案上物曰：“人与器不同，如笔止能为笔，不能为砚，剑止能为剑，不能为琴，故其成毁久远，有一定不易之数。惟人不然，有朝为跖，暮为舜者，故其吉凶祸福，亦随而变，难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当力行好事，前梦不足芥蒂。”廖拜而受教，后把麾持节，官至正郎。

774 吴山

丹徒靳文僖贵之继夫人，年未三十而寡，有司为之奏清旌典，事下礼部，而仪曹郎与靳有姻娅，因力为之地。礼部尚书吴山曰：“凡义夫节妇，孝子顺孙诸旌典，为匹夫匹妇发潜德之光，以风世耳。若士大夫，何人不当为节义孝顺者，确论名言。靳夫人既生受殊封，奈何与匹夫争宠灵乎。”会赴直入西苑，与大学士徐阶遇，阶亦以为言。山正色曰：“相公亦虑阁老夫人再醮耶。”阶语塞而止。

今日节义孝顺诸旌典，只有士大夫之家可随求随得，其次则富家犹间可力营致之，匹夫匹妇绝望矣。若存吴宗伯之说，使士大夫还而自思，所以求旌异其亲者，反以薄待其亲，庶乎干进之路稍绝，而富家营求之余，或可波及单贱，世风稍有振乎。推之名宦乡贤，莫不皆然，名宦载在祭统，非有大功德及民者不祀，乡贤则须有三不朽之业，若寻常好官好人，分内之事，何以祠为。又推之乡饮亦然，乡饮须年高有德望者，乃可以表帅一乡。今封公无不大宾者，而价必以贿得，国家尊老礼贤之典，止以供人腹诽而已。此皆吴宗伯所笑也。



775 附奇谈二条

东汉宋均，常言吏能弘厚，虽贪污放纵，甚言之。犹无所害，唯苛察之人，身虽廉而巧黠刻剥，毒加百姓。廉吏无后，往往坐此。识者以为确论。

唐卢垣，字保衡，始仕为河南尉。时杜黄裳为尹，召垣谕曰：“某巨室子，与恶人游破产，盖察之。”垣曰：“凡居官廉，虽大臣无厚蓄，其能积财者，必剥下致之。如子孙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归于人也。”黄裳惊异其言。

只说得酷贪二字，但议论痛快，便觉开天。

兵智部总序

冯子曰：岳忠武论兵曰：“仁、智、信、勇、严，缺一不可。”愚以为智，尤甚焉。智者知也，知者知仁、知信、知勇、知严也。为将者患不知耳，诚知差之暴骨，不如践之问孤；楚之抗降，不如晋之释原；偃之迁延，不如罄之斩嬖；季之负载，不如孟之焚舟。虽欲不仁、不信、不严、不勇而不可得矣。又况夫涓水之襄败于仁，鄢陵之共败于信，阆中之飞败于严，邲河之穀败于勇。越公委千人以尝敌，马服须后念以济功，李广罢刁斗之警，淮阴忍胯下之羞，以仁、信、勇、严若彼，以不仁、不信、不勇、不严而若此，其故何哉？智与不智之异耳。智遇不智智胜，智遇尤智尤智胜，故或不战而胜，或百战百胜，或正胜，或满胜，或出新意而胜，或仿古兵法而胜。天异时，地异利，敌异情，我亦异势，用势者因之以取胜焉。往志之论兵者备矣，其成败列在简编，的的可据，吾于其成而无败者，择着于篇。首“不战”，次“制胜”，次“诡道”，次“武案”。岳忠武曰：“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武案则运用之迹也。儒者不言兵，然儒者政不可与言兵；儒者之言兵恶诈，智者之言兵，政恐不能诈，夫惟能诈者能战，能战者，斯能为不战者乎！



兵智部不战卷二十一

形逊声，绌策力，胜于庙堂，不于疆场。胜于疆场，不于矢石。庶可方行天下而无敌。集“不战”。

776 荀偃伍员

鲁襄时，晋楚争郑。襄公九年，晋悼公帅诸侯之师围郑，郑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围之，亦是。以待楚人之救也。而与之战，不然，无成。”知罃曰：“许之盟，而还师以敝楚，吾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犹愈于战，暴骨以逞，不可以争，大劳未艾，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乃许郑成，后三驾郑，而楚卒道敝，不能争，晋终得郑。

吴阖闾既立，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肆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闾从之，楚于是乎始病。

晋吴敝楚，若出一辙，然吴能破楚，而晋不能者，终少柏举之一战也。宋儒乃以城濮志战，咎晋文非王者之师。噫！有此议论，所以养成南宋为不战之天下，而竟奄奄以亡，悲夫！

按：吴璘制金，亦用此术，虜性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于是选据形便，出锐卒，更迭挠之，与之无穷，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坚忍之气，俟其少怠，出奇胜之。

777 高昭玄

开皇初，帝尝问高颍以取陈之策。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集，彼必屯兵御守，便可废其农时。及彼聚兵，我还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忽济师，出其不意，破贼必矣。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以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更复烧之。不出数年，自可令彼财力俱困。”帝用其策，卒以敝陈。

778 周德威

晋王存勖，大败梁兵，梁兵亦退。周德威言于晋王曰：“贼势甚盛，宜按兵以待彼衰。”王曰：“吾孤军远来，救人之急，三镇乌合，利于速战，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镇定之兵，长于守城，短于野战。吾所恃者骑兵，利于平原旷野，可以驰突。今



压城垒门，骑无所展其能，且众寡不敌，使彼知吾虚实，则事危矣。”王不悦，退卧帐中，诸将莫敢言。德威往见张承业曰：“大王骤胜而轻敌，不量力而务速战，今去贼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桥以薄我，我众立尽矣。不若退军高邑，诱贼离营，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别以轻骑，掠其馈饷，不过逾月，破之必矣。”承业入，褰帐抚王曰：“此岂王安寝时耶，周德威老将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兴曰：“予方思之。”时梁王闭垒不出，有降者，诘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桥。”王谓德威曰：“果如公言。”

779 诸葛恪

诸葛恪有才名，吴主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钱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武侯闻之，遗陆逊书，陆公以白吴主，即转恪领兵。恪启吴主曰：“丹阳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擒尽。”恪请往为其守，三年可得甲士四万。朝议皆以为丹阳地势险阻，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甚幽邃，人民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伏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铸山为甲兵，俗好武习战，高气尚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林，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馭而羈也。恪固言其必捷，吴主拜恪丹阳太守，恪至府乃遗书四部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拦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熟，辄引兵芟割，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得。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善，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长吏胡伉，获降民周遗，遗旧恶名，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执送于恪，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民闻伉坐戮，知官唯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

780 杨侃

魏雍州刺史萧宝寅反，攻冯翊，尚书仆射长孙稚讨之，左丞杨侃谓稚曰：“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据潼关相距，遂超之才，非魏武敌，然而胜负久不决者，扼其险要故也。今贼守御已固，不如北取蒲攻，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则华州之围，不战自解，长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计则善矣，然今薛修义围河东，薛凤贤据安邑，宗正珍孙守虞坂，兵不得进如何？”曰：“珍孙行阵一夫，因缘为将，可为人使，安能使人。河东治在蒲坂，西逼河湟，封疆多在郡东。修义驱率士民，西围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旧村，一旦闻官军至，皆有内顾之心，势必望风自溃矣。”稚乃使其子彦与侃帅骑兵，自恒农北渡，据右锥壁。侃声停此以待步兵，且以望民情向背，而令送降名者各自还村，俟台举三烽，即举烽相应。其无应烽者，乃贼党也，当进击屠之，以所获赏军士。于是村民持相告语，虽实未降者，亦许举烽，一宿之间，火光遍数百里，贼围城者不测，各自散归，修义亦逃还，与凤贤俱请降。稚克潼关，遂入河东，宝寅出奔。



781 高仁厚

邛州牙将阡能叛，侵扰蜀境，都招讨高仁厚帅兵讨之。未发前一日，有鬻面者到营中，逻者疑执而讯之，果阡能之谍也。仁厚命释缚问之，善用间者因敌间而用之。对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于狱，云汝諛事归得实，则免汝家，不然尽死，某非愿尔也。”仁厚曰：“诚知汝如是，我何忍杀汝，今纵汝归，救汝父母妻子，但语阡能云：高尚书来日发，所将止五百人，无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当为我潜语寨中人云：仆射愍汝曹皆良人，为贼所制，情非得已，尚书欲拯救湔洗汝曹，尚书来，汝曹各杀兵迎降，尚书当使人以归顺二字书汝背，遣汝还复旧业。所欲诛者，阡能、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韩求五人耳，必不使横及百姓也。”谍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书尽知而赦之，其谁不舞跃听命。”遂遣之。明日，仁厚兵发，至双流，把截使白文现出迎，仁厚周视堑栅，怒曰：“阡能役夫，其众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岁余不能擒，今观堑栅重复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饱食，养寇邀功也。”命引出斩之，监军力救乃免。命悉平堑栅，格五百兵守之，余兵悉以自随，又召诸寨兵，相继皆集。阡能闻仁厚将至，遣浑擎立五寨于双流之西，伏兵千人于野桥箐，以邀官军。仁厚諛知，遣人释戎服，入贼中告谕如昨所以语谍者。贼大喜，呼噪争弃甲来降。仁厚因抚谕书其背，使归语寨中未降者。寨中余众争出，浑擎狼狈逾堑走，其众执以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唯留旗帜。明旦，仁厚谓降者曰：“始欲即遣汝归，而前途诸寨百姓，未知吾心，藉汝曹为我前行。过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谕之，北至延贡可归矣。”乃取浑擎旗倒系之，每五十为队，授以一旗，使前扬旗疾呼曰：“罗浑擎已生擒送使府，大军且至，汝寨中速如我出降，立得为良人无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争出降，胡僧大惊，拔剑遏之，众投瓦石击之，共擒以献仁厚，其众五千人皆降。明旦又焚寨，使降者又执旗先驱，至新津，韩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堑死。将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运出资粮，然后焚之。”新降者竞炊爨，与先降来告者共食之。语笑歌吹，终夜不绝。明日，仁厚候双流穿口降者先归，使新津降者执旗先驱，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归矣。”罗夫子置九寨于延贡，其众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罗夫子脱身弃寨奔阡能。明日，罗夫子、阡能谋悉众决战，计未定。日向暮，延贡降者至，阡能走马巡寨欲出兵，众皆不应。明日，大将军近呼噪争出，执阡能、罗夫子，泣拜马首。出军凡六日，五贼皆平。

只用彼谍一人，而贼已争降矣，只用降卒数队，而二十四寨，已望风迎款矣，必欲俘馘为功者何哉。

782 岳飞

杨么为寇，岳飞所部皆西北人，不习水战。飞曰：“兵何常，顾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谕之，贼党黄佐曰：“岳节使号令如山，若与之敌，万无生理，不如往降，必善遇我。”遂降。飞单骑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顺者，果能立功，封侯岂足道，欲复遣子至湖中，视其可乘者擒之，可劝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报。时张浚以都督军事至潭，

参政席，益与浚语，疑飞玩寇，庸才何知大计。欲以闻，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机，何可易言。”益惭而止。黄佐袭周伦寨，杀伦，擒其统制陈贵等。会召浚还防秋，飞袖小图示浚，浚欲待来年议之。飞曰：“王四厢以王师攻水寇则难，飞以水寇攻水寇则易，水战我短彼长，以所短攻所长，所以难，若因敌将用敌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后以王师乘之，八日之内当俘诸酋。”浚许之。飞遂如鼎州，黄佐召杨钦来降，飞喜曰：“杨钦骁悍，既降，贼腹心溃矣。”表授钦武义大夫，礼遇甚厚，乃复遣归湖中。两日，钦说全琮、刘锐等降，飞诡骂曰：“贼不尽降，何来也。”杖之，复令人湖，是夜掩贼营，降其众数万。么负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辄碎。飞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汊，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贼怒来追，则草壅积舟轮，碍不行，飞亟遣兵击之，贼奔港中，为筏所拒。官军乘筏，张牛革以蔽矢石，举巨木撞其舟尽坏。么投水中，牛皋擒斩，飞入贼垒，余酋惊曰：“何神也。”俱降。飞亲行诸寨抚慰之，纵老弱归籍，少壮为军，果八日而贼平。浚叹曰：“岳侯神算也。”

按：杨么据洞庭，陆耕水战，楼船十余丈，官军徒仰视不得进。岳飞谋亦欲造大舟，湖南运判薛弼谓岳曰：“若是非岁月不胜，且彼之所长，可避而不可斗也。名言可以触类。今大旱河水落洪，若重购首，勿与战，遂绝断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长坐废，而精骑直捣其垒，则彼坏在目前矣。岳从之，遂平么。人知岳侯神算，平么于八日之间，而不知计出薛弼。从来名将名相，未有不资人以成功者。○岳忠武善以少击众，尝以八百人破群盗王善等五十万众于南熏门，以八千人破曹成十万众于桂岭。其战兀术于颖昌，则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镇，则以五百，皆破其众十余万。凡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战无败。猝遇敌不动，敌人谓之语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其御军严而有恩，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军虽冻死，不折屋；饿死不卤掠。卒有疾，则亲为调药。诸将远戍，则遣妻问劳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颁赏，分给军吏，秋毫不私，每有功，必归之将士。吁！此则其制胜之本也。近日将官，事事与忠武反，欲功成得乎。

783 李愬三条

宪宗讨吴元济，唐邓节度使高霞寓既败，袁滋代将，复无功，李愬求自试，遂为隋唐邓节度使。愬以军初伤夷，士气未完，乃不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贼方安袁公之宽，我不欲使震而备我。”乃令于军中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抚养，战非我事也。”能而示之不能。齐人以愬名轻果易之。愬沉鸩能推诚待士，贼来降，辄听其便，或父母与孤未葬者，给粟帛，遣还劳之曰：“而亦王人也，无弃亲戚。”众愿为愬死，故山川险易，与贼情伪，一能晓之。居半岁，知士可用，乃请济师。房在目中，不然不轻战。于是缮铠厉兵，攻马鞍山下之，拔道口栅，战楂枒山，以取炉冶城，平青陵城。擒驃将丁士良，异其才不杀，署捉生将士良策曰：“吴秀琳以数千兵不可破者，陈光洽为之谋也，我能公取之。”乃擒以献，于是秀琳举文城栅降，遂以其众攻吴房，残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当避。”愬曰：“彼谓我不来，此可击也。”众决死战，贼乃走。或劝遂取吴房，愬曰：“不可，吴房拔，则贼力专，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单骑抵栅



下与语，亲释缚，署以为将。秀琳为愬策曰：“必破贼，非李祐无以成功者。”祐，贼健将也，守兴桥栅，其战常易官军。愬候祐获于野，遣吏用诚，以壮士三百伏其旁，见羸卒若将燔聚者，愬果轻出，用诚擒而还。诸将素苦祐，能苦诸将，定是有用之才。请杀之，祐不听，以为客将。闻召祐及李忠义，屏人语至夜艾，忠义亦贼将，军中多谏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为突将，自教之。会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军中以为不杀祐之罚，不通。将吏杂然不解，愬力不能独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贼乎，何见夺者众耶。”则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杀祐无与共谋蔡者，诏释以还愬，愬乃令佩剑，出入帐下，署六院兵马使。祐奉檄呜咽，诸将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袭蔡之谋矣。

不械送祐，则谤者不息，此与司马懿祁山请战，奉诏而止，同一机轴。皆成言先入，度其必不违，而后行之者也。辛毘持节而蜀师老，李祐还幕而吴寇平，虽将之善，君亦与焉。

岳侯平杨么，李祐克元济，无一不资才于敌，亦由威信素孚，操纵在手故也。后人漫然学之，鲜不堕敌之间矣。岑彭、费祎亡其身，俱为降人刺杀。曹瞞、苻坚亡其师，赤壁之役，曹操信黄盖之降，以取败。淝水之战，降将朱序谋降晋，阴导晋败秦。彼皆老于兵事者，而犹如此，可不慎与。

李愬之将袭蔡也，旧令敢舍谍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抚之，故谍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贼虚实。

能用谍，不妨舍谍，然必先知谍，方能用谍；必能使民不隐谍，方能知谍；必恩威有以服民，方能使民不隐谍。呜呼！难言矣。○近有邑宰，急欲弭盗，谓诸盗往往获自妓家，必驱妓出境，乃清盗藪。夫妓家如果藪盗，正宜留之以为捕役耳目之径，若藪之境外，与藪之境内庸愈。假令盗藪民家，亦将尽民而驱之乎。不深严捕役之督，而求盗无藪，斯无策之甚者也。

时李光颜战数胜，元济率锐师屯洄曲，以抗光颜。愬知其隙可乘，乃夜起师，祐以突将三千为前锋，李忠义副之。愬率中军三千，田进诚以下军殿，出文城栅，令曰：引而东六十里止。袭张柴歼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铠，发刃彀矢，会大雨雪，天晦凜，风偃旗裂肤，马皆缩栗，士抱戈冻死于道十一二，张柴之东，陂泽沮奥，众未尝蹈也。皆谓投不测，始发，吏请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士失色，监军使者泣曰：“果落祐计。”然业从愬入，人不敢自为计。士有必死之心矣。愬分轻兵断桥道，以绝洄曲道。又以兵绝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悬瓠城，雪甚。城旁皆鹅鹞池，愬令击之，以乱军声。贼吴房朗山戍晏然无知者。祐等坎墉先登，众从之，杀门者，开关留持柝传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驻元济外宅，蔡吏惊曰：“城陷矣。”元济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来索褚衣耳。”及闻号令曰：“常侍传语。”始惊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进诚进兵薄之，愬计元济且望救于董重质，乃访其家慰安之，使无怖。以书召重质，重质以单骑白衣降，进诚火南门，元济请罪，梯而下，槛送京师。

784 赵充国

先零、罕开皆西羌种，各有豪，数相攻击成仇。何奴连合诸羌，使解仇作约。充国料其到秋变必起，宜遣使行边预为备。于是两府自遣义渠安国行视诸边，分别善恶。安国

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斩千余级，诸降羌悉叛攻城邑，杀长吏。上问：“谁可将者？”充国对曰：“无踰于老臣者矣。”充国时年七十余。上问：“将军度羌，宜何如，当用几人？”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踰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方渡河，恐为羌所遮，即夜遣三较，衔枚先渡，渡辄营陈，及明以次尽渡。羌数十百骑，东出入军旁，充国意此骁骑难制，且来为诱，戒军勿击。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击羌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也。”遣骑候四望，隄中地名亡羌，夜引兵至洛都，谓诸较司马曰：“吾知羌无能矣，他发数千人守者，为四望，隄中吾岂得入哉。”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饷军士，士皆欲为用，羌数挑战，充国坚守，前节持重。初，罕开豪靡当儿，使弟雕库来告都尉曰：“先零将反。”后数日果反。雕库种人颇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库为质，充国以为亡罪，遣归使告种豪，大兵诛有罪，毋取并灭，能相捕斩者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三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少千钱。又以所捕妻子财物与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一谋。酒泉太守辛武贤上言：“今羌朝夕为寇，土地寒苦，汉马不能冬，可益马食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开。”天子下其议，充国以为驼负三十日之粮，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羌据前险守后阨，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患。且先零首为叛逆，宜揖罕开闻暗之过，先诛先零，以震动之。朝议谓先零兵盛，而负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则先零未可图。似是而非。天子遂敕充国进兵，充国上书谢罪，因陈利害曰：“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即罕羌为寇，宜简练以俟其至，以逸待劳，必胜之道也。今释取羌之术，而从为开所致之道，愚以为不便。先零羌欲为背叛，故以罕开解仇结约，然其私心，亦恐汉兵至，而罕开背之，其计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坚其约。先击罕羌，先零必助之。今羌马肥食足，击之未见利，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以坚其约。党坚势盛，附者寔多，臣恐国家之忧，不二三岁而已。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则罕开不烦兵而服。如其不服，须正月击之未晚。”上从充国议，充国引兵至，先零居久，屯聚解弛，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阨狭，充国徐行驱之，又持重。或曰：“逐利宜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较皆曰：“善。”羌赴水溺死数百，降及斩首五百余人。兵至罕地，令军毋燔聚落，刍牧田中，罕羌闻之喜曰：“汉果不击我矣。”豪靡忘来自归，充国赐饮食遣还，渝种人，时羌降者万余人。充国度羌必坏，请罢骑兵，留万人屯田，以待其敝。

785 析 公

晋、楚遇于绕角，栾武子书不欲战，析公曰：“楚师轻窳，易震荡也，若多鼓鉤声，以夜军之，楚师必遁。”晋人从之，楚师宵溃。

786 王德用

王德用为定州路总管，日训练士卒。久之，士殊可用。会契丹有谍者来覘，或请捕杀之。德用曰：“第舍之，吾正欲其以实还告，百战百胜，不如以不战胜也。”明日，故大阅，士皆踊跃思奋，乃阳下令，具糗粮，听吾旗鼓所向。覘者归告，谓汉兵且大入，遂来



议和。

787 韩世忠

广西贼曹成，拥余众在郴邵，韩世忠既平闽寇，旋师永嘉，若将就休息者。忽由处信径至豫章，连营江滨数十里，群贼不虞其至，大惊。世忠遣人招之，成遂降，得战士八万。

788 程昱

程昱守鄆城，兵仅七百人。操闻袁绍在黎阳将南渡，欲以兵三千益之。昱不肯曰：“袁绍拥十万众，自以所向无前，今见昱兵少，必不来攻。若益以兵，则必攻，攻则必克。”绍果以昱兵少，不肯攻。操谓贾翊曰：“程昱之胆，过于贲育。”

七百与三千，均非十万敌也，而益兵之名，足以招寇，昱之见胜于曹公远矣。

789 陆逊

嘉禾五年，孙权北征，使陆逊与诸葛瑾攻襄阳。逊遣亲人韩扁，赍表奏报，还遇敌于沔中。钞锣得扁，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已旋，贼得韩扁，具知我阔狭，且水干宜当即去。”逊未答，方催人种葑豆，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当有以自来见逊。”逊曰：“贼知大驾已旋，无所复惑，得专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处，兵将已动，且当自定以安之，施設变术，然后出耳。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乃密与瑾立计，令瑾督舟船，逊悉上兵马，以向襄阳城。敌素惮逊，遽还赴城，瑾便引舟出，逊徐整部伍，张拓声势走趋船，敌不敢追，全军而退。

790 高仁厚

高仁厚攻东川杨师立，夜二鼓，贼党郑君雄等出劲兵掩击，城北副使寨杨茂言不能御，帅众弃寨走。其旁寨见副走，亦走，贼直薄中军。仁厚令大开寨门，设炬火照之，自率士卒为两翼，伏道左右。贼见门开，不敢入，还去。仁厚发伏击之，贼大败。仁厚念诸弃寨者，所当诛杀甚众，乃密召孔目官张诏谕之曰：“尔速遣步探子将数十人，分道追走者，不惟省事，且积德。自以尔意谕之曰：‘仆射幸不入寨，皆不知，汝曹速归，来旦，牙参如常，勿忧也。’”诏素长者，择而使之。众信之，至四鼓皆还寨，唯杨茂言走至张把，乃追及之。仁厚闻诸寨漏鼓如初，喜曰：“悉归矣。”诘旦，诸将牙集，以为仁厚诚不知也。坐良久，谓茂言曰：“昨夜闻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张把，有诸？”对曰：“闻贼攻中军，左右言仆射已去，遂策马骖随，既而审其虚，乃复还耳。”曰：“仁厚与副使俱受命天子，将兵讨贼，若仁厚先走，副使当叱下马，行军法，代总军事，然后奏闻。近日辽阳之役，制阃者若识此一着，何至身名俱丧。今副使既先走，又为欺罔，理当何如？”茂言拱手曰：“当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斩之，诸将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获俘数十

人，释缚纵归。君雄闻之，惧曰：“彼军法严整如是，又可犯乎。”自是兵不复出。后君雄斩师立出降。

孙武戮宠姬以殉阵，穰苴斩幸臣以立法。齐景幸臣庄贾。法行则将尊，将尊则士致死，士有必死之气，则敌有必败之形矣。仁厚用法固善，尤妙在遣张诏一事，不尽杀之，威胜于尽杀，更驱而用之，不患逃卒不尽为死士也。○孙武子齐人，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出宫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主意欲借之以立威。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铁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趋使下令曰：“寡人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齐景公时，师败于燕晋，晏婴荐司马穰苴，公以为将军。穰苴曰：“臣素卑贱，人微权轻，实话。愿得君之宠臣以监军。”少不得下此一着。公使庄贾往，苴与贾约，日中会于军门。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夕时，贾始至。苴曰：“何后期？”贾曰：“亲戚送之，故留。”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何相送乎？”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至云何？”对曰：“当斩。”贾始惧，使人驰报景公求救。未及返，遂斩贾以徇三军。久之，公遣使者持节赦贾，驰入军中。穰苴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问军正曰：“军中不驰，今使者驰云何？”对曰：“当斩。”苴曰：“君之使不可斩。”乃斩其仆、军之左骹、马之左骖，以徇三军。乃阅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自身抚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饷士卒，而自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后勒兵，于是病者皆求行，争出赴战，大败晋师。

791 李光弼

史思明屯兵于河清，欲绝光弼粮道，光弼军于野水渡以备之。既夕，还河阳，留兵千人，使将雍希颢守其栅曰：“贼将高廷晖、李日越，皆万人敌也，至勿与战，降则俱来。”诸将莫渝其意，皆窃笑之。既而思明果谓日越曰：“李光弼长于凭城，今出在野，汝以铁骑宵济，为我取之，不得则勿反。”日越将五百骑，晨至栅下问曰：“司空在乎？”希颢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颢，吾死必矣。”遂请降。希颢与之俱见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腹心，高廷晖闻之亦降。或问光弼，降二将何易也。光强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战，闻我在外，以为可必取，日越不获我，势不敢归。廷晖才过于日越，闻日越被宠任，必思夺之矣。”

《传》云：作事威克其爱，惠虽小必济。然过威，亦复僭事，史思明是也。



兵智部制胜卷二十二

危事无恒，方随病设。躁或胜寒，静或胜热。动于九天，入于九渊。风雨在手，百战无前。集“制胜”。

792 孙臆二条

孙子同齐使之齐，客田忌所。忌素与齐诸公子逐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乃谓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胜。”忌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五千金。

唐太宗尝言，自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尝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宋高宗问吴璘以胜敌之术，璘曰：“弱者出战，强者继之。”高宗亦曰：“此孙臆驷马之法。”

魏伐赵，赵急请教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臆，臆以刑余辞，乃将田忌，而孙子为师，居辒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救赵，孙子曰：“夫解纷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楹，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尽于外，老弱罢于内。君若不若引兵疾走大梁，致人。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救敝于魏也。”忌从之，魏果去邯郸，致于人。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

793 赵奢

秦代韩，军于阙与。赵王问廉颇：“韩可救否？”对曰：“道远险狭难救。”又问乐乘，如颇言。及问赵奢，奢对曰：“道远险狭，譬之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乃遣奢将而往，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主意已定，不欲惑乱军心也。秦军军武安西，鼓噪勒兵，屋瓦皆振。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坚秦人之心。复益增垒。秦间来入，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阙与非赵地也。”奢既遣秦间，乃卷甲而趋之，出其不意。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阙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军士许历，请以军士谏，奢曰：“内之。”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奢许诺，许历请就诛，奢曰：“胥后令。”至邯郸，历复请谏曰：“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奢许诺，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遂解阙与之围。

孙子曰：“反间者因敌间而用之。”又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为争地。”阙与之捷是也。许历智士，不闻复以战功显何哉，于汉广武君亦然。



794 李 牧

李牧，赵北边良将也。尝居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幕府，为士卒费，日击牛饷士，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如此数岁，匈奴以牧为怯，虽赵边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岁余，匈奴每来，出战数不利，死亡多，边不得田畜。乃复请李牧。牧固称疾，赵王强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可奉令。”王许之，李牧如故约，匈奴终岁无所得，然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人，佯北以数千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万余骑，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不敢近边。

厚其遇，故其报重，蓄其气，故其发猛，古名将用死士之力，往往一试而不再，亦一试而不必再也。今之所谓兵者，除一两家丁外，率丐而甲，炅而立者耳。呜呼！炅也，丐也，又多乎哉！

795 周亚夫二条

吴、楚反，景帝拜周亚夫太尉击之，既发至霸上，赵涉遮说之曰：“吴士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人于殽、阨之间。且兵事尚神密，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计，至洛阳，使搜殽间，果得伏兵。

太尉会兵荥阳，坚壁不出，吴方攻梁急，梁求救。太尉守便宜欲以梁委吴，不肯往。梁王上书自言，帝使使诏救梁，太尉亦不奉诏，而使轻骑兵绝吴楚后。吴兵求战不得，饿而走，太尉出精兵击破之。

吴王之初发也，其大将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他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魏延子午谷之计相似。此亦一奇也。吴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何不谏他勿反。若籍人兵亦且反王。”于是吴王不许。少将王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利险，汉多单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咸阳武库，食廩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老将皆言此少年摧锋可耳，安知大虑。吴王于是亦不许。假令二计得行，亚夫未遽得志也。亚夫之功，涉与吴王分半，而后世第功亚夫，竟无理田桓二将军之言者，悲夫。○李牧、周亚夫，皆不万全不战者，故一战而功成。赵括以轻战而败，夫差以累战而败，君知不可战而不禁之，子玉之败是也，将知不可战，而迫使之，杨无敌之败是也。

796 周 访

贼帅杜曾，屡败官兵，威震江沔，元帝命周访击之。访有众八千，进至沔阳，曾等锐



气甚盛，访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使将军李常督左甄，许朝督右甄，访自领中军，高张旗帜。曾果畏访，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军，访甚恶之，自于阵后射雉，以安众心。令其众曰：“一甄败，鸣三鼓；两甄败，鸣六鼓。”赵嗣兵属左甄，力战败而复合，嗣驰马告访，访怒，叱令更进。嗣号哭复战，自旦至申，两甄皆败。访闻鼓音，选精锐八百人，自行酒饮之，敕不得妄动，闻鼓响乃进。贼未至三十步，访亲鸣鼓，将士皆腾跃奔赴，曾遂大溃，杀千余人。访夜追之，诸将请待明日，访曰：“曾骁勇善战，向之败也，彼劳我逸，是以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灭。”鼓行而进，遂定汉沔。曾等走固武当，访出不意，又击破之，获曾。

先委之以两甄，以敝其力，以骄其气，卒然乘之，乃可奏功，然兵非素有节制，两甄先不为尽力矣。

797 陆逊陆抗

昭烈率众伐吴，自巫峡至夷陵，连营七百余里，而先遣吴班将数千人，平地立营以挑战。吴诸将皆欲击之，陆逊不许曰：“此必有谲。”坚壁良久，昭烈知计不行，乃引伏兵从谷中出，凡八千人。逊谓诸将曰：“所以不听击班者，正为此也，今而后吾知所以破之矣。”乃敕于暮夜，人各持茅一把，每间一营，辄攻一营，同时火举，首尾不能相救，于是四十余营，一战俱破。

魏文帝闻昭烈树棚连营状，顾谓群臣曰：“备不知兵，必破矣，岂有七百里连营，而可以拒敌者乎，包原隍险阻以营军者，必为敌擒，此兵忌也。”后七日而孙权捷书至。以昭烈之老于行间，而识不及曹丕，何也！岂所谓老将至而毫及之乎？

昭烈之伐吴，苻坚之寇晋，皆倾国之兵也。然昭烈之谋狡，故宜静以待之。苻坚之气骄，故宜急以挫之。狡谋穷则敌困，骄气挫则敌衰，所以虽众，无所用之也。按：淝水之役，苻融攻陝石，坚留大军于项城，自引轻骑八千就之。朱序乃私于谢石曰：“若秦兵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石从之焉。

西陵督步阐以城降晋抗闻，日夜督兵赴西陵，别筑严围，使内可围阐，外可御寇，而不攻城。诸将咸谏曰：“及兵之锐，宜急攻阐，比晋救至，阐必救矣，何事于围，而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甚固，而粮又足，其缮修备御具，皆抗所亲规，攻之急未能克，而救且至，救至而无备，表里受敌，何以御之。”诸将犹不谓然，抗欲服众，乃听令一攻，果不利，于是围备始力。未几，晋杨肇帅兵来救，时我军都督俞赞忽亡诣肇。抗曰：“赞军中旧吏也，知吾虚实，吾尝虑夷兵，素不管练，若敌来攻，必先此处。”是夜易夷民，而悉以旧将统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处，抗击之，矢石雨下，肇夜遁，抗不追，而但令鸣鼓发喊，若将攻者。肇大溃引去，遂复西陵，诛阐。

陆逊、陆抗，是父是子。

798 邓艾

邓艾与郭淮合兵，以拒姜维，维退，淮因西击羌。艾曰：“贼去未远，或能复还，宜

分诸军以备不虞。”于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维遣廖化自水南向艾结营，艾谓诸将曰：“维令卒还，吾军少，法当来渡，而不作桥，此维使化持吾，令吾不得动，棋逢敌手。维必自东袭取洮城矣。”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潜军，径到洮城，维果来渡，而艾先至，据城，得以不破。

799 唐太宗三条

唐兵围洛阳，夏主建德悉众来援，诸将请避其锋。郭孝恪曰：“世充穷蹙，垂将面缚，建德远来助之，此天意欲两亡之也，宜据武牢之险以拒之，伺间而动，破之必矣。”记室薛收曰：“世充府库充实，所将皆江淮精锐，但乏粮食，故为我持。建德自将远来，亦当挫其精锐，朱序破苻秦之策。若纵之至此，两寇合从，转河北之粟，以馈洛阳，则战争方始，混一无期。今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勿与战，大王亲帅骁锐，先据成皋，以逸待劳，皆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旬，两主就缚矣。”世民从之，由是夏主迫于武牢，不得行。

按是时凌敬言于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从重将守之，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薄津，蹈无人之境，拓地收元，则关中震惧，而郑围自解矣。”妻曹氏亦曰：“祭酒之言是也。”夫此特孙子旧策，妇人犹知之，而建德不能用，以至败死，何哉？

谍告夏主伺唐，牧马于河北，将袭武牢。世民乃北济河南，临广武而还，故留马千余匹，牧于河渚以疑之。建德果悉众出牛口，置阵亘二十里，鼓行而进。诸将皆惧，世民升高望之，谓诸将曰：“贼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度险而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矣。”建德列阵，自辰至午，士卒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世民命宇文士及将三百骑，经建德阵西，尝之。驰而南上。建德阵动，世民曰：“可击矣。”帅轻骑先进，大军继之，直薄其阵。方战，世民又率史大柰等，卷旆而入，出于阵后，陈唐旗帜，夏兵见之惊溃。

秦王世民至高墟，薛仁果使宗罗睺将兵拒之。世民坚壁不出，诸将请战。世民曰：“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贼恃胜而骄，有轻我心，宜闭垒以待之，彼骄我奋，可一战而克也。”乃令军中曰：“敢言战者斩。”相持六十余日，仁果粮尽，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窋营于浅水原以诱之。罗睺大喜，尽锐攻之，数日，世民度其已疲，谓诸将曰：“可以战矣。”使庞玉陈于原南，罗睺并兵击之，玉几不能支，世民乃引大军，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帅骁骑陷阵。罗睺军溃，世民帅骑追之。窦轨叩马苦谏，世民曰：“破竹之势，不可失也。”遂进围之。仁果将士多叛，计穷出降，得其精兵万人。诸将皆贺，因问曰：“大王一战而胜，遽舍步兵，又无攻具，直造城下，众皆以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罗睺所将，皆陇外骁将悍卒，吾特出不意破之，斩获不多，若缓之，则皆入城，仁果抚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则散归陇外，折摧虚弱，仁果破胆，不暇为谋，此吾所以克也。”

800 李靖

萧铣据江陵，诏李靖同河间王孝恭安辑，阅兵夔州。时秋潦涛濊涨恶，铣以靖未能



下，不设备。诸将亦请江平乃进。靖曰：“兵事以速为神，今士始集，锐不及知，若乘水传垒，是震雷不及塞耳，仓卒召兵，无以御我，此必擒也。”孝恭从之，帅战舰二千余艘东下，拔其荆门、宜都二镇，进至夷陵，萧铣之罢兵营农也，才留宿卫数千人。闻唐兵至，大惧，仓卒征兵，皆在江领之外，道途阻远，不能遽集，乃悉见兵出拒战。孝恭将击之，李靖止之曰：“彼救败之师，策非素立，势不能久，不若且驻南岸，缓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归自守，分兵势弱，我乘其懈而击之，蔑不胜矣，今若急之，彼则并力死战，楚兵栗锐，未易当也。”孝恭不从，留靖守营，自帅锐师出战，果败，走趋南岸。铣众委舟，收掠军资，人皆负重。靖见其众乱，纵兵奋击，大破之，乘胜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获舟舰。李靖使孝恭尽散之江中，诸将皆曰：“破敌所获，当藉其用，奈何弃以资敌。”靖曰：“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而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窥伺，动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铣援兵见舟舰，果疑不进。

801 朱 隽

黄巾贼党韩忠，以十万人据宛，诏朱隽以八千人讨之。隽张围结垒，起土山以临城内，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西南，隽自将精兵五千，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于城，惶惧乞降。时司马张超等议听之，隽曰：“兵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者。今海内一统，独黄巾造逆，纳降，徒长逆萌，非长计。”急攻之不克，隽乃登土山望之，顾谓张超曰：“吾知之矣，贼外围周固，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不如撤围，并兵入城，忠见围解，势必自出，出则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解围，忠果出，因击，大破之。

802 耿 弇

张步弟蓝将精兵二万守西安，而诸郡合万人守临淄，相距四十里。耿弇进军二城之间，视西安城小而坚，临淄虽大，实易取。乃下令，后五日攻西安，蓝闻日夜警备，至期夜半，弇敕诸将皆蓐食。及旦，径趋临淄，半日拔其城。蓝惧，弃城走，诸将曰：“敕攻西安，而乃先临淄，竟并下之，何也？”弇曰：“西安闻吾攻，必严守具，临淄出不意而至，必自惊扰，攻之必立拔。拔临淄，则西安孤，此击一而得二也。若先攻西安，顿兵坚城，死伤必多，即拔之，吾深入其地，后乏转输，旬月间不自困乎。”诸将皆服。

803 韦 叡 三条

梁天监四年，王师北伐，命韦叡督军，攻小岷城。既至，城中忽出数百人，阵于门外，叡曰：“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完，而无故出人于外，此必其骁劲者也，先挫其劲，城一鼓可拔。”诸将疑不前，叡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法不可犯也。”兵遂进，殊死战，魏兵大溃。急攻之，城遂拔。

劄进攻合肥，先按行山川曰：“吾闻之，汾水可灌平阳，绎水可灌安邑。”乃为之堰肥水堰城，而魏援兵大至，诸将惧，请表益兵，劄笑曰：“贼已至而请兵，虽鞭之长，能及马腹乎。”初战不利，诸将议退巢湖，又议走保三义。劄怒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妄动者斩。”乃取伞扇麾幢树堤下，示无动意，而更筑垒于堤以自固。久之堰水满，魏救兵无所用，城竟溃。

魏中山王元英，以百万众寇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帝遣曹景宗将大兵往救，敕劄帅所部往会之。劄自合肥径进，时魏兵声势甚盛，诸将惧，请缓行，劄曰：“钟离望救甚急，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可缓乎，魏兵深入，已堕吾腹中，勿忧也。”不旬日至，遂于景宗营前二十里，一夜掘长堑，树鹿角，截土为城，比晓而营立，元英惊以为神。英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劄乃装大舰，乘淮水暴涨，竟发以临其垒，而令小船载苇藁，灌之膏油，乘风纵火，烟焰障天，倏忽之间，桥栅尽坏。我军乘势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一不当百，魏兵大溃，元英仅以身免。昌义之得报，不暇语，但直叫曰：“更生更生。”

时魏人歌曰：“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虎。”韦即劄，吕即吕僧虔，萧者，临川王宏也。

804 马 燧

马燧既败田悦，会救至，悦复振，悦壁洹水，淄青军其左，恒冀军其右。燧进屯邺，请益兵，诏河阳李芑，以兵会次于漳。悦遣将王光进，以兵守漳之长桥，筑月垒以扼军路。燧于下流以铁锁维军数百绝河，载土囊遏水而渡。悦知燧食乏，坚壁不战。燧令士赍十日粮，进营仓口，与悦夹洹而军，造三桥，逾洹日挑战。悦不出，阴伏万人，欲以掩燧。亦通。燧令诸军夜半食，鸡鸣时鸣鼓角，而潜师并洹趋魏州，攻其所必救。下令曰：“须贼至，止为阵，留百骑，持火匿桥旁，待悦众尽渡，乃焚桥。”燧行十余里，悦果率众逾桥，乘风纵火，鼓噪而前。燧令兵士无动，除榛莽，广百步，勇士五千人，先为阵以待悦。以逸待劳。比悦至，火止，气少衰。燧将兵奋击，大败之，悦还走，而三桥已焚矣，悦众赴水死者，不可胜计。

805 郑子元 李晟

桓王怒郑不朝，以诸侯伐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支，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曼伯为右拒，祭仲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郑伯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二十五车为偏，五人为伍。伍乘弥缝，战于濡葛，命二拒曰：“旂大将之麾。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

吐蕃尚结赞兵逾陇岐，李晟选兵三千，使王泌伏汧阳旁，诫之曰：“蕃军过城下，勿击首尾，首尾纵败，中军力全，但候其前军已过，见五方旗武豹衣，则其中军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泌如晟节度，过结赞，即出奋击，贼皆披靡。泌军不识结赞，故结赞仅



而免。

霸王不祥，而三国非郑敌，故先动其左右以摇之。尚结赞劲而狡，小挫未可得志，故专力于中军，出不意以突之。若鄢陵之战，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于中军王族，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以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此又因晋楚力敌而然，故曰：“知彼知己，兵法何常之有。”

806 刘 锜

刘锜字信叔。赴官东京，至涡口方食，忽暴风拔坐帐。锜曰：“此贼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进，闻金人败盟南下，已陷东京。锜与将佐舍舟陆行，急趋至顺昌。知府陈规见锜问计，锜询知城中有米万斛，乃议敛兵入城，为守御计。诸将谓金不可敌；请以精锐遮老稚，顺流还江南。锜曰：“东京虽失，幸全军至此，有城可守，奈何弃之，故言去者斩。”置家寺中，积薪于门，戒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李光弼纳刀于鞘中相似。乃分命诸将守诸门，明斥堠，募土人为间谍，要紧。于是军士皆奋。时守备一无可恃，锜督取车轮辘埋城上，又撤民户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毕，而金兵已至城下矣。初，锜传城筑羊马垣，穴垣为门，至是蔽垣为阵。金人纵矢，皆自垣端铁着于城，或止中垣上。锜用破敌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门射敌，无不中者。敌稍却，即以步兵邀击，溯河水死者无算。金兵移寨二十里，锜遣阎充募壮士五百人，夜斫其营。是夕天欲雨，电光四起，见辮发者辄斫之。金兵复退十五里，锜复募百人以往，命折竹为器，如市井儿以为戏者，人持一以为号，直犯金营，电一闪，则奋夺，电止则匿不动，敌众大乱。百人者闻吹声而聚，金人益不能测，用百人如一人，又如千人万人，兵至此神矣。终夜自战，积尸盈野。兀术在汴闻之，即索靴上马，率十万众来援。诸将谓宜乘方胜之势，具舟全军而归。锜曰：“敌营甚迹，而兀术又来，吾军一动，彼蹶其后，则全功俱废矣。”锜募得曹成等二人，谕之曰：“遣汝作间，事捷重赏，第如吾言，敌必不杀汝，今置汝绰路骑中，汝遇敌，则佯堕马，为敌所得，帅问我何如人，则曰：‘太平边师子喜声妓，朝廷以两国讲好，使守东京，图逸乐耳。’”已而二人果如其言，兀术大喜，即置鹅车，炮具不用。兀术之败，只为太自恃轻敌故。翌日，锜登城，望见二人来，缒而上之，乃敌械成等来归，以文书一卷，系于械上。锜惧惑军，立焚之。有主意。兀术至城下，谴责诸将，诸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帅临城自见。”适锜遣耿训请战。兀术怒曰：“刘锜何敢与我战，以吾力破尔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训曰：“太尉非但请与太子战，且谓太子必不敢济河，愿献浮桥五所，怒而致之。济而大战。”迟明，锜果为五浮桥于河上，敌用以济。锜遣人毒颍上流及草中，戒军士虽渴死，毋饮于河，饮者夷其族。时大暑，敌远来，昼夜不解甲。锜军番休，更食羊马垣下，而敌人马饥渴，饮食水草者，辄病。方晨气清凉，锜按兵不动，逮未申间，敌气已索，忽遣数百人出西门接战。俄，以数千人出南门，戒令勿喊，但以锐斧犯之，敌大败，兀术遂拔营北去。是役也，锜兵不盈二万，出战仅五千人，金兵数十万，营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声震山谷，营中喧哗，终夜有声，而我城中寂然，不闻鸡犬。唯能以逸待劳，终以大胜。

朱晦庵曰：顺昌之役，正值暑天，刘锜分部下兵五千为五队，先备暑药，饮酒食肉，以一副兜牟与甲，晒之日下，时令人以手看着热如火，不可着手，乃换一队。军至，令吃



肉饮酒，少定与暑药，遂各援兵出西门战。少顷又换一队出南门，如此数队，分门迭出迭入，虏遂大败。缘虏众多，其立无缝，仅能操戈，更转动不得。而我兵执斧直入人丛，掀其马甲，以断其足，一骑才倒即压数骑，杀伤甚众。金人至是，方有怯中国之意，遂从和议耳。

807 韩世忠

世忠驻镇江，金人与刘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备，图进取，辞旨恳切。世忠遂自镇江渡师，俾统制解元守高邮，候金步卒，亲提骑兵，驻大仪，当敌骑，伐木为栅，自断归路。令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给良臣有绍，移屯守江。灵变。良臣疾驰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而上马令军中曰，视吾鞭所向。于是引军至大仪，勒五阵，设伏二十余所，约闻鼓即起击。良臣至金军，金人问王师动息，具以所见对。聂儿孛堇闻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仪五里，别将挾孛也引千骑过五阵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兵四起，旗色与金人旗杂出，金军乱，我迭进，督嵬军各持长斧，上搯人胸，下斫马足。敌披重甲，陷泥淖，世忠麾劲骑，四面蹂躏，人马俱毙，遂擒挾孛也等。

808 曹 玮

曹玮知渭州，时年十九，尝出战小捷，虏引去。玮侦虏去已远，乃缓驱所掠牛马辎重而还。虏闻玮逐利行迟，师又不整，遽还兵来袭。将至，玮使谕之曰：“军远来，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急，请休憩士马，少选决战。”虏方甚疲，皆欣然解严，歇良久。玮又使谕之，歇定，可相驰矣。于是鼓军而进，大破之。因谓其下曰：“吾知虏已疲，故为贪利以诱之。比其复来，几行百里矣，若乘锐以战，犹有胜负，远行之人，小憩则足痹不能立，妙。人气亦阑，吾以此取之。”玮在军得人死力，平居甚暇，乃用师出入若神。一日张乐饮僚吏，中坐失玮所在，明日，徐出视事，而贼首已掷庭下矣。贾同造玮，欲按边，邀与俱同，问从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骑，见甲士三千环列，初不闻人马声。

只看城中肃然，不闻鸡犬，便知刘錡必能胜敌。只看甲士三千环列，初不闻人马声，便知敌必不能犯曹玮。

809 狄武襄

狄青字汉臣，汾州人。在泾原，常以寡当众，密令军中闻钲一声则止，再声则严阵而阳却，使敌不测。声止即大呼驰突，士卒皆如教。才遇敌未接，遽声钲，士卒皆止，再声再却。虏大笑曰：“孰谓狄天使勇。”钲声止，忽前突之，虏兵大乱，相蹂多死，追奔数里，前临深涧，虏忽壅遏山隅。青遽鸣钲而止，虏得引去。时将佐悔不追击，青曰：“奔命之虏，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谋。军已大胜，残寇不足贪也。”依智高反邕州，诏以青为宣抚使击之，或言贼标牌不可当，青曰：“标牌，步兵也，遇骑兵，必不能施。愿得西边蕃落民自从。”或又言：“南方非骑兵所宜。”青曰：“蕃部善射，耐艰苦，上下山如平地，当瘴未发时，疾驰破之，必胜之道也。”及行，日不过一驿，所至州，辄休士一日。未战



养力。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约束，军人有夺逆旅菜一把者，立斩以徇，于是一军肃然。时智高还守邕州，青惧昆仑关险阨，为所据，乃按兵不动。下令宾州，具五日粮，休士卒。值上元节，令大张灯烛，首夜宴将佐，次夜宴从军官，三夜饷军校。首夜乐饮彻晓，次夜大风雨，二鼓时，青忽称疾，暂起如内，久之，使人渝孙沔，令暂主席行酒，少服药乃出。数使劝劳座客至晓，客未敢退，忽有驰报者云：“夜时三鼓，元帅已夺昆仑关矣。”自营中且不知，况敌人乎。青既渡，喜曰：“贼不知守此，无能为也。”已近邕州，贼方觉，逆战于归仁铺，青登高望之，贼据坡上，我军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骑兵于后。蛮使骁勇者当前，尽执长枪，前锋孙节，战不利死。将士畏青，莫敢退。畏主将必不畏敌矣。青登山执五色旗，麾骑兵为左右翼，出其后，断蛮军为三，旋而击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复左，左者复右，贼不知所为。贼之标牌军为马军所冲突，皆不能驻。枪立如木，我军又纵马上铁连枷击之，遂皆披靡。智高焚城遁去。

按：是役谏官韩绛言：青武人不足专任，顾其人何如，岂在文武。请以侍从文臣为之纲。时庞籍独为相，赖有此人。对曰：“属者王师屡败，皆由大将轻，偏裨自用，不能制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从之臣副之，号令复不得行。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专以智高事委之，必能办贼。”兵法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于是诏岭南用兵，皆受节制。成功在此。青临行，上言古之俘馘，奏凯割耳鼻则有之，不闻以获首者。秦汉以来，获一首赐爵一级，因谓之首级，故军士争首级，以致相杀。又其间多以首级为货，售于无功不战之人，此从来大弊。愿一切罢之。二条皆名言，可为命将成功之法。○又青行时，有因贵近求从行者，青谓之曰：“君欲从行甚善，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从青之士，击贼有功，当有厚赏，不然，军中法重，青不能私，君自思之，愿行则即奏取君矣。”于是无复敢言求从行者。即此一节，知青能持法，必能成功。又，青既入邕州，敛积户内，有衣金龙之衣者，又得金龙楯于其傍，或言智高已死，当亟奏。青曰：“安知非诈，宁失智高，敢欺朝廷耶。”合观二事，不惟不敢使人冒功，即己亦不敢冒不可知之功。

810 威宁伯

王越抚大同，一日大雪，方坐地炉，使诸伎抱琵琶捧觞侍，而一千户调虏还，即召入与谈虏事甚析，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饮之，复谈则益喜，命弦琵琶而侑酒，即并金卮与之。高。已又谈则又喜，指伎中最姝丽者曰：“欲之乎，更高。以乞汝。”自是千户所至为效死力，积功至指挥。其夜袭虏帐，将至，风暴起，坐翳目，众惑欲归。一老卒前曰：“天赞我也，去而风，使虏不觉。归而卒遇虏入掠者还，而我据上游，皆是风也。”越不觉下马拜，功成，推卒功以为千户。

乎蔡乘雪，夺昆关乘雨，破大同又乘风，而皆以夜，所谓出其不意也。威宁恩结千户，是大手段，至推功小卒，即淮阴北面左车，意何以加此。文臣中那得此等快士。其雄略又出韩襄毅、杨文襄上矣。百陈钺何敢望之，而阿丑以两钺为戏，老韩同传，非公论也。



811 尔朱荣

葛荣举兵向京师，众百万，相州刺史李神隼闭门自守，尔朱荣率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备道兼行，东出滏口。葛荣列阵数十里，箕张而进，荣潜军山谷为奇兵，分督将以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令所在扬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密勒军士，马上各赍袖棒一枚，至战时，虑废腾遂，不听斩级，使以棒棒之而已。号令严明，将士同奋，荣身自陷阵出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擒葛荣，余众率降。荣以贼徒既众，若即分辖，恐其疑惧，乃普令各从所乐，亲属相随，任所居止。于是群情喜悦，数十万众，一朝散尽。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领，随便安置，咸得其宜。获其渠帅，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时人服其处分机速。

812 刘江二条

建文三年七月，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营于平村，离城五十里，扰其耕牧，世子督众固守。上闻北平被围，召刘江宿迁人。问策，江慷慨请行，遂与上约曰：“臣至北平，以炮响为号，一次炮响则决围，二次则进城，若不闻第三次炮响，则臣战死矣。臣若得入城，守城者闻救至，勇气自倍，宜令军士人带十炮，俟三次炮响后，为殿者放炮常不绝声，则远近皆为大军继至，平安必骇，散矣。”江遂进兵与安战，悉如其策，大败之。

永乐十七年，江为左都督，镇守辽东，巡视诸岛，相度地形，以金州卫金线岛西北之望海埚，地高可望，诸岛寇所必由，实滨海襟喉之地，请筑城保，立烟墩瞭望。为将宜知地理。一日，瞭者言：东南夜举火有光。江计寇将至，亟遣马步官军，赴埚上小堡备之。令犒师秣马，略不为意，以都指挥徐刚伏兵于山下，百户姜隆帅壮士潜烧贼船，截其归路。乃与之约曰：“旗举炮鸣，伏兵奋击，不用命者斩。”翌日，倭贼二千余人，乘海鲑直逼埚下，登岸鱼贯而行，如入无人之境。江被发举旗鸣炮，伏兵尽起，为两翼而进，贼大败，横尸草莽，余众奔樱桃园。空堡中官兵环而攻之，将士欲入堡剿杀，江不许，故开西壁以纵之，俾两翼夹击，生擒数百，斩首千余级。有遁入鲑者，悉为隆所缚，无一人得免。师还，诸将请曰：“明公见敌意思安闲，及临阵披铠而战，追贼入堡，不杀而纵之，何也？”江曰：“寇远来，必饥且劳，我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固兵家治力之法耳。贼始鱼贯而来，成长蛇阵，故作真武阵以镇服之。贼既入堡，有死之心，我师攻之，宁无伤乎。故纵之出路，而后掩击，即围城必决之意耳，此皆在兵法，诸君未察乎。”

813 马隆

晋太始中，凉州刺史杨欣失羌戎之和，马隆陈其必败。俄而欣战没，河西断绝，帝每有西顾之忧，临朝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隆进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灭贼，何为不任，顾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任臣，当听臣自任，名言。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丑虏不足灭也。”帝许之。乃以隆为武威太守，公卿金谓不宜，横设赏募，胡说。帝不听。隆募限要



引弩三十六钩，弓四钩，立标筒武，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请自至武库选仗，并给三年军资。要紧。隆随西渡温水，虏树机能等众万计，乘险遏隆，或设伏以绝隆后，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为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奇谋间发，出敌不意，转战千里，河西遂通。

814 陶 鲁

天顺初，韩襄毅公征广东峒贼，忧其险阻难下，方食踌躇。适新会丞陶鲁直膳在侧，公顾之问曰：“丞揣我何意？”鲁曰：“得非谋贼耶？”雍曰：“然。丞能为我击贼否。”曰：“匪直能，且易耳。”公怒曰：“吾部下文武百千人，熟视无可当吾寄者，直无当。若妄言合符。”鲁不拜，抗言曰：“夫贼难攻者，非贼难也，我难其攻贼者也，公特未悉我能耳。”公异之，改容问曰：“若所将几何而办。”曰：“三百人足矣。”公曰：“何少也？”曰：“兵在精不在多。”公曰：“唯汝择。”鲁乃标式曰：“孰能力举百钩，矢射二百步者。”军士凡十五万，其比于式者才二百五十人。曰：“未也。”复下令，募数日始足。鲁乃为别将，日操练阵法，劳以牛酒，甘苦共之。士乐为死，卒以先登，大破贼，斩首无算。所得贼穴中金帛，悉分给三百人，要紧。已无与者。贼闻陶家军至，不遁即降，无敢抗。语有之：“一夫决，万夫避。”况三百人乎！

今塞下征兵动数十万，其中岂无三百人哉。谁为鲁者？即有鲁，谁为用鲁者？噫！王弼州曰：“鲁机明内运，而神观不足。县事多不治，或从令尉列见上官，时时昏睡，虽督榜不恤也。韩公威严拟王者，三司长吏见，长跪白事，惴悚失措，鲁事之若不为意，诚异人哉。使在今日，先以不治事，不敬上官，罢去久矣。孰知此丞之有用如是乎。

815 韩雍二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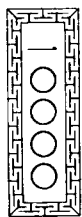
天顺初，两广乱，韩公雍往讨，师次大藤峡，道隘，旁夹水田，有儒生里老数百人，跪持香曰：“我辈苦贼久矣，今幸天兵至，得为良民，愿先三军锋。”公遽叱曰：“是皆贼也，为我缚斩之。”左右初亦疑。既缚，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断颈，截手足，剖肠胃，分挂菁棘中，累累相属，贼大惊沮。

公尝出兵令五鼓战，将领闻贼已觉，恐迟失事，二更即发，大破之。公赏其功，而问以违令之罪。以军令当斩，乃具闻请释，曰：“万一不用命而败，奈何？”人谓公得将将之体。

街亭马谡。好水川任福。之败，皆以违令致之，如不贪功而后功成于万全，公之虑远矣。

816 李继隆

淳化中，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阴与弟继迁谋叛。朝廷遣李继隆率兵讨之。继隆夜入绥州，欲径袭夏州，或谓夏州贼帅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据石堡，以观贼势。继隆曰：“不然，我兵既少，若径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众寡。若先据石



堡，众寡一露，岂能复进。”乃引兵驰入抚宁县，继捧犹未觉，遂进攻夏州，继捧狼狽出迎，擒之以归。

817 吴成器

休宁吴成器由吏员为余姚主簿，时胡梅林用兵之际，闻倭至绍兴，欲择能事者往探，县令已遣丞，丞不欲行。吴大言曰：“探一信，便畏缩，况交锋耶。”丞以告令，令壮其言，荐于院。胡公召见，问吴簿能探贼乎？”曰：“能。”公曰：“若果能往，当以某部二千人畀汝，听汝指挥。”吴曰：“不须如许，但容某自选择乃可。”从之，吴于教场立标，选得五百人，帅以往。所过山村，俱束装谋遁，吴谕之：“无畏，大兵随后至矣，但尔曹须从我戒。”众唯唯听命，吴指山间草积谓曰：“尔若遁，此皆非汝有，今与汝约，以炮声为号，为我举火焚之，我为尔杀贼。”众许诺，夜半，行至陶家畷，探知倭船十三只泊河下，群倭掳掠既饱，聚饮村中，搂妇人而卧。乃分遣五百人，歼其守船者，徙其舟，连举大炮，山民如约皆举火。倭于梦中闻炮声，惊起，则火光烛天，疑大兵至，争窜至河下，已失舟。方榜徨寻觅，吴率众呼噪而至，斩获数百级。倭自此绝不敢犯绍兴，胡公上其功，随升绍兴府判，后升金事。

如此吏员，恐科甲中亦不易得也。

818 王阳明

王阳明以勘事过丰城，闻逆濠之变，兵力未具，亟欲溯流趋吉安。舟人闻豪发千余人来劫公，畏不敢发。公拔剑馘其耳，遂行。薄暮度不可前，潜觅渔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二人，服己冠服居舟中。濠兵果犯舟，得伪者，知公去远，乃罢。公至中途，恐濠速出，乃为间谍，假奉明廷密旨，行令两广湖襄都御史，及两京兵部，各命将出师，暗伏要害地方，以候宁府兵至袭杀。复取仇人数辈，各将公文置袷衣絮中，将发间，又捕折伪太师家属至舟尾，令其觐知，公即佯怒，牵之上岸处斩，已而故纵之，令其奔报。濠获仇，果于囊中搜得公文，遂迟疑不发。公至吉安，调度兵粮粗备，始传檄敛兵，暴濠罪恶。濠知为公所卖，愤然欲出。公谓急犯其锋，非计也，宜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后尾而图之。先复省城，以倾其巢，彼闻必回兵来援，我则出兵邀而击之，此全胜之策。濠果使人探公不出，乃留兵万余守省城，而自引兵东下。公闻濠已出，遂急促各府兵，刻期会于丰城。时濠兵已围安庆，众议宜急往救，公谓：“九江、南康皆已为贼所据，而南昌城中，精悍万余，食货重积，我兵若抵安庆，贼必回军死斗，安庆之兵，仅足自守，必不能出而夹攻。贼令南昌兵，绝我粮道，九江、南康合势撓掇，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其危矣。今我师骤集，先声所加，城中必恐，并力急攻，其势必下，此孙子救赵趋魏之计也。”侦者言新旧厂伏兵万余，侦言甚真。以备犄角，公遣兵从间道袭破之，溃卒入城，城中知王师雨集，皆大骇，遂一鼓下之。濠闻我兵至丰城，即欲回舟，李士实谏，以为必须径往南京，既登大宝，则江西自服。濠不听，遂解安庆之围，移兵泊阮子江，为归援计。公闻濠兵且至，召众议之，众云：“宜敛兵入城，坚避待援。”公曰：“不然，彼闻巢破，胆已丧矣，先出锐卒，要其惰归，一挫其锐，将不战而溃，所谓先声有夺人之气也。”乃指授

伍文定等方略，先以游兵诱之，复佯北以致之，俟其争前趋利，然后四面合击，伏兵并起。又虑城中宗室，或内应为变，亲慰谕之，出给告示，凡胁从皆不问，虽尝受贼官职，能逃归者皆免死，能斩贼徒归降者，皆给赏，使内外居民及乡导人等，四路传布。又分兵攻九江、南康，以绝其援，于是群力并举，逆首就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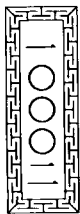
按：陈眉公《见闻录》谓：宸濠之败，虽结于江西，而实溃于安庆。虽收功于王阳明，而实得力于李梧山。李讳充嗣，四川内江人。正德十四年，巡抚南畿，闻宸濠请增护卫，叹曰：“虎而翼，祸将作矣。”遂力陈反状，廷议难之。公乃旦夕设方略，饬武备，以御贼为念。谓安庆畿辅，适当贼冲，非得人莫守，当诸将庭参，于众中独揖指挥使杨锐而进之具眼。曰：“皖城保障，委之于子，毋负我。”十五年，贼兵陷九江，公自将万人屯采石，以塞上游之路，飞檄皖城，谕以忠义，锐感激思奋，相机应敌，发无不捷。节发间牒火牌云：“为紧急军情事，该钦差太监总兵等官，统领边官军十万余，一半将到南京，一半径趋安庆。并调两广狼兵、湖广土兵，即日水陆并进，俱赴安庆会集，刻期进攻江西叛贼，今将火牌飞报，前路官司，一体同心防守，预备粮草，听候应用。”等因宸濠舟至李阳河，遇火牌，览之惊骇，由是散亡居半。继又发水卒千人，盛其幟帜，乘飞舰百余艘，鼓噪而进，声为安庆应援。城中望见，士气百倍。锐即开门出敌，水陆夹攻，贼遂大溃。时宸濠营于黄石矶，闻败宵遁。公自将兵逐北，宸濠奔入鄱阳湖，适遇巡抚王公阳明引兵至湖，遂成擒焉。后论功竟不及公。胡御史洁目击其事，特为论列，不报，故今人盛称阳明，而不及梧山，亦有幸有不幸欤。

又按：宸濠兵起，声言直取南京，道经安庆。太守张文锦与守备杨锐等合谋，令军士鼓噪，登城大骂，激怒逆濠，使顿兵挫锐与坚城之下，而阳明得成其功。虽天夺其魄，而张杨诸公之智，亦足称矣。

819 杨 锐

杨锐守备九江、安庆诸郡，既获江贼，监司喜公曰：“江贼何足忧，所虞者豫章耳。”意指宸濠也，又谓九江为鄱阳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当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于湖口县之高岭，可以远望，有警即可达。乃绘图呈南部及各台，又请造战舰若干艘，习水战于江上。城中治兵食，多浚井。闻宸濠变作，先引军设钩距于江侧，禁勿泄。比寇至，船二百余艘抵岸，为钩距所破。寇攻城复败去，濠泊船南岸，闻不克，大怒。率众分攻五门，各首举木为蔽，甚急。公裂帛布覆纸，裹火药千数，散投所蔽木上，火发尽奔走，火光周匝不绝，寇无所遁。寇复于北濠结木为栈，与城接，挟兵而进。城中大惊，公曰，事急矣，乃诡以大将军火统实石，被绯金鼓迎置城上。寇兵望见，惊惧未进。潜使一卒从间道出，烧栈绝寇，众解结。且溽暑力惫，夜鼾睡去，公募善泅者数人于船中，闻鼾声即斩首，绝其缆，放之中流。又遣一二强卒，突入岸上营，举火炮，城上应之，乘胜捕杀，声震数里。濠浩叹出涕，举帆顺风而返。

安庆不守，则阳明之功不成，故以杨锐附阳明之后。





820 沈希仪

沈都督希仪，初为右江参将，右江城外五里即贼巢，贼訶者、耳目偏官府，即闺闾中稍动色，贼在溪洞数百里外辄知。希仪至，顾令熟徭恣出入，嬉游城中，而求得与徭通商贩者数十人，厚抚之，使为訶。于是贼动静声息，顾往往为我所先得，每出剿，即肘腋亲近不得闻，至期鸣号，则诸兵立集听令。曹玮后身。令曰：“出某门。”旗头即引诸军贸贸行，问旗头，旗头官不知，顷之扎营。贼众至战，方令而伏又左右起，贼大败去。已，贼寇他所，官军又已先在。虽绝远村聚，贼度官军所不至者寇之，军又未尝不在，贼惊以为神，即官军亦不知希仪何自得之也。所雕剿必其剧巢，缚管绳为记，无妄杀。得妇女牛畜，果邻巢者悉还之，唯阴助贼者，还军立剿。曰：“若奈何阴助贼战。”或刀弩而门矚者曰：“罚若牛五，若奈何刀弩矚我师。”于是贼惊服，无敢阴助贼及门矚者。常欲剿一巢，乃佯卧病，所部入问病，谢不见。明日入问，希仪起曰：“吾病思鸟兽肉，若辈能从我猎乎。”裴行俭裴都支同此。即起出猎，去贼一二里而止营，军中乃知非猎也。最后计擒其尤黠猾善战者支解之，四悬城门，见者股栗。常以苦风凄雨，天色冥冥，夜察诸贼所止宿，散遣人赍火若炮，衣毳帽与草色同，潜巢贼中。夜炮举，贼大骇曰：“老沈来矣。”挈妻子逃至山顶，儿啼女咷，往往寒冻死，或触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贼何利？”至天明訶之，则寂无人，已相闻，愈益惊。阴訶之，则老沈固在参府不出也。真是鬼神不测。自此贼胆落，或易面为熟徭，而柳城旁一童子，牵牛行深山，无敢訶者矣。后熟徭既闻公威信，征调他巢，虽惧仇，不敢不往。甚而大雨，徭惧失期，汨溪水以应，论者以为自广西为将，韩观山云之伦，能使徭不为贼，希仪则使徭人攻贼，前此未有也。

821 赵 臣

岑璋者，归顺州土官也，多智略，善养士。田州岑猛，其婿也。猛不法，督抚上反状，诏诸土官，能擒馘猛者，赐秩一级，畀半地，党助者并诛。都御史姚镛将举兵，而虏璋合谋，咨于都指挥沈希仪。沈知部下千户赵臣与璋善，召臣问计曰：“微闻璋女失宠，璋颇恨猛，吾欲役璋破猛如何？”臣对曰：“璋多智而持疑，直语之必不信，可以计遣，难以力役也。”沈曰：“计将安出？”臣曰：“镇安、归顺，世仇也，公使人归顺，则镇安疑，使人镇安，则归顺疑，公若遣臣征兵镇安，璋必邀臣询故，而端倪可动也。”沈如计遣臣，臣枉道诣璋所，坐而叹息，璋叩之不言。明日，璋置酒款臣，固叩之：“军门督过我耶？璋受侮邻仇，将逮勘耶？”臣皆曰：“否、否。”璋愈疑，乃挽臣卧内，跪叩之。臣潸然泪下，璋亦泣曰：“嗟乎赵君，璋今日死即死耳，君何忍秘厄我。”臣曰：“与君异口异心，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曰：“何故？”臣曰：“军门奉旨征田州，谓君以妇翁党猛，将檄镇安兵袭君，我不言，君必死矣，我言之，而君骤发，败机事，我必死，是以泣耳。”璋大惊顿息曰：“今日非赵君，我族矣。”遂强臣称病留传舍，而亟遣人驰军门，备陈猛反状，恐波及，愿自效。沈许之，遂以白镞。镞始专意攻猛。猛子邦彦，守工尧隘，璋阳遣千人助之，使为内应，皆以寸帛缀裙为识，而潜以告沈。时田州兵死守隘，众莫敢前，沈独往，战三合，沈以奇兵千余骑，间道绕隘侧，旗帜闪闪。归顺兵呼

曰：“天兵从间道入矣！”序间秦兵类此。田州兵惊溃，沈乘之，斩首数千，邦彦死。猛闻败欲自经，璋诱之，多事。使走归顺，奉以别馆，而别将胡尧元等嫉沈功，可恨。欲以万人捣归顺。璋先觉之，遣人持百牛千醢迎军三十里，谓尧元曰：“昨猛败，将越归顺，走交南，璋邀击之，猛目集流矢南去，不知所往，急之恐虜为变，幸缓五日，当搜致。”尧元许之，璋复构茅舍千间，有用之才。一夕而訖，诸军安之，无进志。璋还诘猛曰：“天兵退矣，然非陈奏不白。”猛曰：“然，顾安得属草者。”璋即令人为猛具草，促猛出印封之。既知猛印所在，乃置酒贺猛，鼓乐殷作，酒半，璋持鸩饮献曰：“天兵索君其急，不能相庇。”猛大呼曰：“堕老奸矣。”遂饮药死。璋斩其首并印，从间道驰诣军门，而斩他囚贯猛尸，诣掷诸军，诸军鬻争，击杀十余人。飙驰军门，则猛首已臬一日矣。诸将大恚恨，遂浸淫毁璋，而布政某等，复阴害膜，倡言猛实不死，死者道士钱一真也。御史石金遂劾膜落职，好御史。而希仪等功俱不叙，璋快快，遂黄冠学道。见田汝成《留青日札》。

田汝成曰：岑猛之伏诛也，岑璋擒之，赵臣启之，沈希仪主之，而功皆不录，其何以劝后。两广威令浸不行于土官类此，书生无远略，琐琐戚戚，兴谗参嫉，宁惜军国重轻哉！○王弇州一代史才，其叙岑猛事，亦谓猛实不死，岂惑于石御史之言耶。李福达之狱，迄无确见，不知异日又何定真伪也。

822 王 式

浙东贼裘甫作乱，以王式为观察使讨平之，诸将请于式曰：“公始至，军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贼聚谷以诱饥人，吾给之食，则彼不为盗，且诸县无守兵，贼至则仓谷适足资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尽行，徒惊士马耳。”“使儒卒为候骑，而少给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遇敌则不量力而斗，斗死则贼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兵智部诡道卷二十三

道取其平，兵不厌诡。实虚虚实，疑神疑鬼。彼暗我明，我生彼死。出奇无穷，莫知所以。集“诡道”。

823 郑公子突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见者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戎师大奔。

茅元仪曰：千古御戎，不出数语，今则反是，戎安得不逞。

824 夫概王

吴败楚师于柏举，追及清发，将击之。阖闾之弟夫概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大败楚人，五战及郢。

825 斗伯比

楚武王侵随，使求成焉，而军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斗伯比曰：“我之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图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宠，请羸师以张之。”少师归，请追楚师，季梁请曰：“楚之羸，其诱我也。”乃止。

当时微季梁，几堕楚计。楚子反有言，围者拊马而秣之，使肥者应客，故凡示弱者，皆诱也。○汉兵乘胜追匈奴，高帝闻冒顿居上谷，使人觇之。冒顿匿其壮士肥牛马，见老幼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复使刘敬往，敬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矜夸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上不听，果围于白登。○天后中，契丹李尽忠万荣之破营府也，以地牢囚汉俘数百人，闻麻仁节等诸军将至，乃令守者给之曰：“家口饥寒，不能存活，待国家兵到即将耳。”一日引出诸囚与之粥，慰曰：“吾等乏食养汝，又不忍杀汝，总放归若何。”众皆拜伏乞命，乃纵去。至幽州，具言其故。兵士闻之，争欲先入。至黄窰峪，贼又令老者投官军，送遣老牛瘦马于道侧。仁节等弃步卒，将马先入，贼设伏横截军将，生擒仁节等，全军皆没。二事皆类此。

826 芳 贾

楚大饥，庸人率群蛮叛楚，麇人师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无策。芳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要紧着。夫庸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于杨窗，三宿而逸，曰：“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复大师，庸策。且起王卒，合而后进。”师叔曰：“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陔隰也。”又与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驸会师于临品，分为两队以伐庸，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楚以不徒而存，宋以南渡而削，我朝土木之变，徐武功倡言南迁，赖肃愍诸公不惑其言，不然，事未可知矣。

827 田 单

燕昭王卒，惠王立，与乐毅有隙。肉先腐而虫生。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宣言曰：“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畏诛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所惧，惟恐他将来，即墨残矣。”燕王以为然，使骑劫代毅，毅归赵，燕军共忿，而田单乃令城中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飞鸟悉翔舞下食，燕人怪之。田单因宣言曰：“神来下教我。”乃令城中曰：“当有神人为我师。”有一卒曰：“臣可以为师乎。”此卒通窍。因反走，田单乃起，引还，东乡坐师事之。卒曰：“臣欺君，实无能也。”单曰：“子勿言。”因师之，每出约束，必称神师，乃宣言曰：“吾惟惧燕军之剿，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即墨败矣。”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人见齐诸降者悉剿，皆坚守，惟恐见得。单又宣言：“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为寒心。”燕军尽掘冢墓，烧死人，骑劫愚一至此。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饷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约降于燕，燕皆呼万岁。田单乃收民金得千镒，令即墨富豪遗燕将曰：“即墨即降，愿无掳掠吾族家妻妾。”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由此益懈。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绘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应神师。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遂杀骑劫。

胜、广假妖以威众，陈胜与吴广谋举事，欲先威众，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腹中书，怪之。又令广于旁近丛祠中夜篝火，作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于是卒皆夜惊，且相率语，往往指目胜。世充托梦以誓师，王世充欲击李密，恐众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梦见周公。乃立祀于洛水之上，遣丞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当有大功，不则兵皆疫死。世充兵皆楚人，信巫，故以惑之，众皆请战，遂破密。皆神师之遗教也。○王德征秀州贼邵青，谍言，将用火牛。德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彼不知变，只成擒耳。”先命合军持满，阵始交，万矢齐发，牛皆反奔，我师



乘之，遂歼贼众。此可为徒读兵书者之戒。陈涛斜之东战亦犹是。

伯比羸师以张之，芴贾则累北以诱之，至于田单，直请降矣。其诈弥深，其毒弥甚。句践以降吴沼吴，伯约以降会谋会，真降且不可信，况诈乎。汉王之逛楚，黄盖之破曹，皆以降诱也。岑彭、费祎，皆死于降人之手。噫！降可以不察哉。必也谅己之威信，可以致其降者何在，而参之以人情，揆之以兵势，断之以事理，度彼不得不降，降而必无变计也，斯万全之策矣。

828 江东桥

陈友谅既陷太平，据上流，遣人约张士诚同侵建康。或劝上自将击之，上曰：“敌知我出，以偏师缀我，而大军顺流直趋建康，半日可达，吾步骑急回，百里趋战，兵法所忌。”乃召康茂才谓曰：“二寇相合，为患必深，若先破友谅，则东寇胆落矣，汝能速之使来乎。”茂才曰：“家有老閤者，旧尝事友谅，令往必信。”遂令閤者赍书，乘小舡径至伪汉军中，许以内应，友谅果信之，甚喜，问康公曰：“今何在？”曰：“见守江东桥。”又问：“桥何如？”曰：“木桥也。”赐食遣还，嘱曰：“吾即至，至则呼老康为号。”閤者还告，上曰：“此落吾彀中矣。”乃使人撤木桥，易以铁石，一宵而成。冯胜、常遇春率三万人，伏于石灰山侧，徐达等军于南门外，杨璟驻兵大胜港，张德胜、朱虎率舟师出龙江关外，上总大军于卢龙山，令持帜者偃黄帜於山之右，偃赤帜於山之左，戒曰：“寇至则举赤帜，闻鼓声则举黄帜，伏兵皆起。”是日，友谅果引舟师东下，至大胜港，水路狭，遇杨璟兵，即退出大江，径以舟冲江东桥，见桥皆铁石，乃惊疑，连呼老康莫应，始觉其诈。即分舟师千余向龙江，先遣万人登岸立栅，势甚锐。时酷暑，上度天必雨，疑是刘诚意推步。令诸军且就食，时天无云，忽风起西北，雨大至，赤帜举，诸军竞前拔栅。友谅麾军来争，战方合，适雨止，命发鼓，鼓声震，黄帜举，伏发，徐达兵亦至，舟师并集，内外合击，友谅军大败。乘胜逐之，遂复太平。

829 张子房

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峽下军，张良说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郾食其持重宝啗秦将。”秦将果叛，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如因其懈击之。”沛公乃引兵击破秦军。

酈生既说下齐，而韩信袭击，遂至临淄。颡利兵败求和，太宗遣鸿胪卿唐俭等慰抚之，颡利外为卑顺，内实犹豫。李靖谋曰：“颡利虽败，其众尚十余万，若走度碛北，则难图矣，今诏使至彼，虏必自宽，若选万骑袭之，不战可擒也，唐俭辈何足惜。”遂勒兵夜发，大破之。二事俱同之。

830 李广王越

广与百余骑独出望，匈奴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



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乃令诸骑曰：“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彼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多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其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会暮，众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疑汉伏军欲夜取之，皆引去。平旦，广乃归大军。

威宁伯王越与保国公朱永，帅千人巡边，虏猝至，主客不当，永欲走，越止之，为阵列自固，虏疑未敢前。薄暮，令骑皆下马衔枚，鱼贯行，毋反顾，自率骁勇殿，从山后走五十里，抵城，虏不觉。明日乃谓永曰：“我一动，彼蹶击，无噍类矣，结阵，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马无军声，故虏不觉也。”

831 吕蒙马隆

吕蒙既领汉昌太守，与关羽分土接境，知羽有并兼心，且据上流，乃外倍修好。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病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蒙以陆逊才堪负重，而未有远名，乃荐逊自代。逊遗书与羽，极其推让，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权闻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邳阳，尽伏其精兵舳舻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故羽不闻知，直抵南郡。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有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者，其人系蒙乡里，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问，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使还，私相参信，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吏士无斗心，羽遂成擒。

太康初，南虏成奚每为边患，西平太守马隆帅军讨之，虏据险拒守。隆令军士皆负农器，将若田者。虏以隆无征讨意，御众稍息，隆因其无备，进兵击破之。毕隆之政，不敢为寇。

832 孙臆虞诩

魏庞涓攻韩，齐田忌救韩，直走大梁。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已过而西矣。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利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兼程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此树下。”可计，独造。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乱，大败，庞涓自刎。



李温陵曰：世岂有十万之师，三日之内，减至二万，而犹不知其计者乎。

羌寇武都，迁虞诩为武都太守。羌乃率众数千，遮诩于陈仓崤谷。诩军停车不进，而宣言上书请兵，须到乃发。羌闻之，乃分钞旁县，诩因其兵散，日夜进道，兼行百余里。令军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问曰：“孙臆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曰：‘行不过三十里’，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诩曰：“彼众我寡，徐行则易为所及，速进则彼所不测。方见吾灶日增，必谓郡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臆见弱，吾今示强，势不同也。”既到郡，兵不满三千，而羌众万余，攻围赤亭数十日。诩乃令军中，使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诩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大震退，诩因出城奋击，多所伤杀。明日，悉陈其众，更相恐动。诩计贼当退，乃潜遣五百余人，浅水设伏，候其走路，遂果大奔，因掩击，大破之。

833 祖逖等三条

祖逖将韩潜，与后赵将桃豹，分据东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余人运以馈，潜又使数人担米息于道，豹兵逐之，即弃而走。豹兵久饥，以为逖士众丰饱，大惧宵遁。

宋檀道济伐魏累胜，至历城，魏以轻骑邀其前后，焚烧谷草，道济军食尽，引还。有卒亡降魏，俱告之，魏人追之。众汹惧，将溃。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覆其上。及旦，魏兵见之，谓道济资粮有余，以降者为妄而斩之，道济全军而归。

岳飞奉诏招抚岭表，贼曹成不从，乃上奏：“群盗力强则肆横，力屈则就招，不加剿而遽议招，未易也。”遂引兵入，会得成谍者缚之帐下，飞出檄调兵食，吏白曰：“粮尽矣，奈何？”飞使之。飞阳曰：“且反茶陵。”已而顾谍作失意状，顿足而入，阴令逸之，计谍归告，成必来追，即下令蓐食，潜趣绕岭。未明，而逼贼垒，出不意，惊呼曰：“岳家军至矣。”飞乘之，遂大溃，自是连夺其险隘，贼穷，飞乃曰：“招今可行矣。”

孙臆强而示之弱，虞诩弱而示之强，祖逖、檀道济饥而示之饱，岳忠武饱而示之饥。

834 臧宫等三条

建武十一年，臧宫将兵至中庐，屯骆越。时公孙述将田戎任满，与岑彭相距于荆川。彭战数不利，越人谋畔从蜀，官兵少，力不能制。会属县送委输车数百乘至，宫夜使锯断城门限，令车声回转，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闻车声不绝，而门限断，相告以汉兵大至。其渠帅乃奉牛酒劳军，宫陈兵大会，击牛酺酒，饷赐慰纳之，越人由是遂安。

周访击斩张彦于豫章，访亦中流矢，折前两齿，形色不变。及暮，访与贼隔水，贼众数倍，自知力不敌，乃密遣人如樵采者而出，于是结阵鸣鼓而来，大呼曰：“左军至。”士卒皆呼万岁。至夜，令军中多布火而食，贼误官军益至，未晓而退。访谓诸将曰：“贼虽引退，然终知我无救军，当还掩袭，宜促渡水北。”既渡，断桥讫，而贼果至，隔水不得进。

陈独孤永业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业通夜办马槽二千，周人闻之，以为大军且至，惮之，适周主有疾，遂引还。

835 贺若弼

贺若弼谋攻京口，先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买弊船五六十艘，置于浚内。陈人视之，以为中国无船，又会缘江防人交代之际，必集广陵，大列旗帜，营幔被野。陈人以为隋兵大至，急发兵为备，既而知之，不复戒严。又缘江时猎，人马喧噪，及是济江，陈人遂不知觉。

按：贺若弼攻京口，任忠言于陈主曰：“兵法客贵速战，主贵持重，今国家足食足兵，宜固守台城，缘淮立栅，北军虽来，勿与交战，分兵断江路，勿令彼信得通。给臣精兵一万，金翅三百艘，下江径掩六合，彼大军必谓其渡江，将士已被俘获，自然挫气。淮南之人，与臣旧相知悉，今闻臣往，必皆景从。臣复扬声欲往徐州，断彼归路，则诸军不击自去，此良策也。”陈主不从，以至于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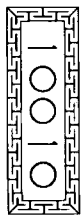
836 用间三条

东魏将段琛据宜阳，遣其扬州刺史牛道恒煽诱边民，韦孝宽患之。乃遣谍人访获道恒书迹，令善学书者习之，因伪作道恒与孝宽书，论归款意，又为落烬烧迹，若灯下书者，还令谍人送琛。琛得书，果疑道恒，不用其谋，遂相继被擒。

齐相斛律明月多智用事，孝宽令参军曲岩作谣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榭树不扶自竖。”令谍人广传于邺下，时祖孝征正与明月隙，既闻，复润色奏之，明月竟坐诛。孝宽真熟于用间者。

岳飞知刘豫结粘罕，而兀术恶刘豫，可以间而动。会军中得兀术谍者，飞扬责之曰：“汝非吾军中张斌耶，吾向遣汝至齐，约诱致四太子，汝往不复来。吾继遣人问齐，已许我今冬以会合寇江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书竟不至，何背我耶？”谍冀缓死，即诡服，乃作蜡书，言与刘豫同谋诛兀术事。因谓谍曰：吾今贷汝，复遣至齐，问举兵期，剖股纳书，戒勿泄。谍归以书示兀术，兀术大惊，驰白其主，遂废豫。

元昊有腹心将，号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统精兵，最为毒害，种世衡谋欲去之。野利尝令浪襄赏乞媚娘三人，诣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诈，曰：“与其杀之，不若因以为间。”留使监税，出入骑从，甚宠。有紫山寺僧法嵩，世衡察其坚朴可用，延至门下，诱令冠带，因出师，以获贼功白于帅府，表授三班阶职，充指挥使，又为力办其家事，凡居室骑从之具，无不备，嵩酗酒狎博，无所不为，世衡待之愈厚，嵩既感恩，一日，世衡忽怒谓嵩曰：“我待汝如子，而阴与贼连，何相负也。”械系数十日，极其楚毒。苦肉计。嵩终不怨曰：“嵩丈夫也，公听好人言，欲见杀，有死耳。”居半年，世衡察其不负，为解缚沐浴，延入卧内，厚抚谢之曰：“汝无过，聊相试耳，欲使为间，其苦有甚于此者，汝能为我卒不言否。”嵩泣允之。世衡乃草遗野利书，膏蜡致衲衣间，密缝之。仍祝之曰：“此非濒死不得泄，若泄时，当言负恩，不能成将军之事也。”又以画龟一幅、枣一蒂遗野利。野利见枣龟，影“早归”。度必有书，索之。嵩目左右，又对无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数百里外，诘问遗书。嵩坚执无书，虽捶楚极苦，终不说，又数日，私召至其宫，乃令人问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终不说，乃命曳出斩之，嵩乃大号而言曰：“空





死，不了将军事矣，吾负将军，吾负将军。”其人急追问之，嵩于是褰衲衣取书，进入移刻，命嵩就馆，而阴遣爱将，假为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见，只令官属日即馆舍劳问，问及兴州左右则详，至野利所部多不悉。可知非野利使。适擒生虏数人，世衡令于隙中密视之。生虏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见使者，厚遣之。只觉恶草具进项王使其策未工。世衡度使返，嵩即还，而野利报死矣。世衡既杀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设祭境上，书祭文于版，述二将相结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败。其祭文杂纸币中，有兵至，急蒸之以归，版字不可遽灭，乃得之以献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将，悔恨无及，乃定和议。嵩复姓为王嵩，后官至诸司使，至今边人谓之王和尚。

沈存中《补笔谈》亦载此事，云世衡厚遣嵩，以军机密事数条与之曰：“可以此藉手。”临行，解所服絮袍赠之曰：“北地苦寒，以此为别，至彼须万计求见计在此。遇乞，即野利王。非此人无以得其心腹。”嵩如所教，间关求通遇。北人觉而疑之，执于有司数日，或发袍领中，得世衡与遇乞书，词甚款密。嵩初不知领中书，土人苦之备至，终不言情。土人因疑遇乞，杀之，迁嵩于北境，亡归。事稍异。据《笔谈》则领中书，并嵩不知，嵩胆才壮，似更奇。

世衡又尝以罪怒一番将杖其背，僚属为请，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亲信之，岁余，尽得其机密以归，乃知世衡能用间也。

837 内应二条

李光弼募军中有少技皆取之，人尽其用。有钱工三者，善穿地道。史思明寇太原，光弼遣人诈为约降，而穿地道。周贼营中，楛之以木。至期，遣裨将将数千人出如降状，咸皆属目。俄而营中地忽陷，死者千余人，贼众惊乱，官军鼓噪乘之，俘斩万计。

李元平至汝州，募工徒葺理郭郭。李希烈阴使勇士应募，执役服筑，凡入数百人。元平不知觉，希烈遣将以数百骑突至其城，执役者应于内，缚元平驰去。

嘉靖四十一年，倭入寇，围兴化府。都督刘显奉敕赴援，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逗留不进。久之惧罪，遣五卒赍文诣府，约欲率兵越城御敌。贼获五卒，杀之，用其职衔，伪为显文，约某日夜某时，率兵潜入应援，城中勿举火作声，恐贼惊觉。择奸细五人，诈充刘卒，赍入，城中信之。至期，贼冒刘兵入城，遂陷之。夫中国所以能制夷狄者，智也，今智反在夷狄，可不为寒心哉。

838 刘郛二条

刘郛安邱人，初事青州王师范。唐昭宗幸凤翔，朱温率师迎于岐下，师范欲乘虚据兖州，郛先遣人诈为鬻油者，视城内虚实。及出入，所视罗城下一水窦，可引兵而入，遂志之。郛乃告师范，请步兵五百，自水窦衔枚而入，不虞之道。一夕而定，军城宴然，市民无扰。

朱温遣大将葛从周来攻城，良久，外援俱绝。郛料简城中，凡不足当敌者，悉出之于外，与将士同甘苦。一日，副使王彦温逾城走，守陴者从之，不可止。郛即遣人从容告彦温曰：“请少将人出，非素遣者勿带行。”又扬言于众曰：“素遣从副使行者，即勿禁，其

擅去者，族之。”善用间。外军果疑，彦温即戮于城下，于是守军遂固。邾后从师范降梁。

839 止追者二条

刘邾败晋王于河曲，欲乘胜潜走太原，虑为晋军追，乃结刍为人，缚旗于上，以驴负之，循堞而行。数日，晋人方觉。

毕再遇尝与金人对垒，一夕拔营去，留旗帜于营，豫缚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击鼓有声。金人不觉为空营，复相持数日，及觉，欲追之，则已远矣。

840 侯渊

魏尔朱荣使大都督侯渊讨韩楼，配卒甚少，或以为言。荣曰：“侯渊临机设变，是其所长，若总大众，未必能用。”渊遂广张军声，多设攻具，帅数百骑深入，去蓟百余里，值贼。渊潜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虏五千人，皆还其马仗，纵使入城。左右皆谏，渊曰：“我兵少，不可力战，为奇计以间之，乃可克也。”度其已入，帅骑夜进，昧旦叩其城门楼，果疑降卒为内应，遂走，追擒之。

841 韩信三条

汉王以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盛兵蒲阪，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兵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罌渡军，袭安邑。遂虏魏王豹，定河东。

信既破魏代，遂与张耳东下井陉击赵。赵王歇、成安君余闻之，聚兵井陉口，号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信乘胜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野无所掠。不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麾下。”成安君不听，信使间视，精细。知其不用，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帜。”令其裨将传餐曰：“今日破赵会食。”诸将皆莫信，佯应曰：“诺。”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剑法。赵兵望见大笑。平旦，信建大将旗鼓，欲以致敌。鼓行出井陉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信、耳佯弃鼓旗，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赵果空壁，争汉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于是赵军还归壁，见壁皆汉帜，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遂乱走。汉兵夹击，大破之，斩陈余，禽赵王歇。诸将效首虏毕，因问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反以背水阵取胜，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即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得而用之乎？”诸将乃服。

秦姚守渭桥以拒晋帅，王镇恶泝渭而上，乘蒙冲小舰，行船者皆在舰内。秦人但见舰进，惊以为神。至渭桥，镇恶令军士食毕，皆持杖登岸，后者斩，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



舰，渭水迅急，倏忽不见，乃谕曰：“此为长安北门，去家万里，舟楫衣粮，皆已随流，今战进而胜，则功名俱显，不胜则骸骨不返矣。”乃身先士卒，众腾踊争进，大破丕军。○李复乱，宣抚使檄韩世忠追击，所部不满千人，乃分为四队，布铁蒺藜，自塞归路。令曰：“进则胜，退则死，走者命后队剿杀。”于是莫敢反顾，皆死战，大败之，斩复。此皆背水阵之故智也。

沈存中曰：韩信袭赵，先使万人背水阵，乃建大将旗鼓，出井陘口，与赵人大战，佯败弃旗鼓，走水上军。背水而阵，已是危道，又弃旗鼓而趋之，此必败势也，而信用之者，陈余老将，不以必败之势邀之，不能致也。信自知才过余，乃敢用此策，设使余少黠于信，信岂得不败。此所谓知己知彼，量敌为计。后之人不量敌势，袭信之迹，决败无疑。又曰：楚汉决胜于垓下，信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高帝在其后，绛侯柴武在高帝后。信先合不利，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来追，信复乘之，大败楚师。信时威震天下，籍所惮者，独信耳。信以三十万人不利而却，真却也，然后不疑，故信与二将得以乘其隙。信兵虽却，而二将维其左右，高帝军其后，绛侯柴武又在其后，异乎背水之危，此所以待项籍也。用破赵之迹，则载矣。此皆信之奇策，班固为《汉书》，乃削此一事，盖固不察所以得籍者正在此一战耳。

信已袭破齐临淄，遂东追齐王。楚使龙且将兵救齐，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使齐王遣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又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居齐，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不战而降也。”龙且轻韩信为易与，遂战，与信夹潍水而阵。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兵半渡击龙且，佯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

使左军之谋行，信必不能得志于赵，使或人之说用，信必不能得志于龙且。绕朝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士固有遇不遇哉。

842 元张弘范二条

张弘范字仲畴。讨李璘于济南，其父柔戒之曰：“汝围城勿避险地，汝无怠心，则兵必致死，主者虑其险，苟有来犯，必攻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范营城西，璘出军突诸将营，独不向弘范。弘范曰：“我营险地，璘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来袭。”遂筑长垒，内伏甲士，而外为濠，开东门以待之。夜令士卒浚濠，益深广，璘不知也。明日，果拥飞桥来攻，未及岸，军陷濠中，得跨濠而上者，遇伏皆死。

元兵逼宋少帝于匡山，或请先用炮。宏范曰：“火起则舟散，不如战也。”明日，四分其军，军其东南北三面，弘范自将一军，相去里余。下令曰：“闻吾乐作乃举，违令者斩。”先麾北面一军，乘潮而战不克。李恒等顺潮而退，乐作，宋将以为且宴，少懈，弘范舟师犯其前，众继之。豫构战楼于舟尾，以布幕障之，命将士负盾而伏。令曰：“闻金声起战，先金而妄动者死。”飞天集如蝟，伏盾者不动，舟将接，鸣金撤障，弩弓火石交作，顷刻共破七舟，宋师大溃，少帝赴水死。



843 越勾践柴绍

吴阖庐伐越，越子勾践御之，陈于携李，勾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其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吴师属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

吐谷浑洮岷二州，遣柴绍救之，为其所围，虏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绍遣人弹胡琵琶，二女子对舞。虏怪之，相与聚观，绍察其无备，潜遣精骑，出虏阵后击之，虏众大溃。

罪人胜如死士，女子胜如劲卒，是皆创奇设诱，得未曾有。

844 朱隼周亚夫

黄巾贼十万人据宛，朱隼围之，起土山叫临城内。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西南，隼自将精兵五千，掩东北，弯弓南指，情实西射。遂乘城而入。

太尉周亚夫击吴楚，坚壁不战。吴兵乏粮，数挑战，终不出。后吴奔壁东南隙，即朱隼之计。太尉使备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合观二条，可识用兵之变。

845 宇文泰

高欢督诸军伐魏，遣司徒高昂趣上洛，竇泰趣潼关。欢军蒲坂，造三浮桥，欲渡河。宇文泰军广阳，谓诸将曰：“贼倚吾三面，作浮桥以示必渡，此欲缀吾军，使竇泰西入耳。欢自起兵以来，竇泰常为前锋，其下多锐卒，屡胜而骄，今袭之必克，克泰则欢不战自走矣。”诸将皆曰：“贼在近，舍而袭远，脱有蹉跎，悔何及也，不如分兵御之。”泰曰：“欢再攻潼关，吾军不出坝上，今大举而来，谓吾亦当自守，有轻我之心，乘此袭之，何患不克？贼虽作浮桥，未能径渡，不过五日，吾取竇泰必矣。”乃声言欲保陇右，而潜军东出，至小关。竇泰猝闻军至，自风陵渡河，宇文泰击破之，士众皆尽，竇泰自杀，传首长安。

846 韩世忠

金人与刘豫合兵，分道入侵。时韩世忠驻镇江，俾统制解元守高邮，候金步卒，亲提骑兵驻大仪，当敌骑，令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给良臣曰：“有诏，移屯守江。”良臣去，世忠即上马，令军中曰：“视吾鞭所向。”于是引军次大仪，勒五阵，设伏二十余所，约闻鼓即起。良臣至金，孛堇闻世忠师退，即引兵至江口，距大仪五里，副将挾孛也拥铁骑过五阵。世忠传小摩鸣鼓，伏兵四起，旗色与金人旗杂出。金军乱，我军迭进，背嵬军备持长斧，上搯人胸，下砍马足，敌披甲陷泥淖，世忠麾劲骑蹂之，人马俱毙，遂擒挾孛也。

847 冯异王陵

冯异与赤眉战，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旦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异乃纵兵大战。日暮，贼气衰，伏兵卒起，服色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异追击，大破之。

吐蕃寇临洮，次大来谷，安北大都护王陵率所部二千，与临洮兵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袭敌营。去贼五里，令曰：“前遇寇，大呼，鼓角应之。”贼惊，疑伏兵在旁，自相斗，死者万计。

848 达奚武

宇文泰遣达奚武觐高欢军，武从三骑，皆效欢将士衣服。日暮，去营数百步，下马潜听，得其军号。因上马历营，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捽之，具知敌之情状而还。

849 厨人濮等四条

华氏叛宋，宋公讨之，华登以吴师救华氏，败于鸿口。华登帅其余以败宋师，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请待之。”乃徇曰：“扬徽者，公徒也。”众从之，华氏北，复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华登矣。”遂败华氏于新里。

厨人濮一奋，而众皆扬徽；王孙贾一呼，而市皆左袒。忠义在人，心不泯也，难其倡之者耳。

桓玄既败，西走江陵，留何澹之守湓口。澹之空设羽仪旗帜于一舟，而身寄他舟。时何无忌欲攻羽仪所在者，诸将曰：“澹之不在此舟，虽得无益。”无忌曰：“固也，彼既不在此，守卫必弱，我以劲兵攻之，成擒必矣。擒之，则彼且以为失军主，而我徒扬言已得贼帅，则我气盛，而彼必惧，惧而薄之，迎刃之势也。”果一鼓而舟获，遂鼓噪唱曰：“斩何澹之矣！”贼骇惑，以为然，竟瓦解。

李密与王世充战，世充先索得一人，貌类密者，缚而匿之。战方酣，使牵以过阵前，噪曰：“已获李密矣！”士皆呼万岁，密军乱，遂溃。

王文成与宁王战尚锐，值风不便，我兵少挫，急令斩取先却者头。知府伍文定等，立于统炮之间，方奋督各兵，殊死抵战。贼兵忽见一大牌，书：“宁王已擒，我军毋得纵杀。”一时惊扰，遂大溃。次日，贼兵既穷促，宸濠思欲潜逃，见一渔船，隐在芦苇之中。宸濠大声叫渡，渔舟移棹请渡，竟送中军，诸将尚未知也，其神速每如此。

850 狄青

狄青为延州指挥使，党项犯塞，时亲募万胜军，未习战阵，遇寇多北。青一日尽将万胜旗号，陆逊破杨笔之计。付虎翼军，使之出战。虏望其旗易之，全军径趋，为虎翼所

破。

851 朱景傅永

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丘守将朱景，浮表于水，徙置深渊。及梁兵败还，视表而涉，溺死大半。

齐将鲁康祚侵魏，齐魏夹淮而阵。魏长史傅永曰：“南人好夜斫营，必于淮中置火以记浅处。”乃夜分兵为二部，伏于营外，又以瓢贮火，密使人于深处置之。戒曰：“见火起，亦燃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营，永伏兵夹击之。康祚等走趋淮，火既竟起，不辨浅深处，溺死及斩首，不知其数。

852 张齐贤

齐贤知代州，契丹人入寇，齐贤遣使期潘美，以并师来会战。使为契丹所执，俄而美使至云：“师出至柏井，得密诏，不许出战，已还州矣。”齐贤曰：“敌知美之来，而不知美之退。”乃夜发兵二百，人持一帜，负一束刍，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帜燃刍。契丹兵遥见火光中有旗帜，意谓并师至，骇而北走。齐贤先伏卒二千于土镫寨，掩击，大破之。

853 薰人三条

令狐潮围睢阳，城中矢尽，张巡缚薰为人，披黑衣，夜缒城下，潮兵争射之，得箭数十万。其后复夜缒人，贼笑不设备，乃以死士五百斫潮营，焚垒幕，追奔十余里。

开禧中，毕再遇被围于六合，军中矢尽，再遇令人张青盖，往来城上。金人意主兵官也，争射之，须臾矢集楼墙如蝟，获矢二十余万。又敌尝以水柜败我，再遇夜缚薰人数千，衣以甲冑，持旗帜戈矛，俨立戎行，昧爽鸣鼓。敌人惊视，急放水柜，旋知其非真也，意甚沮，急出师攻之，敌遂大败。

沅州蛮叛荆湖，制置遣兵讨之，蛮以竹为箭，傅以毒药，血濡缕立死，官军畏之，莫敢前。乃束薰人，罗列焜耀，蛮见之以为官军，万矢俱发。伺其矢尽，乃出兵攻之，直捣其穴。

854 认贼将二条

张巡守睢阳，安庆绪遣尹子奇将劲兵凡十余万来攻。巡厉士固守，日中二十战，巡欲射子奇而不识，因刻蒿为矢，中者谓巡矢尽，走白子奇。巡乃使南霁云射之，一发中其左目，子奇乃退。

宝元中，党项犯边，有明珠族首领骁悍，最为边患。种世衡为将，欲以计擒之。闻其好击鼓，乃造一马，持战鼓，以银裹之，极华焕，密使谍者阳卖之。后乃择骁卒数百人，戒之曰：“凡见负银鼓自随者，并力擒来。”一日羌自负鼓而出，遂为世衡所擒。



855 裴行俭

调露元年，大总管裴行俭讨突厥，先是馈粮数为虏钞，行俭因诈为粮车三百乘，车伏壮士五辈，赍陌刀劲弩，以羸兵挽进，又伏精兵踵其后。虏果掠车，羸兵走险，贼驱就水草，解鞍牧马，方取粮车中，而壮士突出。伏兵至，杀获几尽，自是粮车无敢近者。

856 贺若敦

后周时，陈将侯瑱等围逼襄州，贺若敦奉命往救，相持于湘罗之间。初，土人密乘轻船，载米粟，及笼鸡鸭，以饷瑱军，敦患之。乃伪为土人装船，伏甲士于中。瑱军人望见，谓饷船至，竞来取，敦伏甲尽擒杀之。又，敦军数有叛人乘马投瑱者，敦别取一马，牵以趋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使马畏船不肯上。后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马，诈投附，以招陈军。陈军竞来牵马，马既畏船不上，伏兵发，又尽杀之。以后实有馈及亡奔瑱者，并戒不受。

857 李光弼

史思明有良马千余匹，每日出于河南渚浴之，循环不休。李光弼命索军中牝马，得五百匹，繫其驹而出之。思明马见之，悉浮渡河，尽驱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烧浮桥。光弼先贮百尺长竿，以巨木承其根，毡裹铁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能进，须臾自焚尽。

858 虞翻

吕蒙既有糜芳出降，未入郡城，而召诸将高会作乐。翻曰：“今区区一心者，糜将军也。城中之人，岂可尽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钥乎。”蒙从之。翻曰：“未也，设城中有伏，吾与将军休矣。”复将芳入城。而翻代芳教曰：“芳得闲归，愿共死守，有能破吴军者，吾当低首拜之。”于是谋伏兵者皆前，翻尽按诛之，蒙乃入。

有此谋伏辈，南郡自足死守，未亏而下，芳真奴才也，总是玄德不定都荆州之误。

859 程昱

昱东阿人，黄巾贼起，县丞王度反应之，吏民尽负老幼东奔渠丘山。度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因谓县中大姓薛房曰：“度得城郭而不居，其志可知，此不过欲掠财物耳，何不相卒还城而守之。”吏民不肯从，昱谓房等愚民不可计事，乃密遣数骑举幡东山上，令房等望见，因大呼曰：“贼至矣！”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相随，昱遂与之共守，度来攻，昱击破之。



860 度 尚

桓帝延熹中，长沙零陵贼反，交阯守臣望风逃溃。帝诏度尚为荆州刺史，尚至，设方略，击破之，穷追入南海，军去，大获珍宝。然贼帅卜阳、潘鸿遁入山谷，聚党犹盛。尚拟尽歼之，而士卒骄富，莫有斗志。尚乃宣言：“阳、鸿作贼十年，习于战守，我兵甚寡，未易轻进，当须诸郡悉至，并力攻之，军中且恣听射猎。”兵士大喜，皆空营出猎为乐。尚乃密遣所亲，潜焚诸营珍宝，一时略尽，猎者还，无不涕泣，尚乃亲出慰劳，深自引咎，因曰：“阳、鸿等财宝山积，诸卿但并力一战，利当十倍，些些何足介也。”众且愤且跃，尚遂敕秣马蓐食，明旦，出不意赴贼屯，贼不及拒，一鼓尽歼之。

861 孔 镛

阿溪者，贵州清平卫部苗也，桀骜多智，雄视诸苗。有养子曰阿刺，膂力绝伦，被甲三袭，运二丈矛，跃地而起，辄三五丈。两人谋勇相资，横行夷落，近苗之弱者，岁分畜产，倍课其人。旅人经其境者，辄诱他苗劫之。官司探捕，必谒溪请计，溪则要我重贿，而捕远苗之不可用者，诬为贼以应命。于是远苗咸惮而投之，以为寨主，监军总帅，率有岁赂，益恣肆无忌，时诇官苗，以收鹜蚌之利。弘治间，都御史孔公镛巡抚贵州，廉得其状，询之监军总帅，皆为溪解。公知不可与共事，乃自往清平，访部曲之良者，得指挥王通，厚礼之，叩以时事。通叠叠条答，独不及溪。公曰：“闻此中事，惟阿溪为大，若何秘不言也。”通不对，固叩之，通曰：“言之而公事办，则一方受福，不则公且损威，而吾族赤矣。”公笑曰：“第言之，何患弗办。”通遂慷慨陈列始末。公曰：“为阿溪通赂上官者谁也？”通曰：“指挥王曾、总旗陈瑞也，公必劫此两人方可。”公曰：“诺。”翌日，将佐庭参，公曰：“欲得一巡官，若等来前，吾自选之。”乃指曾曰：“庶几可者。”众既出，公私诘曾曰：“若何与贼通？”曾惊辨不已，公曰：“阿溪岁赂上官，汝为居间，辨而不服，吾且斩汝矣。”曾叩头不敢言。公曰：“勿惧，汝能为我取阿溪乎。”曾因陈溪、刺谋勇状，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公令自举，乃曰：“无如陈总旗也。”公曰：“可与偕来。”少选，瑞入，公讯之，如讯曾者，瑞屡顾曾，曾曰：“勿讳也，吾等事公已悉知，第当尽力以报公耳。”瑞亦言难状。公曰：“汝第诱彼出寨，吾自能取之。”瑞诺而出。苗俗喜斗牛，瑞乃觅好牛牵置中道，伏壮士百人于牛傍丛薄间，乃入寨见溪。溪曰：“何久不来？”瑞曰：“都堂新到，故无暇。”溪问：“都堂何如？”曰：“懦夫无能为也。”溪曰：“闻渠在广东时，杀贼有名，何谓无能？”瑞曰：“同姓者，非其人也。”溪曰：“赂之，何如？”瑞曰：“姑徐徐，何以遽舍重货。”溪遂酌瑞，纵谈斗牛事。瑞曰：“适见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审比公家牛若何？”溪曰：“宁有是，我当买之。”瑞曰：“贩牛者似非土人，恐难强之入寨。”溪曰：“第往观之。顾阿刺同行。”瑞曰：“须牵公家牛往斗之，优劣可决也。”苗俗信鬼，动息必卜，溪以鸡卜不吉，又言梦大网披身，出恐不利。瑞曰：“梦网得鱼，牛必属公矣。”遂牵牛联骑而出，至牛所，观而喜之，两牛方作斗状，忽报巡官至矣。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挥耳。”溪笑曰：“老王何幸得此荣差，俟其至，吾当嘲之。”瑞曰：“巡官行寨，公当往迎，况故人也。”溪、刺将策骑往，瑞曰：“公等请去佩刀，恐新官见



智

囊



刀，以为不利。”溪、刺咸去刀见曾，曾厉声诘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扫廨舍，具供帐，而洋洋至此何为？”溪、刺犹谓戏语，漫拒之。曾大怒曰：“谓不能擒若等耶。”溪、刺犹笑傲。曾大呼，伏兵起丛薄间，擒溪、刺，刺手搏伤者数十人，竟系之，驰贵州见公，磔于市，一境始宁。



兵智部武案卷二十四

学医废人，学将废兵。匪学无获，学之贵精。鉴彼覆车，藉其前旌。青山绿水，画本分明。集“武案”。

862 项梁司马师

项梁尝杀人，与籍避仇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丧，梁尝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知兵者无处非兵法。以知其能，后果举事。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杰，为校尉侯司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日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故不任公。”众乃皆服。

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昧爽时，一朝而集，竟莫知其所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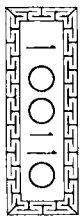
863 李纲

李纲云：古者自五百卒为旅，积而至于二千五百人为师，又积而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其将帅正长皆素具，故平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阵节制，足以相使。若身运臂，臂使指，无不可者，所以能御敌而成功。今宜法古，五人为伍，中择一人为伍长。五伍为甲，别选一人为甲正。四甲为队，有队将正副二人。五队为部，有部将正副二人。五部为军，有正副统制官，节制统制官有都统，节制都统有大帅，皆平时选定。闲居则阅习，有故则出战，非特兵将有以相识，而恩威亦有以相服。又置赏功司，凡士卒有功，即时推赏，后有不实，坐所保将帅。其败将逃卒必诛，临阵死敌者，宽主帅之罚，使必以实告而优恤之。又纳级计功之法，有可议者，如选锋精骑，陷阵却敌，神臂弓，强弩劲弓，射贼于数百步外，岂可责以斩首级哉。若此类，宜令将帅保明，全军推赏。

其法本于《管子》，但彼寄军令于内政，犹是井田遗意，此则训练长征，尤今日治兵第一要务。

864 战车

李纲请造战车，曰：“虏以铁骑胜中国，其说有三，而非车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当其驰突，一也；论车战莫详于此。用车则驰突可御，骑兵马弗如之，二也；用车则骑兵在后，度便乃出，战卒多怯，见敌辄溃，虽有长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车则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则车可制胜，明矣。靖康间，献车制者甚众，独总制官张行申者可取。其造车之法，用两竿双轮，推竿则轮转。两竿之间，以横木斲之，设架以载巨弩，其上施皮篱以捍矢石，绘神兽之象，弩矢发于口中，而窥其目以望敌。其下施甲裙以卫人足，其前拖枪刀两重，重各四枚，上长而下短，长者以御人也，短者以御马也。





其两旁以铁为钩索，止则联属以为营。其出战之法，则每车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运车，一人登车望敌以发弩矢，二十人执牌、弓弩、长枪、斩马刀，列车之两旁，重行，行五人。凡遇敌，则牌居前，弓弩次之，枪刀又次之。敌在百步内，则偃牌，弓弩间发以射之。既逼近，则弓弩退后，枪刀进前，枪以刺人而刀以斩马足。贼退则车徒鼓噪，相联以进，及险乃止，以骑兵出两翼，追击以取胜。其布阵之法，则每军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为将佐、卫兵及辎重之属，余二千人，为车八十乘。欲布方阵，则面各用车二十乘，车相联，而步卒弥缝于其间，前者其车向敌，后者其车倒行，左右者其车顺行。贼攻左右而掩后，则随所攻而向之，前后左右，其变可以无穷，而将佐卫兵，及辎重之属，皆处其中，方圆曲直，随地之便。行者鳞次以为阵，止则钩联以为营，不必开沟堑，筑营垒，最为简便而完固。

先臣余子俊言，大同宣抚地方，地多旷衍，车战为宜。器械干粮，不烦马驮，运有用之城，策不饲之马。二句尽车之利。因献图本，及兵部造试，所费不貲，而迟重难行，卒归于废，故有：鹪鹩车之号，谓行不得也。夫古人战皆用车，何便于昔而不便于今，殆考之未精，制之未善，而当事者遂以一试弃之耳。且如秦筑长城，万世为利，而今之筑堡筑垣者，皆云沙浮易圯。赵充国屯田，亦万世为则，而今之开屯者，亦多筑舍无成，是皆无实心任事之人，合群策以求万全故也，法曷故哉？呜呼！苟无实心任事之人，即尽圣祖神宗之法制，皆题之曰“鹪鹩”可矣。

865 吴玠 吴玠

吴玠每战，选劲弓强弩，命诸将分番迭射，号“注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敌不能当。

吴玠仿车战余意，立垒阵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为两翼，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谓之垒阵。战士心定，则能持满，敌虽锐，不能当也。

玠著《兵法》二篇，大略谓：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短，制彼之长。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番汉所长，兼收而用之，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以劲弓强弩制其重甲，以远克近、强制弱，制其弓矢。布阵之法，则以步军为阵心，翼以马军为左右肋，而拒马布两肋之间。

866 九军阵法出《补笔谈》

熙宁中，使六宅使郭固讨论：“九军阵法”，著之为书，颁下诸帅府，副藏秘阁。固之法：“九军共为一营阵，行则为阵，住则为营。以驻队绕之，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马四步，军中容军，队中容队，则十万人之阵，占地方十里余。天下岂有方十里之地，无邱阜沟涧林木之碍者。兼九军共以一驻队为篱落，则兵不复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则死，此正孙武所谓糜军也。予再加详定，谓九军当使别自为阵，虽分列左右前后，而各占地利，以驻地外向，自绕纵越沟涧林薄，不妨各自成营。金鼓一作，则卷舒合散，浑浑沦



沦，而不可乱。九军合为一大阵，则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军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头八尾，触处为首。”上以为然，亲举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为一皮包之，则何以施用。”遂著为令。

867 撒星阵

张威自行伍充偏裨，其军行，必若衔枚，寂不闻声，每战必克，金人惮之。荆鄂多平野，利骑不利步。威曰：“彼铁骑一击，则吾技穷矣。”乃以意创“撒星阵”，分合不常，闻鼓则聚，闻金则散。每骑兵至，则声金，一军辄分数十旅。金人随分兵，则又趋而聚之，倏忽间分合数变，金人失措，然后纵击之，以此辄胜。

威临阵战酣，则两眼皆赤，时号“张红眼”云。

868 鸳鸯阵

戚继光每以“鸳鸯阵”取胜，其法：二牌平列，狼筅各跟一牌，每牌用长枪二枝夹之，短兵居后。遇战，伍长低头，执挨牌前进。如已闻鼓声，而迟留不进，即以军法斩首。其余紧随牌进，交锋，筅以救牌，长枪救筅，短兵救长枪，牌手阵亡，伍下兵通斩。

869 郭忠武

定襄侯郭登智勇兼备，一年百战，未尝挫衄，以己意设为搅地龙、飞天网。凿深堑，覆土木，人马通行，如履实地。贼入围中，令人发其机，自相击撞，顷刻十余里皆陷。

今其法想尚存，何不试之。

870 轮 囿

致和中，晏州夷酋卜漏反，漏据轮囿，其山崛起数百仞，林管深密，叠石为城，外树木栅，当道穿坑窟，仆巨拼，布渠答，夹以守障，官军不能进。时赵适为招讨使，环按其旁，有崖壁峭绝处，贼恃险不设备，又山多生獠，及遣壮丁捕獠数千头，束麻作炬，灌以膏蜡，缚之獠背。于是身率正兵攻其前，旦夕战，羈縻之，而阴遣奇兵，从险绝处负梯衔枚，引獠上。既及贼栅，出火然炬，獠热狂跳，贼庐舍皆茅竹，獠窜其上，辄发火。贼号呼奔扑，獠益惊，火益炽。官军鼓噪破栅，适望见火，直前迫之。前后夹攻，贼赴火堕崖，死者无算，卜漏突围走，追获之。

邓艾自阴平袭蜀，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其功甚奇，而其事甚险。夫计程七百，非一日之行也，凿山构阁，非一日之工也。即平日不知傲备，而临时岂无风闻，岂皓等蒙蔽，庸禅怡堂，如所谓置羽书于堂下者。不然，艾必不幸矣。赵适之用獠，即出于创奇，亦由贼不设备而然。故曰：“凭险者固，恃险者亡。”○李光弼军令严整，虽寇所不至，警逻不少懈，贼不能入，如是则必无阴平轮囿之失矣。



《元史》：金人恃居庸之塞，治铁栅关门，布铁蒺藜百余里，守以精锐。元祖进师，距关百里，不能前。召扎八儿问计，对曰：“从此而北，黑树林中有间道，骑行可一人，臣向尝过之，若勒兵衔枚以出，终夕可至。”元祖乃令扎八儿轻骑前导，日暮入谷，黎明诸军已在平地。明趋南口，金鼓之声，若自天下，金人犹睡未知也。比惊起，已莫能支，关门既破，中都大震，金人遂迁汴。夫以极险之地，迫于至近，而金不知备，此又非阴平之可比矣。

871 凯口围

嘉靖十六年，阿向与土官王仲武争田构杀，仲武出奔，阿向遂据凯口围为乱。围围十余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绝，独一径尺许，曲折而登。山有天池，虽旱不竭，积粮可支五年。变闻，都御史陈克宅督都金事杨仁，调水西兵剿之。宣慰使安万铨素骄抗不法，邀重赏乃行，提兵万余屯围下，相持三月，仰视绝壁，无可为计者。独东北隅有巨树，斜科偃蹇半壁间，然去地二十丈余。万铨令军中曰：“能为猿猱上绝壁者，与千金。”有两壮士出应命，重赏之下无不应者。乃锻铁钩，传手足为指爪，人腰四徽一剑，约至木憩足，即垂徽下引人，人带銃炮，长徽而起。候雨霁，夜昏黑，不辨咫尺，时爬缘而上。邓艾阴平之师亦不过是。微闻刺刺声，俄若崩石，则一人坠地，骸骨泥烂矣。俄而长徽下垂，始知一人已据树，乃遣兵四人，缘徽蹲树间。壮士应命者，复由木间爬缘而上。至围顶，适为贼巡檄者鸣锣而至，壮士伏草间，俟其近，挥剑斩之，鸣锣代为巡檄者，贼恬然不觉也。垂徽下引树间人，树间人复引下人，累累而起，至围者二三十人，便举火发銃炮，大呼曰：“天兵上围矣。”贼众惊起，昏黑中自相格杀，死者数千人，夺径而下，失足坠崖死者又千人。黎明，调水西军，蚁附上围。克宅令军中曰：“贼非斗格而擅杀，及黎明后殿者，功俱不录。”非严也刻也所以表功。自是一军解体，相与卖路走贼。阿向始与其党二百人免，围营一空，焚其积聚，乃班师，留三百官兵戍围。

凯口之功奇矣，顾都御史幕下，岂乏二壮士，而必令出自水西乎，宜土官之恃功骄恣，乱相寻而不止也。至于阿尚之局未结，而遽尔班师，使薄戍孤悬，全无犄角，善后万全之策，果如是乎。其后月余，阿向复纠党袭围，尽杀戍卒，向以中敌，今还自中。复忽按察金事田汝成之戒，轻兵往剿，自取挫衄，昔日奇功，付之煨烬。吁！书生之不足与谈兵也久矣，岂独一克宅哉。田汝成上克宅书，谈利害中窍，今略附于左。○汝成闻克宅复勒兵剿围。献书曰：“窃料今日贼势与昔殊科，攻伐之策亦当异应。往往一二枭獍，负其窟穴，草窃为奸者，皆内储粮糒，外翼党羽，包藏十有余年，乃敢陆梁以延岁月。今者诸贼以亡命之余，忧在沟壑，冒万死一生之计，喧呼而起，非有旁寨渠首通谍结纳，拥群丑以张应援也。守弹丸之地，踞伏其中，无异瓮缶，襁升斗之粮，蹶尺五之道，悚腓而登。无异哺穀，非素有红粟朽贯，积之仓庾，广蓄大豕肥牛，以资击剥也。失此二者，为必败之形，而欲蹶枵腹，张空拳，睨目而前，以膺貔虎，是曰刀锯之魂，不足虑也。然窃闻之，首祸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课其十日之粮，亦不下三四十石，费亦厚矣。而逾旬不馁者，无乃有间道捷径，偷输潜轶，以给其中者乎。不然，何所恃以为生也。夫蛮貊夷落之地，事异中原，譬之御寇于洞房委巷之中，搏击无所为力。故征蛮之略，皆广列伏候，扼险四塞以困之。是以诸贼虽微，亦未可以蓐食屠翦，惟在据其要害，断其刍粟之途。重



营密栅，勤其间覘，严壁而居，勿与角利，使彼进无所乘，退无所逸，远不过一月，而羸疲之尸，搞磔麾下矣，若夫我军既固，彼势益孤，食竭道穷，必至奔突，则溃围之战，不可不虞也。相持既久，观望无端，我忽而衰，彼穷而锐，或晨昏惰卧，刁斗失鸣，则劫营之虞，不可不备也。防御既周，奸谋益窘，必甘辞纳款，以丐残息，目前虽可妥帖，他日必复萌生，则招抚之说，不可从也。肤见宵人，狃于诡道，欲出不意，以徼一获，彼既鉴于前车，我复袭其故辙，不惟徒费，抑恐损威。则偷围之策，不可不拒也。至于事平之后，经画犹烦。”云云。

872 太子晃

魏主以轻骑袭柔然，分兵为四道，魏主至鹿浑谷，遇敕连可汗，太子晃曰：“贼不意大军猝至，宜掩其不备，速进击之。”尚书刘洁曰：“贼营尘盛，其众必多，不如须大军至击之。”晃曰：“尘盛者，军士惊扰也，何得营上而有尘乎。”魏主疑之，不急击，柔然遁，追之不及，获其候骑曰：“柔然不觉魏军至，惶骇北走，经六七日，知无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

栾枝使與曳柴而伪遁，是又诈扬尘以诱敌，不可不知。

873 冰城

司马楚之别将督军粮，柔然欲击之。俄，军中有告失驴耳者，楚之曰：“此必贼遣奸人入营乱伺，割以为信耳，贼至不久，宜急为备。”乃伐柳为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坚滑不可攻，乃散走。

874 张魏公

绍兴中虏趋京，所过城邑，欲立取之。会天大寒，城池皆冻，虏藉冰梯城，不攻而入。张魏公在大名闻之，先弛濠鱼之禁，人争出取鱼，冰不得合，虏至城下，睥睨久之，叹息而去。

875 桓崇祖

魏师二十万攻豫州，刺史桓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众恐劳而无益，且众寡不敌。崇祖曰：“若弃外城，虏必据之，外修楼橹，内筑长围，则坐成擒矣。”乃于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筑小城，周为深堑，使数千人守之。曰：“虏见城小，以为一举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谋破堰，吾临水冲之，皆为流尸矣。”魏果攻小城，崇祖著白纱帽，肩舆上城，决堰下水，魏人溺死千数，遂退走。

876 柴 潭

孟珙攻蔡，蔡人恃柴潭为固，外即汝河，潭高于河五六丈，城上金字号楼，伏巨弩，相传下有龙，人不敢近，将士疑畏。珙召麾下饮，酒再行，谓曰：“此潭楼非天造地设，伏弩能及远，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决而注之，涸可立待。”遣人凿其两翼，潭果决，实以薪苇，遂济师，攻城克之。

877 宗 泽

宗泽以计败却金人，念敌众十倍我，今一战而退，势必复来，使悉其铁骑夜袭吾军，则危矣，乃暮徙其军。金人夜果至，得空营，大惊，自是惮泽，不敢犯。

878 浮梁二条

晋副总管李存进，造浮梁于德胜。旧制：浮梁须竹竿、铁牛、石困，存进以苇竿维巨舰，系于王山巨木，逾月而成。浮梁之简便，自存进始。

唐池州人樊若水举进士不第，因谋归宋，乃渔钓于采石江上，乘小舟，载系绳维南岸，疾掉抵北岸，以度江之广狭。因诣阙上书，请造浮梁以济。议者谓江阔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济者，帝不听。擢若水右赞善大夫，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黄黑龙船数千艘，又以大舰载巨竹，自荆渚而下，先试于石碑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寸尺。

879 韦孝宽

魏韦孝宽镇玉壁，高欢倾山东之众来攻，连营数十里，直至玉壁城下，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城上先有两楼，直对土山，孝宽更缚木接之，令极高。欢遂于城南凿地道，又于城北起土山，攻具昼夜不息。孝宽掘长堑，简战士屯堑，每穿至堑，战士辄擒杀之。又于堑外积柴贮火，敌人有在地道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气一冲，咸即灼烂。城外又造攻车，车之所及，莫不摧毁，虽有排楯，亦莫能折。孝宽令缝布为幔，随其所向，布悬空中，车不能坏。城外又缚松于竿，灌油加火，欲以烧布焚楼。孝宽使作长钩利刃，火竿一来，以钩刃遥割之。城外又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烧之，柱折，城并崩陷。孝宽随其崩处，竖水栅以捍之。敌终不得入，欢智勇俱困，因发疾遁去，遂死。

880 羊侃杨智积

侯景之围台城也，初为尖顶木驴来攻，矢石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铁链，灌以油，掷驴上，焚之立尽。俄又东西两面起土山临城，城中惊骇，侃命为地道，潜引其土山，不能立。贼又作登楼车，高十余丈，欲临射城内。侃曰：“车高堑虚，彼来必倒，可卧而观



之，无劳设备矣。”车动果倒。贼既频攻不克，乃筑长围。朱异等议出击之，侃曰：“不可，贼久攻不克，其立长围，欲引城中降人耳。今击之，兵少不足破贼，若多，万一失利，门隘桥小，自相蹂践，必大挫衄，此自弱也。”异不从，一战败退，争桥赴水死者大半。后大雨，城内土崩，贼乘之，垂入。侃令多掷火把，为穴城以断其路，而徐于内筑城，贼卒不能进。未几，侃遘疾卒，城遂陷。

杨智积隋文帝侄也，杨玄感反，攻城，烧城门，智积于内益薪，以助火势，贼不能入。

881 张 巡

尹子奇围睢阳，张巡应机守备。贼为云梯，势如半虹，置精卒二百于其上，推之临城，欲令腾入。巡预于城潜凿三穴，候梯将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铁钩钩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大木，拄之使不得进。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铁笼，盛火焚之。贼又以钩车，钩城上栅阁，巡以大木置连锁大环，拔其钩而截之。贼又造木驴攻城，巡熔金汁灌之。贼又以土囊积柴为登道，欲登城，巡潜以松明干蒿投之，积十余日，使人顺风持火焚之。贼服其智，不敢复入。

882 王稟守城

金粘没喝攻太原，悉破诸县，城中以张孝纯、王稟固守不下。其攻城之具曰：炮石、洞子、鹅车、偏桥、云梯、火梯，凡有数千。每攻城，先列“克列炮”三十座，凡举一炮，听鼓声齐发。炮石入城者大于斗，楼橹中炮，无不坏者。赖总管王稟，先设虚栅，下又置糠布袋在楼橹上，虽为所坏，即时复成。粘罕填濠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车转轮，上安居木，状如屋形，以生牛皮缚上，又以铁叶裹之。人在其内，推而行之，节次相续，凡五十余辆。人运土木柴薪于中。粘罕填濠，先用大板薪，次以荐覆，然后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每见填，即先穿壁为窍，致火鞴在内。俟其薪多，即便放灯于水中，其灯下水寻木，能然湿薪。火既渐盛，令人鼓鞴，其焰亘天，至令不能填濠。其鹅车亦如鹅形，下亦用车轮，冠之以皮铁，使数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楼。王稟于城中亦设眺楼，亦如鹅形，使人在内迎敌。鹅车至，令人在下以搭钩及绳拽之，其车前倒，又不能进。其云梯火梯，亦用车轮，其高一如城楼。王稟随机应变，终不能攻。

883 孟宗政

孟宗政权枣阳军，金完颜讹可拥步骑薄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楼棚，列瓮潴水，以隄火，募炮手击之，一炮辄杀数人。金人选精骑二千，号“弩子手”，拥云梯天桥先登。又募凿银矿石工，昼夜陷城，运茅苇直抵围楼下，欲焚楼。宗政先毁楼，掘深坑，防地道，创战棚，防城隕，穿阱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熏之。金人窒以湿毡，析路以剝土，城颓楼陷。宗政撤楼，益薪架火山，以绝其路，列勇士，以长枪劲弩，备其冲，距楼陷所，亟筑偃月城，袤百余尺，翼傅正城，深坑培切。躬督役，五日而成，金人卒不得



志。

884 刘馥

刘馥为扬州刺史，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预备有用。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建安十三年，孙权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余日，时天连雨，城欲崩，于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视贼所作而为备，贼破走。

885 盛昶

盛昶为监察御史，以直谏滴罗江县令，为政廉明，吏畏而民信之。时邑寇胡元昂啸集称叛，昶行檄谕散其党，邻邑德阳寇赵铎者，潜称赵王，所至屠戮，攻成都，官军覆陷，杀汪都司，势叵测。罗江故无城，昶令引水绕负县田，以水为城亦一法。尽开四门，市中各闭户，藏兵于内，约炮响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阳示弱，遣迎贼入室。未半，昶率义勇士，闻炮声，兵突出，各横截贼，贼不相救。山隈伏兵应声夹攻，殊死斗，贼大北，斩获不记数，俘获子儿财物，尽给其民，邑赖以完。父老泣曰：“向微盛公，吾属俱罹锋镝矣。”

886 许逵

许逵，河南固始人。令乐陵期月，令行禁止。时流贼势炽，逵预筑城浚隍，贫富均役，要紧。逾月而成。又使民各筑墙，高过屋檐，仍开墙窬如圭，仅可容一人。家令一壮丁，执刀俟于窬内，其余人皆入队伍。令曰：“守吾号令，视吾旗鼓，违者从军法。”又设伏港中，洞开城门。未几，贼果至，火无所施，兵无所加，旗举伏发，尽擒斩之。

愚谓近城要地，皆当仿此立墙，可使寇不临城矣。

887 王濬 王彦章

吴人于江碛要害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舰。濬作大筏数十万，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铁锥，锥辄著筏而去。又作火炬，贯以麻油，遇锁燃炬烧之，须臾熔液断绝，舟行无碍。

晋王尽有河北，以铁锁断德胜口，筑河南北为两城，号“夹寨”。王彦章受命至滑州，置酒大会，阴遣人具舟于杨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载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彦章会饮，酒半，佯醉起更衣，引精兵千，沿河以趋德胜。舟兵举火熔锁，因以巨斧斩断浮桥，而彦章引兵急击南城，遂破之。

888 韩世忠

世忠与兀术相持于黄天荡，以海舰进泊金山下，预用铁纆贯大钩，授骁健者。明旦，



敌舟澡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缝一缆，则拽一舟沉之，兀术穷蹙。

嘉靖间，倭寇猖獗吴郡，亦有黄天荡之捷。时贼掠民舟，扬帆过荡，官军无敢抗者。乡民愤甚，敛河泥船数十只追之，以泥泼其船头，倭足滑不能立，而舟人皆蹶草履，用长脚钻能及远，倭覆溺者甚众。

889 船置草

杨素袭蒲城，夜至河际，收商贾船，得数百艘，置草其中，践之无声，遂衔枚而济。

890 破铁铠

马隆讨树机能，虏兵劲，皆负铁铠，隆于夹道累磁石，贼行不得前，而隆卒悉被犀甲，无所留碍，遂大破之。

891 柴断险道

周瑜使甘宁前据夷陵，曹仁分众围宁。宁困急，请救。蒙说瑜：“分遣三百人，柴断险道，贼走，可得其马。”瑜从之。军到夷陵，即日交战，所杀过半。敌夜遁去，行遇柴道，骑皆舍马步走。兵追蹙之，获马三百匹。

892 纵烟二条

隋兵与陈师战，退走数四，贺若弼纵烟以自隐。

哥舒翰追贼入隘道，贼乘高下木石，击杀甚众，翰以毡车驾马为前驱，欲以冲贼。会东风暴急，贼将崔乾祐以草车数十乘，塞毡车之前，纵火焚之。烟所被，官军不能开目，妄自相杀。

893 李勣

薛延陀教习步战，每五人，以一人经习战阵者使执马，而四人前战。克胜，即援马以追奔，失于应接，罪至死，没其家口以赏战人。及入寇，李勣拒之，延陀弓矢俱发，伤我战马。勣令去马步战，率长稍数百为队，齐奋以冲之，其众溃散。薛万彻率数千骑，收其执马者。众失马，莫知所从，遂大败。

894 拐子马铁浮图

兀术有劲军骑兵。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名“拐子马”，又号“长胜军”。每于战酣时，用以攻坚，官军不能当。堰城之役，以万五千骑来，岳飞戒兵，率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但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大败之。

慕容绍宗引兵十万击侯景，旗甲耀目，鸣鼓长驱而进。景命战士皆被甲执短刀，入东魏阵，但低视，此即走板桥勿旁视之意。斫人胫马足。飞不学古法，岂暗合乎。

兀术有牙兵，步卒。皆重铠甲，戴铁兜鍪，周匝缀长檐，三人为伍，贯以韦索，号“铁浮图”。顺昌之役，方大战时，兀术被白袍，乘甲马，以三千人来。刘錡令壮士以枪鏑去其兜，大斧断其臂，碎其首。

895 钱传瓘

吴越王鏐遣其子传瓘击吴，吴人拒之，战于狼山。吴船乘风而进，传瓘引舟避之。既过，自后随之，反逆为顺。吴回船与战，传瓘使顺风扬灰，吴人不能开目。又船舷相接，传瓘使散沙于己船，而散豆于吴船。豆为战血所渍，吴人践之皆僵仆，因纵火焚吴船，吴兵大败。

896 杨璇

杨璇为零陵太守，时苍梧、桂阳贼相聚攻郡县，贼众多而璇力弱，吏忧恐。璇乃特制马车数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车上，系布索于马尾，又为兵车专彀弓弩。克期会战，乃令马车居前，顺风鼓灰，贼不得视，因以火烧布，布然马惊，奔突贼阵。后车弓弩乱发，钲鼓鸣震，群盗骇散，追逐伤斩无数，梟其渠帅，郡境以清。

897 竹筒

刘錡顺昌之战，戒甲士带一竹筒，其中实以煮豆，入阵则割弃竹筒，狼藉其豆于下。虏马饥，闻豆香，低头食之，又多为竹筒所滚，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马俱毙。

毕再遇尝引敌与战，且前且却，至于数四。视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复前搏战，佯败走。敌乘胜追逐，其马已饥，闻豆香就食，鞭之不前，我师反攻之，遂大胜。

898 假兽_{四条}

鲁庄公十年，齐师宋师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守败，齐必还。”乃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大败守师，齐师乃还。

城濮之战，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本此。

魏主为南阳太守房伯玉所败，乃自引兵袭克宛，伯玉婴内城拒守。宛城东南有桥，魏主过之，伯玉使勇士数人，衣斑衣，戴虎头帽，伏窾下，大出击之，魏主人马俱惊。

檀和之等攻林邑，林邑王倾国来战，以具装被象，前后无际。宗慤曰：“吾闻外国有狮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拒，象果奔走，遂克林邑。

朱滔围深州，李惟岳以田悦援兵至，惟岳将王武俊以骑三千，方阵横进。滔绘帛为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噪奋驰，贼马惊乱，因击破。

899 师马师蚁

齐桓公伐山戎，道孤竹国，前阻水溢，深不可测，夜黑迷失道。管仲曰：“老马善识途。”放老马于前而随之，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圣，而隰朋之智，不难于师老马与蚁。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师圣人之智，不亦过乎。

古圣开天制作，皆取师于万物，独济一时之急哉。

900 无底船

襄阳之围，张贵为无底船百余艘，中竖旗帜，各立军士于两舷以诱之。敌皆竞跃以人，溺死者万余。亦昔人未有之奇也。

901 铁菱角火老鸦

流贼犯江阴，县人以铁菱角布城外淖土中，纵牲畜其间。贼争掠豕，悉陷，著菱角不能起，擒数十人，后更不敢近城。

流贼刘七等，舟泊狼山下，苏人有应募献计用火攻，其名“火老鸦。”藏药及火于炮，水中发之。又为制形如鸟喙，持之入水，以喙钻船，而机发之，以自运转，转透船可沉。试用之，已破一船，贼骇，谓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乃舍舟登山，遂为守兵所蹙。

902 分兵合兵

越伐吴，军于江南，吴王军于江北。越王中分其师为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明日交战，及昏，乃令左军衔枚，溯江五里以须。亦令右军衔枚，逾江五里以须。夜中，乃令左军右军，鸣鼓中水以须。吴师闻之，大骇曰：“越人分为二师，将以夹攻我。”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师，将以御越。越王乃令其中军衔枚潜涉，不鼓不噪，以袭攻之，吴师大北，遂围吴。

桓温伐汉，议者欲分为两军，异道俱进，以分敌势。袁侨曰：“今悬军深入，当合势力以取一战之捷，万一偏败，大事去矣。”乃全军而进，弃去斧钁，持三日粮，以示必死，遂败汉兵，直逼成都。

分兵用其计，合兵用其锐。有分而胜者，钟会牵姜维于剑阁，而邓艾别由阴平道袭蜀，是也。有合而胜者，吴夫差三万人为方阵，以势攻，晋人畏之，是也。有分而败者，黥布为三军，欲以相救，或言兵在散地，偏败必皆走，布不听而败，是也。有合而败者，兀术顺昌之战，兵集城下，太众，不能转动，是也。



903 晁错

匈奴数苦边，晁错上言兵事，曰：“臣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故兵法：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闻以蛮人攻蛮人，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箭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蛮义渠来归者数千，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利兵，益以边郡之良骑，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此万全之术也。”错又上言：“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扬粤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水土，见行如往弃市。陈胜先倡，天下从之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不如选常居者为室庐，具田器，以便为城堑丘邑，募民免罪拜爵，复其家，予衣廩。胡人入驱，而能止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生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等也。”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

万世制虏之策，无能出其范围。

904 范雎策秦

范雎说秦王曰：“以秦国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诸侯，譬走韩卢而搏蹇兔也，而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秦不忠，而大王之计亦有所失也。”王曰：“愿闻失计。”雎曰：“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非计也，今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则王之尺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赵必皆附。楚赵附，齐必惧矣，如是则韩魏固可虏也。”王曰：“善。”

905 王朴策周

周世宗时，拾遗王朴献“平边策”，略云：“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惟吴易图，东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其西，备西则挠其东。彼奔去以救弊，则奔走之间，我可窥其虚实，避实击虚，所向无前，则江北诸州举矣。既得江北，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南亦不难下也。江南下，而桂、广、岷、蜀可飞书召之矣。吴蜀既平，幽必望风而至，惟并为必死之寇，必须强兵力攻，然不足为边患也。”世宗奇之，未及试，其后宋兴，卒如其策。

908 任环等

李渊兵发晋阳，入临汾，去霍邑五十余里。隋将宋老生帅精兵二万屯霍邑，大将军屈突通将骁骑数万屯河东以拒渊。诸将请先攻河东，任环说渊曰：“关中豪杰，皆企踵以待义兵，环在冯翊积年，知其豪杰，请往谕之，必从风而靡。义师自梁山济河指韩城，迫郃阳，萧造文吏，必望尘请服。然后鼓行而进，直据永丰，虽未得长安，关中固已定矣。”裴寂曰：“屈突通拥众据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此亦常理。不克，退为河东所踵，腹背受敌，此危道也。”李世民曰：“不然，兵贵神速，吾席累胜之威，抚归附之众，鼓行而西，长安之人，望风惊骇，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取之若振槁叶耳。若淹留时日，蔽于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阻，则大事去矣。且关中蜂起之将，未有所属，更要紧。不可不早怀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为虑。”会久雨，渊不能进，军中乏粮，刘文静请兵于治毕可汗，未返，或传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渊欲还救根本。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武周虽远利太原，岂可近忘马邑，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主。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遽已班师，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为贼尔，何以自全？”渊不听，世民将复入谏，会渊已寝，不得入，号哭于外，英雄。听闻帐中。渊召问之，世民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渊乃悟曰：“兵已发，奈何？”世民曰：“右军严而未发，左军去亦未远，请自追之。”乃与建成分道夜进，追左军复还。已而太原运粮亦至，诱老生战，斩之。日已暮，无攻城具，将士肉薄而登，遂克霍邑。

按：任环之策，即李密说杨玄感、魏思温说徐敬业者，特太宗用之而胜，二逆不用而败耳。○杨玄感之谋逆也，李密进三策曰：“天子远在辽海，公若长驱入蓟，直扼其喉，前有高丽，退无归路，不战而擒，此上计也。关中四塞，吾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若随近先向东都，以号令四方，但恐彼知固守，若攻之，百日不克，援兵四至，非吾所知矣。”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俱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其心，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计，乃为上策。”密知计不行，退谓人曰：“楚公好反而不求胜，吾属为虜矣。”未几，玄感败。徐敬业举兵，问计于军师魏师温，对曰：“公既以太后幽系天子，宜身自将兵，直趋洛阳，山东韩魏知公勤王，附者必众，天下指日定矣。”敬业曰：“不然，金陵负江，王气尚在，宜先并常润为霸基，然后鼓行而北。”此谋反，非勤王也，何以服众。思温曰：“郑、汴、徐、亳，士皆豪杰，不愿武后居上，燕麦为饭，以待我师，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业不从，使敬猷屯淮阴，韦超屯都梁山，而自引兵击润州之下。思温叹曰：“兵忌分，敬业不知席卷度淮，率山东士先袭东都，吾知无能为矣。”○李密为玄感策何智，自为策又何愚也。思温之谋善矣，而敬业本谋，实不为勤王，奈何从之。李士亦劝逆濠直捣南都，勿攻安庆，亦李魏之故智，濠不听而败。夫隋炀弑虐，则天篡统，二李举兵，犹曰有名，彼逆濠何为者哉，天不佑叛贼，即直捣南都，亦未见其必胜也。



907 习马练刀法

北虏马生驹数日，则系骡马于山半，驹在下盘旋，母子哀鸣相应，力争而上，乃得乳。渐移系高处，驹亦渐登，故能涉峻如砥。今养马宜就高山所在放牧，亦仿其法，马自可用。又倭国每生儿，亲朋敛铁相贺，即投于井中，岁取锻炼一度，至长成刃，利不可当。今勋卫之家，世武为业，而家无锐刃，愚意亦宜仿此。箕裘弓冶，不足为笑也。

闺智部总序

冯子曰：语有之：“男子有德便是才，妇人无才便是德。”其然岂其然乎？夫祥麟虽祥，不能捕鼠；文凤虽文，不能攫兔。世有申生孝己之行，才竟何居焉。成周圣善，首推邑姜，孔子称其才与九臣埒，不闻以才贬德也。夫才者，智而已矣。不智则懵，无才而可以为德，则天下之懵妇人，毋尽皆德类也乎？譬之日月，男日也，女月也。日光而月借，妻所以齐也；日没而月代，妇所以辅也，此亦日月之智，日月之才也。今日必赫赫，月必皦皦，曜一而已，何必二，余是以有取于闺智也。“贤哲”者以别于愚也，“雄略”者以别于雌也。吕武之智横而不可训也，灵芸之属智于技，上官之属智于文，纤而不足术也。非横也，非纤也，谓之才可也，谓之德亦可也。若夫孝义节烈，彤管传馨，则亦闺闾中之麟祥凤文，而品智者，未之及也。



闺智部贤哲卷二十五

匪贤则愚，唯哲斯肖。嗟彼迷阳，假途闺教。集“贤哲”。

908 高皇后

高皇帝初造宝钞，屡不成，梦人告曰：“欲钞成，须取秀才心肝为之。”觉而思曰：“岂欲我杀士耶。”马皇后启曰：“以妾观之，秀才们所作文章，即心肝也。”上悦，即于本监取进呈文字用之，钞遂成。

909 赵威后

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悦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威后曰：“不然，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岂舍本而问末者耶？”乃进而问之曰：“齐有处士钟离子无恙耶？是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是助王养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业阳子无恙耶？是其为人，哀鳏寡，恤孤独，赈困穷，补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撤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不业，一女不朝，何以王齐国，子万民乎？於陵仲子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910 刘娥

刘聪妻刘氏名娥，甚有宠于聪，既册后，诏起鹞仪殿以居娥。廷尉陈元达切谏，聪大怒，将斩之。娥私敕左右停刑，手疏上，略曰：“廷尉之言，关国大政，忠臣岂为身哉。陛下不唯不纳，而又欲诛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祸，由妾而招，人怨国怨，咎皆归妾，拒谏戮忠，唯妾之故。自古败亡之辙，未有不因于妇人者也。妾每览古事，忿忿忘食，何意今日妾自为之。后人视妾，亦犹妾之视前人也，复何面目仰侍巾栉，请归死此堂，以塞陛下色荒之过。”聪览毕，谓群下曰：“朕愧元达矣。”因手娥表示元达曰：“外辅如公，内辅如娥，朕复何忧。”

姜后、樊姬、徐惠妃一流。

911 李邦彦母

李太宰邦彦父曾为银工，或以为诮，邦产羞之，归告其母。母曰：“宰相家出银工，



乃可羞耳，银工家出宰相，此美事，何羞焉。”

狄武襄不肯祖梁公，我圣祖不肯祖父公，皆此义。

912 肃宗朝公主

肃宗宴于宫中，女优弄假戏，有绿衣秉简为参军者，天宝末，番将阿布恩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隶乐工，遂令为参军之戏。公主谏曰：“禁中妓女不少，何须此人，使阿布恩真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横，又岂忍使其妻与群优杂处，为笑谑之具哉。妾虽至愚，深以为不可。”上亦恻恻，遂罢戏而免阿布恩之妻，由是咸重公主。公主即柳晟母也。

913 房景伯母

房景伯为清河太守，有民母讼子不孝，景伯母崔曰：“民未知礼，何足深责。”召其母与之对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观景伯供食。未旬日，悔过求还，崔曰：“此虽面惭，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旬余，其子叩头出血，母涕泣乞还，然后听之，卒以孝闻。

此即张翼德示马孟起以礼之智。

914 柳氏婢

唐仆射柳仲郢镇郾城，有婢失意，于成都鬻之。刺史盖巨源西川大将累典支郡，居苦竹溪，女侏以婢导至，巨源尝其技巧。他日，巨源窗窥通衢，有鬻绫罗者，召之就宅，于束缣内选择，边幅舒卷，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时柳婢侍左，失声而仆。似中风，命扶之去，都无言，但令还女侏家。翌日而瘳，诘其所苦。青衣曰：“某虽贱人，曾为仆射婢，死则死矣，安能事卖绫绢牙郎乎。”蜀都闻之，皆嗟叹。

此婢胸中志气，殆不可测，愧杀王潜冲一辈人。

915 崔敬女络秀

唐冀州长史吉懋，欲为男项取南宮县丞崔敬女，敬不许，因有故胁以求亲，敬惧而许之。择日下函，并花车卒然至门。敬妻郑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门户低，不会有吉郎。”女坚卧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难，杀身救解，设令为婢，尚不合辞，姓望之门，何足为耻，姊若不可，儿自当之。”遂登车而去，项后贵至拜相。

周顓母李氏，字络秀，少在室，顓父浚，时为安东将军，因出猎遇雨，止秀家，会秀父兄出，乃独与一婢为具数十人饌，甚精腆，寂不闻人声。浚怪覘之，见秀甚美，因求为妾。父兄不许，秀曰：“门户单寒，何惜一女，焉知非福。”已归浚，生顓及嵩、谖，已三子并贵显。秀谓曰：“我屈节为汝门妾，计门户耳，汝不与我亲者，吾亦何惜余年。”顓等敬诺，自是李氏遂振。

绝无一毫巾幗气，生男勿喜女勿悲，此诗正堪为二女咏耳。



918 乐羊子妻

乐羊子尝于行路拾遗金一饼，还以语妻。妻曰：“志士不饮盗泉，廉士不食嗟来，况拾遗金乎。”羊子大惭，即捐之野。

乐羊子游学一年而归，妻问故，羊子曰：“久客怀思耳。”妻乃引刀趋机而言曰：“此织自一丝而累寸，寸而累丈，丈而累匹，今若断斯机，则前功尽捐矣。学废半途，何以异是。”羊子感其言，还卒业，七年不返。

乐羊子游学，其妻勤作以养姑，尝有他舍鸡谬入园，姑杀而烹之。妻对鸡不餐而泣，姑怪问故，对曰：“自伤居贫，不能备物，使食有他肉耳。”姑遂弃去不食。

返遗金则妻为益友，卒业则妻为严师，谕姑于道，成夫之德，则妻又为大贤孝妇。

917 孙太学妓

嘉靖间，娄东有孙太学者，与妓某善，誓相嫁娶，为之倾赀。无何，孙丧妇，家益贫落，亲友因唆使讼妓。妓闻之，以计致孙饮食之，与申前约，以身委焉。孙故不善治产，妓所携簪珥，不久复费尽，妓日夜勤辟纡以奉之，馎粥而已。如是十余年，孙益老成悔过，选期已及，自伤无赀，中夜泣。妓审其诚，于日坐辟纡处，使孙穴地得千金，皆妓所阴埋也。孙以此得选县尉，迁按察司经历，宦橐稍润，妓遂劝孙乞休归，享小康，终其身。

既成就孙，而身亦得所归，可谓两利，所难者，十余年坚忍耳。

918 吴生妓

真定吴生，有声于庠，性不羁，悦某妓，而囊中实无余钱。妓怜其才，因询所长，曰：“善搏蒲。”妓乃馆生他室中，所遇凡爱搏蒲者，辄令生变姓名与之角，生多胜，因以供生灯火费。妓暇则就生宿，生暇则读书，后生成进士，欲娶妓，而妓适死。因为制服执丧，葬之以礼，每向人言，必流涕。

吴生从未出丑，此妓胜汧国夫人多多矣。

919 陶侃母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初，侃父丹聘为妾，生侃，而陶氏贫贱，湛每纺绩赏给之，使交结胜己。侃少为浔阳县吏，尝监鱼梁，以一封鮓遗母，湛还鮓，以书责侃曰：“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唯不能益我，乃以增我忧矣。”鄱阳范达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仆马甚多，湛语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发，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判卧荐以为马草，遂具精饌，从者俱给。逵闻叹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至洛阳，大为延誉，侃遂通显。



920 李畬母

监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贞洁，畬请禄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剩三石，问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概。”又问脚钱几文。曰：“御史例不还脚车钱。”母怒，令送所剩米及脚钱以责畬，畬乃追仓官科罪，既沿例，亦不必科罪。诸御史皆有惭色。

921 王孙贾母

齐湣王失国，王孙贾从王，失王之处。其母曰：“汝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处，汝尚何归。”贾乃入市呼曰：“从我者左袒。”从者三百人，相与攻杀淖齿，求王子奉之，卒复齐国。

不杀淖齿，则乐毅之势不孤，而兴复难于措手，非但仇不共戴已也。张伯起作《灌园记》传奇，止谱私欢，而于王孙母子忠义不录，大失轻重，余已为改正矣。

922 赵括母柴克宏母

秦赵相拒长平，赵王信秦反间，欲以赵奢之子括为将，而代廉颇。括平日每易言兵，奢不以为然，及是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曰：‘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父子异志，愿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有不称，妾得无坐。”王许诺，括既将，悉变廉颇约束，兵败身死，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

括母不独知人，其论将处亦高。

后唐龙武都虞侯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默好施，不事家产，虽典宿卫，日与宾客博弈饮酒，未尝言兵，时人以为非将帅才。及吴越围常州，克宏请效死行阵，其母亦表称克宏有父风，可为将，苟不胜任，分甘孥戮。元宗用为左武卫将军，使救常州，大破敌兵。

括惟不知兵，故易直兵，克宏未尝言兵，故深于兵。赵母知败，柴母知胜，皆以其父决之，异哉。

923 婴母陵母

东阳少年起兵，欲立令史陈婴为王。婴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封侯，不成，非世所指名也。”婴乃推项梁。

王陵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愿为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剑而死。干净。

婴母知度，胜于陈涉、吴广、田横、英布、陈豨诸人。陵母知兴，胜于亚父、蒯通、



贯高诸人。○姜叙讨贼，其母速之，马超叛，杀刺史太守，议叙讨之。母曰：“当速发，勿顾我。”超袭，执叙母，母骂超而死。明大义也。乃楚汉争衡，雌雄未定，而陵母预识天下必属长者，而惟恐陵失之，且伏剑以绝其念。死生之际，能断决如此，女子中伟丈夫哉。徐庶之不终于昭烈也，其母全也，陵母不伏剑，陵亦庶也。

924 叔向母

初，叔向晋大夫羊舌肸。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党，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鲜，吾怨舅氏矣。”其母曰：“子灵之妻夏姬也。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怨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昔有仍氏生女，黠黑而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婪无厌，忿类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今三代之亡，共子之废，皆是物也。汝何以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叔向惧，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叔向之母视之，及堂，闻其声而还曰：“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遂弗视。

925 严延年母

严延年守河南，酷烈好杀，号曰：“屠伯。”其母从东海来，适见报囚，大惊，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责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意当老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东归，南除墓地。”遂去归郡，后岁余，果败诛，东海莫不贤智其母。

926 伯宗妻

晋伯宗朝以喜归，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诸大夫皆谓我智似阳子。”阳处父。对曰：“阳子华而不实，主言而无谋，是以难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我饮诸大夫而与之语，尔试听之。”曰：“诺。”其妻曰：“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难必及子，盍亟索士愨赖也。庇州犁焉。州犁，伯宗字。得毕阳。后诸大夫害伯宗，毕阳实送州犁于荆。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难。”

927 李新声

李新声者，邯鄲李岩女，太和中，张谷纳为家伎，长而有宠。刘从谏袭父封，谷以穷游佐其事，新声谓谷曰：“前日天子授从谏节钺，非有拔城野战之功，特以先父攀齐还我，去就间未能夺其嗣耳。自刘氏奄有全赵，更改岁时，未尝以一履一蹄为天子寿。且章武朝数镇倾覆，彼皆雄才杰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从谏擢自儿女子手中耶？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终。公不幸为其属，若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计，则宜脱旅西去，大丈夫勿顾一饭恩，以骨肉腥健儿衣食。”言毕，悲泣不已，谷不决，竟从逆死。



928 娄妃

宁藩将反，娄妃尝泣谏之，不听。既就擒，槛车北上，与监押官言往事，既痛哭，且曰：“昔纣用妇言而亡天下，吾不用妇言而亡家国，悔恨何及。”

仆固怀恩之母，劝其子勿反。谢综等赴东市，综母独不出视。皆能识大义者，与妃而三耳。

929 董氏

则天朝，太仆卿来俊臣之强盛，朝官侧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谏曰：“俊臣国贼也，势不可久，一朝事坏，奸党先遭，君可敬而远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为涪州武隆令。敏欲弃官归，董氏曰：“但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参州将，错题一张纸。故意。州将展看，尾后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为县令。”不放上。敏忧闷无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贼破武隆，杀旧县令，略家口并尽，敏以不许上获全。后俊臣诛，逐其党流岭南，敏又获免。

930 王章妻

王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诀，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在朝廷，贵人谁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后章历位至京兆，欲奏封事。妻又止之曰：“人当知足，遭乱世不得不尔。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书遂上，果下廷尉狱，妻子皆囚系。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号哭曰：“平日狱上呼囚数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刚，先死者必君。”明日问之，章果死。

吴长卿曰：“妻能料生，女能料死，虽然，其妻可及也，其女不可及也。”

931 陈子仲妻黄霸妻

楚王聘陈子仲为相，仲谓妻曰：“今日为相，明日结驷连骑，食方于前矣。”妻曰：“结驷连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于前，所甘不过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乱世多害，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于是夫妻遁去，为人灌园。

黄霸与同郡令狐子伯为友，子伯为楚相，子为郡功曹。子伯遣子奉书于霸，客去久卧不起，妻怪问之，霸曰：“向见令狐子容甚光，举措自适，而我儿蓬发历齿，未知礼则，见客而有惭色。父子恩深，不觉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节，不顾荣禄，今子伯之贵，孰与君之高，奈何忘夙志而惭儿女子。”霸决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终身隐遁。

孟光、梁鸿妻。桓少君桓宜妻。得同心为匹，皆能删华就素，遂夫之高。而子仲、黄霸之妻，乃能广其夫志，使炎心顿冷，优游无患，丈夫远不逮矣。



932 屈原姊

屈原既放逐，其姊闻之，亦来归，责原矫世，喻令自宽，故其地名姊归县。离骚曰：“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余。”楚人谓女曰嬃。

梁公委蛇，其姨讽之以方正。仁杰往候卢姨，欲为表弟求官。卢曰：“姨止一子，不欲其事女主。”仁杰大惭。屈平方正，其姊进之以委蛇。各具卓识，而姊之作用大矣。

933 僖负羁妻

晋公子重耳至曹，曹共公闻其骍胁，使浴而窥之。曹大夫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贰焉。”乃馈盘餐置璧焉，公子受食反璧，及重耳入曹，令无人僖负羁之宫。

僖负羁始不能效卫叔詹之谏，而私欢晋客。及晋之报曹，又不能夫妻肉袒为曹君谢罪，盖庸人耳，独其妻能识人，能料事，有不可泯没者。

934 漂母

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尝从人寄食，人多厌之。尝就南昌亭长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觉其意，竟绝去。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信之受祸以责报故。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高甚。信既贵，酬以千金。

刘季、陈平，皆不得于其嫂，何亭长之妻足怪，如母厚德，未数数也。独怪楚汉诸豪杰，无一人知信者，虽高祖亦不知，仅一萧相国，亦以与语故奇之，而母独识拔于邂逅憔悴之中，真古今第一具眼矣。淮阴漂母祠有对云：“世间不少奇男子，千古从无此妇人。”亦佳，惜祠太隘陋，不能为母生色。

刘道真少时，尝渔草泽，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有一老姬识其非常人，具眼。甚乐其歌啸，乃杀豚进之。道真食豚尽，了不谢。果非常。姬见不饱，又进一豚，食半而去。后为吏部郎，姬儿时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其故，问母，母言之。此母亦何愧漂母，而道真胸次，胜淮阴数倍矣。

935 何无忌母

何无忌夜于屏风里草檄文，其母刘牢之姊也，登凳密窥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复何忧。”问所与谋者，曰：“刘裕。”母尤喜，因为言玄必败，事必成，以示之。

既识大义，又能知人。

936 王珪母

王珪始隐居时，与房杜善。母李尝曰：“儿必贵，然未知所与游者何如人，试与偕来。”会玄龄等过其家，李窥见大惊，敕具酒食尽欢，喜曰：“二客公辅才，尔贵不疑。”见《新唐书》。一说珪妻剪发供客，窥坐上数公皆英俊，末及最少年虬髯者，曰：“汝等成名，皆因此人。”少年乃太宗也，杜子美有诗纪其事。

937 潘炎妻

潘炎侍郎，德宗时为翰林学士，恩渥极异，妻刘晏女。有京兆谒见不得，赂阍者三百缣，夫人知之，谓潘曰：“为人臣而京兆尹愿一谒见，遣奴三百缣，其危可知也。”劝潘公避位于孟阳。初为户部侍郎，夫人忧惕谓曰：“以尔人才，而任侍郎之位，吾惧祸之必至也。”户部解喻再三，乃曰：“试会尔同列，吾观之。”因遍召客至，夫人垂帘观之，既罢会，喜曰：“皆尔侔也，不足忧矣。”轻薄。问末座惨绿少年何人，曰：“补阙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

938 辛宪英

晋阳耽妻辛宪英，魏侍中毗女，有才鉴。初，曹丕得位为世子，指毗项谓曰：“知吾喜不？”毗妇语之，宪英叹曰：“世子代君主国者也，代君不可不戚，主国不可不惧，宜戚宜惧而反喜，魏其不昌乎。”弟敞为曹爽参军，宣帝谋诛爽，或呼敞同赴爽，敞难之，宪英曰：“爽与太傅同受顾命，而独专恣于王室，不忠，此举度不过诛爽耳。”敞曰：“然则敞无出乎？”宪英曰：“为人执鞭而弃其事，不祥，安可不出，若夫死难，则亲昵之任也，女从众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诛爽。敞叹曰：“吾不谋诸姊，几不获于义。”

钟会为镇西将军，宪英谓耽从子祐曰：“钟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将伐蜀。”宪英曰：“会在事纵恣，非持久处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会行，请其子琇为参军，宪英忧曰：“他日吾为国忧，今难至吾家矣。”琇固辞，文帝不听，宪英谓琇曰：“行矣，戒之，军旅之间，唯仁恕可以济。”会至蜀，果反，琇守其诚，竟全归。

939 许允妇

魏许允为吏部，选郡守，多用其乡里，明帝遣虎贲收之。妇阮氏跳出谓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既至。帝核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较为称职与否，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既检较皆得人，乃释允。及允为镇北也，喜谓其妇曰：“吾其免矣。”妇曰：“祸见于此，何免之有。”允与夏侯玄、李丰善，事未发，而以他事见收，竟如妇言。允之收也，门生奔告此妇，妇坐机上，神色不变，曰：“早知尔耳。”门生欲藏其子，妇曰：“无预诸儿事。”乃移居墓所。大将军遣钟会视之曰：“及父便收。”儿以语母，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会语，便是无忧，不须极哀，



会止便止，不可数问朝事。”儿从之，大将军最猜忌，二子卒免于祸者，母之谋也。

940 李衡妻

丹阳太守李衡，数以事侵琅琊王，其妻习氏谏之，不听。及琅琊即位，衡忧思不知所出，妻曰：“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显于天下，终不以私嫌杀君明矣，君宜自囚诣狱，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当逆见优饶，非止活也。”衡从之，吴主诏曰：“丹阳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狱，其遣衡还郡。”

941 庾玉台妇

庾友妇，桓宣武温弟豁女也，桓诛庾希，将及友，桓女徒跪求进，阖禁不纳，女厉声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门不听我前。”因突入，号泣请曰：“庾玉台友小字。脚短三寸，常因人，当复能作贼否。”宣武笑曰：“婿固自急。”遂原虞文一门。

942 李文姬

李固既策罢，知不免祸，乃遣二子归乡里。时燮年十三，姊文姬为同郡赵伯英妻，贤而有智，见二兄归，具知事本。默然独悲知几。曰：“李氏灭矣，自太公以来，积德累仁，何以遇此。”密与二兄谋豫藏匿燮，托言还京师，人咸信之。有顷，难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门生王成知人。曰：“吾执义先公有古人之节，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灭，其在君矣。”成感其义，乃将燮乘江东下，入徐州界内，令燮姓名为酒家佣，而成卖卜于市。名为异居，阴相往来。燮从受学，酒家异之，意非常人，以女妻燮。燮专精经学，十余年间，梁冀既诛，为灾眚屡见。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当存录大臣冤死者子孙，于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后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车重厚遗之，皆不受，遂还乡里，姊弟相见，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为汉忠臣，而遇朝廷倾乱，梁冀肆虐，今吾宗祀血食将绝，今弟幸而得济，岂非天耶。宜杜绝众人，勿妄往来，慎无以一言加于梁氏，尤大见识。加梁氏则连主上，祸重至矣，惟引咎而已。”

943 王佐妾

都指挥使王佐掌锦衣篆，而陆松佐之。松子炳未二十，佐器其才貌，教以爰书、公移之类曰：“锦衣帅不可不精刀笔。”炳甚德焉。后佐卒，炳代父职，有宠，旋掌篆，势益张。而佐有孽子不肖，纵饮博，有别墅三，炳已计得其二，最后一墅至雄丽，炳复图之不得，乃陷以狎邪中罪，捕其党，与其不才奴一二，使证成佐子罪，而后捕之，死杖下者数人矣。佐子窘甚，而会其母故妾也，名亦在捕中。既入对，炳方与其僚列坐，张刑具而胁之。其子初亦固抗，母膝行而前，道其子罪甚详。其子恚，呼母曰：“儿顷刻死，忍助虐耶？”母叱曰：“死即死，何说。”指炳坐而顾曰：“而父坐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应亦非一，而生汝不肖子，天道也，复奚言。”炳颊发赤，伪旁顾汗下，趣遣出，事遂寝。



944 王冀公孙女

陈恭公执中当国日，曾鲁公由起居注除待制，恭公弟妇，王冀公孙女，曾氏出也。岁且拜恭公，公迎谓曰：“六新妇曾三除从官，喜否？”王固未尝归外家，辄答曰：“三舅甚荷相公收录，但太夫人不乐，责三舅曰：“汝三人及第，必是全废学，丞相姻家备知之，故除待制也。”恭公嘿然，未几，改知制诰。盖恭公不由科举，失于查考，女子之警敏如此。

945 袁隗妻

袁隗妻，马融女也，字伦，有才辩，家世素丰，资装甚盛。初成礼，隗问之曰：“妇奉箕帚而已，何故珍丽乎？”对曰：“慈亲垂爱，不敢逆命，君若慕鲍宣、梁鸿之高者，妾亦请从少君德曜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举，世以为笑，外姊未适，先行可乎？”对曰：“妾姊高行殊貌，未遭良匹，不似鄙薄隗应大惭。苟然而已。”又问曰：“南郡君学穷道奥，文擅词宗，而所在动以贿闻何也？”对曰：“孔子大圣，蒙毁武叔，子路大贤，见诉伯寮，家君获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948 李夫人

李夫人病笃，上自临候之，夫人蒙被谢曰：“妾久寝病，形貌毁坏，不可以见帝，愿以王及兄弟为托。”李生昌邑哀王。上曰：“夫人病甚，殆将不起，属托王及兄弟，岂不快哉。”夫人曰：“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妾不敢以燕媵见帝。”上曰：“夫人第一见我，将加赐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见。”上复言必欲见之，夫人遂转向歔歔而不复言。于是上不悦而起，夫人姊妹让之曰：“贵人独不可一见上属托兄弟耶，何为恨上如此？”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恋恋我者，以平生容貌故。今日我毁坏，必畏恶吐弃我，尚肯复追思悯录其兄弟哉。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及夫人卒，上思念不已。

947 张说女

张说女嫁卢氏，女尝为其舅求官，说不语，但指楮床龟示之。归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948 唐湖州妓

湖守饮饯，客有献木瓜，所未尝有也，传以示客。有中使即袖归曰：“禁中未曾有，宜进于上。”顷之，解舟而去，郡守惧得罪，不乐，欲撤饮。官妓作酒纠者立白守曰：“谓郎中尽饮，某度木瓜经宿，必委中流也。”守徵其说，以此物芳脆，初因递观，手掐必损，



何能入献。会送使者还云，果溃烂弃之矣，守因召妓厚赍之。

谚云：智妇胜男，即不胜，亦无不及，吾于赵威后诸人得“见大”焉，于崔敬女、络秀诸人得“远犹”焉，于柳氏婢得“通简”焉，于侯敏、许允、辛宪英妇得“游刃”焉，于叔向母、伯宗妻得“知微”焉，于李新声、潘炎妻等得“亿中”焉，于王陵、赵括、柴克宏诸母得“识断”焉，于屈原姊、娄江妓得“委蛇”焉，于王佐妾得“缪数”焉，于李文姬得“权奇”焉，于陶侃母得“灵变”焉，于张说女得“敏悟”焉。所以经国胙家，相夫勛子，其效亦可睹矣。

闺智部雄略卷二十六

士或巾幗，女或弁冕。行不逾閼，謨能致远。睹彼英英，慚余澌澌。集“雄略”。

949 君王后

秦王使人献玉连环于君王后，齐襄王之后太史氏。曰：“齐人多智，能解此环乎。”君王后取椎击碎之，谢使者曰：“已解之矣。”

君王后识法章于佣奴之中，可谓具眼，其椎碎连环，不受秦人欺侮，分明女中蕙相如也。汉惠时，匈奴为书以谗吕后，耻莫大焉，而乃过自贬损，为好语以答之，平、勃皆在，无一君王后之智也，何哉？

950 齐姜张后

晋公子重耳出亡至齐，齐桓妻以宗女，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留齐五岁无去心。赵衰咎犯辈乃于桑下谋行，蚕妾在桑上闻之，以告姜氏，姜氏杀之，劝公子趣行。公子曰：“人生安乐，孰知其他。”姜氏曰：“子一国公子，穷而来此，数士者以子为命，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且不求，何时得功？”乃与赵衰等谋醉重耳，载以行。

五伯桓文为盛，即一女一妻，已足千古。

张氏，司马懿后也，有智略，懿初辞魏武命，托病风痹不起。一日晒书，忽暴雨至，懿不觉自起收之，家唯一婢见，后即手杀婢以灭口，而亲自执炊。

951 芝祖姊

宋太祖将北征，京师喧言军中欲立点检为天子，太祖告家人曰：“外间汹汹如此，将若之何？”太祖姊方在厨，引面杖击太祖，逐之曰：“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于怀，乃来家间恐怖妇女，何为耶。”太祖默而出。

分明劝驾。

952 刘太妃

太妃刘氏，晋王克用妻也。克用追黄巢还，军过梁，朱温阳为欢宴，阴伏兵，夜半攻之。克用逃归，即议击温。刘谏曰：“公本为国讨贼，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闻之，莫分曲直。大见识。不若敛军还镇，自诉于朝，然后可声罪也。”克用悟，从之，天下于是不直温。



按：克用困上源驿，左右先脱归者，以汴人为变告刘，刘神色不动，立斩之。因召大将约束，谋保军以还，此其智勇，岂克用所可及哉。假令克用不幸而死，必能为张茂之妻，设犹幸未死，必能为郡续之女，虽然，为张茂之妻邵续之女易，为刘太妃难，何也？其勇可及，其智不可及也。○张茂为吴郡守，被江充所害，妻陆氏率茂部曲为先登讨充，充败，遂为陆所杀。邵续女嫁刘遐，遐为石季伦所困，女将数骑拔围，出遐于万人之中。

太原被围，克用屡败，忧窘不知所为。时大将李存信劝且亡入北边，以图后举，克用以语刘，刘骂曰：“存信代北牧羊奴，何足与计成败。公尝笑王行瑜奔邠州走，卒为人擒，今乃躬蹈之耶？昔公亡走鞬鞞，几不能自脱，赖天下多故，乃得南归。今屡败之兵，人无固志，一失宋，谁复从公者，北边其可至乎！”克用悟，乃止。

953 苻坚妻

坚妻张氏明辨有才识，坚将寇晋，群臣切谏不从。张氏进曰：“妾闻圣王御天下，莫不因其性而鬯之，汤武灭夏商，因民欲也。是以有因成，无因败。今朝臣上人皆言不可，陛下复何所因乎。术士有言，鸡夜鸣者，不利行师，犬群噪者，宅室必空。兵动马惊，军败不归。秋冬以来，每夜犬噪鸡鸣，又闻厩马惊逸，武库兵器无故作声，即天道崇远，非妾所知。据斯人事，未见其可，愿陛下熟思之。”坚曰：“军旅之事，岂妇人所知。”遂兴兵，张氏请从，坚败，氏即自杀。

954 刘智远夫人

刘智远至晋阳，议率民财以赏将士，夫人李氏谏曰：“陛下因河东创大业，未有惠泽及民，而先夺其生资，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请悉出军中所有劳军，虽复不厚，人无怨言。”智远从之，中外大悦。

955 李景让母

唐李景让母郑氏，性严明，景让宦达，发已斑白，小有过，不免捶楚。其为浙西观察使，有牙将逆意，杖之而毙，军中愤怒，将为变。母闻之，出坐厅事，立景让于庭而责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岂得以国家刑法为喜怒之资，而妄杀无罪，万一致一方不宁，岂唯上负朝廷，使垂老之母含羞入地，何以见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将搯其背，将佐皆为之请，良久乃释，军中遂安。

按：郑氏早寡，家贫子幼，母自教之。宅后墙陷，得钱盈船，母祝之曰：“吾闻无劳而获，身之灾也，天若矜我贫，则愿诸孤学问有成，此不敢取。”遂掩而筑之，盖妇人中有大见识者。景让弟景庄，老于场屋，每被黜，母辄挞景让，此事可笑。然景让终不肯属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岂有效人求关节乎。”其渐于义方深矣。



956 杨敞妻

霍光与张安世谋废立，议既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杨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延年起更衣，敞夫人遽从东厢谓敞曰：“此国家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君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豫无决，先事诛矣。”延年更衣还，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

此何等事，而妇人乃了然于胸中，不唯敞不如，即大将军亦不如。

957 莒妇

莒有妇人，莒子杀其夫，己为嫠妇。及老，托于纪彰纺焉，以度而去之。及师至，则投诸外，或献诸子占。子占使师夜缒而登，登者六七人，缒绝，师鼓噪，城上之人亦噪，莒子惧，启西门而走。

莒妇之为嫠且老矣，血恨积中，卒以灭国，人亦何可轻杀也。君犹不能得之一嫠妇，一嫠妇犹能报之其君，况他乎。

958 孟昶妻

孟昶妻周氏，昶弟凯妻，又其从妹也，二家并丰财产。初，桓玄尝推重昶而刘迈毁之，昶深自惋失。及刘裕将建义与昶定谋，昶欲尽散财物以充军粮。其妻非常妇，可语大事，乃谓曰：“刘迈毁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沦陷，决当作贼，卿幸可早尔离绝，脱得富贵，相迎不晚。”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谋，岂妇人所谏，事之不成，当于奚官中奉养大家，义无归志也。”昶怆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观君举厝，非谋及妇人者，不过欲得财物耳。”因指怀中所生女曰：“此而可卖，亦当不惜，况资财乎。”遂领资给之，而托以他用。及将举事，周氏谓凯妻云：“吾昨梦殊恶，门内洗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当悉取作七日藏厌。”凯妻信之，所有绛色者，悉敛以付焉。乃置帐中，潜自剔绵，以绛与昶，遂得数十人被服，赫然，悉周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周氏非常妇，其夫犹知之未尽。

959 邓曼

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官名，即屈瑕。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人告夫人邓曼，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其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先是屈瑕败郢人于蒲骚。将自用也，必小罗，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召诸司而训之以令德，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莫敖果不设备，师败而缒。



960 冼氏二条

高凉冼氏，世为蛮酋，部落十余万家，有女多筹略。罗州刺史冯融，聘以为子宝妇。融虽世为方伯，非其土人号令不行。冼氏约束本宗，使从民体，参决词讼，犯者虽亲不赦，由是冯氏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迁仕，遣使召宝，宝欲往，冼氏止之曰：“刺史被召援台，时台城被围。乃称有疾，铸兵聚众而后召君，此必欲质君以发君之兵也，愿且勿往，以观其变。”数日，迁仕果反，遣主帅杜平虏将兵逼南阳，陈霸先使周文育击之，冼氏谓宝曰：“平虏今与官军相拒，势不得还，迁仕在州，无能为也，君若自往，必有战斗，宜遣使卑词厚礼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妇参。彼必喜而无备，我将千余人步担杂物，昌言输颍，得至栅下，破之必矣。”宝从之，迁仕果不设备，冼氏袭击破走之，与霸先会于赣石。还谓宝曰：“陈都督非常人也，知人。甚得众心，必能平贼，宜厚资之。”及宝卒，岭表大乱，夫人怀集百粤，数州晏然，共奉夫人为圣母。

智勇具足，女中大将。

隋文帝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獠多叛。夫人遣长史上封事，论安抚之宜，并言讷罪状。上置讷于法，敕夫人招慰亡叛。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所至皆降。及卒，谥诚敬夫人。

961 白瑾妻

白瑾妻，山阴葛氏女也。瑾素弱，葛善为调节，使读书，成化中以进士为分宜令。葛与俱往，其明年，瑾病逾时，而库所贮折银尚数千两。邻境有因饥作乱者，聚徒百人将劫取。县固无城郭，寇卒至，诸簿丞挈家走匿。葛独分命家人，力拒其两门，乃迁白公于他室，埋其银污池中，著公之服，升堂以候贼。不慌不忙，有条有理。贼至，则阳为好语相劳苦，尽出其所私藏钗珥衣服诸物以与贼。贼谢而去，不知阴已表识，竟物色捕得之。

白公衣，合让与此妇穿戴。

962 夫人城

朱序镇襄阳，苻坚遣其将苻丕率众围之。先是序母韩氏，亲登城审势，谓西北角当先受敌。乃率百余婢并城中女丁，于其角头预料筑城二十余丈。其后贼攻城，西北角果溃，凭新筑处固守得完，襄阳人遂号其筑为“夫人城”。

963 娘子军

唐平阳昭公主，大穆皇后所生，下嫁紫绍。初，高祖兵兴，主居长安。绍曰：“尊公将以兵清京师，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行矣，我自为计。”绍诡道走并州，主奔鄠，发家资招南山亡命，得数百人以应帝。遣家奴马三宝，谕降名贼何潘仁，因略地至盩厔、武功，纪律严明，远近咸附，勒兵七万，威震关中。帝渡河，绍以数百骑从南山

来，主引精兵万人，与秦王会渭北。绍及主对置幕府，京师号“娘子军”。

964 李侃妇

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谋袭陈。李侃为项城令，欲逃去。妇曰：“寇至当守，力不足则死，焉逃之，若重赏募死士，可守也。”侃乃召吏民告之曰：“令诚若主，然满岁则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坟墓皆在，宜相与竭力死守。”众皆泣，乃徇曰：“以瓦石击贼者赏钱千，以刀矢杀贼者赏钱万。”得数百人，率以乘城，妇自炊爨以享众，使报贼曰：“项城父老，义不下贼，得吾城不足为威，徒失和无益也。”会侃中流矢，走还。妻怒曰：“君不在，人谁肯守，死于外，不犹愈于床乎。”侃乃登城，贼引去，县卒完。

985 晏恭人

晏氏宁化人，嫁福之曾氏，夫死守幼子不嫁。宋绍定间，寇大举，晏依山为寨，召田丁谕曰：“汝曾衣食吾家，可念主母，各当用命，不胜即杀我。”因解藏囊悉散与之，田丁莫不感奋。晏自捶鼓，令诸婢鸣金，贼退散，乡人挈家归寨者甚众。晏以家粮助不给者，拓寨为伍，互相援应，贼弗能攻，全活老幼以数万计。事闻，封恭人，赐冠帔，补其子承信郎。

汉天子曰：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岂忧匈奴哉。虽然，何必颇、牧，诚得李侃妇、晏恭人以守，绍续女、崔宁妾以战，刘太妃为上将，平阳昭公主副之，邓曼洗氏为参军，荀嵩女为游奕使，虽方行天下可也。○大历中，杨子琳袭成都，据之。崔宁屡战力屈，宁妾任氏，魁伟果干，出家财十万募勇士。信宿间得千人，设队伍将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琳拔城自溃。荀嵩小女灌，有奇节，嵩守襄城，为杜曾所围，力弱食尽，求救于故吏平南将军石览，计无从出。灌时年十三，乃率勇士数十人，逾城突围夜出。贼追甚急，灌且战且走，卒获免。自诣览乞师，又为嵩书，与南中郎将周访请援，贼闻救至遂散走。

966 窦女

李希烈入汴时，强取参军窦良之女，女顾其父曰：“慎无戚，我能灭贼。”奇。女闻希烈将陈仙奇忠勇，因劝希烈任之。又闻其妻亦窦姓，言于希烈，愿与通家往来以结其心。及希烈有疾，窦女乘间谓仙奇妻曰：“贼虽强，终必败，奈何？”妻以告仙奇，仙奇始悟，赂医人使毒杀之。希烈已死，子不肯发丧，欲悉诛诸将而自立。适有献桃者，窦女请分遗诸将以示暇，因染帛裹絮如桃状，而藏书信于中。仙奇妻剖桃，始知希烈凶信。仙奇乃率兵入，斩希烈子，并枭希烈一门共七首，献诸天子，诏拜淮西节度使。

967 王翠翘

王翠翘，临淄妓也，初曰马翘儿，能新声，善胡琵琶，以计脱假母，而自徙居海上，



更今名。倭寇江南，掠翠翹去，寨主徐海越人，号明山和尚。绝爱幸之，尊为夫人，凡一切计画，唯翹指使。唯翹亦阳昵之，实阴幸其败事，山和尚。冀一归国以老也。会督府遣华老人招海降，海恐，缚老人将杀之。翹諫曰：“降不降在君，何与来使事。”亲解其缚而赠之金，且劳苦之。示之以意。老人者海上人，翹故识之，而老人亦私觐所谓王夫人似翹，不敢泄，归告督府曰：“贼未可图也，第所爱幸王夫人者，臣视之有外心，可请以磔贼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罗中军诣海说，而益市金珠宝玉以阴贿翹。翹日在帐中，从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降且得官，终身共富贵。海计遂决。督府大整兵，佯称逆降，迫海寨。海信翹言不为备愚人。兵官突入，斩海首而生致翹，倭人歼焉，凯旋。督府设大饷于辕门，令翹歌而行酒。诸参佐皆起为寿，督府酒酣心动，降阶与翹戏，夜深席大乱。明日悔之，而以翹功高不忍杀，乃以赐所调永顺酋长。翹去，渡钱塘，叹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国事诱杀之，杀一首更属一首，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可怜。

鸟尽弓藏，红颜薄命，翠翹兼之。始疑西子沉江，真有是事。胡海林脱落边幅，其乱而悔，悔而使翹不得志以死，此举殊不脱酸腐气。吾谓翠翹有功，言于朝，旌之可也。若侠骨相契者，虽纳之犹可也，不则开笼放雪衣，亦庶几不负其归老之初意乎。林之功而获罪，或者其天道与。

968 孙翊妻

孙翊为丹阳守，妨览时为都督，督兵载员为部丞，与左右亲近边洪等，数患苦翊，会翊送客，洪从后斫杀翊，走进入山。翊妻徐氏，购募追捕，得洪杀之。览遂入军府，悉取翊婢妾及左右侍御，欲复取徐，徐恐见害，乃给之曰：“乞须晦日设祭除服乃可。”览听之，徐潜人语翊旧将孙高、傅婴等，高婴相与涕泣，共誓合谋。至晦日，徐氏设祭讫，乃除服薰香沐浴，更于他室安施帷帐，言笑欢悦。览密覘无复疑意，徐先呼高、婴与诸婢罗列户内。览入，徐出户拜览，即大呼，高、婴俱出，共杀览，余人就外杀员。徐乃还缱经，奉览员首以祭翊，举兵震骇。

969 申屠希光

申屠氏长乐人，慕孟光之为人，自名希光，有诗才。既适侯官秀才董昌，绝不复吟，食贫作苦，晏如也。郡中大豪方六一闻希光美，心悦之，乃使人诬昌，阴重罪，罪至族。六一复阳为居间，恶极。得轻比，独昌报杀，妻子俱免。因使侍者通殷勤，强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谋，谬许之，密寄其孤于昌之友人，要紧着。乃求利匕首挟以往，好言谢六一，因请葬夫大事。而后成礼。六一大喜，使人以礼葬昌。希光则伪为色喜，艳妆入室，六一既至，即以匕首刺之帐中，六一立死，因复杀其侍者二人。至夜中诈谓六一暴病，以次呼其家人，至则皆杀之，尽灭其宗。因斩六一头，置盘中，至昌葬所祭之。明日，悉召村民告以故，且曰：“吾将从夫地下。”遂缢而死，时靖康二年事。

六一陷人于族，乃人不族而已族矣。以一文弱妇人，奋其白刃，全家为戮，义愤所激，鬼神助之，有志竟成，岂必须眉丈夫哉。



970 邹仆妻

梁末，襄州都军务周景温移职于徐，亦管都军之务。有劲仆自恃拳勇，独与妻策驴而行。至芒碭泽间，大声曰：“闻此素多豪客，岂无一人与吾曹决胜负乎。”大恃。言毕，有五六盗自丛薄间跃出，一夫自后双手交抱，搏而仆之，抽短刀以断其喉，盖掩其不备也。唯妻在侧，殊无惶骇，好急智。但矫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耻也，吾为良家之子，遇其俘掠，以致于此，孰谓无神明哉。”贼谓其诚而不杀，与行李并二驴，驱以南迈。近五六十里，至亳之北界，达孤庄南而息焉。庄之门有器甲，盖近戍巡警之卒也。此妇遂径入村人之中堂，盗亦谓其谋食不疑。乃泣拜其总首，且告其夫遭屠之状，总首潜召其徒，一时执缚，唯一盗得逸。械送亳城，咸弃市。妇返襄阳，为尼终焉。

徐氏、申屠氏、邹仆之妻，皆能为夫报仇于身后者也，徐贵人之妇，而又宿将合谋于外，诸婢协力于内，以制一粗疏不人之妨览，如击病鼠耳。申屠氏则难矣，然仇迹未露，犹可从容而图之。邹仆妻则又难矣，变起仓卒，亲见群凶攒刃于其夫，即秦舞阳旁观，不能不动色，而意中遂作复仇之算，甘言逛贼，不逾日而以计擒灭，可不谓大智大勇者乎。生于下贱，何曾读书知礼义，而临变不乱，处分绰如，世之自命读书知礼义者，吾不知有此手段乎否也。

971 谢小娥

谢小娥者，豫章估客女也。生八岁，丧母，嫁历阳段氏，故二姓常同舟，贸易江河间。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与夫皆为劫盗所杀，二姓之党歼焉。小娥亦伤脑折足，漂流水中，为他船所获，经夕而活。因流转乞食，至上元县，依妙果寺尼净悟。初，小娥父死时，梦父谓曰：“杀我者‘车中猿，门东草’。”又数日后，梦其夫谓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能解，常书此语，广求智者辨之，历年不得。至元和八年，李公佐罢江西从事，泊舟建业，登瓦官寺，阁僧齐物为李述之。李凭槛书空，疑思嘿虑，忽然了悟。令寺童疾召小娥，谓之曰：“杀汝父者，申兰。杀汝夫者，申春也。其曰‘车中猿’者，车字之中，乃申字，申非属猴乎。草下有门，门中有东，兰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过，亦是申字。‘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画，下一日，是春字，其为申兰、申春可明矣。”小娥恸哭再拜，密书四字于衣，誓访二贼，以复其冤。更为男子服，佣保江湖间。岁余，至浔阳郡，见纸榜子召佣者，娥应召，问其主果申兰也。娥心愤貌顺，大有心人。在兰左右，积二岁余，甚见亲爱，金帛出入之数，无不委之。每睹谢之衣物器具，未尝不暗泣。兰与春宗，昆弟也，春家在大江北独树浦，往来密洽。一日，春携大鲤果酒诣兰，至夕群贼毕至酣饮，暨诸凶既去。春沈醉卧于内室，兰亦覆寝于庭。小娥潜锁春于内，抽佩刀先断兰首，贼在掌中，从容摆布。呼号邻人并至，春擒于内，兰死于外，获赃货至数千万。初，兰、春有党数十人，暗记其名，悉擒就戮。时浔阳太守张公，嘉其孝节免死，还当旌异，岂特免死。娥竟削发为尼以终。

其智勇或有之，其坚忍处万万难及。



972 吕母

王莽时，琅琊海曲有吕母者，子为县吏，犯小罪，宰杀之。吕母怨思报宰，母家故丰资，乃益酿醇酒，买刀剑衣服，少年来酤者，辄奢与之，衣敝者辄假衣，不问直，数年而财尽。少年欲相与偿之，母泣曰：“所为厚诸君，非求利也，徒以县宰枉杀吾子故，诸君肯哀之乎？”少年愤之，皆许诺，遂招合亡命数千。吕母自称将军，引兵攻破海曲，执宰数其罪。诸吏叩首请免，母曰：“吾子不当死，为宰枉杀，杀人者死，又何请乎。”遂斩宰，以头祭子冢，因以众属刘盆子。

世间有此等奇妇人，酷吏或少知警。

973 李诞女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围一丈，土俗常惧。东治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祸。或与人梦，或喻巫祝，欲得噉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患之，共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辄夜出吞噬之。累年如此，前后已用九女。一岁将祀之，募索未得，将乐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留，今唯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缙紫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钞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慈怜不听去，终不可禁止。寄乃行，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怀剑将犬诣庙中坐，先作数石米糍蜜面以置穴口，蛇夜便出，头大如困，目如二尺镜，闻糍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啮咋，寄从后斫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步而归。越王闻之，聘寄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赏赐，是自东治无复妖邪。

刘季斫蛇杀遂作帝，李寄斫杀蛇遂作后，天下未尝无对。

974 红拂

杨素守西京日，李靖以布衣献策。素踞床而见，靖长揖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重臣，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倨见宾客。”素敛容谢之，时妓妾罗列，内有执红拂者有殊色，独目靖。便见识李靖。靖既去，而执拂者临轩指吏曰：“问去者处士第几，住何处。”靖具以对，妓诵而去。靖归逆旅，其夜五更初，忽闻叩门而声低者。靖启视，则紫衣纱帽人杖一囊，问之，曰：“杨家红拂妓也。”延入，脱衣去帽，遽向靖拜。靖惊答之，再叩来意，曰：“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无如公者，故来相就耳。靖曰：“如司空何？”曰：“彼尸居余气，又识杨素。不足言也，诸妓知其无成，去者甚众矣，如何方是有成须急着眼。彼亦不甚逐也，计之详矣，幸无疑焉。”问其姓，曰：“张。”问其伯仲之次，曰：“最长。”观其肌肤仪状，言辞气语，真天人也。靖不自意获之，愈喜愈惧，万虑不安，而窥户者无停履，数日亦闻追讨之声，意亦非竣，乃雄服乘马，排闥而

去。将归太原，行次灵右旅舍，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靖方设马，忽有一客，奇形赤髯如虬，策蹇驴而来，投革囊于驴前，取枕欹卧，便知非常人。看张梳头。靖怒甚欲发，张熟视客，一手映身摇示靖，令勿怒。又识虬髯客。急梳毕，敛衽前问其姓，客卧而答之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行三。”亦问妹第几，曰：“最长。”客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张氏遥呼李郎，且来见三兄，靖骤拜之，遂环坐。问煮何肉，曰：“羊肉，计已熟矣。”客曰：“饥。”靖出市胡饼，客抽腰间匕首切肉共食，复索酒饮。于是开革囊取下酒物，乃一人首并心肝，却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负心者，衔之十年，今始获之。”又曰：“观李郎贫士，何以得致异人。”靖不敢隐，具言其由。曰：“然，故知非君所致也，今将何之？”曰：“将避地太原。”曰：“望气者言太原有奇气，吾将访之。”靖因言州将于李世民客，与靖期会于汾阳桥，遂乘驴疾去。及期候之，相见大喜。靖诈言客善相，因友人刘文靖得见世民，真天子矣，废然而返，遂邀靖夫妇至家，令其妻出见，酒极奢，因倾家财付靖，文簿匙锁共二十床，曰：“赠李郎佐真主立功业也。”与其妻戎服跃马，一奴从之，数步遂不复见，靖竟佐命封卫公。

吴长卿曰：红拂见卫公，自以为不世之遇，视杨素蔑如矣，孰知又有一虬髯也，视李郎又蔑如矣。惜哉！不及见李公子也。

975 沈小霞妾

锦衣卫经历沈鍊以攻严相得罪，谪田保安。时总督杨顺，巡按路楷皆嵩客，受世蕃指：“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顺因与楷合策，捕诸白莲教通虏者，窜鍊名籍中，论斩，籍其家。顺以功荫一子锦衣千户，楷候选五品卿寺，顺犹怏怏曰：“相君薄我赏，犹有不足乎。”取鍊二子杖杀之，而移檄越逮公长子诸生襄，至则日掠治困急且死。会顺、楷被劾，奉旨逮治，而襄得末减回戍，襄之始来也，止一爱妾从行，及是与妾俱赴戍所。中道，微闻严氏将使人要而杀之，襄惧欲窜，而顾妾不能割。妾曰：“君一身，沈氏宗祧所系，第去勿忧我。”自度力能摆脱群小故。襄遂给押者，城中有年家某，负吾家金钱，往索可得。押者恃妾在不疑，纵之去，久之不返，押者往年家询之，云未尝至，还复叩妾。妾把其襟大恸，曰：“吾夫妇患难相守，无顷刻离，今去而不返，必汝曹受严氏指戕杀吾夫矣。”观者如市，不能判，闻于监司，监司亦疑严氏真有此事，不得已权使妾寄食尼庵，而立限责押者迹襄。押者物色不得，屡受笞，乃哀恳于妾，言襄实自窜，毋枉我，因以间亡命去。久之嵩败，襄始出讼冤，捕顺、楷抵罪，妾复相从。襄号小霞，楚人江进之有《沈小霞妾传》。

严氏将要襄杀之，事之有无不可知，然襄此去，实大便宜大干净，得此妾一番撒赖，即上官亦疑真有是事，而襄始安然亡命无患矣。顺、楷辈死，肉不足喂狗，而此妾与沈氏父子并传，忠智萃于一门，盛矣哉。

976 邑宰妾

万历中政务宽缓，刑部囚人多老死者，其乡科，北人为邑宰，坐事入诏狱，久之不得



雪，且老矣。已分必死，而自伤无子，乃尽鬻其产，营一室于近处，置所爱妾，而厚赂典狱者阴出入焉。有侄颇不肖，稍窃其资入博场中，为逻者所疑，穷诘之，因尽吐。且云家有一青骡子，叔行必乘之。无事则出货，请以骡为验。逻者伺数日，果如其言。宰方与妾对食中堂，群逻至，惊失箸。妾遽起迎曰：“翁胆薄，毋相迫，尔曹与翁有隙耶？”曰：“无之。”曰：“若然，不过欲多得金耳，金属我掌，第随我行，当以饱汝。”逻者顾妇人貌美而言甘，乃留一人守视宰，而群尾妾入房。妾指所卧床曰：“金在其颠，携小梯而登。众自下谑之，殊不怒，笑声达于外，须臾捧一匣下，发之多金。妾曰：“未也。”再捧一巨箱下，大镪实焉，众攫金声愈哄，守者贫分金，不能忍，足不觉前。宰以间潜逸，众怀金既贖，出视失宰，惧欲走。妾择弱者一人力持之，大呼攫金贼在，众奋拳齐殴，齿甲俱集，妾且死，终不释，声愈厉，动外人。外人人，众窜，获其一，并妾所持者两人，送巡城潘御史。妾诉群凶淫贪状，兼具所失鬻产银数，此两人不能讳，尽供其党姓名。顷之悉擒至，银犹在怀也，而以犯官逸出为解。御史使视诏狱，则宰在焉，众语塞，乃委罪于不肖侄。御史收侄，尽毙之，妾取故金归，籍数报宰，病数日乃死。

狱中囚私出入非法也，诏狱甚矣。方群逻押至，不以宰为奇货哉。言胆薄，坚其志，言多金，中其欲，忍谑以坚之，空囊以饵之，怠守者而逸宰，固已在吾算中矣。出其不意，持一弱以羁众强，假令身毙老拳之下，罪人其免乎。至群凶先吾死，而目可瞑也。妇之智不必言，独其猝不乱，死不怵，从容就功，有丈夫之智所不逮者，惜传者逸其名。虽然，千秋而下，知有一邑宰妾在，浣沙女、锐司徒妻、车中女子之俦，斯不为无友也已。

977 崔简妻

唐滕王极淫，诸官美妻无得白者，诈言妃唤，即行无礼。时典签崔简妻郑氏初到，王遣唤，欲不去，则惧王之威，去则被王之辱。郑曰：“无害。”遂入王中门外小阁，王在其中，郑入欲逼之。郑大叫左右曰：“大王岂作如是，必家奴耳。”取只履击王头破，抓面流血。妃闻而出，郑氏乃得还。王惭，旬日不视事。简每日参候，不敢离门。后王坐，简向前谢。王惭，乃出诸官之妻，曾被人者，莫不羞之。

不唯自全，又能全人，此妇有胆有识。

978 蓝姐

绍兴中，京东王寓新淦之涛泥寺尝燕客，中夕散，主人醉卧。俄而盗群入，执诸子及群婢缚之，群婢呼曰：“司库钥者蓝姐也。”蓝即应曰：“有，毋惊主人。”付钥匙，乘席上烛指引之，金银酒器首饰尽数取出，主人醒，方知。明发诉于县，蓝姐密谓主人曰：“易捕也，群盗皆衣白，妾秉烛时，尽以烛泪污其背，当密令捕者以是验。”后果皆获。事见《贤奕编》。

979 新妇处盗

某家娶妇之夕，有贼来穴壁，已入矣，会其地有大木，贼触木倒，破头死。烛之，乃



所识邻人，仓皇间，惧反饵祸。新妇曰：“无妨。”令空一箱，纳贼尸于内，舁至贼家门首，剥啄数下。贼妇开门见箱，谓是夫盗来之物，欣然收纳。数日夫不还，发视乃是夫尸，莫知谁杀，因密瘞之而遁。

980 辽阳妇

辽阳东山虏剽掠至一家，男子俱不在，在者惟三四妇人耳。贼不知虚实，不敢入其室，于院中以弓矢恐之。室中两妇引绳，一妇安矢于绳，自窗绷而射之。数矢后，贼犹不退，矢竭矣，乃大声诡呼曰：“取箭来。”自绷上以麻秸一束掷之地，作矢声。贼惊曰：“彼矢多如是，不易制也。”遂退去。

妇引绳发矢，犹能退贼，始知虏未尝不畏人，人自过怯，让虏得利耳。

981 李成梁夫人

相传李帅成梁夫人，乃辽阳民家女也。辽民时苦寇掠，往往掘深阱以藏货财。此家以避寇去，独留女伏守阱中。有二虏入其室，觉阱中有人，一虏悬绳而下，得女甚喜，呼党先牵女上。党复临视，欲下绳，女自后遽推堕，即以物压盖之，得系马于门，跨而走。数日寇退，父母俱还家，女言其故，相与毙二虏，取首邀赏。李帅时在伍，闻女智略，求为妇，后为一品夫人。

982 木兰等三条

奉发卒戍边，女子木兰，悯父年老代之行，在边十二年始归，人无知者。

韩氏保宁，民家女也。明玉珍乱蜀，女恐为所掠，乃易男子饰，托名从军，调征云南，往返七年，人无知者，虽同伍亦莫觉也。后遇其叔，一见惊异，乃明是女，携归四川，当时皆呼为贞女。

黄善聪，应天怀清桥民家女，年十二失母，其姊已适人，独父业贩线香，怜善聪孤幼，无所寄养，乃令为男子装饰，携之旅游庐凤间者数年。父亦死，善聪即诡姓名曰张胜，大智术，仍习其业自活。同辈有李英者，亦贩香自金陵来，不知其女也，约为伙伴，同寝食者逾年，恒称有疾不解衣衾，夜乃溲溺。弘治辛亥正月，与英皆返南京，已年二十矣，巾帽往见其姊，乃以姊称之。姊言我初无弟，安得来此，善聪乃笑曰：“弟即善聪也。”泣语其故，姊大怒，亦奇人。且詈之曰：“男女乱群，玷辱我家甚矣，汝虽自明，谁则信之。”因逐不纳，善聪不胜愤懑，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污，有死而已，须令明白以表寸心。”其邻即稳婆居，姊聊呼验之，乃果处子，始相持恸哭，手为易去男装。越日英来候，再约同往，则善聪出见，忽为女子矣。英大惊骇，问知其故，快快而归，如有所失，盖恨其往事之愚也。乃告其母，母亦嗟叹不已。时英犹未室，母贤之，即为之求婚。善聪不从曰：“妾竟归英，保人无疑乎。”大是。交亲邻里来劝，则涕泪横流，所执益坚，众口喧传，以为奇事。厂卫闻之，好媒人。乃助其聘礼，判为夫妇。

木兰十二年最久，韩贞女七年，善聪逾年耳。至于善藏其用，以权济变，其智一也。



若南齐之东阳姿逞，五代之临邛黄崇嘏，无故而诈为丈夫，窜入仕宦，是岂女子之分乎。至如唐贞元之孟姬，年二十六而从夫，夫死而伪为夫之弟以事郭汾阳。郭死，寡居一十五年，军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葺独复嫁人，时年已七十二，又生二子，寿百余岁而卒，斯殆人妖欤？又不可以常理论矣。

983 练氏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为刺史，号章太傅。其夫人练氏，智识过人。太傅尝出兵，有二将后期欲斩之，夫人置酒，饰美姬进之，太傅欢甚，迨夜饮醉，夫人密释二将使亡去。二将奔南唐，后为南唐将，攻建州，时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将遣使厚以金帛遗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且屠城，夫人可植旗为识，吾戒士卒令勿犯。”夫人反其金帛曰：“君幸思旧德，愿全合城性命，必欲屠之，吾家与众俱死，不愿独生也。”二将感其言，遂止不屠。

夫人之免二将，必须知其为有用之才而惜之，或先请于太傅不从，故以计释去耳。不然军法后期者死，夫人肯曲法以市恩乎？至于后之食报，何其巧也。夫人免二将之死，而二将且因夫人以免一城之死，夫人之所收者厚矣。按太傅十三子，其八为夫人出，及宋兴，子孙及第至达官者甚众，皆出八房。阴德之报，岂诬也哉。

984 陈觉妻

陈觉微时为宋齐丘之客，及为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妒悍，亲执匕炊，不置妾媵。齐丘选姿首之婢三人与之，李亦无难色，奉侍三婢若舅姑礼。问其故，李曰：“此令公宠幸之人，见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还宋第，宋笑而许之。

近有一甲科丧偶，眷一土妓，及继娶，每托言宿于外馆，深夜潜诣妓家，辨色即归。继夫人察而知之，绝不漏言，伺其再往，于五鼓集童仆轿伞往彼迎接，传夫人之命。甲科大惭，遂止，亦善于用妒者也。

杂智部总序

冯子曰：智何以名杂也，以其黠而狡，慧而小也。正智无取于狡，而正智或反为狡者困；大智无取于小，而大智或反为小者欺。破其狡则正者胜矣，识其小则大者又胜矣。况狡而归之于正，未始非正，小而充之于大，未始不大乎。一饬也，智以娱老，跖以脂户，是故狡可正，而正可狡也。一不龟手也，或以战胜封，或不免于汙滌洗，是故大可小而小可大也。杂智具，而天下无余智矣。难之者曰：“大智若愚，是不有余智乎？”吾应之曰：“正惟无余智，乃可以有余智。太山而却撮土，河海而辞涓流，则亦不成其为太山河海矣。鸡鸣狗盗，卒免孟尝为薛上客，顾用之何如耳。吾又安知古人之所谓正且大者，不反为不善用智者之贼乎！”是故以杂智终其篇焉。得其智，化其杂也可；略其杂，采其智也可。

杂智部狡黠卷二十七

英雄欺人，盗亦有道。智日以深，奸日以老。象物为备，禹鼎在兹。庶几不若，莫或逢之。集“狡黠”。

985 吕不韦

秦太子妃华阳夫人无子。夏姬生子异人，质于赵，秦数伐赵，赵不礼之，因不得意。阳翟大贾吕不韦，适邯郸，见之曰：“此奇货可居。”乃说之曰：“太子爱华阳夫人而无子，子之兄弟二十余人，子居中，不甚见幸，不得争立，不韦请以千金为子西游，立子为嗣。”异人曰：“必如君策，秦国与子共之。”不韦乃厚赏西见夫人媵，而以献于夫人，因举异人贤孝，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不韦因使其媵说曰：“夫人爱而无子，异人贤，自知中子不得为適，诚以此时拔之，是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也，则终身有宠于秦矣。”夫人以为然，遂与太子约以为嗣，使不韦还报异人。异人变服逃归，更名楚，不韦娶邯郸姬绝美者与居，知其有娠，异人见而请之，不韦佯怒，既而献之。期年而生子政，嗣楚立，是为始皇。

真西山曰：“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国势益张，合五国百万之众，攻之不克。而不韦以一女子，从容谈笑，夺其国于衽席间。不韦非大贾，乃大盗也。”

986 陈乞

齐陈乞将立公子阳生，而难高国，乃伪事之。每朝必驂乘焉。所从必言诸大夫曰：“彼皆偃蹇，将弃子之命。”其言曰：“高国得君必逼我，盍去诸。固将谋子，子早图之。图之，莫如尽灭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则曰：“彼虎狼也，见我在子之侧，杀我无日矣，请就之位。”又谓诸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谋，二三子曰：“国之多难，贵宠之由，尽去之而后君定，既成谋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诸，作而后悔，亦无及也。”大夫从之。夏六月，陈乞及诸大夫以甲入于公宫，国夏闻之，与高张乘如公，战败奔鲁。初，景公爱少子荼，谋于陈乞欲立之，陈乞曰：“所乐乎为君者，废兴由我故也。君欲立荼，则臣请立之。”阳生谓陈乞曰：“吾闻子盖将不立我也。”陈乞曰：“夫千乘之主，废正而立不正，必杀正者。吾不立子，所以生子也，走矣。”与之玉节而走之。鲁景公死，荼立，陈乞使人迎阳生置于家。除景公之丧，诸大夫皆在朝。陈乞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愿诸大夫之化我也。”诸大夫皆曰：“诺。”于是偕之陈乞之家。陈乞使力士举巨囊而至于中溜，诸大夫见之，皆色然而骇。开之，则闾然公子阳生也。陈乞曰：“此君也已。”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自是往弑荼。

自陈氏厚施，已有代齐之势矣，所难者高国耳。高国既除，诸大夫其如陈氏何哉？弑荼立阳生，旋弑阳生立壬，此皆禅国中间过文也。六朝之际，此伎俩最熟，陈氏其作者



乎。

987 徐 温

初，张颢与徐温谋弑其节度使杨渥。温曰：“参用左右牙兵必不一，不若独用吾兵。”反言之。颢不可，温曰：“然则独用公兵。”本意如此。颢从之。后穷治逆党，皆左牙兵，由是人以温为实不知谋。

988 荀伯玉

或言萧道成有异相，宋主疑之。徵为黄门侍郎，道成无计得留。荀伯玉教其遣骑入魏境，魏果遣游骑行境上，宋主闻而惧，乃使道成复本任。

989 高 欢

欢计图尔朱兆，阴收众心，乃诈为兆书，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众遂愁怨。又伪为并州符，征兵讨步落稽，发万人，将遣之，而故令孙腾尉景伪请留五日，如此者再，欢亲送之郊，雪涕执别，於是众皆号哭，声动地。欢乃喻之曰：“与尔俱失乡客，义同一家，不意乃尔，今直同西当死，后军期又当死，配胡人又当死，奈何？”众曰：“惟有反耳。”欢曰：“反是急计，须推一人为主。”众愿奉欢，欢曰：“尔等皆乡里难制，虽百万众，无法终灰灭，今须与前异，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否者吾不能取笑天下。”众皆顿首，生死惟命，于是明日遂椎牛享士，攻邺破之。

990 潘 崇

楚成王以商臣为太子，既而又欲立公子职。商臣闻之未察也，告其傅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饷江芊成王嬖。而勿敬也。”商臣从其策，江芊果怒曰：“吁！役夫，宜君王之欲废女而立职也。”商臣曰：“信矣。”

阳山君相卫，闻卫君之疑己也，乃伪谤其所爱穆竖以知之，术同此。

991 曹 操

魏武当行军，廩谷不足，私召主者问如何。主者曰：“可行小斛足之。”曹公曰：“善。”后军中言曹公欺众，公谓主者曰：“借汝一物，以厌众心。”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军心遂定。

曹公尝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深慎。”一日阳眠，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复卧。既觉，问谁杀我侍者，自是每眠，人不敢近。

魏武言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保无他故，当厚相报。”亲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死



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

操少时，常与袁绍观人新婚，因潜入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操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堕荆棘中，绍不能得动，操复大呼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

《世说》又载袁绍曾遣人夜以剑掷操，少下不著。操度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至果高，此谬也。操多疑，其戒备必严，剑何由及床。设有之，操必迁卧，宁有复居危地以身试智之理。

992 田婴刘瑾

田婴相齐，人有说王者曰：“终岁之计，王盍以数日之间自听之，不然无以知吏之奸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婴即遽请於王，而听其计，王将听之矣，田婴令官具押券斗石参升之计，王自听计，计不胜听，罢食后，复坐，不复暮食矣。田婴复请曰：“群臣所终岁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听之，则群臣有为劝勉矣。”王曰：“诺。”俄而王已睡矣，吏尽偷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计，王终不能听，于是尽以委婴。

刘瑾欲专权，乃构杂艺于武庙前，候其玩弄，则多取各司章奏请省决。王曰：“吾用尔何为，而一一烦朕耶，宣亟去。”如此者数次，后事无大小，惟意裁决，不复奏。

993 赵高李林甫

赵高既劝二世深居，而已专决，李斯病之。高乃见斯曰：“关东群盗多，而上益发徭治阿房宫，臣欲谏，为位卑，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谏。”斯曰：“上居深宫，欲见无间。”高曰：“请候上间语君。”于是待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谒，二世怒，高因言诬相怨望欲反，下斯狱，夷三族。

李林甫谓李适之曰：“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益国。”上来之知也，他日适之言之，上以问林甫，对曰：“臣久知之，但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为爱己，而疎适之，遂罢政事。严挺之徙绛州刺史，天宝初，帝顾林甫曰：“严挺之安在，此其才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损之与道旧，惇惇款曲，且许美官。因曰：“天子视绛州厚要，当以事自解，归得见上且大用。”因给挺之使称病，愿就医京师。林甫已得奏，即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闲官得养，帝恨咤久之，乃以为员外詹事，诏归东郡，挺之郁郁成疾。帝尝大陈乐勤政楼，既罢兵部侍郎，卢绚按警绝道去，帝爱其蕴藉称美之。明日，林甫召绚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广，若惮行且当请老。”绚惧从之，因出为华州刺史，绚子是废。

三人皆在林甫掌股中，为所玩弄而不知，信好人之雄矣。然使适之不贪富贵之谋，挺之不起大用之念，卢绚不惮交广之远，则林甫虽狡，亦安所售其计哉。愚谓此三人之愚，非林甫之智也。



994 石 显

石显自知擅权，恐天子一旦入间言，乃时归诚，取一言为验。显尝使至诸宫，有所征发，先白上曰：“恐漏尽宫门闭，请诏吏开门。”上许之。显于是故投夜还，称诏开门人，且果有人上书告显矫诏开宫门者。天子得书笑以示显，显因泣曰：“陛下过私小臣，众下嫉妒欲陷臣。”上以为然，愈宠信之。

995 蓝道行

世庙时，方士蓝道行以乱得幸，上故有所问，密封使中官至乱所焚之，不能答，则咎中官秽，不能格真仙。中官以密封授道行，使自焚。道行乃为伪封付火，而匿其真迹，所答俱如旨，上以为神，益信之。

蓝诈矣，然廷臣卒赖其力，假神仙以去严嵩，则诈亦有用处也。

996 严 嵩

伊庶人为王时，以残暴历见纠于台，使者迫则行十万余金於嵩，得小缓。乃嵩败家居，则遣军卒十辈，造嵩家胁偿金。嵩置酒款之，而好语曰：“所惠金十万实无之，仅得半耳，而又半费，请以二万金偿。”因尽以上所赐金有印识者予之，既去而问于郡曰：“有江盗劫吾家二万金去矣，速掩之可获也。”郡发卒追得金，悉捕军卒，下狱论死。

997 吉 温

李適之为兵部尚书，李林甫恶之，使人发兵部铨曹奸利事，收吏六十余人付京兆尹，尹使法曹吉温鞠之。温入院。先于后厅取二重囚讯问，或杖或压，号呼之声，所不忍闻。兵部吏素闻温惨酷，及引入，皆自诬服，顷刻狱成，而囚无榜掠，適之遂得免。

998 阳 虎

阳虎之败，鲁人闭门而捕之，围之三匝。虎奔及门，门者曰：“天下探之不穷，苟有味。我今出子。”虎遂扬剑提戈而出，顾反取戈以伤出之者。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与子友也，为子业死被罪，而反伤我。”既鲁君闻失虎大怒，问所出之门，有司拘之，不伤者被罪，而伤者独蒙厚赏。

999 伪孝二条

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鸟大集，使检有实，旌表门间。复讯，乃是每哭即撒饼於地，群鸟争来食之。其后数数如此，鸟闻哭声，莫不竞凑，非有灵也。



田单妙计，可惜小用，然撒饼亦资冥福，称孝可矣。

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言之州县，遂蒙旌表。讯之，乃是猫犬同时产子，取其子互置窠中，饮其乳惯，遂以为常。

即此非伪，与孝何干。

1000 丁谓曹翰

丁谓窜崖州，其家寓洛阳，尝作家书遣使致之洛守刘焯，祈转付家，戒使者曰：“伺焯会僚众时呈达。”焯得书，遂不敢隐，即以闻，帝启视则语多自刻责，叙国厚恩，戒家人无怨望，帝感恻，遂徙雷州。

曹翰贬汝州，有中使来，翰泣曰：“众口食贫不能活，以袱封故衣一包，质十千。”中使回奏之，太宗开视乃一画障，题曰《下江南图》。恻然怜之，因召还。

1001 秦 桧

秦桧用事，天下贡献先入其门，而次及官家。一日，王夫人尝出自禁中，显仁太后言，近日子鱼大者绝少。夫人对曰：“妾家有之，当以百尾进。”归告桧，桧咎其失言。明日，进糟青鱼百尾，显仁拊掌笑曰：“我道这婆子朴，果然。”又，程厚子山与桧善，为中舍时，一日邀至府第内阁，一室萧然，独案上有紫绕缥一册，写圣人以日星为纪赋，尾有学士类贡进士秦垾呈。文采艳丽，程几坐静观，反复成诵，惟酒肴问劳沓至。及晚，桧竟不出，乃退，程叵测也。后数日，差知贡举，宣押入院，始大悟，即以此命题，此赋擅场，垾遂首选。

1002 李道古

李道古便佞巧宦，常以酒肴棋博游公卿门，角赌之际，伪为不胜，博忠厚名。而厚偿之，故得一时虚名，而嗜利者悉与之狎。

1003 邹老人

邹老人，吴之猾徒也。有富人王甲，夜杀其仇家李乙而事露，有司捕置于狱，以重贿求老人。老人索百金，怀之，走南都，纳交于刑曹徐公，往来渐密，时留宿，忽中夜出金献徐。诉以内亲王甲枉狱。徐曰：“吾不吝为谋，然吴越事隔，何可致力。”老人曰：“不难，昨公捕得海盜二十余人，内两人吴产也，公第赦二盜认李乙为其夜杀，则此不加罪，而彼得再生矣。”徐许之，老人退，又密访二盜妻子，许从养育，二盜亦许之。及鞠，刑曹问若吴人曾杀人否，二盜即招某月日杀李乙於家，掠其资。老人抱案还吴，令王甲之子鸣於官，竟得释。甲自狱归，遇李乙于门，竟死。



1004 啮耳讼师

浙中有子殴七十岁父，而堕其齿者。父取齿讼诸官，子惧甚，延一名讼师问计，许以百金。师摇首曰：“大难事。”子益金固请，许留三日，思之。至次日，忽谓曰：“得之矣，辟人当耳语若。”子倾耳相就，师遽啮之，断其半轮，血污衣，子大惊。师曰：“勿呼。是乃所以脱子也；然子须善藏，俟临鞠乃出，既庭质，遂以父啮耳堕齿为辨。”官谓耳不可以自啮，老人齿不固，啮而堕，良是，竟免。

殴父而以计免，讼师之颠倒三章可畏哉，然其策亦大奇矣。

1005 土豪张

北京城外某街，有张姓者土豪也，能以财致人死力，凡京中无赖皆归之。忽思乞儿一种未收，奇思。乃于隙地筑土室，招群丐以居，时其缓急而周之，群乞感恩次骨，思一报而无地。久之先用以索债，债家畏丐，无不立偿者。已而詗人有营干之事，辄往拜，自请居间，或不从，则密喻群乞，复阴使人为之画策，谓非张某不解。及张至，嗔目一呼，群丐骇散。人服其才，因倩营干，任意笼络，得钱不货。复以小嫌怒一徽人，其人开质库者，张遣人伪以龙袍数事质银，意似匆遽，嘱云：“有急用故，且不索票，为我姑留外架，晚即来取也。”别使人首之法司，指为违禁，袍尚存架，而籍无质银者姓名，遂不能直，立枷而死。逾年，张坐他事系狱，徽人子讼父冤，尽发其奸状，且大出金钱为费，张亦问立枷，而所取枷，即上年所用以杀徽人者，封识姓名尚存，人咸异之，张竟死。天道不远，巧于示人，然则天更智矣。

丐废人也，而以智役之，能得其用，彼坐拥如林，而指臂不相运掉者何哉？张之俭狡不足道，乃其才亦有过人者。若虞诩设三科募士，堪作一队长矣。

1006 讎生光

万历间讎生光坐妖书事论死，京都快之。生光才而狡，往往以术制人为利。有缙绅媚一权贵，求得玉杯为寿，偶询之生光。不三日，生光持杯一双来售，云出自中官家，价可百金，止索五十金，缙绅欣然鬻之。逾数日，忽有厂较束缚二人噪而来，势甚急，视之则生光与中官也。生光蹙额言，前杯本大内物，中官窃出，今事觉不能讳，惟有速还原物，彼此可保无恙。缙绅大窘，杯已馈去无可偿，反求计于生光。光有难色，久之乃为料理，纳贿某中官若干，某衙门若干，庶万一可以弥缝。缙绅不得已从之，费几及千金，后虽知生光狡诈，无如何矣。

1007 永嘉舟子

湖州小客，货姜于永嘉富人王生，酬值未定，强秤之，客语侵生，生怒拳其背，仆户限死。生扶救良久，复苏，以酒食谢过，遗之匹绢还次渡口。舟子问何处得此，乃道所



以，且曰：“几作他乡鬼矣。”时数里间有流尸，舟子因生心，从容买其绢，并丐筠篮。客既去，即携尸近生居，脱衫裤衣之，急走叩生门，仓皇告曰：“午后有湖州客过渡，云为君家捶击垂死，挽我告官，呼骨肉直其冤，留绢与篮为证，今已绝矣。”生举家惧且泣，以二百金贿舟子，求瘞尸深林中。后为黠仆要胁，闻于官。生因徙居忘故瘞处，拷掠病死。而明年姜客具土仪来访，言卖绢之故，其家执仆诉冤，官并捕舟子毙死。

1008 干红猫

临安城内外西巷有卖熟肉翁孙三者，每出必戒其妻曰：“照管猫儿，都城并无此种，莫令外人闻见，或被窃去，绝吾命矣，我老无子，此与我子无异也。”日日申言不已，乡里数闻其语，心窃异之，觅一见不可得。一日忽搜索出到门，妻急抱回。其猫干红色，尾足毛须尽然，见者无不骇羨。孙三归责妻漫藏，捶骂交至。已而浸淫达于内侍之耳，即遣人啖以厚直。孙峻拒，内侍求之甚力，反复数四，仅许一见。既见，益不忍释，竟以钱三百千取去，孙流泪复捶其妻，竟日嗟怅。内侍得猫喜极，欲调驯然后进御。已而色泽渐淡，才及半月，全成白猫，走访孙氏，已徙居矣。盖用染马纓法，渍白为伪，前之告戒捶怒，悉奸计也。

1009 铁牛

绍兴间，淮埂有一道人求乞，手持一铁牛，高呼：铁牛道人。在浮光数月，忽一日，入富家典库乞钱。主人问铁牛何用，曰：“能粪瓜子金。”主人欲以资财易之，道人坚不肯，后议止赁一宿，令置密室，来早开视，果粪瓜子金数星。道人至，取铁牛去。主人妄想心炽，寻访道人，欲买此牛，道人不从，百色宛转方允，议以日得金计之，偿以一岁金价。在家数日，粪金如前，未几遂止。视牛尾后有一窃，无他异。忽家中一婢暴疾，召其夫贖去。后有人云：道人预买此妇人密持其金在其家，前后粪金皆此妇人所为，急寻之，已遁矣。出赵灌园《就日录》。

若能粪金，尚须乞钱耶，其伪甚明，而竟为贪心所蔽，利令智昏，信哉。

1010 京邸中贵

嘉靖间，一士人候选京邸，有官矣，然久客囊空，欲贷千金，与所故游客谈，数日，报命曰：“某中贵允尔五百。”士人犹恨少，客曰：“凡贷者例以厚贖先内，相性喜谀，苟得其欢，即请益非难也。”士人拮据，凑贷器币约值百金，为期入谒。及门，堂轩丽巨，苍头庐儿，皆曳绮縠，两壁米袋充栋，皆有御用字。久之，主人出，状横肥，以两童子头抵背而行，极力装扮。享礼微笑，许贷八百。庐儿曰：“已晚，须明日。”主人可之。士人既出，喜不自胜，客复属耳，当早至，我俟于此。及明往，寥然空宅，堂下煤土两堆，皆袋所倾。问主宅者曰：“昨有内相赁宅半日，知是谁何。”客亦灭迹，方悟其诈。



1011 一钱驱百金

胙篋惟京师最黠，有盗能以一钱驱百金者。作贵游衣冠，先诣马市，呼卖胡床者与一钱，戒曰：“吾即乘马，尔以胡床侍。”其人许诺，乃谓马主：“吾欲市骏，试可乃论价。”马主谨奉羈勒。其人设胡床，盗上马疾驰而去。马主初意设胡床者其仆也，已知其非，乃亟追之。盗径扣官店，维马于门，云：“吾某太监家下，欲段匹若干，以马为质，用则奉价。”店睹良马不之疑，如数界之，负而去。俄而马主踪迹至店，与之争马，成讼，有司不能决，为平分其马价云。

1012 老姬骗局

万历戊子，杭郡北门外有居民年望六而丧妻，二子妇皆美，而事翁皆孝敬。一日，忽有老姬立于门，自晨至午，若有期待而不至者。翁出人数次，怜其久立，命二子妇询其故。姬曰：“吾子忤逆，将诉之官，期妮子同往，久候不来，腹且枵矣。”子妇怜而饭之，言论甚相惬，至暮期者不来，因留之宿。一住旬日，凡子妇操作，悉代其劳，而女工尤精。子妇惟恐其去也，谓姬无夫而子不孝，茕茕无归，力劝翁娶之，翁乃与合。又旬余，姬之子与妮子始寻觅而来，拜跪告罪，姬犹厉置不已，劝解之，乃留饮。其人即拜翁为继父，喜母有所托也，彼此往来三月。一日，姬之孙来请翁一门，云已行聘。姬曰：“子妇来何容易，吾与翁及两郎君来耳。”往则醉而返。又月余，其孙复来请云：“某日毕婚，必求二姆同降。”子妇允其请，且多贷衣饰盛妆而往。姬子妇出迎，面黄如病者。日将晡，姬子请二姆迎亲，且曰：“乡间风俗若是耳。”姬佯曰：“汝妻虽病，今日称姑矣，何以不自往迎，而烦二位乎。”其子曰：“规模不雅，无以取重，既来此，何惜一往。”姬乃许之，于是姬与病妇及二子妇，俱下船去，更余不返。姬子假出覘，孙又继之，皆去矣。金蝉脱壳计。乃天明，遍觅无踪，访之房主，则云五六月前来租房住，不知其故。翁父子怅怅而归，亲友来取衣饰，倾囊偿之，而二妇家来觅女不得，讼之官，翁与二子恨极，因自尽。

1013 乘骗妇

有三妇人，雇驴骑行，一男子执鞭随之。忽少妇欲下驴择便地，呼二妇曰：“缓行俟我。”因倩男子佐之下，即与调谑，若相悦者。已乘驴曰：“我心痛不能急行。”男子既不欲强少妇，追二妇又不可得，乃憩道傍，而不知少妇反走久矣，是日三驴皆失。

1014 卜者朱生

瞽者朱化凡居吴江，善卜，就卜者如市，家道寝康。一日晡时，忽有青衣二人，传主命欲延朱于舟中问卜，其主人贵公子也。朱辞以明晨，青衣不可，曰：“主人性卞急，且所占事不得缓。”固请同行，因左右翼而去。步良久至一舟，似僻地，而人甚伙。坐定且饮食之，谓朱曰：“吾侪探囊者，实非求卜，今宵拟掠一大姓，借汝为魁。”朱大恐，自云



盲人无用。答曰：“无他，但乞安坐堂中，以木拍案，高叫快取宝来而已，得财当分惠汝，不然者斫汝数段，投波中矣。”朱惧而从之。夜半如前翼之而行。到一家坐朱堂中，朱如其戒，且拍且叫，群盗罄所藏而去，朱犹拍呼不已。主人妻初疑贼尚在，未敢出，久之窃视止一人，而其声颇似习闻者。因前缚，举火照之，乃其夫也，所劫即化凡家，惊问其故，方知群贼之巧。

1015 黄铁脚

黄铁脚，穿窬之雄也。邻有酒肆，黄往贯，肆齐与，黄戏曰：“必窃若壶他肆易饮。”是夕，肆主挈壶置卧榻前几上，镃户甚固，遂安寝。比晓，失壶，视镃如故，亟从他肆物色，壶果在。问所得，曰黄某。立诣黄问故，黄自言用一小竿窍其中，俾通气，以猪溺囊系竿端，从溜引竿，纳囊于壶，乃嘘气胀囊，举而升之，故得壶也。

1016 窃 磬

乡一老媪向诵经，有古铜磬，一贼以石块作包，负之至媪门外，人问何物，曰：“铜磬，将鬻耳。”入门见无人，弃石于地，负磬反。向门内曰：“欲买磬乎？”曰：“家自有。”贼包磬复负而出，内外皆不觉。

1017 伪跛伪蹩

闾门有匠凿金于肆，忽一士人，巾服甚伟，跛曳而来，自语曰：“暴令以小过毒搯我，我必报之。”因袖出一大膏药，薰于炉次，若将以治疮者。俟其熔化，急糊匠面孔。匠畏热援以手，其人即持金奔去。又一家门集米袋，忽有蹩者垂腹甚大，盘旋其足而来，坐米袋上，众所共睹。不知何由匿米一袋于胯下，复盘旋而去，后失米始知之。盖其腹衬塞而成，而蹩亦伪也。

1018 蹩 盗

有蹩盗者，一足蹩，善穿窬。尝夜从二盗入巨姓家，登屋翻瓦，使二盗以绳下之，搜资人之柜，命二盗系上，已复下其柜，入资上之，如是者三矣。蹩盗自度曰：“柜上，彼无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柜中，二盗系上之，果私语曰：“资重矣，彼出必多取，不如弃去。”遂持柜行大野中，一人曰：“蹩盗称善偷，乃为我二人卖。”一人曰：“此时将见主人翁矣。”相与大笑欢喜，不知蹩盗乃在柜中。顷，二盗倦坐道上，蹩盗度将曙，又闻远舍有人语，笑从柜出大声曰：“盗劫我。”二盗惶讶遁去，蹩盗顾乃得金资归。何大复作《蹩盗篇》。



1019 京都道人

北宋时，有道人至京都，称得丹砂之妙，颜如弱冠，自言三百余岁，贵贱咸争慕之，输货求丹，横经请益者，门如市肆。时有朝士数人造其第，饮啜方酣，闾者报曰：“郎君从庄上来，欲参观。”道士作色叱之，坐客或曰：“贤郎远来，何妨一见。”道士颦蹙移时，乃曰：“但令人来，俄见一老叟须发如银，昏耄伛偻，趋前而拜，拜讫叱人中门。徐谓坐客曰：“小儿愚骏，不肯服食丹砂，以至此，都未乃百岁，枯槁如斯，常日斥至村墅间耳。”坐客愈更神之，后有人私诘近者亲知，乃云伛偻者即其父也。

1020 丹客二条

客有炫丹术者，舆从甚盛，携美妾日饮于西湖，所罗列器皿，望之灿然皆黄白。一富翁见而艳之，前揖问曰：“公何术而富若此？”客曰：“丹成，特长物耳。”富翁遂延客并其妾至家，出二千金为丹使炼之。客入铅药，练十余日，密约一长髯突至给曰：“家罹内艰，求亟返。”客大恻，谓主人曰：“事出无奈，烦主君同余婢守炉，余不日来耳。”客实窃丹去，又嘱妇私与主媾，而不悟也，遂堕计中。绸缪数宵，而客至，启炉视之，大惊曰：“败矣，似有触之者。”因冒主人无行，欲掠治妾，主人不能讳，复出厚饷谢罪，客作快快状去。主君犹以得遣为幸，而不知银器皆伪物，妾则典妓为骗局也。翁中于贪淫，此客亦黠矣哉。

嘉靖中，松江一监生博学有口才，而酷信丹术。有丹士先以小试取信，乃大出其金，而尽窃之。生惭愧甚，欲广游以冀一遇。忽一日，值於吴之阊门，丹士不俟启齿，即邀饮肆中，殷勤谢过，既而谋曰：“吾侪得金，随手费去，今东山一大姓，业有公约，俟吾师来举事，君肯权作吾师，取偿于彼易易耳。”生急于得金，许之，乃令剪发为头陀，事以师礼。大姓接其谈锋，深相钦服，日与款接，而以丹事委其徒辈，且谓师在无虑也。一日，复窃金去，执其师欲讼之官，生号泣自明，仅而得释。及归，亲知见其发种种，皆讪笑焉。

以金易色，尚未全输，但缠头过费耳，若送却头发，搏师父一声，尤无谓也。○近年昆山有一家，为丹客所欺，去千金，忿甚，乃悬重赏物色之。逾数日，或报丹客在东门外酒肆中聚饮，覘之信然，索赏而去。主人入肆，丹客欢然起迎，主人欲言，客遽止之曰：“勿扬吾短，原物在，且饮三杯，当璧还耳。”主人喜，正剧饮间，丹客起小便，伺间逸去。问同席者，皆云偶此群饮，初不相识，方知报信者亦其党，来骗赏银耳。

1021 谪僧

有僧异貌，能绝粒，瓢衲之外，丝粟俱无，坐徽商木筏上。旬日不食不饥，商试之，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此，乃相率礼拜，称为活佛，竞相供养。曰：“无用供养，我某山寺头陀，以大殿毁，欲从檀越乞布施，作无量功德。”因出疏令各占甲乙毕，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见。及期，众往询寺，绝无此僧，殿即毁亦无乞施者。方与僧骇之，忽见伽蓝貌



酷似僧，怀中有簿即前疏，众诧神异，喜施千金，恐泄语有损功德，戒勿相传。后乃始知塑像时因僧异貌，遂肖之作此伎俩。而不食，乃以干牛肉齑大数珠数十颗暗噉之，皆奸僧所为。闾乡一村僧，见田家牛肥硕，日伺牛在野，置盐己首，俾牛舐之，久遂娴习。僧一夕至田家，泣告曰：“君牛乃吾父后身，父以梦告我，我欲赎归。”主驱牛出，牛见僧即舐僧首，主遂以牛与僧。僧归杀牛，丸其肉置空竹杖中，又以坐关不食欺人焉。后有孟知县者，询僧便溺，始穷其诈。

1022 白铁余

白铁余者，延州嵇胡也，埋一铜佛像于穷谷中柏树之下，俟草遍生，直言佛光现，乃集数百人设斋以示圣佛。佯从地斫鬪之，不得，谓是众诚未至，不怖施耳。盖施者百余万，即鬪埋处获像焉。求见圣佛者日益众，乃以绀紫緋黄绫为袋数重盛像，观者去其一重，一回佈施。数百里老少士女，就之若狂，遂作乱，自称光王军师，程务挺讨斩之。

一智也，善用之即李抱贞、刘元佐，不善用之则白铁余矣，于智何尤哉。

1023 刘龙子

唐高宗时，有刘龙子者作一金龙，头藏袖中，以羊肠盛蜜水绕系之。每聚众出龙头，言圣龙吐水，饮之百病皆瘥。遂转羊肠水于龙口中，出与人饮之，皆罔云病愈，施舍无数，后以谋逆被诛。

1024 马太守

兴古太守马氏在官，有亲故人投之，求恤焉。马乃令此人出外住，诈云是神人道士，治病无不手下立愈。又令辩士游行，为之虚声，云能令盲者登视，瞽者即行。于是四方云集，趋之如市，而钱帛固已积山矣。又敕诸求治病者，虽不便愈，当告人言愈也，如此则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则后终不愈也。道法正尔，不可不信。于是后人问前来者，辄告云：“已愈。”无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间，乃致巨富焉。

1025 大安国寺奸民

唐懿宗屡微行游寺观，奸民闻大安国寺有江淮进奏官寄吴绫千匹在院，于是暗集其群，内选一人肖上之状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龙脑诸香薰袭，引二三小仆，潜入寄绫之院。其时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遣之而去，逡巡间诸色丐求之人，接迹而至，给之不暇。假服者谓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诺间，小仆掷眼向僧，僧惊骇曰：“柜内有人，寄绫千匹，唯命是听。”于是启柜，罄而给之。小仆谓僧曰：“来早于朝门相觅，可奏引入内，所酬不轻。”假服者遂跨卫而去。僧自是经月访于内门，杳无所见，方知群丐并是奸党。



1026 南京道者

万历丙午间，南京有山西贾人，鬻玳瑁于三山街。忽一日，有客偕一道者至，单开玳瑁，约百余金，体制俱异。先留定银一大锭，俟货足兑绝。自是以催货为名，频频到店。到则两人而语，指天画地，若甚秘密事。贾人疑而问之，不言，再问，客乃屏人语曰：“吾道兄善望气者，昔秦皇谓江南有天子气，因埋金千万以压之，故曰金陵，从来莫知其处，夜来道兄见宝气腾空，知藏金久当出世，未卜其处。今详察宝气所腾之处，在尊店第三重屋下，诚祷祝而发之，富可敌国。”贾人贪，信之。乃曰：“第三重，乃吾内室也，发之当如何？”客曰：“此事须问吾道兄。”道者曰：“可引吾一观乎。”贾人曰：“可。”既审视曰：“的矣，自此至彼，凡三丈余，皆金穴也。此金数千年，而气上腾，的是天数，足下若非莫大之福，亦不能遇吾至也。今惟择吉，具牲醴，祭告天地，集耨锄数十辈，于人静后，齐工发掘，至五尺余，便可知矣。”贾人信其言，与之订期。至日午后，客与道者偕来，祭奠极诚，道者复披发仗剑，作法事良久，使众皆饱食。俟深夜，耨锄并举，发至五尺深，并无所见，天已大明。忽闻门外呵殿之声，则督府某以通家红帖来拜。贾人方惊讶，而某衣花绣登堂，固请相见。贾子强出，拜伏于地，某掖起之，因曰：“闻秦皇埋金为足下所发，其富敌国，某特奉旨，方今边饷告匮，诚以数万佐国家之急，万户侯不足道也，某当为足下奏闻。”贾人赧棘谢无有，某直入内室，见户外杯盘狼藉，地下开垦纵横，而客与道士俯伏前谒，言埋金实有之，但不甚多。贾人不能白，惧祸，不得已，馈三千金求免，并还定货之银，由是毡业遂废。

《太平广记》载：薛氏二子野居伊阙，有道士叩关求浆，薛氏钦其道气，接谈甚洽。道士因夸所居气色甚佳：“自此东南百步，有五松虬偃在境内否？”曰：“是某良田也。”道人遂屏人语：“此下有黄金百万，宝剑二口，其气隐隐浮张翼间，某寻之久矣，黄金可以施德，其龙泉自佩，当位极人臣，某亦请其一，效斩魔之术。”二子惑之，道士择日起工索灰缠三百尺，五色彩缣甚多。又用祭坛十座，器皿俱用白金，约费数千。又言某善点化之术，视金银如粪土，今有囊篋，寄太微官，欲暂寄。须臾，令人负篋而至，封鏊甚固，重不可举。至某夜与其徒设法于五松间，戒勿妄窥，俟法事毕，当相召。及晓杳然，二子往视之，但见轮蹄之迹，所陈设为之一空矣，事颇相类。

1027 文科二条

江南有文科者，衣冠之族，性奸巧，好以术困人而取其资。有屋一所，货于徽人，业经改造久矣。科执原直取赎，不可，乃售计于奴，使其夫妇往投徽人为仆，徽人不疑也。两月余，此仆夫妇潜窜还家，科即使他奴数辈谓徽人曰：“吾家有逃奴某，闻靠汝家，今安在？”徽人曰：“某来投实有之，初不知为贵仆，昨已逸去矣。”奴辈曰：“吾家昨始缉之在宅，岂有逸去之事，必汝家匿之耳，吾当搜之。”徽人自信不欺，乃屏家眷于一室，而纵诸奴入视。诸奴搜至酒房，见有土松处，佯疑，取锄发之，得死人腿一只。乃哄曰：“汝谋害吾家人矣，不然其腿从何而来，当执此讼官耳。”徽人惧，乃倩人居间，科曰：“还吾房契，当寝其事耳。”徽人不得已与之，期而迁去。在酒房之人腿，则前投靠之奴所

埋也。

科尝为人居间公事，其人约于公所封物，正较量次，有一跛丐右持杖，左携竹篮，篮内有破衣，挨人乞赏。科拈零星与之，丐嫌少，科佯怒，取元宝一锭，掷篮中叱曰：“汝欲此耶？”丐悚惧曰：“财主不添则已，何必怒。”双手捧宝置几上而去。后事不谐，其人启封，则元宝乃伪物，为向丐者易去矣。丐者即科党所假也。

苏城四方辐辏之地，驱局甚多。曾记万历季年，有徽人叔侄争坟事，结讼数年矣。其侄先有人通郡司理，欲于抚台准一词发之。忽有某公子寓阊门外，云是抚公年侄，衣冠甚伟，仆从亦都。徽侄往拜，因邀之饮，偶谈及此事，公子一力承当，遂封物为质。及期，公子公服取讼词纳袖中，径入抚台之门。徽侄从外伺之，忽公事已毕，而门闭矣，意抚公留公子餐也，询门役俱莫知。及晚衙，公子从人丛中酒容而出，意气扬扬，云抚公相待颇厚，所请已谐。抵徽寓，出官封袖中，印识宛然。徽侄大喜，复饮食之，公子索酬如议而去。明日，徽侄以文书付驿卒，比公子私从驿卒索文书自投，驿卒不与，公子言是伪封，不可投。驿卒大惊，还责徽侄，急访公子，故在寓也，反叱徽人用假批假印，欲行出首。徽人惧，复出数十金赂之始免。后访知此棍惯假宦、假公子为骗局。时有春元谒见抚院，彼乘闹混入，潜匿于土地堂中，众不及察，遂掩门。渠预藏酒糕，以烧酒制糕，食之醉饱。啗之，晚衙复乘闹出，封筒印识，皆预造藏于袖中者。小人行险侥幸至此，亦可谓神棍矣。

1028 猾吏二条

包孝肃尹京日，有民犯法当杖脊，吏受贿与约曰：“今见尹必付我责状，汝第呼号自辩，我与汝分此罪。”既而包引囚问毕，果付吏责状。囚如吏教，分辩不已，吏大声诃之曰：“但受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谓其市权，摔吏于庭，杖之七十，特宽囚罪，以抑吏势，不知为所卖也。

包铁面尚尔，况他人乎。

有县令监视用印，暗数已多一颗，检不得，严讯，吏亦不承。令乃好谓曰：“我明知汝盗印，今不如罪矣，第为我言藏处。”学乖。此令素不食言者，于是吏叩头谢罪曰：“实有之，即折置印匣内，俟后开印时，方取出耳。”又闻某按院疑一吏书途中受贿，亲自简查无迹而止。盖按院止搜其通身行李，而串铃与马鞭大帽，明置案前，贿即在内，不及察也。吏之奸弊，何所不至哉。

1029 袁术诸妇

司隶冯方女有国色，避乱扬州，袁术登城，见而悦之，遂取焉。诸妇教以将军贵人重志节，宜数涕泣以示忧愁也，若此必加重焉。女后见术，每垂泣，术果以为有心，益宠之，诸妇乃共绞杀，陷之于厕，言其哀怨自杀。术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殡敛。



1030 达奚盈盈

达奚盈盈者，天宝中贵人之妾，姿艳冠绝一时。会同官之为千牛者失子，索之甚急。明皇闻之，诏大索京师，无所不至，而莫见其迹。因问近往何处，其父言贵人病，尝往候之。诏且索贵人之室，盈盈谓千牛曰：“今势不能自隐矣，出亦无甚害。”千牛惧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如上问何往，但云所见人物如此，所见帘幕帷帐如此，所食物如此，势不由己，决无患矣。”既出，明皇大怒，问之，对如盈盈言，上笑而不问。错认了。后数日，虢国夫人入内，上戏谓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亦错认。

妇人之智可畏。



杂智部小慧卷二十八

熠熠隙光，分于全耀。萤火难嘘，囊之亦照。我怀海若，取喻行潦。集“小慧”。

1031 周主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间。自置自得，以欺众目。周主曰：“我知吏之不事事也。”於是吏皆悚惧，以为神明。

1032 商太宰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顾反而问之曰：“何见于市？”曰：“无见也。”太宰曰：“虽然何见？”对曰：“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太宰因诫使者，毋敢告人吾所问於汝。因召市吏而诮之曰：“市门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惧其所也。

1033 韩昭侯子之

韩昭侯握瓜而佯亡一瓜，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瓜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诚。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门者何白马也。”左右皆言不见，有一人走追之，报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诚信。

1034 綦毋恢

韩咎立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韩咎不立也。不立其弟。綦毋恢曰：“不若以车百乘送之。得立，因曰为戒；不立，则曰来效贼也。”

1035 苏代

苏代自燕之齐，见于张华南门。齐王曰：“嘻！子之来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为何如？”对曰：“王之问臣也卒，而患之所从生者微，今不听，是恨秦也，听之是恨天下也。不如听之以为秦，勿庸称也，以为天下，秦称之，天下听之，主亦称之，先后之事，帝名为无伤也。秦称之。而天下不听，王因勿称，於以收天下，此大资也。”



1036 薛公

齐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立，乃献七珥，美其一。明日，视美珥所在，劝王立为夫人。

1037 江西日者

赵王李德诚镇江西，有日者自称世人贵贱一见辄分。王使女妓数人，与其妻滕国君同妆梳服饰，立庭中请辨良贱。客俯躬而进曰：“国君头上有黄云。”众妓不觉皆仰视，日者因指所不视者为国君。

1038 江彪

诸葛令女庾氏妇既寡，誓云不复出。此女性甚正强，无有登车理。恢既许江思玄彪婚，乃移家近之。初班女云宜徒，于是家人一时去，独留女在后，比其觉，已不复得出。江郎暮来，女哭誓弥甚。积日渐歇，江暝入宿，恒在对床上，后观其意转帖，江乃诈魔，良久不寤，声气转急。女乃呼婢云：“唤江郎觉。”江于是跃然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魔何与卿事，而烦见唤，既尔相关，那得不共语。”女嘿然而惭，情意遂笃。

以情相感，虽铁石心肠，亦为之移，况夫妇乎。

1039 孙兴公

王文度坦之。弟阿智虔之，字文将。恶乃不翅，当年长而无人婚。孙兴公焯。有女阿恒，亦僻错无复嫁娶理。孙因诣文度求见阿智，既见，便佯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传，那得至今未有婚处。我有一女，乃不恶，但吾寒士，不宜与卿计，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启蓝田王述。云：兴公欲婚吾家阿智，蓝田惊喜。既成婚，女子顽嚣尤过阿智，方知兴公之诈。

阿恒得夫，阿智得妻。一人有智，方便两家。

1040 科试郊饯

科试故事，邑侯有郊饯，酒酸甚，众哗席上。张幼于令勿喧，保为易之，因索大觥，满引为寿。侯不知其异也，既饮不觉攒眉怒，惩吏易以醇。

1041 唐类函

吴中镂书多利，而甚苦翻板，俞羨章刻《唐类函》将成，先出讼牒，谬言新印书若干载往某处，被盗劫去，乞官为捕之。因出赏格募盗书贼，由是《类函》盛行，无敢翻者。

1042 孟 陀

张让在恒帝时，权倾中外，让有监奴主家扶风，富人孟陀倾囊结奴，奴德之。问陀何欲，欲为成就。陀曰：“望汝曹为我一拜耳。”时公卿求谒让者，车每填门。陀一日诣让，壅不得前。监奴望见，为率诸苍头迎拜于路。其与人，时宾客大惊。谓让厚陀，遂争赂陀，自是积资巨万。

无故而我结者，必有以用我矣。孟陀善贾，较吕不韦术更捷。

1043 窦 公

唐崇贤窦公，善治生而力甚困，京城内有隙地一段，与大阉相邻，阉贵欲之，然其地止值五六百千而已。窦公欣然以此奉之，殊不言价，阉既喜甚，乃托故欲往江淮，希三两护戎缄题。阉为致书，凡获三千缗，由是甚济。东市有隙地一片，洼下停污，乃以廉值市之，俾婢姬将蒸饼盘，就彼诱儿童，若抱砖瓦，中一指标得一饼。儿童奔走竞抛，十填六七，乃以好土覆之，起一店停波斯，日获一缗。

1044 窦 义

扶风窦义年十五，诸姑累朝国戚，其伯工部尚书，于嘉令坊有庙院，张敬立任安州归，安州土出丝履，敬立斋十数辆，散诸甥侄，咸竞取之，义独不取。俄而所剩之一辆，又稍大，义再拜而受，遂于市鬻之，得钱半斤，密贮之，潜于锻炉管二枝小锤，利其刃。五月初，长安盛飞榆荚，义扫聚，得斛余，遂往请伯所借庙院习业，伯父从之。义夜则潜寄襄义寺法安上人院止，昼则往庙中，以二锤开隙地，广五寸，深五寸，共四十五条，皆长二十余步，汲水渍之，布榆荚于其中。寻遇夏雨，尽皆滋长。比及秋，森然已及尺余，千万余株矣。及明年，已长三尺余，义伐其并者，相去各三寸，又选其条枝稠直者悉留之。所斫下者，作围束之，得百余束，遇秋阴霖，每束鬻值千余钱。又明年，汲水于旧榆沟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鸡卵，更选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余束，此时鬻利数倍矣。后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约十余茎，鬻之得三四万钱。其端大之材在庙院者，不啻千余，皆堪作车乘之用。此时生涯已有百余，遂卖麻布，雇人作小袋子，又卖内乡新麻鞋数百辆，不离庙中。长安诸坊小儿，及金吾家小儿等，日给饼三枚钱十五文，付与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实其内纳焉。月余，槐子已积两车矣。又令小儿拾破麻鞋，每三辆以新麻鞋一辆换之，远近知之，送破麻鞋者云集，数日获千余量。然后鬻榆材中车轮者，此时又得百余千。雇日佣人于宗贤西门水涧，洗其破麻鞋，曝干贮庙院中。又坊门外买诸堆积碎瓦子，令工人于流水涧洗其泥滓，车载积于庙中，然后置石鬻碓五具铍碓三具，西市买油靛数石，佣人执炊，广召日佣人，令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疏布筛之，合槐子油靛，令役人日夜加工烂捣，从臼中熟出，命二人并手团握，例长三尺已下，圆径三寸，垛之得万余条，号为法烛。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巷无车辆，义乃取此法烛鬻之，每条百文，将燃炊爨，与薪功倍，又获无穷之利。先是西市坪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目



为小海池，为旗亭之内众污所聚，义遂求买之，其主不测，又酬钱三万，既获之，于其中立标悬幡子，绕池设六七铺，制造煎饼及团子，召小儿掷瓦砾，击其幡标，中者以煎饼、团子啖。不逾月，两街小儿竞往，所掷瓦已满池矣，遂经度造店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店今存焉，号为窠家店。

1045 石鞞子

吴中有石子，貌类胡，因呼为石鞞子，善谑多智。尝困倦，步至一邸舍，欲少憩，有一小楼颇洁，先为僧所据矣。石登楼窥之，僧方掩窗昼寝，窗隙中见两楼相向，一少妇临窗刺绣。石乃袭僧衣帽，微启窗向妇而戏，妇怒以告其夫，夫因与僧闹。僧茫然莫辨，亟移去，而石安处焉。

1046 黠童子

一童子随主人宦游，从县中索骑，彼所值甚弩下，望后来人得骏马驰而来，手握缰绳佯泣于马上，后来问曰：“何泣也？”曰：“吾马奔逸绝尘，深惧其泛驾而伤我也。”后来以为稚弱可信，意此马更佳，乃下地与之易。童子既得马，策而去，后来人乘马，始悟其欺，追之不及。

1047 黠竖子

西邻母有好李，苦窥园者，设防墙下，置粪秽其中。黠竖子呼类窃李，登垣陷阱间，秽及其衣领，犹仰首于其曹曰：“来此，有佳李。”其一人复坠，方发口，黠竖子遽掩其两唇，呼来来不已。俄一人又坠，二子相与诟病，黠竖子曰：“假令三子者，有一人不坠阱中，其笑我终无已时。”

小人拖人下浑水，使开口不得，皆用此术，或传此为唐伯虎事，恐未确。

1048 节日门状

刘贡父为馆职，节日，同舍遣人以书筒盛门状，遍散人家。刘知之，乃呼所遣人坐于别室，犒以酒肴，因取书筒视之。凡与己一面之旧者，尽易以己门状。其人既饮食，再三致谢，遍走巷陌，实为刘投刺，而主人之刺遂已。

事虽甚小，却是损人利己。

1049 智胜力

王卞于军中置宴，一角觥夫甚魁岸，负大力，诸健卒与较悉不敌。坐间一秀才，自言能胜之，乃以左指略展，魁岸者辄倒。卞以为神，叩其故，秀才云：“此人怕酱，豫得之同伴，先入厨求得少许酱，彼见辄倒耳。”



1050 定远弓手

濠州定远县一弓手善用矛，有一偷亦精此技，每欲与决生死。一日，弓手因事至村，值偷适在市饮，势不可避，遂曳矛而斗，观者如堵。久之，各未能进。弓手忽谓偷曰：“尉至矣，我与尔皆健者，汝敢与我尉前决生死乎。”偷曰：“诺。”弓手应声刺之而毙，盖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强寇，斗方接刃，寇先含水满口，忽嚙其面，其人愕然，刃已搯胸。后有一壮士，复与寇遇，已先知嚙水之事，寇复用之，反为所刺。

1051 种氏取虎

忻代种氏子弟，每会集讲武，多以奇胜为能。一夕步月庄居，有庄户迎曰：“数夕来，每有一虎至麦场软藁间，转展取快，移时而去，宜徐往也。”或请以一矢毙之，一子弟在后笑曰：“我不烦此，当以胶竊取之。如粘飞雀之易。”众责其夸。曰：“请醪钱五千具饮，若不如所言，我当独出此钱。”众许之。翌晨，集庄户，置胶竊斗余，尽涂场间麦秆上，并系羊为饵，而共伺其旁。至月色穿林，虎果至，攫而食之。意若饱适，即顾麦场转舒其体。数转之后，胶秆丛身，牢不可脱，畜性刚烈，大不能堪。于是伏地大吼，腾跃而起，几至丈许。已而屹立不动，久之，众合噪前视，已死矣。

1052 术制继母

王阳明年十二，继母待之不慈。父官京师，公度不能免。以母信佛，乃夜潜起列五托子于室门。母晨兴而心悸，他日复如之，母愈骇，然犹不悛也。公乃於郊外访射鸟者，得一异形鸟，生置母衾内。母整衾见怪鸟飞去，大惧，召巫媪问之，公怀金赂媪，诈言王状元前室责母虐其遗婴，今诉於天，遣阴兵收汝魂魄，衾中之鸟是也。后母大恸，叩头谢不敢，公亦泣拜。良久，巫故作恨恨，乃蹶然苏，自是母性骤改。

1053 制妒妇

《艺文类聚》：京邑士人妇大妒，尝以长绳系夫脚，唤便牵绳。士密与巫媪谋，因妇眠，士以绳系羊，缘墙走避。妇觉，牵绳而羊至，大惊，召问巫，巫曰：“先人怪娘积恶，故郎君变羊，能悔，可祈请。”妇因抱羊痛哭悔誓。巫乃令七日斋，举家大小悉诣神前祈祝，士徐徐还，妇见泣曰：“多日作羊，不辛苦耶。”士曰：“犹忆噉草不美，时作腹痛。”妇愈悲哀，后略复妒，士即伏地作羊鸣，妇惊起，永谢不敢。

1054 敖上舍

韩侂胄既逐赵汝愚至死，太学生敖陶孙赋诗于三元楼壁吊之，方纵笔，题未一二行，壁已昇去矣。敖知必为韩所廉，急更衣持酒具下楼，正逢捕者，问敖上舍在否，对曰：



“方醉饮。”亟亡命走闽，韩败乃登第一。

1055 金还酒债

荆公素喜俞清老，一日谓荆公曰：“吾欲为浮屠，苦无钱买祠部牒耳。”荆公欣然为具僧资，约日祝发，过期寂然。公问故，清老徐曰：“吾思僧亦不易为，祠部牒金，且送酒家还债。”公大笑。

肯出钱与买僧牒，何不肯偿酒债，清老似多说一谎。

1056 下马常例

宋时有世赏官王氏，任浙西一监。初莅任日，吏民献钱物几数百千，仍白日，下马常例。王公见之，以为污己，便欲作状，并物申解上司。吏辈祈请再四，乃令取一柜，以物悉纳其中，对众封缄，置于厅治，戒曰：“有一小犯，即发。”由是吏民惊惧，课息俱备。比终任荣归，登舟之次，吏白厅柜，公曰：“寻常既有此例，须有文牒。”吏赍案至，俾异柜于舟，载之而去。

不矫不贪，人已两利，是大有作为人，不止巧宦已也。

1057 吞舍利

《广记》：唐洛中，顷年有僧持数粒所谓舍利者，贮于玻璃器中，昼夜香火檀越之体，日无虚焉。有贫士子无赖，因诣僧请观舍利子，僧出瓶授与，遽取吞之，僧惶骇无措，复虑外闻之。士子曰：“与我钱，当服药出之耳。”赠二百缗，乃服巴豆泻下，僧欢然濯而收之。

1058 陈五

京师闾阎多信女巫，有武人陈五者，厌其家崇信之笃，莫能治。一日，含青李于腮，给家人疮肿痛甚，不食而卧者竟日。其妻忧甚，召女巫治之。巫降，谓五所患是名疔疮，以其素不敬神，神不与救。家人罗拜恳祈，然后许之。五佯作呻吟甚急，语家人云：“必得神师入视救我可也。”巫入案视，五乃从容吐青李视之，粹巫批其颊而叱之门外，自此家人无崇信者。

以舍利取人，即有借舍利以取之者，以神道困人，即有诡神道以困之者。无奸不破，无伪不穷，信哉。

1059 易术

凡幻戏之术，多系伪妄。金陵有人卖药者，车载大士像，问病将药，从大士手中过，有留於手不下者，则许人服之，日获千钱。有少年子从旁观，欲得其术，俟人散后，邀饮



酒家，不付酒钱，饮毕竟出，酒家如不见也。如是三，卖药人叩其法，曰：“此小术耳，君许相易幸甚。”卖药人曰：“我无他，大士手是磁石，药有铁屑则粘矣。”少年曰：“我更无他，不过先以钱付酒家，约客到，绝不相问耳。”彼大笑而罢。

1060 诱出户

朱古民文学善谑，冬日在汤生斋中，汤曰：“汝素多智术，假如今坐室中，能诱我出户外乎？”朱曰：“户外风寒，汝必不肯出，倘先立户外，我则以室中受用诱汝，汝必信矣。”汤信之，便出户外立，谓朱曰：“汝家诱我入户哉。”朱拍手笑曰：“我今已诱汝出户矣。”

1061 谢生

长洲谢生嗜酒，尝游张幼于先生之门，幼于喜宴会，而家贫不能醉客。一日，得美酒招客，童子率斟半杯，谢生苦不足，因出席小遗，纸封土块，招童子密授之，嘱曰：“我因脏病发，不能饮，今以数文钱劳汝，求汝浅斟吾酒也。”发封得块恨甚，故满斟之，谢是日独得倍饮。